

陳國符著

道藏源流考

新修訂版

中華書局



陳國符著

道藏源流考

新修訂版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道藏源流考/陳國符著. —新修訂版. —北京:中華書局, 2014.9

ISBN 978-7-101-10305-2

I. 道… II. 陳… III. 道藏-研究-中國 IV. B951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4)第 154759 號

- 
- 書名 道藏源流考(新修訂版)  
著者 陳國符  
責任編輯 朱立峰  
出版發行 中華書局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 印刷 北京天來印務有限公司  
版次 2014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14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規格 開本/640×960 毫米 1/16  
印張 29<sup>3</sup>/<sub>4</sub> 插頁 6 字數 350 千字
- 印數 1-1000 冊  
國際書號 ISBN 978-7-101-10305-2  
定價 98.00 元
-



陳國符（攝於上世紀七十年代）





1948年陳國符與孫曼華在常熟的結婚照



1979年陳國符與饒宗頤在天津家中合影





1981年陳國符在天津會見施舟人，旁邊是他的二兒子和女兒



1983年陳國符在香港



陳國符 著

道藏源流攷

舊版書影



16开 20 X 20 = 400

天津市南郊印刷厂 78.10

仙鑑卷四十劉玄靖傳道士劉玄靖元：念敬宗寶曆

初詔入思政殿問長生事：上不悅而難作，放令歸

山。武宗會昌中復召入禁中，上請投法錄問三盟

歎血事，對曰：世之所重者髮膚，天子之尊，止可飲丹

以代之衛，戒陞壇投錄，賜銀青光祿大夫，崇玄館大學

士，號廣成先生，別築崇玄觀以居之，乞還山，詔許，宣

宗大中五年冬十月卒。此劉玄靖，未知即劉玄靖否。

之業

作者修改手跡之一



太平御覽引  
越絕書多怪

謂太清丹經九鼎丹經金液丹經出於左慈，慈以授葛玄，玄以授鄭隱。江東先無此書，他道士了無知者。又抱朴子未載靈寶經傳授所由。則此經不必出自左慈。或東晉之時，此經流傳已頗廣，亦未可知。

右引抱朴子辨問篇之說，淵源出自越絕書。其言云：「禹治洪水，至牧德之山，見神人焉。謂禹曰：『勞子之形，役子之慮，以治洪水；無乃怠乎？』禹知其神人，再拜請誨。神人曰：『禹子，禹子，人必之也。』禹曰：『事畢，可祕之。』」

陳橋驛自越中雜識淡浙江之方志，即使在江浙一帶書  
籍較多之地區，由于善本書相對分散，交通不便，聯系  
困難等種種原因，輯佚工作亦並非容易。以越絕書為例，  
雖然身在江浙之清錢謙益、俞樾、何焯、臧懋循、  
輯佚工作（錢文收入小萬卷樓叢書及龍溪精舍叢書，俞文  
收入春在堂人玉集卷三十七）但前數年我在北京圖書館  
雜賦抄本晏元獻公類要仍發現彼等所未曾輯錄  
之佚文（見拙作關於越絕書及其作者）

## 錢仲聯新修訂版序

蓋聞唯道集虛，不美夫言說；得意忘象，奚假乎筌蹄。然柱下則著書三千，漆園亦寓言十九。性命之橐籥，造化之權輿，旨約淵微，義賅鴻鬯。神道由是設教，玄宗賴之以傳。況黃天當立，有太平之經；金液昇華，具抱朴之籍。並理通格致，事證史林，此則會三教之同，叙九流之別，所當不廢者也。

自炎漢而還，蕭梁以降，向、歆讎天祿之典，七略成編；祐、勰出定林之藏，記集創例。遂使乾竺法教，入震旦而龍象彌空；洙泗遺音，歷中古而弦歌長在，何其盛也！乃九籥丹經，七籤雲笈，冥視莫曉，幽解難逢。瑤天阻紫斗之門，金鼎無降雪之劑。雖有班書、陸目、阮錄、隋志之詮次，以及劉宋、牛頭、李清、太清之結集，下逮萬壽、玄都、正統、萬曆之鐫版，樞典空存，恂愁可憫。斯固由韓子隆儒，甄鸞笑道，鄙谷神爲陋說，斥蝴蝶爲卮言。嗤智井之鈍蛙，終墜泥爛；睇高枝之遺蛻，徒與烟消。疾彼虛妄之書，焉用真靈之誥。此《道藏》之所以久蘊而莫究者一也。加以七元豁落，疏詰無徵，五嶽真形，仙圖長闕。層城迢遞，誰探赤水之珠；三洞冥茫，靡測瓊綱之奧。讀者往往誦文失義，隔霧迷花，此《道藏》之所以久蘊而莫究者二也。

陳先生國符，生自虞山，鄰招真之福地；壯游西海，拊靈寶之奇文。當龍漢浩劫之年，成玉字琅函之考。文成三十萬，時閱周星，尋七部四輔之淵源，判茅山帛家之宗派。旁及傳記樓觀之載述，樂曲黃白之參稽。測幽極蹟，窮源竟委。霞城羽蓋，攬轡而急馳；蘭囿芳蕤，信手而隨掇。求真辨僞，如剖蚌胎之珠；挈領提綱，能握鈞樞之券。太霄雲



術，不越乎槩中；玉京隱書，乃繫於肘後。析一毛以成萬，指八紘以納塵。大至無垠，微及眇有。五符三皇之說，隱括而靡遺；珠囊玉緯之封，部居而不紊。可謂絕學專門，難與並能者矣。

余幼好雕龍，長而靡篤，每讀幽懣、青蓮、樊南、潛溪、東澗、海日諸家之集，赤文綠字，恒接於行間；鳳噉鸞吟，疑臨夫絳闕。用是游心道月，泛覽青函。愛其事豐奇偉，辭富膏腴。豈能釋智遺形，達冲抱一，不過糅其雕蔚，助我文章，如斯而已。

先生乃不以不文，諉誣命序，贊茲鴻帙，徒有詹言，欽寶莫名，老學有志。正值赤明開紀，睹垂芒八角之文；何須紫氣浮關，授太極三元之牒。

歲在上章涪灘，夢陬之月，錢萼蓀序於吳門

## 陳國符增訂版自序

一九四二年國符任教於昆明西南聯合大學化工系，於龍泉鎮之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始得讀道藏。自是而後，歷年翻閱劄錄，排比推考，繕為草稿，積成數尺。其《道藏源流考》初版已於一九四九年由中華書局印行。茲自餘存文稿，取若干篇，以成此增訂版。

初版印刷錯誤頗多，茲悉更正。《三洞四輔經之淵源及傳授》、《歷代道書目及道藏之纂修與鏤板》略有增補。《引用傳記提要》與初版同。《道藏劄記》增十條，共為二十四條。其有關道教各宗派者：《天師道與巫覡有關》、《道教諸宗》、《天師道與茅山宗》、《帛和與帛家道》；有關道館史者：《道館考原》、《樓觀考》；有關高道傳記者：《焦曠傳》；有關自然科學史料者：《煙蘿子》、《朱提點內境論》、《頭中九宮》、《草衣洞真子》、《雲牙子》、《元陽子》、《金火大成》；並有關其他問題者若干條。又增入《道樂考略稿》、《南北朝天師道考稿》、《中國外丹黃白術考論略稿》、《說周易參同契與內丹外丹》，刊為附錄。

《道藏》收齋醮儀範一百二十一種，都六百四十卷。披覽劄錄，成《道教齋醮儀源流考略稿》。茲取其道樂一節，略事增補，成《道樂考略稿》。道教修齋，南北朝始詠《華夏讚步虛聲》。唐代道樂，屬於燕樂系統。兩宋及元代已有《雲璈樂部》，且用詞曲。現代江南正乙教道士齋醮，唱昆曲，奏粗細十番鑼鼓。近代我國音樂，當以十番鑼鼓為正宗。茲文並略考其原始。

道教始自漢代之太平道與五斗米道。暨六朝，則有干君道（即太平



道),天師道(即五斗米道),帛家道等。宋金以來,鍊養派則分爲南北宗。符籙科教派則分爲龍虎(即天師道)、閭皂、茅山三宗。六朝道教史,以載籍亡佚者多,考究較難。《道藏》正一部所收,本爲天師道道書;《正統藏》則已錯亂。茲據《道藏》撰《南北朝天師道考長編》,凡《諸道》、《史料》、《宣化》、《設治》、《署職》、《授籙》、《奏章》、《房中》八篇。六朝諸道中流行最廣之天師道因得以見其梗概。中華立國數千年,漢末張魯以五斗米道治巴漢,垂三十年,爲以宗教長期統治人民之特例。南北朝天師道科律,淵源出自三張(張陵、張衡、張魯),由此可以推見三張治民之科律也。

道教之外丹黃白術,爲化學之前身;內丹氣法,爲生理衛生學之前身。

《道藏》所收,有關服食者,有七十餘種,都一百二十卷。尋繹推考,則外丹黃白術之源委,其略可得而言:蓋淵源出於秦漢,及唐代而最盛,自宋以來,漸告衰退。外丹術與內丹術所用名詞,往往相同,而意義迥異。我國初期醫術與外丹術,並無區別。因撰《中國外丹黃白術考論略稿》。

《周易參同契》,《道藏》列爲內丹要籍。內外丹名詞相同,意義迥異,撰《說周易參同契與內丹外丹》以申述之。

《道藏》六朝傳記,亡佚者多。陳馬樞《道學傳》所記南朝道士,他書多未見記載。今輯錄之,治道教史者,可取材焉。

茲書所收,多非定稿,補苴是正,俟諸異日。道書語多怪誕,刪除難於淨盡,讀者諒之。國符之治《道藏》,羅莘田先生多所獎助,特書於此以志不忘。前昆明西南聯合大學化工系職員楊季興君曾任抄錄之勞,馮文潛先生予以閱覽《道藏》之便利,亦於此志謝。

一九六二年五月陳國符自序於天津大學二村

## 羅莘田原版序

道經纂集，凡歷三期：自《漢書·藝文志》始見著錄，厥後葛洪、陸修靜、孟法師、陶弘景、阮孝緒、王延、尹文操等，遞有增訂，著其卷帙。顧目錄雖備，而叢藏未成。此一期也。洎唐開元中編排纂輯，始以藏名，目曰《三洞瓊綱》，都凡三千七百四十四卷。中更唐末五季之亂，劫餘焚燼，統紀蕩然。宋太宗真宗之際，徐鉉、王欽若等先後奉敕校讎，撰目以獻。然綱領漶漫，部分參差，歲月坐遷，科條未究。逮張君房參酌諸本，品詳異同，歷時數年，詮次爲四千五百六十五卷。依《千字文》叙列函目，始天終宮，題曰《大宋天宮寶藏》。而撮其精要，以成《雲笈七籤》。及徽宗崇寧中，又詔搜訪道家遺書，就書藝局令道士校定，大藏增至五千三百八十七卷。此二期也。《道藏》經板之可考者，以宋徽宗時所刊《政和萬壽道藏》爲最古。政和中，詔蒐訪道門逸書，令道士校定，雕板流傳，都五百四十函。迨金章宗時經板尚存，但頗闕佚。乃命中都十方大天長觀提點孫明道搜訪遺經，據以補綴，增至六千四百五十五卷。刊爲《大金玄都寶藏》。鏤槧之事，始於明昌元年，歷二年而始畢。元宋德方復遵其師邱處機遺意，旁求缺佚，增刊爲七千八百餘卷。雕槧校讎，歷時八載，仍以《玄都寶藏》稱。會憲宗、世祖兩朝，因釋道爭辯《化胡經》真僞，頒旨焚毀道經，浩劫重罹，頗有散佚。及明正統十年重輯全藏，仍以《千字文》爲函次，先成天字至英字。萬曆三十五年，續成杜字至纓字。都五百十二函，五千四百八十五冊，鏤板行世，今尚流傳。別有天啓丙寅新刊袖珍本，則人間祕笈，見者蓋寡。此三期也。



綜茲三期，歷時綿邈。徒以記載缺略，卷帙浩繁，儒者畏難，羽士鮮學。雖或擷其古本諸子，據以校勘；而於道經科條，道教宗派，尠能挈其綱維，窮源竟委。至於摭拾日人餘緒，逐譯成書，疏舛百出，尤難憑依。然則考鏡道藏源流之作，詎可已乎？

一九四二年春，余以暇日，潛修於昆明龍泉鎮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偶於圖書室邂逅西南聯合大學化工系教授陳國符先生，值其翻檢《道藏》，撮錄爲勞。初意其方從事於中國外丹術之探索也；及經傾談，始悉君病道書紀載缺略，源流不彰，於留學德國時，即假佛蘭克府大學中國學院藏書，摺集史料，彙輯長編。返國任教，復以餘晷，續加補苴，草創《道藏源流考》三卷。及一九四六年秋，轉南京任職，更於公餘借閱國學圖書館、金陵大學圖書館、澤存書庫藏書。於道經全藏外，旁及道教名山志、宮觀志、佛藏傳記、正史、類書、各省方志與夫唐宋以降重要文集，凡與道藏有關者均搜羅務盡。又漫遊茅山、當塗、武進、吳縣、上海、北京，及江西貴谿龍虎山，凡載籍記其皮有《道藏》者，咸親往訪問。稿經數易，始克寫定。於《三洞四輔》之淵源，歷代道書目錄，唐宋金元明道藏之纂修鏤版，及各處《道藏》之異同，均能究源探本，括舉無遺。其功力之勤，蒐討之富，實前此所未覩也。培以末學，辱承下問，欽仰之餘，間有推揚。君虛懷若谷，咸經採納。頃全書付梓，復囑以數言弁首。聊抒所感，序如上文。

一九四九年二月羅常培謹序於北京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

# 目 錄

錢仲聯新修訂版序 .....	1
陳國符增訂版自序 .....	3
羅莘田原版序 .....	5
道藏源流考 .....	1
三洞四輔經之淵源及傳授 .....	1
三洞 .....	1
十二部 .....	3
七部 .....	4
六部 .....	6
上清經考證 .....	7
諸真傳考證 .....	7
紫陽真人周君內傳 .....	7
茅三君傳 .....	8
蘇君傳 .....	9
清靈真人裴君傳 .....	10
南真傳 .....	10
上清經之偽造 .....	12
上清大洞真經目 .....	13
上清經之孳乳 .....	13
大洞真經 .....	14



真誥叙錄	15
真系(即真系傳序)	21
道經傳授表	22
魏華存	26
楊羲	27
許謐	28
許翮	29
許黃民	30
馬朗	30
馬罕	31
陸修靜	31
孫遊嶽	36
陶弘景搜集道經	37
臧矜	37
王遠知	38
潘師正	40
司馬承禎	41
李含光	46
楊許手蹟	48
五符經考證	48
抱朴子述古之靈寶經	49
今道藏太上靈寶五符序即五符經	50
歷代書目著錄五符經	52
靈寶經考證	52
度人經變相	52
諸道書所述靈寶經淵源之誤謬	53
葛巢甫造構靈寶	54
南朝宋代靈寶經卷數	54
真文赤書、人鳥五符	55

度人經 .....	56
三皇文考證 .....	58
小有三皇文 .....	58
大有三皇文 .....	59
帛和 .....	60
鮑靚 .....	61
唐代焚三皇經 .....	62
歷代書目著錄三皇經、五嶽真形圖 .....	62
太玄經考證 .....	63
張脩教人習老子 .....	63
尹喜所受經 .....	64
抱朴子非老莊 .....	65
太玄經目 .....	66
太平經考證 .....	67
干吉太平經 .....	67
張陵太平洞極經 .....	72
太清經考證 .....	72
神仙傳抱朴子述丹經之傳授 .....	73
太清經所收諸法術 .....	73
歷代書目著錄丹經 .....	74
左慈 .....	75
葛玄 .....	76
鄭隱 .....	77
葛洪事蹟考證 .....	78
雲笈七籤述太清經 .....	82
正一經考證 .....	82
雲笈七籤述正一經 .....	82
三師三夫人 .....	83
王長 .....	84



寇謙之道書	84
三洞四輔經之孳乳及道藏分部法	85
正統道藏分部混淆	86
歷代道書目及道藏之纂修與鏤板	88
漢書藝文志	88
抱朴子遐覽篇	88
宋陸修靜三洞經書目錄	89
孟法師玉緯七部經書目	90
梁陶弘景經目	90
梁阮孝緒七錄仙道錄	90
北周玄都觀經目	90
北周王延校定道書(經目稱三洞珠囊)	92
隋朝道書總目(隋書經籍志)	94
唐尹文操玉緯經目	94
先天修一切道經音義	95
開元修道藏(經目稱三洞瓊綱)	95
道書虛目	99
唐代各處道藏	102
安史之亂兩京祕藏被焚	104
唐末五季之亂經籍亡逸	105
五季重建道藏	106
宋徐鉉讎校道書	107
王欽若領校道藏	108
張君房修大宋天宮寶藏	110
雲笈七籤	111
摩尼教經之人藏	111
崇寧重校道藏	112
政和刊萬壽道藏	112
道史道典	113

北宋諸方道藏 .....	114
通志略道家 .....	120
淳熙重建道藏 .....	121
南宋各處新建道藏 .....	122
金孫明道刊大金玄都寶藏 .....	127
金代各處道藏 .....	129
元宋德方刊玄都寶藏 .....	131
元代焚經 .....	135
元代各處道藏 .....	137
明刊道藏 .....	141
正統刊道藏 .....	142
萬曆刊續道藏 .....	145
涵芬樓影印北京白雲觀道藏 .....	147
明藏目錄 .....	147
涵芬樓影印北京白雲觀道藏之缺卷 .....	148
天啓丙寅新刊袖珍本 .....	153
明清各處道藏 .....	155
敦煌卷子中之道藏佚書 .....	165
道藏續編 .....	179
經藏及轉輪藏 .....	179
附錄一  引用傳記提要 .....	182
列仙傳 .....	182
神仙傳 .....	183
真誥 .....	184
笑道論 .....	186
樓觀先生本行內傳 終南山說經臺歷代真仙碑記 .....	186
道學傳 .....	189
洞仙傳 .....	190
三洞珠囊 .....	190



續仙傳	190
真系傳	190
仙傳拾遺	191
仙苑編珠	191
雲笈七籤	191
高道傳	192
三洞群仙錄	192
混元聖紀	192
玄品錄	193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	193
七真年譜	194
終南山祖庭仙真內傳	194
甘水仙源錄	194
金蓮正宗記	196
金蓮正宗仙源像傳	197
古樓觀紫雲衍慶集	197
茅山志	197
宮觀碑誌	201
消搖墟經	201
附錄二 道藏劄記	202
三十六部異說	202
道及道教	206
天師道與巫覡有關	207
樓觀考	208
樓觀道士傳授表	212
道館考原	213
道教形像考原	214
道教神靈之演變	215
老子、老君、玄元皇帝、混元皇帝	216

唐代祭祀老子 .....	217
宋室以黃帝爲聖祖與奉祀玉皇 .....	219
道教諸宗 .....	220
天師道與茅山宗 .....	223
帛和與帛家道 .....	224
梁武帝奉道 .....	225
焦曠傳 .....	226
先生、真人 .....	226
方士、道士、術士 .....	227
嗣師、系師、宗師 .....	228
禹步 .....	229
道士預修永樂大典 .....	229
上清經錄 .....	230
陸修靜總括三洞 .....	231
金人代形 .....	232
煙蘿子 .....	232
朱提點內境論 .....	233
頭中九宮 .....	234
草衣洞真子、雲牙子、元陽子 .....	235
金火大成 .....	237
附錄三 道教音樂研究 .....	239
道樂考略稿 .....	239
北宋玉音法事吟(線)譜考稿 .....	251
明清道教音樂考稿 .....	280
附錄四 南北朝天師道考稿 .....	305
諸道第一 .....	305
史料第二 .....	307
宣化第三 .....	309
設治第四 .....	324



---

署職第五	333
授錄第六	341
奏章第七	348
房中第八	352
附錄五 中國外丹黃白術考論略稿	357
一、釋金丹黃白外丹	357
二、戰國秦代前漢之神仙傳說·求神仙仙藥·前漢 金丹術與黃白術之發端	357
三、後漢三國晉代之金丹術及其與黃白術之關係	361
四、金丹術黃白術與道教之關係	369
五、略論晉代以後之外丹術與黃白術	370
六、我國與西域長生藥術之關係	377
七、我國金丹術外丹術與醫術之關係	378
八、歷代服食書目	378
九、明正統道藏服食書目	397
附錄六 說周易參同契與內丹外丹	411
附錄七 道學傳集佚	423
《道藏源流考(新修訂版)》後記	453

# 道藏源流考

常熟陳國符撰

## 三洞四輔經之淵源及傳授

### 三洞

道書自東漢以來，陸續出世，後人視其淵源（及傳授），分爲《七部》，編成《道藏》。其最要者爲《三洞經》，次則《四輔經》。三洞者，第一《洞真》，第二《洞玄》，第三《洞神》。

《雲笈七籤》卷六：“《道門大論》云《三洞》者，洞言通也。通玄達妙，其統有三，故云《三洞》。第一《洞真》，第二《洞玄》，第三《洞神》。”《本際經》云：“《洞真》以不雜爲義，《洞玄》以不滯爲名，《洞神》以不測爲用。故洞言通也，三洞上下，玄義相通。《洞真》者，靈祕不雜，故得名真。《洞玄》者，生天立地，功用不滯，故得名玄。《洞神》者，召制鬼神，其功不測，故得名神。此三法皆能通凡人聖，同契大乘，故得名洞也。”東漢《太平洞極經》已用此洞字。《太平經》卷四十一曰：“洞者，其道德善惡洞洽陰陽，表裏六方，莫不響應也。”所釋洞字義，與前說相近。

《太上慈悲道場消災九幽懺》卷一：“三洞者，可總爲一乘。故正一云：三洞雖三，兼而該之，一乘之道。太玄爲大乘，太平爲中乘，太清爲小乘。正一通於三乘。約位明者，三洞主於三清。太玄主上之三

宮，太平主中之三宮，太清主下之三宮。此三洞真經，備明奧典，隨方教化，開度人天，接引群生。”

《太上九真明科》云“上清寶經，三洞秘文”。《太上正一法文經》：“修營靈觀，建立精舍，玄壇法宇。”“造救苦天尊”，“預造十方天尊”，“寫三洞衆經”，“度人立觀”。

《道門經法相承次序》卷上：“三洞各有十二部，三洞合成三十六部。”《洞真太上太霄琅書》卷四爲師訣第十“三洞，洞神、洞玄、洞真。師三洞可爲大師，一二洞間，小師而已”。“三洞之根在三千，三洞之技，技出无量。”卷五太真九科第十五“三洞衆經”。

《上清道寶經》卷一：“三洞，玉清洞真、上清洞玄、太清洞神。”《上清太上開天龍蹻經》卷二：“玉清天寶聖君，以爲大洞之尊玉帝。”“上清靈寶真君，爲洞玄之尊君。”“元始天尊，爲洞神之尊神。”

《道教義樞》序云：“衆經要旨，祕而未申。惟玄門大義，盛論斯致。但以其文浩博，學者罕能精研，遂使修證迷位業之階差，談講昧理教之深淺。今依准此論，芟夷繁冗，廣引衆經，以事類之，名曰《道教義樞》，顯至道之教方，標大義之樞要，勒成十卷，凡三十七條。”（按所謂條例，如卷一道德義、法身義、三寶義、位業義，此卷一凡三條，每條先云“義曰”，次曰“釋曰”。）

東晉葛洪撰《抱朴子》，尚未有三洞之稱。至劉宋陸修靜總括三洞，《三洞經》之名，實昉於此。

宋·陸修靜撰《三洞經書目錄》，見青溪道士孟安排集《道教義樞》卷二《三洞義》第五。云：“又序三洞經洞者，其卷數題目，具如陸先生（按即陸修靜）《三洞經書目錄》，孟法師《玉緯七部經書目》，陶隱居（按即陶弘景）《經目》。”修靜之總括三洞，見《道經傳授表》。

《道教義樞》撰人孟安排，見唐·杜光庭《道德真經廣聖義序》。《唐玄宗御製道德真經疏》卷一《道德真經疏外傳》云梁道士孟安排，號大孟，作《經義》二卷。又謂梁道士孟智周，則號小孟，作“注”二卷。三洞道士朱法滿編《要修科儀戒律鈔》卷十五則云：“大孟先生，諱景翼，字輔明。”《道學傳》輯本有《孟景翼傳》，（齊梁時人。）與《孟智周傳》



(宋至梁時人)。

按一九一一年刊《湖北通志》卷九十六武后聖曆二年陳子昂《荊州大崇福觀記碑》，載武后時有道士孟安排。此非《道教義樞》撰人。

《洞真經》者，《上清經》也。《洞玄經》者，《靈寶經》也。《洞神經》者，《三皇經》也。

《道教義樞·三洞義》：“今檢《三洞經目》不同，《洞神》即云《洞神三皇》，《洞玄》即云《洞玄靈寶》，《洞真》則雜題諸名。”按此述道經標題：《三皇經》題曰《洞神三皇經》；《洞玄部》道經概題曰《洞玄靈寶》某經；《洞真部》道經雖曰雜題諸名，實皆題曰《洞真上清》某經。

按釋子未嘗詳檢道藏，輒論《三洞經》來源；以是所述率誤謬不可據。（見《廣弘明集》、《甄正論》、《至元辯偽錄》等。）

《三洞》又稱上中下《三乘》，《三洞》各分爲十二部，合爲三十六部經；《四輔》則不分部。《倉元上錄》云：“法有三乘，有十二事，上中下品三乘經戒，各十二焉，合爲三十六部。”

## 十二部

十二部，見《道教義樞》卷二《十二部義》第七。云：“釋曰：十二部義，通於三乘。依《本際經》釋：第一本文，第二神符，第三玉訣，第四靈圖，第五譜錄，第六戒律，第七威儀，第八方法，第九衆術，第十記傳，第十一讚頌，第十二章表。第一本文者，三元八會之書，長行源起之例是也。《真誥》紫微夫人云：三元八會之書，太極高真用所。本者，始也，根也，是經教之始，文字之根；又得理之无，（《雲笈七籤》卷六作元。）萬法之本。文者，分也，能詮理也。既能分判二儀，又能分別法相，既能辯析萬事，又能表詮至理也。第二神符者，即龍章鳳篆之文，靈跡符書之字是也。神以不測爲義，符以符契爲名。謂此靈跡，神用无方，利益衆生，信如符契。第三玉訣者，即河上公釋柱下之文，（按謂河上公註《老子》。）《玉訣》解《金書》（按《黃庭內景經》一名《大帝金書》。）之例是也。玉名无染，訣語不疑，謂決定了知，更无疑染。第四靈圖者，如舍景五帝之象，圖局三一之形，其例也。圖，度也，謂度寫玄妙，傳流下世。第五譜錄

者，如《生神》所述三君，（按《洞玄靈寶自然九天生神章經》述天寶君、靈寶君、神寶君。）《本行》之陳五帝，其例是也。譜，緒也；錄，記也。謂緒紀聖人，以爲教法；亦是緒其元起，使物錄持也。第六戒律者，如六情十惡之例是也。戒者，解也，界也，止也，能解衆惡之縛，能分善惡之界，又能防止諸惡也。律者，率也，直也，慄也，率計罪愆，直而不枉，使懼慄也。第七威儀者，如齋法典式，請經軌儀之例是也。威是儼嶷可畏，儀是軌式所宜。亦是曲從物宜，而爲威制也。第八方法者，如存三守一，（三一見《太上太一真一之經》。）制魄拘魂（按《皇天上清金闕帝君靈書紫文上經》有拘三魂之法、制七魄之法。）之例是也。方是方所，法者節度，明修行治身，有方所節度也。第九衆術者，如變丹鍊石，化形隱景之例是也。衆，多也；術，道也。修鍊多途，爲入真初道也。第十記傳者，如道君本業，皇人往行之例（《要修科儀戒律鈔》卷八引《皇人本行經》。）是也。記，誌也；傳，傳也。謂記誌本業，傳示後人也。第十一讚頌者，如五真新頌，九天舊章之例是也。讚以表事，頌以歌德。故詩云：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亦曰偈者，憩也。四字五字，爲憩息之意耳。第十二章表（《洞玄靈寶玄門大義》及《雲笈七籤》卷六作表奏，今《道藏》亦然。）者，如九齋啓願，（按陸修靜集《洞玄靈感文》，洞玄靈寶之齋有九法，即金籙齋、黃籙齋、明真齋、三元齋、八節齋、自然齋、洞神三皇齋、太一齋、指教齋是也。）三會謁請（按《雲笈七籤》卷三十七：“三會日：正月七日舉遷賞會齋，七月七日慶生中會齋，十月五日建生大會齋。三會日，三官考覈功過，宜受符籙，齋戒呈章，以祈景福。”）之例是也。章，明也；表，奏也。謂申明心事，上奏大道之。”（之當作也。大道謂無極大道，見《老君音誦誡經》。）十二類又見《上清開天龍蹻經》卷一，《雲笈七籤》卷六。又《洞玄靈寶玄門大義》詳釋十二部義，文繁不具錄。又《倉元上錄》述十二事，其意義與十二部相似。

## 七部

至《七部》之稱，更爲後起，始見於孟法師《玉緯七部目錄》。孟法師，疑南朝人。

按上引《道教義樞》，孟法師《玉緯七部經書目》，列於宋陸修靜、梁陶弘景二目之間，故疑孟法師亦南朝人。按唐·王懸河《三洞珠囊》

卷九《老子爲帝師品》有孟智周法師《老子經通題目》。不知上述孟法師即孟智周法師否？

《三洞珠囊》卷二《勅追召道士品》引《道學傳》第十二卷云：“孟智周，梁武帝時人。多所該通。梁靜惠王撫臨神伎，請智周講。光宅寺僧法雲來赴，發講，法雲淵解獨步，甚相凌忽，及交往復盛其辭辯。智周敷釋煥然，僧衆歎伏之也。”唐·王懸河《上清道類事相》卷一《仙觀品》引《道學傳》：“孟智周，丹陽建業人也。宋朝於崇虛館講說《十方懺文》。”唐·杜光庭《道德真經廣聖義序》云：“梁道士孟智周，號小孟，注五卷。”故智周一生，自宋以及梁，略與陶弘景同時。唐·釋法琳《辯正論》卷八：《道德玄義》三十三卷，孟智周修撰。《隋志》子部道家：《老子義疏》五卷，孟智周私記。《舊唐志》子錄道家類：《老子義疏》四卷，孟智周撰。《新唐志》子錄道家類、《通志略》諸子類道家云五卷。

《七部》者，《三洞》、《四輔》也。《四輔》者，《太玄》輔《洞真》，《太平》輔《洞玄》，《太清》輔《洞神》，《正一》通貫總成《七部》也。

前據《雲笈七籤》卷三《道教本始部·道教三洞宗元》。按《正一經》次第與上述不同：“一者《洞神部》，二者《洞玄部》，三者《洞真部》，四者《太清部》，五者《太平部》，六者《太玄部》，七者《正一部》。”見《道教義樞》卷二《七部義》。

《太玄部》者，老子《五千文》以下諸經也。《太平部》者，《太平經》也。《太清部》者，金丹諸經也。《正一部》者，《正一經》也。

《道教義樞》七部義引《正一經圖科戒品》云：“《太清經》輔《洞神部》，金丹以下仙品。（按收金丹、黃白、仙藥、導引、氣法、養生諸書。）《太平經》輔《洞玄部》，《甲乙十部》（按即干吉《太平經》，見後。）以下真業。《太玄經》輔《洞真部》，《五千文》已下聖業。《正一法文》宗《道德》，崇《三洞》，遍陳三乘。《太平經》云：輔者，父也。今言《三太》輔《三洞》者，取其事用相資，成生觀解，若父之能生也。衆生鈍劣，聞深教不解，更須開說翼成，方能顯悟，即是扶贊之義也。”按《四輔》除去《正一部》，謂之《三太》。

（按《雲笈七籤》卷六）《三洞經教部》有《三洞》、《七部》，本《道教義樞》



卷三《三洞義》、《七部義》，但較為詳盡。

《混元聖紀》卷二述十二部云“一者，《三洞》本文”，是狹義之《三洞經》，僅指本文而言。

《道門經法相承次序》卷下云：“七部經：正一部三卷，太平部四卷，太清部三十六卷，洞玄部五十一卷，洞真部一百五十一卷，太玄部一百三十五卷，洞神部。”（按此七部經中，以正一部為首，僅三卷。太平部僅四卷。洞神部無卷數，列於末位。洞真部與太玄部卷數最多，三洞與四輔雜列。又卷上稱“三洞尊文，七部玄教。”《道藏闕經目錄》卷下著錄“太清經六十二卷”。）

《洞玄靈寶三洞奉道科戒營始》前有序曰：“凡五百十二條，儀範八章，分為三卷，題曰《三洞奉道科戒》。”是又稱《三洞奉道科戒》。今本析為六卷。唐玄宗時奉敕撰《一切道經音義妙門由起》引其文，故此書已於唐代行世。其卷二《寫經品》曰：“夫經皆須作藏。有二種，一者總藏，二者別藏。總藏者《三洞》、《四輔》同作一藏，上下或左右前後，作重級，各安題目，《三洞寶經藏》。別藏者，《三洞》、《四輔》，各作一藏。”據此，《三洞》可以總括《七部》。

## 六部

《道藏》又有分為《六部》者。《晁志》（前有紹興二十一年自序。）神仙類：“《道藏》書六部：一曰《大洞真部》，二曰《靈寶洞玄部》，三曰《太上洞神部》，四曰《太真部》，五曰《太清部》，六曰《正一部》。”按《通志》卷七十二：“《太玄經》以諱故，《崇文總目》改為《太真》。今《四庫書目》分《太元》、《太真》為兩家書。”是《太真部》即《太玄部》。（玄作真，蓋避宋始祖玄朗諱。）又《晁志》書目類曰：“《道藏書目》一卷，皇朝鄧自和撰。《大洞真部》八十一帙，《靈寶洞元部》九十帙，《太上洞神部》三十帙，《太真部》九十六帙，《太平部》一十六帙，《正一部》三十九帙，凡六部三百一十一帙。”按今《道藏》太平部、太清部所收道書，卷帙皆甚鮮。《鄧氏書目·太平部》亦僅一十六帙。疑或以《太清部》併入《太平部》，或以《太平部》併入太清部。故《晁志》、《鄧氏書目》皆謂《道藏》僅分為六部也。

道士傳授經戒法錄，定有次第階級。每階授經錄某部若干種，其分部不必與道藏分部合，但可資參證。見《洞玄靈寶三洞奉道科戒營始》、《傳授三洞經戒法錄略說》、《傳授經戒儀注訣》、《三洞修道儀》、《太上洞神三皇儀》、《正一修真略儀》。

### 上清經考證

據梁·陶弘景《真誥·叙錄》，《上清經》乃晉哀帝興寧年間扶乩降筆。楊羲用隸字寫出，以傳許謐、許翮。惟是《紫陽真人周君內傳》、《清靈真人裴君內傳》、《清虛真人王君內傳》、《南嶽夫人內傳》並已先言授經事，則似真經已先行出世；考諸真傳實皆出於晉代，且所記真經，撰傳時尚未出世；故當從《真誥》之說。

《真誥·叙錄》：“伏尋《上清真經》出世之源，始於晉哀帝興寧二年太歲甲子，紫虛元君上真司命南嶽魏夫人下降，授弟子瑯琊王司徒公府舍人楊某，（按謂楊羲。）使作隸字寫出，以傳護軍長史句容許某，（按謂許謐。）並其弟三息上計掾某某。（按謂許翮。）二許又更起寫，修行得道。”（按《真誥》，衆真下降，而魏夫人爲楊羲之師，故云魏夫人降授。道書述道經出世之源，多謂上真降授。實則或由扶乩；或由世人撰述，依託天真。）

清·孫星衍《廉石居藏書記內編》卷上謂《真誥》記神仙降形，善寫歌詩之屬，似近世所謂扶箕降仙書者。

按葛洪於晉元帝建武元年撰定《抱朴子》。後四十七年，《上清經》始出世。

#### 諸真傳考證

諸真傳行世年代，考明如下：

紫陽真人周君內傳（見今《道藏》。《雲笈七籤》卷一百六錄有節本。周君，名義山，字季通。）

《真誥》卷十二注：“清虛王君紫陽周君各自有傳。”又卷十四：“季主託形隱景，潛跡委羽，（按係山名。）《紫陽傳》具載其事也。”又注：“此楊君（楊羲。）與長史許謐書。今有華撰《周君傳》，記季主事殊略。”今道藏《紫陽真人內傳》，不著撰人。有云：“乃登委羽山，遇司馬季主，受《石

精金光藏景化形》。”是此傳即陶弘景所見華撰《周君傳》。又有《裴周二真叙》，云：“江乘令晉陵華僑奉道數年，見二人往來其家，一人姓周，其一姓裴，先後教授僑經書。周自作傳，裴作未成，裴所作《樂序》及《周傳》如別。”據此文，是傳乃周義山所自作。又據上引《真誥》云“華撰《周君傳》”。則此傳乃華僑所撰，託之周紫陽耳。按華僑略與長史同時，故傳文末行云“晉隆安三年太歲己亥正月七日甲子書畢”。是此乃東晉出世之書也。又葛洪《神仙傳》未載紫陽真人周義山、清靈真人裴玄仁。裴清靈見葛洪《上真衆仙記》。

華僑見《真誥》卷二十：“華僑者，晉陵冠族，世事俗禱。僑初頗通神鬼，常夢共同響醮。每爾，輒靜寐不覺，醒則醉吐狼藉。俗神恒使其舉才用人，前後十數。若有稽違，便坐之爲譴。僑忿患，遂入道。於鬼事得息，漸漸真仙來游。始亦止是夢，積年乃夜半形見；裴清靈周紫陽至，皆使通傳旨意於長史。而僑性輕躁，多漏說冥旨，被責，仍以楊君代之。僑後爲江城（按此誤。《紫陽真人內傳》云江乘令。《晉書·地理志》揚州丹陽郡有江乘縣。）縣令，家因居焉。今江乘諸華，皆其苗裔也。（原注：華與許氏有婚親，故長史書與裴君殷勤相請也。若前篇中有保命（按即三官保命小茅君）所告，則僑被罪也。今世中《周紫陽傳》，即是僑所造，故與《真誥》爲相連也。）

《舊唐志》史錄雜傳類：《紫陽真人周君傳》一卷，華僑撰。《新唐志》子錄神仙類、《通志略》諸子類道家著錄同。按華僑當作華僑。《宋志》神仙類：華僑《真人周君內傳》一卷。《太平御覽》經史圖書綱目：《真人周君內傳》。《崇文總目》道書類：《周義山內傳》一卷。《通志略》諸子類道家著錄同，云後漢人，居紫陽山。據此，華僑撰《紫陽真人周君傳》一卷，另有《周義山內傳》一卷，撰人未詳。

**茅三君傳**（見《雲笈七籤》卷一百四。）

按《雲笈七籤》卷一百四《太元真人東嶽上卿司命真君傳》：大茅君，諱盈，字叔申，稱太元真人東嶽上卿司命神君。中茅君，諱固，字季偉。小茅君，諱衷，字思和。陶弘景《真靈位業圖》云：右禁郎定錄真君中茅君，三官保命小茅君。

《真誥》卷八有注：“李中候，名遵，即是撰《茅三君》者。”又卷九有

注：“《玄真經》存之法，（按見今《茅傳》。）其大經在《茅傳》中。”又卷十三注：“此是《茅傳》中言也。”又卷十一注：“凡此後紫書大字者，並《茅三君傳》所記也，傳既以寶祕，見之者稀；今謹抄取說山事，共相證顯。”又注：“吾（按謂定錄中君。）有傳記者，即是《三茅傳》也。按長史甲子年書云，未見傳記；則受此書，或在癸亥年中也。”據此，則《茅三君傳》係定錄中君降授長史，即係出自長史，故亦於晉代出世也。又《真誥》卷十一：“昔年十餘歲時，述虛（原注：此應是墟字，而由來皆作墟。即今之山西村名也。）閑耆宿有見語茅山上故昔有仙人，乃有市處，早已徙去。後見包公問動靜。此君見答。今故在此山，非為徙去；此山洞庭之西門，通太湖苞山中，所以仙人在中住也。唯說中仙君一人字，不言有兄弟三人，不分別長少，不道司命君尊遠別治東宮。未見傳乃知高卑有差降，班次有等級耳。輒敬承誨命，於此而改。（原注：此長史又更答書，云今有所起，草存，故得撰錄。而前紙斷失，亦非起端語也。包公是鮑靚，句容人悉呼作包也。答書時已是蒙示傳記，是辛丑年初矣。）據此，《茅三君傳》乃增益父老傳說而成。又《神仙傳》有茅君，《太平廣記》卷十三徵引之。

《隋志》史部雜傳類：《太元真人東鄉司命茅君內傳》一卷，弟子李遵撰。（按當作東嶽上卿司命。）《舊唐志》史錄神仙類：《茅君內傳》一卷，不著撰人。《新唐志》子錄神仙類：李遵《茅君內傳》一卷，又李遵《茅三君內傳》一卷。（按係重出）《宋志》神仙類：李遵《三茅君內傳》一卷。《御覽》經史圖書綱目：《茅君傳》、《太元真人茅盈內傳》。（按此實僅一書，標題異耳）《崇文總目》道書類：《茅三君內傳》，唐·李遵撰。《通志略》諸子類道家：《太元真人東鄉司命茅君內傳》一卷，唐李遵撰。《雲笈七籤》卷一百四有《太元真人東嶽上卿司命真君傳》，弟子中候仙人李遵字安林撰。按《真誥》，李遵，非唐人，題曰唐李遵，非是。

**蘇君傳**（見《雲笈七籤》卷一百四。蘇君，名林，字子玄，又見神仙傳。）

《真誥》卷五《道授卷》內，有長史書又掾許翮書，有注云：“此即《蘇傳》中初神丸方也。”據此，則或許長史許掾生日，已有《蘇傳》，即謂《蘇傳》或已於晉代出世也。又卷十有注：“此是論合初神丸事，其方在《蘇傳》中，即用周紫陽所撰，故受此訣，是告長史也。”據此，《蘇



傳》，周紫陽撰。周紫陽即紫陽真人周季通。

《蘇君記》一卷，周季通撰，見《隋志》史部雜傳類、《舊唐志》史錄雜傳類、《新唐志》子錄神仙類、《通志略》諸子類道家著錄。《宋志》神仙類：周季通《玄洲上卿蘇君記》一卷。《崇文總目》道書類著錄同。《雲笈七籤》卷一百四有《玄洲上卿蘇君傳》，周季通集。

**清靈真人裴君傳**（見《雲笈七籤》卷一百五。裴君，字玄仁。）

此書引《三九素語》、《太上隱書》等，皆出自楊君。是書《真誥》未徵引之。

《隋志》史部雜傳類著錄《清虛真人裴君內傳》一卷。（不著撰人，按清虛當作清靈。）故此書出世，在梁代以後，隋代之前。又《舊唐志》史錄雜傳類：《清虛真君內傳》一卷，鄭子雲撰。《新唐志》子錄神仙類：鄭雲千《清虛真人裴君內傳》一卷。《崇文總目》道書類：《裴元人傳》一卷，不著撰人。《通志略》諸子類道家：《清虛真人裴君內傳》一卷，鄭雲千撰。《裴元人傳》一卷，鄧子雲撰。《御覽》經史圖書綱目：《裴君傳》。《雲笈七籤》卷一百五《清靈真人裴君傳》，弟子鄧雲子撰。

**清虛王君傳**（見《雲笈七籤》一百六。王君，名褒，字子登。）

見《真誥》卷十二，又見《御覽》引《登真隱訣》。《真誥叙錄》謂有掾書《王君傳》一卷，則此書已於晉代出世。

《隋志》史部雜傳類：《清虛真人王君內傳》一卷，弟子華存撰。《舊唐志》史錄雜傳類：《清虛真人王君內傳》一卷。《新唐志》子錄神仙類著錄同。《宋志》神仙類：南嶽夫人（按即魏華存。）《清虛王君內傳》一卷。《崇文總目》道書類：《王清虛內傳》一卷。《通志略》諸子類道家：《清虛真人王君內傳》一卷，弟子華存撰。《御覽》經史圖書綱目：《清虛真人王君內傳》。《雲笈七籤》卷一百六《清虛真人王君內傳》，弟子南嶽夫人魏華存撰。

**南真傳**（《太平廣記》卷五十八魏夫人傳，云出《壩城集僊錄》及本傳。《顧氏文房小說》所收《南岳魏夫人傳》與此全同。《御覽》六百七十八引《南嶽魏夫人內傳》，辭句與此小異。）

《真誥》卷七注：“范中候，名邈，即是撰《南真傳》者。”《真誥》曰：

“南岳夫人以成帝咸和九年稱虛隱化，位爲紫虛元君，領上真司命南岳夫人。興寧中降楊君。自此後數數來降也。王清虛令弟子范邈作內傳顯於世。”葛洪《神仙傳》：“中候上仙范邈，字度世，舊名冰，服虹景丹得道；撰《魏夫人》傳。”據此，《南真傳》已於晉代出世。

《隋志》史部雜傳類：《南嶽夫人內傳》一卷，不著撰人。《舊唐志》史錄雜傳類：《紫虛元君南岳夫人內傳》一卷，范邈撰。《新唐志》子錄神仙類著錄同。又項宗《紫虛元君魏夫人內傳》一卷。《宋志》神仙類：范邈《南嶽魏夫人內傳》一卷。《崇文總目》道書類：《南嶽魏夫人傳》一卷。《通志略》諸子類道家：《紫虛元君南嶽夫人內傳》一卷，范邈撰；《紫虛元君魏夫人內傳》一卷，項宗撰。《御覽》經史圖書綱目：《南真傳》，《魏夫人傳》，《紫虛南岳夫人傳》，《南岳夫人傳》。（按道書標題，可用簡稱，以上乃四種不同之簡稱也。）是魏華存有范邈、項宗二傳，項宗所撰較晚出。

《顧氏文房小說》所收《南岳魏夫人傳》，有云：“陶貞白《真誥》所呼南真，即夫人也。”又云：“夫人既遊江南，遂於撫州并山立靜室；又於臨汝水西置壇宇。歲久蕪梗，蹤跡殆平。有女道士王靈徽，年邁八十，貌若櫻孺，號爲花姑。特加修飾，累有靈應。夫人亦寓夢以示之。後亦昇天。玄宗敕道士蔡偉編入《後仙傳》。大曆三年戊申魯國公顏真卿重加修葺，立碑以紀其事焉。”是此傳乃晚出之本。當即項宗所撰。項宗，蓋唐人。

《道藏闕經目錄》卷上著錄《上清紫虛元君南嶽夫人內傳》。（三卷有符。）（陳援菴先生云：《道藏闕經目錄》，即明正統時校元藏所闕之目錄。所著錄道書，當在元藏中。）《顧氏文房小說》所收僅一卷，無符。蓋此乃第三種《南真傳》，今佚。

諸真傳皆述傳授真經，但撰此諸傳時，其所述經，固未嘗出世也。故《真誥·叙錄》謂王靈期得許黃民真經“即竊加損益，盛其藻麗。依王、魏諸傳題目，張開造制，以備其錄”。

今《道藏》又收《漢武帝內傳》一卷。《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小說家異聞類：“考徐陵《玉臺新詠·序》、郭璞《游仙詩》、葛洪《神仙傳》、

張華《博物志》並引其文，則此書在齊梁之前。其殆魏晉文士所爲乎？但葛洪《抱朴子》、陶弘景《真誥》、《登真隱訣》皆未引其文。此傳謂西王母上元夫人授武帝以《五嶽真形圖》、（按今有《五嶽真形圖東方朔序》。）《五帝六甲靈飛十二事》。

### 上清經之偽造

《真誥·叙錄》云：“凡三君（楊羲、許謐、許翮。）手書今見在世者：經傳（按傳者謂諸真傳也。）大小十餘篇，多掾（許翮。）寫；真受四十餘卷，多楊（楊羲。）書。”又曰：“自此前凡諸經書在處者，其篇數並別有目錄。”陶弘景目錄今佚，楊許所得真經目，遂難於考定矣。《上清經》在晉代已多偽造，偽經流佈且頗廣。《真誥·叙錄》曰：“復有王靈期者，才思綺拔，志規敷道。見葛巢甫造構《靈寶》，風教大行，深所忿嫉。於是詣許丞（許黃民。）求受上經。丞不相允。王凍露霜雪，幾至性命。許感其誠到，遂復授之。王得經欣躍，退還尋究。知至法不可宣行，要言難以顯泄。乃竊加損益，盛其藻麗。依王、魏諸傳題目，張開造製，以備其錄。並增重詭信，（按詭當作臆。臆信師傳授經所用信物。見《傳授經戒儀註訣》，唐·張萬福《傳授三洞經戒法錄略說》。）崇貴其道。凡五十餘篇。趨競之徒，聞其豐博，互來宗稟。傳寫既廣，枝葉繁雜。新舊渾淆，未易甄別。自非已見真經，實難證辨。今世中相傳流布。京師及江東數郡，略無人不有。但江外尚未多爾。”又注云：“自靈期已前，上經已往往舛雜。弘農楊洗隆安和四年庚子歲（按庚子歲，晉安帝隆安四年。）於海陵再遇隱盟上經二十餘篇，有數卷非真；其云尋經已來一十二年。此則楊君羲去後，便以動作。故《靈寶經》中得取以相揉。非都是靈期造製，但所造製者自多耳。”

《雲笈七籤》卷四收《上清原統經目註序》。按《上清衆經諸真聖祕》卷七引《源統經目》，此即其序也。按此序僅述至真經復歸馬氏爲止，或較陶弘景《真誥·叙錄》更早。弘景《真誥》卷二十謂顧（歡。）云楊羲是簡文帝師。與序文說合。故擬此文本顧歡撰《真誥》。序文云“楊君（羲。）師事南岳魏夫人，受《上清大洞真經》三十一卷。”（《七籤》卷四《上清經述》亦云然。）蓋據范邈《魏夫人傳》。據此，楊羲所出《上清經》，

當即此《上清大洞真經》，凡三十一卷。但陶弘景目內當尚有其他楊許經傳真授。

### 上清大洞真經目

《洞玄靈寶三洞奉道科戒營始》卷五：“《上清大洞真經目》：《上清大洞真經》三十九章一卷，《上清太上隱書金真玉光》一卷，《上清八素真經服日月皇華》一卷，《上清飛步天剛攝行七元》一卷，《上清九真中經黃老祕言》一卷，《上清上經變化七十四方》一卷，《上清除六天三天正法》一卷，《上清黃氣陽精三道順行》一卷，《上清外國放品青童內文》二卷，《上清金闕上記靈書紫文》一卷，《上清紫度炎光神玄變經》一卷，《上清青要紫書金根上經》一卷，《上清玉精真訣三九素語》一卷，《上清三元玉檢三元布經》一卷，《上清石精金光藏景錄形》一卷，《上清丹景道精隱地八術》上下二卷，《上清神洲七轉七變舞天經》一卷，《上清大有八素大丹隱書》一卷，《上清天關三圖七星移度》一卷，《上清九丹上化胎精中記》一卷，《上清太上六甲九赤斑符》一卷，《上清神虎上符消魔智慧》一卷，《上清曲素訣詞五行祕符》一卷，《上清白羽黑翮飛行羽經》一卷，《上清素奏丹符靈飛六甲》一卷，《上清玉佩金璫太極金書》一卷，《上清九靈太妙龜山元錄》三卷，《上清七聖玄紀徊天九霄》一卷，《上清太上黃素四十四方》一卷，《上清太霄琅書瓊文帝章》一卷。”（原注：此三十四卷《玉清紫清太清大洞經》限，是王君授南真。）按《魏夫人傳》，清虛真人王君授以真經三十一卷，故云。《上清原統經目註序》及《上清經述》云《上清大洞真經》三十一卷，當即王君所授也。但此云三十四卷，蓋其二卷三卷諸經，或本為一卷，後析成二三卷；故總數由三十一卷，增至三十四卷耳。至此諸經為楊許真經，抑或王靈期偽造，已不可考。

《上清經》三十四卷，今大部尚存於世；但多誤入《正一部》。

《上清經》法，以存想為主，並用符呪。

### 上清經之孳乳

《上清經》至宋代卷帙孳乳。北周武帝天和年間，甄鸞上《笑道



論》，謂陸修靜《三洞經書目錄》云：“《上清經》一百八十六卷，一百二十七卷已行，始清已下四十部六十九卷，未行於世。”又謂是時《玄都館經目錄》內，則此四十部六十九卷，皆見在。是北周武帝天和年間《玄都館經目錄》內，《上清經》已增至一百八十六卷。唐高宗時潘師正《道門經法相承次第》卷上云《洞真部》一百五十一卷。

按《上清經》中，以《大洞真經》最爲精妙，詳見《真誥》卷五；故《上清經》以《大洞真經》爲首，且又稱《上清大洞真經》焉。

### 大洞真經

今《道藏》收有《上清大洞真經》六卷。前有茅山上清二十三代宗師朱自英序。每卷題曰上清三十八代宗師蔣宗瑛校勘。卷一誦經玉訣。經文則分爲三十九章，隸於餘五卷內。每章經文題曰《大洞玉經》，另附存真法及符。卷六後有咸淳壬申（宋度宗咸淳八年。）程公瑞後序，及元四十三代天師張宇初後序。蓋即茅山宗壇傳本。《雲笈七籤》卷四十二《存大洞真經三十九真法》原注：出《三十九章經》。今見此本中。《道藏》又收有《上清大洞真經玉訣音義》。前有序，題曰大洞三景弟子真靖大師賜紫陳景元（按係北宋人。）撰。《音義》中《大洞滅魔神慧玉清隱書》前所引字，今本無之。其經文亦分爲三十九章。章次及名稱與今本同。但經文則略有異字，可據以校正今本之誤。足證今《道藏》本《上清大洞真經》，其淵源確係出自北宋本。又收有《大洞玉經》二卷。其卷上之誦經玉訣，與《上清大洞真經》本稍異。其三十九章，每章無存真法。經有注文。卷下末附龔德同跋語云“《大洞玉經》，漢壇（疑指龍虎山而言。）傳之久矣”，“後得茅山宗壇及《梓潼文昌經》本，比方各有差殊”。又云此乃太玄趙真人注本。又有《太上無極總真文昌大洞仙經》五卷。卷一題曰九天開化主宰澄真正觀寶光慈應更生永命天尊序，甘山摩維洞主太玄無上上德真君校正。卷一有序，有云“乾道戊子”（宋孝宗乾道三年。）“景定甲子”（宋理宗景定五年。）故此乃南宋傳本。次經頌。次《九天開化本願經序》，題曰北府樞相集福真君作。次經文。卷二亦即此經文。經述梓潼文昌帝君。卷三以下即《大洞玉經》。但不標章名，亦無存真法及符。其第十章第十一章併成一章。

共爲三十八章。蓋即《梓潼文昌經》本。又收有《玉清無極總真文昌大洞仙經》十卷。卷一序圖。有至大三年衛琪進經表。次皇慶壬子三十八代天師張國材序。次至大四年張仲壽序，有云：“《大洞仙經》，蓋西蜀之文，中原未之見也。”次至大辛亥趙炆序。次衛琪自序等。卷二以下則題曰東蜀蓬萊山中陽子衛琪註。此本卷一卷二與前本卷一卷二相類。卷三以下爲衛琪註經文。此本經文，章次與前本稍異。首章曰《大洞帝尊章》。餘合成三十六章。共爲三十七章。（《玄洲絕三津章》，併入《玉清萬壽宮章》。）蓋此雖亦係《文昌經》本，而與前本頗有不同。今《道藏》所收《大洞經》本，盡於此矣。

《上清大洞真經玉訣音義》，末有跋語云：“按《登真隱訣》第二經傳條例云：《大洞真經》本，世中有兩本：一則大卷，前有《回風混合之道》，而辭旨假附，多是浮僞。一本唯有三十九章，其中乃有數語與右英（按謂右英夫人。）所說者同。而互相混糅，不可分別。唯須親見真本，乃可遵用。又聞有得楊許三十九章者，與世中小本不殊。自既未眼見，不測是非。宜繕寫以補品目。又有《玉注》一卷（按陳景元《上清大洞真經玉訣音義》云道君《玉注》。）即是略釋《洞經》中旨，亦可錄也。”（按此乃《登真隱訣》佚文。）《上清道類事相》、《三洞珠囊》、《無上祕要》、《御覽》引《大洞真經》、《大洞玉經》、《大洞經》、《玉經》（此皆即《大洞真經》。）文，今《道藏》所收四種《大洞經》，多無其文。又《雲笈七籤》卷八釋三十九章經引《大洞真經》，今本亦無其文。疑今《道藏》本《上清大洞真經》出自小本。其大本則已亡佚。至其他三種，非茅山宗傳本，茲不具論。

《崇文總目》道書類、《通志略》道家著錄《大洞真經》一卷。《宋志》神仙類：《上清大洞真經玉訣》一卷。《御覽》經史圖書綱目：《大洞經》、《大洞真經》、《大洞玉經》。

### 真誥叙錄

《上清經》之出世及其散出，詳見《真誥·叙錄》。云：伏尋《上清真經》出世之源，始於晉哀帝興寧二年，太歲甲子，紫虛元君上真司命南嶽魏夫人下降，授弟子瑯琊王司徒公府舍人楊某，（按謂楊羲。）使作隸字寫出，以傳護軍長史句容許某（按謂許謐。）并其弟三息上計掾某某。

(按謂許翮。)二許又更起寫，修行得道。凡三君手書今見在世者，經傳大小十餘篇，多掾寫；真受四十餘卷，多楊書。(原注：瑯琊王，即簡文帝在東府爲相王時也。)長史掾立宅在小茅後雷平山西北。掾於宅治寫修用，以泰和(晉海西公年號。)五年隱化。長史以泰元(晉孝武帝年號之一。)元年又去。掾子黃民，時年十七，乃收集所寫經符祕錄歷歲。於時亦有數卷散出在諸親通間，今句容所得者是也。元興(晉安帝年號之一。)三年，京畿紛亂。黃民乃奉經入剡，(原注：長史父昔爲剡縣令，甚有德惠。長史大兄亦又在剡居。是故投憩焉。)爲東闡馬朗家所供養。(原注：朗一名溫公，按《上清原統經》目註序云馬度生家。)朗同堂弟名罕，共相周給。時人咸知許先生(許邁，《晉書》有傳。)得道，又祖父亦有名稱，多加宗敬。錢塘杜道鞠，(原注：即居士京產之父，按杜京產，《南史》有傳。)道業富盛，數相招致。于時諸人並未知尋閱經法，止稟奉而已。至義義中，(義義當作義熙，晉安帝年號之一。)魯國孔默崇信道教，爲晉安太守，罷職，還至錢塘。聞有許郎先人得道，經書具存，乃往詣許。許不與相見。孔膝行稽顙，積有旬月；兼獻奉殷勤，用情甚至。許不獲已，始乃傳之。孔仍令晉安郡吏王興繕寫。(原注：興善有心尚，又能書畫，故以委之。)孔還都，唯寶錄而已，竟未修用。元嘉(宋文帝年號。)中，復爲廣州刺史。及亡後，其子熙先、休先才學敏贍，竊取看覽。見《大洞真經》說云，誦之萬遍，則能得仙；大致譏誚，殊謂不然。以爲仙道必須丹藥鍊形，乃可超舉。豈有空積聲詠，以致羽服。兼有諸道人助毀其法，或謂不宜蓄此。因一時焚蕩，無復孑遺。(原注：此當是冥意不欲使流傳於外世故也。後熙先等復與范曄同謀被誅也。)王興先爲孔寫，輒復私繕一通。後將還東修學，始濟浙江，便遇風淪漂；唯有《黃庭》一篇得存。興乃自加切責。仍住剡山稍就讀誦，山靈即火燒其屋。又於露壇研詠，俄頃驟雨，紙墨霑壞。遍數遂不得畢。興深知罪譴，杜絕人倫，唯書曆日買糧以續烝命。其子道泰爲晉安船官督，資產豐富，數來拜獻，兼以二奴奉給。興一無留納，而終乎剡山。於是孔王所寫真經二本，前後皆滅，遂不行世。(原注：此當是興先不師受，妄竊寫用，所致如此也。)

復有王靈期者，才思綺拔，志規敷道。見葛巢甫造構靈寶，風教大行，深所忿嫉。於是詣許丞(許黃民。)求受上經。丞不相允，王凍露霜

雪，幾至性命。許感其誠到，遂復授之。王得經欣躍，退還尋究。知至法不可宣行，要言難以顯泄。乃竊加損益，盛其藻麗。依王魏諸傳題目，張開造製，以備其錄。並增重脆信，崇貴其道。凡五十餘篇。趨競之徒，聞其豐博，互來宗稟。傳寫既廣，枝葉繁雜，新舊渾淆，未易甄別。自非已見真經，實難證辨。（原注：其點綴手本，頗有漏出，即今猶存。又朱先生僧標〈朱僧標，褚伯玉弟子。褚伯玉，《南史》有傳。〉學增褚公伯玉語云：天下才情人，故自絕群。吾與王靈期同船發都，至頓破崗，埭竟，便已作得兩卷上經，實是可訝。自靈期已前，上經已往往舛雜，弘農楊洗隆安和四年庚子歲〈按庚子歲，晉安帝隆安四年。〉於海陵再遇隱盟上經二十餘篇，有數卷非真；其云尋經已來一十二年。此則楊君去後，便以動作。故《靈寶經》中得取以相揉。非都是靈期造製，但所造製者自多耳。）今世中相傳流布，京師及江東數郡，略無人不有。但江外尚未多爾。（原注：此當是道法應宣；而真妙不可廣布，故令王造行此意也。）王既獨擅新奇，舉世崇奉，遂託云真授非復先本許見。卷裘華廣，脆信豐厚，門徒殷盛，金帛充積。亦復莫測其然。乃鄙閉自有之書，而更就王求寫。於是合迹俱宣，同聲相讚。故致許王齊響，真偽比蹤。承流向風，千里而至。後又有菜買者，亦從許受得此十數卷，頗兼真本。分張傳受，其迹不復具存。（原注：菜買善行下道之教，於上經不甚流傳也。）馬朗既見許所傳王經卷目增多，復欲更受，營治脆信，克日當度。忽夢見有一玉碗從天下，墜地破碎。覺而發疑云：此經當在天為寶，下地不復堪用。於是便停。（原注：論馬朗雖不修學，而實奉精至，夢既不凡，解之又善，亦應是得道人。）元嘉六年，許丞欲移歸錢塘；乃封其先真經一厨子，且付馬朗淨室之中。語朗云：“此經並是先靈之迹。唯須我自來取。縱有書信，慎勿與之。”乃分持經傳及雜書十數卷自隨。來至世家（按謂錢塘杜道鞠家。）停數月。疾患。慮恐不差，遣人取經。朗既惜書，兼執先旨，近親受教敕，豈敢輕付，遂不與信。俄而許便過世。所費者因留杜間，即今世上諸經書悉是也。許丞長子榮弟迎喪還鄉，服闋後，上剡就馬求經。馬善料理，不與其經。許既慚戢，不復苦索。仍停剡住。因又以靈期之經教授唱言，（唱言疑即詠誦之義。）並寫真本；又皆注經後云：某年某月某真人授許遠遊，（按即許邁，原注：於時世人多知先生服食，入山得道；而不究長史父子事迹故也。）人亦初無疑悟者。經涉數年中，唯就馬得兩三卷真經。頗亦宣泄。（原注：今王惠朗諸人所得者，是也。元嘉十二年仍於剡亡，因



葬白山。原注：榮弟在剡，大縱淫侈，都不以經學爲意；所以何公在馬家快得尋寫。）馬朗馬罕敬事經寶，有過君父。恒使有心奴子二人（原注：一名白首，一名平頭。）常侍直香火，洒掃拂拭。每有神光靈炁見於室宇。朗妻頗能通見，云數有青衣玉女，空中去來，狀如飛鳥。馬家遂致富盛，資產巨萬，年老命終。朗子洪，洪弟真，罕子智等，猶共遵向。末年事佛，乃弛廢之爾。（原注：此當是經運出所致也。）

山陰何道敬志向專素，頗工書畫。少遊剡山，爲馬家所供侍。經書法事，皆以委之。見此符跡炳煥，異於世文；以元嘉十一年稍就摹寫。馬罕既在別宅，兼令何爲起數篇，所以二錄（按二錄之義未詳。）合本，仍留罕間。何後多換取真書。出，還剡東墅青壇山住。乃記說真經之事，可有兩三紙。但何性鄙滯，不能精修高業，後多致散失。猶有數卷，今在其女弟子始豐後堂山張玉景間。（原注：何常以彭素爲事，質又野朴。顧居士（當即顧歡）聞其得經，故往詣尋。詣，正遇見荷鋤外還。顧謂是奴僕，因問何公在否？何答：“不知。”於是還裏，永不相見。顧留停累日，謂苦備至。遂不接之。時人咸以何鄙耻不除，而失知人之會也。）何既分將經去，又泄說其意。馬朗忿恨，乃洋銅灌厨籥，約敕家人不得復開。大明（宋孝武帝年號之一。）七年，三吳飢饉，剡縣得熟。樓居士惠明者，先以在剡，乃復攜女師鹽官鍾義山眷屬數人，就食此境。樓既善於章符，五行宿命，亦皆開解；馬洪又得宗事。出入堂靜，備覩經厨。先已見何所記，意甚貪樂。而有鑄嚴固，觀覽無方。景和（宋廢帝年號之一。）元年乃出都，令嘉興爰季真啓敕封取。景和（按謂宋廢帝。）既猖狂，樓謂上經不可出世。乃料簡取真經、真傳及雜受十餘篇，乃留置鍾間。唯以《豁落符》及真受二十許小篇，並何公所摹二錄等將至都。爰即以呈景和。於華林（按謂華林園。）暫開，仍以付後堂道士。秦始初（按當作泰始，宋明帝號之一。廢帝永光，景和；明帝泰始元年；皆同年。）爰乃啓，將出私解。（解即解。按《上清原統經》目註序云：元徽元年，馬氏即出訴，啓請其經。詔勅聽還。於是天藏真書，復歸馬氏。）陸修靜南下，立崇虛館。又取在館。陸亡，隨還廬山。徐叔標後將下都。及徐亡，仍在陸兄子瓌文間。（原注：此中有三君所書真受，後人糊連裝檣，分爲二十四篇。建元（齊高帝年號）三年，敕董仲明往廬山營功德。董欲求神異，徐因分楊書一篇爲兩篇與董，還上高帝。高帝以付五經典書戴慶。戴慶出外，仍將自隨。徐因亡。後弟子李果之又取一篇及豁（《豁落符》）以去。所

餘僅二十一篇，悉以還封昭臺也。）

樓從都還，仍住剡。就鍾求先所留真經，鍾不以還之。乃就起寫，久久方得數篇。既與馬洪爲恨，移歸東陽長山。馬後遂來潛取，而誤得他經。樓中時似復有所零落，今猶應一兩篇在。（原注：其二卷已還封昭臺。）

孔瓌賤時，杜居士京產將諸經書往剡南墅大墟住，始與顧歡、戚景玄、朱僧標等數人共相料視。顧先已寫在樓間經，粗識真書。於是分別選出，凡有經傳四五卷，真受七八篇。今猶在杜家。（原注：其經二真〈疑有誤字〉並真受，已還封昭臺。宋大明末，有載法興兄延興作剡縣，亦好道，及吳興天目山諸玄秀並頗得寫杜經。樓從弟道濟及法真鍾興女傳光並得寫樓鍾間經。亦互相通涉，雖各摹符，而殊多籠略；唯加意潤色滑澤取好，了無復規矩鋒勢。寫經又多浮謬。至庚午歲〈齊武帝永明八年〉隱居〈按係陶弘景自稱〉入東陽，道之。晚學者漸效爲精。山陰潘文盛、錢塘杜高士、義興蔣弘素、句容許靈真並是能者。時人今知摹二王法書，而永不悟摹真經。經正起隱居手爾，亦不必皆須郭填，但一筆就畫，勢力殆不異真。至於符無大小，故宜皆應郭填也。）

秦始（當作泰始。）四年，終於剡，移還始寧岩山。馬智晚爲衆僧所說，改事佛法。悉以道經數十卷送與鍾。皆是何公先爲其父寫者；亦有王靈期雜經；唯四五篇並真受六七篇是真手，不關樓所得者。（原注：其經二卷，此真受等，悉以還封昭臺。鍾亡後，所餘亡應在兄女及戚景女處。）

昔有陳雷者，東陽人，是許長史門附。謹敬有心。長史常使典看經書，頗加訓授。其亦換有所寫，兼得長史自步《七元星圖》。長史去後，因還東陽。義熙（晉安帝年號之一。）十三年，與東陽太守任城魏欣之兄子二人共合丹。丹成，三人前後服。服皆有神異。託迹暫死，化遁而去。雷有孫，名某，號爲長樂，今居永康橫江橋北。菁山道士樊仙亦頗就得所寫經書。但《步圖》猶在其處。今所服用，即是其本。自此前，凡諸經書在處者，其篇數並別有目錄。若止零牒一兩篇者，今復顯通卷目如後：

楊書《靈寶五符》一卷，本在句容葛粲間。泰始某年，葛以示陸先生。（陸修靜。）陸既敷述《真文赤書》、《人鳥五符》等，教授施行已廣，不欲復顯出奇迹。因以絹物與葛請取，甚加隱閉。顧公聞而苦求一看，遂不令見；唯以傳東陽孫遊嶽及女弟子梅令文。陸亡，亦隨還廬山。

徐叔標後將出，乃在陸瓌文間。（原注：已還封昭臺。）

楊書《王君傳》（按當即《清虛王君傳》。）一卷，本在句容葛永真（葛粲。）間，中在王文清家，後屬茅山道士葛景仙。（原注：已還封昭臺。）《真誥》卷之二十：楊書《靈寶五符》一卷，本在句容葛粲間，泰始某年，葛（葛景仙。）以示陸先生。

掾書《飛步經》一卷。本在句容嚴虬家。大明七年饑荒少糧。其里王文清以錢食與嚴求得之。因在王家。（原注：已還封昭臺。）

掾書《西嶽公禁山符》，楊書《中黃制虎豹符》，凡二短卷，本上虞吳曇拔所得許丞一瓠蘆雜道書。吳以此與褚先生伯玉。伯玉居南霍，遊行諸山，恒帶自隨。褚亡，留在弟子朱僧標間。後褚弟五弟之孫，名仲儼，又就朱取之。（原注：已還封昭臺。吳曇拔者，上虞且靡人，頗才致。初爲道士，許丞以瓠蘆書，皆三君小小要用雜訣，以與之。其後事佛出家，悉分散乞人都盡。後又罷佛還俗，遂留宕而終。諸書決並未測所在。）

掾書《太素五神》、《二十四神》並《迴元隱道經》一卷，（《真誥》卷十八注：“出《五神經》。”“出《二十四神經》也。”卷十八：“行《迴元道》”注：“此是謝過法，別有經。”卷五注：“此是《太素五神》事也，別有經法。”“此即《二十四神事》也。”）及《八素陰陽歌》一卷，並東陽章靈民先出都遇得之。章于時未識真書，唯言是道家常經而已。歸東陽，以示顧。顧不即向道，仍留之，分《迴元》爲二卷。章後既知，方就求得。今在章間。其《二景歌》一卷，章已與孫公。（按當謂孫遊嶽。原注：已還封昭臺。章云：于時又有《曲素》、《金真》、《金華》等數卷，魚爛穿壞。既未悟其真手，惟寫取文字而已；經本悉埋藏之也。）

掾書所佩列紀黃素書一短卷，本許丞以與弟子蘇道會。道會以授上虞何法仁。法仁以傳朱僧標。僧標以奉鍾法師。樓居士見而求取。今猶應在樓間。

掾抄《魏傳》（按即《南岳魏夫人傳》。）中《黃庭經》，並復真授數紙，先在剡山王惠朗間。王亡後，今應是其女弟子及同學章靈民處。

永興有一姓解家者，昔亦經供養許郎，又得小小雜書。後菁山女道士樊妙羅因緣得其楊書《鄴宮事》一卷。（《真誥》卷九注云：《鄴宮記》或云《鄴都記》。）樊亡，在其女弟子沈偶間。沈又以與四明山孔總。（原注：已還封昭臺。）解家所餘，今絕蹤迹。又聞山陰及錢塘數家，皆有古經。恐脫

雜真書。從來遂未獲尋檢。想好學挺分之一子，可殷勤求之。脫有所得見，使一覩，則瓊礫辨矣。（原注：又魏夫人小息還爲會稽時，攜夫人中箱法衣，並有經書自隨供養。後仍留山陰，於今尚在。未獲尋求之。陶弘景尋求楊許手跡，是文所載，當據所見聞。）

## 真系

《上清經》之傳授，則見《雲笈七籤》卷五：“《真系》：（隴西李渤述。）今道門以經錄授受，所自來遠矣。其昭彰尤著之使搢紳先生不惑者：自晉興寧乙丑歲衆真降授於楊君，楊君授許君，許君授子玄文，（許黃民，字玄文。）玄文付經於馬朗。景和乙巳歲，勅取經入華林園。明帝登極，受季真啓還私廨。簡寂陸君南下，立崇虛館，真經盡歸於館。按《黃素方》，因緣值經，准法奉修，亦同師授。（按即《太上黃素四四方經》。《雲笈七籤》卷四十六《修真旨要》下《黃素內法》第一：“凡精誠密向，耽味玄真，清齋苦志，感慕神仙，忽遇此三品之經，而不師授者，其人皆玄會宿感，列籍帝鄉，真人密授，應得此經。其人異挺，以標世功，依《太上黃素四四方》，聽得隱盟玄誓神科也。”）其陸君之教，楊許之胄也。陸授孫君。孫君授陶君。陶君搜摭許令（按許謐爲餘姚令，許黃民爲臨沮令。《真誥·鉞錄》則稱許謐爲長史，許黃民爲許丞。）之遺經略盡矣。陶授王君，王君又從宗道先生（臧兢。）得諸勝訣。云經法祕典，大備於王矣。王授潘君，潘君授司馬君，司馬君授李君，至於楊君，十三世矣。楊許並越漢登真，許令（按此指許黃民。）亦終獲度世，馬、受幸會而不業。自陸君以降，則帝者無不趨其風矣。此皆史有明文，或遺迹可訪，又世世從事於斯者，其支裔焉。且知理而不知神，非長生之士也。超理入神，混合於氣，無爲而不爲者，我真宗之道也。道無否泰，教有通塞。塞而通之，存乎其人。故予述《真系傳》，其同源分派者，錄名仙籍，不緝於此。時貞元（唐德宗年號之一。）乙酉歲（按僅有乙丑歲，貞元元年，乙亥歲，貞元十一年。）七月二十一日，於廬山白鹿洞棲真堂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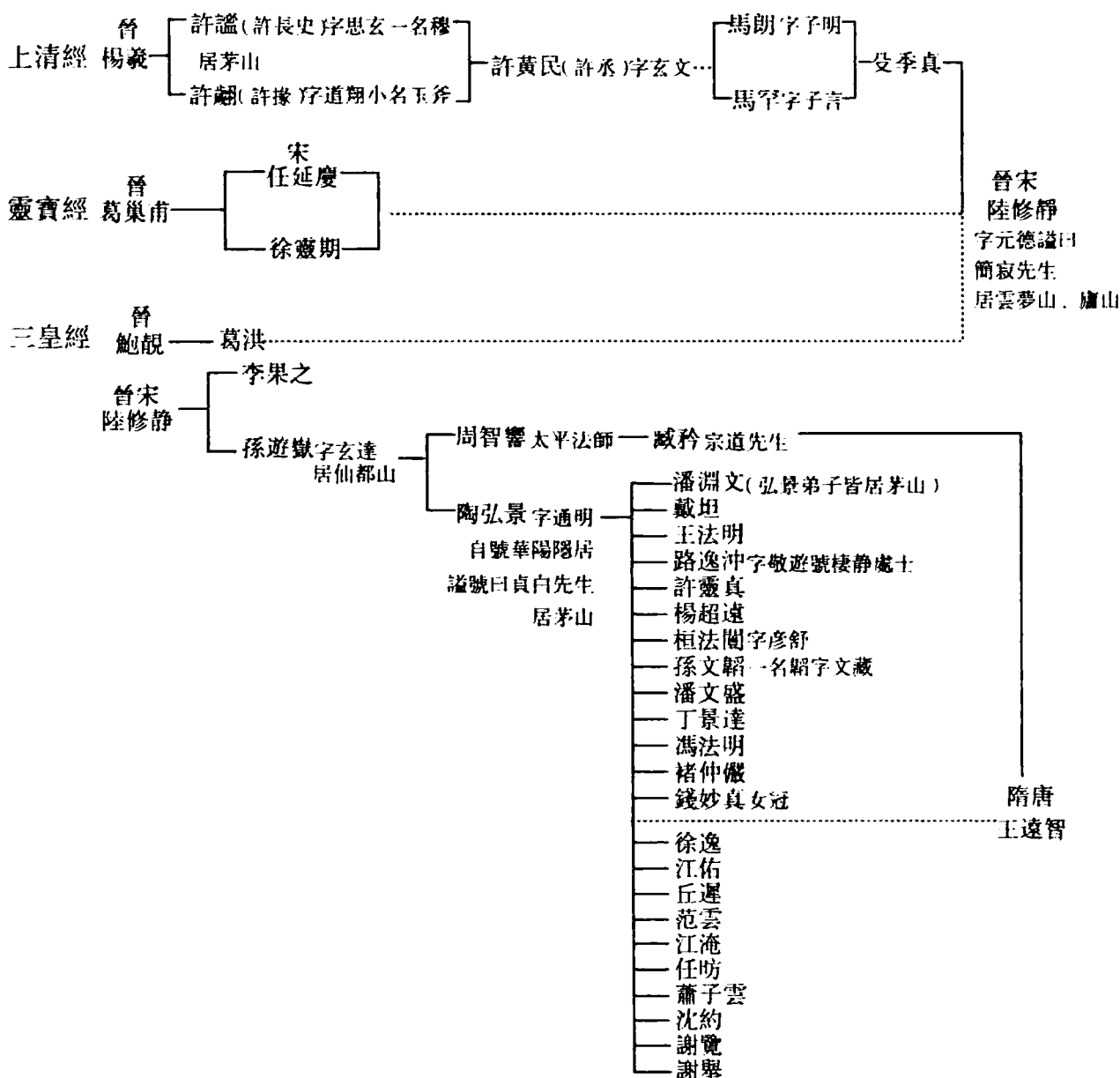
楊許道經遺傳後世。嗣歸陸修靜。陸氏先已潛衡、熊、湘，暨九嶷、羅浮，西至巫峽、峨嵋，搜羅經訣。故至是而盡有《上清經》、《靈寶經》、《三皇經》，遂總括《三洞》諸經焉。至陶弘景摭括三君（一楊二許。）遺跡略具。及王遠智又從臧矜得諸勝訣，道書於是乎大備。陶氏一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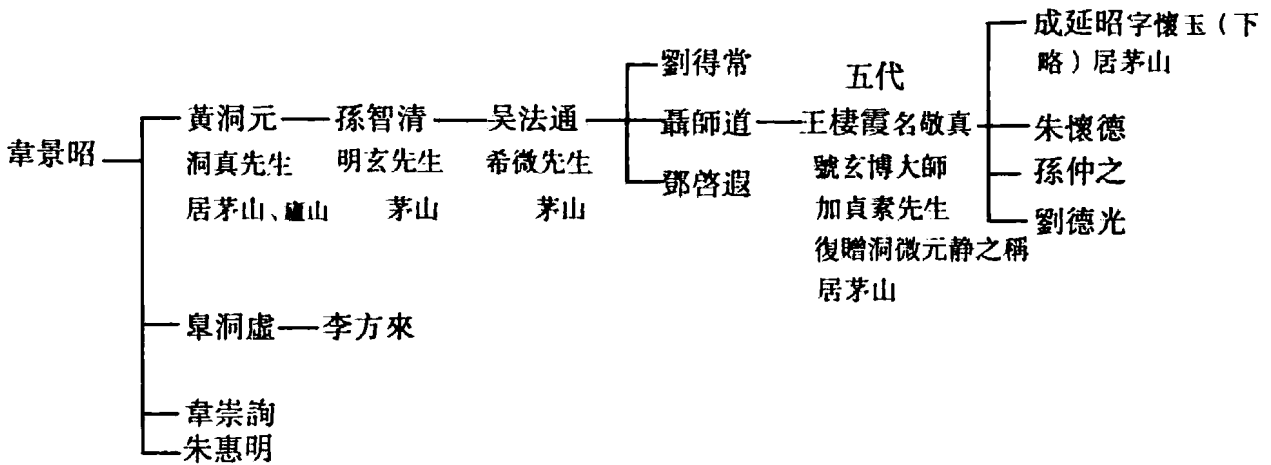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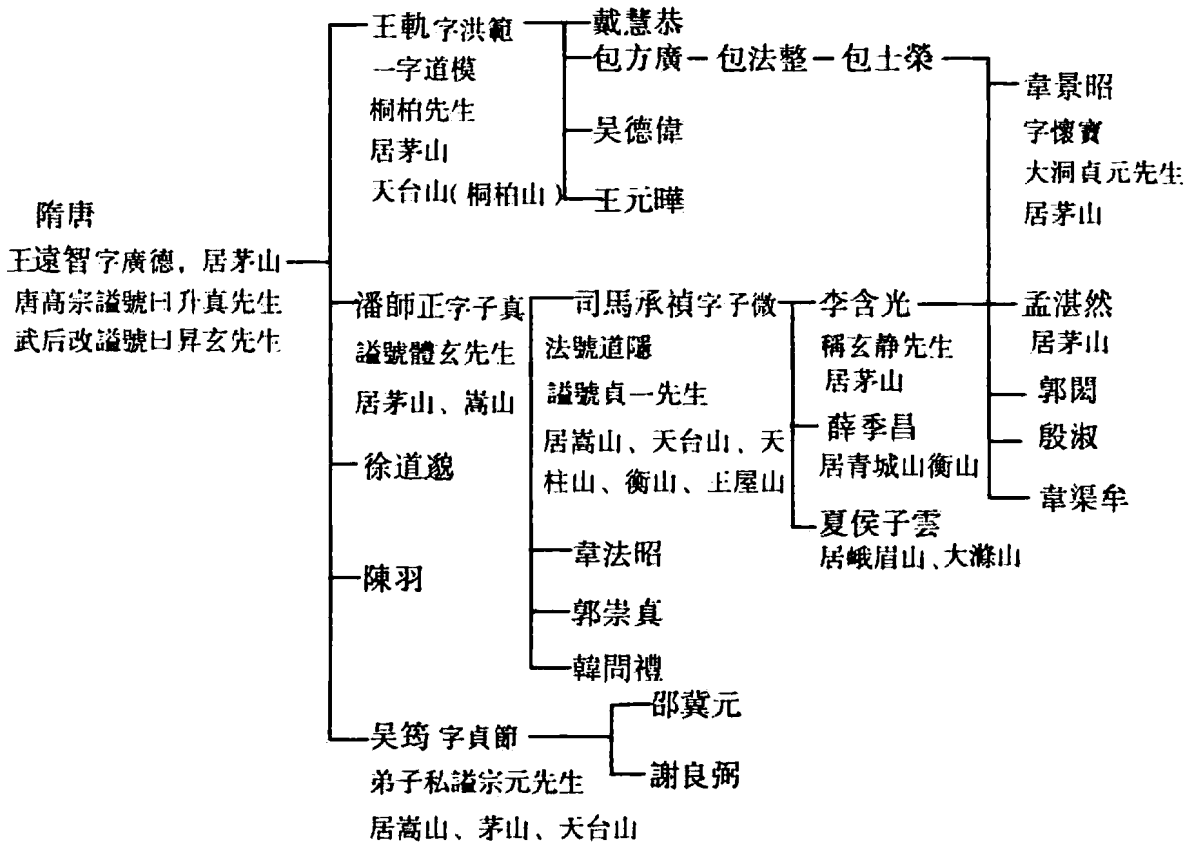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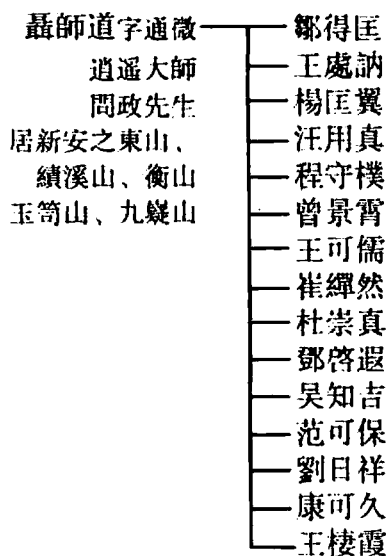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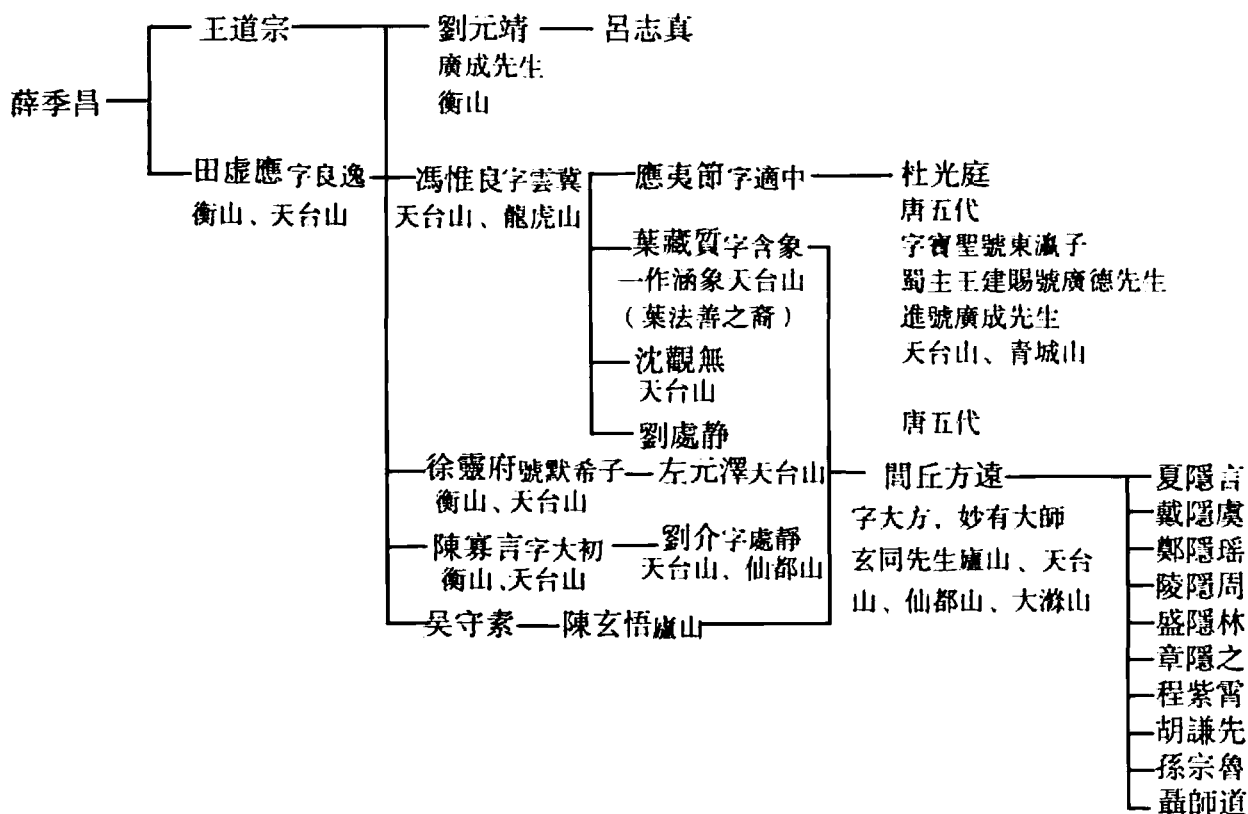
傳經，最重為三君手跡，陶弘景封之於茅山昭真臺。至唐玄宗天寶間，時遭喪亂，散逸無餘。李含光奉詔搜訪，悉備其蹟，獻之於帝。故三君手跡遂不復皮於茅山矣。

茲據《道藏》、《南史》、《隋書》、《新舊唐書》、《十國春秋》、《嘉定赤城志》，立成下表。此表內自陶弘景居茅山以來，開道教之茅山宗。所傳經錄，自陸修靜即總括三洞。但陶弘景搜訪楊許上清經錄，據以纂《真誥》及《登真隱訣》。故此宗仍主《上清經》說。表後所載茅山宗諸師，從《茅山志》。迄李含光為止。支派諸道士，概不列入，以免繁長。

### 道經傳授表







說明：

一、本表截止五代爲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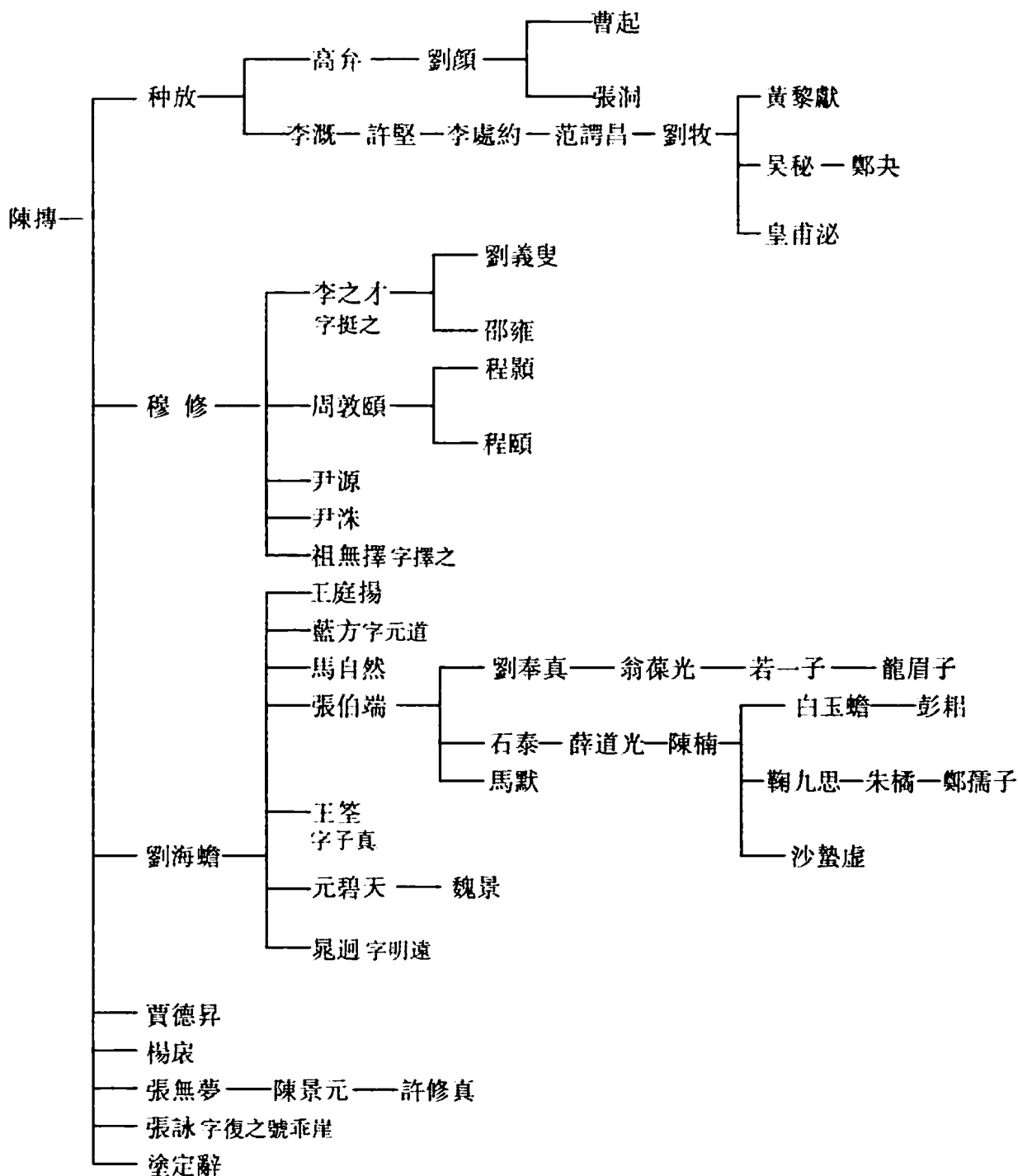
二、道士附山名，以居住較久者爲限。

三、自徐勉以下，從《華陽陶隱居內傳》、《茅山志》卷二十之說與此異。

四、實線係師授。虛線非師授，或師授不明。

五、劉處靜，據《洞玄靈寶三師記》，馮惟良“門人三洞應君夷節，玉霄葉君藏質，字含象，仙都劉君處靜，金庭沈君觀無，皆法葉仙枝，輝映相繼，盛於海內焉”。

五代宋華山陳搏傳授譜系



說明：陳國符先生於一九八三年二月十七日在澳大利亞坎培拉講學時曾引用《道經傳授表》，討論時有羅惠敏女教授詢及表中何故無華山，陳師遺言再版時補入華山。華山道脉以陳搏最著，故將陳搏傳授譜系列表補之。陳搏，字圖南，號扶搖子，亳州真源人，生於唐懿宗咸通十二年，宋太宗端拱二年七月二十九日化形于華山蓮花峰下張超谷中。陳搏與呂洞賓、劉海蟾、譚峭為師友。得麻衣道者易學，從何昌一學鎖鼻術，刻《無極圖》于華山石壁，蓋陳搏為丹道之巨擘，道學之宗師，影響有宋一代學術者也。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二〇〇七年出版李顯光著《混元仙派研究》，考據甚詳，且有南宗、北宗傳授譜系，可供參考。

據上表，陶弘景等所傳，蓋非僅《上清經》而已。李渤之說，上表可補其未備。茲依《真誥·叙錄》、《真系傳》輯錄諸師事蹟如左；另增魏華存及臧矜二師。

### 魏華存

《南岳魏夫人傳》收入《顧氏文房小說》。茲節錄如下：“魏夫人者，任城人也，晉司徒劇陽文康公舒之女，名華存，字賢安。幼而好道，靜默恭謹。讀莊、老、三傳、五經百氏，無不該覽。志慕神僊，味真耽玄，欲求沖舉。常服胡麻散、茯苓丸，吐納氣液。攝生夷靜，親戚往來，一無關見。常欲別居閑處，父母不許。年二十四，彊適太保掾南陽劉文字幼彥。生二子，長曰璞，次曰瑕。幼彥後爲修武令。夫人心期幽靈，精誠彌篤。二子粗立，乃離隔宇室，齋於別寢。後衆真下降，而清虛真人王君（王褒）爲之師，授以《太上寶文》、《八素隱書》、《大洞真經》、《靈書八道》、《紫度炎光》、《石精金馬》、（《御覽》卷六百七十八作《玉馬》）《神虎真文》、《高僊羽玄》等經，凡三十一卷。王君云此即昔南極夫人，西城王君所授也，景林真人又授夫人《黃庭內景經》。其後幼彥物故，值天下荒亂，夫人撫養內外，旁救窮乏，亦爲真仙默示其兆。知中原將亂，攜二子渡江。璞爲庾亮司馬，又爲溫太真司馬，後至安城太守。遐爲陶太尉侃從事中郎將。夫人自洛邑達江南，盜寇之中，凡所過處，神明保佑，常果元吉。二子既成立，夫人因得冥心齋靜，累感真靈，修真之益，與日俱進。凡住世八十三年。以晉成帝咸和九年託劍化形而去。又云夫人在世嘗爲女官祭酒。既昇天，受位爲紫虛元君，領上真司命，南岳夫人。比秩僊公，使治天台大霍山洞臺中，主下訓奉道，教授當爲真仙者。後屢降茅山。子璞後至侍中。夫人令璞傳法於司徒瑯琊王舍人楊羲，護軍長史許穆，穆子玉斧。並皆昇僊。”按咸和九年後三十一年爲興寧三年。據《真誥·叙錄》，至是時，魏華存乃降授《上清經》於楊羲。又謂魏夫人降授《上清經》於楊羲，而楊羲則僅就劉璞受《靈寶五符》。又按《真誥》卷二十注：“又魏夫人小息還爲會稽時，攜夫人中箱法衣，并有經書自隨供養。後仍留山陰，於今尚在。未獲尋求之。”是陶弘景在世之日，（陶弘景卒於梁武帝大同二年）魏華存幼



子尚在人間，則魏華存似確有其人也。按魏夫人卒於晉成帝咸和九年，下距弘景生年，凡有一百二十三載。（宋孝武帝孝建三年。）故是時魏夫人小息，當已去世。則《真誥》之說，又不可據。《茅山志》卷十，明·張宇初《硯泉集》卷四，皆云太康九年王君降授寶經於魏夫人。又云宋元祐間進封高元宸照紫虛元道元君。又見《仙苑編珠》卷中引《魏夫人傳》，《三洞群仙錄》卷五引《廣記》、卷十八引本傳，（《南岳魏夫人傳》。）《仙鑑》後集卷三，《清微仙譜》。

### 楊羲

《真誥》卷二十一：“楊君，名羲，成帝咸和五年庚寅歲九月生。本似是吳人，來居句容。真降時猶有母及弟。君為人潔白美姿容，善言笑，工書畫。少好學，讀書該涉經史。性淵懿沈厚。幼有通靈之鑒。與先生長史（按《真胄世譜》稱許邁為先生，許謐為長史。）年並懸殊，而早結神明之交。長史薦之相王，（按《晉書·簡文帝本紀》，晉廢帝太和元年，簡文帝為會稽王，又進位丞相，錄尚書事。）用為公府舍人。自隨簡文登極後，不復見有迹出。（原注：顧《歡》云是簡文帝師，或云博士。楊乃小簡文十歲，皆恐非實也。）按《真誥》云：‘應以太元十二年丙戌去。’（東晉孝武帝年號之一，卒年五十七。按當作十一年，故《茅山志》卷十作太元十一年丙戌。）又云：‘苦不奈風火，可修劍解之道，作告終之術。’如此恐以早逝，不必丙戌也。得真職任，略如九華（按即九華安妃。）所言，（按此乃《真誥》。）當輔東華，為司命之任，董司吳越神靈，人鬼一皆關攝之。（道書每謂道士去世之後，可得仙職。）楊先以永和（晉穆帝年號之一。）五年己酉歲受《中黃制虎豹符》。六年庚戌又就魏夫人長子劉璞受《靈寶五符》，時年二十一。興寧三年乙丑歲，眾真降授，年三十六。真降之所，無正定處；或在京都，或在家舍，或在山館。山館猶是雷平山許長史廨。楊恒數來就掾，非自山居也。”又卷十九言《上清真經》，晉哀帝興寧二年魏夫人下降，授楊君，使作隸字寫出，以傳許長史並許掾。《玄品錄》卷三云宋宣和間勅封洞靈顯化真人。《雲笈七籤》卷五：“年三十六，以興寧乙丑歲，眾真降授。有若上相青童君，太虛真人赤君，上宰西城王君，太元茅真人，清靈裴真人，洞柏王真人，紫陽周真人，中茅君，小茅君，范中候，荀中候，紫元夫人，右英夫人，紫微夫人，

九華安妃，昭靈夫人，中候夫人。”以上諸真靈，見陶弘景《真靈位業圖》：九微太真玉保王金闕上相大司命高晨師東海王青華小童君，太虛真人赤松子，左輔後聖上宰西城西極真人總真君，（姓王諱遠。）司命東嶽上真卿太元真人茅君，（大茅君。）清靈真人裴君，紫陽左真人周君，以上列入第二左位；右輔侍帝晨領五嶽司命右弼桐柏真人金庭宮王君，北牖弟子中候仙人姓范諱邈，以上列入第二右位；右禁郎定錄真君中茅君，以上列入第六中位；三官保命小茅君，荀中候，以上列入第六左位；後聖上保南極元君紫元夫人，紫虛元君領上真司命南嶽魏夫人，滄浪雲林右英王夫人，紫微左宮王夫人，紫清上宮九華真妃，（姓安。）方丈臺昭靈李夫人，東宮中候王夫人，以上列入女真位。降真之法，疑用扶乩。

道教降真者又有北宋末至南宋中葉甯全真授、元林靈真編《靈寶領教濟度金書嗣教錄》云：“會尚書王古人朝，雅知先生（甯本立。）有道，檄充史掾尚書，嗣丹元真人（陸修靜。）東華嫡傳。又聞田靈虛遇陸簡寂於廬山，玄授三洞經教，與東華丹元玄旨會合。”玄授謂天上陸修靜降授，此當係妄言。又甯全真授、王契真纂《上清靈寶大法》前有玄序，即天序也，至於如何降授於人間，則無有說明。再東華派是由南宋初道士甯全真所創，係靈寶派中演變而出。甯全真“凡諸子百家、醫藥卜筮之書，無不該貫融合，善察天文躔度，猶工於風角鳥占卜術”。後刻意學教，師從田靈虛、王古，得靈寶、東華之學。“能通真達靈，飛神謁帝，名振京師”。

又見《雲笈七籤》卷五，《清微仙譜》，《歷世真仙體道通鑑》（以下簡稱《仙鑑》。）卷二十四，《茅山志》卷十，《仙苑編珠》卷下引《真誥》，《玄品錄》卷三，《三洞群仙錄》卷三十一引《真誥》，《侍帝晨東華上佐司命楊君傳記》，《康熙九江府志》卷十，皆本《真誥》。

### 許謚

《真誥》卷二十《真胄世譜》：許氏居丹陽之句容縣都鄉吉楊里。許長史兄名“邁，字叔玄，小名映，清虛懷道，遐棲世外，故自改名遠遊。與王右軍父子周旋”。“長史名謚，字思玄，一名穆，正生。（按謂嫡出也。）

少知名，儒雅清素，博學有才章。簡文皇帝久垂俗表之顧，與時賢多所儔結。少仕郡主簿功曹史，王導蔡謨臨川辟從事不赴，選補太學博士，出爲餘姚令，入爲尚書郎、郡中正、護軍長史、給事中、散騎常侍。雖外混俗務，而內修真學，密授教記，遵行上道。（《仙鑑》卷二十一：“以第四兄遠遊嘉遯不返，遂表辭榮。太宗不奪其志。穆乃宅於茅山，與楊羲徧該靈奧。”）挺分所得，乃爲上清真人，爵登侯伯，位編卿司，治仙佐治，（《仙鑑》卷二十一、《玄品錄》卷三作撫治。）助理牧民。（按《真靈位業圖》列入第二左位，稱左卿仙侯真君許君。）泰和（按東晉廢帝年號之一。）二年丁卯歲，司命（此當即東嶽上真卿司命大茅君。）所告云：‘丙子年當去。’（按此乃《真誥》。）時年七十二。此則永興（晉惠帝年號之一。）二年丁丑生，太元元年去也。而《譜》云孝武寧康元年去世，年七十一。此爲泰安二年癸亥生，爲多二年。今以真（真謂《真誥》。）爲正。（原注：顧云寧康元年七十二，又非也。）妻同郡陶威女，名科斗。興寧中亡，即人易遷宮受學。（原注：同葬縣西北二里舊墓。符按顧即顧歡。《譜》謂《許氏譜》。《茅山志》卷十三：“華陽洞天三宮五府：曰易遷宮，含真宮，蕭閒宮；曰太元府，定錄府，保命府，童初府，靈虛府。其太元、定錄、保命爲三茅君所治，易遷、含真則女子成道者居之，餘皆男真也。保命間用女官。”）長史三男一女”。（長史先世，見《真誥》卷二十。）

《仙鑑》卷二十：“梁高祖爲於山別立祠真館。長史本宅，天監（梁高祖年號之一。）十三年，立爲宗陽觀，今之紫陽觀是也。宅南一井，即長史所穿。”《玄品錄》卷三云宋宣和間敕封太元廣德真人。

許長史見《雲笈七籤》卷五、卷一百六，《茅山志》卷十，《仙鑑》卷二十一，《玄品錄》卷三，康熙《鎮江府志》卷四十，皆本《真誥》。又《仙苑編珠》卷中引《登真隱訣》，《三洞群仙錄》卷四引《真誥》。

### 許翮

《真誥》卷二十：“小男翮，字道翔，小名玉斧，正生。幼有珪璋標挺，長史器異之。郡舉上計掾主簿，並不赴。清秀瑩潔，糠粃塵務，居雷平山下，修業精勤。恒願早遊洞室，不欲久停人世。遂詣北洞告終，即居方隅山洞方原館中，常去來四平方臺。故《真誥》云：‘幽人在世時，心常樂居焉。’又楊君與長史書，亦云：‘未審方隅山中幽人，爲已設坐於易遷戶中未？亡後十六年，當度往東華，受書爲上清仙公，上相帝

晨。’（《真靈位業圖》列入第二右位，為侍帝晨右仙公。《真誥》卷十五謂侍帝晨，如世之侍中。）《譜》云：年三十，而不記去歲。按二錄：泰和二年丁卯，時年二十七。則是咸寧七年辛卯生也。（原注：顧云咸和六年生，又云司徒辟掾，皆非實。按“咸寧七年辛卯生”，誤。《仙鑑》卷二十四引作咸康七年辛卯生。諸書亦云然。按咸寧，武帝年號之一，無辛卯歲，且僅有五年。又許翮之父，生於惠帝永興二年。故咸寧七年辛卯，乃傳寫之誤。）自泰和三年已後，無復蹤迹。依《譜》年三十，即是庚午年（海西公太和五年。）去世。（原注：又《真誥》云：“從張鎮南《真誥》卷四：“按張係師（即張魯）為鎮南將軍。建安二十一年亡，葬鄴東。後四十四年，至魏甘露四年，遇水，棺開。見尸如生，出著牀上。因舉塵尾覆面，大笑咤，又亡。更殯葬。其外書事迹略如此。未審夜解當用何法？”）之夜解，而未審張解之法。耆老傳云：掾乃在北洞北石壇上燒香禮拜，因伏而不起。明旦視，形如生。此壇今猶存歷然。則是故求隱化，早絕塵世也。事別在第二卷中。”）妻建康令黃演女。”《玄品錄》卷三云：宋宣和年間封混化元一真人。

許翮，又見《三洞珠囊》卷一，《三洞群仙錄》卷二，《雲笈七籤》卷八十六，皆引《真誥》。《仙苑編珠》卷中引《登真隱訣》。《雲笈七籤》卷五引《真系傳》。《玄品錄》卷三，《茅山志》卷十，《仙鑑》卷二十四，康熙鎮《江府志》卷四十，皆本《真誥》。

### 許黃民

《真誥》卷二十：“掾子黃名，（按《真誥》卷二十除此處外，皆作黃民，故名字乃民字之誤。）字玄文。升平（晉穆帝年號之一。）五年辛酉生。時掾年二十一。仕郡主簿，察孝廉，司農丞，南蠻參軍，臨沮令。宋元嘉六年亡，年六十九。妻西陽令葛萬安女。”（原注：萬安是抱朴子第二兄孫也。）《茅山志》卷十云：“年十七，任至司農丞。”又見《雲笈七籤》卷五，《茅山志》卷十，《仙鑑》卷二十四，皆本《真誥》。

二許傳經，見前引《真誥·叙錄》。

### 馬朗

《茅山志》卷十：“五代宗師上清仙卿保真先生姓馬，諱朗，一名溫公，字子明，浙東剡縣東關人，（《真誥·叙錄》作東關。）家素饒財，履信行義，為鄉里所宗。聞茅山楊許得道，盛傳南真上清經法。以其居接金庭天台，咫尺仙府，彌加崇慕。元興三年，許丞黃民載經避亂。君躬迎道左，延止其家，禮敬供養。元嘉六年，許丞還錢唐，封其先世真經一

櫥子，留君之靜室之中。且云：‘此經並是先靈之蹟。唯須我自來取。縱有書疏，慎勿與之。’唯分十數卷自隨。至錢唐，感疾，慮不即瘥，遣人取經。君既得書，堅執先旨，謂親受教勅，豈敢輕付。遂不還經。許亦旋沒。君同弟罕敬事經寶，有過君父。恒使有心奴二人，一名白首，一名平頭，侍直香火，灑掃拂拭。每有神光靈氣見於室宇，君妻頗能通見，云數有青衣玉女空中去來，狀如飛鳥。君家遂益富盛，資產鉅萬，累世壽考而終。”按此傳本《真誥·叙錄》。

### 馬罕

又“六代宗師上清仙卿輔正先生，諱罕，字子言，保真之堂弟也。同兄敬奉經寶。居士婁惠明者，先以在剡，意甚貪樂經法。而肩鏑嚴固，觀覽無方。景和元年，迺出都，令嘉興爰季真啓宋主，勅就馬家取經。比經至都，爰呈景和。於華林暫開，勅以付後堂道士。（按以上本《真誥·叙錄》。原注：“即陸先生。”此當謂陸修靜。按《上清源統經目注序》稱後堂道士爰季真。又《三洞珠囊·勅追召道士品》引《道學傳》謂宋明帝“太始三年三月，乃詔江州刺史王景宗以禮敦勸，發遣下都”。“至都，勅主書計林子宣旨令住後堂。先生不樂，權驃騎航扈客子精舍。勞問相望，朝野欽屬”。“宋君乃於北郊築崇虛館以禮之”。是宋明帝時，修靜未嘗住後堂也。而後堂道士，則當為爰季真。）《靈驗記》曰：‘二馬有保經之功。沒世之日，上帝命靈官持玉版，召入金庭洞天，俱授仙卿之任。’”

### 陸修靜

簡寂先生陸修靜，字元德，吳興東遷人，吳丞相凱之後也。父琳，九徵不起，謚高道處士。母姚氏懷之，有一老姥告之曰：“生子當為人天師。”及生，蹠有重輪，足有雙踝，掌有大字，背（一作身）有斗文。（見《三洞珠囊》卷八相好品及《三洞群仙錄》卷二引《道學傳》、《玄品錄》卷三、《茅山志》卷十。）篤好文籍，旁究象緯。（見《玄品錄》卷三。）

家本奧室，早涉婚宦。（見《三洞珠囊》相好品引《道學傳》。）雖外混世務，內守貞樸。少已，習斷穀，別牀獨處。（見《三洞珠囊》卷三服食品引《道學傳》。）嘗謂同僚曰：“時難再得。”乃遺棄妻子，脫落營務，專精教法，不捨寤寐。（見《三洞群仙錄》卷二引《道學傳》。）

隱雲夢山修道，暫下尋藥，進過故鄉，停家數日。女忽暴病，命在晷刻。家人固請救治。先生嘆曰：“我本委絕妻子，託身玄極。今之過



家，事同逆旅，豈復有愛著之心。”於是拂衣而出，直逝不顧。去後一日，女病即愈也。修靜素有氣疾，齋藥入山，別處一室。俄而爲火所燔。弟子欲撲滅之。先生曰：“不須救此。是冥道不許吾持藥耳。吾病行當自差。”少日而瘳也。（《三洞珠囊》卷一教導品引《道學傳》。）

聞異人所在，不遠千里而造之。果遇其真，爰受祕訣。乃雲棲荆岫，卻粒修行。（見《全唐文》卷九百二十六吳筠《簡寂先生陸君碑》。）好方外遊，南詣衡湘九嶷，訪南真（魏華存）之遺跡。西至峨嵋，尋清虛（王褒）之高躅。（見《玄品錄》卷三。按《茅山志》卷十謂孫遊嶽“拜簡寂於仙都山”，是簡寂亦曾隱居仙都山也。詳見《孫遊嶽傳》。《七籤》卷五云：“潛衡熊湘，暨九嶷羅浮，西至巫峽峨嵋。”搜訪道書。）雖身隱彌靜，而名逃益彰。江漢之人，虛往實歸，莫知紀極。（見《吳筠碑》。）

宋元嘉末，市藥京師。文帝召之於內，講理說法，不捨晨夜，孜孜誘勸，無倦於時。（見《三洞珠囊》卷一《教導品》引《道學傳》。）帝服膺尊異之。時太后王氏雅信黃老，降母后之尊，執門徒之禮。（見《御覽》卷六百七十九引《珠囊》。按《茅山志》云“因市藥京師，文帝召不往”，蓋誤。《仙鑑》卷二十四云：“宋元嘉末，因市藥京邑，文帝素欽其道風，作停霞寶車，使左僕射徐湛宣旨留之。先生固辭弗顧，拂衣而去。後帝有太初之難。人咸異之。”）後有太初之難，遂拂衣南遊，（見《吳筠碑》。）慕廬山之勝境，起觀於其東南瀑布巖下以居之。處所幽深，構造壯異，見者肅然興崑閩之想。（見《上清道類事相》卷一《仙觀品》引《道學傳》。雍正《江西通志》卷一百二十錄有梁·沈璇《簡寂觀碑》云：“大明五年，置館於廬山高嶺。”宋·陳舜俞《廬山記》卷二云“觀在白雲峰之下”。）

宋明帝思弘道教，廣求名德。悅先生之風，遣招引。太始三年三月，乃詔江州刺史王景宗以禮敦勸，發遣下都。先生辭之以疾。頻奉詔，帝未能致，彌增欽佇。中使相望，其在必至。先生乃曰：“主上聰明，遠覽至不肖，猥見採拾。仰惟洪眷，俯深慚惕。老子尚委王官以輔周室，仙公（葛玄）替金錫佐吳朝。得道高真，猶且屈己。余亦何人，寧可獨善乎。”即令弟子陳飄之出都也。初至九江，九江王問道佛得失同異。先生答：“在佛爲留秦，在道爲玉皇。斯亦殊途一致耳。”王公稱善。至都，勅主書計林子宣旨令住後堂，先生不樂，權驃騎（按萬斯同《宋將相大臣年表》，自太始三年至七年，驃騎將軍山陽王劉休祐。）航扈客子精舍。勞問

相望，朝野欣屬。天子乃命司徒建安王尚書令袁粲設廣讌之禮，置招賢座，盛延朝彥，廣集時英，會於莊嚴佛寺。時玄言之士，飛辯河注；碩學沙門，抗論鋒出；犄角李釋，競相詰難。先生標理約辭，解紛挫銳。王公嗟抃，遐邇悅服。坐畢，奏議於人主，旬日間又請會於華林延賢之館。（《玄品錄》云華林園之延賢館。）帝親臨幸，王公畢集。先生鹿巾，謁帝而昇。天子肅然增敬，躬自問道，諮求宗極。先生標闡玄門，敷釋流統；並詣希微，莫非妙範。帝心悅焉。王公又問都不聞道家說二世？先生答：“經云：‘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既已有先，居然有後；既有先後，居然有中。莊子云：‘方生方死。’此並明三世。但言約理玄，未能悟耳。”朝庭欲要之以榮，先生眇然不顧。宋帝乃於北郊天印山（按即方山。）築崇虛館以禮之；盛興造構，廣延勝侶。先生乃大敞法門，深弘典奧。朝野注意，道俗歸心。道教之興，於斯為盛也。（《三洞珠囊》卷二《勅追召道士品》及《上清道類事相》卷一《仙觀品》引《道學傳》。天印山，據《玄品錄》。《良常仙系記》云：“為立崇虛館傳經壇。”《仙鑑》云：“既至闕，帝設崇虛館通仙臺以待之。”《茅山志》卷十五：“崇虛館主道士吳郡張繹。館本宋明帝勅立於潮溝，供養大法師陸修靜。齊永明勅立於蔣陵里。陶先生（弘景）再興焉。”《高僧傳》卷八《道盛傳》：“釋道盛，姓朱，沛國人。幼而出家務學。善《涅槃》、《維摩》，兼通《周易》。始住湘州，宋明承風，敕令下京。止彭城寺。謝超宗一遇，遂敬以師禮。迺著《述交論》，及《生死本無源論》等。後憩天保寺。齊高帝敕代曇度為僧主。丹陽尹沈文季素奉黃老，排嫉能仁。迺建義符僧局，責僧屬籍，欲沙簡僧尼。由盛綱領有功，事得寧寢。後文季故於天保設會，令陸修靜與盛論議。盛既理有所長，又詞氣俊發，嘲諷往還，言無暫擾。靜意不獲申，惡焉而退。盛以齊永明中卒，春秋六十餘矣。”按《南齊書》卷四十四《沈文季列傳》，宋順帝昇明二年遷丹陽尹。而修靜已先於宋蒼梧王元徽元年去世。《高僧傳》所記修靜與道盛論議，虛妄不可據。）遂以爰季真取到楊許真人上清經法勅付先生。總括《三洞》，為世宗師。（文據《玄品錄》。按《七籤》卷五據《真誥·叙錄》謂修靜既立崇虛館，爰氏所實經訣，並歸於陸氏。《仙鑑》從之。而《玄品錄》列此事於造崇虛館之前，蓋誤。茲從《真誥·叙錄》。）

宋太始七年四月，明帝不豫。先生即其館率眾建三元露齋，為國祈請。至二十日，雲陰風急，輕雨灑塵。二更再唱，堂前忽有黃氣，狀如寶蓋，從下而昇，高十丈許，彌覆堦墀，數刻之頃，備成五色，映曖檐楹，徘徊良久，忽復迴轉，至經臺上，散漫乃歇。預觀齋者百有餘人，莫不皆見。事奏，天子疾瘳，以為嘉祥。（見《三洞珠囊》卷一《救導品》引《道學

傳》。《茅山志》卷十下：“帝復感異於夢，疾乃有瘳。”《吳筠碑》、《雲笈七籤》、《仙鑑》作塗炭之齋。《玄品錄》、《茅山志》作金錄齋。）

是年更因敕上《三洞經書目錄》。此蓋道經目之最古者。（《笑道論》及《道教義樞》卷二《三洞義》。）

初，先生登車之日，有熊虎猿鳥之屬，悲鳴擁路，出山而止。其忘情感物，有如此者。先是《洞玄》之部，真偽混淆。先生刊而正之，涇渭乃判。（《洞玄》之部，據《吳筠碑》。按《雲笈七籤》卷四有元嘉十四年陸修靜《靈寶經目序》，故當作《洞玄》之部。《七籤》卷五以避宋諱誤改爲《洞真部》。或以修靜亦傳《上清經》，故《七籤》卷五誤以爲當作《洞真部》耳。）著齋戒儀範百餘卷，爲將來典式焉。（參閱唐間丘方遠《太上洞玄靈寶大綱鈔》，詳見《靈寶經考證·南朝宋代靈寶經卷數》條。）初，桂陽王橫逆，暴骨蔽野。先生悉具棺櫬，收而葬之。立德施仁，皆此類也。（據《吳筠碑》。按《資治通鑑》，元徽二年桂陽王劉休範反，是年事平。）

元徽（宋蒼梧王年號。）五年春正月，謂門人曰：“吾將還舊山，可飾裝整駕。”弟子僉怪詔命未許，而有斯言。至三月二日，乃偃然解化，膚色暉爍，目瞳朗映，但聞清香惟不息而已。化後三日，廬山諸徒，咸見先生霓旌紛然，還止舊宇，斯須不知所在，相與驚而異之。顧命盛以布囊，投所在崖谷。門人不忍，遂奉還廬山。春秋七十有二。凡著述論議百有餘篇，並行於世。有詔以先生廬山故居爲簡寂觀，（嘉慶《重修一統志》二百四十三：簡寂觀，在〈南康府〉星子縣西十五里，舊名太虛觀。劉宋時，陸修靜居此。卒謚簡寂，因以名觀。）謚曰簡寂先生。（見《吳筠碑》、《雲笈七籤》、《仙鑑》、《玄品錄》、《茅山志》、《三洞群仙錄》卷二引《道學傳》。）門徒得道者，孫遊嶽、李果之最著稱首。（見《雲笈七籤》）

撰《道德經雜說》一卷，（見《宋志》道家類及神仙類、《通志略》諸子類道家。）《靈寶經目序》一卷，（見《雲笈七籤》卷四。）《服御五芽道引元精經》一卷，（《通志略》諸子類道家著錄。《道藏闕經目錄》卷上著錄《太上洞玄靈寶服御五芽導引元精經》一卷，不著撰人。）《昇元步虛章》一卷，（《通志略》諸子類道家。）《靈寶步虛詞》一卷，《步虛洞章》一卷，（《崇文目》道書類，《通志略》諸子類道家。）《必然論》一卷，《榮隱論》一卷，《遂通論》一卷，《歸根論》一卷，《明法論》一卷，《自然因緣論》一卷，《五符論》一卷，《三門論》一卷，（唐·釋法琳《辯正論》卷八。）《陸先生答問道義》一卷，《陸先生黃順之間答》一卷，（《道藏

闕經目錄》卷上。)《太上洞玄靈寶衆簡文》一卷,《洞玄靈寶五感文》一卷,《陸先生道門科略》一卷,《太上洞玄靈寶授度儀》一卷,《太上洞玄靈寶授度儀表》一卷,《洞玄靈寶齋說光燭戒罰燈燭願儀》一卷,(《道藏》《無上黃籙大齋立成儀》卷十七。)《靈寶道士自修盟真齋立成儀》,(《無上黃籙大齋立成儀》卷十七。)《陸天師然燈禮祝威儀》,(見《無上黃籙大齋立成儀》卷三十五。)《金籙齋儀》,《玉籙齋儀》,《九幽齋儀》,《解考齋儀》,《塗炭齋儀》,《三元齋儀》。(據《無上黃籙大齋立成儀》卷十六。《茅山志》卷十云“所著齋戒儀範百餘卷”。)

後孔德璋(孔稚珪,字德璋。《南齊書》卷五十四《高逸傳》載孔稚珪曾從褚伯玉“受道法”。)與果之(李果之。)書,論先生云:“先生道冠中都,化流東國。帝王稟其規,人靈宗其法。而委世潛化,遊影上玄。微言既絕,大法將謝。法師稟神定之資,居入室之品。學悟之美,門徒所歸。宜其整緝遺蹤,提綱振紀,光先師之餘化,纂妙道之遺風。可以導引末俗,開曉後途者矣。”(見《雲笈七籤》。)

宋徽宗宣和間,封丹元真人。誥曰:“朕惟前古高蹈之士,名迹不泯,而稱號未稱者,所以追顯之。簡寂先生陸修靜真精內得,遺經垂範。而脫然超世,廬阜故隱,有祠至今。考實定名,禮以真人之號。非特用褒往躅;後之聞風者,知道之所在,而勉焉。可特封丹元真人。”(見《茅山志》卷四。)

廬山簡寂觀“殿之後有道藏石刻目錄,列於四壁”。(宋·陳舜俞《廬山記》卷二。)又《隋志》史部雜傳類,《通志略》諸子類道家並著錄《陸先生傳》一卷,孔稚珪撰,今佚。按簡寂,南朝高道。《宋書》、《南史》不爲立傳,遂使事蹟湮沒無聞。用特搜檢典籍,輯成此傳,以揚休烈。

《廣弘明集》卷四釋道宣《叙齊高祖廢道法》事:“昔金陵道士陸修靜者,道門之望。在宋齊兩代,祖述三張,(張陵、張衡、張魯。)弘衍二葛,(葛玄、葛洪。)郟張之士,封門受籙。遂妄加穿鑿,廣制齋儀,糜費極繁,意在王者遵奉。會梁祖啓運,下詔捨道。修靜不勝其憤,遂與門人及邊境亡命,叛入北齊。又傾散金玉,贈諸貴遊,託以襟期,冀興道法,帝惑之也。於天保六年九月乃下勅,召諸沙門與道士學達者十人,親自對

校。”按陸修靜已先於宋後廢帝元徽五年去世，距北齊文宣帝天保六年，尚有七十八年，故此說荒誕無稽。又按《北齊書·文宣帝紀》及《北史·齊本紀》皆不載齊文宣帝對校道釋之事。

### 孫遊嶽

孫遊嶽，字玄達。（據《三洞珠囊》卷一《教導品》引《道學傳》。《雲笈七籤》卷五避宋諱作字穎達。《良常仙系記》云：“孫岳，字穎達。”）東陽永康人，（見同上引《道學傳》。）吳之裔也。幼而恭，長而和。其靜如淵，其氣如春。甄汰九流，潛神希微，（見《七籤》。）拜簡寂於縉雲山。（見《茅山志》卷十。按《仙都志》卷上：“仙都山，古名縉雲山。按道書洞天三十六所。其仙都第二十九，名玄都祈仙洞天。周迴三百里，黃帝駕火龍上升處。山嶺有石屋，世傳為洞天之門。《史記》載縉雲本黃帝夏宮之名。張守節云：括州縉雲縣，其所對也。《太平寰宇記》：唐置縉雲縣，又以括州為縉雲郡。蓋以其地有縉雲山故也。今縣在山之西二十三里。《圖經云》：唐天寶七年六月八日，有綵雲起於李溪源，覆繞縉雲山獨峰之頂。雲中仙樂響亮，鸞鶴飛舞。俄聞山呼萬歲者九，諸山皆應。自申至亥乃息。刺史苗奉倩上其事於朝。勅改今名。”《七籤》云：“嘗步赤松澗縉雲堂，遂卜終焉之地。”）卻粒，餌麻屑松與朮，（見《三洞珠囊》卷二《勅追召道士品》引《道學傳》。）服穀仙丸。（據《七籤》。《茅山志》云“穀精丸”。）居縉雲山四十七年，不與世接。（見《茅山志》。）宋太始中，簡寂至京，遊嶽往從之。（按太始三年，宋明帝勅迎簡寂往京師。元徽五年，簡寂卒。又十二年而遊嶽亦卒。共三十三年。而《七籤》云：“宋太初（按當作太始）中，陸簡寂至自廬嶽，素遊帝宅。先生乃摳衣而趨。”“因茹朮，卻粒，服穀仙丸，六十七年。”此說誤。當從《茅山志》之說，即遊嶽已先於縉雲山事簡寂也。《仙鑑》卷二十四云：“宋太初中，簡寂至廬嶽。乃執籍事之。”此誤。按簡寂，元嘉末至京師。太初難作，離京南遊。大明五年，始居廬山。故此說不可信。）授《三洞》並所祕楊真人許掾手跡。（見《七籤》。）暨簡寂上賓，方旋舊室，拮據道機，斷覈真假，與褚章朱四君交密。（疑即褚伯玉、章靈民、朱僧標，見《真誥·叙錄》。其第四人未詳。）齊永明（武帝年號。）二年，詔以代師，並任主興世館。於是搜奇之士，知襲教有宗，若鳳萃於桐，萬禽爭赴矣。孔德璋、劉孝標等爭結塵外之好，（見《七籤》。）名士沈約、陸景真、陳寶識等咸就學焉，（見《茅山志》。）後頻謝病歸山，朝命未許。至永明七年五月十五日，內以揮神託化，沐浴稱疾，怡然而終。年九十一。（《七籤》、《茅山志》。）門徒弟子數百人，（見《七籤》。《三洞珠囊》卷一《教導品》及《上清道類事相》卷一《仙觀品》引《道學傳》云：“服膺受業者常數百人。”《茅山志》云：“弟子百餘人。”）唯陶弘景入室焉。自恭事六載，義



貫千祀，唯貴知真，特蒙賞識。經法誥訣，悉相傳授。（見《七籤》。《仙鑑》云：“弘景因撰《真誥》行於世。”）方欲共營轉煉，已集藥石，將就治合，事故不遂。（見《七籤》。《茅山志》云：“先生嘗夢茅君曰：‘青華小童復降句曲汝弟子中，善護持之。’永明間，陶弘景入山。先生異其丰神超邁，且聞身有斗文，因省所夢曰：‘青華小童，豈非斗中真人耶？’即盡授其法。”遊嶽，又見《三洞群仙錄》卷十六引《高道傳》。）

### 陶弘景搜集道經

陶弘景，字通明，丹陽人。後隱茅山，因自稱華陽隱居。宋武帝孝建三年生，梁武帝大同二年卒，年八十一，謚曰貞白先生。《雲笈七籤》卷一百七引陶翊《華陽隱居先生本起錄》：“先生以甲子、（齊武帝永明三年。）乙丑、丙寅三年之中，就興世館主東陽孫遊嶽咨稟道家符圖經法。雖相承皆是真本，而經歷模寫，意所未愜者，於是更博訪遠近而正之。戊辰年始往茅山，便得楊許手書真跡，欣然感激。至庚午年，（永明八年。）又啓假東行浙越，處處尋求靈異。至會稽大洪山，謁居士婁慧明。（疑即《真誥·叙錄》之樓惠明。）又到餘姚太平山，謁居士杜京產。又到始寧峴山，謁法師鍾義山。又到始豐天台山，謁諸僧標（按或作朱僧標。）及諸宿舊道士。並得真人遺跡十餘卷，遊歷山水二百餘日乃還。爰及東陽長山、吳興天目山，於潛、臨海、安固諸名山，無不畢踐。”陶弘景事蹟，詳見賈嵩《華陽陶隱居內傳》。《梁書》、《南史》均有傳。又見《三洞珠囊》、《神仙感遇傳》、《道教靈驗記》、《玄品錄》、《茅山志》、《仙鑑》。又參閱《真誥·叙錄》。

陶弘景，《正統道藏》已收唐·賈嵩《華陽陶隱居內傳》三卷，弘景世所知名，茲僅引其搜尋道經事如上。

上清經範圍廣，法術繁複，欲考明全部上清經法，要用大量精力與時間，但並不隱秘（如南北朝道士著述），《真誥》應視為在上清經內。

### 臧矜

《玄品錄》卷四云王遠知“生於梁大通二年”。《七籤》卷五云“弱冠師宗道先生臧矜”。（《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二作臧兢。）時當在梁武帝太清元年。《茅山志》卷二十二王旻撰《唐國師昇真先生王法主真人立觀碑》云：“時有國師宗道先生，識洞幽微，智深玄妙，宣風黃道，作訓紫

宸，九重致禮，百工興敬。”又卷二十四徐鉉撰《唐道門威儀玄博大師貞素先生王君碑》云建康“有玄真觀，（《至正金陵新志》卷十一云：“今不詳其所。”《道教義樞·七部義》云：陳宣帝命周智響取《太平經》，置於至真觀。至疑當作玄，避宋始祖玄朗諱也。）陳宣帝爲藏矜先生之所作也”。藏矜當即臧矜。故臧矜住世，自梁初暨陳宣帝時。《七籤》卷六云臧靖師太平法師周智響。智響，陳宣帝時人。臧靖，不知即臧矜否？又《祕目》道書類著錄臧矜撰《道學傳》一卷。（闕。）杜光庭《道德真經廣聖義序》云：“梁道士臧玄靜字道宗，作《疏》四卷。”《疏》，謂《道德經疏》。

### 王遠知

（王遠知，《茅山志》卷二十二有貞觀十六年王旻撰《唐國師昇真先生王法主真人立觀碑》，又見《舊唐書》一百九十二《隱逸列傳》，《新唐書》卷二百零四《方技列傳》，《太平廣記》卷二十三引《談賓錄》，《茅山志》卷十，《雲笈七籤》卷五〈《仙鑑》卷二十五同〉，《玄品錄》卷四，《三洞群仙錄》卷十一引《舊唐書·隱逸列傳》，又卷二十引《異人錄》。《康熙鎮江府志》卷四十。茲節錄《王旻碑》，更以他書增補。）

王遠知，（僅《新唐書》云王遠智。）字廣德，瑯琊臨沂人，（《王旻碑》、《茅山志》、《新舊唐書》、《談賓錄》、《玄品錄》。）後爲揚州人。（《新唐書》。）父曇選，陳車騎將軍，揚州刺史。（《王旻碑》、《新唐書》、《舊唐書》。）外祖濟陽丁超，（《王旻碑》、《七籤》。）梁駕部郎中。（《七籤》、《舊唐書》、《談賓錄》、《玄品錄》。）生於梁大通二年，（《玄品錄》、《茅山志》。）母夢靈鳳有娠，又聞腹中啼。寶誌曰：“生子當爲神仙宗伯也。”（《王旻碑》、《茅山志》、《新舊唐書》、《談賓錄》、《玄品錄》。）少聰明，博極群書。（《玄品錄》、《七籤》。）弱冠師宗道先生臧矜，（《七籤》、《玄品錄》、《茅山志》。《新舊唐書》作臧兢。《王旻碑》：“時有國師宗道先生，識洞幽微，智深玄妙，宣風黃道，作訓紫宸，九重致禮，百工興敬。”）即辟穀休糧，唯資松朮。（《王旻碑》。）後棲遁於茅山。（按遠知生於大通二年，而隱居卒於大同二年。時遠知年才九歲。故《王旻碑》未云師事隱居。後既居茅山，蓋亦傳《上清經錄》耳。故《玄品錄》云：“後入茅山，嗣修陶隱居經法。”《茅山志》云：“進而宗修隱居。”《七籤》云：“年十五，入華陽，事貞白光生。又從宗道先生臧矜傳諸祕訣。”《新舊唐書》亦云然，蓋誤。）陳主召入重陽殿，特加禮敬。送歸茅山。居於洞西北嶺。（見《新舊唐書》、《七籤》、《玄品錄》。《七籤》云：“大建（陳宣帝年號）末，靖室中忽有一神人醉卧嘔吐。先生然香禮候。神人曰：‘卿是得道之人。張法本亦甚有心。吾欲將遊天台山。石橋廣闊，可過得。彼多散仙人，又常降甘露。以器盛之，服一升，可壽得五百歲。卿能去否？’先生便隨出，上東嶺，就法本。至

山半，忽思未別二三弟子，付囑經書。背行三十步，迴望神人，化爲鶴飛去。”《茅山志》卷十七：“天聖觀，在積金山上。天監初，隱居創。小沼養雷平池龍子。貞觀間，王法主庵居，遇法本仙人。肅宗至德中，賜名火浣宮。唐末，遂廢。景德三年，明真先生張紹英廬其處。明真與朱觀妙（按即朱自英）爲明肅太后傳錄保度二師。天聖三年九月，賜所居爲延貞庵。五年改賜觀額。”）隋開皇十二年，晉王廣鎮揚州，具禮招迎。乃出自山谷。長吏王子相承候動止，諮議顧言每申談對。遠知豪墨所至，必罄今古，辭義所該，殆無遺逸。後還山。（見《王旻碑》、《舊唐書》、《談賓錄》、《玄品錄》云：“使王子相柳顧言相次召之。”）在山宣揚法味，開度後學。（《王旻碑》。）大業七年，煬帝征高麗，遣崔鳳（《七籤》、《玄品錄》云崔鳳舉。）迎請，見於涿郡之臨朔宮，帝執弟子禮。及六軍返旆，扈駕洛都，奉勅於中嶽修齋儀。（《王旻碑》。）復詔京師（大業元年移都洛陽。）置玉清玄壇以處之。（《茅山志》、《新舊唐書》、《玄品錄》、《七籤》。）及帝幸揚州，遠知謂不宜遠去京國，不省。（《新舊唐書》、《玄品錄》。）唐高祖龍潛時，嘗密告符命。武德中，太宗爲秦王，平王世充，（按隋末，王世充據洛陽。）因與房玄齡微服謁遠知。遠知曰：“此中有聖人。”秦王因以實告。曰：“方作太平天子，願自愛也。”（《新舊唐書》、《茅山志》、《談賓錄》、《七籤》、《玄品錄》。）秦王詣先生受三洞法。（《七籤》。）及登極，將加重位。固請歸山。（《新舊唐書》。）乃詔洛州資給人船，並施法服。勅潤州於舊山造觀一所。（遠知卒後，觀功始畢，曰太平觀。高宗調露二年，勅賜田，度道士七十七人以爲侍者。誥文見《茅山志》卷二。按勅置觀事，在貞觀年間。《七籤》云調露二年勅置太平觀，蓋誤。《茅山志》卷十：“崇禧萬壽宮在丁公山前，隱居華陽下館。唐貞觀九年，太宗爲法主建，號太平觀。”）貞觀九年四月至山。嗣又屢送香油龍璧，供山中法事。是年九月十六日卒，年一百二十六歲。時稱王法主云。（見《王旻碑》、《茅山志》、《新舊唐書》、《七籤》、《談賓錄》。按大通二年至貞觀九年，當爲一百七歲。《七籤》云：“時有竇德玄，先經揚州，遇司命使者，言其有重錄以九至貞觀九年，當爲一百七歲。九數當終命。德玄求哀於使者。云：‘真人王法主是少室仙伯，檢錄人鬼之任，關奏天曹，無不即應。’德玄遂懇祈於先生。先生不得已，因請命使者。報曰：‘更延十三年。’至高宗朝，德玄爲左相，捐館舍之日，言皆如之。故舉世呼先生爲法主。又知己授仙職。後謂潘師正曰：‘吾昨見仙格，以小時誤損一童子吻，不得白日昇天。署少室仙伯。將行在近。’翌日，沐浴，加衣冠，焚香而寐。”又見《新舊唐書》、《談賓錄》、《玄品錄》。）潘師正、徐道邈同得祕訣，爲入室弟子。陳羽、王軌次之。（《七籤》。）撰《易總》十五卷。（《茅山志》卷九。）遺命子紹業曰：“爾年六十見天子，七十見女

君。”調露二年，紹業表其言。高宗召見嗟賞，贈太中大夫，謚曰昇真先生。天后嗣聖元年，紹業又召見，皆如其言，又贈金紫光祿大夫，改謚昇玄先生。（事見《茅山志》、《新舊唐書》、《七籤》、《玄品錄》。改謚事在嗣聖元年，誥文見《茅山志》卷二。《七籤》亦云然。《新舊唐書》、《玄品錄》云：天授二年改謚昇玄，蓋誤。）明皇天寶時，勅李含光於太平觀造影堂，寫真像，用旌仙跡焉。（見《七籤》。）

又據唐·柳宗元《龍城錄·上帝追攝王遠知易總》，“王遠知善易，於觀感間曲盡微妙，善知人死生禍福，作《易總》十五卷，世祕其本……嗣聖中召至京玉清觀安泊，間或逃去，如此者數次，天后封金紫光祿大夫，但笑而不謝。一日告殂，遺言屍赴東流湍水中，天后不允其語，敕葬開明原上”。

### 潘師正

（潘師正見《金石萃編》卷六十二《潘尊師碣》〈王適撰，司馬承禎書，大周聖曆二年建〉，《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二《隱逸列傳》，《新唐書》卷一百九十六《隱逸列傳》，《雲笈七籤》卷五，《茅山志》卷十一，《玄品錄》卷四，《洞霄圖誌》卷一，《仙鑑》卷二十五，《三洞群仙錄》卷二十引《高道傳》。）

潘師正，字子真，趙國贊皇青山里人。（據《王適碑》、《舊唐書》、《七籤》。《茅山志》、《仙鑑》云貝州宗城人。《玄品錄》云貝丘宗城人。）祖居常，周楚州刺史。（《仙鑑》。）父真，隋通州刺史。母魯氏，善言名理，口授以《道德經》。母卒，廬墓以孝聞。大業中，有道士劉愛道者，見而奇之。曰：“三清之驥，非爾誰乘之？”時王法主為煬帝所尊禮，每入禁中，躬薦松水，以祈福。愛道曰：“吾甚欲子相從，然成就功道，非法主不可。”由是師法主，盡以道門隱訣及符籙授之。未幾，法主請還茅山，師正亦隨之至山中。一日，謂師正曰：“嵩陽乃汝修真之地，當亟往無疑。”師正劉愛道居於雙泉中嶺間，將十年；復深入逍遙谷，邈與世絕。（據《王適碑》、《茅山志》亦云然。《舊唐書》、《玄品錄》、《七籤》云居逍遙谷二十餘年。《仙鑑》云“居雙泉頂間二十年，復廬於逍遙谷”。皆誤。）

上元三年，高宗幸東都，禮嵩嶽。召見先生，請作符書，辭不解，又問山中所需。答曰：“茂松清泉，臣之所需，此中不乏。”帝與天后嘆異之，而去。明日，步輦載至行宮，與語，留連信宿而還。（《茅山志》。）調露

元年，再祀嵩嶽。以車輿迎師正入嵩陽觀，復送至逍遙谷，見薜荔繩床將朽敗，餘無火粒之具，唯兩瓢貯青飴飯耳。（今《道藏》收《道門經法相承次序》三卷，記唐天皇於中嶽逍遙與潘尊師之問答，當即唐高宗與潘師正。讀此書，足見師正博通道經。六朝及有唐高道，大率如此。）即勅於逍遙谷建隆唐觀，（本《王適碑》。《金石萃編》云以避玄宗諱，故諸書改爲崇唐觀。）嶺上別起精思院以處之。（《茅山志》。）明年仲春，又以步輦致先生之洛城之西宮。勅改嵩陽觀爲奉天宮，苑接隆唐，峯鄰逍遙谷，令所司於逍遙谷口，特開一門，號曰仙遊門，復於苑北面置尋真門。（本《王適碑》。云此事在建隆唐觀之後。事又見《新舊唐書》本傳，《七籤》。而《舊唐書》卷二十三《禮儀志》云：“高宗既封泰山之後，又欲遍封五嶽。至永淳元年，於洛州嵩山之南，置崇陽縣。其年七月，勅其所造奉天宮。二年正月，駕幸奉天宮。”而《舊唐書》本傳，《王適碑》等，皆云師正卒於永淳元年。疑《禮儀志》所述當爲另一奉天宮。）太常獻新樂，帝又令以《祈仙》、《翹仙》爲名，皆爲師正焉。（《舊唐書》、《七籤》。）每手詔具弟子姓名咨白。自是乘輿屢涉山阿。帝在洛陽，復召對，遂館於天苑。及請還，製詩以送。（《舊唐書》、《玄品錄》云：前後贈詩凡數十首。《七籤》云數百首。）嘗謂弟子曰：“吾實無用，接見帝王，驚擾靈嶽。汝等學道，不厭深眇，則無累矣。”（《茅山志》、《仙鑑》。）遂欲東求蓬萊，孤舟入海。屬帝敦篤斯道，祈歎愈加。踟躕山隅，輟策未往。（《王適碑》。）嗣聖元年（《王適碑》。）六月十六日卒，（《仙鑑》、《茅山志》。）年九十八。（本《舊唐書》等。僅《七籤》云年八十九。）高宗及天后追思不已，贈太中大夫，謚曰體玄先生。（《洞霄圖志》卷一云：“至道宮在餘杭縣北三十里曹橋西，唐文明元年建，初名福業觀，潘尊師成道於此。”）

時陳子昂作頌，（《七籤》。）王適撰碑文，聖曆（武后年號之一。）二年，立碑嵩山。（王適撰，按即《潘尊師碣》。）先生神標仙骨，雅似隱居。夫階真韜冥，練景遊化者，其有類乎。弟子十人，並皆殊秀。然鸞姿鳳態，眇映雲松者，唯潁川韋法昭。皆稟訓瑤庭，密受瓊室，專玉清之業，遺下仙之儔矣。（據《王適碑》。《七籤》云：弟子十八人。《仙鑑》云：八人。韋法昭，司馬子微，郭崇真爲最。）

### 司馬承禎

（司馬承禎見《唐王屋山中巖臺正一先生廟碣》，題曰左威衛錄事參軍衛阡撰。文中有我師云云，故衛阡乃承禎之弟子，其言當最可信。《茅山志》卷二十二《茅山貞白先生碑陰



記》，題曰天台華峰白雲道士司馬道隱子微述并書。明初纂《天台山志》載唐崔尚《桐柏觀碑》。又見《續仙傳》卷下。按《雲笈七籤》卷一百十三下引《續仙傳》，又見《太平廣記》卷二十一，但與今本《續仙傳》不同。又《天壇王屋山聖迹記》，《王屋山志》卷上。《雲笈七籤》卷五引《真系傳》。《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二《隱逸列傳》。《新唐書》卷一百九十六《隱逸列傳》。《茅山志》卷十一。《續說郛·良常仙系記》。《仙鑑》卷二十五。《玄品錄》卷四（大致本《舊唐書》本傳）。《逍遙墟經》卷二（本《續仙傳》）。《三洞群仙錄》卷四十一引《續神仙傳》。又見《南岳總勝集》。唐·徐靈府《天台山記》。《嘉定赤城志》。明·釋無盡《天台山方外志》。）

司馬承禎（《七籤》卷一百十三下作貞，避宋仁宗諱也。）字子微，法號道隱，（據《廟碣》及《茅山志》卷二十二。《天壇王屋山聖迹記》云，謚曰白雲先生，蓋誤。）河內溫人。（本《舊唐書》。《新唐書》云洛州溫人。）晉彭城王權之後。（本《廟碣》。按《晉書》卷三十七：“彭城穆王權，字子輿，宣帝弟魏魯相東武城侯植之子也。”《崔尚碑》云：“晉宣帝弟太常植之後裔。”《天壇王屋山聖迹記》云：“乃西晉司馬宣王之後。今溫縣西二十里招賢城是也。尚有晉三帝墳在焉。”《舊唐書》云：“周晉州刺史瑯琊公裔玄孫。”）祖晟，仕隋為親侍大都督。父仁最，唐襄滑二州長史。少好學。年二十一，入道，事潘師正，居嵩山，（本《廟碣》。）傳其符籙及辟穀、導引、服餌之術。（《廟碣》云：“以《金根上經》，《三洞》祕錄，許真行事，陶公微旨，盡授於我尊師。”又云：“嘗夢有鳳鳥銜璽置於法案，刻曰：授君東華上清真人。”）師正特賞異之，謂之曰：“我自陶隱居傳上清法，至汝四葉矣。”（據《舊唐書》，本作正一之法，蓋誤，當作上清法。）

久之，辭几席，徧遊名山。廬天台，構層軒於壇上，目為衆妙臺，自號天台白雲子。（本《仙鑑》。《續仙傳》：“隱於天台山玉霄峰。”又《茅山志》卷二十二《茅山貞白先生碑陰記》，承禎自稱天台華峰白雲道士。《天壇王屋山記》曰住天台山紫霄峰。按《嘉慶重修一統志》卷二百二十九：“桐柏山在天台縣西北二十五里。有紫霄、翠微、玉泉、卧龍、蓮花、華林、玉女、玉霄、華頂九峰。上有桐柏觀。”又《天台山》條云：“舊志在（天台）縣北三里。自縣北二里神蹟石起，歷國清、赤城、桐柏，至於華頂，皆名天台。實一邑諸山之總號，一名大小天台山。”）武后聞其名，召至都，降手勅以讚美之。（本《七籤》卷五及《舊唐書》。按《潘尊師碣》題曰弟子中巖道士司馬子微書。又立於周聖曆二年。殆即在武后自天台召入都時所書也。《天壇王屋山聖迹記》：“自壇頂至上方院八里，又曰中巖臺，乃司馬子微修行遊息之所。”子微自稱中巖道士，則是時亦曾居王屋山也。）及將還，勅麟臺監李嶠餞之洛橋之東。（本《七籤》卷五及《舊唐書》。）既去，與陳子昂、盧藏用、宋之問、王適、畢構、李白、孟浩然、王維、賀知章為仙宗十

友。(《仙鑑》。)

景雲二年，睿宗令其兄承禎就天台山追之至京，引入宮中，問以陰陽術數之事。承禎對曰：“道經之旨，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且心目所知見者，每損之尚未能已；豈復攻乎異端，而增智慮哉。”帝曰：“治身無爲，則清高矣；治國無爲，如何？”對曰：“國猶身也。《老子》曰：‘游心於澹，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私焉；而天下治。’《易》曰：‘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是知天不言而信，無爲而成。無爲之旨，治國之道也。”睿宗歎息曰：“廣成之言，即斯是也。”(《天壇王屋山聖迹記》：“天師住天台山紫霄峰。後睿宗詔住上方院。”則是時承禎又曾居王屋山也。承禎在京，止景龍觀。雍正《陝西通志》卷二十八引《兩京記》：“景龍觀，景雲二年，天台道士司馬承正被召，止於此觀。”又宋宋敏求《長安志》卷八：景龍觀在唐京城南崇仁坊。天寶十二年改爲玄真觀。)承禎固辭還山，仍賜寶琴一張，及霞紋帔而遣之。(《七籤》卷五、《舊唐書》。)公卿多賦詩以送，常侍徐彥伯總而爲之序，名曰《白雲記》，見傳於世。(本《仙鑑》。《舊唐書》云“贈詩者百餘人”。《七籤》云“百餘首”。《續仙傳》云：“常侍徐彥伯撮其美者二十餘篇。”《玄品錄》云：“李適爲倡，屬和三百餘人。”《仙鑑》云：“常恒徐彥伯總而爲之序。”《舊唐書》卷九十四《徐彥伯傳》：“景雲初，加銀青光祿大夫，遷右散騎常侍，太子賓客，仍兼昭文館學士。”故當作常侍。)時盧藏用早隱終南山，後登朝居要官。見承禎將還天台，藏用指終南謂之曰：“此中大有佳處，何必天台。”承禎徐對曰：“以僕觀之，乃仕宦之捷徑耳。”藏用有慚色。(《續仙傳》。)又勅建桐柏觀於桐柏山以居承禎。(事在景雲二年，見徐靈府《天台山記》。又《天台山方外志》卷十四有《唐睿宗賜司馬承禎置觀勅》。《廟碣》云：“而後遊句曲，步華陽之天(謂茅山)。樓桐柏，入靈墟之洞。尋大霍，采金瓶之實。登衡山，窺石廩之祕。”開元初，司馬承禎至衡山，結白雲庵於九真觀北一里，見《南嶽總勝集》。據此，承禎曾遊茅山、大霍山、衡山。嘉定《赤城志》卷三十云，承禎桐柏觀“有黃雲堂，元晨壇，鍊形室，鳳軫臺，朝旨龍章閣，又有衆妙臺，(原注：蓋以篆隸八分三體寫《道德經》於巨幢，置臺上，故云。)臺下有醴泉。後皆蕪廢。大中咸通中道士徐靈府、葉藏質新之”。)

開元九年，玄宗又遣使迎入京，親受法錄，前後賞賜甚厚。(此據《七籤》卷五及《舊唐書》。《廟碣》云：“開元十二年，天子修明庭之禩，思接萬靈。動汧水之駕，獎邀四子。乃徵尊師入內殿，受《上清經法》。仍於王屋山置陽臺觀以居之。”《道教靈驗記》卷十四：“玄宗皇帝詣司馬天師受《三洞寶錄》。內殿致齋，投金龍於四明山之東南黃茂潭中。”《七籤》卷一百十三下引《續仙傳》云：“明皇在有天下，深好道術。徵詔承禎到京，留於

內殿，頗加禮敬。問以延年度世之事。承貞隱而微言，明皇亦傳而祕之。故人莫得而知也。由是明皇治國四十五年。雖祿山犯闕，鑾輿狩蜀，又爲上皇迴，又七年，方始晏駕。雖由天數，豈非道力之助延長耶。”)十年，駕還西都，承禎又請還天台山。玄宗賦詩以遣之。(《舊唐書》。)十二年九月，承禎將歸衡嶽，暫茅山，因撰《茅山貞白先生碑陰記》。(據《茅山志》卷二十二。《衡嶽志》謂承禎於開元初至衡山。《廟碣》云：“幽於南嶽，則玄鶴蔽野。”)十五年，又召至都，令承禎於王屋山自選形勝，置壇室以居焉。(本《舊唐書》。據此說，置陽臺觀，當在開元十五年。而《天壇王屋山聖迹記》則云：“唐明皇即位，於開元十二年勅修陽臺觀。明皇御書寥陽殿榜，內塑五老仙像。陽臺有鐘一口，上篆六十四卦，曰萬象鐘。有壇曰法象壇。有鐘樓名曰氣象樓。殿西北有道院，名曰白雲道院。司馬號白雲先生。有亭曰松亭。有先生廟堂。”徐靈府《天台山記》云：“帝以天台山幽遠，難於迎請；遂於王屋山選形勝，特置陽臺觀居之。”)玄宗登封泰山，迴，問承禎五嶽何神主之？(本《續仙傳》。按《舊唐書》卷八《玄宗本紀》：開元十三年十月，東封泰山，發自東都。十一月登封泰山。十二月至東都。十五年十月至自東都。)承禎因上言：今五嶽神祠，皆山林之神，非正真之神也。五嶽皆有洞府，各有上清真人降任其職，山川風雨，陰陽氣序，是所治焉。冠冕章服，佐從神仙，皆有名數。請立齋祠之所。玄宗從其言，因勅五嶽各置真君祠一所。其形象制度，皆令承禎按道經創意爲之。(本《七籤》卷五及《舊唐書》。《續仙傳》作仙官廟。《南嶽小錄》：“真君廟，在嶽觀之東五十餘步，本與司天王同廟各殿。開元中，司馬天師上言五嶽洞天各有上真所治，不可以血食之神同其零祀。既協聖旨，爰創清廟。是嶽啓夏之際，潔齋致醮，兼度道士五人，長備焚修洒掃。即開元十五年五月十五日明制也。”)承禎頗善篆隸書，別爲一體，號曰金剪刀書。玄宗令以三體寫《老子經》，因刊正文句，定著五千三百八十言，(此本《天壇王屋山聖迹記》，《續仙傳》，及《舊唐書》。《七籤》卷五云五千三百八言。按《茅山志》卷九，張魯古本《老子》四千九百九十九字。《混元聖紀》卷八云：玄宗開元三年“三月置石幢於景龍觀，命天台山道士司馬承禎依蔡邕三體書，寫老君《道德經》，鐫之”。注：“今有漆版本，在天台山崇道觀，亦子微親札也。”《混元聖紀》列此事於玄宗東封泰山之後，而《舊唐書·玄宗本紀》載開元十三年東封泰山，則承禎寫《道德經》當在開元十三年之後。按《長安志》卷八，景龍觀，在唐京城南崇仁坊，天寶十二年改爲玄真觀。)爲真本，以奏上之。以承禎王屋所居爲陽臺觀，上自題額，遣使送之，賜絹三百匹，以充藥餌之用。俄又令玉真公主(《天壇王屋山聖迹記》云唐睿宗皇帝女玉真公主好道，師司馬天師。)及光祿卿韋縉至其所居修金籙齋，復加賜資。(本《舊唐書·隱逸》。《續仙

傳》云：“嘗鑄含象鑑震景劍進之。命光祿卿至所居按金籙設祠厚錫。”按今有《上清含象劍鑑圖》一卷，題曰天台白雲司馬承禎進。開元二十三年六月十八日卒，（本《廟碣》。）年八十九。（此本《新舊唐書》、《續仙傳》等。《七籤》卷一百十三下引《續仙傳》云“年一百餘歲”。蓋誤。司馬承禎的卒年，《舊唐書·隱逸》載“（開元）十五年，又召至都。玄宗令承禎于王屋山自選形勝置壇室以居……俄又令玉真公主及光祿卿韋縉，至其所居脩金籙齋，復加以錫賚。是歲卒於王屋山。”（是歲之前，疑有闕。）唐·衛憑《貞一先生廟謁》稱“己亥夏六月十八日蛻形”，己亥歲即開元二十三年。《雲笈七籤》卷五：“勅於先生所居置陽臺觀，帝自書額，並相續賜賚甚厚，至二十三年告化，時八十九。”）葬於王屋山西北之松臺。（本《廟碣》。）其弟子表稱：死之日有雙鶴繞壇，及白雲從壇中湧出，上連於天，而師容色如生。玄宗深歎之，乃下制曰：“混成不測，人寥自化。雖獨立有象，而至極則冥。故王屋山道士司馬子微心依道勝，理會玄遠。遍遊名山，密契仙洞。存觀其妙，逍遙得意之場。亡復其根，宴息無何之境。因以名登真格，位在靈官。林壑未改，遐霄已曠。言念高烈，有愴於懷。宜贈徽章，用光丹籙。可銀青光祿大夫，號貞一先生。”（此據《新唐書》、《七籤》、《玄品錄》、《茅山志》、《廟碣》。《舊唐書》作“真一”，《嘉定赤城志》、《仙鑑》作“正一”，避宋仁宗嫌名也。）玄宗御製碑文在桐柏頂，（本《茅山志》卷十一。）韋渠牟作傳。（此本《續仙傳》。《廟碣》、《南岳總勝集》、《天壇王屋山聖迹記》、《玄品錄》謂承禎卒於王屋山。《茅山志》卷十一之說則與此異：“師且慮帝恩深久，遂徙居天台玉霄峰（按《良常仙系記》亦云然），以期沖舉。又勅建桐柏觀。”又云開元乙亥歲（即二十三年）六月十八日卒。按《茅山志》卷二十二《茅山貞白先生碑陰記》附識云：“開元歲乙亥四月壬子，時白雲先生在王屋山，姪延陵縣主簿綽稟命親視鑄勒。”既乙亥四月尚在王屋山，則六月中亦必卒於王屋山也。又玄宗制亦曰王屋山道士。故《茅山志》之說誤。又桐柏觀建於景雲年間，《茅山志》之說又誤。既承禎於二十三年四月尚在王屋山，又《茅山志》卷二十三唐顏真卿《茅山玄靜先生廣陵李君碑銘》及《玄品錄》皆云李含光於開元十七年從司馬承禎於王屋山，故《天壇王屋山聖迹記》云承禎卒於開元十五年之說非是。）又勅以承禎南嶽舊居為降聖觀，令其弟子薛季昌住持之。（見《南岳總勝集》。此觀舊號白雲庵。）弟子七十餘人，（本《續仙傳》。）李含光最著。

著《修真祕旨》十二篇，（《廟碣》云：“初，隱居抄撰道書，為《登真隱訣》。其存修之道，率多闕文。尊師乃著《修真祕旨》十二篇，見行於世。”又見《茅山志》卷九。《通志略·諸子類》道家云十卷。《道藏闕經目錄》卷上不著撰人。《續仙傳》不著卷數。）《修真祕旨事目歷》一卷，（《通志略》諸子類道家。《道藏闕經目錄》一卷，不著撰人。）《坐

忘論》一卷，(《續仙傳》、《仙鑑》、《天壇王屋山聖迹記》，不著卷數。《新唐志》子錄神仙類、《宋志》神仙類、《茅山志》卷九皆云一卷。《通志略》諸子類道家云三卷。今道藏本一卷。)《修生養氣訣》一卷，(見《新唐志》子錄神仙類。《崇文目》道書類、《通志略》諸子類道家云《養生修氣訣》一卷。《茅山志》卷九云《養真修氣訣》一卷。今道藏有《修真精義雜論》。)《服氣精義論》一卷，(見《雲笈七籤》卷五十七、《宋志》神仙類。《通志略》諸子類道家云三卷。)《採服松葉等法》一卷，(見《通志略》諸子類道家。)《洞玄靈寶五嶽名山朝儀經》一卷，(見《新唐志》子錄神仙類、《通志略》諸子類道家、《茅山志》卷九。《崇文目》道書類實誤作官，朝下脫儀字。《道藏闕經目錄》卷上不著撰人。)《上清天地官府圖經》二卷，(見《陳錄》子部神仙類。《道藏闕經目錄》卷下不著撰人。《續仙傳》、《仙鑑》則云《天地官府圖》，不著卷數。此書錄入《七籤》卷二十七，較杜光庭《洞天福地岳瀆名山記》一卷爲古。)《登真系》，(見《續仙傳》、《仙鑑》。)《天隱子》八篇，(見《茅山志》卷九)《太上昇玄經》注，(見《天壇王屋山聖迹記》。)《太上昇玄消災護命妙經頌》一卷，《上清含象劍鑑圖》一卷，《上清侍帝晨桐柏真人真圖讚》一卷，《道體論》一卷。(以上四種見今《道藏》。)

時女真焦靜真泛海詣蓬萊求師。至一山，見道者指言曰：“天台山司馬承禎名在丹臺，身居赤城，此真良師也。”靜真既還，詣承禎求度。(此據今本《續仙傳》。《七籤》卷一百一十三下引《續仙傳》作蜀女真謝自然。《七籤》卷五亦云焦靜真，但其說稍異於此。)未幾，昇天。嘗降謂薛季昌曰：“先生得道，高於陶都水(按陶弘景稱金闕右卿蓬萊都水監。)之任，當爲東華上清真人。”開元中，文靖天師(按即李含光。)與承禎赴長生殿千秋節齋直。中夜行道畢，隔雲屏各就枕。斯須，忽聞小兒誦經聲，玲玲如金玉響，天師乃蹇裳攝步而窺之。見承禎額上有小日，如錢，光耀一席。逼而聽之，乃承禎腦中聲也。天師退謂其徒曰：“《黃庭經》云：‘泥丸九真皆有，(按《七籤》卷十一《上清黃庭內景經》，‘有’下脫‘房’字。)方圓一寸處此方。’又云‘左神公子發神語’，先生之謂。”(《續仙傳》。)

### 李含光

(《茅山志》卷二十三有大曆七年建，柳識《唐茅山紫陽觀玄靜先生碑》，文甚簡短。《雲笈七籤》卷五，《仙鑑》卷二十五大致據此文。又有大曆十二年建，顏真卿《茅山玄靜先生廣陵李君碑銘》。顏碑甚詳實。《玄品錄》卷四，《茅山志》卷十一節錄《顏碑》，稍有更益。又《王屋山志》卷上《三洞群仙錄》卷十一十三引《高道傳》。《康熙鎮江府志》卷四十茲據《玄

品錄》，更依《顏碑》略加修改如下：)

李含光，廣陵江都人。二十一代祖弘，江夏太守，避王莽，徙居晉陵，遂為郡人。本姓弘，避孝敬皇帝廟諱改焉。(按《舊唐書》卷八十六，高宗第五子弘，初立為太子，尋薨，謚曰孝敬皇帝。)家世業儒。父孝威，號貞隱先生，(貞本作正，顏真卿避家諱改貞為正。)精黃老之術，與天台司馬子微為方外交。年十八，志求妙道，遂師事同邑李先生。(《柳碑》云：“年十三辭家奉道。”)神龍(唐中宗年號之一。)初，含光以清行度為道士，居龍興觀。開元十七年，從司馬子微於王屋山，一見之曰：“真玉清之客也。”(《玄品錄》、《茅山志》云“居嵩陽二十餘年”。按司馬承禎卒於開元二十三年，故含光自師事承禎，至玄宗詔居陽臺觀，以繼子微，其間決無二十餘年之久。按神龍初，至開元十七年，適為二十餘年。疑含光從子微於王屋山之前，曾居嵩陽二十餘年也。《柳碑》云事華蓋峰司馬君。)司馬仙去，玄宗召詣闕。(《柳碑》云“開元中，玄宗禮請先生。”)與語，歎曰：“吾見含光，知司馬真人猶然在世間。”問及金鼎，對曰：“道德，公也，輕舉，公中私也，時見其私，聖人存教，若求生徇欲，乃似繫風。”玄宗深感異之。召居陽臺觀，以繼子微。含光嘗以茅山靈蹟，翦焉將墜，真經祕錄，亦多數散落。主陽臺觀歲餘，即稱疾乞歸茅山，纂修經法。天寶四年十二月，命中使齋璽書徵之。既至，館於禁中。每欲咨稟，必先齋沐。請道法，辭以疾。復求還山，乃持勅楊許故宅紫陽觀居之。御製詩餞別，禁山中採捕魚獵，食葷血者不得入。初，山中有上清真人許長史、楊君、陶隱居自寫經法，時遭喪亂，散逸無遺。含光奉詔搜求，悉備其蹟而進上之。玄宗復召山人王旻(或作旻。)請含光楷書上經十三紙以補闕。若曰：“欲得神仙手筆，代代相續耳。”七年三月十八日，玄宗受《上清經錄》於大同殿，遙禮度師，賜號玄靜先生，法衣一襲，以伸師資之禮。(《茅山志》卷二《玄宗賜李玄靜先生勅書》亦作玄靜先生。《仙鑑》曰文靖先生，非是。又據《茅山志》卷二《玄靜先生表》，事確在天寶七載。《柳識》碑謂事在開元中，非是。)大曆(唐代宗年號之一。)四年十一月十四日，坐蛻於紫陽別院，執簡如生，時年八十七。以左玄大夫，贈正議大夫。顏真卿柳識撰碑。(以上據《玄品錄》。)弟子可考者，有韋景昭、孟湛然、郭閱、殷淑、韋渠牟。(《柳碑》、《顏碑》。)

《柳碑》曰：“所撰《仙學傳記》，闕遺備載。又論三玄異同。著《真經》及《本草音義》。”《顏碑》曰：“嘗以《本草》書精明藥物，事關性命，



難用因循，著《音義》兩卷。又以《老》、《莊》、《周易》爲潔（潔，疑當作清。）靜之書，著《學記》、《義略》各三篇，《內學記》二篇，以續仙家之遺事。皆名實無遺，詞旨該博。”此《內學記》當即《仙學傳記》，亦即《仙鑑》卷二十五之《仙學傳》。《真經音義》未詳何所指。《茅山志》卷九玄靜先生所著書有《周易義略》三篇，《老莊學記》三篇，《本草音義》二卷，《三玄異同論》不著卷數，《道學傳》二十卷。（按此誤，當作馬樞撰。）《新唐志》子錄道家類著錄道士李含光《老子》、《莊子》、《周易學記》三卷，又《義略》三卷。

### 楊許手蹟

《茅山志》卷十五：“時玄宗於茅山得楊許衆真及陶貞白所寫上清經真蹟。其經闕文十三紙，使（王旻。）賚璽書信幣詣紫陽觀，請玄靜先生補書之。若曰：‘朕不欲令小臣干冒於先生，委卿專往，必冀神仙手筆，今古相續耳。’旻到山之日，靈鶴翔鳴。玄靜書經之時，神人降其室。皆精誠所應也。事見《仙傳拾遺》。”《真誥》卷十三：“隱居今所安經昭靈臺前。”《茅山志》卷十七：“宋太始中道士王舉，爲長沙景王雅所推重。就長史宅東，起長沙館。梁天監十三年，勅貿爲朱陽館，爲陶真人（按即陶弘景。）住止。立昭真臺，供養楊許三真人（按即一楊二許。）真蹟經誥。”按楊許隱居手蹟，既已由李含光獻之於唐玄宗，則茅山已無此諸真手澤矣。故《茅山志》卷二十五《茅山第二十三代上清大洞國師乾元觀妙先生幽光顯揚之碑》言宋真宗時，朱自英“復思三茅道藏缺謬，迺載游瀨鄉，校讎太清宮（按即亳州太清宮。）古本”。又卷八：“昭真臺，《真誥·翼真檢》叙論真經，每云還封昭臺。蓋隱居宗修楊許三真上法，此爲藏經之室。山中久經盜斂，寶書真蹟，散逸無餘。雖有志學之士，何田（按當作由。）復見真人手澤，至此慨歎而已。玉晨觀靈寶院即其地。”

### 五符經考證

古之《靈寶經》，見東晉·葛洪《抱朴子》，即今之《五符經》。（《靈寶五符經》之簡稱，《太清經斷穀法》引《五符經》。）

### 抱朴子述古之靈寶經

《抱朴子·辨問》：“《靈寶經》有《正機》、《平衡》、《飛龜授秩》，凡三篇；皆仙術也。吳王伐石以治宮室，而於合石之中，得紫文金簡之書。不能讀之，使使者持以問仲尼。而欺仲尼曰：‘吳王閒居，有赤雀銜書，以置殿上。不知其義，故遠諮。’呈仲尼以視之。曰：‘此乃靈寶之方，長生之法，禹之所服，隱在水邦，年齊天地，朝於紫庭者也。禹將仙化，封之名山石函之中。乃今赤雀銜之，殆天授也。’”

今本《神仙傳》卷一云：“華子期，淮南人也。師角里先生，受《仙隱靈寶方》：一曰伊洛飛龜秩，二曰白禹正機，三曰平衡。按合服之，返老還少，日能行五百里，能舉千斤，一歲十易皮，如蟬蛻。後乃仙去。”是《靈寶經》即《仙隱靈寶方》。又《抱朴子·遐覽》著錄《正機經》、《平衡經》、《飛龜振經》，各一卷。此蓋一篇為一卷。而三經之總名，當為《靈寶經》。

《抱朴子·遐覽》所錄，皆葛洪師鄭隱藏書；則葛洪之有此經，係其師所傳授。又《金丹篇》僅謂《太清丹經》、《九鼎丹經》、《金液丹經》出於左慈，慈以授葛玄，玄以授鄭隱。江東先無此書，他道士了無知者。又《抱朴子》未載《靈寶經》傳授所由，則此經不必出自左慈。或東晉之時，此經流傳已頗廣，亦未可知。

上引《抱朴子·辨問》之說，淵源出自《越絕書》。其言云：“禹治洪水，至牧德之山，見神人焉。謂禹曰：‘勞子之形，役子之慮，以治洪水；無乃怠乎？’禹知其神人，再拜請誨。神人曰：‘我有《靈寶五符》，以役蛟龍水豹。子能得之，不日而就。’因授禹而誡之曰：‘事畢，可祕之於靈山。’禹成功後，乃藏之於洞庭苞山之穴。至吳王闔閭之時，有龍威丈人得符，獻之。吳王以示群臣，皆莫能識。乃令齋符以問孔子。孔子曰：‘昔禹治水於牧德之山，遇神人授以《靈寶五符》。後藏於洞庭之苞山。君王所得，無乃是乎？赤鳥之事，其所未詳。’使者反白闔閭。乃尊事之。先是江左童謠云：‘禹治洪水得《五符》，藏之洞庭之苞山。龍威丈人竊禹書，得吾書者喪國廬。’尋而吳果滅。”又見《河圖緯象》，（《古微書》卷三十二。）其言云：“太湖中洞庭山林屋洞天，即禹藏真

文之所，一名包山。吳王闔閭登包山之上，命龍威丈人入包山，得書一卷，凡一百七十四字，而還。吳王不識，使問仲尼。詭云：赤鳥銜書以授王。仲尼曰：吾昔遊西海之上，聞童謠曰：‘吳王出游觀震湖。龍威丈人名隱居，北上包山人靈墟，乃造洞庭竊禹書。天帝大文不可舒。此文長傳百六初，今強取出喪國廬。’丘按謠言，乃龍威丈人洞中得之。赤鳥所銜，非丘所知也。吳王懼，乃復歸其書。”

上爲《越絕書》之佚文。《太平御覽》引《越絕書》多條，但無此文。又陳橋驛《越中雜識》談浙江之方志：“既使在江浙一帶書籍較多之地區，由於善本書相對分散，交通不便，聯繫困難等種種原因，輯佚工作亦並非容易，以《越絕書》爲例，雖身在江浙之清·錢培名與俞樾皆曾爲此書作過輯佚工作。”（錢文收入《小萬卷樓叢書》及《龍溪精舍叢書》；俞文收入《春在堂全集》卷三十七。）但前數年，國符在北京圖書館獲睹抄本《晏元獻公類要》，乃發現彼等所未曾輯錄之佚文。

### 今道藏太上靈寶五符序即《五符經》

今道藏《太上靈寶五符序》卷上即《靈寶五符經序》。賈善翔《猶龍傳》卷五《度漢天師》篇云天師張陵嘗撰《靈寶五符序》，即此文也。所述《靈寶經》淵源，大致與《抱朴子》等之說合。

此《太上靈寶五符序》三卷，據劉師培《讀道藏記》，序文與北周甄鸞《笑道論》及《御覽》所引《五符經》文合。（敦煌道經《大道通玄》卷十二《靈寶五符經卷》所引佚文，較《笑道論》更爲完整。）“是此書即古《五符經》，惟上卷首段爲序。今以三卷均序文，乃標題之訛也。特《御覽》六百五十九又引《五符經》二十四真圖。今無其文，或亦書有缺殘。然究係六朝以前古籍。”又云：“觀此書《五帝官將號章》詳析五方帝名及方色。《太清五始法章》，以五藏五常配五行，並及孤虛王相之法。是均漢人遺說，即出自漢季，亦未可知。”

按《太上靈寶五符序》卷中有弟子葛洪聞之鄭君云云，則是亦有後人增益之處。

《真誥》卷十四：“夏禹詣鍾山，啖紫柰，醉金酒，服靈寶，行九真；而猶葬於會稽。”（原注：此事亦出《五符》中。）

《三洞珠囊》卷八《相好品》引《五符》云：“皇人身長九尺。玄毛被體，皆長尺餘。髮纔長數寸。居峨嵋北絕巖之下。”見《太上靈寶五符序》卷下。

又卷十《叩齒嚙液品》引《五符》云：“俯漱五華液，還復返童顏。仰挹三辰精，保身長永安。”見卷下。

又：“夫叩齒以命神，嚙氣以和真，納和嚙六液以運入，制神須鳴鼓以行列也。此名呼神。”今無其文。

又卷三《服食品》引《洞玄五符經》云：“食月之精，可以長生。食星之精，上昇太清也。”見卷上。

唐·王懸河《上清道類事相》卷四《瓊室品》：“故五符云：《九天靈書》猶封於石碯是也。又云：《九天靈書三天真寶》，夏禹撰為《靈寶文》，一通藏石櫃中，一通藏幽洞室中。”見卷下。

又卷四《宅宇靈廟品》：“《五符》云：皇人在峨嵋山北絕巖之下，以蒼玉為屋也。”見卷下。

又：“《五符經》云：苞山洞室，有金城玉屋，雲廈陵天也。”見卷上。

以上數條，可證劉氏之說。

《抱朴子·登涉》：“而《靈寶經》云：‘入山當以保日及義日。若專日者大吉，以制日伐日必死。’”又：“抱朴子曰：《靈寶經》曰：所謂寶（孫校當作保日。）者，謂支干上生下之日也，若用甲午乙巳之日是也。甲者木也，午者火也，乙亦木也，巳亦火也，火生於木故也。又謂義日者，支干下生上之日也。若壬申癸酉之日是也。壬者水也，申者金也，癸者水也，酉者金也，水生於金故也。所謂制日者，支干上克下之日也。若戊子己亥之日是也。戊者土也，子者水也，己亦土也，亥亦水也，五行之義，土克水也。所謂伐日者，支干下克上之日也，若甲申乙酉之日是也。甲者木也，申者金也，乙亦木也，酉亦金也，金克木故也。他皆仿此，引而長之，皆可知也。”“又曰入山宜知《六甲祕祝》，曰：‘臨兵鬪者皆陣列前行。’凡九字。”以上皆見《太上靈寶五符序》卷下。今道藏《靈寶度人經》則無其文。是《抱朴子》所引《靈寶經》即《五符經》。（《遐覽篇》未著錄《五符經》。）按《太上靈寶五符序》謂是書“本名《靈寶五符

天文》”，故亦可稱《靈寶五符經》，簡稱或作《靈寶經》，或作《五符經》。《真誥》、《三洞珠囊》皆稱五符。而後人反謂今《道藏》之《靈寶度人經》為《靈寶經》云。《河圖緯象》云一卷一百七十四字。《抱朴子》云三篇。今本三卷。

《無上祕要》卷八十八、八十九引作《洞玄五符經》，是《五符經》本在《洞玄部》，今亦在《洞玄部》神符類。

### 歷代書目著錄五符經

《通志略》諸子類道家有《靈寶五符》三卷，《宋祕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以下簡稱《祕目》。）子類道書有《靈寶五符》二卷，（闕。）《御覽》經史圖書綱目：《五符經》。《道藏闕經目錄》卷上有《洞玄靈寶五符經》。

### 靈寶經考證

今之《靈寶經》，東晉末葉葛巢甫（葛洪從孫。）所造。至宋文、明二帝時，陸修靜更增修，立成儀軌。於是靈寶之教，大行於世。

### 度人經變相

變相是重要的佛教藝術之一，從域外傳入中國，與本土繪畫藝術相融合，至唐而達於極致，且對道教繪畫藝術產生了較大的影響。變相，梵文原名大約有二：一是 viparinam，二是 mandala。前者的意思是指把一種東西變成另一種樣式，後者是指求神時的一種神奇圖畫。主要藝術手法是象徵，在早期佛教藝術中曾經被廣泛地運用。

把佛教圖像稱為“變”或“變像”之記載首見於東晉。如《法顯傳》有“睽變”之說。王齊之的《薩陀波倫贊》則謂“因畫般若台，隨變立贊”。稱佛教圖像為“變相”，在唐代才蔚為風氣。唐·裴孝元撰《貞觀公私畫史》說：“維摩詰變相圖一卷，張墨畫。”黃元之《潤州江寧縣瓦官寺維摩詰畫像碑》云：“在江寧縣瓦官寺變相者，晉虎頭將軍顧愷之所畫也。”黃文正題稱“維摩詰畫像”，文中稱之為“變相”，可見變相指的就是佛教圖像。

佛教變相畫影響到道教繪畫。隋·展子虔繪有“道經變相”，《宣和畫譜》云：“展作道經變相尤為世所稱賞，自非畫外有情，參靈酌妙，入華胥之夢，與化人同遊，何以臻此！”顧名思義，是據道教經典而繪成的變相畫，表現的是道教題材。又如《天台山志》乾道四年曹勳《重修桐柏觀記》：“又摹古石本，繪度人經像於壁。”

《元妙觀志》卷一引范成大《吳郡志》：“天慶觀在長洲縣西南，即唐開元觀也。兵火前，棟宇最為宏麗。紹興十六年，郡守王暎重作兩廊，畫《靈寶度人經變相》，召畫史工，山林、人物、樓櫓、花木，各專一技者，分任其事，極其工緻。”

《寶刻叢編》卷五：“唐題《度人經變相》：予家舊藏閻立本畫《靈寶度人經變》，褚遂良題字。惜其歲久湮滅，將失傳，獨字畫僅可模刻，以貽好事(者)云。元祐戊辰(三年)仲冬，韓城范正思記。”(本碑跋。)

《洞霄圖志》卷一：“三清殿聖像乃汴京孟成忠所塑，號為絕技。”《太平廣記》卷二百二十二老君廟畫：“東都北邙山有玄元觀，觀南有老君廟，臺殿高敞，下瞰伊、洛；神仙泥塑之像，皆開元中楊惠之所製，奇巧精嚴，見者增敬。”

### 諸道書所述靈寶經淵源之誤謬

道書述《靈寶經》淵源，互相牴牾。茲就道書之可以確定其出世年代者，斷於唐代，推考之如下：

《雲笈七籤》卷四引宋文帝元嘉十四年陸修靜《靈寶經目序》及潘師正《道門經法相承次序》述《靈寶經》淵源，皆本《靈寶五符序》。蓋以《五符經》事，移植於《靈寶經》。至其傳授，則《靈寶經目序》云“仙公授文於天台”。《道教義樞》卷二《三洞義》謂徐來勒等三真於會稽上虞山傳仙公葛玄，玄於天台山傳鄭思遠。而唐道士徐靈府《天台山記》據《仙公本起傳》謂太極三真人(太極真人徐來勒、太上玄一第一真人鬱羅翹、太上玄一第二真人光妙音、太上玄一第三真人真定光，見《雲笈七籤》卷三引《靈寶略紀》。)在天台山降授《靈寶經》於葛仙公。

《道門經法相承次序》卷上：“今傳《靈寶經》者，則是天真皇人於峨嵋山受於軒轅黃帝，又天真皇人受帝譽於牧德之臺。夏禹感降於鍾



山，闖閭竊窺於句曲。其後有葛孝先之類，鄭思遠之徒，師資相承，纏聯不絕。”

按《抱朴子》，葛玄乃葛洪之從祖。葛洪師鄭君，而鄭君則葛玄之弟子也。但洪撰《抱朴子》及《道藏》引《抱朴子》佚文，又洪撰《神仙傳·葛玄傳》，皆未載此事。蓋本無其事，因六朝吳會間，盛傳葛玄神蹟，故造經者依託之耳。元·譚嗣先造《太極葛仙公傳》，錄有陶弘景《吳太極左仙公葛公之碑》，亦未記此事。蓋弘景宗《上清經》，且知斯事之依託故也。

### 葛巢甫造構靈寶

按上引《真誥·叙錄》謂王靈期“見葛巢甫造構《靈寶》，風教大行，（按葛巢甫，葛洪從孫，見《道教義樞》卷二《三洞義》。）深所忿嫉，於是詣許丞求受上經”。又言許黃民於晉安帝元興三年奉經入剡。至宋文帝元嘉六年乃移歸錢塘。王靈期詣黃民求經，即於是時。既已“風教大行”，或《靈寶》行世已頗久。巢甫，葛洪之從孫。故其造此經，當在靈期詣黃民求經之前，葛洪去世之後。按葛洪卒於晉康帝建元元年，歷五十四年而至元興三年，即當在東晉末葉也。《道教義樞》卷二《三洞義》曰：“至從孫葛巢甫以晉隆安之末，傳道士任延慶、徐靈期之徒。相傳於世，於今不絕。”《南嶽總勝集》及《南嶽小錄》謂徐靈期，吳人，隱衡嶽，宋蒼梧王元徽元年卒。

### 南朝宋代靈寶經卷數

至《靈寶經》卷數，則陸修靜《太上靈寶授度儀表》云：“然即今見出元始舊經，并仙公所稟，臣據信者，合三十五卷。”按元始舊經，即元始天王所傳經之義。仙公所稟，則《無上祕要》引《仙公請問經》，今佚。又陸修靜《靈寶經目序》曰：“頃者以來，經文紛互，似（按當作是。）非相亂，或是舊目所載，或自篇章所見，新舊五十五卷。學士宗竟，鮮有甄別。余先未悉，亦是求者一人。既加尋覽，甫悟參差。或刪破《上清》，或採摶餘經，或造立序說，或迴換篇目，裨益句章，作其符圖，或以充舊典，或別置盟戒，文字僻左，音韻不屬，辭趣煩猥，義味淺鄙，顛倒

舛錯，事無次序。”據此，劉宋初《靈寶經》之可信者，有三十五卷。是時已多偽造，且與《上清經》雜糅，總五十五卷。唐高宗時潘師正《道門經法相承次第》卷上曰《洞玄部》五十一卷。唐末閻丘方遠《太上洞玄靈寶大綱鈔》云五十八卷。

宋·陸修靜更加增修，立成儀軌，於是靈寶之教，大行於世。（見《太上洞玄靈寶大綱鈔》。參閱國符撰《道教齋醮儀源流考略稿》並附錄二《陸修靜總括三洞條》。）至自葛巢甫至陸修靜，其間傳授，今不可考。疑既謂“風教大行”，則巢甫傳授，必甚濫。

### 真文赤書、人鳥五符

《真誥·叙錄》曰，陸修靜“既敷述《真文赤書》、《人鳥五符》，教授施行已廣”。是《靈寶經》中，《真文赤書》、《人鳥五符》，陸氏最所重視。

《無上祕要》卷六十六《呪請品》引《洞玄真文赤書玉訣》，文見《元始五老赤書玉篇真文天書經》，（此經與宋真宗之奉迎天書，未知有關否？此經標題，據《通志略》道家符錄，應省天書二字。）是《真文赤書》即在此經中。宋·劉元道《無量度人上品妙經旁通圖》卷中，云據《五篇真文》定五方五帝姓諱。其五方五帝姓諱見此經卷上，則此經卷上之《東方安寶華林青靈始老九炁青天赤書玉篇真文》、《南方梵寶昌陽丹靈真老三炁丹天赤書玉篇真文》、《中央玉寶元靈元老一十二炁黃天赤書玉篇真文》、《西方七寶金門皓靈皇老七炁白天赤書玉篇真文》、《北方洞陰朔單鬱絕五靈玄老五炁玄天赤書玉篇真文》，即《五篇真文》。此《五篇真文》即《太上洞玄靈寶赤書玉訣妙經》卷上之《東方九炁青天真文赤書玉訣》、《南方三炁丹天真文赤書玉訣》、《中央黃天真文赤書玉訣》、《西方七炁素天赤書玉訣》、《北方五炁玄天真文赤書玉訣》，但前者為篆文，後者為真書。據是經卷上，此《元始五老赤書玉訣》亦稱《五篇真文》，蓋即陸修靜所施行之《真文赤書》。其功效與符同，皆所以劾召鬼神。又《太上洞玄靈寶赤書玉訣妙經》卷下《元始赤書服食青牙導引九炁青天真文玉訣》、《元始赤書服食赤牙導引三炁丹天真文玉訣》、《元始赤書服食戊巳導引元炁黃天真文玉訣》、《元始赤書服食素牙導引七炁素天真文玉訣》。

訣》、《元始赤書服食玄牙導引五炁玄天玉訣》，亦稱《五篇真文》。《洞玄靈寶三洞奉道科戒營始》卷四《靈寶中盟經目》中，首列《太上洞玄靈寶五篇真文赤書》上下二卷，當即此經二卷也。

《无上黄籙大齋立成儀》卷十七引《五符人鳥經》，卷三十四引《靈寶五符人鳥經》，今本《五符經》（即《太上靈寶五符序》）無其文。《无上祕要》卷四《靈山品》引《洞玄五符經》，今本《五符經》亦無其文，但見《玄覽人鳥山經圖》。是《五符人鳥經》非今本《五符經》。此書《道藏闕經目錄》未見著錄，蓋亡佚已久矣。《雲笈七籤》卷二十六東方朔《十洲三島》：聚窟洲“上有大山，形似人鳥之象，因名之爲人鳥山”。《玄覽人鳥山經圖》曰：“太上曰：無數諸天各有人鳥之山，有人之象，有鳥之形，峰巖峻極，不可勝言。”

道書常謂道經具避禍降福諸靈效，謂之經德。《靈寶》經德，見《无上祕要》卷三十一《經德品》引《洞玄五稱經》。（今《道藏》有《太上無極大道自然真一五稱符上經》，詞句與此略有異同。）

### 度人經

《靈寶》諸經有《靈寶无量度人經》，簡稱《靈寶經》或《度人經》。故《太上洞玄靈寶大綱鈔》曰：“都五十八卷，其經旨在此《度人經》中，其五十七卷，皆演說科儀、齋法、教戒、緣起。”《洞玄靈寶三洞奉道科戒營始》卷四之《靈寶中盟經》，皆《靈寶經》也。

甯、王《上清靈寶大法》中說：“立教垂科，度人接物，以法爲用，但法出於經而經涵道妙，豈獨區區于齋修經咒之間而已哉。倘能深徹玄機，稍窺靈奧，要須因法以知經，因經而悟道，知道中之道，則超三界六極之外也。”

今《道藏》另有《靈寶无量度人上品妙經》六十一卷，卷一爲經文，餘六十卷則敷演經文而成。

《通志略》道家《靈寶度人經》一卷，又四卷，（李少微注。）又四卷。（道士成玄英疏義。）《祕目》子類道書有《靈寶無量度人上品妙經》一卷，李少微注《靈寶無量度人上品妙經》四卷，道士成玄英撰《靈寶無量度人經疏義》四卷。《龜志》神仙類《度人經注》三卷，《附志》《御序集註無

量度人經》二卷。《道藏闕經目錄》卷下《洞玄靈寶無量度人上品妙經傍通圖》。

今《道藏》收有《元始無量度人上品妙經四注》四卷、(齊·嚴東,唐·薛幽棲、李少微、成玄英注,宋·陳景元集註。)《元始無量度人上品妙經註》三卷、(青元真人註,清河老人頌,郭鳳岡參校并讚。)明·張宇初《元始無量度人上品妙經通義》四卷、宋·蕭應叟《元始無量度人上品妙經內義》五卷、元·陳致虛《元始無量度人上品妙經註解》三卷、元·薛季昭《元始無量上品妙經註解》三卷、宋·陳椿榮《元始無量度人上品妙經法》五卷,皆收入《洞真部》玉訣類。按當入《洞玄部》。

四注本末附《經說》,謂此經太上道君受之於元始天尊。卷一道君《前序》,卷二及卷三前段為正經,卷二為《元始洞玄章》,(國符按《洞玄章》中三十二天隱名,三十二帝諱,是否有譯自外國文者待考。)(校者按:考三十二帝者,《无量度人經》云:“一曰鬱艦玉明,二曰須阿那田,三曰元育齊京,四曰劉度內鮮,五曰醜法輪,六曰恬愴延,七曰正定光,八曰曲育九昌,九曰理禁上真,十曰空瑤醜音,十一曰重光明,十二曰摩夷妙辯,十三曰阿迦婁生,十四曰鬱密羅千,十五曰龍羅菩提,十六曰宛黎无延,十七曰開真定光,十八曰婆婁阿貪,十九曰招真童,二十曰薩羅婁王,二十一曰閔巴狂,二十二曰明梵光,二十三曰勃勃監,二十四曰飄弩穹隆,二十五曰慧覺昏,二十六曰梵行觀生,二十七曰那育醜瑛,二十八曰龍羅覺長,二十九曰總監鬼神,三十曰眇眇行元,三十一曰運上玄玄,三十二曰大擇法門。通前三十二天,並是諸天隱諱、諸天隱名者也。四方各配八天、八帝,四八所以為三十二天、三十二帝。”柳存仁認為,《洞玄靈寶度人經大梵隱語疏義》給讀者提供了某些所謂梵音的資料。這些梵音,實際上是把另一種外國語音譯成漢語。他發現《度人經》中龍羅菩提、蔡濤元、阿答和、薩羅婁王、空瑤醜音、迫落萬刑等名字,來自波斯語。參見柳存仁著、林悟殊譯《唐前火祆教和摩尼教在中國之遺痕》,《世界宗教研究》一九八一年第三期。據柳存仁考證,道教經典《度人經》中吸收了不少摩尼教和基督教的思想,如《度人經》說:“大者,大隗也,是三界之都錄,主生死圖籍。醜者,醜伯也,是三界之魔王,常受事於大隗。”所說的“大隗”就是《舊約》中的“大衛”(David),醜伯就是《舊約》中的約押(Joab)。見柳存仁《和風堂集》上《唐代以前拜火教摩尼教在中國之遺痕》,其曰:“疑此大衛與約押或大隗與醜伯之故事曾為摩尼教文獻所吸收,輾轉更為道教利用,幸尚未全失其真。”又曰:“此誠道教在中國文化史上突出之特色,初則排拒,繼則儘量吸收外來養料,時復加以融化。”)卷三前段為《三洞玉曆章》,此二章即為正經。後段自“道言此二章並是諸天上帝及靈魔王隱祕之音”起,為道君《中序》。卷四前段為《大梵隱

語》。薛幽棲注目：“此是題目也。梵者，道也。言此篇乃是三十二天中大道隱諱語，不可測量也。”內僅有道君撰《靈書中篇》。後段自“道言，此諸天中”至“大量玄玄也”為道君《後序》。通義本及薛季昭注本同。青元真人註本，《內義》本，陳致虛注本，《經法》本，則於《大梵隱語》中，增入《靈書上篇》，《後序》後附《靈書下篇》，云天真皇人撰。又附《太極真人頌》。（前述《靈寶无量度人上品妙經》卷一亦如此。）

### 三皇文考證

《三皇文》，三國帛和所得者為最古。又鄭隱以授葛洪，其師授今不可考。至晉鮑靚所傳，云於嵩山石室中得之，亦以傳葛洪。《三皇文》即《三皇經》，後人增其他道經及齋儀，編成《洞神經》。

#### 小有三皇文

按《三皇文》即《三皇經》，猶《靈寶五符天文》之即為《靈寶五符經》也。《抱朴子·遐覽》：“敢問符書之屬，不審最神乎？抱朴子曰：余聞鄭君（即鄭思遠）言，道之重者，莫過於《三皇文》、《五嶽真形圖》也。古人僊官至人，尊祕此道。非有僊名者，不可授也。受之四十年一傳，傳之歃血而盟，委質為約。諸名山五嶽，皆有此書，但藏之石室幽隱之地。應得道者，入山精誠思之，則山神自開山令人見之。如帛仲理者，於山中得之，自立壇委絹，常畫一本而去也。”今本《神仙傳》卷七曰：“帛和，字仲理。”又曰：“和乃到西城山，事王君。王君語和大道訣曰：‘此山石室中，當熟視北壁，當見壁有文字，則得道矣。’視壁三年，方見文字。乃古人之所刻《太清中經》、《神丹方》及《三皇天文》大字、《五嶽真形圖》，皆著石壁。和諷誦萬言，義有所不解。王君乃授之訣。”據此，帛和所得《三皇文》，即《三皇天文》大字。《洞神八帝妙精經》曰：“西城要訣《三皇天文》內大字。”注曰：“西城仙人施用立成，隱之玄丘之陰，帛公記錄，天漢元年正月三日受。”此謂帛和得《三皇天文》內大字。又曰：“帛公曰：前漢太初二年，王君明（按即盟字）授余大道之訣，使燒香清齋三日三夜，乃見告。”此謂西城王君授帛和以大道之訣，與《神仙傳》之說合。

《抱朴子·金丹》云“三皇文召天神地祇之法”。又《抱朴子·地真》：“黃帝東到青丘，見紫府先生，受《三皇內文》，以劾召萬神。”（按上句亦見《太上靈寶五符序》卷下。）按道經體制，經文多自述其來源。《地真篇》所記，蓋取自《三皇文》，其說依託不可據。而帛和云云，乃此經出世之源。《抱朴子·遐覽》言自其師鄭君（鄭隱）得《三皇內文》。又云：“道經有《三皇內文》天、地、人三卷。”是《三皇內文》有三卷。據上考，帛和所得《三皇內文》，鄭隱以傳葛洪，且託為出自黃帝。據《雲笈七籤》卷六《三洞經教部》，此即《小有三皇文》。又引《玉緯》，謂此文在小有之天玉府之中，故云。又可稱《小有經》。

《三皇文》、《五嶽真形圖》經德，見《抱朴子·遐覽篇》、《雜應篇》、《登涉篇》，唐·張萬福《傳授三洞經戒法錄略說》卷上、《無上祕要》卷二十五《三皇要用品》引《洞神經》。（此乃總稱。）

### 大有三皇文

《道教義樞》卷二《三洞義》曰：“晉時鮑靚學道於嵩高。以惠帝永康年中，於劉君石室，（按葛洪《神仙傳》，劉根隱嵩高山石室。）清齋思道，忽有《三皇文》，刊，（按《雲笈七籤》卷四，文下脫石成字。）仍依經以四百尺絹告玄，而受。後亦授葛法（按《雲笈七籤》卷六，法當作洪。）子孫。按《三皇經》序，鮑君所得石室之文，與世不同。（按此本晚出，與先已行世之《小有三皇文》不同，故云。）陸先生所得，初傳弟子孫，後傳陶先生，（按《雲笈七籤》卷六云“陸修靜得之，傳孫遊嶽，游嶽傳陶隱居”。）先生分析枝派，遂至茲也。”唐·張萬福《傳授三洞經戒法錄略說》云：“《洞神經》十四卷，陶先生所傳十三卷。”又《太上洞神三皇儀》云：

《洞神經》卷第一 《大有錄圖天皇內文》

《洞神經》卷第二 《大有錄圖地皇內文》

《洞神經》卷第三 《大有錄圖人皇內文》（按《道藏闕經目錄》卷上著錄《洞神大有錄圖》二卷，有符。）

《洞神經》卷第四 《八帝妙精經》上

《洞神經》卷第五 《八帝妙精經》中

《洞神經》卷第六 《八帝妙精經》下（按今《道藏》收《洞神八帝妙精經》）

一卷。)

《洞神經》卷第七 《八帝玄變經》上

《洞神經》卷第八 《八帝玄變經》中

《洞神經》卷第九 《八帝玄變經》下(按今《道藏》收《洞神八帝玄變經》一卷十五篇。八帝謂南斗史佐八大鬼神,又稱八史。)

《洞神經》卷第十 《八帝神化經》上

《洞神經》卷第十一 《八帝神化經》下(按《道藏闕經目錄》卷上著錄《洞神八帝神化經》四卷。)

《洞神經》卷第十二 《三皇齋儀》(按同上著錄《太上洞神三皇寶齋宿啓儀》,《三時通用行道儀》,《講誦儀》,《懺謝儀》,《三時行道儀》。)

《洞神經》卷第十三 《三皇朝儀》(按同上著錄《洞神三皇朝儀》。)

《洞神經》卷第十四 《三皇傳授儀》(按同上著錄《太上傳授三皇儀》三卷。)

上十四卷,蓋即陶弘景十三卷,增一卷科儀耳。《大有錄圖三皇內文》三卷,當即《大有三皇文》。故鮑靚所傳,即《大有三皇文》。又稱《大有經》。大有者,謂此經祕在大有宮中也。

《上清道類事相》卷四《瓊室品》引《三皇朝儀》。《無上祕要》卷四十九引《三皇齋立成儀》,卷三十八授《洞神三皇儀品》,卷四十八《三皇齋品》。

據《無上祕要》卷二十五三《皇要用品》引《洞神經》,《三皇天文大字》、《天皇文》、《地皇文》、《人皇文》,皆所以劾召鬼神;《抱朴子·遐覽》云是符書,今皆佚,疑皆似《元始五老赤書玉篇真文》,(參閱《真文赤書人鳥五符》條。)是篆文。

## 帛和

今本《神仙傳》卷七曰:“帛和,字仲理,遼東人也。入地肺山,事董奉。奉以行氣服朮法授之。告和曰:‘吾道盡此,不能得神丹金砂,周遊天下,無山不往。汝今少壯,廣求索之。’和乃到西城山,事王君。王君語和大道訣。曰:‘此山石室中,當熟視北壁,當見壁有文字,則得道矣。’視壁三年,方見文字。乃古人之所刻《太清中經》、《神丹方》,



及《三皇天文》大字、《五嶽真形圖》，皆著石壁。和諷誦萬言，義有所不解，王君乃授之訣。後入林慮山，爲地仙。林慮，一名隆慮，其山南連太行，北接恒岳，有仙人樓，高五十丈。”（按《御覽》卷四十五引《隋圖經》：林慮在隋縣西二十里，山有三峰，南第一峰名仙人樓，高五十丈。）《御覽》卷六百六十三引《道學傳》，本此。又見《仙苑編珠》卷中引《神仙傳》。

《御覽》卷六百六十一引《真人傳》（節錄《馬明生真人傳》，傳文見《雲笈七籤》卷一百六。）曰：“馬明生者，齊國臨淄人。本姓帛，名和，字君賢。”《雲笈七籤》作本姓和。《墉城集仙錄》卷四《太真夫人傳》，即錄自《馬明生真人傳》，作和君賢。《真誥》云：“馬明生，臨淄人。”《仙苑編珠》卷中引《神仙傳》：“馬明生，臨淄人，本姓和，字君賢。”《太平廣記》卷七引《神仙傳》亦云然，但作馬鳴生。（今本《神仙傳》亦作馬鳴生。）《仙鑑》卷十二：“馬明生（一作鳴生。）”“本姓和，字君實。一作賢，一作寶。”又各書所記馬明生事蹟，亦與帛和不同。故《御覽》所錄蓋誤。馬明生非帛和也。

### 鮑靚

（鮑靚，見《晉書》卷九十五《藝術列傳》，卷七十二《葛洪列傳》，卷八十《許邁列傳》；《御覽》卷六百六十四引《神仙傳》佚文，及《道學傳》；《仙苑編珠》卷下引《道學傳》；《雲笈七籤》卷八十五，一百六；《仙鑑》卷二十；《玄品錄》卷二。）

鮑靚，字太玄，（《晉書·葛洪傳》云鮑玄，蓋誤。）東海人，（《晉書》本傳。）或云陳留人，（《七籤》、《仙鑑》。）或云東海陳留人，（《玄品錄》。）或云上黨人，漢司徒鮑宣之後。（本《神仙傳》。《御覽》六百六十六引《道學傳》及《晉書·葛洪傳》亦云上黨鮑玄。按東晉僑立郡縣，更易頻數。故靚之鄉里，異說紛紜。）學兼內外，明天文河洛書。遷南陽中部都尉，爲南海太守，時王機爲廣州刺史。（《晉書》本傳。）靚，葛洪之妻父也。（《晉書·葛洪傳》、《神仙傳》。）許邁曾往候之，採其至要。（《晉書·許邁列傳》。）靚嘗見仙人陰長生，得受道訣。（《晉書》本傳。《御覽》六百六十三引《道學傳》云：於太興元年。太興，東晉元帝年號。）

或云靚學明經術緯候。師左元放，受中部法，及《三皇》、《五嶽》劾召之要，行之神驗，能役使鬼神，封山制魔。（《七籤》、《仙鑑》。）嘗與許謐往還，（《真誥》卷十。）年過七十而解去，（《神仙傳》。）或云百餘歲卒，（《晉

書》本傳。)或云後靚還丹陽,(據此,靚後居丹陽。)卒葬於石子岡,(《仙鑑》卷二十一,引《墉城集仙錄》。)或云於羅浮山得道。(《仙苑編珠》。)

(《廣弘明集》卷九周·釋道安《二教論》:“晉元康中鮑靖造《三皇經》被誅。”又《笑道論·道經未出言出》“鮑靜造《三皇經》,事露被誅。”按此事未見史文,蓋釋子所妄造。鮑靖、鮑靜,當即鮑靚。)

### 唐代焚三皇經

《抱朴子·遐覽篇》、《雜應篇》、《登涉篇》述《三皇內文》、《五嶽真形圖》神通多端。《法苑珠林》卷六十九《破邪篇·捨邪歸正》第六:“至唐貞觀二十年,有吉州囚人劉紹略妻王氏,有《五嶽真仙圖》及舊道士鮑靜所造《三皇經》,合一十四紙。上云:‘凡諸侯有此文者,必爲國王。大夫有此文者,爲人父母。庶人有此文者,錢財自聚。婦人有此文者,必爲皇后。’時吉州司法參軍吉辯因檢囚席,乃於王氏衣籠中得之。時追紹略等勘問,云:‘向道士所得之。’受持州官,將爲圖讖。因封此圖及經,馳驛申省奉聞,勅令省官勘。當時朝議郎刑部郎中紀懷業等,乃追京下清都觀道士張惠元、西華觀道士成武英等勘問,並款稱云:此先道士鮑靜等所妄爲墨書,非今元等所造。勅遣除毀。又得田令官奏云:如佛教依內律,僧尼受戒得蔭田各三十畝。今道士、女道士皆依《三皇經》,受其上清下清,昔僧尼戒處,亦合蔭田人各三十畝。此經既僞,廢除。道士、女道士既無戒法,即不合受田,請同經廢。京城道士等當時懼怕,畏廢蔭田,私憑奏官,請將老子《道德經》替處。其年五月十五日,勅侍郎崔仁師勅旨云:‘《三皇經》文字既不可傳,又語妖妄,宜並除之。即以老子《道德經》替處。有諸道觀及以百姓人間有此文者,並勒送省除毀。’其年冬,諸州考使入京朝集,括得此文者,總取禮部尚書廳前,並從火謝也。”事又見集《古今佛道論衡》卷丙。

### 歷代書目著錄三皇經、五嶽真形圖

《宋志》神仙類:陰長生《三皇經》一卷,《五嶽真形圖》一卷,《五嶽真形論》一卷。《崇文總目》道書類:《三皇經》三卷,陰長生撰;《五嶽真形圖》文一卷,葛洪撰;又《靈寶五嶽真形圖》一卷。《通志略》諸子類道家:《三皇經》一卷,陰長生修;《五嶽真形圖文》一卷,葛洪撰;《靈

寶五嶽真形圖》一卷；又《天皇內文》一卷；《內諱隱文》一卷；《三皇內音》一卷；《三皇內文》一卷。《祕目》子類道書：《三皇內文》一卷，《五嶽真形序論》一卷。《御覽》經史圖書綱目有《三皇經》。可見，《三皇經》雖經唐代焚燬，至宋代尚存於世也。《道藏闕經目錄》卷下有《三皇經》，卷上《洞神三皇內音》、《洞神三皇經疏略義》。

《正統道藏》洞神部方法類有《太清金闕玉華仙書八極神章三皇內祕文》三卷。《抱朴子》所引《三皇文》，此書無之，故非葛洪所得書。其《神宗章》述及唐宋道士，疑此書或係晚出，或有後人增入者。又《洞玄部》靈圖類有《洞玄靈寶古本真形圖》，前有東方朔序。（參閱《道藏劄記》帛和與帛家道條。）

《五嶽真形圖》見甯全真授、王契真纂《上清靈寶大法》卷十六《五嶽靈山投簡式》。又《雲笈七籤》卷七十九亦載。

## 太玄經考證

漢末張脩即以《老子》教人。後人彙集晚出道經若干種，成《太玄經》，而以《老子》弁其首。

### 張脩教人習老子

《後漢書·劉焉傳》注引《典略》謂張脩之法“又使人爲姦令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習”。又云張魯“自在漢中，因其人信行脩業，遂增飾之”。據此，系師即使人習老子《五千文》。故《傳授經戒儀註訣》內，《太玄部》有《老君道德經想爾訓》二卷。唐玄宗《御製道德真經疏》前有《道德真經疏外傳》云：《道德經》箋注，有《想爾》二卷，三天法師張道陵所注。又《真誥》卷十七有系師注《老子內解》。

《茅山志》卷九《道山冊》：“按《登真隱訣》，隱居云：老子《道德經》有玄師楊真人手書張鎮南古本。（《茅山志》卷十稱楊羲爲嗣上清第二代玄師。）鎮南，即漢天師第三代系師魯，魏武表爲鎮南將軍者也。其所謂爲《五千文》者，有五千字也。數系師內經，有四千九百九十九字，由來闕一。是作三十幅，應作卅幅，（按《老子》有三十幅共一轂之句。）蓋從省易文耳，非爲正體矣。宗門真蹟不存，今傳《五千文》爲正本，上下二篇不分

章。”巴黎所藏敦煌寫本《老子》二四一七卷，卷尾題識有云“太極左仙公序，係師定，河上真人章句。此係師當即系師張魯。（參看《東方雜誌》第四十卷第二號唐文播文）

惟是《太玄部》，道經中列於《三洞》之後。

### 尹喜所受經

《道教義樞》卷二《三洞義》曰：“太玄者，重玄爲宗，老君所說。故道君序訣云‘玄玄道宗’。又《太玄經》云：‘无无曰道，義樞玄玄。’而尹生所受，唯得《道德》、《妙真》、《西昇》等五卷。”按《甄正論》卷中曰：“後遂西之流沙，至函谷關，爲關令尹喜演《道德》二篇上下兩卷，論修身治國，誠剛守雌，挫銳解紛，行慈儉謙下之道，成五千餘言。尹喜又錄老子談論言旨爲《西昇記》。其中後人更增加其文，參糅佛義，大旨略與道經微同。多說人身心情性稟生之事，修養之理，夭壽之由。後人改記爲經。”故尹喜自老君受《道德經》二卷，《妙真經》二卷，《西昇經》一卷，共五卷。則《妙真經》、《西昇經》皆依託老子、尹喜。

《仙鑑》卷八《尹喜傳》：老君“即授喜《妙真》、《內解》等太清上法，《三洞真經》、《靈寶符圖》、《太玄》等法，俾教授至精仁者，羽化神仙，令毋斷絕”。“因授喜《玉曆中經》三十五章”。（《七籤》卷十九《老子中經》共五十五神仙，即五十五章。）又蔣叔興《無上黃籙大齋立成儀》卷二十一《老君所授尹喜諸經》著錄“《出塞經》、《西昇經》、《元陽經》、《道德經》、《內解經》、《九室經》”。

杜光庭《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五：“梁朝道士孟智周、臧玄靜，陳朝道士諸糝，隋朝道士劉進喜，唐朝道士成玄英、蔡子晃、黃玄曠、李榮、車玄弼、張慧超、黎元興等，皆明重玄之道。”蒙文通《老子成玄英疏叙錄》云：“六代注老，顯有二派，王弼專研玄談，河上則備言仙道，成則總此二派，不偏一隅，毋疏文義，竟復起《內解》，《內解》皆仙術也。”蓋王弼之解爲外，仙道之解爲內，《內解》又稱《節解》或《內節解》。（葛玄《老子內節解》。）又有吳郡徵士顧歡述《道德真經注疏》，中引《節解》甚多，又數引《西昇經》。

《三天內解經》卷上云：“此時六天治興，三道教行，老子帝帝出爲

國師，伏羲時號爲鬱華子，祝融時號爲廣壽子，神農時號爲大成子，黃帝時號爲廣成子，顓頊時號爲赤精子，帝嚳時號爲錄圖子，帝堯時再出，號務成子，帝舜時號尹壽子，夏禹時號爲真行子，殷湯時號錫則子。變化無常，或姓李名弘，字九陽；或名聃，字伯陽；或名中，字伯光；或名重，字子文；或名宅，字伯長；或名元，字伯始；或名顯，字元生；或名德，字伯文。或一日九變，或二十四變，千變萬化，隨世沈浮，不可勝載。至殷武丁時，又反胎於李母，在胎中誦經八十一年。剖左腋而生，生而白首，又號爲老子。今世人有《三台經》者，是老子於胎中所誦者也。反胎於李母者，自以空虛身化作李母之形，還以自胞，非實有李母也。世人不知，謂老子託胎於李母，其實不然也。”金妙玉女之說，亦見此經。

《道教義樞》卷二《三洞義》又曰：“按《正一經》云：太上親授天師《太玄經》有二百七十卷。推檢是漢安元年七月得於此經。爾來傳世，乃至今日也。”《雲笈七籤》卷六云：“今《玉緯》所撰，止有一百三十五卷，又非盡是本經，餘者不見，當時運會未行。”潘師正《道門經法相承次序》卷上亦云《太玄部》一百三十五卷。此中當有尹生所受經。“又非盡是本經”當謂有齋儀等書也。而《正一經》所載，當係虛數。（虛數，詳見《道書虛目》條。）

### 抱朴子非老莊

世徒知道教之依託老莊，而不知亦有非老莊者。《抱朴子·釋滯》云：“道書之出於黃老者，蓋少許耳，率多後世之好事者，各以所知見而滋長，遂令篇卷至於山積。”“又《五千文》雖出老子，然皆汎論較略耳。其中了不肯首尾全舉，其事有可按據也。但暗誦此經，而不得要道，直爲徒勞耳，又況不及者乎。至於文子、莊子、關令尹喜之徒，其屬文華，雖祖述黃老，憲章玄虛；但演其大旨，永無至言。或復齊死生謂無異，以存活爲徭役，以殞沒爲休息。其去神僊已千億里矣。豈足耽玩哉。其寓言譬喻，猶有可采，以供給碎用，充御卒乏。至使末世利口之奸佞，無行之弊子，得以老莊爲窟藪，不亦惜哉！”

## 太玄經目

據《洞玄靈寶三洞奉道科戒營始》、《傳授三洞經戒法錄略說》、《傳授經戒儀注訣》、《太玄部》當收下列諸書：《老子道德經》二卷，《河上公注》二卷，《想爾注》二卷，（杜光庭曰：“三天法師張道陵所注。”《洞真太上太霄琅書》卷四曰“係師《想爾》”，則係張魯所注。）《老子妙真經》二卷，《老子西昇經》二卷，（《新唐志》子錄道家類著錄。）或作一卷，（《舊唐志》子錄道家類著錄。）《玉歷經》一卷，（《抱朴子·遐覽》著錄《老君玉歷真經》、《玉歷經》各一卷。是《玉歷經》有二種。《上清黃庭內景經》注引作《玉曆經》，蓋即《玉曆經》。而另一種經亦稱《玉歷經》，則已亡佚矣。）《歷藏經》一卷，（《抱朴子·遐覽》著錄《歷藏延年經》一卷。《道藏闕經目錄》卷上著錄《太清太上混元上德皇帝神仙歷藏經》一卷，有畫。《周易參同契》曰：“是非歷藏法，內視有所思。”陰長生註：“謂胎息之道，視五藏而存思也。）《老子中經》一卷，《老子內解》二卷，（杜光庭曰：尹喜以內修之旨解注。）《老子節解》二卷，（《隋志》子部道家類，兩《唐志》子錄道家類著錄。杜光庭曰：老君與尹喜解。）《高上老子傳》一卷，（《舊唐志》史錄雜傳類著錄《高士老君內傳》三卷，尹喜、張林亭撰。《新唐志》子錄神仙類著錄尹喜《高士老君內傳》三卷。按高士當作高上。）《無上真人內傳》（即關令尹喜。）一卷，（《隋志》史部雜傳類云《關令內傳》，鬼谷先生撰。《舊唐志》史錄雜傳類云《關令尹喜傳》，鬼谷先生撰，四皓注。《新唐志》子錄神仙類著錄同。）符圖儀注在外。道家及百家諸子，亦當收入此部。

《正統道藏》收入宋·陳景元《西昇經集注》六卷，宋徽宗御注《西昇經》三卷。又《老子中經》（一名《珠宮玉曆》。）第十神仙、第二十神仙，（《玉曆》。）有“生錄”與“死籍”，著“生錄”削“死籍”，則長生久視，永為種民。此經云如法修鍊，則得長生。又《七籤》卷五十八《諸家氣法》類收《胎息精微論》，蓋即《通志·藝文略·道家類》胎息所著錄《胎息精微論》三卷之節本，此書題陰長生註，經考定為唐人注，依託陰長生爾。胎息非存想，此註誤。《仙鑑》卷八《尹喜傳》云老君授尹喜《玉曆中經》三十五章。然《七籤》載《老子中經》五十五章。按《仙鑑》卷八《尹喜傳》，源出《元始先生無上真人關令內傳》，但有後人摻入之文。《玉曆中經》、《老子妙真經》、《老子內解》、《老子西昇經》、《老子道德經》，皆由老子授尹喜，蓋多出自樓觀道士。

## 太平經考證

《太平經》，東漢順帝時，宮崇詣闕上其師干吉所得《太平清領書》一百七十卷，即其書也。又張陵另出《太平洞極之經》一百四十四卷。

太平之義，見《雲笈七籤》卷六引《太平經》甲部第一，其言云：“澄清大亂，功高德正，故號太平。若此法流行，即是太平之時。”（按此乃佚文。）

### 干吉太平經

《後漢書》卷六十下《襄楷傳》：“桓帝時，楷上書言：臣前上琅邪宮崇受干吉神書，不合明聽。”（原注：于姓，吉名也。神書即今道家《太平經》也。其經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爲部，每部十七卷。），又“前者宮崇所獻神書，專以奉天地，順五行爲本；亦有興國廣嗣之術，其文易曉，參同經典。而順帝不行，故國胤不興”云云。又，“初，順帝時，琅邪宮崇詣闕上其師干吉（《笑道論》引《化胡經》作干室。）於曲陽泉水上所得神書百七十卷，皆縹白素、朱介、青首、朱目，號《太平清領書》。（原注：今潤州有曲陽山，有神溪水。定州有曲陽山，有神溪水。海州有曲陽城，北有羽潭水。壽州有曲陽城，又有北溪水。而干吉、宮崇並琅邪人。蓋東海曲陽是也。縹，青白也。素，縑也。以朱爲介。青首，縹也。目，題目也。《太平經鈔》丁部一二上云：“吾書中善者，悉使青首而丹目。何乎？吾道乃丹青之信也。青者生仁而有心，赤者太陽，天之正色。吾道太陽仁政之道，不欲傷害。”）其言陰陽五行爲家，而多巫覡雜語。有司奏崇所上妖妄不經，乃收藏之。後張角頗有其書焉。及靈帝即位，以楷書爲然”。按北宋·賈善翔《猶龍傳》卷四授干吉《太平經》篇云：“至順帝時，琅邪人宮崇詣闕進《太平經》。表云：親受於干吉，吉親受於太上也。”此說是也。蓋此經本附進經表。今《道藏》本殘闕，此表已佚。

《前漢書》卷七十五《李尋列傳》：“成帝時，齊人甘忠可詐造《天官歷包元太平經》十二卷。”（此條最早見趙翼《廿二史劄記》卷四《光武信讖書》條。又葛洪《抱朴子·遐覽》記其師鄭君之書有《包元經》。）據傳，此經述災異廣嗣益壽。蓋與宮崇所上《太平經》說相似，疑與後漢干吉《太平經》，或有關係，亦未可知。



自後漢順帝約歷四十年，而至靈帝熹平年間。《三國志》卷八《張魯列傳》注引《典略》曰：熹平中……東方有張角。角爲太平道。《後漢書·襄楷列傳》云：“後張角頗有其書（即《太平經》。）焉。”故張角所奉道書，即干吉之《太平經》，實干吉、宮崇之同黨，其後中平元年乃有黃巾張角起義。時其徒遍青、徐、幽、冀、荆、揚、兗、豫八州，見《後漢書》卷一百一《皇甫嵩列傳》。嗣黃巾義軍失敗，而太平道當仍流行於民間也。至獻帝建安中，《三國志》卷四十六《孫策列傳》注引《江表傳》曰：“時有琅邪道士于吉（按乃干吉之訛。）先寓居東方，往來吳會，立精舍，燒香，讀道書，制作符水以治病。吳會人多事之。”吳、會稽二郡屬揚州，故靈帝時太平道已流佈於此二郡；傳至建安中耳。又引《江表傳》、《志林》、《搜神記》皆云孫策殺干吉。按順帝至獻帝建安中五六十年，干吉如仍在世，是時當已近百歲，或逾百歲。享壽過長，不合常理，干吉蓋已去世。孫策所殺，非干吉本人。《抱朴子·道意》曰：“吳大帝時，蜀中有李阿者，穴居不食。傳世見之，號爲八百歲公。人往往問事，阿無所言，但占問顏色。若顏色欣然，則事皆吉。若顏容慘戚，則事皆凶。若阿含笑，則有大慶。若微歎者，即有深憂。如此之候，未曾一失也。後一旦忽去，不知所在。（按見葛洪《神仙傳》。）後有一人，姓李，名寬，到吳而蜀語，能祝水治病，頗愈。於是遠近翕然，謂寬爲李阿，因共呼之爲李八百，而實非也。自公卿而下，莫不雲集其門。後轉驕貴，不復得常見，賓客但拜其外門而退，其怪異如此。於是避役之吏民，依寬爲弟子者，恒近千人。”故孫策所殺干吉當與李寬相類，乃後世太平道祭酒，假託爲干吉耳。又《雲笈七籤》卷一百一引《洞仙傳》（《隋志》著錄。）云“世中猶有事干君道者”。

另有三說，其一說出葛洪《神仙傳》。《三洞珠囊》卷一《教導品》引《神仙傳》佚文云：“干君者，北海人也。病癩數十年，百藥不能愈。見市中一賣藥公，姓帛名和。往問之，公言：卿病可護。卿審欲得愈者，明日雞鳴時來會大橋北木蘭樹下，當教卿。明日雞鳴，干君往期處；而帛公已先在，怒曰：不欲愈病耶？而後至何也？更期明日夜半時。於是干君日入時便到期處。須臾，公來。干君曰：不當如此耶？

乃以素書二卷授干君，誠之曰：卿得此書，不但愈病而已；當得長生。干君再拜受書。公又曰：卿歸，更寫此書，使成百五十卷。干君思得其意，內以治身，外以消災救病，無不差愈。在民間三百年，道成仙去也。”《仙苑編珠》卷中引《神仙傳》佚文：“吉受之，(按謂素書二卷。)乃《太平經》也，行之疾愈。乃於上虞釣臺鄉高峰之上，演此經成一百七十卷。今太平山干谿在焉。”據此，帛和授素書二卷於干吉，吉演成一百七十卷。據《太平經鈔》壬部，此經分爲十部，共一百七十卷。百五十卷之說非是。又云，在民間三百年。自建安中上溯至前漢成帝或元帝，爲時約二百三十四年。故今本《神仙傳》卷十曰：“宮嵩者，琅琊人也。有文才，著書百餘(《仙苑編珠》引作二百。)卷。師事仙人干吉。漢元帝時，嵩隨吉於曲陽泉上，遇天仙，授吉青縑朱字《太平經》十部。吉行之得道，以付嵩，後上此書。書多論陰陽否泰災眚之事，有天道地道人道。云治國者用之，可以長生。此其旨也。嵩服雲母，數百歲有童子之色。人(人上本有出字，據《仙苑編珠》刪。)紆嶼(《仙苑編珠》引作芋嶼。)山仙去。”蓋謂干吉于前漢元帝時得《太平經》也。惟此說謂干吉於曲陽泉上遇天仙，得《太平經》十部。蓋據異聞，故同書而著異說也。其宮嵩當即宮崇。(故宮崇亦有住世三百年之說。)據此說，則干吉《太平經》，更可與成帝時人甘忠可之《天官歷包元太平經》發生關係。又《猶龍傳》卷四《授干吉太平經篇》云：“今於正經而外，又有《複文》一卷，稱後聖君撰，凡二千一百二十三字，似篆而非篆，有序冠于其首，其文隱而難解。”今《道藏》有《太平經複文序》，乃隋唐人撰述，其詞曰：“皇天金闕後聖太平帝君，太極宮之高帝也，地皇之裔。生而靈異，早悟大道。勳業著於丹臺，位號編於太極。上清錫命，總統群真，封掌兆民，山川河海，八極九垓，莫不盡關於帝君而受事焉。君有太師、上相、上宰、上傳、公卿、侯伯，皆上真寮屬。垂謨作典，預令下教，故作《太平複文》。先傳上相青童君，傳上宰西城王君，(按詳見《太平經鈔》甲部。)王君傳弟子帛和，帛和傳弟子干吉。干君初得惡疾，殆將不救，詣帛和求醫。帛君告曰：吾傳汝《太平本文》，可因易爲一百七十卷，編成三百六十章，普傳天下，授有德之君，致太平；不但疾愈，兼而度世。干君受教，究極精

義，敷演成教。當東漢末，中國喪亂，齋經南遊吳越，（原注：居越東一百十三里，山名太平，溪曰干溪，遺跡見存。）士庶翕然歸心。”又云：“凡四部九十五章二千一百二十八字，皆《太平本文》。其三百六十二章，是干君從本文中演出。並行於世，以複相輔成，教而傳受焉，故不謬焉。”前《太平本文》二千一百二十八字，即賈善翔《太平複文》二千一百二十三字。三誤作八耳。蓋干君從《本文》演成一百七十卷，《太平本文》遂與《太平經》以複相輔，故又稱《複文》。（按複文指異體字，或為多種文字組成的複合字。南朝梁·劉勰《文心雕龍·練字》：“暨乎後漢，小學轉疏，複文隱訓，臧否太半。”周振甫注：“複文，猶異體字。”范文瀾注：“隱訓，謂詭僻之訓。”《猶龍傳》卷四《授干吉太平經篇》曰：“今於正經外，又有《複文》一卷，稱後聖君撰，凡二千一百二十三字，似篆而非篆，有序冠於篇首，其文隱而難解。”據師傳口訣可讀出整部《太平經》。）《複文序》所述，帛和傳干吉，以及太平山干谿干君遺跡，與《神仙傳·干君傳》說合，當據同一傳聞。至東漢末南遊吳越云云，《干君傳》固曾謂在民間三百年也。故此說之《太平本文》，或即《干君傳》之素書二卷。

《抱朴子·勤求》曰：“故後之知道者，干吉、容嵩、（按蓋即宮嵩。）桂帛諸家，各著千數篇。”按《三洞珠囊》卷一《救導品》引《神仙傳》佚文云：“桂君者，徐州刺史也。病癩十年，醫所不能治。聞干君有道，乃往見之。道從數百人，威儀赫奕。至門，干君不迎。入室，干君不起。桂君拜而自陳。干君問：子來何為？桂君曰：無狀，抱此篤疾，從神人乞愈耳。干君曰：子徒從乃衆。吾謂子欲求劫道，子若信治病者，皆遣侍從，身留養馬，可得愈也。桂君即去從官，方留養馬。三年亦不見治病。不知病愈也。”《仙苑編珠》卷中引《神仙傳》佚文：“心不退，君與其丹及書一百五十卷。桂服之，癩愈。年百九十歲，色若童子。自貨藥於成都。復歸西嶽不出。”桂帛疑即桂君，則亦奉太平道者也。

其二說出《後漢書》，《混元聖紀》卷一云漢成帝“河平二年甲午，老君降於琅琊郡曲陽淵，授干吉《太平經》”。（出《後漢書》。）今范曄書無其文。此當出已佚之《後漢書》。《猶龍傳》卷四《授干吉太平經篇》據《老君內傳》，（《新舊唐志》著錄。）謂孝成帝河平二年，混元分身，下遊琅琊曲陽泉，授北海人干吉《太平經》一百七十卷。此說謂老君于前漢成帝

河平二年下降，授干吉《太平經》。

其三說出《老君說一百八十戒序》，文見《太上老君經律》及《雲笈七籤》卷三十九。其言曰：“昔周之末，赧王之時，始出太平之道，太清之教。老君至瑯琊，授道與干君。干君受道法，遂以得道，拜為真人。又傳《太平經》一百七十卷甲乙十部。後帛君篤病，從干君授道護病。病得除差。遂復得道拜為真人。今瑯琊有木蘭樹，干、帛二君所治處也。幽王時，老君教胡，還當入漢中；過瑯琊，干君得見老君。老君謂干君曰：吾前授汝助人救命，憂念萬民，拜署男女祭酒，廣化愚人，分布弟子，使上感天心，下動地祇，當令王者歡心。”據上文，太平道亦拜署男女祭酒，廣化愚人，分佈弟子。北周·甄鸞《笑道論》及梁·孟安排《道教義樞》卷二《七部義》徵引之，故此亦六朝舊說。其赧王、幽王云云，蓋與《老子》化胡說有關。此說謂老君授干吉，吉授帛和。

約出於南北朝的《正一法文天師教戒科經·大道家令戒》云：“道重人命，以周之末世始出，奉道於瑯琊，以授干吉。太平之道起於東方，東方始欲濟民於塗炭，民往往信其道……後道氣當布四海，轉生西關……五千文……付關令尹喜……西人胡授以道法。”《老君說一百八十戒》內文字顯然與《大道家令戒》有相似之處，但又多了一些內容，即太平道亦“拜署男女祭酒，廣化愚人，分布弟子”。

後漢末葉，太平道流佈甚廣，傳世亦頗久。於《太平經》之淵源，因地域或時代之不同，傳聞蓋各異其辭。六朝人據傳聞著之竹帛，遂得上列三說。至干吉屬籍，僅有琅琊、北海二說。《猶龍傳》卷四《授干吉太平經篇》曰：“又有《太平鈔》十卷，不著撰人名氏。大略發明本經篇目。又有《祕旨》一卷，稱上相青童君受守一之法。又有《宗師傳》，不著撰人名氏，載西城王君、帛和、干吉三傳，合為一卷。”又云唐末閻丘方遠精《太平經》，因詮為三十篇，盡其樞要。元·鄧牧、孟宗寶《洞霄圖志》卷五云：“先是《太平青領書》自漢于真人傳授，卷帙浩繁，《複文》隱祕。先生（閻丘方遠）鈔為二十卷，文約旨博，學者便之。”明·釋無盡《天台方外志》卷七：“詮《太平經》十三篇。”（閻丘方遠）《太平經複文》收入《太平經》卷一百四之一百七。《宗師傳》及閻丘方遠《太平經

鈔》二十卷，皆佚。

《抱朴子·遐覽》所載道書有《太平經》五十卷，《甲乙經》一百七十卷。按《後漢書》章懷太子注：“神書，即今道家《太平經》也。其經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爲部，每部一十七卷也。”今《道藏》本亦然。是《甲乙經》即《太平經》。而《太平經》五十卷，則疑爲此書之別本。

《宋志》神仙類：襄楷《太平經》一百七十卷。《文獻通考》：《太平經》一百七十卷。《宋祕目》子類道書：《太平經》一百七十卷。《御覽》經史圖書綱目：《太平經》。《道藏闕經目錄》卷下：《太平經》。今涵芬樓影印北京白雲觀藏《正統藏》本《太平經》以《太平經鈔》十卷爲卷一之十，實存卷三十五，三十六之三十七，三十九之五十五，六十五之七十二，八十六，八十八之九十三，九十六之一百四，一百十四，一百十六之一百十九；共計實存四十九卷。明·白雲霽《道藏目錄詳註》卷四及明·李杰《道藏目錄詳註》卷四皆云《太平經》存卷一之十四，卷三十五之五十，卷五十一之九十，（內有缺卷。）卷九十一之一百七，（內缺卷九十四、九十五。）卷一百八之一百一十九。是北京白雲觀《正統藏》已有缺佚。蓋此藏皮觀內，歷時既久，頗多殘闕，後雖於清道光中修補，仍未能復其舊觀也。

### 張陵太平洞極經

天師所傳《太平洞極經》一百四十四卷，《道教義樞·七部義》云：“按《正一經》云有《太平洞極之經》一百四十四卷。此經並盛明治道，證果修因，禁忌（本作惡，據《雲笈七籤》卷六校正。）衆術也。其《洞極經》者，按《正一經》，漢安（按順帝年號之一。）元年，太上親授天師，流傳茲日。”但今本《太平經鈔》己部、庚部，《太平經》卷四十一，卷八十八皆詮《洞極經》。

### 太清經考證

《太清經》述金丹服食之道。東晉·葛洪《神仙傳》謂漢馬鳴生受《太清神丹經》三卷，馬鳴生授陰長生《太清神丹經》，（十篇。）八公授漢淮南王安《丹經》三十六卷，漢·張陵得《九鼎丹經》以授弟子王長、趙昇，帛和得《太清中經》、《神丹方》，吳·介象得《還丹經》一首。

《道教義樞》卷二《七部義》謂《太清經》“明金丹之術，服御之者，

遠昇太清(境),故言泰清也”。《道藏闕經目錄》卷下著錄《太清經》六十二卷,據考《太清經》收金丹、(外丹。)黃白、仙藥、導引、氣法、養生諸書。《黃帝九鼎神丹經訣》引《三十六水法》、《九丹經》、《黃帝九鼎神丹經》、《真人九昇經》、《狐子萬金訣》、《五金粉圖訣》、《伏玄珠訣》、《太極真人九轉丹》、《張天師口訣》、《狐剛子仙釜法》、《六一泥法》、《鴻寶方》、《五靈神丹上經》、《黃礬石水法》、《孔氏解散方》、《鍊芒硝法》、《太清中經》、《太一金液還丹注》、《太清神丹寶經》、張天師《玄黃水本經》。《七籤》卷七十四收《太清神丹中經叙》。

### 神仙傳抱朴子述丹經之傳授

葛洪《抱朴子》謂三國左慈出《黃帝九鼎神丹經》一卷,《太清丹經》上中下三卷,《金液丹經》一卷,以授葛玄,玄以授鄭隱,隱以授葛洪。

《抱朴子·金丹》:“昔左元放(按左慈,字元放,見後。)於天柱山中精思,而神人授之金丹僊經。會漢末亂,不遑合作,而避地來渡江東,志欲投名山以修斯道。余從祖僊公(按即葛玄。)又從元放受之。凡受《太清丹經》三卷,及《九鼎丹經》一卷,《金液丹經》一卷。余師鄭君(按即鄭隱,字思遠。)者,則余從祖僊公之弟子也,又於從祖受之。而家貧無用買藥。余親之灑掃,積久乃於馬迹山中立壇盟受之,并諸口訣之不書者。江東先無此書,出於左元放,元放以授余從祖,從祖以授鄭君,鄭君以授余,故他道士了無知者也。”

### 太清經所收諸法術

《太上說南斗六司延壽度人妙經序》題曰三天大法師正一真人張道陵弟子左玄真人王長、右玄真人趙昇同記述。“太清境太上老君兩度降蜀之臨邛,往大邑,至于鶴鳴山。初授與徵士(按指不接受朝廷徵聘的隱士。)張道陵《正一盟威祕錄》二十四階品,次授朝拜日月高奔鬱儀結璘之真訣,并三八謝罪滅除黑簿超度玄祖之文。道陵先于中嶽已獲得《黃帝九鼎丹書》,後始在鶴鳴山隱居,遂備藥物,乃依其方法修鍊。三年丹成,未敢服之,乃謂弟子王長曰:神丹成就,若服餌之,當必冲天,

便爲真人矣。然吾未有大德，宜須爲國爲家，除害興利，利濟民庶，所謂先施勤勞，後可服丹，即輕舉上昇，臣事三境，則吾無愧焉。”

### 歷代書目著錄丹經

《隋志》子部醫方類：《神仙服食經》十卷，《太清神丹中經》一卷。《崇文總目》道書類：《黃帝九鼎神丹經訣》十卷，《金液歌》一卷，《金液丹訣》一卷，《神丹經訣》十卷，《金液神丹經》三卷。《宋志》神仙類：《太清丹經》一卷，《太清金液神丹經》三卷，《黃帝九鼎神丹經訣》十卷，《金液還丹歌》一卷。《通志略》諸子類道家：《黃帝九鼎神丹經訣》二十卷，《金丹歌》一卷，《神丹中經》一卷，《九丹神祕經》三卷，《神丹經訣》十卷，《金液神丹經》三卷，《太清神仙服食經》五卷，《神仙服食經》十二卷，《神仙服食經》一卷。《祕目》子類道書：《金液還丹經》二卷，(闕)《神丹中經》三卷，(闕)《九丹神祕經》一卷，(闕)《太清金丹經》一卷，《神仙服食經》一卷。《御覽》經史圖書綱目：《太清中經》，《神仙中經》，《神仙服食經》，《金液經》。《道藏闕經目錄》卷下：《太清經》六十二卷，《太清金丹經》，《太清神仙服食經》，《黃帝九鼎神丹經訣》。

今《道藏》洞神部衆術類收《黃帝九鼎神丹經訣》二十卷，其第一卷文與《抱朴子·金丹》所引合，故即《黃帝九鼎神丹經》。又據所記產藥地名，又謂陶隱居云云，故卷二以下，乃唐人所撰集。

又同部類收《太清金液神丹經》三卷。卷上正一天師張道陵序、經文，及作丹法。卷中經文及作丹法。此二段經文皆云出自陰君長生。卷中又附鄭君按語，及葛洪記鮑靚遇仙人陰長生事。卷下抱朴子述，記南洋產丹砂之國，係晉代外國地理志。《抱朴子·金丹》所引三經文，皆無之。

又張道陵所撰《太清經天師口訣》有云：“赤松子曰：汝善諦聽，今日授汝胡剛子說藥物分劑作之委要也。”鄭樵《通志·藝文略》道家書目中有張道陵撰《剛子丹訣》一卷。可見胡剛子(又作胡罡子，狐罡子，狐剛子)當早於張道陵，或爲同代人。《隋書·經籍志》有葛仙公撰《狐剛子萬金決》。故知狐丘即狐剛子。《黃帝九鼎神丹經訣》卷三：“狐丘



先生授葛仙公曰：命屬仙星，名錄繼我，今故授汝《萬金訣》等及修仙法。”《萬金訣》即《狐子萬金訣》。《黃帝九鼎神丹經訣》卷七有“左元放所授狐剛子《七寶未央丸》”，狐剛子為左慈之徒，當為東漢末人。

《混元聖紀》卷四云：“葛洪丹序云，洪少欲詣拂菻，（拂菻，我國古代指東羅馬帝國。《新唐書·西域傳下·拂菻》：“拂菻，古大秦也，居西拂菻，古大秦也，居西海上，一曰海西國。”）備聞海外諸國風境，說大秦國清淨奉道，人民淳和，王法甚正，見商賈者皆目曰周人。”

饒宗頤教授云：“蓋漢議郎楊孚著《異物志》，其後吳中郎康泰、宣化從事朱應，出使扶南，朱應撰《扶南異物志》，康泰撰《吳時外國傳》，（又稱《扶南土俗傳》。）而萬震亦撰《南州異物志》，當為《太清金液神丹經》卷下作者所寓目並取材者。”

今《道藏》洞神部衆術類所收書，大多應入太清部。

### 左慈

左慈，字元放，廬江人，（《神仙傳》、《後漢書》。）善道術。曹操招集方士，慈亦在其中。（《三國志·魏志》卷二十九《華佗傳》注引東阿王《辯道論》。）以為軍吏。（同上引文帝《典論》。按左慈事蹟，確然可信者，僅此。）

曹操以其有左道，欲殺之不能也。慈在荊州，劉表為牧，以為惑眾，復欲殺之。慈委表東去。慈見孫策，策復欲殺之。（見《神仙傳》。）及見吳主權，權素知慈有道，禮重之。（此事僅見《玄品錄》。）

明五經，兼通星氣。後學道，能役使鬼神，坐致行厨，變化萬端，不可勝紀。（《神仙傳》。）知房中補導之術。（文帝《典論》；東阿王《辯道論》。）曹操嘗試閉左慈等，令斷穀近一月。而顏色不變，氣力自若。（《抱朴子·論仙》引陳思王《釋疑論》。）能行諸禁術（《抱朴子·至理》。）變形，幻人視聽，厭刻鬼魅。（張華《博物志》。）

慈於天柱山石室中精思，神人授之金丹僊經。會漢末亂，不遑合作，避地來渡江東，（《真誥》卷十云建安末，渡江尋山，乃得入洞。）志欲投名山以修斯道。葛玄從慈受之，凡受《太清丹經》三卷，及《九鼎丹經》一卷，《金液丹經》一卷。（見《抱朴子·金丹》。《真誥》卷十云又乞丹砂合九華丹，是《太清中經法》。）後慈以意告葛玄，言當入霍山合九轉丹，遂乃仙去。（《神仙

傳》。)

《真誥》卷十二：“左慈，今在小括山，常行來，數在此下，尋更受職也。慈顏色甚少，正得鑪火九華之益。（原注：左慈字元放，李仲甫弟子，即葛玄之師也。魏武父子招集諸方士，慈亦同在中。建安末，渡江尋山，乃得入洞。又乞丹砂，合九華丹，是《太清中經法》。小括即小括蒼山，在永嘉橋谿之北。）按《真誥》謂左慈已為仙人，在小括山云云，並非實有其事也。附錄於此。

按左慈見《神仙傳》，（《太平廣記》卷十一。）又見《雲笈七籤》卷八十五，《仙鑑》卷十五，《玄品錄》卷二，《消搖墟經》卷二。皆本《神仙傳》或《後漢書》。《後漢書》卷一百十二《方術列傳》除述慈字里外，皆叙怪誕事。又見《仙苑編珠》卷上引《神仙傳》；《三洞群仙錄》卷五引《後漢·隱逸傳》，卷九、二十引《丹臺新錄》，卷十五引《三洞群仙記》；《茅山志》卷十四。慈之事蹟道術，備見此諸書中。茲僅舉其綱要如上。

陰君即陰長生，見《神仙傳》，（《太平廣記》卷八引其文。）《御覽》卷六百六十四引《靈寶赤書》，《雲笈七籤》卷一百六《陰真君傳》。李仲甫，名翼，見《御覽》卷六百七十八引《登真隱訣》。茲不具錄。

## 葛玄

葛玄，字孝先，丹陽句容都鄉吉陽里人也。本屬瑯琊，後漢驃騎僮侯廬讓國於弟，來居此土。七代祖艾，即驃騎之弟，襲封僮侯。祖矩，安平太守，黃門郎。從祖彌，豫章等五郡太守。父焉，字德需，州主簿、山陰令、散騎常侍、大尚書。而玄則葛洪之三代從祖也。（據陶弘景《吳太極左仙公葛公之碑》，文見《太極葛仙公傳》，此傳題曰青元觀譚嗣造，前有丁巳歲朱綽序，謂據閩皂山所記《仙公傳》一卷，重行編次。）吳初，左慈自洛而來，（《陶弘景碑》。）授玄《太清丹經》三卷，《九鼎丹經》一卷，《金液丹經》一卷。玄以授弟子鄭思遠。（《抱朴子·金丹》；《真誥》卷十二。）常服餌朮，能用符，行諸奇術，吳大帝曾召見之。（《神仙傳》卷七。）有人漂海隨風，渺漭無垠，忽值神島。見人授書一函，題曰寄葛仙公，令歸吳達之。由是舉世翕然，號為仙公。（《陶弘景碑》；《真誥》卷十二。）故葛洪著《抱朴子》，亦云余從祖仙公，（《抱朴子·金丹》。）赤烏七年，太歲甲子八月十五日，平旦升仙。（《陶弘景碑》。）宋崇寧三年，勅封沖應真人。淳祐三年，封沖應孚佑真君。（《太極葛仙公

傳》葛洪《元始上真衆仙記》云：“葛玄受金闕君命，爲太極左仙公，治蓋竹山，又在女兒山，常駕乘虎騎也。”）

### 鄭隱

《抱朴子·遐覽》：“抱朴子曰：余亦與子同斯疾者也，昔時幸遇名師鄭君，（即鄭隱。）但恨子弟不慧，不足以鑽至堅，極彌高耳。於時雖充門人之灑掃，既才識短淺，又年尚少壯，意思不專，俗情未盡，不能大有所得，以爲巨恨耳。鄭君時年八十，先髮鬢斑白，數年間又黑，顏色豐悅，能引強弩，射百步，步行日數百里，飲酒二斗不醉。每上山，體力輕便，登危越險，年少追之，多所不及。飲食與凡人不異，不見其絕穀。余問先隨之弟子黃章，言鄭君嘗從豫章還，於掘溝浦中，連值大風，又聞前多劫賊，同侶攀留鄭君，以須後伴，人人皆以糧少，鄭君推米以卹諸人，已不復食五十日，亦不飢，又不見其所施爲，不知以何事也。火下細書過少年人。性解音律，善鼓琴。閒坐，侍坐數人，口答諮問，言不輟響，而耳並聰聽，左右操絃者，教遣長短，無毫釐差過也。余晚充鄭君門人，請見方書。告余曰：‘要道不過尺素上，足以度世，不用多也。然博涉之後，遠勝於不見矣。既悟人意，又可得淺近之術，以防初學未成者諸患也。’乃先以道家訓教戒書不要者近百卷，稍稍示余，余亦多所先見，先見（先見二字疑衍。）頗以其中疑事諮問之。鄭君言：‘君有甄事之才，可教也。然君所知，雖多未精，又意在於外，學不能專一，未中以經深涉遠耳，今自當以佳書相示也。’又許，漸得短書縑素所寫者，積年之中，合集所見，當出二百許卷，終不可得也。他弟子皆親僕使之役，採薪耕田，唯余尪羸，不堪他勞。然無以自效，常親掃除，拂拭牀几，磨墨執燭，及與鄭君繕寫故書而已。見待余同於先進者，語余曰：‘雜道書卷，卷有佳事，但當校其精粗，而擇所施行。不盡事暗誦，以防日月，而勞意思耳。若金丹一成，則此輩一切不用也。亦或當有所教授，宜其本末，先從淺始，以觀勸進，學者無所希准階由也。’鄭君亦不肯先令人寫其書，皆當訣其意。雖久借之，然莫敢有盜寫一字者也。鄭君，本大儒士也。晚而好道。由以《禮記》、《尚書》，教授不絕。其體望高亮，風格方整。接見之者，皆肅然。每有諮問，常待其溫顏，不

敢經銳也。書在余處者，久或一月，足以大有所寫，以不敢竊寫者，政以鄭君聰慙，邂逅知之失其意，則更以小喪大也。然於求受之初，復所不敢，為斟酌時有所請耳。是以徒知飲河而不得滿腹。然弟子五十餘人，唯余見受金丹之經，及《三皇內文》、《枕中五行記》，其餘乃有不得一觀此書之首題者矣。他書雖不具得，皆疏其名，今將為子說之，後生好書者，可以廣索也。”“鄭君不徒明五經、知僊道而已，兼綜九宮三奇，推步天文，河洛讖記，莫不精研。太安（晉惠帝年號之一。）元年，知季世之亂，（按《抱朴子內篇》校勘記：“《御覽》六百七十二季世作李晨。案《晉書·張昌傳》太安二年昌易姓名為李辰。作李晨，與昌本名尤相應。”）江南將鼎沸，乃負笈，持仙藥之撲，（孫校當作撲。）將入室弟子，東投霍山。莫知所在。”《晉書·葛洪列傳》：“從祖玄，吳時學道得仙，號曰葛仙公。以其煉丹祕術授弟子鄭隱，（即鄭思遠。）洪就隱學，悉得其法焉。”《仙苑編珠》卷上云“隱於括蒼山，仙去”。《雲笈七籤》卷一百十，《仙鑑》卷二十四並云：“鄭思遠少為書生，善律、曆、候、緯。晚師葛孝先，受《正一法文》、《三皇內文》、《五嶽真形圖》、《太清金液經》、《五符》。入廬江馬跡山居。”又見《清微仙譜》。

《仙鑑》卷三十一《鍾離權傳》謂“清溪鄭思遠與泰華施真人”及鍾離權為三仙。按此非晉人鄭思遠。

### 葛洪事蹟考證

葛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也，自號抱朴子。見《抱朴子·自叙》，《晉書》卷七十二《葛洪傳》。又《清微仙譜》稱之曰小仙翁。按《抱朴子·自叙》：“洪年二十餘，乃計作細碎小文，妨棄功日，未若立一家之言，乃草創子書。會遇兵亂，流離播越，有所忘失，連在道路，不復投筆十餘年。至建武中，乃定。凡著內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據此，二十餘歲，後再加十餘年，約相當為三十五歲。此與《自叙篇》“先生以始立之盛”之語合。故葛洪寫定《抱朴子》時，為晉元帝建武元年也。又云：“先作子書內外篇，幸已用功夫，聊復撰次，以示將來云爾。”此即謂年二十餘創子書，十餘年後始行寫定。又云“今齒近不惑”，又“洪自有識，以速將老”，是與上說不合。蓋洪於始立之年，撰定《抱朴子》；

至齒近不惑，又復修改耳。

《抱朴子外篇·自叙》云：自幼“但貪廣覽，於衆書乃無不暗誦精持。曾所披涉，自正經、諸史、百家之言，下至短雜文章，近萬卷。既性闇善忘，又少文，意志不專，所識者甚薄，亦不免惑，而著述時猶得有所引用。竟不成純儒，不中爲傳授之師”。

又言：“太安中，石冰作亂。”“義軍大都督邀洪爲將兵都尉。”洪起兵攻賊之別將，破之。按《資治通鑑》：晉惠帝太安二年七月，石冰寇揚州。同年十二月“議郎周玘，前南平內史、長沙王矩起兵江東，以討石冰。推前吳興太守吳郡顧祕都督揚州九郡諸軍事。傳檄州郡，殺冰所署將吏，於是前侍御賀循起兵於會稽。廬江內史廣陵華譚及丹陽葛洪、甘卓，皆起兵以應祕”。如建武元年洪年三十五歲，則是時洪當年二十一歲。按《御覽》卷三百二十八引《抱朴子》外篇佚文：“昔太安二年，京邑始亂，三國舉兵攻長沙王乂。小民張昌反於荊州，奉劉尼爲漢主。乃遣石冰擊定揚州，屯於建業。宋道衡說冰求爲丹陽太守。到郡，發兵以攻冰。召余爲將兵都尉，余年二十一。”與國符所推定者，如合符節。

又《遐覽篇》言洪爲鄭隱門人，時“年尚少壯”。又言鄭隱於“太安元年，知季世之亂，江南將鼎沸，乃負笈，持仙藥之撲，（孫校當作撲。）將入室弟子，東投霍山。莫知所在”。太安元年，洪爲二十歲。洪從鄭隱在二十歲前，亦與建武元年洪年三十五歲之推定合。蓋太元二年後十餘年間，會遇兵亂，流離播越，連在道路，亦難於安心從學矣。《自叙篇》又云：石冰事平，永興元年，（三月，見《資治通鑑》，時洪年二十二歲。）“洪投戈釋甲，徑詣洛陽，欲廣尋異書”。“正遇上國大亂，北道不通。而陳敏又反於江東，歸途隔塞。”按《資治通鑑》永興二年（時洪年十三歲。）十二月，陳敏叛據江東。至永嘉元年時洪年二十五歲始平。《自叙篇》又言：“故譙國嵇君道（稽含。）見用爲廣州刺史，乃表請洪爲參軍。雖非所樂，然利可避地於南，故黽勉就焉。見遣先行催兵，而君道於後遇害，遂停廣州，頻爲節將見邀用，皆不就。”按《資治通鑑》：晉惠帝光熙元年八月“成都王穎自武關犇新野，會新城元公劉弘卒，司馬郭勳作亂，欲迎穎

爲主。郭舒奉弘子璠以討勦，斬之”。又按《晉書》卷八十九《嵇含傳》：“含奔鎮南將軍劉弘於襄陽，弘待以上賓之禮。”“屬陳敏作亂，江揚震蕩。南越險遠，而廣州刺史王毅病卒。弘表爲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假節。未發，會弘卒，時欲留含領荊州。含性剛躁，素與弘司馬郭勦有隙。勦疑爲己害，夜掩殺之。”又按萬斯同《晉方鎮年表》：光熙元年廣州刺史王毅卒。是則嵇含之遇害，在光熙元年八月。（時洪年二十四歲。）而洪之往廣州，當亦在是年。（永興年十二月，陳敏叛據江東。）

《自叙篇》又言：“後州郡及車騎大將軍辟，皆不就。薦名琅琊王丞相府。昔起義兵，賊平之後，了不修名詣府論功。主者永無賞報之冀。晉王應天順人，撥亂反正，結皇綱於垂絕，修宗廟之廢祀。念先朝之滯賞，並無報以勸來。洪隨例就，庚寅詔書，賜爵關內侯，食句容之邑二百戶。”按庚寅乃晉成帝咸和五年，當誤。《晉書》本傳：“元帝爲丞相，辟爲掾。以平賊功，賜爵關內侯。”《資治通鑑》：晉愍帝建興元年癸酉五月壬辰，“以琅琊王睿爲左丞相，大都督，督陝東諸軍事”。故洪之爵關內侯，當在建興元年（時洪年三十一歲。）後。是時洪已返鄉里，不復“連在道路”，當可寫定其著作矣。

又《晉書·本傳》言洪後又至廣州，刺史鄧嶽留不聽去，乃止羅浮山，旋忽卒。鄧嶽至，已不及見。按吳廷燮《東晉方鎮年表》：晉成帝咸和五年，鄧嶽始領廣州刺史。康帝建元二年，嶽卒，其弟逸代之。故洪至遲當卒於建元二年。據此，則《太平寰宇記》謂洪卒年六十一之說爲是。而《晉書·本傳》之說則誤。（洪卒年八十一。）由以上考證，斷定洪生於晉武帝太康四年，卒於晉康帝建元元年，年六十一。《玄品錄》卷三、《仙鑑》卷二十四據《晉書》本傳，《仙苑編珠》卷上引《道學傳》亦云年八十一卒。又見《三洞群仙錄》卷十、十四引《神仙傳》。

編校者按：關於葛洪之年壽，略有六十一歲、八十一歲二說。陳國符先生據《太平寰宇記》引袁宏《羅浮記》，定葛洪享年六十一歲。王明先生則據《晉書·葛洪傳》、《道學傳》、《玄品錄》及《太平御覽》卷四十一引晉《中興書》，定葛洪享年八十一歲。但二者皆對《太平御覽》卷三二八引《抱朴子》佚文云晉太安二年葛洪“年二十一”，推定葛洪

生於晉武帝太康四年不持異議。

然《雲笈七籤》卷三《靈寶略紀》：“孝先凡所受經二十三卷，並語稟《請問》十卷，合三十三卷。孝先傳鄭思遠，又傳兄太子少傅海安君，字孝爰。孝爰付子護軍悌，悌即抱朴子之父。抱朴從鄭君盟，鄭君授抱朴於羅浮山，去世以付兄子海安君，至從孫巢甫，以隆安之末傳道士任延慶、徐靈期等，世世錄傳，支流分散，孳孕非一。”

再據《道教義樞》卷二：“玄字孝先，於天台山傳鄭思遠、吳主孫權等。仙公昇天，合以所得三洞真經，一通傳弟子，一通藏名山，一通付家門子孫，與從弟少傅奚，奚子護軍悌，悌子洪，洪又於馬跡山詣思遠盟受。洪號抱朴子，以晉建元二年三月三日於羅浮山付弟子海安君、（《雲笈七籤》卷六記為安海君。）望、世等。至從孫巢甫，以晉隆安之末，傳道士任延慶、徐靈期之徒，相傳於世，于今不絕。”

綜合《晉書·葛洪傳》、《抱朴子·自叙》、《雲笈七籤》卷六三洞并序引《八威召龍神經》，可知葛玄（字孝先。）號葛仙公，曾將《靈寶經》等三洞真經，傳弟子鄭隱（字思遠。）和兄弟葛奚。（字孝爰。）葛奚曾仕吳，歷宰海鹽、臨安、山陰三縣，官至太子少傅，故號海安君。奚傳子葛悌，悌官至中護軍，悌傳子葛洪，洪即抱朴子也。葛洪又于馬跡山從鄭思遠立壇盟受諸仙經，以晉康帝建元六年三月三日於羅浮山逝世前，傳兄子葛望、（《晉書·葛洪傳》載“洪遂將子姪俱行，至廣州，刺史鄧嶽留不聽去，洪乃止羅浮山鍊丹，嶽表補東莞太守，又辭不就，嶽乃以洪兄子望，為記室參軍”。）葛世，其弟子安海君當另有其人，抑或廣東地處沿海，海安君為葛望承襲乃祖之號歟？按葛洪傳經之日，即其臨終之時，葛洪死于晉康帝建元二年三月三日，殆無疑義。

據《晉書·葛洪傳》記葛洪死前給廣州刺史鄧嶽疏云：“當遠行尋師，尅期便發。嶽得疏，狼狽往別。而洪坐至日中，兀然若睡而卒。嶽至，遂不及見。”據《東晉方鎮年表》，廣州刺史鄧嶽亦於建元二年死于任上，則八十一歲說，與《晉書·葛洪傳》鄧嶽往別事蹟不合。或“六”字上部剝蝕所訛耶？

按劉汝霖《東晉南北朝學術編年》據《太平寰宇記》一百六十引袁



彦伯《羅浮記》斷言葛洪壽六十一，則應生於晉武帝太康五年。陳國符斷言葛洪生於太康四年，死于建元元年，皆因將《太平御覽》所引《抱朴子》佚文斷句之誤。其中“晉太安二年”，葛洪稱“余年二十”，誤斷為“余年二十一”。《太平御覽》卷三二八引《抱朴子》曰：“晉太安二年，京邑始亂，三國舉兵攻長沙王乂。小民張昌反於荊州，奉劉尼為漢主，乃遣石冰擊定揚州，屯於建業。宋道衝說冰求為丹陽太守，到郡發兵以攻冰，召余為將兵都尉。余年二十，一見軍旅，不得已而就之。”如此斷句，則葛洪之生於晉太康五年，卒於建元二年，壽六十一，與史料若合符契，而文理皆通矣。

### 雲笈七籤述太清經

《雲笈七籤》卷六：“太清者，太一為宗，老君演說《建豐經》云：‘微妙之旨，出於太清。’《天老祕識經》云：‘生道實妙，人不釋誠，釋誠不倦，昇太清也。’《九君申明道要》云：‘《太清中經》，元始出來，出於老君，傳付元君九皇真人，祖習不絕，皆開此君也。’《正一經》云：‘太清金液天文地理之經，四十六卷。此經所明，多是金丹之要，又著緯候之儀。今不詳辯。’按《黑錄》（按《道教義樞》卷二《七部義》，黑當作墨。即《正一經治化品墨錄》。）所明，即漢安元年，太上以此經四十六卷付天師。因此至今也。”

### 正一經考證

《正一經》，張陵一派所傳經錄也。

### 雲笈七籤述正一經

《雲笈七籤》卷六第四：“《正一》者，真一為宗，太上所說。《正一經》天師自云：我受於太上老君，教以正一新出道法。謂之新者，物厭故舊盛新，新出名異實同，學正除邪，仍用舊文，承先經教，無所改造。亦教人學仙，皆用上古之法。王長慮後改易師法，（本作法師，據《道教義樞》改。）故撰傳錄文，名曰《正一新出儀》。故天師云：‘後世男女，必改吾法，貪財愛色，不施散一切。汝曹宜重擔地獄為家，宜各慎之！’《正一

經》云‘《正一法文》一百卷’。今《孟法師錄》亦一百卷，凡爲十帙。未知並是此經不耳。斯經所明，總述三乘。王長所撰《新出之儀》四十卷，但未有次第。長既隨師昇玄，于時多承口訣，祇錄爲卷名，未詮次第也。其源流者，《玉緯》云：漢末有天師張道陵精思西山，太上親降，漢安元年五月一日，授以《三天正法》，命爲天師。又授《正一科術要道法文》。其年七月七日又授《正一盟威妙經》三業六通之訣，重爲三天法師正一真人。按《正一經治化品目錄》云：正目經九百三十卷，符圖七十卷，合千卷，付天師正一百卷即在其內。後會教重，自當具顯。《道本尊卑經》云：真經要妙，其文無雙。三十六萬四千，正言無數，不離正一。演氣布化，《五千》爲宗。真精要妙，《三洞》爲最也。然此法雖復久遠，論其所盛，起自漢朝。天師既昇天後，以此法降於子孫、弟子、嗣師、系師及諸天人一切內外至信者。修行傳習，屢有傳道之人，今不具載，此文因此行矣。”

正一經德，見唐·張萬福《傳授三洞經戒法錄略說》卷上引《正一法文科戒品》。

《道藏闕經目錄》卷下：《正一法文》六十卷。

### 三師三夫人

《後漢書·劉焉傳》：焉爲益州牧。沛人張魯母，有姿色，兼挾鬼道，往來焉家。遂任魯督義司馬。遂與別部司馬張修將兵掩殺漢中太守蘇固，斷絕斜谷，殺使者。魯既得漢中，遂復殺張修而并其衆。魯，字公旗。初，祖父陵，順帝時客於蜀，學道鶴鳴山中，造作符書，以惑百姓。從受道者，輒出米五斗，故謂之米賊。（《華陽國志》、《漢中志》作米道，亦稱五斗米道。）陵傳子衡，衡傳於魯，魯遂自號師君。其來學者初名鬼卒，後號祭酒。祭酒各領部衆，衆多者名治頭。皆校以誠信，不聽欺妄。有病，但令首過而已。諸祭酒各起義舍於路，同亭傳。縣置米肉，以給行旅。食者量腹取足，過多則鬼能病之。犯法者先加三原，然後行刑。不置長吏，以祭酒爲理。民夷信向。朝廷不能討，遂就拜魯鎮夷中郎將，領漢寧太守，通其貢獻。魯自在漢川垂三十年。曹操征之，魯降，拜鎮南將軍，封閬中侯，邑萬戶。將還中國，待以客禮。封魯五子皆爲

列侯。魯卒，謚曰原侯。子富嗣。（案張陵初起始末，見於正史如此。上段錄自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

《仙鑑》卷十九謂張陵稱天師，其長子衡稱嗣師，衡長子魯稱系師。（系，繼也。）

《笑道論》：“陵傳子衡，衡傳子魯，號曰三師。三人之妻為三夫人。皆云白日昇天。”三夫人謂張陵妻孫氏，張衡妻盧氏，見《仙鑑》後集卷二，張魯妻姓氏未詳。

張陵，又見《太平廣記》卷八引《神仙傳》，《仙苑編珠》卷中引《正一經》，《雲笈七籤》卷一百九引《神仙傳》，《三洞群仙錄》卷二引本傳，（疑取自己佚之《張陵傳》。）卷十四引《高道傳》，《玄品錄》卷二，《仙鑑》卷十八，《清微仙譜》，《漢天師世家》卷二，《消搖墟經》卷一，《搜神記》卷二。語多怪異，故不錄。

《隋志》史部雜傳類著錄《正一真人三天法師張君內傳》一卷，不著撰人，《通志略》諸子類道家傳云王萇撰。《舊唐志》史錄雜傳類、《新唐志》子錄神仙類並著錄《三天法師張君內傳》一卷，王萇撰。

### 王長

《仙鑑》卷十九：“真人王長，不知何許人。從張正一真人（按謂張天師。）學。真人往雲錦山，散群弟子，惟王長習天文、通黃老，留侍左右。長遂負書行歌，同真人往雲錦山。日侍真人，服丹戰鬼，積行累功。後於渠亭山，真人一日指長曰：‘惟爾累世種善，宿有仙骨，可與成就矣。’遂盡得真人九鼎之要，白日飛昇。”又見《仙苑編珠》卷中引《神仙傳》。

### 寇謙之道書

《谷神篇》二卷，題曰五福玄巢子林轅神鳳述，前有序云：“延祐乙卯（仁宗延祐二年。）夏六月書于臨川濠上，趙州趙思玄從善敬叙。”又云：“北魏寇謙之嘗集道經，為其書少；遂將方技、符水、醫藥、卜筮、讖緯之書，混而為一。”

《無上黃籙大齋立成儀》卷二十一老君所授寇謙之經著錄“新科一百二十卷”。《魏書·釋老志》及《隋書·經籍志》并云北魏寇謙之，出《圖籙真經》六十餘卷，《雲中音誦新科之戒》二十卷。《圖籙真經》

今佚。今《道藏》收有《老君音誦誡經》，云老君以授寇謙之。所述天師道流弊，及革新之法，與《魏書·釋老志》同。蓋即《雲中音誦新科之戒》，又稱《樂章誦誡新法》、《太上老君樂音誦誡》、《音樂新正科律》。音誦即樂音誦，疑即唱誦之義，所以別於“直誦”也。惟今本僅一卷，已非全帙矣。又寇謙之道法，雖意在改革天師道；但仍與之有關。故所出道書，當入《正一部》。

《老君音誦誡經》經目：《八胤樂音誦》、《樂音之教誡》、《樂音誦誡》、《音誦歌誡》、《音樂新正科律》。

《正一經》中最主要者為《正一盟威錄》，所以劾召鬼神，參閱《南北朝天師道考稿》。

### 三洞四輔經之孳乳及道藏分部法

考《上清經》、《靈寶經》，係經之總稱，各統經數種或數十種，最初不過數十卷。後人據先出道經，敷衍增修，仍題以原名，卷帙遂因而增多。又據所統經文，修撰齋儀，仍編入此經，種數亦因以孳乳。今之《洞真》、《洞玄》二經，實即《上清》、《靈寶》二經演繹而成。又《洞神經》最初僅有《三皇經》，後增入其他道經，又增修齋儀，初亦不過十餘卷。四輔經之孳乳亦類此。故《三洞》、《四輔》經，端視其來源以為區分。（故狹義之《三洞》經，僅指本文而言。）

道士率珍祕其書，不輕傳授；雖或廣搜異書，仍宗師說。故傳授亦為重要。

道士之於其書，素所珍祕，傳授亦鄭重其事。故《抱朴子·勤求》云：“抱朴子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生，好物者也。是以道家之所至祕而重者，莫過乎長生之方也。故歃血誓盟乃傳，傳非其人，戒在天罰。先師不敢以輕行授人，須人求之至勤者，尤當揀選至精者，乃教之。”又曰：“其指真之訣，或但口傳，或不過尋尺之素，在領帶之中；非隨師經久，累勤歷試者，不能得也。猥雜弟子，各隨其用心之疏密，履苦之久遠，察其聰明之所逮，及志力之所能辦，各有所授。”《廣弘明集》卷八釋道安《二教論》自注：“《玄光論》曰：道家諸經，制雜凡意，教迹邪險，是故不

傳。但得金帛，便與其經。貧者造之，至死不覩。寶利無慈，逆莫過此。”又卷第十三釋法琳《辨正論》：“其法律也，若失符籙，則倒銜手板，逆風掃地，楊枝百束，自斫自負。盜奏章也，則匍匐灰獄，背負水漚。（原注：出道士《孫氏法義》。）責罰尤重，同奴隸之法。罪譴銜伏，比畜生之類。”

《上清經》以存想爲主，並用符呪。《靈寶經》以符圖爲主。《三皇經》以符圖爲主。《正一經》以符籙爲主。皆所以劾召鬼神。是東漢三國兩晉南北朝所出道書，以符圖爲主。與此同時，讖緯流行於我國。又《周易參同契》標題，仿緯書爲之。《真誥》仿緯候，以三言爲篇題。

自漢末，而三國兩晉南北朝，道書疊出。惟以道士之珍祕其書，當時道士，所藏道書，多不甚衆。然或則不憚跋涉艱苦，廣求異書，或則出貲購集；故東晉鄭隱集六百七十卷，（《抱朴子·遐覽》。）後魏王道義集萬餘卷。（《仙鑑》卷三十。）至唐開元中，乃列以爲藏。

歷代出世道書，溯其淵源，或有出于《三洞》、《四輔》之外者。而唐代修《道藏》，將道書强行統入七部。故所統道經，不盡與《三洞》、《四輔》經有關。

後世道士著述，分類之法，可得而言：例如《上清經》之注釋，以及宗《上清經》說之撰述，均入《洞真部》。但唐宋以來，道士撰述，如南北宗道士所著書，當入何部，殊難判定。

自唐開元以來，《道藏》屢經重修。然以歷安史、唐末、五季之亂，元代焚經之禍；故今明《正統道藏》，雖仍分爲《三洞》、《四輔》部，其中六朝道經，亦已分部混淆，非復《唐藏》本來面目；其他道書，更無論矣！

### 正統道藏分部混淆

《正統道藏》分部混淆，舉其犖犖大者：如《上清經》當入《洞真部》，而今大多誤入《正一部》。《度人經》諸家注當入《洞玄部》，而今誤入《洞真部》。道家諸子注疏當入《太玄部》，而亦誤入《洞神部》。外丹黃白術經訣應入《太清部》，而誤入《洞神部·衆術類》，《太平部》所收經亦多不當，應調入他部。

又《通志·藝文略·道家》道書分類，頗多錯誤：如其外丹類所著

錄，多係內丹書。

唐宋以來，晚出道書，大多屬二大類：其一道法（即符籙，此唐宋晚出符籙，與六朝符籙體制不同。）齋醮儀範，《正統藏》入《洞真部》方法類，《洞玄部》威儀類、方法類，《正一部》。其二內丹，南北宗諸家集亦屬此類。《正統藏》大多入《洞真部》玉訣類、方法類，《太玄部》、《太平部》。但應入何部，甚難判定。

歷代道書出世，頗多扶乩降筆。又元·俞琰《席上腐談》曰：“又有託古人之名爲之者，如《陰君還丹歌》、《三茅君大道歌》、《葛仙翁流珠歌》、《許旌陽醉思仙歌》、《呂公玄牝歌》。”又明清晚出道書，亦多依託古人。

按道書係歷代先後出世，後人搜集以成巨帙。道教之言，則依託天尊。《道藏闕經目錄》卷下《道藏尊經歷代綱目》云：“天尊哀憫，大開方便之門，下民失道，受苦無邊，乃演道爲經，談玄立教。故天書雲篆，則元始天尊開其先。寶笈瓊章，則道君老君繼其後。遂說《三洞真經》。《洞真》演大乘上法九聖之道，《洞玄》演中乘中法九真之道，《洞神》演小乘初法九仙之道。三部共一百九十三萬四千三百八十卷，祕在玉京玄都，洞天海嶽，未盡降世。《三洞真經》又分《四輔》，《洞真》則《太玄》輔之，《洞玄》則《太平》輔之，《洞神》則《太清》、《正一》輔之。凡七科，號《三洞》、《四輔》。自伏羲神農之後，至殷湯武丁以前，歷聖相傳，經文流布者，一萬五千餘卷。其諸真文所受修行得道之經，行於世者，計二萬九百八十卷。上三皇，中三皇，下三皇，九皇所受謂之玄經，天皇、地皇、人皇所受曰內文，五方五帝所受曰真文。受經修行，功行圓備，證品凡七果位。道門戒品一千五百二十七戒，隨法所受，檢制修行。道門科品三十六卷，科令檢制所受及傳道品格。道門律品四十卷，制御鬼神，條錄罪福。至如章奏、符圖、論議、傳記、諸醮、方術、諸疏、法律、經義，凡十四部，計一千六百二十七卷，皆隨經入藏。儒書、醫書、陰陽、卜筮、諸子、百家皆與焉。”是文末云：“至元十二年歲次乙亥立石。”（按即元世祖至元十二年也。）又諸子等書，乃後人所加入，《陸修靜經目》中尚無此類書。

# 歷代道書目及道藏之纂修與鏤板

## 漢書藝文志

《漢書·藝文志》著錄道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三篇；房中八家，百八十六卷；神僊十家，二百五卷。道家，老莊之所自出。房中家，後世房中術之祖。神仙家，服餌鍊養之所發端。其房中、神僊諸家書，至三國晉初，是否散失盡罄，今不可考。

上房中、神僊諸家書，葛洪《抱朴子·遐覽》皆未著錄。此篇所錄，疑其或有源出《漢志》房中、神僊諸家者。如《容成經》一卷，或出《漢志》《容成陰道》二十六卷。又東漢末始有道書之稱。

## 抱朴子遐覽篇

漢末三國，道書先後出世頗衆。及晉初，卷帙滋繁。其載於《抱朴子·遐覽》者，約有六百七十卷，內多一卷道書，另符五百數十卷，合計約一千二百卷。考其書目，則可分為道經、記、符、圖。試為分類，則具服餌、鍊養、符圖、算律。惟齋儀之書，此篇之所不載。老莊、諸子、醫藥方，亦未列入。

《抱朴子·釋滯》：“道書之出於黃老者，蓋少許耳。率多後世之好事者，各以所知見滋長，遂令篇卷，至於山積。”

葛洪師鄭隱藏道書甚富，洪錄其書名卷數於《遐覽篇》，以示後人。惟洪所見僅二百餘卷。

今本《神仙傳》卷一謂老子“所出度世之法：九丹八石，金醴金液，次存玄素守一，思神歷藏，行氣鍊形，消災辟惡，治鬼養性，絕穀變化，厭勝教戒，役使鬼魅之法，凡九百三十卷，符書七十卷。皆《老子本起·中篇》所記者也，自有目錄。其不在此數者，皆後之道士，私所增益，非真文也”。唐·釋道世《法苑珠林》卷六十九《破邪篇》妄傳邪教第三節引此文。此說如確，則晉代道書出世已甚富。但道士皆珍祕其



書，流佈不廣，故易於亡佚。

### 宋陸修靜三洞經書目錄

宋明帝太始七年，陸修靜因敕上《三洞經書目錄》云：“道家經書，并藥方、符圖等，總一千二百二十八卷。其一千九十卷已行於世，一百三十八卷猶在天宮。”此蓋道書目之最古者。

《笑道論》道經未出言出三十一：“按玄都道士所上經目，取宋人陸修靜所撰者目云：《上清經》一百八十六卷，一百二十七卷已行。始清已下四十部六十九卷，未行於世。檢今經目，并云見存。乃云《洞玄經》一十五卷，猶在天宮。今檢其目，并注見存。臣笑曰：修靜，宋明帝時人，太始七年因敕而上經目，既云隱在天宮，爾來一百餘年，不聞天人下降，不見道士上昇，不知此經從何至此。”又唐高宗龍朔三年釋明概《決對傳疊廢佛僧事并表》：“（見《廣弘明集》卷十二。）爰至宋朝道士陸修靜答宋明帝云：道家經書，并藥方符圖，總有一千二百二十八卷。”又唐高宗總章元年釋道世《法苑珠林》卷六十九《破邪篇》妄傳邪教第三：“又按宋太始七年道士陸修靜答明帝云：道家經書并藥方符圖等，總一千二百二十八卷。云一千九十卷已行於世，一百三十八卷猶在天宮。”據此，可知宋明帝太始七年陸修靜經目所載道書總數。又據《笑道論》諸子道書三十六陸修靜錄中另有四千三百二十三卷，謂尚未出世。

《道藏尊經歷代綱目》：“宋簡寂先生陸修靜經目，藏經一萬八千一百卷。宋明帝太始七年，考功郎中校勘，僅存六千三百有餘卷。”南宋·金允中編《上清靈寶大法》卷四十云陸簡寂目萬八千篇，當是每篇一卷，而後世合并之，故卷數較少也。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刪《太上黃籙齋儀》卷五十二：“自三古以降，迄於巨唐，寶軸靈文，或隱或見，或出於史冊，或著在別傳。至宋朝簡寂先生校讎之際，述《珠囊經目》萬八千卷。其後江表干戈，秦中兵革，真經祕冊，流散者多。”按北周·王延有經目《三洞珠囊》。以上所述修靜經目卷數，異於《笑道論》。

《道教義樞》卷二《三洞義》云：“陸先生《三洞經書目錄》……。”

清康熙年間毛德琦纂《廬山志》卷四云：“簡寂觀道士相傳：昔觀中有道藏閣，乃陸修靜奏請御賜道家經并符圖一千二百卷，龍篋貯之，後被回祿。”

### 孟法師玉緯七部經書目

孟法師有《玉緯七部經書目》。梁陶弘景亦有經目。以三洞、四輔七部分類的目錄，最早見於南朝孟法師的《玉緯七部經書目》。

### 梁陶弘景經目

《道教義樞》卷二《三洞義》第五：“又序三洞經目者，其卷數題目，具如陸先生《三洞經書目錄》，孟法師《玉緯七部經書目》，陶隱居《經目》、《太上衆經目》、《三十六部尊經目》等所明。今不具辨。”又按《雲笈七籤》卷六《三洞》經教部數引孟法師云云。

### 梁阮孝緒七錄仙道錄

梁武帝普通四年阮孝緒《七錄·仙道錄》列經戒部二百九十種，三百一十八帙，八百八卷；服餌部四十八種，五十二帙，一百六十七卷；房中部十三種，十三帙，三十八卷；符圖部七十種，七十六帙，一百三卷。共四部，四百二十五種，四百五十九帙，一千一百三十八卷。

《七錄》見《廣弘明集》卷三。按當作四百二十一種，四百五十九帙，一千一百一十六卷。又《術伎錄》有醫經部及經方部。

### 北周玄都觀經目

北周武帝天和五年玄都觀道士上經目，增入諸子論，共一千四十卷。云有六千三百六十三卷，二千四十卷見有其本，四千三百二十三卷云並未見。建德中，更令王延校定道書，凡八千三十卷。延並作經目《三洞珠囊》七卷。

北周武帝天和五年甄鸞上《笑道論·諸子道書》十六：“《玄都經目》云道經、記、符、圖、論六千三百六十三卷。二千四十卷有本，須紙

四萬五十四張。其一千一百餘卷，經、傳、符、圖。其八百八十四卷，諸子論。其四千三百二十三卷，陸修靜錄中有其數目，及本并未得。臣笑曰：道士所上經目，陸修靜目中見有經書藥方符圖，止有一千二百二十八卷。本無雜書諸子之名。而道士今列二千餘卷者，乃取《漢·藝文志》目八百八十四卷，爲道之經論。據如此狀，理有可疑。何者，至如韓子、孟子、淮南之徒，並不言道事。又有八老黃白之方，陶朱變化之術，翻天覆地之符，辟兵殺鬼之法，及藥方呪厭，得爲道書者，可須引來，未知《連山》、《歸藏》、《易林》、《太玄》，黃帝《金匱》，太公《六韜》，何以不在道書之例乎？修靜目中，本無諸子，今乃乘安，不知何據。且去年七月中道士所上經目，止注諸子三百五十卷爲道經，今云八百餘卷，（據此，《玄都經目》天和五年上。）何以前後不同。又人之有惡，唯恐人知。己之有善，慮人不見。故道士自書云，不受道戒者不得讀道經。即如此狀，恐人知其醜乎？若以諸子爲道書者，人中諸子，悉須追取，何得遺之。且道士引例：我老子《道德》，本是諸子，今尊爲經。流例相附，有何過歟？”又統收道經目錄，乃有六千餘卷。覈論見本，止有二千四十。餘者虛指未出。”又按《道經未出言出》三十一：“案玄都道士所上經目”云云。又《周書·武帝本紀》：“建德元年春正月戊午，帝幸玄都觀，親御法座講說，公卿道俗論難。”宋·宋敏求《長安志》卷五云玄都觀，周武帝所有。建德三年廢道釋二教，此觀當亦被廢。故玄都，北周道觀名。《長安志》卷九：“朱雀街東第五街，即皇城東之第三街，街東從北……崇業坊……玄都觀，隋開皇二年自長安故城徙通道觀於此，改名玄都，東與大興善寺相比。”又卷五：“漢長安城在今府之西北是也。”又卷六宮室四：“唐京城即隋文帝開皇二年自故都徙，其地在漢故城之東南。”《玄都經目》即玄都觀道士所上經目之謂。唐·釋法琳《辯正論》卷八稱《玄都館經目錄》，館即觀也。又甄鸞謂《玄都經目》中八百八十四卷諸子論，乃取《漢·藝文志》目八百八十四卷爲道之經論。按此說非是。據《廣弘明集》卷三引阮孝緒《七錄序》：“《七略》書三十八種，六百三家，一萬三千二百一十九卷。五百七十二家亡，三十一家存。《漢書·藝文志》書三十八種，五百九十六家，一萬三千三百

六十九卷。五百五十二家亡，四十四家存。《後漢·藝文志》書若干卷，八十家亡。”可見《漢書·藝文志》諸子，亡失者甚衆。安得有八百八十四卷，以充道書卷帙乎？論當指南北朝人撰述。（如《道釋優劣論》等。）

### 北周王延校定道書

《雲笈七籤》卷八十五《王延傳》：“後周武帝欽其高道，遣使訪之。”“延來至都下。久之，請還西嶽，居雲臺觀。”“其三洞元奧，真經玉書，皆焦君（見《道藏劄記·焦曠傳》。）所留，俾後傳於世。周武以沙門邪濫，大革其訛。玄教之中，亦令澄汰。而素重於延，仰其道德。又召至京，探其道要。乃詔雲臺觀精選道士八人，與延共弘玄旨。又敕置通道觀，令延校三洞經圖，緘藏於觀內。延作《珠囊》七卷，凡經傳疏論八千三十卷，奏貯於通道觀。”據此，周武帝令王延校道書，在廢佛法之時。按武帝廢佛法在建德三年，而甄鸞上《笑道論》則在此四年之前。是王延之校道書，在《玄都觀經目》之後。據《道藏尊經歷代綱目》：“後周法師王延《珠囊經目》藏經八千三十卷。”又《仙鑑》卷三十謂王延撰《三洞珠囊》七卷。今佚。按唐·王懸河另有《三洞珠囊》十卷。

《隋史》卷五十一：長孫熾，字仲光，頗涉群書。“建德初，武帝尚道法，尤好玄言。求學兼經史，善於談論者，為通道觀學士。熾應其選。與英俊並游，通涉彌博。”《續高僧傳》卷二釋彥琮條：“及周武平齊，（北周武帝滅北齊在建德六年，即梁宣帝九年。）尋蒙延入，共談玄藉，深會帝心，敕預通道觀學士，時年二十有一。與宇文愷等周代朝賢，以大易、老莊陪侍講論，江便外假俗衣，內持法服，更名彥琮。武帝自續道書號《無上祕要》。”

《廣弘明集·辯惑篇》：“于時員置百二十人，監護吏力各有差等。並選擇李門人有名當世者，著衣冠笏履，名通道觀學士。”唐·廣成先生杜光庭刪《太上黃籙齋儀》卷五十二：“後周武帝立通玄觀，收集衆經，猶及萬卷。”按通玄觀當即通道觀，玄避宋諱作道。（參閱《道藏劄記·樓觀考》條。）

上謂立通道觀於都城。《仙鑑》卷三十《嚴達法師傳》謂建德中廢道釋二教，“自五嶽觀廟外，悉廢之，特爲法師建通道觀於田谷之左”。《關中勝蹟圖志》卷三云：“田谷在整屋縣東南三十五里聞仙谷之東。”二說未知孰是。《長安志》卷九曰：“玄觀（按當作都）觀，隋開皇二年自長安故城徙通道觀于此，（南崇業坊）改名玄都。”

《仙鑑》卷三十《嚴達法師傳》續云：“復選樓觀之士十人，俾共弘玄教。”《三洞群仙錄》卷八引《高道傳》謂嚴達“與王延、蘇道標、程法明、周化生、王真微、史道樂、于長文、張法成、伏道崇等十人，以道術相忘，同乎出處，世號十老”。《仙鑑·嚴達法師傳》本此，作田谷十老，蓋皆係北朝高道。《廣弘明集》卷十云周武帝詔“所司（於通道觀）量置員數，俸力務異恒式，主者施行。于時員置百二十人，監護吏力各有差等。並選李門人有名當世者，著衣冠笏履，名通道觀學士”。田谷十老，當即通道觀學士。

《混元聖紀》卷八：“周武帝建德三年五月丙子，除浮屠教，悉毀經像。又下議欲廢道教。詔道士嚴達，問曰：道與釋孰優？達曰：主優客劣。帝曰：主客奚辯。曰：釋出西域，得非客乎？道在中夏，得非主乎？帝曰：客既西歸，主無送耶！達曰：客歸則有益於胡土，主在則無損中華。去者不追，居者自保，不亦可乎？帝嘉其對。然業已建議，遂併斷之，止留五嶽觀廟而已。六月丙午，帝將視朝，忽見黃衣使者自空持玉版丹書，告曰：太上有敕。帝愕然，不覺下拜。使者以詔示帝曰：告宇文邕：大道經教，亘古長存。所以保制天地，濟度生靈。何關爾事，而輒行廢黜。以爾爲世主，乃蔑棄天命，自絕於天。非天棄汝，胡爲稔惡，將速厥辜。帝覽之再三，使者曰：天命靡常，不可久稽。即收詔騰空而去。帝驚懼累日，乃復建通道觀於都城，命嚴達主之。仍召諸山方士講《道德經》。戊午下詔曰：至道弘深，混成無際，體包空有，理極玄幽。但岐路既分，源流愈遠，淳漓朴散，形器斯乖。遂使三墨八儒，朱紫交競，九流七略，異說相騰。道隱小成，其來舊矣。不有會歸，爭祛靡息。今可立通道觀於都城。聖哲微言，先賢典訓，金科玉篆，祕蹟玄文，可以濟養黎元，扶成教養者，並宜弘闡，一以貫之。俾夫翫培塿

者，識嵩岱之崇崛；守磧礫者，悟渤海之泓澄。不亦可乎？乃命哀九流之書，摘其合於道者，並付道藏。”按諸子先已編入道書，見前。

按《周書·武帝本紀》，建德三年五月“斷佛道二教，經像悉毀，罷沙門道士。六月……立通道觀”。“所司量置員數俸力，務異恆式，主者施行。”謝守灝《混元聖紀》卷八擅改“(周武帝)乃命哀九流之書，摘其合於道者，並付道藏”。此時尚無“道藏”之稱，乃謝守灝偽造之詞。

### 隋朝道書總目

《隋朝道書總目》(四卷，《通志略》諸子類道家著錄。《隋書經籍志》本此。)則載經戒三百一部，九百八卷；服餌四十六部，一百六十七卷；房中十三部，三十八卷；符籙十七部，百三卷；共三百七十七部，一千二百一十六卷。至唐則尹文操《玉緯經目》藏經七千三百卷。

### 唐尹文操玉緯經目

前據《道藏尊經歷代綱目》。按《古樓觀紫雲衍慶集》卷上唐開元五年員半千《大唐宗聖觀主銀青光祿大夫天水尹尊師碑》，尹文操，字景先，隴西天水人。高宗以晉王舊宅為太宗造昊天觀，以文操為觀主，兼知宗聖觀，(見《道藏劄記·樓觀考》條事。)武后垂拱四年卒。

《長安志》卷七南保寧坊“昊天觀，盡一坊之地。貞觀初，為晉王宅。顯慶元年，為太宗追福，立為觀”。雍正《陝西通志》卷二十八云“在城北一里許”。嘉慶《長安縣志》卷二十二云明嘉靖、萬曆重修。

《佛祖統紀》卷五十四云：“唐高宗詔議《化胡經》。沙門法明曰：既無翻譯朝代，豈非偽造？乃敕令聚偽本，一處禁棄。”

《混元聖紀》卷八：武后“萬歲通天元年丙申，東都福光寺僧惠澄表乞除毀《老子化胡經》。敕秋官侍郎集成均監弘文館學士詳議”。《化胡經》議見《混元聖紀》，不具引。又云：“六月十五日敕旨：老君化胡，典誥攸著，豈容僧輩妄請削除！故知偏辭難以憑據，當依對定，僉議惟允。倘史籍無據，俗官何忍虛承？明知化胡是真非謬云云。”

《舊唐書》卷七《中宗本紀》云神龍元年九月壬午，禁《化胡經》。

《佛祖統紀》卷五十四云“中宗敕毀《化胡經》及畫壁變相。違者科罪”。

唐·釋道宣《續高僧傳》卷二十六《潤州牛頭沙門釋法融傳》：“又往南陽南牛頭山佛窟寺，現有辟支佛窟，因得名焉。有七藏經書：一佛經，二道書，三佛經史，四俗經史，五醫方圖符。昔宋初有劉司空造寺，其家巨富，用訪寫之，永鎮山寺，相傳守護。達於貞觀十九年，夏旱失火，延燒五十餘里，二十餘寺，并此七藏，並同煨燼。”是佛寺亦藏道書。承湯錫予先生告知此條，謹錄於此。

《舊唐書》卷八十六《孝敬皇帝傳》載“太子多疾病”。李弘（生母為武則天）上元二年死後，高宗敕寫一切道經三十六部以為濟度。（唐代官書，多泛稱道經總集為《一切道經》。）湯用彤在《康復札記》發表《從一切道經說到武則天》一文，據 S.1513 號敦煌本《御製一切道經序》，考證此篇為武則天上元二年為太子李弘死後寫《一切道經》所作序文。李弘追謚為孝敬皇帝。湯用彤提出一個問題：“而為孝敬皇帝所寫的道經則超過七萬卷。這樣巨大的數目，不是皇家豈能有此人力物力耶？”表明唐高宗曾以官方力量主持編纂過一部道藏名《一切道經》。

《蜀中廣記》卷十六：“《寰宇記》安樂山在縣東五里八十步……其下有石櫃，為仙人藏經之所……《黃山谷記》云安樂山劉真人飛昇之所，真人字善慶……碑目：高唐宗取丹經詔碑、賜進經道士詔碑、劉真人藏經碑，俱在。”

### 先天修一切道經音義

玄宗先天中，勅京太清觀主史崇玄及京太清觀、玄都觀、東明觀、宗聖觀、東都大福唐觀、絳州玉京觀大德，昭文館、崇文館學士修《一切道經音義》。開元中，發使搜訪道經，纂修成藏，目曰《三洞瓊綱》，總三千七百四十四卷（或曰五千七百卷）。天寶七載，詔傳寫以廣流布。

### 開元修道藏

《新唐志》著錄《道藏音義目錄》一百一十三卷，崔湜、薛稷、沈佺



期、道士史崇玄等撰。《妙門由起》序，題曰金紫光祿大夫鴻臚卿河南郡開國公上柱國太清觀主史崇玄等奉勅撰。云：“是以軒轅、夏后崇信也，致升仙之道，成太平之功；梁武、齊宣毀謗也，招禍敗之辱，受覆亡之報。我國家承宗李樹，襲訓騫林。恒締想於真靈，每稽芳於《道德》。無爲無事，載揚垂拱之風。迺聖迺神，逾闡不言之教。既而彤闈少事，紫掖多閑，披鳳笈之仙章，啓龍緘之祕訣。文多隱諱，字殊俗體。欲使普天率土，廣識靈音。故勅金紫光祿大夫鴻臚卿員外置同正員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太清觀主臣史崇玄爲大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僕射上柱國臣盧子真爲副使，宣議郎試右領軍衛長史臣史杲爲判官，與銀青光祿大夫檢校中書令兼太子左庶子昭文館學士上柱國安平縣開國子臣崔湜、金紫光祿大夫行禮部尚書昭文館學士上柱國晉國公臣薛稷、銀青光祿大夫右散騎常侍昭文館學士權檢校左羽林將軍上柱國高平縣開國公臣徐彥伯、銀青光祿大夫右散騎常侍昭文館學士權檢校右羽林將軍上柱國壽昌縣開國侯臣賈膺福、銀青光祿大夫行黃門侍郎昭文館學士上柱國贊皇縣開國男臣竺乂、銀青光祿大夫行太子右諭德昭文館學士兼宋王侍讀上柱國臣丘悅、正議大夫行工部侍郎昭文館學士柱國臣盧藏用、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昭文館學士柱國臣韋利器、正議大大行太府少卿昭文館學士上柱國吳興縣開國男臣沈佺期、通議大夫主爵郎中權檢校右羽林將軍兼昭文館學士上柱國臣李猷、正議大夫行太子洗馬昭文館學士上柱國臣張齊賢、大中大夫昭文館學士輕車都尉臣鄭喜、朝散大夫檢校祕書丞昭文館學士臣胡皓、金紫光祿大夫崇文館學士上柱國魯國公臣祝欽明、銀青光祿大夫行黃門侍郎兼修國史崇文館學士東海郡開國公臣徐堅、朝散大夫守中書侍郎崇文館學士臣王琚、銀青光祿大夫崇文館學士上柱國平涼縣開國子臣員半千、銀青光祿大夫崇文館學士上柱國臣胡雄、銀青光祿大夫行國子司業崇文館學士兼皇太子侍讀上柱國臣褚無量、通議大夫行祕書少監崇文館學士知館事上柱國居巢縣開國子臣劉子玄、朝議大夫行中書舍人崇文館學士上輕車都尉臣賈魯、朝散大夫中書舍人內供奉崇文館學士柱國臣蘇晉，大德：京太清觀大德張萬福、大德劉靜儼、大德田君楷、大德阮孝

波、京玄都觀主尹敬崇大德、京東明觀主寇義待大德、京太清觀法師孫文儁大德、時居貞大德、單大易大德、高貞一大德、張範大德、田克勤大德、范仙厦大德、宗聖觀主侯元爽大德、東都大福唐觀法師侯抱虛、上座張至虛、劉大良大德、絳州玉京觀主席抱舟等，集見在道經，稽其本末，撰其音義。然以運數綿曠，年代遷易，時有夷險，經有隱見。或劫初即下，劫末還昇。或無道之君，投以煨燼。或好尚之士，秘之巖穴。因而殘缺，紊其部伍。據目而論，百不存一。今且據京中藏內見在經二千餘卷，以爲音訓，具如目錄。餘經儀傳論疏記等文，可易解者，此不詳備。其所散逸，佇別搜求，續冀修繕，用補遺闕。而經且久遠，字出靈聖，梵音罕測，雲篆難窺。或爲無識加增，或爲傳寫妄誤。或持浮僞之說，竊揉真文。或採菁華之言，將文釋典。不可齊其所見，斥以靈篇。今之著述，或所未悟。中間闕疑，用俟能者。名曰《一切道經音義》，兼撰《妙門由起》六篇。具列如左。及今所音經目與舊經目錄，都爲一百一十三卷。”按此文實乃史崇等奉敕撰《一切道經音義》序，誤題爲《妙門由起序》耳。據上文，《新唐志》所云道士史崇玄，即此領修《一切道經音義》之太清觀主史崇。避宋諱故脫玄字。按《長安志》卷十云唐京城南金城坊廢太清觀，“本悖逆庶人宅。初封安樂公主，出降武三思子崇訓，誅後自休祥坊移宅於此。改適武承嗣之子建秀，及誅後，敕太清觀道士史崇玄居。崇玄以先天二年謀道（當作逆。）伏法。其觀遂廢。”又云南頌城坊“楊士達宅，（高宗）咸亨元年太平公主立爲太平觀，尋移于大業坊。改此觀爲太清觀，高宗御飛白書額。至（武后）垂拱三年改爲魏國觀。載初元年改爲大業宗福觀，武太后又御書飛白額”。蓋先有太清觀，及安樂公主誅後，太清觀道士史崇玄徙居其宅，始改爲太清觀。《舊唐書》卷七云：中宗景龍四年六月壬午，韋后及安樂公主進鳩，中宗暴崩，是月被誅，亂平。次月，追廢皇后韋氏爲庶人，安樂公主爲悖逆庶人。又云：玄宗先天二年秋七月，太平公主等謀逆。玄宗率兵誅之，窮其黨與，或誅戮，或流逐，薛稷、賈膺福、崔湜、盧藏用皆在其中。《長安志》云史崇玄於先天二年謀逆伏法。崇玄蓋亦太平公主之黨與也。又唐玄宗御製《一切道經音義》序云：“爰命諸觀大

德，及兩宮學士，討論義理，尋繹沖微，披《珠叢》、（《通志·藝文略·小學類》著錄諸葛穎《桂苑珠叢》一百卷，今佚，慧琳《一切經音義》屢引之。）《玉篇》之衆書，考《字林》、（《隋書·經籍志》題晉弦令呂忱撰，七卷。）《說文》之群籍，入其闔闕，得其菁華。所音一切經音義，凡有一百四十卷。其音義目錄及經目不在此數之中。”是《一切經音義》乃玄宗勅撰，而史崇玄又因係太平公主黨與而於先天二年七月伏法。故史崇玄等之撰《一切道經音義》，當在玄宗先天元年或二年。《舊唐書》卷七云：中宗神龍二年二月“丙申，僧會範、（按或作惠範，亦太平公主之黨與。）道士史崇玄等十餘人授官封公，以賞造聖善寺功也”。又《傳授三洞經戒法錄略說》，末云先天元年十二月太清觀道士張萬福記。卷下云：“竊見金仙、玉真二公主以（睿宗）景雲二年歲次辛亥春正月十八日於大內歸真觀中詣三洞大法師金紫光祿大夫鴻臚卿河內郡開國公上柱國太清觀主史尊師受道。”此史崇玄及史尊師當即奉玄宗敕領修《一切道經音義》之太清觀主史崇玄也。唐·張鷟《朝野僉載》：“道士史崇玄，懷州河內縣縫靴人也，後度爲道士。僞假人也。附太平（公主）爲太清觀主。金仙玉真（二公主。）出俗，立爲尊師。每人內奏請，賞賜甚厚，無物不賜。授鴻臚，衣紫羅褐帔，握象笏，佩魚符，出入禁闈，公私避路。神武（按即唐玄宗。）斬之，京中士女相賀。”纂修《一切道經音義》，集京太清觀、玄都觀、東明觀、宗聖觀、東都大福唐觀、絳州（即今山西省新絳縣。）玉京觀大德。太清觀玄都觀已見前，宗聖觀見附錄二樓觀條。東明觀見《長安志》卷十，云：唐京城南普寧坊“東南隅東明觀，顯慶元年孝敬（按乃高宗第五子。）升儲所立”。東都大福唐觀見《元河南志》卷一，云：福唐觀在唐東都北崇業坊。絳州玉京觀舊址，未詳在今山西省新絳縣何處。與修諸大德撰述見存者，除《傳授三洞經戒法錄略說》外，《明正統藏》又收《三洞衆誠文》、《洞玄靈寶三師名諱形狀居觀方所文》、《三洞法服科戒文》，皆題曰三洞弟子京太清觀道士張萬福編錄。

按玄宗序謂《一切道經音義》一百四十卷；而音義目錄及經目不在此數內。史崇玄序則云《一切道經音義》，《妙門由起》及所音經目與舊《經目錄》，都一百一十三卷。《新唐志》著錄《道藏音義目錄》一百

一十三卷，崔湜、薛稷、沈佺期、道士史崇玄等撰。《通志略》諸子類道家目錄著錄《唐朝道藏音義目錄》一百一十三卷。《道藏闕經目錄》卷下《一切道經音義》一百五十卷。此書亡於元代焚經之禍，今佚，僅存《妙門由起》一卷六篇，故二說孰是孰非，無由考定矣。

據《笑道論》，周天和五年玄都道士上經目有二千四十卷，距玄宗先天年間，為時僅一百四十餘年。何以《道藏》殘闕，據目而論，百不存一？又據唐高宗龍朔三年釋明概《決對傳奕廢佛僧事（并表）》，“今道士或出情製造，或改換佛經，添足目錄，增加部表，云有二千四十卷”。又唐高宗總章元年釋道世《法苑珠林》卷六十九《破邪篇》妄傳邪教第三：“案今《玄都經目》云依宋人陸修靜所上目。今乃言有六千三百六十三卷，云二千四十卷見有其本，四千三百二十三卷云並未見。”是高宗時道書仍二千四十卷之舊。暨玄宗初年史崇玄云：“據京中藏內見在經二千餘卷，以為音訓，具如目錄。餘經儀傳論疏記等文，可易解者，此不詳備。”設無重複，當係全帙。百不存一云云，據道經虛目而言也。按《笑道論》諸子道書三十六：“《玄都經目》，道經、傳記、符圖、論六千三百六十三卷。二千四十卷有本，須紙四萬五十四張。其一千一百餘卷經傳符圖。其八百八十四卷諸子論。其四千三百二十三卷陸修靜錄有其數目及本並未得。”“又統收道經目錄，乃有六千餘卷。覈論見本，止有二千四十卷。餘者虛指未出。”不特此也，北周道書有二千四十卷，既唐高宗時卷帙仍舊，則是晉南北朝道經古籍，初唐時，即或略有散失，存者當仍有十之八九也。又史崇玄謂京中道經二千餘卷，但唐玄宗時，道書總數，當較二千餘卷為衆。

### 道書虛目

道書虛目舉例如下：

《抱朴子·金丹》：“復有《太清觀天經》，有九篇。云其上三篇不可教受；其中三篇，世無足傳，當沈之三泉之下；下三篇正是《丹經》。上中下凡三卷也。”

《真誥》卷九云：“《太素丹景經》。”下又云“出《丹景經》中卷”。

注：“此經未出世。”

又云“《大洞經精景按摩篇》”。下又云“出《大洞精景經》上卷”。

注：“亦未出世。”

又云“《消魔上靈經》”，“出《消魔上靈叙》中”。注：“亦未出世，應是《智慧》七卷中事。”

又云“《太上錄淳發華經》上”。（為按摩法。）注：“《錄淳發華經》亦未出世。”

又云“《丹字紫書三五順行經》、《石景赤字經》、《紫度炎光內視中方》、《太上天關三圖經》”。注：“此四經並未出世。”

又云“此道出（清靈真人說。）《太上寶神經》中，此經初不下傳於世也”。

又云“此諸真人法，出《大智慧經》上中篇。常能保用之，保見太平”。注：“此應即是《消魔》、《智慧》七篇之限也。”

卷十云《玉馬經》“一名《北帝書七元符》”。注：“而《玉馬經》世未嘗見。”

又注：“《流珠》亦九宮家事，其經未出世。”

又“保命（按即小茅君。）說此，云案《消魔上秘祝法》”。注：“此經未出世。若猶是《智慧》七卷限者，未審小（茅）君亦安得見之。”

又卷十八注：“此《青牙始生法》，世未見經。”

《文獻通考》卷二百二十四引《宋三朝國史志》曰：“班志《藝文》，道家之外，復列神仙，在方伎中。東漢後道教始著，而真仙經誥別出焉。唐開元中，列其書為藏，目曰《三洞瓊綱》，總三千七百四十四卷。”唐·廣成先生杜光庭刪《太上黃籙齋儀》卷五十二：“洎隋火版盪，唐土龍興，翦掃氛妖，底寧寰宇。至開元之歲，經訣方興。玄宗著《瓊綱經目》，凡七千三百卷。復有玉緯別目，記傳疏論，相兼九千餘卷。”

此文又見《无上黃籙大齋立成儀》卷二十一，文末題云杜光庭述。《道藏尊經歷代綱目》云：“唐明皇御製《瓊綱經目》，藏經五千七百卷。”《混元聖紀》卷九：唐玄宗天寶七載閏六月“丙辰，詔曰：玄宗妙

本，實備微言，垂範傳學，將弘至化。朕所以發求道之使，遠令搜訪。因聞政之餘，親加尋閱。既刊訛謬，爰正簡編。必有闡揚，以崇勸道。令內出一切道經，宜令崇玄館即繕寫，分送諸道採訪使，令管內諸道轉寫。其官本便留採訪，至郡，親勸持誦。”又宋·陳景元《南華真經章句音義》卷八亦云開元校勘道經。故開元中，玄宗發使搜訪道經，加以校勘，列為《道藏》。天寶七載，詔傳寫以廣流布。

《新唐志》子錄神仙類著錄道士張仙庭《三洞瓊綱》三卷。《崇文總目》道書類《三洞瓊綱》三卷，張仙庭撰。《道藏闕經目錄》卷上有《三洞瓊綱》五卷。《通志略》有《開元道經目》一卷。

前引《三洞瓊綱》藏經卷數，凡有三說。今明《正統道藏》將所收道書，重行分卷，短卷則數卷合而為一，所收道書總卷數，實較道藏卷數為多。道書載歷代道藏卷數每多歧異，或可以此說解之。即或記道藏卷數，或記所收道書總卷數也。

《舊唐書》卷八《玄宗本紀》下：開元“二十九年春正月丁丑，制兩京各置”“崇玄學，置生徒，令習《老子》、《莊子》、《列子》、《文中子》，每年准明經例考試”。天寶元年二月丙申，“崇玄學置博士助教各一員，學生一百人”。二年正月丙辰，“兩京崇玄學改為崇玄館，博士為學士”。《長安志》卷六曰：“崇玄館，天寶中明皇命周（按元·駱文驥類編《長安志》卷三，命字衍，周當作用。）尹愔為崇玄館學士。值祿山兵亂，館宇浸廢。至武宗特詔營創，置吏鑄印，以劉玄靜為崇玄館學士，號廣成先生，人居靈符殿。”

至於佛藏，則南北朝時，已將佛典分為經律論而成經藏，南朝寺院經營者，如梁·釋僧祐出《三藏記集》卷十二錄《法苑雜苑原始集》卷十《定林上寺建般若臺大雲邑造經藏記》、《建初寺立波若臺經藏記》所述經藏，皇帝經營者，如梁武帝於華林園中總集釋典凡三千七百四十一卷，釋寶唱撰《經目錄》。北朝則如唐·釋道宣《廣弘明集》卷二十二北齊·魏收《三部一切經願文》、《王褒周經藏願文》所記經藏。至隋代，則有《廣弘明集》卷二十二隋煬帝《寶臺經藏願文》所記經藏。隋·費長房《歷代三寶記》卷十二，隋·釋法經等撰《衆經目錄》七卷，

皆隋代人藏之佛典經律論目錄。承高觀如先生告知，錄於此以供參考。

《舊唐志》引母嬰《自序》：“其外有釋氏經律論疏，道家經戒符籙，凡二千五百餘部，九千五百餘卷，亦具翻譯名氏，序述指歸，又勒成目錄十卷，名曰《開元內外經錄》。”

### 唐代各處道藏

唐代各處《道藏》，可考者如下：

宋·陳思《寶刻叢編》卷八載：“《唐太清宮道藏經目錄碑》，唐·秦守正書，趙盈篆額，太和二年。”是唐代長安太清宮當存道藏經。《長安志》卷八唐京城南進昌坊“太清宮《禮閣新儀》曰：開元二十九年始詔兩京及諸州各置玄元皇帝廟一所，每年依道法齋醮。天寶元年正月，陳王府參軍田同秀上言，玄元皇帝見于丹鳳門之通衢，以天下太平，聖壽無疆之言傳于女（當作玄。）宗；仍告賜靈符尹喜之故宅上。遣使就桃林縣函谷關令尹臺西得之。於是置廟於太寧坊，東都於積善坊。九月改廟為太上玄元皇帝宮。二年正月，加號大聖祖。三月勅西京改為太清宮，東都太微宮，諸州為紫極宮。十二載二月，加號大聖祖高上大道金闕玄元天皇大帝。每歲四時及臘修廟獻之禮。初建廟，取太白山白石為真像。袞冕之服，當宸南向。玄宗肅宗真宗侍立于左右，皆朱衣朝服。宮垣之內，連接松林，以像僊居。殿十二間四柱，前後各兩階，東西各側階一。其宮正門曰瓊華，東門曰九靈，西門曰三清。御齋院在宮之東，公卿齋院在宮之西，道士雜居其間。”

《雲笈七籤》序謂大中祥符初年，宋真宗以太清寶蘊出降於餘杭郡。《茅山志》卷二十五《茅山第二十三代上清大洞國師（按即朱自英。）幽光顯揚之碑》言宋真宗時，朱自英“復思三茅《道藏》缺謬，迺載游瀨鄉，校讎太清宮古本”。是宋初亳州太清宮貯有古本《道藏》。按孫夷中集《三洞修道儀》曰：“五季之衰”，“經籍亡佚，宮宇摧頹。巋然獨存者，唯亳州太清宮矣。”又見杜光庭《歷代崇道記》所載唐僖宗中和三年三月亳州太清宮事，是唐亳州太清宮歷唐末及五季之亂，巋然獨存。



其北宋《道藏》，實唐代古本，歷唐末五季之亂，而未亡佚，故迄北宋尚存於宮中也。按光緒《鹿邑縣志》卷二，今河南省鹿邑縣，曹魏稱譙郡苦縣，唐乾封元年改真源縣，屬亳州。又卷五云：“《晉太康地記》，苦縣城東有賴鄉祠，老子所生也。”杜光庭《道教靈驗記》卷一《亳州太清宮驗》：“亳州真源縣太清宮，聖祖老君降生之宅也。”“自漢宣、漢桓增修營葺，魏太武、隋文帝別授規模，邊韶、薛道衡爲碑以紀其事。”是賴鄉即係太清宮所在地。又按《舊唐書·禮儀志》，唐制，西京及諸郡老君廟稱太清宮。光緒《鹿邑縣志》卷五曰：“太清宮在縣東十五里，始名老子廟。”《宮觀碑誌》收元·王鶚《元重修亳州太清宮太極殿碑》曰：“隋文帝開皇六年，詔亳州刺史楊元胄考其故迹，營建宮宇，勅內史舍人薛道衡作《祠庭頌》。”《混元聖紀》卷八曰：“太宗貞觀元年七月丙午，敕修太上老君廟於亳州。”《舊唐書》卷五《高宗本紀》下：乾封元年，帝自東封岱嶽，禮畢回駕，“二月己未，次亳州，幸老君廟，追號曰太上玄元皇帝，創造祠堂”。（《混元聖紀》卷八曰：“祠堂廟宇，並令修創。”）又卷九《玄宗本紀》下：天寶二年正月丙辰，改天下諸郡玄元廟爲紫極宮。九月“辛丑，諸郡紫微（按當作極。）宮，改爲太清宮”。《元重修亳州太清宮太極殿碑》曰：“文宗太和七年，宮經水潦，頗致摧毀，勅宣武軍節度使兼充太清宮使漸加修葺，尋復完美。”

《茅山志》卷二十四著錄唐碑檢校尚書彭瀆奉勅撰《經藏碑》。是唐代或五代茅山有經藏，當有道藏經。

天台山，唐代有經一藏，道士葉藏質造。明初纂《天台山志》：“洞天宮，其宮在縣西北三十五里，重崖疊嶂，松竹蔥蒨，地產香茅。直南巽隅，有兩石峙，狀如門扉，人呼爲小桐柏。唐咸通間，道士葉藏質嘗於玉霄峰創道齋，號石門山居。後奏乞爲玉霄宮，懿宗許之。又徐靈府《小錄》：道士陳寡言嘗隱居玉霄峰，號華琳。有經鐘一樓，經皆咸通十一年書。後題云：上清三洞弟子葉藏質，爲妣劉氏四娘造，永鎮玉霄藏中。宋祥符元年改額，今歸併桐柏，（觀名。）廢。”

《浙江通志》卷四十吳筠宅引《名勝志》：餘杭縣石室洞華陰道士吳筠居此，又名藏書洞。

雍正《江西通志》卷一百二十李湜《唐江州冲陽觀碑》云：“冲陽觀，梁普通三年刺史邵陵王奏置，奉詔造焉。”又云：“藥堂經藏，蕭然松石之間。”有經藏當有道藏經。又云垂拱四年冬遭回祿，開元中重建。是其《道藏經》當亦於垂拱四年燬於火。

前引《混元聖紀》卷九唐玄宗天寶七載詔“令內出一切道經，宜令崇玄館即繕寫，分送諸道採訪使，令管内諸道轉寫”。是唐代諸道當存《道藏》，今已無由詳考矣。

### 安史之亂兩京祕藏被焚

尋值安史之亂，兩京祕藏，多遇焚燒。肅宗上元年中所收經錄六千餘卷。至代宗大曆年，道士冲虛先生殿中監申甫海內搜揚，京師繕寫，又及七千卷。穆宗長慶之後，至懿宗咸通年之間，兩街所寫，纔五千三百卷。

前據《太上黃籙齋儀》卷五十二昭宗大順二年杜光庭自記。道士冲虛先生殿中監申甫，原作申甫先生。杜光庭《道德真經廣聖義》序云：道士冲虛先生殿中監申甫作《道德真經疏》五卷。故云。又《道藏尊經歷代綱目》云：“唐文宗太和二年，太清宫使奏陳，止見五千三百定數。”按文宗，在穆宗懿宗之間，故與光庭之說合。

道士申甫事蹟，見《冊府元龜》卷五十四：代宗大曆“七年二月光天觀道士檢校殿中監冲虛先生申甫上言：請下制誠天下道士增修道法，許之。四月，又上言玄真觀、開元觀、望天觀並載先帝聖謚，每至諱日，各于其觀行香。從之”。

“十三年乙巳，新作乾元觀，置道士四十九人，以追遠祈福，上資肅宗也。其地在皇城長興里，本涇原節度使馬璘之宅。初創建是宅，募天下巧工，營繕屋宇，宏麗冠絕當時。璘將卒，抗表獻之。帝方軫懷罔極，欽崇道福，以其當皇城形勝之地，牆宇新潔，遂命為觀，加乾元名焉，先皇尊號也。仍遣道門威儀申甫司其事。”

《永仙觀主田名德碑》（陳垣《道家金石略》）載“道門使檢校殿中監冲虛申先生”，于肅宗上元、寶應年間，舉薦永仙觀主田名德出任檢校兩

縣威儀使。又據唐·權德輿《權載之文集》卷十八《唐故太清宮三洞法師吳先生碑銘并序》載：道士吳善經“從沖虛申先生受三洞經法……沖虛之師曰清簡泉君，泉君之師曰來君，來君之師曰萬君，皆有遺像在開元觀。……男夫女士傳三景真錄者五百餘人”。因此，可知申甫是唐代長安道門領袖。

### 唐末五季之亂經籍亡逸

唐末之亂，靈文秘軸，焚蕩之餘，散無統紀。幸有神隱子（杜光庭。）收合餘燼，拾遺補闕，復為《三洞經》。再經五季亂離，篇章雜揉。

前據《道藏尊經歷代綱目》。按《舊唐書·僖宗本紀》：廣明元年庚子十二月，黃巢克京城，僖宗出奔。中和元年辛丑，七月，僖宗至西蜀，御成都府廡，遂駐蹕焉。三年癸卯四月，李克用入京城。四年甲辰七月，黃巢就義。光啓元年乙巳三月，僖宗還至京師。十二月，沙附逼京師，僖宗又出奔。自是中原喪亂，藩鎮割據。其間長安稍較平靖，自癸卯四月至乙巳十二月，為時僅二年有餘。又《太上黃籙齋儀》卷五十二杜光庭所撰文，亦未記是時有人於長安重集《道藏》。故上文云所集《道藏》，當不在長安。神隱子名里事蹟未詳。

又當宮觀摧頹情形，見《三洞修道儀》。其言云：“五季之衰，道教微弱。星弁霓襟，逃難解散。經籍亡逸，宮宇摧頹。巋然獨存者，唯亳州太清宮矣。次則北邙、陽臺、陽輔、慶唐數觀，尚有典刑。天台、衡湘、豫章、灊嶽，不甚凌毀，山東即鄰於掃地矣。”按陽臺觀，在山西省陽城縣王屋山上，見《司馬承禎傳》、雍正《澤州府志》、乾隆《濟源縣志》。慶唐觀，北宋改天聖宮，在山西省浮山縣之龍角山，見《龍角山記》及乾隆《浮山縣志》。北邙道觀，謂今河南省洛陽縣北邙山之上清宮。乾隆《浮山縣志》卷三十七金毛庵《重修天聖宮紀聖碑亭記》謂唐玄宗改浮山老君廟為慶唐觀，“備極壯麗，視亳州明道宮、洛都北邙上清宮等矣”。按光緒《鹿邑縣志》，北宋改唐代真源縣行宮為明道宮，故上文明道宮，當作太清宮。又按乾隆《洛陽縣志》卷十一：“上清宮在縣北八里翠雲山，即唐玄元皇帝廟。梁柱屋瓦，皆範鐵為之。雍正十二年

重修。”又卷三：“翠雲山，在城北十里，即邛山最高處。”

### 五季重建道藏

至五季重建《道藏》，其可考者，一在蜀中，杜光庭建。一在天台桐柏宮，（據明·釋無盡《天台山方外志卷》四：唐睿宗景雲二年置桐柏觀，五代梁開平中改桐柏宮，宋大中祥符元年改桐柏崇道觀，明復改桐柏宮。）吳越忠懿王建。後者宋·金允中謂其甚多顛倒錯誤。

《太上黃籙齋儀》卷五十二杜光庭述：近屬黃巢起義，僖宗奔蜀，“兩都煙煤，六合榛棘。真宮道宇，所在凋零，玉笈琅函，十無三二。余屬茲艱會，漂寓成都，扈蹕還京，淹留未幾，再為搜摭，備涉艱難，新舊經誥僅三千卷，未獲編次。又屬省方所得之經，尋亦亡墜。重遊三蜀，（按事在僖宗光啓二年後。）更欲搜揚。累阻兵鋒，未就前志。時大順（昭宗年號之一。）二年辛亥八月三日庚辰，成都玉局治閱省科教，聊記云爾”。又《太上洞玄靈寶素靈符》三卷，前有杜光庭序，謂天復六年丙寅，請經于平都山，得天師翟乾祐所傳《素靈符》，編入三洞藏中。據此，辛亥年後，光庭仍搜集道書，建立《道藏》。按《道教靈驗記》卷三，唐代忠州豐都縣有仙都觀。《通志略》道家著錄平都山《仙都觀記》二卷，云山在忠州，陰長生成仙之所。又見《崇文目》地理類、道書類，皆云一卷。詳見《豐都縣志》。

《天台山志》大中祥符三年夏疏撰《重建道藏經記》：（按《赤城志》卷三十，藏經當作經藏。）“唐景雲中，天子為司馬承禎置觀（按即桐柏觀）桐柏界瓊臺三井之下。五代相競，中原多事。吳越忠懿王得（按《吳越備史》忠懿王名俶。得誤。）為道士朱霄朱外（朱字衍，當作朱霄外。）新之。遂築室於上清閣西北，藏金錄（按宋乾道四年曹勛《重修桐柏觀記》，錄當作銀。）字經二百函，勤其事也。”嘉定《赤城志》卷三十云：“梁開平中改觀為宮，有錢忠懿王所賜金銀字經二百函及銅三清像，（忠懿自為記。夏英公竦亦有經藏記。）周廣順二年朱霄外建藏殿。”按《資治通鑑》卷二百八十七，錢俶初為台州刺史，後漢高祖天福十二年七月同參相府事。十二月被立為吳越王。是周廣順二年，乃吳越忠懿王在位第四年。宋·金允中編《上清靈寶大法》卷二十四：“若用道家經典，切宜詳審。《道藏》所蓄經文，

近來真偽混雜，未易分別。如天台桐柏崇道觀，乃五代之末，吳越王錢氏所建。藏中諸經，拘集道童及僧寺行者，衆共抄錄，以實其中。碧紙銀書，悉成卷軸。當時四方割據。錢氏處於偏方，隨其境內所有之書，一時欲應限數；故其間顛倒錯謬，不可勝紀。有脫字漏句，全不可讀。有言辭鄙俚，昭然僞撰者。于今幾三百年，更數世之後，不知始末，謂是道典果有此等經文。高識之士，自能剖決是非。淺學之人，執爲正典，或者取而引用，可乎？允中所見諸方經教混淆，不失於天台。況允中足迹所不經之地，耳目所未涉歷之書尤多。遐方僻郡，道館琳宮，經籍失正者甚衆。學者所當深加詳酌，不宜一例輕用。”

至五代道士，貯道書甚富者，則有暨齊物。元·鄧牧、孟宗寶《洞霄圖志》卷五云：“暨齊物，字子虛。（《十國春秋》卷八十九云：一作物齊，又作濟物，杭州人。）師玉清觀朱法師君緒，（按字法滿，開元八年卒。《正統藏》收有朱法滿撰《要修科儀戒律鈔》十六卷。）受法籙神符。”“後隨人大滌山精思院。創垂象樓三間，又名書樓，積書數千卷其上。日以著述爲事。每講述玄學，聽者歎服。”（暨齊物、朱君緒，又見《三洞群仙錄》卷十二引《真境錄》。）

《舊五代史》卷九十二：晉梁文矩，字德儀，鄆州人。“喜清靜之教，聚道書數千卷，企慕赤松、留侯之事，而服食尤盡其善。天福八年以疾卒。”

杜光庭《錄異記》卷六云：“長安富平縣北定陵後，通關鄉。入谷二十餘里，有二洞，一名東女學，一名西女學。”其西女學洞內，“旁有崖龕，梯磴而上，屈曲甚廣。龕內有道經數萬卷，皆置於柏木板牀之上”。按六朝道書，唐代尚存於世，今則十佚六七。道教史種種問題，因史料之缺乏，不得解答。設此事確實可恃，且因藏於山洞，尚得保存至今，倘有人發現，則於學術界影響之巨，可以比美鳴沙石室藏書。

### 宋徐鉉讎校道書

宋太宗嘗求道書，得七千餘卷，命徐鉉等讎校，去其重複者，得三千七百三十七卷。

前據《文獻通考》卷二百二十四引《宋三朝國史志》。“太宗”則本

《混元聖紀》卷九，云：“初，太宗嘗訪道經，得七千餘卷，命散騎常侍徐鉉，知制誥王禹偁校正，刪去重複，寫演送入宮觀，止三千三百三十七卷。”按《宋史》卷四百四十一《徐鉉列傳》云：太平興國八年出為右散騎常侍，遷左常侍，淳化二年鉉貶靜難行軍司馬。卷二百九十三《王禹偁列傳》云：端拱二年拜左司諫，知制誥。淳化二年貶商州團練副使，四年再知制誥。至道元年召入翰林為學士，知審官院，兼通進銀臺封駁司。按宋太宗年號，太平興國八年，雍熙三年，端拱二年，淳化五年，至道三年。自端拱二年，至淳化二年，徐鉉為散騎常侍，王禹偁知制誥。二人奉勅校正道經，當在是時。

《仙鑑》卷四十八：“張契真，字齊一，錢塘人也。”“周世宗顯德五年，受《正一盟威》、《靈寶法錄》於大元樊先生。由是紫蕊玉笈之書，無不歷覽。而名振江浙。（吳越。）忠懿王精崇道法，每三籙齋，俾總其事。王公貴人，亦從而欽尚。宋太平興國中，太宗命有司即國之東南建太一宮，詔天下戒潔之士居之；而契真與選。未幾，禁中清醮，因召見，款對稱旨，賜紫衣。而上以道書魚魯未定，詔兩街道錄選優學者刊正；而契真復與。既畢，賜元靜大師之號。”又見《三洞群仙錄》卷十七引《高道傳》、《十國春秋》卷八十九。據此，太宗時讎校道書，有道士張契真參與其事。

《天台山志》大中祥符三年夏疏撰《重建道藏經》記：“國家有成命之二十載，削平天下，列為郡縣，艫舳千里，東暨於海。有靈靜大師孟玄岳者，始越會稽，濟沃洲赤城，訪桐柏，為山門都監。冲一天師稽常一等請掌斯藏。至雍熙二年，有詔悉索是經（按謂桐柏宮《道藏》。）付餘杭傳本。既畢，運使諫議大夫雷公德祥命舟載以還，從師請也。”按雍熙年間，索桐柏宮藏經赴餘杭傳本，蓋已在搜訪道經。其後始命徐鉉王禹偁讎校，以成《道藏》也。

### 王欽若領校道藏

大中祥符初年，真宗盡以祕閣道書太清寶籙（按謂亳州太清宮《道藏》。）出降於餘杭郡，俾知郡樞密直學士戚綸、漕運使陳堯佐，選道士冲素大

師朱益謙、馮德之等，專其修較。又命司徒王欽若總統其事，俾成藏而進之。於是依照舊目刊補：凡《洞真部》六百二十卷，《洞玄部》一千一十三卷，《洞神部》一百七十二卷，《太玄部》一千四百七卷，《太平部》一百九十二卷，《太清部》五百七十六卷，《正一部》三百七十卷，合爲新錄，凡四千三百五十九卷。（較徐鉉所校《道藏》，增六百餘卷。）又撰篇目上獻，賜名《寶文統錄》。

前據《雲笈七籤·序》及《文獻通考》卷二百二十四引《宋三朝國史志》。

南宋道士謝守灝編《混元聖紀》卷九：“大中祥符二年己酉，詔左右街選道士十人校定道藏經典。至三年，又令崇文院集館閣官僚詳校，（按此說與前說不同。）命宰臣王欽若總領之。”“欽若沿舊三洞四輔經目增補，凡四千三百五十九卷。撰成篇目上進，賜名《寶文統錄》。帝親製序（序略）。”《洞霄圖志》卷五：“馮德之，字幾道，河南人。少習儒業，書無不讀，京師號馮萬卷。不慕聲利，棄家人道，被旨住杭州洞霄宮。時公卿皆以詩餞行。宋真宗銳意玄教，盡以祕閣道書，出降餘杭郡，俾知郡戚綸、漕使陳堯佐，選先生及冲素大師朱益謙等脩校，成藏以進，號曰《雲笈七籤》。”按《雲笈七籤》非《道藏》，乃張君房所纂。《洞霄圖志》之言非是。又按是文，馮德之住餘杭大滌山洞霄宮，故馮德之、朱益謙當在此道宮中修校《道藏》，而祕閣道書太清寶蘊亦出降於餘杭郡也。又據前引《混元聖紀》，大中祥符二年三年已兩詔校定道藏經典，其後又出降道書於餘杭郡，選朱馮二道士修校。故《宋史·真宗本紀》云大中祥符九年三月己酉，王欽若上《寶文統錄》。蓋又經朱馮二道士修校，延至大中祥符九年，始得撰成篇目上進也。

《宋史·王欽若傳》云：“欽若自以深達道教，多所建明，領校道書，凡增六百餘卷。”《佛祖統紀》卷四十四云：大中祥符中，“選道士十人校《道藏經》。舊錄三千三百三十七卷，欽若詳定，增六百二十卷，賜名《寶文統錄》，御製序以冠之”。此舊錄當指徐鉉等所校定《道藏目錄》。《茅山志》卷二十五宋仁宗慶曆二年晏殊撰《茅山五雲觀記》：“公（謂王欽若。）又以混元（即老子。）之法，有助亨會，函笈所蘊，源流實繁。



欣逢盛明，用得論次。迺復選通達其學者，校讎而辨正焉。名山洞室之藏，金簡玉文之萃，多所刊定，迄無譌謬。”《混元聖紀》卷九云：“欽若以《道德經》、《陰符經》乃老君、聖祖所述，（按老君即老子，宋代聖祖，即黃帝。《無上黃籙大齋立成儀》卷十五：“唐以李姓出於老子，故祖老子。本朝以趙姓出於黃帝，遂加尊號，築景靈宮以事之。州郡天慶觀，率立聖祖殿，其禮至嚴。”）請自《四輔部》陞于《洞真部》。初，詔道釋經互相毀訾者削去之。欽若言《老子化胡經》乃古聖遺跡，不可削除。詔從之。”

今道藏《道德經》誤入《洞神部》玉訣類。按《混元聖紀》卷九謂宋·王欽若以《道德經》乃老君所述，遂自《四輔部》陞於《洞真部》。據此，欽若實未嘗深達道教也。

《通志略》諸子類道家有：《三洞四輔部經目錄》七卷，王欽若等撰；（按此當即《寶文統錄》。）《宋朝明道宮道藏目錄》六卷；《洞玄部道經目錄》一卷；《太真部道經目錄》二卷；《洞神部道經目錄》一卷；《道藏經目》七卷。《祕目》史類目錄：《道門藏經目》一卷；《道經目錄》一卷。又子類道書：王欽若等撰《三洞四輔部經目》七卷，（按此當即《寶文統錄》。）《道藏經目》七卷。（闕。）《道藏闕經目錄》卷上：《衆經目錄》。

### 張君房修大宋天宮寶藏

然其綱條漶漫，部分參差，與《瓊綱》、《玉緯》之目，舛謬不同。歲月坐遷，科條未究。適綸等上言，共薦海寧謫官張君房主其事，時王欽若亦同時薦之。五年冬，張君房除著作佐郎，俾專其事。君房於時盡得所降道書，並續取到蘇州舊《道藏經》本千餘卷，越州台州舊《道藏》本亦各千餘卷，及朝廷續降到福建等州道書《明使摩尼經》等。（按今《道藏》內無此類書。）與道士依三洞綱條，四部錄略，品詳科格，商較異同，以銓次之，始能成藏。都四千五百六十五卷。起《千字文》天字爲函目，終於宮字號，得四百六十六字，題曰《大宋天宮寶藏》。至天禧三年春，寫錄成七藏以進之。

前據《雲笈七籤·序》及《文獻通考》卷二百二十四引《宋三朝國史志》。

## 雲笈七籤

《咸淳臨安志》卷八十九謂大中祥符“九年，選道士十人校定《道藏經》，命王欽若總領。舊藏三千七百三十七卷，欽若增六百二十二卷，仍令著作佐郎張君房就杭州監寫本”。據前引謝守灝之說，選道士校定道藏經在大中祥符二年。茲從其說。上引《宋史·真宗本紀》謂王欽若於大中祥符九年上《寶文統錄》，而《雲笈七籤》序謂張君房已先於大中祥符五年除著作佐郎。又據《咸淳臨安志》，或《大宋天宮寶藏》七藏，亦由“張君房就杭州監寫本”。

宋太宗真宗之際，徐鉉、王欽若等先後奉敕校讎，撰目以獻。然綱領漶漫，部分參差，歲月坐遷，科條未究。逮張君房參斟諸本，品詳異同，歷時數年，詮次為四千五百六十五卷。依《千字文》叙列函目，始天終宮，題曰《大宋天宮寶藏》。而君房撮其精要，以成《雲笈七籤》百二十卷。《雲笈七籤》是《天宮寶藏》的縮編，《晁志》著錄宋·鄧自和《道藏書目》一卷。所載道書較《大宋天宮寶藏》為少。

## 摩尼教經之入藏

《佛祖統紀》卷四十八謂摩尼教經，“經名《二宗》、《三際》。二宗者，明與暗也。三際者，過去未來現在也。大中祥符興《道藏》，富人林世長賂主者，使編入藏，安於亳州明道宮”。主者，當指負責搜訪道經者及《道藏》纂修官。

宋·彭耜《道德真經集註·道德真經說序》：“仁宗天聖四年正月，玉清昭應宮使王曾請下三館（按係昭文館、史館、集賢院。）校《道藏》庫經，從之。上因言其書多載飛鍊金石方藥之事，豈若老氏《五千言》之約哉。張知白曰：陛下留意於此，迺治國清靜之道也。”又見彭耜《道德真經集註雜說》卷上引陳瓘昭語序。

《混元聖紀》卷九：“仁宗天佑（按當作天聖。）四年丙寅，宰臣王曾言《道藏經》，其中有詞語淺俗者。帝曰：《道藏》多說飛鍊金屬修合方藥，豈得皆如老子《五千言》。宰臣張知白曰：《道德經》乃治（治下當脫國

字。)清静之術,與諸道經不同。帝曰:今搜訪道經,當精細詳校,乃入《道藏》。”

### 崇寧重校道藏

徽宗崇寧中,詔搜訪道家遺書,就書藝局令道士校定。大藏又增至五千三百八十七卷。

南宋·彭耜纂集《道德真經集注雜說》卷上:“我朝崇寧中再校定道藏經典。”《文獻通考》卷二百二十四引《四十九章經》李壁、季章序云:“至崇觀間,大藏又增至五千三百八十七卷。”《仙鑑》卷五十一:“劉道元,字景初,開封府人。”“宋徽宗初,興道教。詔天下搜訪道家遺書,就書藝局令道士校定,道元首與茲選。”據此,崇寧中詔搜訪道家遺書,就書藝局令道士校定。大藏又增至五千三百八十七卷。

### 政和刊萬壽道藏

政和中,詔搜訪道書,設經局敕道士校定,送福州閩縣鏤板,總五百四十函,五千四百八十一卷。刊鏤工訖,即進經板于東京。是曰《萬壽道藏》,全藏刊板始此。及靖康建炎年間,各處《道藏》,多燬于兵火。

《宋史·徽宗本紀》:政和三年“十二月癸丑,詔天下訪求道教仙經”。(《茅山志》卷二十五:政和八年茅山乾元觀住持知觀道士楊守程云:“政和四年八月間,聖上道君皇帝搜羅天下奇異之文。”)《古樓觀紫雲衍慶集》卷下元·杜道堅撰《大宗聖宮重建文始殿記》:“政和中,刊藏典,凡兩詔郡國蒐訪道門逸書,所獲雖衆。”云云。洞幽法師元妙宗編《太上助國救民總真祕要》前有政和六年進書表云:“哀訪仙經,補完遺闕,周於海寓,無不畢集。繼用校讎祕藏,將以刊鏤,傳諸無窮。”又云:“臣於前歲七月,被旨差入經局,詳定訪遺,及瓊文藏經,開板符篆。”據此,政和初蒐訪道門遺書。嗣於政和五六年設經局,敕道士詳校。至藏經雕板,當在政和六七年。校經道士,除元妙宗外,尚有王道堅。《玄品錄》卷五:“王道堅,龍虎山道士。政和間,徵赴闕。館於太一宮。”“時方校定《道藏經》,制授太素大夫,凝神殿校籍,同校定道經。”宋·梁克家《淳熙三

山志》卷三十八云：福州閩縣九仙山巔，崇寧中建有天寧萬壽觀，度“《政和萬壽道藏》：政和四年黃尚書裳請建廢（按當作飛）天法藏，（按即輪藏。）藏天下道書，總五百四十函，賜今名，以鏤板進于京”。又卷二十二云：政和三年郡守黃裳，於“閏四月以龍圖閣直學士中大夫知福州”，迄七年“六月奉祠”。蓋政和三年詔訪求道教仙經，福州知州事黃裳乃於政和四年奏請建輪藏，以度天下道書。五六年乃設經局敕道士校定。即送福州閩縣，由黃裳役工鏤板。事畢，進經板于東京。刊鏤經板，當在政和六七年，時黃裳仍為福州郡守也。所刊道藏稱《政和萬壽道藏》，都五百四十函，（南宋末葉林希逸撰《南華真經口義》發題亦云：“大藏經五百四十函。”）五千四百八十一卷。故《道藏闕經目錄》卷下著錄《宋萬壽道藏三十六部經品目》，不著卷數，又《宋萬壽道藏經目錄》十卷。

黃裳有《演山先生文集》，末附《神道碑》。謂黃裳，字冕仲，延平人，高宗建炎三年卒，年八十七。又云“頗從事於延年養生之術。博覽道家之書，往往深解；而參諸日用”。宋·陸游《渭南文集》卷五《條對狀》：“明教偽經妖像，至於刻版流佈。假借政和中道官程若清為校勘，福州知州黃裳為監雕。”

按道書雕板始於五代；而全藏付刊，則始於宋徽宗政和中。《混元聖紀》卷九：晉高祖天福“五年五月，賜張薦明號通玄先生，令以道德二經雕上印板，命學士和凝別撰新序冠于卷首，俾頒行天下”。宋·陳景元《列子冲虚至德真經釋文》序謂《列子》有（真宗）景德年中國子監印本。陳景元《南華真經章句餘事》謂《莊子》有景德四年國子監刊行本。

## 道史道典

徽宗又勅編修《道史》、《道典》。《宋史》卷二十一：重和元年九月“丁酉，用蔡京言，集古今道教事為紀、志，賜名《道史》”。《混元聖紀》卷九：宣和元年“八月，編修《道史》官言：編修《道史》所止年代。詔自龍漢（按係道經年號。）止五代為《道史》。本朝為《道典》。宣和三年十一月三日，詔提舉道錄院：見修道史非可以常史論。自《史記》、《漢書》

以來，體制有可采，當以爲例。則史表一門，不須徒設。道紀斷自天地始分，以三清爲首，三皇而下，帝王之得道者，以世次先後列於紀。爲天地、宮府、品秩、輿服、符籙、儀範、禁律、修煉、丹石、靈文、寶書等十二志。男真自風后、力牧以下，女真自九靈元君而下，及臣庶之得道者，各以世次先後爲傳”。《仙鑑》卷五十三云林靈素於政和七年“刪定《道史》經籙靈壇等事”。

《晁志》著錄宋·鄧自和《道藏書目》一卷。所載道書較《大宋天宮寶藏》爲少，或即徐鉉所校定《道藏》，亦未可知。

### 北宋諸方道藏

北宋諸方所度《道藏》，除祕閣外，可考者如下：

陳景元《南華真經章句餘事》末附覽過《南華真經》名氏云：“中太一宮本，張君房校。”又陳景元《南華真經章句音義》叙云：“中太一宮《寶文統錄》內有《莊子》數本。”據此，北宋東京中太一宮疑有王欽若及張君房所校二藏。清·周城《宋東京考》卷十二云：“太一宮有四：一在城東南蘇村，爲東太一宮，太平興國中建。一在城西南八角鎮，爲西太一宮，天聖六年建。一即五嶽觀舊址，爲中太一宮，（神宗）熙寧初建。一政和間改龍德宮爲北太一宮。俱廢久矣。”

嘉慶《四川通志》卷三十八引宋·范鎮《道藏記》謂英宗治平中“有詔即建隆觀給官本（《道藏》）以足其傳”。故建隆觀當有道藏，此觀亦在東京。清人周城《宋東京考》卷十三：“建隆觀，在閭闔門界西北。周世宗建。初名太清觀。太祖以建隆改元，遂更名爲建隆觀，重修殿宇廊廡，總一百四十有九區。後取杭州昊天上帝銅像奉安於中。大中祥符元年，以唐祕書監賀知章七代孫道士某住持是觀，加葺昊天上帝殿。皆燬於金兵。”

《宋東京考》卷十二云：“上清儲祥宮，在新宋門裏街北。至道元年上清宮成。慶曆三年火。其後復修，以宮之所在爲國家子孫之祥也，因賜名上清儲祥宮，命蘇軾撰碑文以紀其事。”明·李濂《汴京遺蹟志》卷十六蘇軾《上清儲祥宮碑》謂有經樓，故當有《道藏經》。

《宋東京考》卷十二云：“祥源觀，在繁臺東南。宋初有人於此見龜蛇，因建玄武祠。天禧二年泉湧祠側，汲之靡竭。人有疾疫者，飲之，輒愈。乃就其地建觀，總殿、廡神、厨鐘、經樓、齋室、道院廨舍凡六百一十三區。其正殿曰靈真，以奉玄武像，加號靈慈真君。東聖藻殿，以安御製贊。西靈淵殿，湧泉之所。前廣聖殿，西南祥齋殿。南有靈禧園，東有凝碧池，即故牧澤，改爲池也。後皆燬於金兵。累經河溢淤平。”既有經樓，當有《道藏經》。

《玄天上帝啓聖錄》卷七云：駕部郎中王袞致仕，歸宿州，因悟殺生，發心寫道經一藏。奉聖旨就延福宮內建造藏殿，安著王袞所進道經。按《宋史·地理志》，東京宮城內有延福宮。乾隆《祥符縣志》：“延福宮，在城安遠門內，宋徽宗建，規制精巧，後燬於兵。”

清·丁步上、郭懋隆《逍遙山萬壽宮志》卷七曰：政和六年詔以西京崇福宮爲例，建玉隆萬壽宮，有輪藏殿。是北宋西京崇福宮亦有輪藏殿，當有輪藏及《道藏經》。明萬曆間傅梅撰《嵩書》卷三：“崇福宮，在（登封）縣東北五里許太室萬歲峰之下。漢武帝元封元年登山，聞呼萬歲，觀於此，唐改太乙觀。”“至宋更名崇福宮，增置殿閣。”又卷二十一·梁宜《嵩陽崇福宮修建碑》謂宮燬於金兵。其《道藏經》蓋亦燬於金兵，又云元重建。又明·張祚《重修崇福觀記》謂元季厄於兵燹，成化十年重建。卷三謂萬曆中，“遺址尚存”。乾隆《登封縣志》有明·周叙《遊嵩陽記》，作於明宣宗宣德元年，謂崇福宮“宮亦屢廢，惟三清殿存，亦至元重修者”。

金·王處一（字子淵）編《西嶽華山志》：“休糧院在柏行內。太平興國年，太宗詔休糧道者赴闕，賜經一藏。”此藏，當即徐鉉所校定者。

南宋·曾敏行《獨醒雜志》卷二：“國初江西亦有鐵錢，嘗見玉笥山玉梁觀所藏經卷，尾有題字云太平興國三年太歲戊寅。”

亳州太清宮唐代《道藏》迄北宋尚存。元·王鶚《元重修亳州太清宮太極殿碑》云：宋“太宗淳化四年遣（中使）修宮宇。至明道元年工畢，詔水部員外郎和曠撰碑銘”。“真宗咸平五年遣內侍重修。”“哲宗紹聖五年”“詔本路運轉司，凡宮宇之弊者，隨即繕完。徽宗崇寧改元，

詔翰林學士張商英作記，以成哲宗之志。”逮靖康之亂，太清宮被焚燬。光緒《鹿邑縣志》卷十下引金章宗明昌二年胡筠《續修太清宮記》：“至靖康之亂”，“其宮層樓傑閣，門闕廊廡，蒼官翠琰，玉像神儀，靈蹤聖跡”，遭火焚燬。“敗壁頽垣，空庭斷砌，蓬蒿蔚長，狐兔潛遊。其荒涼如此。”故亳州太清宮道藏，當燬於靖康之亂。

政和四年黃尚書裳請建飛天法藏，（按即輪藏。）藏天下道書，總五百四十函，賜今名，以鏤板進于京。（詳見《政和刊萬壽道藏》條。）《淳熙三山志》卷三十八：“九仙山在城東南隅城中……宋政和四年間尚書黃裳奏請建飛天法藏，藏天下道書總五百四十函。”靖康元年，金兵入宋，東京雕版被搜載北去。大部分宮觀所藏《萬壽道藏》，亦毀於兵火。

《佛祖統紀》卷四十八謂亳州明道宮度有張君房所校《道藏》。又《通志略》諸子類道家著錄《宋朝明道宮道藏目錄》六卷。光緒《鹿邑縣志》卷五謂明道宮“後燬於兵”，疑亦指靖康之亂而言。所度《道藏》，當亦於是時焚燬。又謂明道宮於元大德三年復建，清康熙重修，在東門內昇仙臺前。

前引《茅山志》卷二十五文謂宋真宗時“三茅《道藏》缺譌”。又宋仁宗天聖三年朱自英《宋天聖皇太后受上清籙記》謂於江寧府茅山崇禧觀依科傳授。又張商英撰，宋哲宗紹聖三年立石《江寧府茅山崇禧觀碑銘》謂茅山“宮觀十二，崇禧總之”。又曰：“宜其宮闕壯麗，列聖下居；廊廡深嚴，萬靈侍衛。”是宋初茅山道觀以崇禧觀最為壯麗，疑宋初茅山《道藏》，在此觀中。又卷十七云崇禧觀於“建炎復遭火，秦煇再造”。其《道藏》當亦於建炎中被焚。又云：“元符萬寧宮，在積金山，陶隱居道靖故基。劉先生混康（按謚曰靜一，今茅山道士自謂屬靜一派，蓋因淵源於北宋劉靜一故也。）庵居其上。先生以道遇哲宗，詔以所居為元符觀。崇寧五年落成，徽宗御題額曰元符萬寧宮。”（高宗）“建炎四年”“焚毀。紹興戊寅，高宗賜金重建。”“理宗朝勅修。”又卷二十六引蔡卞《茅山元符萬寧宮記》謂崇寧五年宮成，“經有閣”。徽宗“又為書《道藏經》數卷及親畫老子像賜”劉混康。又著錄秦煇《元符萬寧宮經藏記》，是宋代茅山元符萬寧宮有經藏經閣，當有《道藏》。



宋·汪藻《浮溪集》卷二十《鎮江府金山神霄宮碑》：“政和四年七月乙未，詔天下悉立神霄、玉清、萬壽宮。鎮江府以金華龍游寺改建如詔書。”工事始於政和七年秋；而成於次年夏。有經閣，當有道經。至順《鎮江府志》卷九引洪邁記謂北宋末“遭罹魔劫，鞠爲燼墟”。其道經當亦焚燬。又記南渡後仍爲寺。

前引張君房云“蘇州舊道藏經本千餘卷，越州台州舊道藏本各千餘卷”，“福建等州道書”。《南華真經章句餘事》末附覽過《南華真經》名氏，曰：“江南古藏本，徐鉉、葛湍校。”此即太宗朝徐鉉所校定《道藏》。張君房所記台州《道藏經》本，當即天台山桐柏宮吳越王所建《道藏》。故宋太宗朝讎校道書，真宗朝張君房修《大宋天宮寶藏》，皆曾借用此藏。《天台山志》夏竦《重建道經藏記》謂至道元年“藏室幾壞，虞於風雨”。靈靜大師孟玄岳乃募款併己錢重建。暨南宋，《天台山方外志》卷二十引宋孝宗乾道四年曹勛《重修桐柏觀記》曰：乾道中，“道士唐知章以錢氏手寫金銀字道經，出私錢建藏並殿”。故南宋乾道中，重建經藏及藏殿。又記乾道中和王揚存中及其子僕重修桐柏觀，規模宏麗。及元代，《清容居士集》卷四十有《修桐柏觀疏》；是桐柏觀元代又曾重修。其道藏迄明初而燬。《天台山方外志》卷四謂桐柏宮五代越王所建金銀字道藏經二百函，“歷代珍襲供奉，至國朝吳元年遭火”焚燬。《天台山志》曰：“迨今國朝更化，人民逃難竄匿。而火從中起。宏規巧製，化爲丘墟，金碧文章，悉歸灰燼。”惟餘迎仙房及檀香像一龕而已。事在丁未年，即吳元年。《天台山方外志》卷四謂洪武永樂間相繼營建，“其間架規模，崇飾豔麗，去舊爲遠。至今（按謂萬曆年間。）百餘年間，道衆貧匱，殿宇日就頹壞”。“其復改桐柏宮，當在本朝；但不知何時。”乾隆《浙江通志》卷二百三十二謂清“雍正十年奉旨動帑鼎建，遣官督視，於十二年正月訖工”。

嘉靖《括蒼彙紀》卷十五：“萬壽宮在（龍泉縣）西鳳山之麓。”“崇寧間，住持吳應能以符水遇徽廟，賜號妙應先生。出內帑營繕，偉麗倍前，御書天寧萬壽之宮以寵之。”又引何執中《萬壽宮記》云營繕宮宇，始於崇寧四年，訖大觀元年，有經閣，並“賜《道藏經》四千五百五十一

卷”。此《道藏》既於徽宗大觀年間頒賜，當為張君房所修《大宋天宮寶藏》，但少十五卷耳。卷十五又云：“紹興七年改為報恩光孝宮。十三年詔復舊名。”光緒《龍泉縣志》卷四云“今廢”。

道光年間《西山志》卷一楊傑《西山紀遊記》：“（英宗）治平四年秋八月，傑奉祀西山，遊玉隆、天寶、應聖、凌雲、棲真、太虛、大霄七宮觀……入施肩吾石室閱玉隆古道藏。”

《逍遙山萬壽宮志》卷七謂宋徽宗政和六年勅建玉隆萬壽宮，（在江南西路洪州新建。）制飾宏麗，有輪藏殿。當有輪藏及《道藏經》。又卷十五熊益革《萬壽宮廢興顛末記》謂理宗寶慶元年增修。疑北宋《道藏》，迄南宋尚存於宮中。

明·俞策《閤皂山志》卷上引宋神宗熙寧五年楊申《閤皂山景德觀記》：“皇朝賜名景德。”又引宋寧宗慶元二年周必大《崇真宮記》曰：“江南李氏改名玄都。（宋初賜名景德。）天禧庚申，熙寧丙辰，再焚再葺。政和八年始賜號崇真宮。”宮有藏經殿。又記此宮燬于元末。故此宮自北宋歷南宋元代皆當有《道藏經》。詳見附錄二《道教諸宗》條。

元《道法宗旨圖衍義》卷上引無盡居士張商英《廬陵道藏記》注云：今玄妙觀《道藏》是也。按宋代天慶觀，元代皆改稱玄妙觀。故北宋廬陵天慶觀度有《道藏》，且至元代尚存。

雍正《江西通志》卷一百二十七元·吳澄《紫霄觀記》云：“紫霄觀在南豐之西南八十里”，有藏室。“觀肇自開元，名妙仙觀。五代時頽廢。宋（真宗）大中祥符，道士王士良重興之。（英宗）治平初改今額。（孝宗）淳熙間善遠大師吳源清一新殿堂。元（成宗）大德丁未，道士張惟善修葺。（仁宗）延祐丁巳又建經藏。”按此觀有經藏藏室，當有《道藏經》。又此觀自宋大中祥符中重興以來，迄元延祐間，未遭兵燹；屢行修葺，未嘗頽廢。其元代《道藏經》，淵源當出自北宋或南宋，傳至元延祐間，張惟善乃為建經藏耳。

宋仁宗嘉祐及英宗治平年間蜀中道士姚若谷、朱知善、仇正宗、鄧自和建有《道藏》。嘉慶《四川通志》卷三十八引宋·范鎮《崇道觀道藏記》云：“宋興，祥符天禧中，始崇其教。而玉清昭應宮、景靈宮、會靈

觀、祥源觀，皆置使典領。又命其徒與諸儒哀其書，訂正謬訛，繕寫以藏於處。而以其餘賜天下宮觀，以廣其傳。（按此當謂天禧三年，張君房校定道經，錄成七藏，分頒天下宮觀。）獨劍南一道，未遑暇焉。嘉祐初，成都府郫縣道士姚若谷，梓州飛鳥縣道士朱知善，慨然欲盡讀其書而莫由得也，於是東走於鳳翔府之上清太平宮，慶成軍之太寧宮，又東至於亳州之太清宮、明道宮，凡得書二千餘卷。”“治平元年，今天子既即位，若谷又與其徒仇宗正、鄧自和列言於府曰：釋氏書徧滿州縣，而道家所錄，獨散落不完。願至京師，得官本以足其傳。於是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尚書戶部侍郎韓公知府事，以其狀聞。且言蜀之名山祕洞，勝景為多；而道家書不完，無以奉揚清靜之風。有詔即建隆觀給官本以足其傳。凡得五百帙，四千五百卷。溢於唐者，又千九百二十二卷。（是則姚若谷等所見唐藏，僅二千五百七十八卷，蓋非全藏。）可謂完且備矣！若谷、宗正、自和且將益其書為五本，藏於成都之天慶觀，郫縣之崇道觀，青城山之丈人觀，梓州飛鳥縣之洞靈觀，綿州之洪德觀，使學者優遊，以求所謂清虛自然之要，而至於其師之道，如太史公所謂者，顧不偉歟！若谷，飛鳥人，後徙於郫。宗正，青城人。自和，（按《晁志》書目類著錄宋·鄧自和《道藏書目》一卷。此藏共六部三百十一帙；而姚若谷、仇宗正、鄧自和所建《道藏》，藏五百帙。疑撰《道藏書目》一卷之鄧自和，非蜀中道士。）綿州人。三人者，持操堅至，而皆有功於其教者。後之人，觀其勤勞而不輕其守；則其書之傳為無窮矣。治平三年十二月日記。”

據前記，姚若谷等擬建五藏，分貯蜀中五處道觀。此記，《四川通志》附於郫縣崇道觀，故宋英宗時，郫縣崇道觀，必存道經一藏。其餘四藏，錄成與否，今不可考。又治平中所給官本，當為張君房所校定《大宋天宮寶藏》。但當為四千五百六十五卷。此云四千五百卷，舉成數也。又據前記，北宋鳳翔府之上清太平宮，慶成軍之太寧宮，皆皮有道書。按同治《郫縣志》云：崇道觀在東門外，今廢。又宋·徐鉉《徐公文集》卷二十五《大宋鳳翔府新建上清太平宮碑銘（并序）》謂宮在鳳翔府盩厔縣之望仙鄉，地近樓觀。宋·蘇轍《樂城集》卷三十四《鳳翔府太平宮修殿告遷太宗神御祝文》謂元祐五年修殿。雍正《陝西通

志》卷二十八稱太平興國觀，云在整屋縣東三十里終南鎮，俗稱雪樣宮。

《道藏闕經目錄》卷下著錄《宋梓州天慶觀道經藏記》，有經藏當有《道藏經》。宋梓州故治，即今四川省三台縣。嘉慶《三台縣志》卷四云：“天慶觀，縣北一里，宋建，有甘露亭。今廢。”

一九二九年《資中縣續修資州志》卷一引宋政和三年《龍洞觀記碑》謂潼川府路資州龍水之龍洞觀，“對峙二閣，以稱寶鐘，以藏玉笈”。玉笈者，道書也。故此觀北宋時度有道書。

《淳熙三山志》卷十八福州“閩縣報恩光孝觀，崇寧三年建”，在“九仙山之巔”，“號天寧萬壽”。“紹興七年改爲報恩廣孝觀，十三年改廣爲光”。有《政和萬壽道藏》五百四十函。據乾隆《龍溪縣志》卷十一及乾隆《漳州府志》卷七，南宋理宗端平中，此藏尚在觀內。明·王應山《閩都記》卷五云元順帝至正初改九仙觀，明朝“因之。永樂、正統、成化間太監屢修”。“萬曆里耆募衆修葺”。陳衍《閩侯縣志》卷十九云“清康熙間重修”。

北宋道士藏書甚富者，有碧虛子陳景元。宋·薛致玄述《道德真經藏室纂微開題科文疏》卷一云：“真人姓陳氏，諱景元，字太初，玄號碧虛子，家世建昌”，神宗賜真靖之號。“所藏內外書數千卷，皆素所校正。”景元著述甚富。卒於紹聖元年，年七旬。

### 通志略道家

高宗紹興年間，鄭樵撰成《通志》。其《藝文略》諸子類道家著錄道書，分二十五種，都一千三百二十三部，三千七百六卷。

《通志略》諸子類道家著錄道書，分爲二十五種，即《老子》、《莊子》、《諸子》、《陰符經》、《黃庭經》、《參同契》、目錄、傳記、論、書、經、科儀、符籙、吐納、胎息、內視、道引、辟穀、內丹、外丹、金石藥、服餌、房中、修養，載書名卷數，兼及撰人。所錄道書，較《宋史·藝文志》爲衆。按宋太宗朝校定《道藏》三千七百三十七卷，卷數與此相近。但《通志略》著錄宋真宗朝王欽若，神宗朝道士陳景元，哲宗朝道士賈善翔撰

述。又鄭樵於宋高宗紹興年間撰成《通志》，著錄道書，當據《政和道藏》目錄。而此藏有五千四百八十一卷。故鄭樵著錄道書，所據目錄，今不可考。又《崇文總目》，《祕書目》著錄道書，皆甚衆。

又《通志略》著錄道書有重出者，如陶植撰《還金術》一卷，見外丹及金石藥。按當入內丹。

### 淳熙重建道藏

孝宗淳熙二年，福州閩縣報恩光孝觀所度《政和萬壽道藏》送往臨安府。太乙宮即抄錄一藏，四年成。其後敕寫錄成數藏，六年成。尋頒賜道觀。南宋末，南方道觀，頗有免於兵燹者。其《道藏》因得保存，而傳至元代。

《咸淳臨安志》卷十三曰：“太乙宮在新橋南”，孝宗“淳熙四年重建《道藏》成，御書《瓊章寶藏》以賜”。又謂餘杭縣大滌山洞霄宮，高宗“紹興二十五年旨賜錢重建”。孝宗“淳熙六年《道藏》成。八年賜藏經”。元·鄧牧《大滌洞天記》卷下度宗咸淳元年資政殿學士宣奉大夫眉山楊棟《東楊樓記》：“先墓在餘杭，廬居山中，數游洞霄。《道藏》寫本甚真，時得假借。”是淳熙八年所賜藏經，乃係寫本。

《淳熙三山志》卷三十八云：“淳熙二年令福州閩縣九仙山巔報恩光孝觀（崇寧中稱天寧萬壽觀。紹興中改名。）以所度《政和萬壽道藏》五百四十函送行在所。”福州閩縣報恩光孝觀所度《政和萬壽道藏》送往臨安府，太乙宮即抄錄一藏，淳熙四年成。御書《瓊章寶藏》以賜，其後敕寫錄成數藏，六年成，尋頒賜道觀。淳熙六年分賜洞霄宮、凝真宮、蓬萊觀等處。又餘杭縣大滌山洞霄宮，高宗“紹興二十五年旨賜錢重建”。

《赤城志》卷二十二：“仙居縣之東南括蒼洞爲第十洞天……寶曆中道士葉藏質重修之，國朝天禧二年投金龍白壁，賜額凝真宮……光宗在儲宮書瓊章寶藏四字鎮之。”卷三十云：仙居縣“凝真宮，在縣東南三十餘里括蒼洞”。“建炎初重建。淳熙九年道士陳會真得內賜《道藏》以歸鎮之。”當即《瓊章寶藏》。

《至正四明續志》卷十一淳熙七年戴機《蓬萊觀輪藏記》云：鄞城

有湖，中有望春山，上有蓬萊觀。道士童思定胡志清建輪藏於觀西，“經始於淳熙之戊戌，（按即五年。）而落成乎辛丑之孟秋。”“藏經《五千》四百八十一卷。”蓋輪藏落成於淳熙六年，即請藏經以實之。當亦即此藏。且據此文而知其有五千四百八十一卷也。此藏既據《政和萬壽道藏》重建，而北宋末葉，福州九仙山天寧萬壽觀未經兵火，其藏經自政和中度觀內，歷六十餘年而至淳熙年間，當仍完整。故《政和萬壽道藏》當亦有五千四百八十一卷也。

據元·虞集《道園學古錄》卷四十五《龍虎山道藏銘》云：“龍虎山者，嗣漢天師居之。其上清正一宮者，道家之總會也。宋慶元中，沖靜先生留用光見之，寧宗使有司新其宮。而藏室之所謂經者，皆粉黃金爲泥書之。後以宮火不存（藏室）……元大德三年有敕重建宮，嗣漢天師留國公曰不可以重煩縣官也。凡祠宇可爲者，率其徒各以其力爲之……於舊藏以木爲匱，置室中，高若干尺，內廣圍徑若干尺，觚其隅爲八面，面爲方格，以次受盛經之函，刻木爲天人神仙，地靈水官，飛龍翥鳳之屬，附麗其上，皆塗以金。”是以龍虎山藏《瓊章寶藏》，且至大德年間仍有此藏。

### 南宋各處新建道藏

南宋各處新建《道藏》，可考者如下：

臨安府太乙宮《道藏》。（見前。）

《咸淳臨安志》卷十三曰：“佑聖觀，在興禮坊”，理宗“紹定間重建”，“藏殿在西廡，曰瓊章寶藏”。故當有《道藏經》。元·戴表元《剡源戴先生文集》卷六《杭州祐聖觀記》：“嘉熙元年丁酉夏，民廬火；觀遂延燬。藉有司之力，期歲復舊。”其《道藏經》或於是時被燬。又云：元世祖“至元十七年庚辰冬復燬”。即重建，至成宗元貞中始告工竣。《成化杭州府志》卷四十八云：“元（成宗）大德七年燬於火。是年重建。”

《咸淳臨安志》卷十三曰：“龍翔宮在後市街”，孝宗淳熙四年建。其南真館內有“藏殿，曰琅函寶藏”。故當有《道藏經》。元·楊維禎

《東維子先生文集》卷二十三《杭州龍翔宮重建碑》謂元初胡僧霸佔，改爲寺。住持胡古泉乃遷宮於城西北宋揚和王府基地，於元成宗大德丁酉重建宮宇。元順帝元統癸酉鄰火延燎。住持史景仁重建。成化《杭州府志》卷四十八云：“元末張氏據杭，占爲軍器局。歲丙午順帝至正二十六年十一月，杭城款附，住持毛繼祖請于摠兵官復之。今爲叢林。”

《咸淳臨安志》卷十三云：“宗陽宮，在三聖廟橋東。”度宗咸淳四年建，有“蕊簡之樓，瓊章寶書”。既曰瓊章寶書，當有道書。成化《杭州府志》卷四十八云：“元初燬于兵。”其道書當亦焚燬。又云：“延祐間杜南谷真人（按即杜道堅。）重建。”元順帝“至正末燬于兵。皇朝宣德間重建”。

《咸淳臨安志》卷十三云：“四聖延祥觀，在孤山”，高宗紹興十四年建，有“藏殿曰瓊章寶藏”，又有輪藏。當有《道藏經》。成化《杭州府志》卷五十一云：“元初爲西僧楊璉真伽所據。乃以武林水門東舊市舶務及城基改建。至正丙申（十六年。）燬於兵，基入于軍營。後遷于葛嶺。”

《咸淳臨安志》卷七十五曰：“天慶觀，在宰執府後。”又據理宗淳祐二年盧壯父記，此觀“負吳山，南鄉”。理宗紹定年間重建天慶觀，有藏室。當有《道藏經》。

《咸淳臨安志》卷十三：餘杭縣大條山洞霄宮，高宗“紹興二十五年旨賜錢重建”。（按成化《杭州府志》卷五十三引陸游記，謂有經樓。）孝宗“淳熙八年賜藏經”。《大滌洞天記卷》上曰：“咸淳甲戌冬，防虞弗慎，延燎一空。”其《道藏經》當亦焚燬。成化《杭州府志》卷五十三云：“元（世祖）至元甲申後再新宮宇。元末兵燬。皇朝洪武初重建。”宋元明三代宮宇規模宏麗。光緒《杭州府志》卷三十八云：“國朝乾隆辛未冬燬于火，惟存方丈三間，及斗閣丹室數處。”今改方丈爲正殿。《正統藏》收有元·鄧牧《大滌洞天記》。藏外有元·鄧牧、孟宗寶《洞霄圖志》。

宋·談鑰《吳興志》：武康縣“昇玄報德觀，在縣東南禹山之麓。紹興二十六年和王揚存中建”。乾隆《湖州府志》卷十引元·戴表元



《計籌山昇元報德觀記》謂有經閣。當有道經。又云“元燬”。其道經當亦於元代焚燬。又云“明洪武二十四年道士袁居安重建。本朝康熙六年道士余體崖重建”。

鄞縣望春山蓬萊觀《道藏》。

仙居縣括蒼洞凝真宮，南宋有《道藏經》。《大明一統志》卷四十七稱凝真觀。光緒《仙居縣志》卷二十三云：“宮久廢。”其《道藏》當亦久已亡佚。

元·趙孟頫《松雪齋全集》卷九《隆道冲真崇正真人杜公碑》言“真人諱道堅，字處逸，杜姓，當塗采石人，號南谷子”。宋末“入茅山披閱《道藏》”。是南宋茅山有《道藏》。按《茅山志》卷十七，南宋茅山道觀，以元符萬寧宮及崇禧觀為最大，故《道藏》當在元符萬寧宮或崇禧觀中。又《靈寶濟度金書》卷二百六十一記乙未歲林靈真云“句曲《道藏》”。按《靈寶濟度金書嗣教錄》，靈真卒於元成宗大德六年，故乙未歲當為元成宗元貞元年。是茅山元代度有《道藏》。按《茅山志》卷十七，元代茅山宮觀，以元符萬寧宮及崇禧萬壽宮（宋稱崇禧觀。）為最大，故元代茅山《道藏》，當在元符萬寧宮或崇禧萬壽宮中。按二宮於南宋末皆未經兵燹。其元代《道藏》，蓋即南宋《道藏》，傳至元代耳。

《咸淳毗陵志》卷二十五曰：“天慶觀在州東南四里。”唐稱龍興。宋天聖五年重修。大中祥符元年賜今額。理宗“紹定間新建藏殿”。當有《道藏經》。《大明一統志》卷十云元改玄妙觀。光緒《陽湖武進縣志》卷二十九：陽湖縣“玄妙觀，在東直街”。宋帝昞“德祐間重建”。按紹定歷四十餘年而至德祐，為時尚暫；此觀當不致傾頽，蓋燬於火。故至是重建也。其《道藏》蓋亦被燬。又云：“元元貞元年增建。明洪武間重建。宣德間增建。嘉靖間知府金豪增建。萬曆二十九年知縣晏文輝增脩。”今僅存大殿三間，有駐軍而無道士守護之。又《咸淳毗陵志》卷二十九曰：毗陵州有“《道藏經目傳授圖》，景祐四年郡守王湜立”。

咸淳《毗陵志》卷二十五曰：宜興“通真觀在縣東南八十步”。唐稱興道。宋“大中祥符二年賜額玄真。避聖祖諱改今名”。寧宗“嘉

定初建輪藏”。故當有《道藏經》。《嘉慶荆溪縣志》卷四：“通真觀玉皇樓傾廢日久。乾隆三十八年正殿傾頹。五十年於樓前舊基，募建三楹。五十八年邑紳倡募，於正殿基上，增築石臺，建閣三層，中祀文昌，上供魁宿，下仍塑三清像。”舊址在城東南隅。一九四六至一九四八年間，其地前為宜興縣政府，後為精益中學。

乾隆《南昌府志》卷二十三云：新建縣“建德觀，在易俗坊”。又引胡儼《記》曰：“宋建炎中罹兵燹。淳祐二年胡松年重修之。後李天然者相繼興作”，有輪藏。“元季復失（按當作火。）於兵”。故建德觀自南宋迄元末當有《道藏經》。

雍正《江西通志》卷一百一十一：“昭德觀，在奉新縣西二百步。舊名闔業觀。”“宋祥符元年賜今額。明洪武成化間相繼修建。”光緒《江西通志》卷一百二十一引宋·幸元龍《昭德觀道藏記》謂冲真大師熊元澤、唐若祥、陳端平建輪藏，嘉定十一年告成。故此觀南宋有《道藏經》。

元纂《廬山太平興國宮採訪真君事實》謂宋宣和中始稱太平興國宮。建炎兵燹，即重建。嗣續有增建，規制偉麗。元世祖至元十二年以兵事頗有毀壞。至元中即重修。卷一謂南宋“有《道藏》，榜曰瓊章寶藏，于湖張孝祥筆，貯經五百二十八函，計五千二百八十七卷。外九十九函，奉敕禁隱，不曾頒降。係楊和王府捨”。宋孝宗乾道六年陸游《入蜀記》云：太平興國宮“又有經藏，亦佳。扁曰雲章瓊室”。按《宋史》卷三百六十七《楊存中列傳》：“楊存中，本名沂中，字正甫，紹興中賜名存中，代州崞縣人。”南宋初葉大將。乾道二年卒，“年六十五，以太師致仕，追封和王，謚武恭”。《天台山志》乾道四年曹勛《重修桐柏記》謂和王揚公重修桐柏宮。宋·談鑰《吳興志》謂紹興二十六年和王揚存中建昇玄報德觀於武康縣。皆即此人。故此藏當於南宋初年施捨，蓋據他處《政和萬壽道藏》抄寫。但當有五百四十函。而據此書，全藏有六百二十七函。未詳何故？明·桑喬《廬山紀事》卷十稱太平宮，云：“元末兵燹，蕩無復存。”故其道藏當燬于元初或元末。又云：“後雖復構；然甚窳，僅存而不振。”嘉靖中復建殿宇。光緒《江西通

志》卷一百二十五云：“明洪武二年道士江梅高復興。”“國朝咸豐間燬。”

《無上黃籙大齋立成儀》卷五十七高文虎撰《宋冲靖先生留君傳》云：冲靖先生，名用光，字道輝，卒於宋光宗時。“又鈔諸部經內之藏。”按謂南宋龍虎山上清正一宮之經藏。清·婁近垣《龍虎山志》卷十六元·虞集《龍虎山道藏銘(并)序》云：“龍虎山者，嗣漢天師居之。其上清正一宮者，道家之總會也。宋(寧宗)慶元中，冲静先生留用光見之，寧宗使有司新其宮。而藏室之所謂經者，皆粉黃金爲泥書之。”

雍正《江西通志》卷一百十二云：“善修觀在崇仁縣西南”，寧宗“開禧間創藏經閣”。當有《道藏經》。《大明一統志》卷五十四有記載。雍正《江西通志》卷一百十二又云“已廢”。

均州武當山，(一名太和，一名大嶽，一名仙室。)元世祖至元中劉道明《武當總真集》卷中：“日月池，在五龍宮(即五龍靈應宮)天寶壇南廡後。”宋理宗“端平之前，山門全盛，管轄曹侍應建”轉輪“藏於池南”。有輪藏，故南宋末及元初五龍靈應宮當有《道藏經》。

五龍靈應宮“在大頂之北，五龍頂之東，隱仙巖之南，青羊澗之西”。(《武當總真集》卷中。)“唐貞觀中，均州守姚簡禱雨於是山，五龍見。即其地建五龍祠。宋真宗時陞祠五龍觀，賜額曰五龍靈應之觀。其後廢于靖康之禍。”(明隆慶中，盧重華編《大岳太和山志》卷五，元·揭傒斯《大五龍靈應萬壽宮碑》)。“紹興南陵，茅山清貞觀道士孫元政”重行開基。(《武當總真集》卷中)。“又廢于金朮之兵”。(《揭傒斯碑》)。“金亡，瓢笠唐守澄重復其規。宋末，江陵超然觀王以寧管轄于內。至元乙亥全真汪思真復振宗風。至元丙戌，建寧葉希真領都提點任。”(《武當總真集》卷中)至元十六年玄教宗師總攝江淮荆襄道教張留孫改陞宮號。二十三年詔陞宮號。(《武當總真集》卷中及《揭傒斯碑》)元仁宗“天壽節實與玄武神同，遂加賜其額曰大五龍靈應萬壽宮”。(《揭傒斯碑》)元末燬于兵。(《大岳太和山志》卷三永樂十一年八月敕)其《道藏》當亦焚燬。永樂中頒內帑重建。十一年落成，賜額興聖五龍宮。嘉靖三十一年特頒內帑重修。(《大岳太和山志》卷一。)

《道門通教必用集》，前有寧宗嘉泰元年西蜀道士呂元素序，云“頃觀中藏書既成”。是南宋西蜀有《道藏經》。

宋·魏了翁《鶴山先生大全集》卷三十八《紫雲山崇仙觀記》，文撰於寧宗嘉定五年。謂觀在綿州彰明縣西南十里，有經樓。是此觀南宋有道經。

《乾隆龍溪縣志》卷十一：“玄妙觀，在城西隅。唐貞元十二年刺史李登移建。（初在漳浦舊州治，名開元觀。）宋大中祥符元年改名天慶。唐祀老子，宋祀趙真君，各從其姓而祖之也。元元貞間改今名，祀老子如故。明洪武間修。（《大明一統志》卷七十八云：“洪武朝永樂中重修。”）中有《道藏》，宋端平間顏檢正耆仲，侍郎頤仲詣福州九仙觀摹寫道經五百六十四函而度藏之。鄉人立二公祠於藏之右。”按卷十五，顏耆仲，字景英，顏頤仲，字景正，皆南宋龍溪人。所寫道藏，係《政和萬壽道藏》。自南宋歷元明而傳至乾隆年間，實係瓌寶。光緒《漳州府志》卷四十七云：同治三年九月十四日，郡城遭兵燹。府城內玄妙觀及其道藏經疑皆已被焚。

南宋·金允中編《上清靈寶大法》卷四十：“自唐以後，五代亂離，道格之亡嘗七八。四方割據之地，亦有崇廣經誥之地。或起琳宮。或見《道藏》。多隨偏方所有之經，編排而入，訛雜尤多。宋朝統一之後，天下平安。真宗命宰臣王欽若校正道典。其中精粗莫別，真偽混殽，已不能免。宣和之際，徽宗主張科法，教門大興於一時。而經籍正典，終不能一一淳正。靖康之後，駐蹕錢塘。南北間關。道家經籍，尤甚不備。”“今之諸方《道藏》，可以數計；而經籍不訛者甚少。況於私家相傳，里間集寫，實難依據。”如前考定，南渡後淳熙中，據《政和萬壽道藏》重建《道藏》，頒賜宮觀。雖唐末散佚道經已不可復得；然較之北宋道家經籍，並無散闕。

### 金孫明道刊大金玄都寶藏

《政和道藏》經板，至金代尚存，但已殘闕。金世宗大定四年，詔以南京（即宋東京）經板，付中都十方大天長觀。章宗明昌元年，提點孫明

道即據以補刊成藏。既又搜訪遺經，得千七十四卷，補鑿經板，詮次爲六千四百五十五卷，爲帙六百有二，題曰《大金玄都寶藏》。前後歷時共二年。泰和二年，天長觀燬於火。經板被焚。暨金末，各處道藏多燬於兵燹。

《宮觀碑記》魏搏霄《十方大天長觀玄都寶藏碑銘》：“十方大天長觀（舊址在今北京白雲觀西。）新作《玄都寶藏》，提點冲和大師孫明道……曰：……國家定都永安，（按《金史·地理志》，海陵王貞元元年定都燕京，改號爲中都。）迄今四十餘年。天長觀實奉香火。舊貯藏經，缺而未完。住持道士，繼承非一，因仍苟簡，莫有以補綴爲意者。（金世宗）大定丙午（二十六年。）明道始奉詔提點觀事。（中略。）後二年，會有詔以南京（即今開封。）《道藏經》板付觀。又易置玉虛觀（按同治《畿輔通志》卷一百七十八，《玉虛觀》在罐兒衝衝，已頽敗。）經於飛玄之閣，（《宮觀碑誌》，大定十四年鄭子聃《中都十方大天長觀重修碑》，言天長觀有飛玄閣，以祕《道藏》。）以備觀覽。天長舊經，還付玉虛。其舊有名籍，而玉虛不具者，聽留勿還。須補完則遣之。（中略。）明昌改元之元日，勅遣中使諭旨度支，（中略。）其北宮第一區，并以賜觀，俾構屋列檣，以貯經板。仍置文臣二員，與明道經書參訂。即補綴完成，印經一藏。既又命選精勤道士一員住持，須及五年，若職事修舉者，賜紫衣德號。仍歲度支服勤道童二人以爲常。明道奉詔，不遑居處，分遣黃冠，訪遺經於天下。且募工鳩材。有趙道真者，願以板材自任，丐化諸方，不二年間，勝緣俱辦。瓌材會珍，良工萃巧，植屢屹立，鏤槩具完。凡得遺經千七十四卷，補板者二萬一千八百册有畸，積册八萬三千一百九十八，列庫四區，爲楹三十有五，以架計者百有四十。明道於是倡諸道侶，依《三洞》、《四輔》，品詳科格，商較異同，而詮次之，勒成一藏，都盧六千四百五十五卷，爲秩六百有二，題曰《大金玄都寶藏》。”

上述金南京道藏經板，當即宋東京《政和萬壽道藏》經板，歷靖康之亂而未焚燬，然當有殘闕。上文謂天長觀得南京道藏經板，於明昌元年起參校天長觀玉虛觀原存殘闕藏經，補綴完成，印經一藏。既又分遣黃冠，訪得遺經，補鑿經板，歷時不二年而功畢。即詳行詮次，勒成一藏，題曰《大金玄都寶藏》。此事皆由天長觀提點孫明道主持之。

按《洞玄靈寶玉京山步虛經》云：玄都玉京山，在三清之上，無上大羅天中。上有玉京金闕七寶玄臺紫微上宮，大上無極虛皇天尊之治也。《玄都寶藏》者謂此《道藏經》降自玄都玉京山也。

### 金代各處道藏

金代各處《道藏》，除中都天長觀玉虛觀外，可考者如下：

光緒《鹿邑縣志》卷十下金·胡筠《續修太清宮記》謂靖康亂後，“先有道士邢象符、王繼真、丁禮符、李修□相繼以主宮事，僅二十餘年，而稍加興葺焉。其次兩宮（按謂太清宮、洞霄宮。）都監田子文與副運韓元英再創修太極殿，並轉輪大藏，仍印經以實之”。事當在金海陵王天德年間，時在孫明道刊《大金玄都寶藏》之前。故金亳州太清宮所庋《道藏》，當仍為宋《政和道藏》。《續修太清宮記》又謂嗣續有營建，體制宏大。暨金末，《甘水仙源錄》卷四元好問《離峰子于公墓銘》謂離峰子于道顯于金哀宗“正大中，被旨提點亳州太清宮”。居三年，“避壬辰之兵于盧氏”。壬辰即金哀宗正大九年。《金史·哀宗本紀》云：正大九年正月，改元開興，四月又改元天興，五月“癸巳，楊春入亳州”。是金哀宗天興元年五月，亳州又被兵禍。元·王鶚《元重修亳州太清宮太極殿碑》曰：元世祖至元五年，太清宮太極殿成。詔詞臣王鶚為文以紀其事。又曰：“太清頃罹兵燹，（按謂金末兵燹。）復值河渦合流。向之仙宮，漂蕩無餘，但數千年九龍井僅存耳。長春仙蛻，傳法真常。時有今安肅公張柔戍兵亳社，命官持疏，俾事修建。真常先委隱真大師提點石志玉，通微大師知宮李志祕為之經始。公亦委曲用心，拯（按此字誤。）力護持。其參佐卒伍亦皆樂赴。仍給據並宮，施地周四十里。無何，厥功肇始；而真常示寂。逮吾誠明之嗣教也，承海都太子之命，敦請崇道真人張志素，棲雲真人王志謹同辦其事。棲雲未幾物故，其門人輩尤為致力。崇道則朝夕以之，始終匪懈。”至是，太極殿告成。《甘水仙源錄》卷四孟祺《應緣扶教崇道張尊師道行碑》曰：“宗師姓張氏，諱志素，號谷神子，睢陽人。”丘處機弟子。嘗從處機西覲元太祖。世祖至元五年卒，年八十一。又云“時譙郡玄元祖庭（按即斯州太清宮。）久廢

於兵，僉以興復爲難。誠明真人念獨師可辦”，乃請往重建。志素“居十餘年，殿堂廊廡百餘楹，煥然一新”。據此，金末太清宮罹兵燹，又值河渦合流，遂漂蕩無餘。其《道藏》經當亦亡失。按《甘水仙源錄》卷三王鶚《玄門掌教大宗師真常真人道行碑銘》，真常真人李志常自元太宗十年迄憲宗六年爲全真教主。又卷五王磐《玄門掌教宗師誠明真人道行碑銘》，憲宗六年迄世祖至元七年，誠明真人張志敬繼爲全真教主。上云“厥功肇始，而真常示寂”。是元初重建太清宮，始於憲宗朝，迄世祖至元五年，而太極殿告成。光緒《鹿邑縣志》卷五云：元末韓林兒在亳州，撤紫極殿爲宮。“嗣是屢經兵火。雖修葺不廢，而規模疏陋，不能復初矣。今惟存正殿五楹。”

《甘水仙源錄》卷二元·陳時可《長春真人本行碑》云：“長春子，姓丘氏，諱處機，字通密，登州棲霞人。”“明昌二年，東歸棲霞，乃大建琳宮，勅賜其額曰太虛。（按嘉靖《山東通志》卷三十云：“太虛宮，在登州府棲霞縣北十里，即元丘處機得道之所。”）氣象雄偉，爲東方道林之冠。泰和（金章宗年號之一。）間，元妃重道，遙禮師禁中。遺道經一藏。”《金蓮正宗仙源像傳·長春子傳》云事在“泰和七年丁卯春”。《仙鑑續編》卷二《丘處機傳》云事在泰和七年。《甘水仙源錄》卷二元·姚燧《玉陽體玄廣度真人王宗師道行碑（并序）》云“真人王姓，名處一，寧海東牟人”。又云泰和“七年，居聖水玉虛觀，元妃送道經一藏。”《金蓮正宗仙源像傳·玉陽子傳》云事在泰和七年春。《仙鑑續編》卷三《王處一傳》云事在泰和七年。《七真年譜》云：“泰和七年丁卯”，“元妃施經二藏，一驛送棲霞太虛觀，一驛送聖水玉虛觀”。據《金蓮正宗記》卷四《長春丘真人傳》，此丘處機所得道藏，稱《玄都寶藏》，都六千餘卷。但云事在戊辰，泰和八年。則非是。

《甘水仙源錄》卷三元·弋穀《清和妙道廣化真人尹宗師碑銘（并序）》言甲午歲，（元太宗六年。）“時皇后遣使勞問，賜道經一藏”。按清和真人，姓尹，名志平，字太和，萊州人，丘處機之弟子。是時住長春宮。《終南山祖庭仙真內傳》卷下《清和真人傳》謂事在甲午秋。

按宋德方於元太宗九年倡始搜羅道經，刊鏤經板。而金章宗泰和

七年元妃施經二藏，一送丘處機，一送王處一。又元太宗六年，（即金哀宗天興三年。）皇后賜尹志平道經一藏。此三藏當皆係《大金玄都寶藏》。光緒《順天府志》卷二百二十九引元成宗元貞二年王鶚《重修天長觀碑》謂“泰和壬戌二年正月望日，焚燬殆盡。宣宗貞祐南遷，止餘石像，觀額爲風雨所剝，委荆榛者有年”。又宋德方廣搜道經，典籍亦未載其訪得道藏經板。是泰和二年天長觀《大金玄都寶藏》經板亦被焚燬。上距明昌年間補鏤經板完竣，爲時僅約十年左右。故泰和七年，元太宗六年施送道藏經，據其他道觀所度藏經抄送。

元·元好問《遺山文集》卷三十一《通真子墓碣銘》謂元初宋德方云金末“喪亂之後，圖籍（按謂《道藏》。）散落無幾，獨管岑者僅存”。《通真子墓碣銘》，《甘水仙源錄》卷七作《通真子秦公道行碑銘》。此本管州作管岑。按《嘉慶重修一統志》卷一百五十，金元之管州，即今山西省靜樂縣。又云：管涔山在山西省靜樂縣東北。故金代管州度有《道藏》。當即《大金玄都寶藏》。此處《道藏》，經金末兵亂而未亡燬。宋德方等即據以修刊元藏。

《道藏闕經目錄》卷下著錄《金萬壽道藏三十六部經品目》，不著卷數；又《金萬壽道藏經目錄》十卷。《金萬壽道藏》，疑即《大金玄都寶藏》。

### 元宋德方刊玄都寶藏

元初宋德方遵其師丘處機之遺意，於太宗九年倡刊《道藏經》。令其弟子秦志安於平陽玄都觀總領其事。乃設經局二十有七，據管州所存金藏，搜羅遺逸道經，校讎付刊。有李志全者，亦任校讎之事。至乃馬真皇后稱制三年，全藏刊竣。藏經凡七千八百餘卷，亦稱《玄都寶藏》。即度經板於玄都觀中，故名爲《玄都寶藏》。定宗時，平陽永樂鎮建純陽萬壽宮成，經板乃移貯焉。

《道藏歷代尊經綱目》云：“披雲子宋真人收索道藏經七千八百餘帙，（此帙當作卷。）鋟梓於平陽永樂鎮東祖庭藏之。”是原藏有七千八百餘卷。按《甘水仙源錄》卷五徒單公履《冲和真人潘公神道之碑》云：“甲



辰歲(乃馬真皇后稱制三年。)河東永樂呂純陽祠堂災,全真教主真常真人李志常乃命丘處機弟子潘德冲前往擴建,改爲純陽萬壽宮。德冲至永樂,經營數稔,新宮告成,規模宏敞。”蓋經板初藏於平陽玄都觀。其後定宗時,純陽萬壽宮落成,宮宇宏敞,乃移庋焉。

《終南山祖庭仙真內傳》卷下《披雲真人傳》云:“師姓宋,諱德方,字廣道,萊州掖城人。”生於大定癸卯歲,(二十三年。)卒於丁未歲,(元定宗二年。)年六十五。曾師事劉處玄、丘處機,隨處機西行,朝見元太祖。後還燕,與處機“語及道經泯滅,宜爲興復之事。長春曰:茲事體大,我則不暇;兼冥冥中自有主之者。他日爾當任之”。處機卒後,“丁酉(元太宗九年。)復主平陽醮事。因於玄都觀思及長春向日堂下燕閒之際,有曰:藏經大事,我則不暇,他日汝其任之。(中略。)遂與門下講師通真子秦志安等,謀爲鋟木流布之計。丞相胡公(天祿。)聞而悅之,傾白金千兩,以爲創始之費。即授之通真子,今(今誤,當作令。)於平陽玄都觀總其事。至事成之日,曾不愆于素。故翰林學士李冶所作碑文,從倡始而至於畢手,靡不備錄。讀之,見其補完亡缺,搜羅遺逸;而海內數萬里,皆經親歷之地。使他人處之,總不爲煩冗所困,則必厭其勞矣。(中略。)甲辰(乃馬真皇后稱制三年。自丁酉迄甲辰歷時凡八載。)春,來終南祖庭。(中略。)是時藏經勝緣,俱已斷乎”。

按宋德方曾隱居於雲溪觀,至元七年賜雲溪觀爲崇真宮,後改靈真觀,觀在宣府雲州城西南十五里金閣山中,“凡三區,俗謂之三長住,有上中下之目,其上一區,崔巍南向爲金閣,道經藏焉”。

《遺山文集》卷三十一《通真子墓碣銘》(《甘水仙源錄》卷七作《通真子秦公道行碑銘》。)云:“通真子,諱志安,字彥容,出於陵川秦氏。”“父諱略,字簡夫”,“自號西溪道人”。“生二子,通真子其長也。自蚤歲趣尚高雅,三舉進士,而於得喪澹如也。(金宣宗)貞祐初(上三字據《甘水仙源錄》補。)避亂南渡,西溪年在喜懼,親舊以祿養爲言,不獲已復一試有司,至御簾而罷歸。(金哀宗)正大中,西溪下世。通真子已四十,遂致家事不問,放浪嵩少間,取方外書讀之,以求治心養性之實於二家之學。有所疑,質諸禪子。久之,厭其推墮滉漾中而無可徵詰也,去從道士游。河

南破，北歸。遇披雲老師宋公於上黨，略數語，即有契。嘆曰：吾得歸宿之所矣！因執弟子禮事之。受《上清》、《大洞》、《紫虛》等錄，且求道藏書縱觀之。披雲爲言喪亂之後，圖籍散落無幾，獨管州者僅存。吾欲力紹絕業，鋟木宣（《甘水仙源錄》作流。）布，有可成之資，第未有任其責者，獨善一身，曷若與天下共之？通真子再拜曰：受教。乃立局二十有七，役工五百有奇。通真子校書平陽玄都觀以總之。其於《三洞》、《四輔》萬八千餘篇，補完訂正，出於其手者爲多。仍增入《金蓮正宗記》、《煙霞錄》、《繹僊》、《婺僊》等傳附焉。起丁酉，盡甲辰。中間奉被朝旨，借力貴近，牽合補綴，百方（本作萬。據《甘水仙源錄》校正。）並進。卒至於能事穎脫，真風遐布。而通真子之道價益重於一時矣。通真子記誦該洽，篇什敏捷，樂於提誨，不立崖岸。居玄都垂十稔，雖日課校讐，其參玄學受章句自遠方至者源源不絕。他主師席者皆竊有望洋之嘆。寶藏既成之五月，爲徒衆言寶藏成壞，事關幽顯，冥冥中當有陰相者。今大緣已竟，吾其行乎。”後卒，年五十七。秦志安既於平陽玄都觀主持校刊《道藏》，經板當即貯於觀中。

《宮觀碑誌》收《重陽成道宮記》云：“全陽周真人，（按名全道。）淵虛李公，（按名志源。）洞虛張公，（按名志淵。）生前行事，亦各在秦樗櫟彥容《金蓮記》、《煙霞錄》中，與祖師以下衆師同載《玄都寶藏》。俱不煩贅述。”是秦志安撰《金蓮記》及《煙霞錄》。《金蓮記》即《金蓮正宗記》五卷。此記題曰林間羽客樗櫟道人編。按《通真子秦公道行碑銘》，秦志安卒於平陽玄都觀之樗櫟堂。秦志安蓋居樗櫟堂，故號樗櫟道人。是記即全真派各師之傳，傳各有贊，計東華帝君，正陽鍾離真人，（名雲房。）純陽呂真人，（名崑。）海蟾劉真人，（名操。）重陽王真人，（名嘉。）玉蟾和真人，（名德瑾。）靈陽李真人及七真。而《煙霞錄》蓋全真派高道傳記，此書《道藏闕經目錄》卷下著錄，云十卷。

《甘水仙源錄》卷八元·李蔚《純成子李君墓誌銘》：“講師諱志全，字鼎臣，太原太谷人。”丘處機之弟子。元世祖中統二年卒，享年七十一。“其後東萊宋披雲以所在道書，焚於劫火，奉朝旨收拾於灰燼之餘，散亂無復可考，求博洽異聞之士，俾校讎之，迺得講師。始終十年，

朝夕不倦。三洞靈文，號爲完書。”

又卷三元·弋穀《清和妙道廣化真人尹宗師碑銘(并序)》，云乙未(元太宗七年)“九月，達平陽，分命披雲宋公率衆鏤道藏經板，不數載而完，所費不貲，而人樂成之。亦師爲之張本”。是時清和真人尹志平爲全真教主，宋德方率衆鏤道藏經板，當奉其命而行之。又據上引李蔚文搜羅道書，亦曾請得朝旨。上引《終南山祖庭仙真內傳》及《遺山文集》皆言校刊《道藏》，始丁酉，迄甲辰。蓋乙未年尹志平已有此命。後二年，宋德方始着手進行也。

又卷七元·李國維《頤真冲虚真人毛尊師蛻化銘》：“師諱養素，字壽之，道號純素子，頤真冲虚真人，其師號也，家世平水。”馬鈺之再傳弟子。己未歲(元憲宗九年)卒，年八十二。“辛丑(元太宗十三年)清和真人至終南，以師宿德望重，起爲棲霞提點，兼領披雲《玄都寶藏》八卦局。”按是文，毛養素於辛丑年奉全真教主尹志平命爲洛陽棲霞宮提點，兼領《玄都寶藏》八卦局後，實未嘗至平陽玄都觀。是棲霞宮八卦局，乃分局而非總局。又據此文，宋德方所刊《道藏》，亦稱《玄都寶藏》。

清·胡聘之《山右石刻叢編》卷二十七至元二十二年辛丑立石，杜思問撰《修建水谷樂全觀記》：(觀在山西省芮城縣西北二十五里水峪)“師何姓，名志淵，字東夫，道號清真子，胄出閩城之挹秀坊，西江戒德堂之別派，千里御史之後也，世號柏臺何氏。幼習儒業，科應兼經。值亂北歸，遇丁酉歲(元太宗九年)國家設貢舉於平陽，師中甲科，由是免官入道，爲黃冠。師來往汾晉間，適故天師宋公(披雲)闡教於彼，因得而師事之。是時方鏤雲章，遂令師讎校兼領并門鈞天局，其餘七局皆隸焉，授以講演之職。既而披雲仙去，上命萃板於河東永樂之純陽宮，遂領本宮提舉。掌教真常宗師，以朝命賜師紫衣，加號淵靖大師。雖外應世緣，而雅志在乎雲水，故即樂全(觀)而營菟裘焉。掌教洞明真人祁公(志誠)起師充藏室提點，兼純陽宮事，又令提點平陽路天師(宋披雲)門下道衆。其餘建豐碑，改宅兆，修玄都(觀)，師之力居多。逮今年九十，而精力不衰，親書細字。文章邃於事理，質而不俚。有《水谷代腹》七

卷行於世。此又老師出處之大略也。”按宋德方於太宗九年倡刊《道藏經》，令其弟子秦志安於平陽玄都觀總領其事，乃設經局二十有七。據此文，則其中并門鈞天局及其餘七局由何志淵領之。疑鈞天乃道觀名。

按陳援菴先生《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祁志誠主全真教，自元世祖至元九年至三十年。此文謂掌教祁志誠起何志淵充藏室提點，兼純陽宮事。至元十八年焚毀《道藏經》板，其時何志淵適充藏室提點兼純陽萬壽宮事。（在平陽永樂鎮。）

元·姬志真《雲山集》卷二《送趙子真送藏經于朝廷詩》：“憶昔同遊金鳳臺，臨高望遠思悠哉。重來又作燕山別，不意翻為驛馬催。寶藏玄輝天上去，塞塵秋色鬢邊來。歸期已定終年約，莫遣丹心一寸灰。”《悼郭超然詩》：“寶藏番騰總不真，遺編斷簡即蒙塵。驚回卓爾音容古，夢破遽然氣新象。浸假臂雞人境暮，穩乘神馬帝鄉春。鳴珂逕及通明殿，不管關情淚濕巾。”按《甘水仙源錄》卷八《知常姬真人事蹟》，姬志真卒於元世祖至元五年，享年七十有六。

乾隆《孟縣志》卷八元世祖至元年間《樓元真人門衆碑》：“懷孟路□□通真觀《玄都寶藏》講師賀志慶。”□□乃地名。

嘉慶《洛川縣志》卷十二云元代審校《玄都寶藏》三洞講經宏元凝虛大師張志柔。（疑在元世祖中統年間。）

乾隆《孟縣志》卷八《奉訓大夫孟州知州李公德政之碑》至元廿一年甲申立石，謂“焚毀《道藏經》之時，朝暮常親於星使”。（焚毀《道藏經》指至元十八年僧道各集十七人辯論後，元世祖詔令全真掌教祁志誠“焚毀《道藏》偽妄經文及板”。）

## 元代焚經

憲宗朝，僧道辯《化胡經》真偽，即頒旨焚毀道經四十五部經文印板。世祖至元十七年又校對道釋。十八年頒詔：除《道德經》外，其餘道藏經文印板盡行焚毀。是年十月，于燕京憫忠寺集百官焚《道藏經》，並遣使諸路俾遵行之。元刊《玄都寶藏》經板遂被焚毀；而藏經

亦因此亡佚甚多。《正統藏道藏闕經目錄》所著錄道書，大多係遭元代焚經而致亡闕者也。及元末，各處餘存《道藏》，又多燬於兵燹。

元代僧道辯《化胡經》及焚毀道藏經，詳見元·釋祥邁《至元辯僞錄》。至元二十一年詔相哥論翰林院撰《焚燬僞道藏經碑》載至元十八年焚毀道藏僞經始末，云：“命僧錄司教禪諸僧及臣等詣長春宮無極殿，偕正一天師張宗演，全真掌教祁志誠，大道掌教李德和等考證真僞。百官集憫忠寺，盡焚《道藏》僞經雜誌，惟《道德經》係老子親著，予以保留。”“將道者樊志應等十有七人詣龍光寺削髮為僧，焚僞經四十五部，天下佛寺為道流所據者二百三十七區，至是悉命歸之。”

按宋德方刊《道藏》，在憲宗世祖焚經之前，道書必因二次焚燬而多散失。此明藏卷帙所以反較元藏為少也。《白雲觀志》後附《東嶽廟志》，（廟在北京朝陽門外。）錄趙孟頫《大元敕賜開府儀同三司上卿輔成贊化保運玄教大宗師志道玄教冲玄仁靖大真人知集賢院事領諸路道教事張公碑銘（并序）》云：道士張留孫，元世祖所信任。“或以道家書當焚。上既允其奏，裕宗（按《元史》卷一百十四，即元世祖皇太子真金。）以公（謂張留孫。）言請曰：黃老之言，治國有不可廢者。上始悔悟。集儒臣論定所當傳者，俾天下復崇其教。”是前記詔除《道德經》外，其餘道藏經文印板盡行焚毀，並未嚴厲執行。又依舊中國官場慣例，除京畿道觀外，其他各路，殊不必謹恪奉詔。儘可將藏經隱匿。尤以偏僻道觀為便，如龍溪玄妙觀之《政和道藏》是也。

陳援庵先生《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云：“今本《闕經目錄》，即明正統刊藏時校元藏所闕之目錄。”（全真道士編纂之《玄都寶藏》，是道教史上蒐集經書最全《道藏》，僅保存三十七年，至元年間曹洞宗少林主持福裕與藏僧那摩，上書元憲宗蒙哥及其後之元世祖忽必烈，指丘處機等造《老子八十一化圖》有誣佛門之嫌，“遂有戊午辯論上都之役”，以致焚經之禍，《至元辨僞錄》詳記此事。現《正統道藏·闕經目錄》所著錄道經，大多是元代焚經之禍而亡佚的經書。）

《至元辨僞錄》卷二元世祖至元十八年十二月詔書謂：“保定，真定，太原，平陽，河中府，王祖師庵頭，關西等處有道藏經板。”平陽道藏經板當即平陽府永樂鎮純陽萬壽宮《道藏經》板。王祖師庵頭即全真祖庭重陽萬壽宮。除平陽府外，他處所庋，蓋非全藏經板。又平陽庋

有《玄都寶藏》經板，衆所周知，非可隱匿，亦必於至元十八年焚燬。上距太宗九年刊成全藏經板，爲時僅四十四年。

又卷二：“欽奉聖旨禁斷道藏僞經下項：（見者便宜燒毀。）《化胡經》、（王浮撰。）《猶龍傳》、《太上實錄》、（宋·謝守灝撰。）《聖紀經》、（《混元聖紀經》一卷，尹文操撰。）《西昇經》、《出塞記》、《帝王師錄》、《三破論》、（齊人張融，假託他姓。）《十異九迷論》、（傅奕、李玄卿。）《明真辯僞論》、（吳筠。）《十小論》、（吳筠。）《欽道明證論》、（唐·員半千，假託他姓。）《輔正除邪論》、（吳筠。）《辟邪歸正論》、（杜庭。）《齧邪論》、（梁曠。）《辯仙論》、（梁曠。）《三光列紀》、《謗道釋經》、（《破大藏經》，林靈素、杜光庭撰。）《五公問虛無經》、《三教根源圖》、（大金天長觀道士李大方述。）《道先生三清經》、《九天經》、《赤書經》、《上清經》、《赤書度命經》、《十三虛無經》、（按崇文總目道書類著錄《十三虛無經》。）《藏天隱月經》、《南斗經》、（《道藏》傷字號收《太上說南斗六司延壽度人妙經》。）《玉緯經》、《靈寶二十四生經》、《歷代應現圖》、《歷代帝王崇道記》、《青陽宮記》、（按《混元聖紀》卷九載唐僖宗中和三年敕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樂朋龜撰《青羊宮記》，宮在成都，時僖宗在成都。《道藏闕經目錄》卷下著錄《太上老君青羊符瑞記》二卷。）《紀勝賦》、《玄元內傳》、《樓觀先生內傳》、《高上老子內傳》、《道佛先後論》、《混元皇帝實錄》。”

按上開焚毀道書，多見《道藏闕經目錄》。今《道藏》中僅存《猶龍傳》、《歷代崇道記》、《洞玄二十四生圖經》。

前《猶龍傳》，宋·賈善翔撰。《太上實錄》即《混元皇帝實錄》，即今之《混元聖紀》。《聖紀經》即《玄元聖紀經》，唐·尹文操撰。《出塞記》，虞宣撰。《歷代應現圖》、《歷代帝王崇道記》、《紀勝賦》，皆唐·杜光庭撰。

明·王禕《王忠文公集》卷十六《元故弘文輔道粹德王公碑》謂元成宗大德元年隆福太后有旨命道士王壽衍求經錄江南。泰定帝泰定元年春，詔出內府道經賜之。《元史》卷二十九云：泰定二年二月“丙戌，頒道經于天下名山宮觀”。此內府道經及道經，蓋非全藏。

## 元代各處道藏

元代各處《道藏》，可考者如下：

元代北方《道藏》，多罹焚經之禍，南方《道藏》，頗多由南宋流傳至元代者。蓋南宋末年，南方道觀，多未經兵燹；暨元末始燬於兵火，其《道藏經》或道經亦得傳至元代。如天台山桐柏宮吳越王所建《道藏》，杭州佑聖觀、茅山、廬山太平興國宮、新建建德觀、閩皂山崇真宮、廬陵玄妙觀、南豐紫霄觀、武當山五龍靈應宮、龍溪玄妙觀《道藏》是也。已見前。他處《道藏》，鈎錄於後：

按日本小柳氣司太《白雲觀志》，金大都天長觀，泰和二年燬。尋重建，改稱太極宮。貞祐廢。元初丘處機重建，並改稱長春宮。元末廢。《至元辯僞錄》卷五元世祖至元二十一年《聖旨焚毀諸路僞道藏經之碑》謂長春宮有《道藏經》。又云至元十八年“十月壬子，集百官于憫忠寺盡焚《道藏》僞經雜書”。按事前既有詔：除《道德經》外，其餘《道藏》經文印板盡行焚燬；而長春宮又適在京師，必恪遵此詔。是其《道藏經》當於此時焚燬。

道光《高唐州志》：“玄都宮，在州西南。宋創建，金名惠雲觀。元真常真人承制，仍賜宮額，今名三清觀。”又引元世祖至元三年碑記，謂元初此宮有《道藏》。

光緒《東平州志》記《元上清飛天法輪寶藏碑》，陳儼撰，延祐五年立石，在萬壽宮廟門外。“萬壽宮，州治南，元至元十一年建。”按清東平州治，即元山東東西道東平路須城縣。

《甘水仙源錄》卷四李道謙《終南山全真道人周尊師道行碑》：“謹按藏室《金蓮記》。”是文作於元世祖至元十一年，時李道謙在終南山劉蔣村全真祖庭重陽萬壽宮，故元初此宮有藏室，當有《道藏經》。此宮“在(陝西省藍屋)縣東六十里”。見雍正《陝西通志》卷二十八。

又卷十元世祖中統二年商挺《增修華清宮記》謂元初華清宮有經藏閣。當有經藏及《道藏經》。

《王忠文公集》卷十六《元故弘文輔道粹德真人王公碑》：“公諱壽衍，字眉叟，姓王氏，其先河南修武人。”後為杭州人。至正十三年卒，年八十一。元世祖至元戊子(二十五年)任杭州開元宮提舉宮事。“大德丁酉(元年)春奉香詣闕下。隆福太后有旨命公求經錄江南。”英宗

“至治辛酉(元年)冬,(杭州)開元(宮)燬于災,公即圖起其廢”。“泰定甲子(元年)詔遣使函香爲新宮落成,就召詣闕。見上于宣德府。勞問甚至。會天師繼至,同建大醮者三,出內府道經并金幣賜之。”“至正辛巳,開元宮復以舊燬。”其內府道經當亦焚燬。又云“委提點毛子敬任興創之功;而公親爲之謀畫。曾不踰歲,舊觀復還。”成化《杭州府志》卷四十八謂舊在泰和坊,至元中遷清湖橋西。“今遺址割其半爲三學射圃;其半重建圃後。”

至正《四明續志》卷十云:“玄妙觀,(元武宗)至大二年火,道士呂震亨重建。”又引虞集碑銘謂至大二年六月即行重建,其後續有營建,至泰定三年訖工。而藏經殿則作於至大三年八月,中有輪藏。故有《道藏經》。嘉靖《寧波府志》卷十八云:“冲虛真觀在(鄞)縣治東南泰和坊。”元稱玄妙觀。“大明永樂間圯。”是時藏經當已亡佚。又云宣德、天順間相繼重建。

處州路麗水縣玄妙觀:蘇伯衡《蘇平仲文集》卷四《梁道士傳》云:“元末處州路玄妙觀有藏殿。”是元代當有《道藏經》。又云時明太祖命越國胡公取處州“軍士即觀而屯,固無隙宇矣”。疑其藏經已致散佚。又云時梁棟傾圯,住持梁貞修葺。嘉靖《括蒼彙紀》卷十五云:“玄妙觀在府治東南。”“洪武庚申十三年燬,惟存鐘樓。天順間修建。”道光《麗水縣志》卷十云:“宣德八年修。”

《逍遙山萬壽宮志》卷十五柳貫《玉隆萬壽宮興修記》謂元代此宮有藏室,泰定年間重修。卷十五熊益革《萬壽宮廢興顛末記》謂元末殿閣像主御書玉冊,焚燬無遺。卷七謂事在元順帝至正十二年壬辰歲。是時藏室藏經當亦焚燬。又卷十五熊益革《萬壽宮廢興顛末記》謂明萬曆間重建,但規制頗爲狹小。“國朝戊己間,逆鎮不軌,江省沸騰,所在兵燹。而洞天福地,亦緣羽流星散而頽廢焉。”乾隆初重修,規制盛於明,而不及宋代。

元·柳貫《柳待制文集》卷十四《雲從山崇真觀記》謂觀在今江西南昌元代舊城琉璃門外。元世祖至元年間建,有藏室。當有《道藏經》。



婁近垣《龍虎山志》卷十六元·虞集《龍虎山道藏銘(并序)》言龍虎山上清正一宮南宋有藏室,度有經。後以宮火不存。“皇元大德三年有勅重建宮”。因重作藏室,以度道藏經。又卷三《大上清宮建置沿革》曰:“大德戊申(十二年)重修”,“越明年燬”。此《道藏經》當亦焚燬。

一九二一年刊《湖北通志》卷一百五,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趙孟頫《九宮山重建欽天瑞慶宮記碑》謂此宮元代有藏室。當有《道藏經》。又卷一百六歐陽元《九宮山欽天瑞慶宮記碑》云:元仁宗“延祐甲寅,元年山有火,宮爲所燬”。其《道藏經》蓋亦焚燬。旋興復。英宗至治元年又災。即重修,至順帝至元年間訖工,有御書“巢經之閣”。當有道經。按九宮山在通山縣。

元·虞集《道園學古錄》卷四十六《潭州重建壽星觀記》謂潭州壽星觀宋政和中建,元重葺,“藏經有室”。當有《道藏經》。康熙《長沙縣志》卷八:“壽星觀,初在驛步門內;後移(按《大明一統志》卷六十二云:洪武初。)通貨門內。係明季吉藩重修。以長沙星主壽考,故名。崇禎時被焚。本朝僧性能重修玉皇閣三官殿。”

元代度道書甚富者,有燕京之長春宮、孟宗寶、杜道堅、周德方。又神仙宅亦有道書。

《甘水仙源錄》卷五王磐《玄門掌教宗師誠明真人碑銘》謂元代燕京長春宮“方丈有堂曰萃玄,側有小樓,積書萬卷”。此萬卷書或非盡是道書。又卷七《恕齋王先生事蹟》謂王粹在萃玄堂編輯《全真祖師傳》。

《大滌洞天記》卷下元大德三年鄧收《集虛書院記》謂孟法師集虛(按名宗寶。)蓄書數千卷。

趙孟頫《松雪齋全集》卷九《隆道冲真崇正真人杜公碑》謂杜道堅於元代在湖州白石“作攬古之樓於通玄觀,聚書數萬卷。道德注疏何啻千家,玄聖淵源列圖十子,著《老子原旨》及《原旨發揮》、《關尹闡玄》、《文子續義》等書數十萬言,皆理造幽微,文含混厚,讀之者,知大道之要;行之者,得先聖之心。可謂學業淹深,文行俱備者矣”。

萬曆《湖州府志》卷四：“通玄觀在(湖州武康)縣東南計籌山北。元大德七年建。”乾隆《湖州府志》卷十曰“今廢”。又卷五曰：“計籌山，在武康縣東南三十五里。”又曰：“白石洞天，在計籌山。朱姜夔以此自號。”

元·黃潛《金華黃先生文集》卷四十《廣莫子周君碣》云：周德方，號廣莫子，吳興計籌山老子祠杜真人(按即杜道堅)之弟子也。“君自恨少不學，至是一意讀書。山中所居，設老子像，而列道學六君子其旁，朝夕敬禮之，題曰不自恕齋。坐卧一榻，積書數千卷，皆真人(按即杜道堅)故藏。繙閱偶有所得，則疏以別紙，歲久成巨帙。義理淹貫，心識融會。”

明·宋濂《宋學士文集》卷二十六《神仙宅碑》云：至正二十六年道士於麗水縣眉巖之巔，“造祠宅七楹間，名之曰神仙宅”，分爲三室，其“東室曰芸香，藏書其中”。此中當稍有道書。

### 明刊道藏

明永樂中，成祖敕第四十三代天師張宇初纂校《道藏》，將銀梓以傳。宇初乃招道士往北京輯校。功未就緒，而成祖崩殂。仁宗、宣宗相繼嗣位，棄置未理。暨英宗正統九年始行刊板，乃詔通妙真人邵以正督校。即重加訂正，增所未備。至十年刊板事竣，都五千三百五卷四百八十函。仍以《千字文》爲函目，自天字至英字。每函各爲若干卷，卷爲一冊。所收道書，已重行分卷；原有道書短卷，則數卷併爲一卷。係梵夾本，是爲《正統道藏》。神宗萬曆三十五年又敕第五十天師張國祥刊續《道藏》。自杜字至纓字，凡三十二函，一百八十卷，是爲《萬曆續道藏》。其續道藏經目錄一卷，列在續道藏之前，作爲英字號末卷。(英字號原四卷此列爲第五卷。)正續《道藏》共五百十二函，經板十二萬一千五百八十九葉。入清代，經板度於大光明殿，日有損缺。迨光緒庚子年八國聯軍入北京，存板盡燬。自《正統道藏》刊就後，明清歷朝，印施各處宮觀《道藏》甚多。以屢經兵燹，存者寥寥可數，《道藏》遂成祕笈。一九二三年迄一九二六年，上海涵芬樓據北京白雲觀所藏

《正統道藏》、《萬曆續道藏》影印，縮改爲六開方冊本，凡一千一百二十冊。自是而後，學者始得讀明刊《道藏》矣。但北京白雲觀《道藏》，雖經道光間修補，仍稍有缺卷。宜搜訪各處道觀殘藏，輯印補遺。又敦煌卷子，頗存《道藏》佚書，內且有元藏中已亡佚之書。萬曆三十五年，距今已三百五十餘年。晚出道書、道教名山志、宮觀志，卷帙不少。皆宜收集校印，以成《再續道藏》。海內學者，希留意焉。

### 正統刊道藏

《皇明恩命世錄》卷三《命編進道書敕》：“敕真人張宇初：前者命爾編修道教書，可早完進來，通類刊板。故敕。永樂四年十一月十九日。”光緒《江西通志》卷一百二十三引張宇初《紫霄觀記》：（在廬陵縣。）“永樂四年夏，予承旨纂修道典。”明·何喬遠《名山藏方外記·張真人世家》：“永樂元年命，（張宇初）陪祀天壇，五年命編修道教書。”《華蓋山浮丘王郭三真君事實》前有永樂五年張宇初序，謂“今夏蒙旨纂修道典，謹以是錄正而附之”。是張宇初於永樂四年、五年奉敕編修道教書，即謂纂修《道藏》也。《漢天師世家》卷三云：“四十三代天師諱宇初，字子璿，號耆山”，有《峴泉文集》二十卷，（《正統藏》收《峴泉集》十二卷。）永樂八年卒。弟宇清嗣，至宣德二年而卒。《皇明恩命世錄》卷三云：洪武十三年二月制授張宇初正一嗣教道合無爲闡祖光範大真人，領道教事。卷四云：永樂八年十月制授張宇清正一嗣教清虛冲素光祖演道大真人，領道教事。是張宇初於永樂八年卒後，宇清繼領道教事，當繼宇初主持纂修《道藏》。

北京白雲觀正統十三年許彬碑云：“臣彬仰惟太宗文皇帝（按即成祖。）臨御之日，嘗命道流合《道藏》諸品經，纂輯校正，將鋟梓以傳；而功未就緒，奄忽上賓。肆今皇上，以至聖之德，統承天位。體皇曾祖（按即成祖。）之心，以天下生民爲念，追尊先志，於是重加訂正，增所未備，用壽諸梓。”蓋謂成祖敕張宇初率道士纂校《道藏》，將鋟梓以傳，功未就緒，而成祖崩殂。仁宗、宣宗相繼嗣位，擱置未理。暨英宗承統，追成先志，始重加訂正，增所未備，刊板流布。明《金陵玄觀志》卷一明·周

洪謨《潛濟喻真人誌略》云：正統甲子（按即九年。）通妙邵真人“奉詔督校大藏經典”。

《名山藏典謨記》云：正統九年十月甲子“頒釋道大藏經典於天下寺觀”。（《金陵玄觀志》卷十三引明·錢溥《玄真觀興造記》，謂正統八年敕賜道經一藏於玄真觀。蓋誤，當作九年。）是正統九年將刊《道藏》，乃詔邵通妙督校；故至十月即可頒《道藏經》於天下宮觀也。所謂督校者，蓋刊板之際，主持校對耳。許彬謂重加訂正，增所未備。邵氏所訂正，必甚鮮也。通妙邵真人即邵以正。《明史》卷二百九十九云：劉淵然之“徒有邵以正者，雲南人。早得法於淵然。淵然請老，薦之。召爲道錄司左元義。正統中遷左正一，領京師道教事”。《金陵玄觀志》卷一云天順二年賜號悟玄養素凝神冲默闡微振法通妙真人，領道教事。

永樂中與修《道藏》道士之可考者，有涂省躬；正統中有喻道純、湯希文。乾隆《南昌府志》卷二十三引明·曾榮《玉虛觀記》（觀在南昌府城德勝門外。）曰：永樂中，玉虛觀道士羅“素行之弟子涂省躬承詔至京師纂修道藏經典”。《金陵玄觀志》卷一《潛濟喻真人誌略》：“真人姓喻氏，諱道純，長沙清瀏人。聞通妙邵真人在京師領道教事”，遂詣邵而受其法。“正統甲子，邵奉詔督校大藏經典，真人乃預校讎。”“景泰壬申春，拜道錄司右玄義。丙子進左玄義。頃之昇右正一。”成化“甲午，賜誥體玄守道安恬養素冲虛湛默演法翊化普濟真人，仍領道教事”。乙未，南京西山道院，長春劉真人淵然之舊居。時圯且蕪，乃爲重構。卒年七十。明嘉靖中江永年纂《茅山志後編·道秩考》：“湯希文，永樂間由副靈官。宣德正統間歷授道錄，至靈官，欽取修道藏經，陞左演法。景泰改元，陞右正乙，兼朝天宮（按在南京。）住持。天順五年卒，遣應天府丞劉洙賜以諭祭。”清康熙中笏蟾光編《茅山志·道秩考》云：“湯希文，號復古，溧陽人。”今《正統道藏》分部混淆，足證與修道藏道士學術之淺陋。又搜訪道書，亦未周遍。福建省龍溪縣玄妙觀《政和道藏》五百六十四函，明代尚存，亦未運往北京，據此增補成藏。不然者，今《道藏闕經目錄》所著錄道書，皆可刊入《正統藏》也。當時蓋僅據各處宮觀所存元刊殘藏，增入元明二代道書，校刊成藏耳。

今上海白雲觀所庋《正統道藏》，每函卷首刊有三清及諸聖像，卷末有護法神像，卷首並有正統十年十一月十一日御製題識。是《正統道藏》雕板當於正統十年告成，但正統九年已先有頒賜，蓋藏經刊板於正統九年訖工，而每函卷首卷末圖板乃十年所增刊也。

《皇明恩命世錄》卷六《頒賜藏經旨》：“皇帝聖旨：朕體天地保民之心，恭成皇曾祖考之志，刊印《道藏》經典，頒賜天下，用廣流傳。茲以一藏安奉龍虎山大上清宮，永充供養。聽所在道宮道士，看誦讚揚。上為國家祝釐，下與生民祈福。務須祇奉守護，不許縱容閑雜之人，私借觀玩，輕漫褻瀆，致有損壞遺失。違者必究治之！諭。正統十二年八月初十日。”北京白雲觀有許彬碑，刊有賜經旨，江永年《茅山志後編·皇明懿典賜三茅山元符宮藏經敕》，《金陵玄觀志》卷三頒南京獅子山盧龍觀，卷七頒長壽山朝真觀護《道藏》敕同，皆頒於正統十二年八月初十日。蓋正統九年僅稍行頒賜《道藏》；及十二年，始印就《道藏》經多藏，分頒天下宮觀也。

其後明代皇帝，續有印造道藏經，頒賜宮觀者。《金陵玄觀志》卷一護《道藏》敕，頒於憲宗成化十二年二月：“皇帝聖旨：皇考體天地保民之心，恭成皇曾祖考之志，刊印道藏經典，其來已久。茲以一藏安奉南京朝天宮，永充供養，聽所在道官道士看誦讚揚。上為國家祝釐，下與生民祈福。務須祇奉守護，不許縱容閑雜之人，私借觀玩，輕漫褻瀆，致有損壞遺失。違者必究治之！故諭。”卷八頒方山洞玄觀護《道藏》敕同。嘉慶《三台縣志》卷八云：“明萬曆二十七年賜雲臺觀住持敕諭一道：敕諭雲臺山佑聖觀住持及道衆人等，朕發誠心印造大藏經，頒施在京及天下名山宮觀供奉，經首護敕已諭其由。爾住持及道衆人等，務要虔潔供安，朝夕禮誦。保安眇躬康泰，宮壺肅清，懺已往愆尤，祈無疆壽福，民安國泰，天下太平。俾四海八方，同歸清靜善教。朕成恭己無為之治道焉。今特差道經廠副掌壇御馬監左少監白忠齋請前去彼處供安。合宜仰體知悉，欽哉！故諭。萬曆二十七年八月二十七日。”

《恒山志·經志》：萬曆二十七年“神宗遣太監白忠齋送《道藏》一

部置恒山九天宮，賜經總五百一十二函，下詔勉恒山道士朝夕禮誦”。又婁近垣《龍虎山志》卷十錄有明神宗二十七年二月《欽頒道藏安供大上清宮敕》，清乾隆中姚遠翻纂《華嶽志》卷五錄有萬曆二十七年《頒西嶽華山西嶽廟藏經敕》，乾隆中桂敬順纂《恒山志》亨集錄有萬曆二十四年（元集作二十七年。）《頒北岳廟藏經敕》，康熙中笏蟾光編《茅山志》卷二錄有萬曆四十二年三月《頒三茅山九霄萬福宮藏經敕》，以上諸頒藏經敕，除宮觀各異及齋經使或有不同外，敕文全同。

又笏蟾光《茅山志》卷二《頒三茅山元符萬寧宮藏經敕》，未著頒於何年，敕文同，蓋亦頒於萬曆年間。

《永濟縣通志》：通元觀在永濟縣南六十里九峰山下，有明萬曆二十七年賜道藏一部。

### 萬曆刊續道藏

據北京白雲觀正統十三年許彬碑云：《正統道藏》“計五千三百五卷，通四百八十函”。又有《續道藏經》，退耕堂（徐世昌所用堂名。）影印文津閣《四庫全書》本明·白雲霽《道藏目錄詳註》卷四末，《續道藏》自杜字號至將字號。（《道藏》以《千字文》為函次。）國學圖書館藏乾隆刊本杜字號至府字號。退耕堂影印文津閣《四庫全書》本末又附《大明續道藏經目錄》，自杜字號至纓字號。是《續道藏經》乃陸續增刊，初自杜字號刊至府字號或將字號；其後乃刊至纓字號也。《續道藏經》杜字號《太上元始天尊說孔雀經白文》末，（識語中志誤作至。）相字號《弘道錄》卷三十三末，槐字號《無生訣經》末，縣字號《岱史》卷十八末，給字號《古易考原》卷三末，冠字號《玄天上帝百字聖號》末，（識語中日作旦。）陪字號《天皇至道太清玉冊》卷七末，纓字號《莊子翼》卷八末，（識語中日作旦。）皆附識語：“大明萬曆三十五年，歲次丁未，上元吉日，正一嗣教凝誠志道闡玄弘教大真人掌天下道教事張國祥奉旨校梓。”璧字號《漢天師世家》卷四末附識語：“大明萬曆三十五年，歲次丁未，上元吉旦，正一嗣教凝誠志道闡玄弘教大真人掌天下道教事五十代孫國祥奉旨校梓。”將字號《弘道錄》卷二十五末附識語：“大明萬曆三十五年二月十五日

奉旨續刊印施，正一嗣教大真人臣張國祥校。”據小柳氣司太《白雲觀志》所收補《漢天師世家》，張國祥乃五十代天師。是《續道藏經》乃五十代天師張國祥於萬曆三十五年奉旨校梓印施。《正統道藏》末收《道藏經目錄》四卷，末附《續道藏經目錄》，後題曰：“大明萬曆三十五年，歲次丁未，上元吉日，正一嗣教凝誠志道闡玄教大真人掌天下道教事張國祥奉旨校梓。靈佑宮供奉。”是《萬曆續道藏經》板皮於靈佑宮。既《續道藏經目錄》附《正統道藏經》末，則萬曆年間，正統中所刊道藏經板，亦皮於靈佑宮中也。靈佑宮，見光緒《順天府志》卷十六所記京師外城寺觀。《府志》據沈進《行國錄》云：“又山川壇之北，有靈佑宮。舊爲十方道院，止一楹。萬曆壬寅（三十年）始拓爲三楹，名真武廟。越歲癸丑，太監魏學顏闢地數十畝，建閣一，爲請于朝，賜額靈佑。殿外有碑二：一大學士葉向高撰，一天啓王紹徽撰。”蓋萬曆三十一年，太監魏學顏拓建真武廟，賜額靈佑。其後乃移皮《正統道藏》經板焉。《萬曆續道藏》經板刊竣，亦皮於此。明·劉若愚《明朝宮史》土集內板書數：“道經一藏，五百十二函，十二萬一千五百八十九頁。”（《明志》著錄道經五百十二函，《道藏目錄》四卷。）明·周弘祖《古今書刻》記內府刊有道藏經。是《正統道藏經》四百八十函，合《萬曆續道藏經》三十二函，共五百十二函，皆刊於內府。據此，《正續道藏經》板當皮於皇城内；而《明朝宮史》及光緒《順天府志·京師志》宮禁園囿下，皆無靈佑宮。蓋此乃外城道觀。

民國初年《重印正統道藏緣起》謂《正統藏》及《萬曆續藏》“經廠刊板，率用舊規。傳至有清，舊皮大光明殿，日有損缺”。迨庚子年八國聯軍入北京，存板盡燬。按婁近垣《龍虎山志》卷一：雍正八年龍虎山道士婁近垣以符水爲清世宗治病，有驗，因賜以四品龍虎山提點司，欽安殿（按光緒《順天府志》卷二，皇城内坤寧宮後，有欽安殿，祀玄天上帝。）住持。雍正十一年六月，諭修理大光明殿賜婁近垣居住。八月，諭封婁近垣妙正真人。十月大光明殿修理告竣。是月，婁近垣率江南江西道衆四十八名進院。又按光緒《順天府志》卷十六皇城寺觀：蠶池口內草廠西，有永佑廟，其“西爲大光明殿明萬壽宮，嘉靖間建大光明殿，本朝雍正

十一年修，乾隆四十八年重修，殿內奉玉皇”。明《道藏》經本刊於內府，故清代皮於皇城道觀大光明殿也。大光明殿燬於光緒庚子年，舊址在北京西安門大街光明殿胡同北口。

北京白雲觀正統十二年賜有《道藏經》，觀有許彬碑詳記其事。守一子編《道藏精華錄》李杰《道藏目錄詳註》前有道光二十五年鄭永祥、孟至才撰《白雲觀重修道藏記》云：“蓋此藏之存於觀中者非一日矣，閱藏者不一其人，主事者弗介乎意。遂至二洞真經頗多殘缺。”道光二十五年，本觀大檀越王公廷弼助資修補，“於是借諸山之經，繕本補入。數月之間，竟成完璧”。

一九六七年國符遊茅山，詢得茅山九霄萬福宮、（頂宮。）元符萬寧宮、（印宮。）乾元觀本各有明藏一藏，（疑皆於洪楊之亂之前。）現皆已亡佚。

### 涵芬樓影印北京白雲觀道藏

民國初年徐世昌借以重印。《道藏精華錄》緒言云：大總統徐世昌“借北京白雲觀《道藏》縮為石印六開小本，每梵本二葉，併為一葉，始將梵本改為”線裝本，“每部實價八百銀圓”。請前教育總長傅增湘總理其事，摹影校勘，始一九二三年十月，迄一九二六年四月。由上海涵芬樓影印，凡印三百五十藏，每藏一千一百二十冊。此本避清帝諱處，即道光中所修補者。明清二代，頒賜各處宮觀道藏甚多，以屢經兵燹，見存者寥寥可數，（見後。）《道藏經》遂成祕笈。及北京白雲觀《道藏》影印行世，學者始得讀《正統道藏》及《萬曆續道藏》矣。

### 明藏目錄

涵芬樓影印北京白雲觀《道藏》，《正藏》末收《道藏經目錄》四卷，附《續道藏經目錄》。此錄前有道教宗源及凡例，《正藏》天字至英字號，《續藏》杜字至纓字號。卷一《洞真部》，卷二《洞玄部》，卷三《洞神部》，各分為十二類。卷四《太玄部》，《太平部》，《太清部》，《正一部》。每卷首錄部類。次字號及各字號重編卷數，即原刊本冊數。各字號冊數多寡不等。道書分列於各字號後，著書名原卷數、《道藏》重



編卷數。其有數種道書合爲一卷即一冊者，則於末種下著云某數種同卷。有符圖像者皆爲標明。各書間著撰人。《續道藏經》則題曰《正一部》。

藏外有白雲霽《道藏目錄詳註》四卷。通行本爲退耕堂影印文津閣《四庫全書》本，題曰明·白雲霽撰。前有提要云：白“雲霽，字明之，號在虛子，上元人。是書成於天啓丙寅”。各卷所錄部類字號道書列次與前同。各條加著撰人，略附子目，並摘錄原書序文。但卷四於《正藏》後附《續藏》杜字至將字號。後另附《大明續道藏經目錄》一卷，自杜字至纓字號，無解題。前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所藏題曰明·冶城白雲霽詳註。明南京冶城山有朝天宮，白雲霽蓋明南京朝天宮道士也。此本玄作元，弘作宏，訴仍作訴，蓋乾隆中刊本；乃丁氏八千卷樓舊藏。前有凡例、《道藏》總目、道教宗源。脫惟鞠二字號道書。卷四《正藏》後附《續道藏》杜字至府字號。末無《大明續道藏經目錄》。

### 涵芬樓影印北京白雲觀道藏之缺卷

又有李杰《道藏目錄詳註》四卷。國符所見爲《道藏精華錄》本。題曰遼左李杰若之詳註。前有凡例、《道藏》總目、《道藏》宗源，白雲觀重修《道藏》記。各卷所錄部類道書次序同白雲霽《詳註》。撰人卷數大致相同。解題互有詳略；而李杰解題與白雲霽解題相同者甚多。是錄載書名而著所屬字號及卷數於其下。卷四至英字號後附《大明續道藏經目錄》，亦題曰《正一部》，自杜字至纓字號，無解題。清·孫星衍《孫氏祠堂書目內編》卷三著錄《道藏目錄》十二卷，明·李杰若撰。李杰若疑當作李杰若之。不知即此書否也。

以白雲霽《道藏目錄詳註》校涵芬樓影印北京白雲觀《道藏》及其目錄，則道書標題卷數稍有不同，且有此存而彼缺者。除道書標題不同外，其他二事，據退耕堂影印文津閣《四庫全書》本列表於下；而以乾隆刊本參校之。白雲霽間有脫誤，亦錄於表內。

部別	類別	字號	書名	白雲霽道藏目錄詳註	涵芬樓影印北京白雲觀道藏
洞真	本文	宿	元始天尊說甘露昇天神呪妙經	脫	存
	玉訣	收	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玉樞寶經集註	誤作一卷,當作二卷	二卷
	威儀	爲	正一殞司辟毒神燈儀	脫	存
			離明瑞象燈儀	脫	存
	方法	珍李柰菜重	修真十書	誤作六十四卷,當作六十卷	六十卷
	衆術	董	黃帝宅經	未著卷數,當作二卷	二卷
	記傳	海	穆天子傳	五卷	六卷
洞玄	本文	人	太上黃庭外景玉經	退耕堂影印文津閣四庫全書本誤作十卷,乾隆刊本不著卷數,當作三卷	三卷
	戒律	陶	太上洞玄靈寶宣戒首悔衆罪保護經	上中下三卷	中下二卷,上卷原缺
			上清骨髓靈文鬼律	退耕堂影印文津閣四庫全書本誤作一卷,乾隆刊本作二卷	三卷,成二冊
	威儀	壹	洪恩靈濟真君集福宿啓儀	缺	存
		化	太上洞淵三昧神呪齋十方懺儀	缺	存
	方法	此	天樞院都司須知令	脫,據乾隆刊本	存
		身	靈寶淨明黃素書釋義祕訣	十卷	一卷

部別	類別	字號	書名	白雲齋道藏目錄詳註	涵芬樓影印北京白雲觀道藏
洞神	本文	女	老子像名經	卷五之十,共五卷	十卷內缺六之八
	玉訣	男	道德真經(明太祖註)	誤作四卷,當作二卷	二卷成二冊
			道德真經四卷(唐玄宗註)	脫,據退耕堂影印文津閣四庫全書本	存
		難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手鈔	二卷	二卷原缺上卷
		墨	道德真經衍義手鈔	二十卷	二十卷原缺一之二
		悲	道德真經疏義	六卷	六卷缺一之三
	方法	薄	北斗治法武威經	誤作二卷,當作一卷	一卷
		夙	太上五星七元空常訣	脫	存
	衆術	之	九轉靈珠神仙九丹經	未著卷數,當作二卷	二卷卷上有闕文
	記傳	流	玄天上帝啓聖錄	六卷	八卷
太平		外	太平經	卷一之十四,缺十五之三十四	卷一之十,缺十一之三十四,實乃太平經鈔十卷
		受	又	卷三十五之五十	卷三十五之五十內缺三十八
		傳	又	卷五十一之九十內有缺卷	卷五十一之九十,內缺五十二、五十六之六十四、七十三之八十五、八十七

部別	類別	字號	書名	白雲齋道藏目錄詳註	涵芬樓影印北京白雲觀道藏
太平		訓	又	卷九十一之一百七 內缺九十四九十五	卷九十一之一百 七,內缺九十四 九十五
		人	又	卷一百八之一百一 十九	卷一百八之一百 一十九,內缺一 百一十五
		母	太上洞玄靈寶三 十二天尊應號經	卷一之十二成二冊	二十六卷,存 二卷
		諸	道教義樞	十卷	漏刻卷六
		伯	太平兩同書	不著卷數	上下二卷下卷有 闕文
		叔	無上祕要	卷一之二十	卷三之九,卷十 之二十,缺一之 二、十之十四
		猶	又	卷二十一之三十二	卷二十一之三 十二
		子	又	卷三十三之四十七	卷三十三之四十 七,內缺三十六
		比	又	卷四十八之五十九	卷四十八之五十 七,缺五十八五 十九
		兒	又	卷六十之八十八	卷六十五之八十 八,缺六十之六 十四、六十七之 七十三、七十五 之七十七、七十 九之八十二、八 十五、八十六、八 十九之九十

部別	類別	字號	書名	白雲霽道藏目錄詳註	涵芬樓影印北京白雲觀道藏
太平		孔	又	卷八十九之一百	卷九十一之一百
		次弗離節	法海遺珠	五十六卷	四十六卷
		畫彩仙靈	上清靈寶大法(金允中編)	誤作四十七卷,當作四十四卷	四十四卷
		鼓	諸真內丹集要	誤作二卷,當作三卷	三卷成三冊
		疑	峴泉集	誤作十五卷,當作十二卷	十二卷,成十二冊
		左	洞真太上太霄琅書	十卷,成九冊	九卷,成九冊,漏刻卷二
續道藏經		杜	太上中道妙法蓮華經	退耕堂影印文津閣四庫全書本作三卷,蓋三冊之義;乾隆刊本作八卷十五品,成三冊	十卷十七品,成三冊
		卿	贊靈集四卷(符徐仙翰藻後)	缺	存,四卷成二冊,目錄內不著錄
		戶	徐仙真錄五卷	脫(李杰道藏目錄詳註存),存	存
		轂		五冊,收老子翼	老子翼六卷六冊
		振		誤錄老子翼,當錄莊子翼	莊子翼四卷四冊
		纓		莊子冀	莊子冀四卷四冊,莊子翼附錄一卷一冊

附註一、涵芬樓影印北京白雲觀道藏《正一部》楹字號收《丹陽真人直言》,附《重陽立教十五論》後,目錄內不著錄。

二、前表所著卷數皆道書原卷數;道藏重編卷數則記冊數。

由此表，足見北京白雲觀《道藏》雖經道光中修補，實未能復其舊觀，而仍稍有缺卷也。

上海市方斜路上海白雲觀皮有《正統道藏》、《萬曆續道藏》，以千字文爲函次，一字當一函。《正藏》自天字至英字。《續藏》自杜字至纓字。每函分爲若干冊，冊數多寡不定。冊爲一卷；卷已重編，所收道書原有短卷，則數卷合爲一卷。係梵夾本。每函卷首刊有神像及正統御製題識：“天地定位。陰陽協和。星辰順度。日月照明。寒暑應候。雨暘以時。山嶽靖謐。河海澄清。草木蕪麻。魚鼈咸若。家和戶寧。衣食充足。禮讓興行。教化修明。風俗敦厚。刑罰不用。四夷賓服。邦國鞏固。宗社尊安。景運隆長。本支萬世。正統十年十一月十一日。”每函卷末亦刊有神像。每函有標籤曰：“同治五年重修。”據該觀道士劉永祥云：上海白雲觀於清同治中由道士徐立成創立。其《道藏》於光緒十六年由嘉定徐郇頌閣狀元（同治壬戌科）向北京請來。徐郇乃徐立成之同族也。據燕京大學所刊涵芬樓影印《正統道藏》詳目檢視，則《太平經》、《無上祕要》、《道教義樞》存缺卷全符合。疑北京白雲觀《道藏》於道光二十五年重修後，大光明殿《道藏》經板亦依此藏重行補板。於同治五年補板及重編完畢。光緒十六年上海所請《正續道藏》，即用此板印造，故二藏完全符合也，或此乃北方道觀舊藏。道光二十五年北京白雲觀《道藏》重修後，此藏即據以寫補，故二藏相同。亦未可知。此二說孰是孰非，須詳檢此藏以定之。而白雲觀新任監院李理山於閱藏多方留難，故事未果行。（時在一九四六至一九四八年間。）

### 天啓丙寅新刊袖珍本

《道藏精華錄》緒言謂明《道藏》又有天啓丙寅新刊袖珍本，但國符尚未之見。白雲霽《道藏目錄詳註》成於天啓丙寅。如《道藏精華錄》緒言之說可信，則白雲霽蓋據天啓丙寅新刊袖珍本，以成《道藏目錄詳註》。雲霽乃明南京朝天宮道士，天啓丙寅新刊袖珍本或係南京朝天宮所刊。

《正統道藏》所收書籍，多避宋諱。蓋雖係明刻，而淵源固自《政

和道藏》也。

光緒中上海福瀛書局借仁和朱氏增訂本重編付刊《彙刻書目》第二十冊：“《道藏》亦有南北兩本。《北藏》係宋人舊帙，未經後人羈入他書，華陰道院有之，燹後不知尚在否？《南藏》乃明初金陵某道觀重編，配隸或有未安，門目或有改易。其無以爲道宗言者，一概收載，殊爲牽強。嘉靖間繙經廠取以重刻，仿釋藏亦改爲梵夾本。今世所通行，即此也。”是冊所收《道藏》目錄，即《正統道藏》、《萬曆續道藏》目錄。按《道藏》僅南宋時南方有《道藏》，北方金元亦有《道藏》，可稱有南北藏。其淵源則皆出自北宋《政和道藏》。明刊《道藏》，典籍所載，及國符所目見，皆係正統刊《道藏》及萬曆刊《續道藏》。天啓丙寅新刊袖珍本則尚未經眼，蓋亦據《正統道藏》、《萬曆續道藏》重刊。嘉靖間並未刊有《道藏》。華陰道院有宋本《道藏》，亦誤。元太宗九年迄乃馬真皇后稱制三年，宋德方刊《道藏》，嘗廣搜道書；而云：金末喪亂之後，《道藏》散落無幾，獨管州者僅存。是時夏金二國皆已亡於元；今華陰縣當已入元版圖。而德方未記此地有《道藏》。足證今華陰縣元初已無《道藏》。據乾隆中姚遠翻纂《華嶽志》，清初華山太虛庵、西嶽廟萬壽閣皮有《道藏》，皆明萬曆中頒錫。即係明刊《道藏》，非宋人舊帙。《正統道藏》分部混淆。三洞、四輔、十二類一仍舊律，無所改易。若藥方、諸子之列入道經目，《道藏》則由來已久，劉宋陸修靜《三洞經書目錄》已有藥方。北周玄都觀道士所上經目已羈入諸子。蓋非始自《正統道藏》也。《正統道藏》、《萬曆續道藏》原印本乃梵夾本。惟宋金元刊《道藏》皆未得見。是否明刊《道藏》始爲梵夾本，不能臆測也。《彙刻書目》所載，蓋據道士傳說。國符嘗訪道觀多處，其道士率皆不學，曾見《道藏》者鮮。或有道書數十種，遂謂其有全藏。或誤《道藏輯要》爲《道藏》。而上海一二黠巧道士，且以不知爲知，誇發妄言。僅四川尚有道士，熟讀《道藏》。通常道士所述，多不可信。必實地考訪，以定其確否。儒釋著述，涉及《道藏》，亦多謬誤。

自劉宋陸修靜道經目以來，歷代道書目及《道藏》目錄亡佚者多。國符所見僅《道藏闕經目錄》及前述數種明刊《道藏》目錄。常熟丁國

鈞撰子辰注《補晉書藝文志》引《宋靈佑宮道藏目錄》。丁國鈞乃常熟荷香館(街名)丁氏。子丁辰患肺癆早卒,無後。國鈞以周氏外孫爲嗣。此人已售其房屋遷居上海,遺書已散失。又秦榮光《補晉書藝文志》亦引《宋靈佑宮道藏目錄》。

## 明清各處道藏

明清各處《道藏》,可考者如下:

其中南京附近茅山、當塗、武進、吳縣、上海、杭州、北京、江西龍虎山宮觀,凡載籍記其皮有《道藏》者,咸親往察訪。瀋陽、溧陽、宜興則託學生同事代詢,但所記爲一九四六至一九四八年間情形。

北京白雲觀:按小柳氣司太《白雲觀志》:丘處機卒後,元太祖二十三年,其弟子尹志平營道觀於長春宮東,以葬處機,謂之白雲觀。元末頽圯,明洪武末年重建,宣德間增建,正統間增建並廣觀址。(正統十二年頒藏經。)景泰、弘治、正德、嘉靖年間葺建。明末傾頽,並燬於兵燹。清康熙中廣觀址,並重建。乾隆、道光、光緒間葺建。一九一〇年、一九二二年重修。此觀《正統道藏》、《萬曆續道藏》一九五〇年移皮北京圖書館。

順天府通州“元靈觀,在州新城西門內。明永樂間賜額,賜敕一道,經一藏。成化十七年內監韋煥修,今僅存破殿幾椽”。(光緒《通州志》。)

保定府唐縣“清虛宮,在縣西北葛山中巖,分上下清虛,有道藏閣,萬曆二十四年建”。(光緒《唐縣志》。)

定州曲陽縣“總元觀城內嶽廟東,昭德門外。宋時建,內貯有《道藏》”。(康熙《曲陽新志》。)

靈真觀,在直隸省。“宣府雲州城西南十五里金閣山中,元時建。”“觀有金閣,道經藏焉。”(《圖書集成》。)

觀在宣化府赤城縣境,“康熙十一年二月賜金修葺”。(乾隆《宣化縣志》。)

“原有藏經閣,工程精美。後燬於火,全部《道藏》盡焚。其後建者,已名存實非。”(一九三五年修《察哈爾省通志》。)



宣化府延慶州藏經閣，“在州城西北樂善街。明萬曆二十三年，太監羅本賚捧《道藏》至州。道人周雲清立道場講《道德經》，因建閣貯藏”。（乾隆《延慶州志》。）

一九四七年李森葆主編《青島指南》謂勞山太清宮“藏明板道經五千零四十八卷”。（缺七十冊。）按《正統道藏》共五千三百五冊，此外尚有《萬曆續道藏》，故此藏所缺不止七十冊。

山東省兗州府鄒縣“白雲宮，白雲洞前。大殿在嶧山，延祐三年建，順治八年修”。“道藏閣在白雲宮東。”（康熙《鄒縣志》。）嶧山白雲宮道士云：“其前數代師祖時，《道藏經》尚存有多冊。後逐漸遺失，今一無所有，基本上失存。在七七事變前，道藏閣內尚存殘缺不全之《道藏》經木刻板（國符疑此乃道書板。）滿室。後經事變，山上屢為寇匪盤踞，此板遭到澈底破壞，至今已損失淨盡。”又據抄本《嶧山叢錄》，山有萬曆三十一年四月《頒大藏經敕諭》石刻二，一在山頂白雲宮，一在山陽彌陀菴左。（一九五〇年鄒縣人民政府公函。）

登州府寧海州崑崙山《同治寧海州志》載萬曆三十九年頒崑崙山《道藏經》敕。按此志，崑崙山諸觀，以神清觀為較巨。“神清觀，在姑餘（按即崑崙之北峰。）之西巖烟霞洞側，即丘處機所云彭城先生首創也。重建於金泰和間，觀中多古碑古刻，洪武六年重修。”

山西省太原府陽曲縣“玄通觀在城東南鐵匠巷”。明正統“十二年敕頒《道經》一藏，凡四百八十函。”（見乾隆《太原府志》。）“歷代以來，名甲三晉。今廢。”（一九四七年一月十四日上海《大公報》圖書副刊謂山西太原崇善寺藏明《正統藏》極完整，一九四〇年春為當時偽山西省長蘇體仁運出。山西省輕工業公司黃立昇同志一九七八年六月六日來函：關於您來信中談到的明代原刊本《道藏》經書，我今日上午去山西省圖書館問詢此事，這本書在太原市山西省圖書館三樓古籍文物部，書名叫《正統道藏》，存卷四千二百五十，明刻本，共四千二百三十二冊。）

渾源州恒山：清乾隆中桂敬順纂《恒山志》元集：“萬曆二十七年（按亨集云二十四年。）遣內監白忠齋道大藏經置恒山。敕卷藏九天宮。”“按賜經總五百十二函。明末散失四十八函。今九天宮道士劉一雲於乾隆十一年往京師白雲觀募王（按當作工。）鈔補。今全。有目。（目下疑有脫字。）兩木櫃藏寢殿之東西石窟中。”又云嶽廟“明洪武中都指揮周立

復建。成(化)宏(治)間知州關宗董錫重修。弘治十四年敕擴修。都御史劉宇以古廟隘,度地中峰之陽,建朝殿,改古廟爲寢宮”。又云此寢宮“在白雲谷東”。云藏寢殿之東西石窟中,此寢殿當即古嶽廟。

清代渾源恒山九天宮道士劉一雲,於乾隆十一年,往北京白雲觀抄補明末散失之《道藏經》。乾隆年間九天宮所藏《道藏》齊全,有目錄,《道藏》藏於寢殿之東西石窟中,並有經目留於於《恒山志·經志》。清代,恒山九天宮還修建了藏經樓,以貯《道藏》。

澤州府陽城縣“紫微宮,在王屋山陽臺宮東北。明·李濂記”,“曰:通明殿祀昊天上帝,殿內環列朱龕,貯明御賜《道藏經》”。(雍正《澤州府志》。)

蒲州府永濟縣“通元觀在縣南六十里九峰山下,有明萬曆二十七年賜道書經藏一部,並明神宗皇帝賜敕一道。今並存。敕曰:‘朕惟《道藏》一書,乃黃帝、老子以來,諸高士名流玄言法語,大較以清靜慈儉爲宗。朕自沖昧,承嗣宏基,迄今二十有七禩。天下和平,臣民樂業。實皆天眷祖德所致,足徵靈通妙應之機。昔漢文帝嘗用其言,庶幾庶富之風。所謂道之精治身,其緒餘以爲天下,非其驗歟?厥後源流漸廣,文字遂繁:金簡丹書,紛然並出;符籙科教,沓爾嗣興。其說在拔濟幽途,祈求福利。雖曰多端,要以作善降祥,不善降殃,感應之理,焉可誣也。我祖宗設立道錄一司,專領其教。聖母孝慈宣文明肅皇太后嘗命摹印全經,頒布天下。朕既序之簡端,跋之篇末矣。茲者國靈遐邇,蕩除海氛。朕祇承天地祖宗之佑,思與四方休息,歸於無爲。念爾蠢蠢衆生,知識各別,明罹罪罟,幽負譴責。一夫不獲,是予之辜。所以首過雪愆,祈恩請福,朕實眷眷也。爰命所司印造全藏四百八十函,施舍在京及天下名山諸道觀,用廣其傳。凡爾羽流,其焚香諷誦,信受奉行。爲國祝釐,爲民解罪。潔嚴頂禮,永遠尊藏。不許褻玩損失。特賜護敕通知。欽哉故諭。’”(乾隆《蒲州府志》。)

一九四〇年日寇將通元觀焚燬,《道藏》更無從查究。(一九五七年永濟縣人民文化館函。)

河南省河南府登封縣嵩山:明萬曆間傅梅撰《嵩書》卷三:“中嶽廟在太室東南黃蓋峰之下,去(登封)縣八里。”“黃籙殿在嶽廟之後,今

貯欽降《道藏經》函於此。”清康熙間景日珍撰《說嵩》卷四：“明萬曆間敕降《道藏經》函貯於內。鼎革兵燹，無存焉。”“今藏函久燬；而羽流於殿中祀玉皇焉。”

河南省陝州靈寶縣“《明太初觀護經敕碑》，萬曆二十八年立，在道聖宮”。（光緒《陝州直隸州志》。）“太初宮，在縣南十里王塚村。唐天寶初敕建天寶觀，宋崇寧甘露降真武殿，改爲太初宮。元大德四年重修。即尹喜故宅”。（光緒《靈寶縣志》。）

陝西省西安府盩厔縣東南三十里樓觀，明萬曆間有道士姬東坡，御賜以《道經》二藏。（見雍正《陝西通志》。參閱附錄二《樓觀考》條。）

同州府華陰縣華山：清乾隆年間姚遠翻纂《華嶽志》卷三“太虛庵，在青柯坪東谷中，明羽士高元和卜居其上。後北遊京師，慈聖太后感夢”。命神宗施賜《道藏》四百八十函。至萬曆十八年成藏經閣而納之。（光按：民國廿六年涵靜老人李玉階隱居北峰時，北峰道觀尚存有一套半《道藏》，後來搬往大上方時，北峰當家馬法易分了半套給他。抗戰勝利後，涵靜老人舉家南遷，這半套《道藏》就留在大上方玉皇洞，於文革時被竊取。）西安八仙宮道士邱明中云：今華山無《道藏》。

又：“萬壽閣，在嶽廟後，萬曆中道士席演魁建。”又引清·王弘撰《募修萬壽閣疏》謂萬曆中“頒《道藏經》焉”。（按卷五事在萬曆二十七年。）經“共五千三百六十餘卷，續二百餘卷”。“比乃散失，至百二十餘卷。予以彌歲之力，請人寫補，始成完書。別爲目錄一卷。併度諸閣中。”蓋據太虛庵《道藏》寫補。

江蘇省江寧府城冶城山朝天宮，《金陵玄觀志》卷一謂五代楊吳建，稱紫極宮。明初改朝天宮。天順辛巳延燹。成化年間重建。成化十二年頒《道經》一藏。又成化十五年商輅《奉敕重建朝天宮碑》謂是時有經閣二。明·吳寬《匏翁家藏集》卷七十七《南京朝天宮重修碑》謂成化某年南京朝天宮幾盡燬於火。然《道藏》未焚燬，嘉慶十八年孫星衍《新校正抱朴子內篇序》云“江寧《道藏》在朝天宮，仍借來覆審一過，書中多依之”。

獅子山盧龍觀：《金陵玄觀志》卷三云：“在都城內盧龍山，與儀鳳

門接。”“洪武初建。景泰間重修。”“觀在山之上。”正統十二年頒《道經》一藏。解放前曾為要塞區，內無道士。《道藏》亡。

江寧府上元縣長壽山朝真觀：《金陵玄觀志》卷七云：“在郭門外淳化鎮東。”“國朝正統年間建。”正統十二年頒《道經》一藏。“甲戌重修。”解放前僅存屋宇數楹，內存元至正元年《金陵長壽山朝真觀碑》，由一雲居寺僧守護之。《道藏》亡。

方山洞玄觀：《金陵玄觀志》卷八謂在“方山，一名天印山之麓”。“國朝重建。”“成化萬曆間俱重修。”正統十二年（一作成化十二年。）頒《道經》一藏。解放前殿宇狹小，規模去古為遠。有茹素者守護之。《道藏》亡。

玄真觀：《金陵玄觀志》卷十三云在“都城外中和橋”，地去“正陽門一里”，“永樂十八年為敕封妙惠仙姑建，名玄真堂。正統八年賜觀額并《道藏》。旋廢。成化間月鶴道人及安守備重建。今殿宇如故，而丹碧剝落，不堪觀矣”。今又廢。《道藏》亦亡。

黃鹿觀：《金陵玄觀志》卷十三云：“在郭城外，東城，地去所領神樂觀十四里，通濟門十五里，係（神樂）觀墳塋處所。”又云有輪藏殿，當有輪藏及《道藏經》。

江寧府溧陽縣“太虛觀，在縣西南盤白山”。“明萬曆間賜有《道藏》。”（嘉慶《溧陽縣志》。）“光緒十六年重建。”（光緒《溧陽縣續志》。）解放前僅存屋三間，由茹素者守護。內設小學校。《道藏》亡。

“泰清觀在縣東南隅。”“明正統初邑人戴慶祖請《道藏》貯焉。後移城隍廟東。”（嘉慶《溧陽縣志》。）“今廢。”（光緒《溧陽縣續志》。）

江寧府句容縣“青元觀，在縣治西南隅。原係葛仙翁故宅，丹井猶存。正統十二年敕賜《道經》一藏。成化癸卯殿廊被燬，僅存其敕并藏，有仙翁遺傳。內分五院：紫微、大清、東嶽、茅君、真武，道會司在焉。”（乾隆《句容縣志》。）今廢。《道藏》并敕皆亡。舊址附近有葛仙庵，“光緒初年道士施代銘募建”。（光緒《續句容縣志》。）解放前存屋二進，各三間。茅山道士一人，率僕一人守護之。

明嘉靖間江永年纂《茅山志後編》：“正統十二年八月頒賜《道經》

一藏于元符宮，(今俗稱中宮或印宮。)即建藏殿貯之。今燬回祿。”清康熙間笮蟾光編《茅山志》卷二有萬曆四十二年三月《賜九霄萬福宮(今俗稱上宮。)道藏敕》。是萬曆中頒《道藏》於九霄萬福宮。又有《賜元符宮藏經敕》，不著頒賜年月。敕文除宮觀及齋經使不同外，與賜九霄萬福宮藏經敕全相符合。蓋亦萬曆中所頒賜，是萬曆間重賜《道藏》於元符宮。楊世沅輯《句容金石記》卷十王錫爵《乾元觀記》：“萬曆己亥(二十七年。)神廟以聖母所印《道藏》四百八十函賜”乾元觀，因建藏經殿。九霄宮本有藏經閣，以皮明刊《道藏》。太平天國時，閣被焚，此藏亦燬。在抗戰前元符宮、乾元觀二藏，亦已亡佚。乾元觀尚存藏經數冊。一九三八年日本軍焚元符宮乾元觀，元符宮稍存殘道院，乾元觀夷為廢墟，此數冊道經亦燬。

蘇州府城玄妙觀：“正統三年，巡撫周公忱，知府況公鍾捐資，委道紀郭貴謙募建彌羅閣，請賜《道藏經》。”“萬曆三十年閣圯。”未詳《道藏》損毀否。道士“惠遠模，字虛中，號澹峰”，乾隆“十五年冬”自北京“南歸。上聞，賜道經一藏，歸建藏經閣”。(顧況《玄妙觀志》。)清乾嘉間此觀尚存《道藏》。(《國朝漢學師承記》。)今亡，蓋燬於咸同間。

蘇州府城外西鄉近善人橋鎮，有穹窿山，上有上真觀。清順治中鐵竹道人施亮生興建。有屋三四百楹。國符所見解放前江南留存道觀，以此為最巨。(蘇州玄妙觀已成商場。)但道眾貧乏四散，留觀者鮮。觀有樓，舊滿皮經板，皆亡佚。一九四三年重印本康熙中吳偉業、向球纂《穹窿山志》卷三謂觀有道書數千卷。亦亡。

蘇州府嘉定縣“集仙宮(在)東城二里”。“明正統間道士陸宗潤修，賜《道經》一藏。嘉靖二十九年道士謝一誠重建三清殿，徽商吳國寧建三官殿、三茅殿。萬曆三十二年里人唐洪重建東嶽殿。國朝乾隆三十五年重建玉皇殿，錢大昕記。今廢。”(光緒《嘉定縣志》。)“光緒季年募建。”(《續志》。)

揚州府儀徵縣“玄妙觀：舊儒學西。即宋天慶觀，政和中分建者。明洪武中更名。嘉靖初，巡按御史李東毀之，歸其地於學宮。觀有《道藏》及呂真人祠堂”。(嘉慶《揚州府志》。)

浙江省杭州府城“三茅寧壽觀，在七寶山東麓”。“嘉靖間賜《道藏》”，（此當係《正統藏》。）“萬曆間賜《道藏經》一部。明季漸圯。今僅存三茅君小殿”。（光緒《杭州府志》。）存小殿前有小亭，亭前有萬曆間《重修吳山三茅寧壽觀記碑》。

“佑聖觀，在錢塘興禮坊。”“康熙五十二年欽頒《道藏》，供奉殿內。雍正七年移供聖因寺。”此寺“在孤山之南，面明聖湖”。“咸豐辛酉燬”。（光緒《杭州府志》。）此《道藏》當亦焚燬。此寺於光緒十六年重建。（光緒《杭州府志》。）舊址解放前為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館。

寧波府鄞縣冲虛觀，元稱玄妙觀。嘉靖《寧波府志》卷十八云：天順“七年奏賜今額。今殿堂西廊俱燬。光緒《鄞縣志》卷六十引明·姚夔《冲虛觀記》云明天順間重修，有經室”。故明代當有道經。卷六十又云：“國初其址改為右營教場。僅建三官、玄壇、關帝三殿於外。”

安徽省太平府當塗縣“希彝觀，在郡城崇教坊”。“明正統景泰間，都紀湯慶雲重修。巡撫周忱請《道經》一藏置觀內。”天啓、康熙續有增建，乾隆六年重修。（乾隆《太平府志》。）今廢。《道藏》亦亡。

寧國府宣城縣“玄妙觀，在府志（當作治。）西南鼇峰上”。（嘉慶《寧國府志》據《乾隆府志》。）“宣德間重修。”（《大明一統志》卷十五。）“正統”“丁卯（十二年。）頒《道藏經》，貯三清殿。”此觀於康熙中重修。（嘉慶《寧國府志》據《乾隆府志》。）

江西省南昌府南昌縣逍遙山萬壽宮省城行宮稱妙濟萬壽宮，在廣潤門之左，舊稱鐵柱宮。明嘉靖間賜今名，萬曆間賜《道藏》，萬曆二十八年燬。（《逍遙山萬壽宮志》卷二七、十五。）三十年復建，尋燬。“康熙十年巡撫董衛國建，雍正元年復燬，巡撫裴率度建。”（雍正《江西通志》卷一百十一。）

江西省南昌府新建縣“建德觀，在易俗坊”。明永樂、宣德、正統間重修。宣德“庚戌作輪藏殿”，故當有藏經。“明末觀圯。”清康熙間重修。（乾隆《南昌府志》。）

廣信府貴溪縣龍虎山大上清宮：婁近垣《龍虎山志》卷三記此宮燬於元成宗大德十二年，洪武重建，有藏室。未詳有《道藏》否。又記永樂、正德、嘉靖屢有修建。萬曆三十七年被水災，重修。康熙年間又重

修。雍正《江西通志》卷一百十二謂雍正中又發帑興修。光緒《江西通志》卷一百二十四云“乾隆、嘉慶間俱特旨動帑修葺”。《皇明恩命世錄》卷六記正統十二年八月頒《道經》一藏。《龍虎山志》卷十記萬曆二十七年頒《道藏經》。按《山志》未載正統十二年後，大上清宮有火災，是萬曆二十七年時，正統所頒《道藏》，當仍存於宮中。萬曆三十七年宮被水災。正統及萬曆所頒《道藏》，未詳有損佚否。嗣漢六十三代天師張恩溥云：太平天國時代，上清宮大部被焚；藏經則仍得保存。事後地方人士募款，將上清宮稍行修葺。一九二七年，普通道書頗有損失。一九三一年陰曆二月，焚上清宮，藏經亦燬。此人言語不甚真實，錄於此以資參考。上清宮存門樓、亭、牌樓、鐘樓、道院，正殿則蕩為廢墟。上有數石碑。（江西道教式微，解放前正乙派重心，在蘇常一帶。）

湖北省襄陽府均州武當山：明隆慶中盧重華編《大岳太和山志》卷三云“成化二十二年九月初一日欽降道經七千卷”於武當山；但未記奉安於何宮觀。按《山志》，明代武當山宮觀，以玄天玉虛宮規制最大。疑道經奉安於此宮中，按《百川學海》收明嘉靖中方升撰《大嶽志》，宮在展旗峰北。盧重華志卷一云永樂中頒內帑建；嘉靖三十一年頒內帑重修。清乾隆中王概纂《大嶽太和山紀略》卷三云清初宮已燬，道經當亦亡。

湖南省衡州府衡山縣衡山：康熙中吳偉業、向球纂《穹窿山志》卷三施亮生《正一偶商》，前有吳晉錫序云：“余遊南嶽，檢《道藏》。”是清初南嶽有《道藏》。循中、西、北嶽例，此藏當在嶽廟，且疑亦係明萬曆中所頒賜。乾隆中高自位重編《南嶽志》卷一云：“南嶽廟，在赤帝峰下”，明成化七年迄八年大修。嘉靖二十一年修葺。清順治五年殿燬于火。康熙四十四年迄四十六年大修。雍正十年迄十一年，乾隆十六年重修。光緒《湖南通志》卷七十五云：嘉慶九年，道光二十一年，同治三年重修。同治十二年正殿火。

四川省潼川府三臺縣“佑聖觀，（在）治南百里雲臺山，趙真人修真處，舊為雲臺觀，明萬曆時敕建”。萬曆二十七年頒賜《道藏》。“又賜存經典甚多，兵燹之後，大半失散，其現存者三十四種。”（嘉慶《三臺縣

志》。後稱佑聖寺。清“光緒間又修”。(光緒《潼川府志》。)嘉慶《三臺縣志》卷四載有佑聖觀殘藏經三十四種目錄,內各種《道德經》注疏,及《南華經》注疏各為一種,共藏經一千二百數十卷。其中《太平經》有九十卷,《無上祕要經》五十四卷。而涵芬樓影印北京白雲觀《正統藏》本,《太平經》存《太平經鈔》十卷,《太平經》四十九卷,《無上祕要》存六十八卷。因函四川灌縣青城山常道觀道士易心瑩,轉託該觀道士抄錄影印本所缺《太平經》。(易心瑩廣蓄道書,青城常道觀所存《正統道藏》、《二十四史》、《道藏輯要》(皆有殘缺)等數千冊,皆其平日搜羅皮藏。易心瑩於一九七二年去世時,藏書仍在青城山。)《無上祕要》疑亦有此存而彼佚者。易道士乃親往三臺縣河嘴雲臺觀詳檢。函覆云:是觀殘藏實存三千三百餘卷。並錄寄見存《太平經》、《無上祕要》卷目。經核對,則二書佚卷較影印本更多,亦無影印本之佚卷。其後又抄寄白雲霽《道藏目錄詳註》與涵芬樓影印北京白雲觀《道藏》之對照表,請其託人檢對雲臺觀殘藏存有影印本之缺卷否?易道士又於一九四八年十月親往詳檢全藏。函覆云:雲臺觀道藏係兩次頒賜,聖旨原文俱存。首在萬曆二十七年,次四十四年。前者用高麗紙印,紙質厚重。後者用連史紙印,紙質單薄,板高約八九寸,寬約四五寸。每頁十行,行十七字。函末護法神像側署萬曆戊戌年(二十六年)十月吉日奉旨印造施行。係梵夾本。云此兩者合為一藏。前者已為成都梓潼宮請去,民國宮毀。道經由國學院(存古學堂)取去。當向先喬(向楚,字先喬,一作仙樵,號級石。四川大學成立後,以中文系教授兼文學院院長。)掌院時,更加整理,繼歸四川大學。後者存於觀中,已三百三十餘年。此藏書套敗壞已久。各函道書,以散麻束之。經詳檢,計《洞真部》存五百二十卷,《洞玄部》存六百四十卷,《洞神部》存八百四十卷,及《四輔部》,共存三千二百餘卷。《續藏》則已零亂不堪清理矣。影印本缺卷,此藏皆無有。

盛京奉天府承德縣“太清宮,在外攘關角樓西隅。清康熙四年建,八年御賜藏經一藏,凡七百二十四函”。“乾隆年監院趙一塵重修,規模始備。”(一九一七年修《瀋陽縣志》。《道藏》今亡。

上海白雲觀《道藏》。易心瑩道士云:河南南陽玄妙觀《道藏》,存



河南鎮平杏花山菩提寺。王獻堂先生長山東圖書館時，嘗在山東諸道觀搜集殘藏。“道光乙巳，北京孟方丈修補白雲觀玉清觀道經二藏。戒徒趙圓祥，時主瀋陽太清宮，亦來信求補。照單抄補二百卷。復於同治甲子春再補仁感觀之經。”易道士熟讀《道藏》，與通常道士迥然不同。

按小柳氣司太《道教概說》中文譯本，日本道內省及東本願寺皆度有《道藏》。又日本宮內省印《圖書寮漢籍善本書目》卷三著錄明正統刊殘《道藏經》四千百十五卷四千百十五冊。（按《正統藏》每卷為一冊。）

唐五代宋金元明清各處道藏、道書，經廣檢載籍，鈎錄於前。除涵芬樓影印《道藏》外，又據國學圖書館金陵大學圖書館澤存書庫藏書，檢其道教名山志、宮觀志、方志。宋金元明清人文集，亦皆擇要尋閱，鈎錄於此。方志集部，卷帙浩繁，勢不能檢閱周遍。茲書所錄歷代各處《道藏》，當已十得七八。

彭定求（一六四五—一七一九）在明本《道藏》中，精選出道書二百種，編成叢書，按二十八宿分為二十八集。舉凡道教重要經典，歷代祖師、真人著作、修煉丹訣，科儀規戒，仙傳譜記，悉有收錄，實為《道藏》之節本。因為是從《道藏》選出重要道書編纂而成的道經叢書，故總名之為《道藏輯要》。

嘉慶年間，蔣元庭在彭定求所編《道藏輯要》基礎上，增加明本《道藏》失收道經及其以後新出道書共七十九種，按內容分別補進二十八宿字型大小的有關字集，仍保持《道藏輯要》的書名，總數增為二百七十九種。光緒十八年，成都二仙庵住持閻永和倡議重刊，據嚴雁峰家藏蔣本《道藏輯要》重刻，鑒於“時事日非”，“恐珠遺滄海”，新增賀龍驤編《道藏輯要子目》五卷，及宋元以來有關道經書目十八種，以備查找。至光緒三十二年刊成《重刊道藏輯要》，板存成都二仙庵。

四川成都通惠門外二仙庵《道藏經》流通處有光緒丙午《重刊道藏輯要》板及其他道書板。《重刊道藏輯要》二十八函二百四十餘冊，可零售。解放前各處道觀，多有此書。蘇常道士齋醮舉止文雅，音樂講究，體制較大。四川道士則頗能讀道書；且有能著書者。

六朝道書亡佚者多。《正統道藏》所存，十無三四。敦煌卷子中頗有其書，既係古本，與今本或有不同，可資校勘。（如北京圖書館所藏《無上祕要》卷五十二，見《敦煌劫餘錄》第十三帙。羅振玉刊入《雪堂叢刻》。係開元寫本，與《正統道藏》本頗有不同。）又存《道藏》佚書多種。其中且有《道藏闕經目錄》未見著錄者，即元刊《道藏》中亦已亡佚之書。彌足珍貴。敦煌卷子大部分藏於北京圖書館、倫敦不列顛博物院（British Museum）、巴黎國家圖書館。茲分錄其《道藏》佚書目於下，而以不知名道書附焉。

### 敦煌卷子中之道藏佚書

北京圖書館（現國家圖書館）藏敦煌寫本八千餘軸。陳援庵先生編有目錄，曰《敦煌劫餘錄》，凡六冊，其第十三帙中錄有道書。茲列《道藏》佚書及不知名道書於下：

《太上洞玄靈寶天尊名》卷上，一軸。

《太玄真一本際經》卷第五，一軸。按今《道藏·太平部》母字號收《太玄真一本際妙經》一卷，係《付囑品》，非全帙。巴黎國家圖書館所藏敦煌卷子第二三五九號亦為《太玄真一本際經·付囑品》第二。

《道經》（不知名）十五軸。

道懺（不知名）二軸。

倫敦所藏敦煌卷子十九集，於不列顛博物院。此中漢文寫本約七千卷，印本約二千餘卷。回鶻文古突厥文等卷子約二百卷。向覺明先生嘗由北京圖書館派往觀書，於一九三六年九月至一九三七年八月，一年之間，過目者計回鶻文等印本諸卷及漢文寫本五百卷左右。不列顛博物院所藏敦煌卷子，除回鶻文等二百卷，已編有簡目，公諸世人外。餘尚未公開，亦無正式目錄。

北京圖書館《圖書季刊》新第一卷第四期刊載向覺明先生之《倫敦所藏敦煌卷子經眼目錄》。承向覺明先生惠寄此文，茲錄其道藏佚書及不知名道經目於下：

又不列顛博物院所藏敦煌卷子號碼前均有 S 字，蓋 Stein 氏之縮寫。目內略去 S 字，止舉號碼，以清眉目。各卷目後括弧內所注數碼

字，則爲該卷子文字行數。

八〇《無上祕要》卷第十(五九。)紙背：戒律(六三。)

按涵芬樓影印北京白雲觀《正統藏》本缺此卷。

一〇七《靈寶昇玄經》(? 一一九。)

按《笑道論》引《昇玄經》；《無上祕要》卷三十一《經德品》，卷三十四《師資品》，卷四十三《修道冠服品》，卷六十五《山居品》、《違俗品》，卷一百《洞冥寂品》引《昇玄經》；《上清道類事相》卷一、三引《昇玄經》；《三洞珠囊》卷四《丹竈香鑪品》，卷八《分化國土品》引《昇玄經》；即此書也。

二〇三《度仙靈錄儀》(? 一五〇。)

四二五《太極真人問功德行業經》(五九。)

按《道藏闕經目錄》卷上著錄《洞玄靈寶太極太虛真人問功德行業經》，即此書也。

四八二《元陽》上卷《超度濟難經品》第一(一〇七。)

七八四《天尊說禁誡經》(一一七。)

按《道藏闕經目錄》卷上著錄《洞玄靈寶天尊說禁誡經》，即此書也。

八〇九佚名道經(三五。)

八一〇《太平九天太上中皇經》(? 三二。)

九八六道經(經名未悉。二四〇。)

一〇二〇道經(經名未悉。六一。)

一二四六道經(經名未悉。五六。)

一三五—《太極仙公請問經》卷上(一〇〇。)

按《無上祕要》卷三十五、三十七、四十八、五十、七十四引《仙公請問經》，卷四十七《齋戒品》引《仙公請問上經》，卷三十九引《仙公請問下經》，卷四十三《修道冠服品》、卷六十五《山居品》引《洞玄請問下經》，卷一百《洞冥寂品》引《洞玄請問經下》，即此書也。

一三七六道經(經名未悉。五六。)

一五一三《老子十方像名經》卷下(一九四。)

按此即《道藏》女字號《老子像名經》，但今本析為十卷。

一八五七《老子化胡經》卷第一(並序末題：道士索洞玄經，與六六九三字跡同。一二九。)(敦煌索氏是魏晉至唐代敦煌的大姓，上海圖書館藏第十八號《太玄真一本際經》卷第二尾題：大周長壽二年九月日，沙州神泉觀道士索洞玄於京東明觀，為亡妹寫《本際經》一部。)

二〇八一《太上靈寶老子化胡妙經》(一三九。)

按此書簡稱《老子化胡經》。

二二九五《老子變化經》(一〇一。)

按《道藏闕經目錄》卷上著錄《太上變化經》，《道藏》滿字號收《老君變化無極經》，或即此書。

二四三八道家方書(書名未悉。一八一。)

二六一八道經(經名未悉。八四。)

二九一五君道經《空洞靈章》(五七。)

按《無上祕要》卷六《劫運品》，卷二十九、卷四十三《誦經品》，卷一百《昇無形品》、《入自然品》引《洞玄空洞靈章經》，卷二十引《洞玄空洞靈章》，即此書也。

二九九九《太上道本通微妙經》卷第十(開元三年道士索洞玄寫。二六七。)

按《道藏》母字號收《洞玄靈寶飛行三界通微內思妙經》，或即此書。

三一三五《太玄真一本際妙經》卷第二(二六五。)

三三七〇道經(經名未悉。三九。)

三三八〇《太上靈寶洗浴身心經》一卷(六六。)

按《道藏闕經目錄》卷上著錄《洞玄靈寶妙本清靜沐浴身心經》。又《雲笈七籤》卷四十一引《沐浴身心經》。洗疑當作沐，或即此書。

三五四七道經(經名未悉。一〇九。)

三五六三《太玄真一本際經》卷第二(開元二年索洞玄寫。六一。)

三六一八《大道通玄要》卷第七(二〇七。)

三七二二《靈寶昇玄內教經》卷第八(一七二。)

按《道藏闕經目錄》卷上著錄《太上靈寶無量度人上品妙經》、《昇玄內教經》十卷。

三七五〇道經(經名未悉,有《授受五嶽圖法》等。二九。)(前圖疑當作圖。或即《五嶽真形圖》。)

三八三一《太玄真一本際經》卷第二(一三〇。)

三八三九《昇玄經》卷第五等(八四。)

四〇七七道經(經名未悉,殘存兩段。五一。)

四三二六《太平部》卷第二(三四七。)

按《三洞珠囊》卷九《老子爲帝師品》引《太平部》第八《老子傳授經戒儀注訣》,故此書未必即係《太平經》。

四三三〇道經(經名未悉。五三。)

四五六一《十戒經》(? 九六。)

按《十戒經》全稱爲《洞玄靈寶天尊說十戒經》,收於《正統道藏》洞玄部戒律類。

四九六三道經(經名未悉。五六。)

五三〇八《神人說三元威儀觀行經》卷第二(一六九。)

按《道藏闕經目錄》卷上著錄《洞玄靈寶三元威儀境行經》四卷,疑境當作觀。

六四五四《十戒經》(? 四九。)

六八四一道經(經名未悉。一一九。)

六九六三《老子化胡經》卷第二(與一八五七字跡全同。三二五。)

巴黎國家圖書館所藏敦煌卷子王重民先生嘗親往巴黎寫有目錄,特託向覺明先生轉請王重民先生抄出其中道書目。今錄其《道藏》佚書及不知名道書目於下:

二〇〇二《無上金玄上妙道德玄經》

存卷上卷中二卷。上卷爲經文,共十三章,每章均記字數。中卷爲誦,唐諱不避,則爲六朝寫本。背有佛像若干尊,不工,而風神頗疏灑,中有“辛巳年五月”一行,則畫於唐末五代矣。

二〇〇四《老子化胡經》卷第十

末有“淨土寺藏經”印。前題“《老子化胡經》卷第十”。

二〇〇七《老子化胡經》卷第一

前題“老子西昇化胡經序說第一”。前有殘序。北京裝裱。

二一七〇《太玄真一本際經》卷第三(女官趙妙虛敬寫。)

二二三一殘道經(不知名。)

二二五六殘道經(不知名。似為《太玄真一本際經》。)

末題“開元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道士索洞玄敬寫”。

二二五七《太上大道至清經》卷第二。(天寶十二年寫。)

二三二六道經(不知名。內涉及化胡故事。)

二三四一道經(不知名。)

二三四三道經(不知名。)

二三四七《十戒經》(景龍三年寫。)

二三五〇《十戒經》(甲寅年寫。)

二三五三《道德開題序訣義疏》(成玄英撰。)

按《新唐志》丙部子錄道家類、《通志略》道家老子、《宋志》道家類著錄，云七卷。

二三五四道經(不知名。)

二三五六道經(不知名。)

二三五七道經(不知名。)

二三六〇道經(不知名。)

二三六一《本際經疏》卷第三(景龍二年寫。)

二三六二《大道通玄要》卷第十二

二三六四《太上濟衆經》

二三六六(二)《太上元陽經》十六至十八品

按今《道藏·洞玄部》本文類皇字號收《太上靈寶元陽妙經》僅十卷七品，卷十末有闕文，疑非全帙。

(三)《太玄真一本際經》卷第五

二三六七道經(不知名。)

二三三六八道經(不知名。)

二三六九《太玄真一本際經》卷第四(開元二年寫。)

二三七二道經(不知名。)

二三七七道經(似為《本際經》。)

二三七八道經(不知名。)

二三七九道經(不知名。)

二三八〇開元二十七年寫道經題識

二三八五《靈寶戒拔除生死濟苦經》

二三八八《太上妙法本相經》卷第二十三

按王希巢《洞玄靈寶自然九天生神玉章經解》卷中云：“如《妙法本相經》載太玄紫虛真人本玄丘國王，名曰賓靈，遇天尊說《本相妙經》天景大混之因，即悟前生。於南方閩浮地震旦國中，任子智生以造招賢習仙天宮，三級三十六宮七十二窗，仙房一百二十間，養道三百六十人。”《上清道類事相》卷一《仙觀品》：“《本相經》云：天尊以龍漢之時，於北隴玄丘七寶館內，鍊以真文天景大混，題館四面也。”又卷四《宅宇靈廟品》引《本相經》“第二十一卷云：習仙神宮，上下九級一百二十丈，基面九尺，方圓一百二十步。”是《妙法本相經》即《本相經》。《道藏·太平部》姑字號收《太上妙法本相論》三卷，卷上有闕文，每冊標籤題曰論，本文則題曰經。《混元聖紀》卷五引《本相經》，《上清道類事相》卷一、卷二《仙房品》、卷三《寶臺品》、卷四《瓊室品》、《宅宇靈廟品》引《本相經》，《要修科儀戒律鈔》卷一、二、十二、十三引《本相經》，《齋戒錄》引《本相經》，王希巢《洞玄靈寶自然九天生神玉章經解》卷中引《妙法本相經》，今皆無其文。是此書非《妙法本相經》。

二三八九《太上妙法本相經廣說普衆捨品》第二十一

二三九〇道經(不知名。)

二三九一道經(不知名。)

二三九二《太玄真一本際經》卷第一

二三九三《太玄真一本際經》卷第三

- 二三九四道經(不知名。)
- 二三九五道經(不知名。)
- 二三九六道經(不知名。疑與二三八八爲同書。)
- 二三九七道經(不知名。)
- 二三九八《太玄真一本際經》卷第三
- 二三九九《太上洞玄靈寶空洞靈章》
- 二四〇〇殘道經
- 二四〇一殘道經
- 二四〇二《太上靈寶洗浴身心經》
- 二四〇三道經(疑與二四五二爲同書。)
- 二四〇四《太玄真一本際經》卷第三
- 二四〇五道經(不知名。)
- 二四〇六《太上洞玄靈寶明真經科儀》
- 按明真即盟真。《無上黃籙大齋立成儀》卷十七云：“陸天師因《太極敷齋誠威儀經》，撰《靈寶道士自修盟真齋立成儀》。”即此書也。陸天師謂劉宋·陸修靜。《太極敷齋誠威儀經》即《太極真人敷靈寶齋戒威儀諸經要訣》。
- 二四〇九道經(有符。)
- 二四一〇《神人所說三元威儀觀行經》卷第二
- 二四一九道經(不知名。)
- 二四二二《太玄真一本際經》卷第二
- 二四二三道經(不知名。)
- 二四二五《太玄真一本際經》卷第四
- 二四二六道經(不知名。)
- 二四二九《太上妙法本相經》卷第五
- 二四三〇《太上靈寶昇玄內教經》第九
- 二四三二道經(不知名。)
- 二四三三道經(不知名。存《罪福報對品》、《預修科文品》。)
- 二四三四道經(不知名。)



二四三六道經(不知名。)

二四三七《太玄真一本際經》卷第七

二四三八《太玄真一本際經》卷第五

二四四三道經(不知名。)

二四四七《老子說法食禁誡經》

按《道藏闕經目錄》卷下著錄《太上老君法食禁戒經》，即此書也。

二四四八道經

二四四九《元始應變歷化經》

按《茅山志》卷九《道山冊》上清大洞寶經篇目著錄《上清元始歷化經》，當即此書。

二四五〇道經

二四五一道經

二四五二《靈寶威儀經訣》上

按今《道藏·洞玄部》威儀類被字號收《太極真人敷靈寶齋戒威儀諸經要訣》，《無上祕要》卷三十四《法信品》，引《洞玄敷齋經》，卷一百《會兼忘品》引《洞玄敷齋經》；《無上黃籙大齋立成儀》卷十七引《太極敷齋威儀經》；文見此書。凡此皆係簡稱；而《靈寶威儀經訣》蓋亦其簡稱也。《笑道論》三十四引《敷齋經》，《無上祕要》卷三十五引《敷齋經》（卷四十八引《敷齋經》同）；《無上黃籙大齋立成儀》卷十八引《太極敷齋威儀經》，卷三十三引《太極敷齋威儀經》；卷三十四引《靈寶太極敷齋威儀經》；《要修科儀戒律鈔》卷八引《敷齋威儀》；今皆無其文。是今本已有殘闕。而此云上，則此書最少當有上下二卷也。道書命名，率多繁長。以上諸稱，皆係簡名。是書據《無上黃籙大齋立成儀》卷一，當題曰《洞玄靈寶太極真人敷靈寶經文齋戒威儀諸經要訣》。《道藏闕經目錄》卷上簡稱《太極真人敷靈寶文齋誡威儀諸經要訣》。此書云是太極真人徐來勒降授於葛玄；或即葛巢甫所造。洞玄靈寶者，屬於《洞玄靈寶》諸經也。太極真人者，太極真人所

降授也。此書齋戒威儀應用文祝，皆敷演《靈寶》諸經，故名。

二四五三道經(不知名。)

二四五四《太上洞玄靈寶妙經》卷第十五

二四五五道經

二四五六《大道通玄要》卷六又卷一并序

二四五七《閱紫錄儀》

二四五九道經(不知名。)

二四六〇道經(不知名。)

二四六一《太上洞玄靈寶智慧上品大戒》第四

按《無上黃籙大齋立成儀》卷一《齋壇安鎮經目》著錄《洞玄靈寶智慧上品大誠經》，即此書也。

二四六二《玄言明記》明老部五卷(顏籀字師古撰)

二四六三《太玄真一本際經》卷第四

二四六五《太上本際道本通微妙經》第十

二四六六《大道通玄要》第五

二四六七《諸經要略抄義》

二四六八《太上消魔寶真安志智慧本願大戒上品》

按《無上黃籙大齋立成儀》卷一《齋壇安鎮經目》著錄《洞玄靈寶消魔寶真安志智慧本願大戒上品妙經》，即此書也。

二四六九道經(不知名。)

二四七〇《太上真一本際經》卷第四

二四七三背：道經(不知名。)

二四七四《靈寶升玄經》卷第八

二四七五《太玄真一本際經》第二(開元二年寫。)

二四七六道經(不知名。)

二五五一道經(不知名。)

二五五九道經(不知名。)

二五六〇《太上靈寶昇玄內教經》第六

二五六一道經(不知名。)

二五七六背：(二)道經(不知名。)

二五八二《慈善孝子報恩成道經》卷第四

按今《道藏·洞真部》本文類宿字號收《元始洞真慈善孝子報恩成道經》一卷，蓋非全帙。

二六一一道經(不知名。)

二六六五道經(不知名。存“稱揚持戒品第三”。)

二六六六道經(不知名。存“稱揚持戒品第三”。但與前書不同。)

二七二四《太上洞玄靈寶妙經》卷第十五

二七二五殘道經(與二四五六、二四六六等書相類。)

二七二八殘道經(不知名。)

二七三二道經(不知名。有注。述呼吸導引之術。)

二七四九道經(不知名。)

二七五〇《太上靈寶昇玄內教無極九誠妙經》卷第九

二七五一《紫文行事訣》

按此或即《靈書紫文行事訣》。

二七五二道經(不知名。)

二七五三道經(不知名。)

二七五五道家著述殘卷

二七五七道經(不知名。)

二七五九道經(不知名。)

二七七一道經(不知名。)

二七七三道經(不知名。)

二七九二《太上濟衆經》第二十四

二七九五《太玄真一本際經·聖行品》第三

二八〇六《太玄真一本際經》卷第四(證聖元年寫。)

二八一八《老子說罪福大報應經》第七

二八二七《太玄真一本際經》卷第一

二八二八道經(不知名。)

二八二九《太玄真一本際經》卷第三

二八四五道經(不知名。)

二八四八道經(不知名。)

二八六〇道經(不知名。)

二八六一《無上祕要》目錄及道經目錄

按今《道藏》存《無上祕要》殘目。

二八六五道經(不知名。)

二八六八《天尊說隨願往生罪福報對次說預修科文妙經》

按《道藏闕經目錄》卷上著錄《洞玄靈寶天尊說隨願往生罪福報對次說須修科文妙經》，須當作預，即此書也。

二八七八道經(不知名。)

二八八二道經(不知名。)

二九二〇道經(不知名。)

二九八九道經(不知名。)

二九九〇《太上洞玄靈寶昇玄內教善勝還國經》第五

三〇〇一道經(不知名。)

三〇〇二道經(不知名。)

三〇二二背：《太上洞玄靈寶真文度人本行妙經》第八

按《道藏闕經目錄》卷上著錄，但不著卷數。

三〇二七道經(不知名。)

三〇五〇道經(不知名。存“《福報品》第十八”。)

三〇九一道經(不知名。)

三一四四道經(不知名。)

三一四八道經(不知名。)

三一八〇道經(不知名。)

三二〇〇道經？

三三三五《太玄真一本際經》卷第三

三二八〇《太玄真一本際經》卷第九

三二八三道經

三二八五《太玄真一本際經》卷第七

- 三二九七道經(不知名。)  
三二九九道經(不知名。)  
三三〇〇《太玄真一本際經》卷第四  
三三〇四《太玄真一本際經》卷第三  
三三一〇道經(不知名。)  
三三二七道經(不知名。)  
三三四一《靈寶昇玄經》卷第七  
三三四四道經(不知名。)  
三三五三道經(不知名。)  
三三五六道經(不知名。)  
三三六二道書  
三三七一《太玄真一本際經》  
三四三五道經(不知名。)  
三四八四道經(不知名。)  
三五六二背:道教章奏  
三五九六《太玄真一本際經》卷第四  
三六五二道經(不知名。)  
三六六三道經(不知名。)  
三六七四道經(不知名。)  
三六七五道經(不知名。)  
三六七六道經(不知名。)  
三六七八道經(不知名。)  
三六八四道經(不知名。)  
三七五五道經(不知名。)  
三七七三道經(不知名。)  
三七七五道經(不知名。)  
三七八六道經(不知名。)  
三七九〇《太玄真一本際經》卷第一  
三七九三《太上洞玄靈寶智慧上品大戒》

三八七六道經(不知名。)

四〇三八道家醫方書

四〇六六道經(不知名。)

四五六二道經(不知名。)

四六一八道經(不知名。)

四六三六道經(不知名。)

四六五八道經(不知名。)

四六七六道經(不知名。)

四七三〇《太上洞玄靈寶淨土生神經》

按《道藏闕經目錄》卷上著錄。

四七三一道經(不知名。)

四七八一道經(不知名。)

四九五一道經(不知名。)

四九六五道教齋儀

四九七九殘道書

五五六三道經(不知名。)

二三二九《道德經序訣》一一二一

二四〇七《道德經序訣》

按《隋志》子部道家類著錄《老子序次》一卷，葛僊公撰。葛仙公即葛玄。《兩唐志》丙部子錄道家類、《通志略》道家老子著錄《老子道德經序訣》二卷，葛洪撰。今《道藏》收唐明皇、河上公、王弼、王雱註《道德真經集註》，錄有長文，題曰左仙公葛玄撰。《三洞珠囊》卷五《坐忘精思品》引作葛仙公《五千文經序》。《太平御覽》卷六百六十七引作《道德經序訣》。《笑道論》二引作《道德經序》。宋·彭耜纂集《道德真經集註》，前有《道德真經說序》。其註引作葛玄《河上公注老子序》。元·劉惟永編集《道德真經集義大旨》卷上引作《葛仙翁序》。《仙苑編珠》亦引其文，當即葛玄《老子道德經序訣》。但《笑道論》八、三十四引《老子序》，今無其文。蓋非全帙。

## 二五六七《老子道德經義疏》卷第五

按《隋志》子部道家、《通志略》道家老子著錄《老子義疏》一卷，顧歡撰。《兩唐志》丙部子錄道家類云四卷。《隋志》子部道家、《新唐志》丙部子錄道家類、《通志略》道家老子著錄《義疏》五卷，孟智周私記。《隋志》子部道家、《通志略》道家老子著錄《義疏》九卷，戴詵撰。《新唐志》丙部子錄道家類云六卷。《隋志》子部道家、《通志略》道家老子著錄《義疏》四卷，韋處玄撰。《隋志》子部道家著錄《義疏》一卷，釋慧觀撰。《通志略》道家老子又著錄《義疏》四卷，趙志堅撰。（《宋志》作疏，云三卷。）又八卷，唐明皇撰。（今《道藏》本作疏，一種十卷，又一種四卷。）又二卷，不著名氏。又四卷，王顧等撰。（《宋志》道家類作疏，王顧撰。）又十四卷，江徵撰。（今《道藏》本作疏。）又四卷，賈青夷撰。《新唐志》丙部子錄道家類、《通志略》道家老子、《宋志》道家類著錄道士成玄英《老子道德經開題序訣義疏》七卷。前敦煌本義疏，未詳係何種。

二五七七《道德經》（李榮注。六八一七六。）

二五九四《道德經》（李榮注。四〇一四三。）

二八六四《道德經》（李榮注。四三一五三。）

三二三七《道德經》（李榮注。六一一六七。）

三二七七《道德經》（李榮注。七六一八一。）

按《通志略》道家老子著錄《老子道德經》三卷，道士李榮注。《宋志》道家類云二卷。今《道藏》本李榮《道德真經注》四卷，卷四末有闕文。

三六〇二《莊子釋文》，《駢拇》—《在宥》

由前列目錄，足見敦煌卷子存有《道藏》佚書多種。

又參閱《敦煌遺書總目索引》。

北京解放初，應王重民先生之邀，曾為北京圖書館考定所藏敦煌卷子照片中失名道書之標題，後以事冗未能畢工。

涵芬樓影印北京白雲觀《道藏》缺卷，亦宜搜訪各處道觀所存殘藏以修補之。

又溯萬曆三十五年，以迄今日，已三百五十餘年。晚出道書、道教名山志、宮觀志，卷帙必已不少。宜訪集，合上列《道藏》佚書，以纂《再續道藏經》。

易心瑩道士云：抗戰前杭州六部橋直街明德道場玄照樓續修道藏會嘗徵道書。除《正統道藏》（符按，若有之，必係影印本。）及《道藏輯要》外，收得道書一千餘卷。淪陷期內，明德宮及其道書皆燬於火。

常熟俞調卿，（調卿，字漁隱，道號蘊成。翁同龢姊之子，一九一八年冬卒，享年七十有餘。）以藏道書甚富著稱於本邑。在淪陷期內，或復員初年，其長曾孫俞炳星以生計艱難，已將道書售罄。國符向其索閱乃曾祖所藏道典目錄，共著錄二百二十二種，多係單冊晚出道法科儀。內有巨帙道書一種，即明刻《大成金書》八套四十一冊。明萬曆年間《內閣藏書目錄》卷六技藝部著錄《上清靈寶大成金書》，法師林靈真撰集。（按《正統道藏》收林靈真編、甯全真授《靈寶領教濟度全書》三百二十卷。）

## 道藏續編

清·閔一得輯《道藏續編》第一集，有上海醫學書局排印本。

今江南蘇常一帶道士，藏有抄本科儀道法。國符以限於財力，未能多所收購也。

## 經藏及轉輪藏

經藏科律，見《洞玄靈寶三洞奉道科戒營始》（此書已於唐代行世，巴黎國家圖書館《敦煌寫本》二三三七、三六八二號，當即此書。）卷二《寫經品》：“科曰：夫經皆須作藏。有二種：一者總藏，二者別藏。總藏者，《三洞》、《四輔》同作一藏，上下或左右前後作重級，各安題目三洞寶經藏。別藏者，《三洞》、《四輔》各作一藏。凡有七種：一者大洞真經藏，二者洞玄寶經藏，三者洞神仙經藏，四者太玄經藏，五者太平經藏，六者太清經藏，七者正一經藏。皆明題目，以相甄別。若次安之。若各藏如並藏法，皆安經臺，或天尊殿，當陽左右間，左《三洞》，右《四輔》，每藏皆作臺舉之，不得正爾頓地。巾帕袞蘊如法。置几案、香爐，龍壁燒



香，明燈存念，並須得所。藏之大小，皆在時之所制，不復爲常。”又卷三《法具品》曰：“科曰：凡造經藏，皆外漆內裝沉檀，或表裏純漆，或內外寶裝，或表裏彩畫，或名木純素，各在一時，大小多少，並隨力辦。或作上下七重，或三重；並別三間，或七間，安《三洞》、《四輔》，使相區別。門上皆置鎖鑰。左右畫金剛神王。悉須作臺安，不得直爾頓地。”

又有轉輪藏，簡稱輪藏。婁近垣《龍虎山志》卷十六虞集《龍虎山道藏銘(并序)》記元代龍虎山上清正一宮輪藏曰：“藏以木爲匱，置〔藏〕室中，高若干尺，內廣圍經若干尺，觚其隅，爲八面，面爲方格，以次盛經之函，刻木爲天人神仙地靈水官飛龍鸞鳳之屬，附麗其上，皆塗以金，中立鉅木貫之，下施輪，令其闕以旋轉，言象天運焉。”淳熙《三山志》卷三十八云：“政和四年，(福州知州事)黃尚書請建廢(按廢誤當作飛。)天法藏，藏天下道書。”至正《四明續志》卷十記鄞縣玄妙觀於元至大三年“八月作藏經之殿，中爲飛天法輪，以皮道經”。此飛天法輪之藏，即輪藏。北宋西京崇福宮已有輪藏殿，當有輪藏。

經裘、經函、經厨、經架、科律，見《洞玄靈寶三洞奉道科戒營始》卷三《法具品》：

“科曰：凡經每一部或五卷十卷皆須著裘。凡裘有五種：一者錦綺，二者織成，三者繡作，四者純綵，五者畫繪。皆安裏及帶如法，皆書題曰某經。

“科曰：經函凡有十二種：一者雕玉，二者純金，三者純銀，四者金鏤，五者銀鏤，六者純漆，七者木畫，八者金飾，十者寶裝，十一者石作，十二者鐵作。大小任宜。

“科曰：凡經厨有六種：一者寶裝，二者香飾，三者金銀隱起，四者純漆，五者沉檀，六者名木。大小在時。”

又曰：“科曰：凡經架有十種：一者玉作，二者金作，三者銀作，四者沉木，五者紫檀，六者白檀，七者黃檀，八者名木，九者純漆，十者金銀隱起。或金玉珠綵裝校。皆須作函藏舉，勿得隨宜頓地。”

《洞真太上太霄琅書》卷七《受經營十事訣》第二十五：“受經之

身，應營十事：一者經箱，法用檉柏，在所或無，聽用桐梓。高六寸，廣九寸，長一尺三寸，厚四分。新淨完密，洗拭盛經。登涉須輕，竹笈可用。或并合衆經，須嚴淨如法，小大相容，不限度數。二者經案，局脚各五，亦七亦九。梓柏隨宜。脚亦可鐵標樛釘，鏢漆素咸通。脚之小大，疏概令調。高應九寸，面廣一尺三寸，長二尺四寸，厚四分。以擎經箱。又擎香須一，法式皆同。三者經過，以竹爲裘。黃繒裝之，大小取適，計容卷軸，不須廣長。裏及綠帶，亦用黃繒，无者糊紙。帶用紆麻，務存素淨，不假粉華。錦繡七寶，幸有作之；不可滯着，以爲必是。是權教之末耳，慎勿經營苟爲。四者經巾，大略須三：覆裘箱中，常應用一。出經案上，蓋覆須二。皆以玄黃絳碧及紫絹練袂裏，紋縵隨時。廣極其幅。長可五尺。直合縫之，亦可四緣。无煩綺結珠玉、莊嚴鈴佩，奢長起彼盜心。遏惡之路，用開善之門，莫過簡素，幽顯俱通矣。五者經帊，當有三兩幅，作之如巾。所用：行時須一，以帊經箱。齋時須一，以覆經箱。壞則易治，无致襤縷。周事而已，不得盈長。故敗火淨，勿雜用之。凡諸法物皆依此例。六者經帳，皂絳爲之。橫繞四方。周極其幅。幅下安緣。緣用縑綿，象乎宸蓋。不須垂裙。亦不假帶。无事金銀寶飭奢麗，義同巾袂。材竹爲竿，漆素適意，高下相稱，員斗隨人。七者高座，常宜有三：一以安經，一以轉讀，一以講議。材以槻楠，亦可檉柏。俱高五尺，其方亦然。亦可四尺。又加五寸。亦得六尺。高下相副。側咸隨時染素，无在華麗。若有妙畫之能，可摹存思之象。帳單及複，豐儉如前。八者香橙，高與座齊，長亦如之，廣數局脚，略與案同，釘鏢漆素，不限其制。九者香爐，奩合嚴淨。瓦木金銀銅鐵，隨時製宜。高座之前，各備其一。又自隨行止，常須一具，小大精麗，无定制例。香燈爐奩，各依高座。高座蓆蓆，皆令厚淨。法師麈尾，都講經格，几巾壺籠，四周牀席，悉使素整，慎勿闕如。貧未能備，隨急先營。十者齋堂，法應南向。三間五間，隨所能辦。四面間架，巡繞得通。南北二戶，各有兩牕。東西二頭，牕又各一。關閉以時，不得妄敞。一間之制，大較象茲。”

## 附錄一 引用傳記提要

### 列仙傳

《太平御覽》卷六百七十一引劉向《列仙傳叙》曰：“《列仙傳》光祿大夫劉向所撰也。初，武帝好方士，淮南王安亦招賓客，有《枕中鴻寶》之書，言神仙使鬼物，事鄒衍重道延命之術，世人莫見。先是安謀反伏誅，向父德爲武帝治淮南王獄，得其書，向幼而讀之，以爲奇。及宣帝及位，修武帝故事。向與王褒、張之喬等，並以通敏有才，進侍左右。向及見淮南鑄金之術，上言黃金可成，上使典尚方鑄金，費多不驗，下吏當死，兄安成侯（按當做陽城侯。）安民乞入國戶半贖向罪。上亦奇其材，得踰冬減死論。復爲黃門侍郎，講五經于石渠。至成帝時，向既司典籍，見上頗修神仙之事，乃知鑄金之術，實有不虛，仙顏久視，真乎不謬，但世人求之不勤也。遂輯上古以來及三代秦漢博采諸家言神仙者，約載其人，集斯傳也。”

葛洪《抱朴子·暢玄》云：“劉向博學則究微極妙，經深涉遠，思理則清澄真僞，研覈有無，其所撰《列仙傳》仙人七十有餘，誠無其事，妄造何爲乎？邃古之事，何可親見，皆賴記籍傳聞於往耳。《列仙傳》炳然其必有矣。”《神仙傳·論仙》：“世人以劉向作金不成，便謂索隱行怪，好傳虛無，所撰《列仙》，皆復妄作……至於撰《列仙傳》，自刪秦大夫阮倉書中出之，或所親見，然後記之，非妄言也。”

《列仙傳》起於赤松，終於玄俗。博採諸家言神仙之事，傳讚編纂，全仿《列女傳》。《真誥》記載“劉向撰列仙亦七十二人”。隋·杜臺卿《玉燭寶典》云：“漢成帝時，劉向刪《列仙傳》，得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見佛經，餘七十二人爲《列仙傳》。”

今本劉向《列仙傳贊》曰：“余嘗得秦大夫阮倉撰《仙圖》，自六代迄今，有七百餘人。”又《神仙傳序》曰：“弟子滕升嘗問古之仙者，豈有其人乎？予答曰：秦阮倉所記有數百人。劉向所撰又七十一人。”

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卷十九查出，漢順帝時人王逸《楚辭章句》和漢獻帝時人應劭《漢書注》已引《列仙傳》。余嘉錫綜合諸說，推斷《列仙傳》蓋明帝以後順帝以前人之所作，于東漢時已盛行。王照圓校《列仙傳》洪頤煊序曰：“今本為漢時原帙，僅傳寫有闕佚，非後人所偽造。”

今本《列仙傳》二卷，舊題劉向撰，其篇末之贊，今概以為向作。《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曰：“《世說新語》載孫綽《商邱子胥贊》曰：所牧何物，殆非真豬，儻遇風雲，為我龍攄。此本《商邱子胥贊》亦非此語。然則此本之贊，其郭元祖所撰歟？”

世人多疑今本《列仙傳》非劉向所撰；然自秦始皇漢武帝以來，神仙之說盛行，劉向復信黃金可成，並在尚方主持製偽黃金；故國符以《列仙傳》為劉向所作。是書《漢書·藝文志》見著錄；但清·姚振宗《漢書·藝文志》拾補所收書亦復不少；故不可謂《漢書·藝文志》未見著錄，即前漢無此書也。

《隋書·經籍志》已載《列仙傳》之名，東晉·葛洪《神仙傳》亦有引用。《隋書·經籍志》曰“漢時阮倉作《列仙圖》”，蓋誤，當作秦時。《玉海》卷五十六引《後漢書·東平憲王倉傳》，章帝建初七年，帝“賜以秘書《列仙圖》、道術秘方”。又引《集賢注記》云：“阮倉《仙圖》一卷，集賢無本。”姚振宗曰：“按《集賢注記》三卷，唐·韋述撰。”（此條據姚振宗《漢書藝文志拾補》。）

## 神仙傳

晉·葛洪《神仙傳》十卷，見葛洪《抱朴子·自叙篇》，又見《隋志》史部雜傳類，《舊唐志》史錄雜傳，《新唐志》子錄神仙類，《宋志》神仙類，《太平御覽》經史圖書綱目，《晁志》傳記類，《道藏闕經目錄》卷上著錄。《通志略》諸子類道家作《列仙傳》十卷（葛洪撰。）蓋誤。今通行本亦十卷，但非全帙。佚文見《三洞珠囊》、《仙苑編珠》。

馬叙倫《老子校詁·序》注《容齋隨筆》已疑《神仙傳》：“余依卷十平仲節傳，（國符按平仲節傳云晉穆帝永和元年〈三四五〉云云，余考定葛洪卒於晉康帝

建元元年(三四三),年六十一,此在晉穆帝永和元年前二年,與史不符。)證知今本《神仙傳》非葛氏之舊,詳余撰《讀書小記》。”馬叙倫在《讀書小記》提到:“《神仙傳》、《抱朴子·自叙篇》列所著書,雖有其名,然文字不類。且《老子傳》中,有‘葛稚川云’,‘洪以爲老子’云云,與《抱朴子》中稱‘抱朴子曰’者異例。蓋亦出於道流附會。”

## 真誥

《真誥》題曰金闕右卿司命蓬萊都水監梁國師貞白真人華陽隱居陶弘景造。今本《真誥》卷十九云:“《真誥》,真人口授之誥也。”當係扶乩降筆,陶弘景搜集而叙次之,又略事注解。《雲笈七籤》卷一百七陶翊《華陽隱居先生本起錄》云:“此一誥並是晉興寧中衆真降授,楊許(楊羲、許謐、許翮。)手書遺迹。顧居士已撰,多有漏謬。更詮次叙注之爾。不出外聞。”按《真誥》卷十九有顧玄平云云。又云:“又按此書(《真誥》。)所起,以真降爲先,然後衆事繼述。真降之顯,在乎九華。(九華安妃。)而顧撰最致末卷。又顧所記二許(許謐、許翮。)年月,殊自違僻。今謹依真授檢求,又以許家譜參校,注名異同,在此卷後。”按《南史》卷七十五:“顧歡,字景怡,一字玄平。”據此,《本起錄》所謂顧居士,即是顧歡。而《真誥》乃楊許手書,注則弘景所增。《真誥·本起錄》云一秩七卷。《晁志》神仙類:《真誥》十卷,“本七卷,《運題》一,《象甄》二,《命授》三,《協昌期》四,《稽神樞》五,《握真輔》六,《翼真檢》七。後人析第一、第二、第四各爲上下”。《舊唐志》子錄道家類,《新唐志》子錄神仙類,《崇文總目》道書類,《通志略》諸子類道家,《陳錄》子部神仙類皆云十卷。又見《太平御覽》經史圖書綱目。今《道藏》本析爲二十卷。其第十九卷,即《真誥·叙錄》云:“《真誥·(按此本卷一至四實題曰《運象篇》。)運題象》第一,(原注:此卷並立辭表意,發詠暢旨,論冥數感對,自相儔會。分爲四卷。)”《真誥·甄命授》第二,(原注:此卷並詮導行學,誠(按當作誠)厲愆息,兼曉諭分挺,炳發禍福。分爲四卷。)”《真誥·協昌期》第三,(原注:此卷並修行條領,服御節度,以會用爲宜,隨事顯法(按分爲二卷。))”《真誥·稽神樞》第四,(原注:此卷並區貫山水,宜叙洞宅,測真仙位業,領治所闕。分爲四卷。)”《真誥·闡幽微》第

五，(原注：此卷並鬼神官府，官司氏族，明形識不滅，善惡無遺。分爲二卷。)《真誥·握真輔》第六，(原注：此卷是三君在世自所記錄，及書疏往來；非《真誥》之例。分爲二卷。)《真誥·翼真檢》第七。(原注：此卷是標明真緒，證質玄原。悉隱居所述，非《真誥》之例。分爲二卷。)右《真誥》一蘊。”(原注：其十六卷是真人所誥，四卷是在世記述。)據此，《晁志》誤《運題象》一、《甄命授》二爲《運題》一、《象甄》二、《命授》三，而脫《闡幽微》篇名。《真誥·稽神樞篇》亦記仙真事蹟，後人多引用之。酆都及鬼官見《闡幽微》篇。《翼真檢》篇則有《真誥叙錄》《真胄世譜》。(即許氏世譜。)朱子《語錄》云：“《甄命篇》卻是竊佛家《四十二章經》爲之。”(引《四庫全書·總目》。)黃伯思《東觀餘論》卷下《跋真誥衆靈教戒條後》云：“此下方圍諸條，皆與佛《四十二章經》同，恐後人所附益，非楊、許書。”據呂澂《中國佛學源流略講》：“《四十二章經》有三分之二同於《法句經》，是從《法句經》中抄出。”漢譯《法句經》抄出《四十二章經》的年代，在晉惠帝末年至成帝末年的三十幾年間。”(又關於漢明求法故事之最初記載，現在見到者爲晉惠帝時王浮《老子化胡經》中所引之一段。)雖然，楊許，晉人，故《真誥》卷一至十八確爲晉人撰述。其注則陶弘景所增。卷十九及二十弘景所述。晉·葛洪《抱朴子》及此書實爲治晉南朝道教史之要籍。但其所述道士事蹟，不可遽視爲實事耳！又其所引道書，亦已有散佚者。

《真誥》效緯候，以三言爲篇名。《真誥》卷十九《真誥叙錄》：“夫真人之旨，不同世目。謹仰範緯候，取其義類，以三言爲題。所以《莊》篇亦如此者，蓋長桑公子之微言故也。(“微言”即《雲笈七籤》卷一百一十長桑公子所歌之詞：“長桑公子者，常散髮行歌曰：巾金巾，入天門，呼長精，吸(歛)玄泉，鳴天鼓，養丹田。柱下史聞之曰：彼長桑公子所歌之詞，得服五星守洞房之道也。”)俗儒觀之，未解所以。”按《道藏》有莊子師長桑公子之說。唐·杜光庭《道德真經廣聖義》卷四：“莊子，姓莊，名周，宋國蒙邑人也。當趙文王、齊宣王、梁惠王時，師長桑公子，受其微言。隱於抱犢山，服大丹昇天。署位爲太極韋編郎，入侍帝晨。嵇康云：又師涓子。居世時，爲漆園吏。著書三十三篇，皆言大道方曠無爲之治。”

## 笑道論

《笑道論》三卷，見唐·釋道宣《廣弘明集》卷九。前有啓云：“大周天和（北周武帝年號之一。）五年二月十五日，前司隸毋極縣開國伯臣甄鸞啓。”又云：“案《五千文》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名爲道。臣輒率下士之見，爲《笑道論》三卷，合三十六條。三卷者，笑其三洞之名；三十六條者，笑其經有三十六部。”《廣弘明集》卷八唐·釋道宣《辯惑論》云：周天和五年，甄鸞上《笑道論》。帝集群臣詳議，以爲傷蠹道法，即於殿廷焚蕩。是書現存，徵引道書數十種，內多散佚者。按甄鸞《笑道論》三卷，見《舊唐志》子錄道家類，《新唐志》子錄釋氏類，《宋志》釋氏類，《通志略》諸子類釋家著錄。

### 樓觀先生本行內傳 終南山說經臺歷代真仙碑記

《樓觀先生本行內傳》三卷，（尹軌、韋節、尹文操撰。）《終南山說經臺歷代真仙碑記》一卷，《通志略》道家著錄《樓觀內傳》三卷，（尹軌、韋節等撰。）《樓觀本行傳》一卷，不著撰人。《初學記》卷二十三引太和真人尹軌《樓觀先師傳》。《宋志》神仙類著錄尹文操《樓觀先師本行內傳》一卷。《古樓觀紫雲衍慶集》卷上《大唐宗聖觀主銀青光祿大夫天水尹尊師碑》，碑建立於唐開元五年，員半千撰，亦云尹文操著《先師傳》一卷。《崇文總目》道書類著錄《樓觀內傳》二卷。《祕目》子類道書著錄《樓觀先生本行內傳》三卷。《道藏闕經目錄》卷下著錄太和《樓觀內紀本章記》一卷。

《終南山說經臺歷代真仙碑記》末有云：“樓觀爲天下道林張本之地。自文始（按尹喜稱文始先生無上真人。）上仙之後，登真之士，無世無之。閱諸仙史，不一而足。始以太和尹君（按《終南山說經臺歷代真仙碑記》，尹軌，字公度，太原人，稱太和真人，尹喜之從弟也。）別作《樓觀先師傳》於晉，次則精思（按《終南山說經臺歷代真仙碑記》，韋節，字處玄，稱精思法師。）述之於後周，末則尹尊師文操續之於唐，合三十人，各一列傳，爲書三卷；垂世久矣。至元

己卯，象先自浙右往禮祖庭，（見《終南山祖庭仙真內傳提要》。）因坐於經臺，得熟其書。乃知地靈人勝，源深流長，誠非偶然。第以韞之編牘，未洽見聞。遂節其緩九，錄其要一，各繫以贊，總爲是碑；復纂《文始本傳》弁之首。以呈宗主聶公，提點趙公，刻之貞石，照示無窮。俾來裔得以究明祖道而勸之耳。茅山朱象先拜識並書。”

《碑記》又云梁考成真人“名諶，扶風人”，“以晉惠帝永興二年遇太和真人降其庭，授《日月黃華上經》、《水石丹法》，並授《本起內傳》”。《仙鑑》卷三十《梁諶傳》：“晉惠帝永興二年乙丑五月五日，老君命真人尹軌降于樓觀，乃盡弟子禮事之。”又卷二十九《韋節傳》：“又讀太和真人《樓觀先生內傳》，復爲一卷。”據此，晉代太和真人降授梁諶《樓觀先生本起內傳》一卷。《初學記》所引尹軌《樓觀先師傳》，當即此一卷本，又簡稱《樓觀本起傳》。（又另有《樓觀本記》，述樓觀淵源。《一切道經音義妙門由起》，《要修科儀戒律鈔》卷十二，《七籤》卷一百四引其文。）後周·韋節續撰一卷，成二卷。即《崇文總目》之二卷本。唐·尹文操再續一卷，共爲三卷。此即《通志略》及《祕目》之三卷本，亦即朱象先所見三卷本。至《通志略》及《宋志》之一卷本，乃尹文操所撰。《樓觀先生本行內傳》，亦可稱《樓觀先師本行內傳》，亦簡稱《樓觀先師傳》，或《樓觀內傳》，或《樓觀本行傳》。此傳國符有輯本。

元·朱象先所見三卷本共三十人，人各一傳。《終南山說經臺歷代真仙碑記》則節錄此書，傳各繫以贊，又纂《文始傳》以弁其首。所錄仙真，除文始、尹文操及宋元人外，適爲三十人。故尹文操及宋元人傳，乃象先所增入。按《碑記·梁諶傳》前，除文始外，計有太和尹真人軌、太極杜真人沖、彭真人宗、太清宋真人倫、馮真人長、姚真人坦、周真人亮、尹真人澄、王真人探、李真人翼、封真人衡、張真人皓，蓋即取自梁諶之一卷本。以上諸道士，皆見《仙鑑》卷八及卷九。又《七籤》卷一百四有《太和真人傳》、《太極真人傳》、《太清真人傳》，當皆取自此傳。又《碑記·韋節傳》以前數人，當即韋節所續撰，計梁諶、王嘉、孫徹、馬儉、尹通、王道義、毋始光、陳寶熾、李順興、張法樂諸道士。



《尹文操傳》以前諸傳，當即文操所再續者，計韋節、侯楷、王延、嚴達、于章、岐暉、巨國珍、田仕文諸道士。《仙苑編珠》數引《樓觀傳》，其所載道士，除焦曠外，皆見《碑記》，即此傳也。又《碑記》內北朝道士，多見《仙鑑》卷二十九及三十。考《仙鑑》傳文，本《高道傳》；而《高道傳》或亦取材於《樓觀內傳》也。《樓觀內傳》，今佚。元·釋祥邁《至元辯偽錄》卷二欽奉聖旨禁斷道藏偽經內，有《樓觀先生內傳》，當即此書。又《道藏闕經目錄》卷下著錄《太和樓觀內紀本章記》。太和即謂太和真人。《本章記》之義未詳。

按《三洞珠囊》卷九《老子化西胡品》引鬼谷先生撰《文始先生无上真人關令內傳》，（即《笑道論》所引《文始傳》。）述老子西遊事，與《化胡經》相表裏，蓋亦偽書。又《仙鑑》卷八《尹喜傳》，《碑記·九天仙伯文始先生無上真人傳》，述尹喜事蹟，多未見史文者，故不可據。《碑記·文始傳》有云：“其後遊覽山水，於雍州終南山盤屋縣神就鄉聞仙里中，結草爲樓，精思至道，不求聞達；而逸響遐宣。”又引《樓觀本起傳》云：“樓觀者，昔周康王大夫關令尹之故宅也。以結草爲樓，觀星望氣，因以名樓觀，此宮觀所自始也。問道授經，此大教所由興也。是以古仙哲后，景行高真，仰道德爲生化之源，宗神仙爲立教之本，尋衆妙之軌躅，慕重玄之指歸。故周穆西巡，秦皇東獵，並回轅枉道，親禮真宗。始皇建廟於樓南。漢武立宮於觀北。晉宋謁版，于今尚在。秦漢廟戶，相繼不絕。”《一切道經音義妙門由起》五引《樓觀本記》云：“周穆王好尚黃老，聞仙師杜冲有至德高行，遂師之。因追仰遺迹，崇構靈壇。仍招四方幽人逸士，以紹玄業。並道均巢許，德爲物範。故天子揖之而不臣，諸侯禮之而不爵。朝野以其弘脩道事，故以道士爲號焉。（按此說不確。）平王東遷洛邑，度道士七人。秦昭、秦莊二王度道士七人。漢文帝尤尊道德，屢招幽逸之人，度爲道士，常使滿二七人。漢武帝亦好神仙，置道士二十一員。晉武帝特致崇仰，乃度道士四十九人。”《文始傳》既係偽書，《樓觀本起傳》亦係降筆或依託。而《樓觀本記》，蓋與《樓觀本起傳》有關。故上文所述樓觀原始，亦不可據。又《御覽》卷六百六十六引《太霄經》曰：“人行大道，謂之道士。”又云：“從道爲

事故稱也。周穆王因尹軌真人制樓觀，遂召幽逸之人，置爲道士。平王東遷洛邑，置道士七人。漢明帝永平年，置二十一人。魏武帝爲九州置壇，度三十五人。魏文帝幸雍，謁陳熾法師，置道士五十人。晉惠帝度四十九人，給戶三百。”亦不可據。參閱《道館源流》條。又《廣弘明集》卷一《漢顯宗開佛化法本內傳》言五嶽十八觀云云。惟是漢明帝時既無太上三洞弟子之稱，又無靈寶真文、太上玉訣、三元符錄等五百九卷道書，亦無道士六百九十人，故此篇乃虛偽之文，其所言五嶽十八觀，當亦不可據。

《猶龍傳》卷二《爲帝師篇》謂老君“又傳《二儀真形圖》與(黃)帝，帝受訖，乃置像於高觀，以異香名花，千珍萬寶，晨夕供養。雖后妃宰輔，莫得覩焉。觀之上常有異色雲氣，加之天香芬郁，謂之道觀。道觀之號，自茲始也。帝有離宮別館，在名山洞府者，三百餘所，並捨爲道觀。每觀度道士七人，以焚修”。(據《三洞群仙錄》卷七引，此段出自《黃帝內傳》。)此說亦是偽造。

按尹軌初見《神仙傳》，(太平廣記卷十三引。)僅云字公度，太原人，後到太和山仙去。至梁諶所出《樓觀先生本起內傳》，始有尹軌乃尹喜從弟之說。又《碑記》云，太極杜真人“名冲，鎬京人。年甫冠，聞文始得道，來師事之。文始適蜀，依止草樓真宅。穆王追慕仙躅，命駕詣焉，爲建觀宇。延冲等七人爲道士”。此七道士，即杜冲、彭宗、宋倫、馮長、姚坦、周亮、尹澄，亦始見於此傳。

## 道學傳

陳·馬樞《道學傳》二十卷，見《通志略》道家著錄。《隋志》史部雜傳類不著撰人。《太平御覽》經史圖書綱目、《道藏闕經目錄》卷下不著卷數撰人。《舊唐志》史錄雜傳類云《學道傳》二十卷。《新唐志》子錄神仙類云《學道傳》十二卷，今佚。《三洞珠囊》、《太平御覽》、《三洞群仙錄》數徵引之。其所述南朝道士，見在《道藏》傳記內有未記載者。國符有輯本。

## 洞仙傳

《洞仙傳》十卷。《隋志》史部雜傳類不著撰人，《舊唐志》史錄雜傳類、《新唐志》子錄神仙類、《宋志》神仙類、《通志略》道家皆云見素子撰。《崇文總目》道書類、《道藏闕經目錄》卷上云九卷，不著撰人。原書佚。《雲笈七籤》卷一百一十所錄，蓋非全帙。《道藏》國字號《黃庭內景五臟六腑補瀉圖》一卷，題曰太白見素子胡愔述。前有自述，末題大中（唐宣宗年號。）二年戊辰歲。既《洞仙傳》已見《隋志》著錄，則此見素子至遲當為南北朝人，非唐人胡愔也。

## 三洞珠囊

《三洞珠囊》題曰大唐陸海羽客王懸河修。《三洞珠囊》之義，謂攝三洞經之精英也。據《寶刻類編》卷八著錄唐初成都道士王懸河曾刻有《道藏經序碑》，事蹟失考。《宋志》神仙類、《通志略》諸子類道家、《祕目》子類道書皆云三十卷。《太平御覽》經史圖書綱目不著卷數撰人。今《道藏》本十卷，每卷或為一品，或為數品，共三十四品，體裁同《太平御覽》，徵引道書甚眾，內多散佚者。

## 續仙傳

《續仙傳》三卷，前有序，題曰朝請郎前行溧水縣令沈汾撰。卷下《聶師道傳》稱楊吳為朝廷，是沈汾乃五代楊吳人。序又謂據聞見撰成。卷上列飛昇一十六人，內女真三人。卷中隱化一十二人，卷下隱化八人。多唐代仙真及道士。是書見《崇文總目》道書類、《宋志》神仙類著錄。《陳錄》子部神仙類云沈汾或作玠。《新唐志》子錄神仙類、《通志略》道家、《太平廣記》皆作《續神仙傳》。

## 真系傳

《真系傳》一卷，唐隴西李渤述於廬山白鹿洞棲真堂，作於唐德宗貞元年間。首述《上清經》之傳授，次則列自楊羲至李含光諸師傳記，

見《雲笈七籤》卷五。又《新唐志》子錄神仙類、《崇文總目》道書類、《宋志》神仙類、《通志略》諸子類道家皆著錄《真系傳》一卷，李渤撰。《道藏闕經目錄》卷下不著卷數撰人。

### 仙傳拾遺

杜光庭《仙傳拾遺》四十卷，元明之際散佚，《道藏缺經目錄》有載。《通志·藝文略》子部道家傳記類著錄。《宋史·藝文志》子部道家類著錄同。《三洞群仙錄》引之，《太平廣記》輯錄四十七人，嚴一萍先生據《仙鑒》及其他幾部仙傳匯成輯佚本五卷傳世，得九十九人。

### 仙苑編珠

《仙苑編珠》題曰天台山道士王松年撰，前有自序，謂自“唐梁以降”云云，又見《宋志》著錄。故松年當為五代或宋人。《宋志》神仙類、《通志略》諸子類道家、《祕目》子類道書並云一卷。《晁志》類書類云二卷，唐·王松年撰。今《道藏》本三卷，自序云尋《列仙傳》記神仙七十二人，《神仙傳》一百一十七人，松年“又尋《真誥》、《棲（當作樓）觀傳》、《靈驗傳》、《八真傳》、《十二真君傳》，自唐梁以降，接於聞見者，得一百三十二人”。“數《蒙求》四字比韻，撮其樞要，箋註於下，目為《仙苑編珠》。”今《道學傳》、《樓觀傳》、《靈驗傳》、《八真傳》、《十二真君傳》，皆已亡佚，《登真隱訣》亦僅存殘本。又是書除序文開列諸書外，另引用書數種。《晁志》類書類云：“唐王松年撰。取阮倉、劉向、葛洪所傳神仙，又取傳記中梁以後神仙百二十八人，比事屬辭，效《蒙求》體為是書。”又《通志略》道家書另著錄王松年撰《上清天中真鑑錄》一卷。

### 雲笈七籤

《雲笈七籤》，題曰宋朝奉郎尚書度支員外郎充集賢校理賜緋魚袋借紫臣張君房集進。前有自序云君房修《大宋天宮寶藏》，真宗天禧三年進之。復掇“雲笈七部之英”以成是書，仁宗時上之。《雲笈七籤》

者，謂取《道藏》七部之精英也。是書卷帙既富，徵引道書甚衆，或節錄，或取全文，間存佚書。《宋志》神仙類、《晁志》神仙類、《文獻通考》云一百二十卷。《陳錄》子部神仙類云一百二十四卷。今《道藏》本一百二十二卷，其第一百十三卷復分爲上下；而君房自序則云一百二十卷。

### 高道傳

宋·賈善翔《高道傳》十卷，見《宋志》神仙類、《通志略》史類傳記、《祕目》子類道書、《道藏闕經目錄》卷下著錄。今《道藏》無此書，《三洞群仙錄》數引其文。《仙鑑》卷五十一《賈善翔傳》云：字鴻舉，蓬州人，於宋哲宗朝作《高道傳》行於世。

《道門通教必用集》卷一《歷代宗師略傳》云：“神仙之學盛，禱祠之法興，自東漢而下，迄聖朝（宋。）之初，蓬丘子賈善翔集以斯道鳴世者百餘人，爲《高道傳》。爰掇其尤者十數，去繁取要，著于（太上出家）經訓之末，俾吾徒知所矜式焉。”

### 三洞群仙錄

《三洞群仙錄》二十卷，題曰正一道士陳葆光撰集。前有紹興甲戌（二十四年。）某氏序，云：江陰靜應菴道士陳葆光“網羅九流百氏之書，下逮稗官俚語之說，凡載神仙事者，哀爲是書”。體裁同《仙苑編珠》，而所引多小說，約有二百餘種。

### 混元聖紀

《混元聖紀》，題曰宋觀復大師高士謝守灝編。前有陳傅良序，作於宋光宗紹熙四年。次紹熙二年進書表，作《太上老君混元聖紀》。按高士之義，見卷九云：宋徽宗政和六年，詔凡在學校習道經者，其品秩如下：“元士，（正五品。）高士，（從五品。）大士，（正六品。）上士，（從六品。）良士，（正七品。）方士，（從七品。）逸士，（正八品。）居士，（從八品。）隱士，（正九品。）志以。（從九品，按以當作士。）”《仙鑑續編》卷五云：謝守灝，字懷英，永嘉

人也。宋光宗紹熙初“作《太上老君混元皇帝實錄》一部七卷，奏聞主上，盛行於時”。即此書也，今本九卷。此書陳傅良序，《止齋先生文集》卷四作《謝懷英老子實錄序》。太上老君混元皇帝即老子。是此書舊題《太上老君混元皇帝實錄》。《仙鑑》數引其文。此書記自開闢以來，迄宋徽宗宣和年間，老子靈跡變化，以及歷代之崇敬道法，取編年體。《老子化胡經》今佚，讀此書及賈善翔《猶龍傳》，尚可知其梗概。守灝又編《太上混元老子史略》三卷，題曰廬山清虛庵道士臣謝守灝編。又《許真君石函記》前有序云：此記“西山玉隆高士謝觀復，高弟清虛羽衣朱明叔，東嘉鄭道全等遞相授受”。西山玉隆者，洪州新建西山玉隆萬壽宮也。據《仙鑑續編》卷三：乾道九年，賜皇甫坦御書“清虛之庵”四字為門額，皇甫真人入室弟子有二，“首付曹彌，次於謝守灝”。謝守灝、朱明叔出於“清虛之庵”，是以自稱清虛庵道士與清虛羽衣。故守灝嘗居廬山清虛庵、洪州新建西山玉隆萬壽宮。此事可補《仙鑑》之闕略。

## 玄品錄

《玄品錄》五卷，題曰句曲外史吳郡張天雨集。前有自序，作於元乙亥歲。所作傳記，非止道士而已。傳文之前，各標以品類。首錄周道家諸子傳，題曰道德品。自秦迄宋，則曰道品、道權、道化、道儒、道術、道隱、道默、道言、道質、真隱、道華。如司馬談、王弼、向秀、皇甫謐等，則曰道儒。張良、曹參、王羲之、謝安、魏徵等，則曰道權。嚴光、梁鴻、陶潛等，則曰道隱。賀知章、李白等，則曰道華。

##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簡稱《仙鑑》)五十三卷，續編五卷，後集六卷。題曰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編修。(《仙鑑》卷十《李八百傳》云：“浮雲山萬壽觀，宋改浮雲山聖壽萬年觀，隸隆興府奉新縣。”按奉新縣今隸江西省宜春地區〈袁州〉，元明之際改南昌。《宋史·地理志考異》江南西路隆興府本洪州，隆興三年以潛藩升為府。)前有自序，甲午年廬陵劉辰翁序，鄧光薦序，某氏序，進書表，編

例。道一事蹟失考，自序引白海瓊語，道一或南宗道士歟？大抵正編止於兩宋，續編補其缺，兼及金元間七真事，後集均女真。諸家傳記，以此最爲詳贍。書雖晚出，而語均有所本。（如卷三多據《列仙傳》，卷五以下多據《神仙傳》。又此條本劉師培《讀道藏記》。）此書所紀年，最晚爲《續編》卷五《金蓬頭傳》（元順帝）至元丙子，（二年。）又未記明初年號，是書成於元末尚未及明代。

### 七真年譜

《七真年譜》題曰門下夷山李道謙編，末有後序云：“至元辛未歲，（元世祖至元八年。）中元日，天樂道人李道謙書於終南祖庭之筠溪道院。”按《甘水仙源錄》卷一至元六年詔書云“丹陽以下七真”，故七真即丹陽真人馬鈺、長真真人譚處端、長生真人劉處玄、長春真人丘處機、玉陽真人王處一、廣寧真人郝大通、清淨散人孫不二，皆全真派祖師重陽真人王嘉之弟子也。又卷二王粹《七真讚》則增重陽祖師，而省清淨散人。《年譜》後序云：“起重陽祖師降世之歲，訖長春真人升仙之秋。”按七真之中，丘處機去世最晚。故是書乃王嘉及七真之合編年譜也。

### 終南山祖庭仙真內傳

《終南山祖庭仙真內傳》三卷，題曰夷山天樂道人李道謙編。前有至元甲申歲（元世祖至元二十一年。）王道明序云：“天樂真人復於暇日，編述嘗居祖庭者已往師真道行，別爲一傳。”按《七真年譜》：“大定（金世宗年號。）三年癸未重陽祖師年五十二，秋”“遷劉蔣村，結茅與玉蟾和公、靈陽李公三人同居。即今之祖庭重陽萬壽宮也”。又云重陽卒後，大定十二年歸葬於劉蔣村祖庭。《甘水仙源錄》云金章宗承安間大加營葺，賜額曰靈虛觀。元太宗十三年重葬，即興建道宮，曰重陽萬壽宮。

### 甘水仙源錄

《甘水仙源錄》十卷，題曰夷門天樂道人李道謙編。前有至元戊子歲（元世祖至元十五年。）自序，謂重陽祖師“於金正隆（海陵王年號之一。）己卯

(四年。)夏,遇真仙於終南甘河鎮。飲之神水,付以真訣。自是盡斷諸緣,同塵萬有”。故題曰《甘水仙源錄》。首錄元世祖至元六年褒贈詔書,次錄自王嘉以下全真派各師碑文。七真弟子及再傳弟子等,亦皆收入。繼則集全真派道觀碑銘題詠。

茲考見李道謙事蹟如下:《古樓觀紫雲衍慶集》卷中有《大元宗聖宮主李尊師道行碑》云:“宣授陝西五路西蜀四川道教提點,玄明文靖天樂真人李道謙撰。”(《甘水仙源錄》卷二姚燧《玉陽體玄廣度真人王宗師道行碑銘并序》云“提點秦蜀九路道教天樂真人李道謙”。)文作於至元庚午歲,(元世祖至元七年。)是文又見《甘水仙源錄》卷七,但玄明文靖天樂真人作天樂真人。《甘水仙源錄》卷十李鼎《終南山甘河遇仙宮詩序》(此文作於中統辛酉歲,即元世祖中統二年。)云:“天樂道人李公和甫請予爲序。”是道謙,字和甫。按甘河遇仙宮,于善慶所立。又卷八王鶚《洞玄子史公(名志經。)道行錄》言辛丑(元太十三年)八月,達華嶽,住持雲臺觀。丙午(定宗元年。)詣渾源。己酉,拜于洞真。庚午至燕。辛亥,(憲宗元年。)從掌教李真人(李志常。)北覲。壬子,從真人遍祀嶽瀆。戊午,(憲宗八年。)東遊海濱。癸亥(元世祖中統四年。)還燕。按同卷《史講師道行錄後跋文》,題曰筠溪天樂道人夷山李道謙撰。文作於乙亥歲。(元世祖至元十二年。)云:史志經於至元癸酉(元世祖至元十年。)自燕還雲臺。乙亥(十二年。)卒。是史志經自己酉年後,雲遊四方,癸酉始返華嶽也。跋文又云:“講師洞玄史公,余弱冠始識芝眉于太華,後既會於終南,又復會於燕山。”按終南距華山甚近,是辛丑至丙午數年間,志經嘗行遊終南也。故道謙初見志經,必在辛丑後五年間,時方弱冠也。則其序《七真年譜》,年已五十;(元世祖至元八年。)及撰《終南祖庭仙真內傳》,(至元二十年。)序《甘水仙源錄》,(至元二十五年。)年將七十矣。按《甘水仙源錄》卷八元·姚燧《洞觀普濟圓明真人高君道行碑》,文作於至元丁丑歲,(元世祖至元十四年。)有云“嗣真人李天樂實狀其行”。疑道謙乃高圓明弟子。按碑文,圓明真人,姓高,名道覺,字裕之,應之懷仁人,于洞真弟子,曾提點陝西、興元等路西蜀道教,兼領重陽萬壽宮事。卒於至元丁丑歲,年八十三。故其時亦相及。按卷三元·楊奐《終南山重陽萬壽宮洞真于真人道行碑》云:洞真



于真人，名善慶，字伯祥，後易名志道，寧海人，馬鈺之弟子，亦參丘處機、譚處端、劉處玄，則道謙或馬鈺之再傳弟子也。又卷一王利用《全真第二代丹陽抱一無爲真人馬宗師道行碑》，記住持終南山重陽萬壽宮真人李天樂稱馬鈺爲嫡祖，是道謙確係馬鈺之再傳弟子。又卷四有《終南山全陽真人周尊師道行碑》，題曰筠溪天樂道人李道謙撰。碑文云：至元甲戌（十一年。）秋，道謙在劉蔣祖庭之筠溪。又李謙《弘玄真人趙公道行碑》云：“弘玄真人仙蛻之七十年，至元庚辰（十七年。）春，嗣法孫邢默庵道安託終南山萬壽宮宗主天樂真人李道謙狀其行實。”《古樓觀紫雲衍慶集》卷中王守道《玉華觀碑》云至元丙戌（二十三年。）“即庵爲觀，仍扁以玉華，實祖庭天樂真人之命也”。筠溪即終南祖庭之筠溪道院。又夷山或夷門，按《嘉慶重修一統志》卷一百四十九，開封府“夷門山，在府城內東北隅，一曰夷山。以山勢平夷而名。大梁舊稱夷門，蓋以山名”。故李道謙，字和甫，稱玄明文靖天樂真人，元初南京路開封人。生於元太祖十七年（金宣宗元光元年。）後五年之內，卒於元世祖至元二十五年之後，享年逾七十。馬鈺之再傳弟子。嘗提點陝西五路西蜀四川道教，領終南山劉蔣村全真祖庭重陽萬壽宮事。編《七真年譜》、《終南山祖庭仙真內傳》三卷、《甘水仙源錄》十卷。

### 金蓮正宗記

《金蓮正宗記》五卷，題曰林間羽客樗櫟道人編，前有平水長春壺天序，作於元代辛丑歲。樗櫟道人即秦志安，此辛丑歲，即元太宗十三年。平水長春壺天，蓋即《重陽成道宮記》之“平水毛牧達”。（據《千頃堂書目》卷二十九，毛麾有《平水集》，字牧達。）侯善淵《太上老君說清淨經註》前有平水老人毛麾序。乾隆《浮山縣志》卷三十七《重修天聖宮紀聖碑亭記》，題曰金明昌三年，歲在壬午，季夏望日，承務郎前太常博士兼校書郎雲騎尉賜緋魚袋致仕平水毛麾謹記。此即平水毛麾。（按《甘水仙源錄》卷七《頤真沖虛真人毛尊師蛻化銘》：“毛養素，字壽之，道號純素子，頤真沖虛真人，其師號也。家世平水，太常博士兼祕書郎、沁州同知毛麾牧達之嫡孫。”）按《七真年譜》：“大定九年己丑，重陽祖師年五十八。（中略。）四月，祖師引丹陽、長春、

廣寧遷居寧海金蓮堂。”金蓮正宗之稱，蓋昉於此。

### 金蓮正宗仙源像傳

《金蓮正宗仙源像傳》前有泰定丙寅(元泰定帝泰定三年。)廬山清溪道士劉志玄序，云與謝西蟾合撰。其序云：“我全真自玄元而下，五祖七真，道高德厚，化被九有；長春丘祖師，萬里雪山，玄風大闡。此固不待文字而後傳。然其事蹟之詳，未易推究。余每欲緝一全書紀之。一日，以此意爲西蟾先生言之，西蟾欣然稱善。乃相與博搜傳記，旁及碑碣，編錄數年，始得詳悉，乃圖像於前，附傳於後，名曰《金蓮正宗仙源像傳》。”

又嗣天師太玄子序，稱志玄爲劉天素，則天素乃志玄之字也。又二人序文皆云《全真仙源像傳》，與今標題異。首列《元太祖召丘(即丘處機。)神仙手詔》。次元歷朝加封制詞，有云泰定元年正月望日賜紫教門高士澄虛湛寂洞照法師臣劉志玄稽首頓首拜書。次列全真派各師像傳。視《金蓮正宗記》增混元老子，而省玉蟾、靈陽二真人。傳文較簡略。

### 古樓觀紫雲衍慶集

《古樓觀紫雲衍慶集》三卷，題曰句曲朱象先集。句曲山，即茅山也。所收自撰碑文，則題曰三茅山一虛叟朱象先撰。(朱象先本爲茅山道士，至元十六年往禮終南山祖庭，居樓觀臺，見尹軌撰《樓觀傳》，有感而發，遂節錄又增補爲今書。)象先另纂《終南山說經臺歷代真仙碑記》，見《樓觀內傳》提要。按卷上《大元重修古樓觀宗聖宮記》謂元重修宗聖宮，有樓曰紫雲衍慶。《歷代崇道記》言唐玄宗開元二十九年，陳王府參軍田同秀於丹鳳門外，忽見紫雲自西北映樓，又見混元下降。是集收古樓觀唐元碑記，及唐宋元人題詠。所收碑文，迄元至大(武宗年號。)年間。

### 茅山志

《茅山志》，題曰上清嗣宗師劉大彬造。前有元泰定甲子趙世延序，泰定丁卯吳全節序，天曆元年劉大彬叙錄。云：“句曲有記尚矣，宋

紹興二十年南豐曾恂孚仲、昭臺道士傅霄子昂修山記四卷。山水洞宇，粗錄名號而已。考古述事，則猶略焉。”笄蟾光重編《茅山志》卷十三云：“古洞宮岩岫各有記，宋嘉祐中陳公情知句容，乃校修句曲山總記。紹興二十年，南豐曾恂重詳述之。”（傅霄，據《茅山志·采真游》云：“傅霄，字子昂，晉陵人……隸居常州天慶觀。高宗召主太一宮祠，乞還茅山，賜號明真通微先生，領山門都道正，住持玉晨觀，建雷平院，往來山中四十年，搜訪真秘，拯救窮乏，利益甚深，重編《隱居集》，修茅山舊記，著作惜多無傳。”）蓋據舊志增纂，又云十二篇十五卷。今《正統道藏》本則析為三十三卷：（嘉靖二十九年玉晨觀刊本十五卷。）《誥副墨》第一，錄歷代詔誥，附以表奏，分為四卷。（嘉靖刊本分為二卷。）《三神紀》第二，載三茅君世系及傳記，為一卷。（嘉靖刊本亦為一卷。可與《雲笈七籤》卷一百四《太元真人東嶽上卿司命真君傳》對照。）《括神區》第三，述山、峰、洞、水、壇石橋亭，分為二卷。（嘉靖刊本一卷。）《稽古蹟》第四，考仙真遺跡，為一卷。（嘉靖刊本亦一卷。）《道山冊》第五，一卷。（嘉靖刊本亦一卷。）錄《道德經五千文》，《上清大洞寶經》篇目，《上清大洞寶錄》篇目，衆真所著經論篇目，鄧樵《通志·藝文略》茅山道書目。《上清品》第六，首述上清經錄聖師七傳真系之譜，謂自元始虛皇天尊至小有清虛道君（即王褒）七師之傳也；次南嶽夫人魏華存、楊羲、許穆及上清歷代宗師迄四十五代宗師劉大彬之傳；分為三卷。（嘉靖刊本一卷。）《仙曹署》第七，記華陽洞天（即茅山）三宮五府諸仙真，分為二卷。（嘉靖刊本一卷。）《采真游》第八，記歷代隱士道士之棲遁茅山者，分為二卷。（嘉靖刊本一卷。）《樓觀部》第九，記宮觀、山房庵院，分為二卷。（嘉靖刊本一卷。）《靈植檢》第十，記神芝奇藥、名木異卉，為一卷。（嘉靖刊本亦一卷。）《錄金石》第十一，集梁至元代碑文，分為八卷。（嘉靖刊本分為二卷。）《金薤編》第十二，錄齊梁至元代詩及雜著，分為五卷。（嘉靖刊本分為二卷。）道教茅山宗，讀此書可窺其全貌，蓋非徒山志而已。清·孫星衍《平津館鑒藏記》卷一元板：“《茅山志》十五卷，題上清嗣宗師劉大彬造。自《誥副墨》至《金薤編》凡十二篇。”“前有泰定甲子趙世延，泰定丁卯吳全節，天曆戊辰劉大彬三序。末卷後有金華道士錢塘西湖隱真庵開山何道堅施梓十八字。”又引洪頤煊曰：“《金薤編》有編刻三葉，又有明淮南冀綺《登茅

山詩》，皆後人所附。”笄蟾光編《茅山志》，前有永樂二十一年胡儼序（嘉靖二十九年玉晨觀刊本存殘序。）云：《茅山志》，劉大彬所編集，“又外史張伯雨所書，極精潔。元季板毀。至天朝永樂癸未，姚公（廣孝。）得遺刻善本於本山靈官陳得明”，“乃合同志之士”，“鋟梓以傳”。嘉靖二十九年玉晨觀刊本劉大彬《茅山志》有成化六年陳鑑序云：“成化丙戌板復燬，道錄右玄義兼朝天宮（按在南京。）住持丁法師與明”“乃求舊刻善本，哀朝廷之賞賚，檀樾之施予，命良於工者，重鐫諸木。”故是志刊於元代，分爲十二篇十五卷。元季板毀，永樂癸未重刊。成化丙戌板復燬，六年重刊。《正統道藏》本無胡儼序，蓋據元刊本析爲三十三卷。《正統藏》板式有定規，每卷字數不能過多，故需重析也。

錢大昕《元史·藝文志》卷二另著錄張天雨《茅山志》十五卷。成化《杭州府志》卷十五云：“張天雨，字伯雨，錢塘人。”“嘗屏居修《茅山志》，因號句曲外史。”劉大彬志元原刊本、明永樂及成化重刊本皆爲十五卷。吳全節序、劉大彬叙錄、胡儼序亦皆云十五卷。《正統道藏》本則析爲三十三卷。又胡儼序云元原刊本張伯雨所書。蓋此書實即張天雨所修，劉大彬竊取其名而已。此志詳審而有條理，非通常道士所能爲也。

澤存書庫藏有嘉靖二十九年玉晨觀刊本《茅山志》，前有殘序，（見笄蟾光編《茅山志》，即永樂十一年胡儼序。）次泰定甲子趙世延序，次泰定丁卯吳全節序，次成化六年陳鑑序，次嘉靖二十九年徐九思序，謂：“時山志復燬。玉晨觀（按乃茅山道觀名。）道人張全恩募工重刻，既成。”云云。次山圖，次劉大彬志目錄，次天曆元年劉大彬叙錄，次皇明懿典：內首刊嘉靖辛亥（三十年。）句容柳泮祭史江永年識語，云：“元季板罹兵燹，我朝三刻三燬，漫無記載。今真人府贊教玉晨觀張全恩得舊本募工重刻，本山靈官戴紹資、任紹績、金玄禮，贊教元符（官）陳應符請余詮次，并書國朝懿典于前，修建諸文及群公登覽詩作于後。”次明代詔誥等，次宮觀考，次道秩考，爲首卷，次原志十五卷，末附錄金石，後卷錄皇明碑，又《金薤編》，後卷錄皇明詩，合爲後卷。又是本稍有殘闕。按《劉志》卷十：“抱元觀在柳泮泉上。”又見笄蟾光編《茅山志》卷十。江永年稱

柳泚祭史，蓋居抱元觀。

又有康熙十年刊本《茅山志》十三卷，題曰鬱崗真隱笏蟾光審編。按卷十，茅山之鬱崗，有乾元觀，笏蟾光蓋居乾元觀。是志據劉志重編；前有山圖；次康熙八年笏蟾光自序；次劉序，即叙錄；次趙序；次吳序；次胡序；次陳序；次徐序；次江識語；次詳目；卷一之二詔誥；卷三表奏等；卷四之五碑文；卷六三神紀及上清經籙聖師七傳真系之譜；卷七洞天職仙，即《仙曹署》；卷八上清嗣宗師四十七代傳；卷九茅山高真，即《采真游》；卷十茅山各宮泉洞記，重撰，包括《括神區》、《稽古蹟樓觀部》；卷十一無標題，即《道山冊》；卷十二之十三歷代詩，附《道秩考》及重修《茅山志紀略》。《紀略》云：劉大彬志“至近歲而全書已亡，僅存殘帙”。“幸遇大護法侍御笏公廣搜精訂，採輯審編，閱三年始獲成書。向來殘缺者補之，未載者增之，視舊志更爲完好。”是嘉靖刊板至康熙中亡失已久，茅山諸觀且僅存殘本，笏蟾光即據以重編。是志刪節劉志而紊其條貫，除稍增輯明清文獻外，無可取者。笏志又有光緒丁丑（三年）仲冬懶雲草堂重刊本，同康熙刊本，僅增二序。其一光緒三年周鳳藻序，其二光緒二十四年王友桂後序。據二序，太平天國時期，《茅山志》板遭兵燹殘燬殆盡。住持周紹溪求得完善舊本，由甘泉全壽椿出資刊板。光緒二十四年春，由揚州取板，回度茅山九霄宮怡雲道院。是此本刊於揚州。懶雲草堂當即全壽椿草堂名。志板歸度於茅山九霄宮怡雲道院。（今俗稱六房。）

今茅山九霄宮怡雲道院有《茅山志輯要》，不分卷，乃怡雲道院住持滕瑞芝於抗戰前出私費鉛印，以贈遊客。末有庚申（一九二〇）年婺源江導岷跋，謂笏志山中僅存一部，（是光緒重刊《茅山志》板又已亡失。）即據以編輯要，爲印百部。是本首輯要目錄；次笏序；次徐序；次三茅君像；次山圖，同原志；次三神紀系，即原志卷六之一部；次茅山各宮泉洞記，即原志卷十；次歷代詩，即原志卷十二；次原志各序；次原志總目；末江導岷跋。滕瑞芝所印贈，乃重印本。

自元代張天雨修《茅山志》以來，已六百餘年。宜搜載籍碑文，訪故老舊聞，纂修續志。

## 宮觀碑誌

《宮觀碑誌》，集宋金元宮觀碑文九種。首篇《涇州回山重修王母宮記》，為宋初翰林學士陶谷所撰，其餘各篇作者皆為金元時人。有鄭子聃《中都十方大天長觀重修碑》、魏搏霄《十方大天長觀玄都寶藏碑銘》、党懷英《中都十方大天長觀普天大醮感應碑》、朱瀾《十方大天長觀普天大醮瑞應記》、馮志亨《敕建普天黃篆大醮碑》、王鶚《重修亳州太清宮太極殿碑》，以及無名氏《重陽成道宮記》。

## 逍遙墟經

洪應明，字自誠，號還初道人。（《文獻通考》卷一百八十：應明字自誠，號還初道人，里貫無考。）撰《仙佛奇蹤》，《續道藏》收錄時分為《逍遙墟經》二卷、《長生詮經》一卷、《無生訣經》一卷。《逍遙墟經》卷首袁了凡序，謂“唯羽客仙翁”“能蟬蛻鳳舉而逍遙物外”，“蒙莊氏所稱逍遙遊者，意在斯乎！”“逍遙墟”之旨趣，蓋取於此。又云：“洪生自誠氏，新都弟子也，一日，攜仙紀一編，徵言於予。”則此書撰人，即洪自誠也。（按洪自誠除撰《仙佛奇蹤》外，還有《繪像列仙傳》、《菜根譚》。）《逍遙墟經》蓋取仙人逍遙物外之意，是書乃仙傳，自老子至明人張三丰，蓋明人撰述。

袁了凡明代江南吳江人，名黃，字坤儀。隆慶四年舉於鄉，萬曆十四年進士，授寶坻知縣；後擢兵部職方司主事。會朝鮮遭倭難，來乞師援助。了凡乃與佐經略宋應昌、提督李如松往援。後遭忌而以拾遺被議，遂罷職歸。

## 附錄二 道藏劄記

### 三十六部異說

《道藏》可分爲《三洞》，各十二部，總三十六部。部分名稱有數說，臚列於下：

其一、《一切道經音義妙門由起》明經法第六引“《常住鎮經目》云：《三洞》三十六部真經，都合二百六十二萬八千二百二十卷。祕在三清之境，玄臺之上，大有、紫微、太極三宮之中，煥然朗曜。各有仙童玉女三千萬人常燒香散花。《遁甲開山圖》所記云：名山石室，藏道經有三十二所。其十九室有經一百六十九萬五千八百三十一卷。其六室有經一萬二千二百三篇，不名卷數。其六室有經，直標名目，不說卷數。其一室有奇經妙圖，黃老發命，《河洛》之文，不可稱計”。

其二、杜光庭刪《太上黃籙齋儀》卷五十二曰：“《三洞真經》部帙品目：

《洞真寶經》十二部（凡十三萬三百八十卷。）

《太一部》第一 《妙林部》第二 《太清部》第三 《徹視部》第四  
《上清部》第五 《開化部》第六 《元陽部》第七 《妙真部》第八  
《開山部》第九 《十仙部》第十 《玉林部》第十一 《黃老部》第十二

《洞玄寶經》十二部（凡八十萬四千卷。）

《靈和部》第一 《靈寶部》第二 《通神部》第三 《無量部》第四  
《集仙部》第五 《內祕部》第六 《真志部》第七 《集善部》第八  
《鍊精部》第九 《生尸部》第十 《宮圖部》第十一 《鍊魔部》第十二

《洞神寶經》十二部（凡八十四萬二千卷。）

《太真部》第一 《至德部》第二 《黃庭部》第三 《鍊氣部》第四  
《道德部》第五 《元神部》第六 《大劫部》第七 《內簡部》第八

《神呪部》第九 《三皇部》第十 《按摩部》第十一 《小劫部》第十二

前三洞三十六部共一百八十七萬六千三百八十卷。”此文又見《無上黃籙大齋立成儀》卷二十一。《太上慈悲道場消災九幽懺》十卷，題曰太極左仙公葛玄纂集，(按此乃依託。)前有唐·李含光序。其卷一記三洞三十六部品目，大致與上文同，但不著卷數。其洞玄經真志部作至真，生尸部誤作生死，鍊魔部作銷魔；洞神經按摩部作按魔。又唐代出世之《太上洞神天公消魔護國經》，亦謂三洞各十二部，凡三十六部，計一百八十八萬四千二百二十卷。《太上說玄天大聖玄武本傳神呪妙經》，陳佶集疏，卷五記洞玄經秩目，蓋據杜光庭說。其第七作至真部。第十誤作生尸部。第十一誤作官圖部。第十二作銷魔部。卷數則八下脫十字，成八萬四千卷。

其三、甯全真授、王契真纂《上清靈寶大法》卷五十三記三十六部尊經標題曰：

#### 《洞真》十二部

《上清經》一部八千卷，《妙真經》一部五百卷，《太一仙經》一部八百卷，《妙林仙經》一部八十卷，《開化經》一部八千卷，《仙人侃經》一部七千卷，《黃林先生經》一部一萬八千卷，《太上真經》一部一萬五千卷，《道教經》一部一萬五千卷，《煉精經》一部八萬八千卷，《功德經》一部八萬四千卷，《道德經》一部五千卷。

#### 《洞玄》十二部

《靈寶經》一部八千卷，《元陽經》一部百十二卷，《元辰經》一部一十萬卷，《大劫經》一部一萬卷，《開山經》一部十萬卷，《諸天內音經》一部十萬卷，《八煉生尸經》一部十萬卷，《靈和心音經》一部八萬卷，《消魔經》一部八萬卷，《無量壽經》一部八萬卷，《按摩經》一部十萬卷，《道身經》一部十萬卷。

#### 《洞神》十二部

《太清經》一部八千卷，《徹視經》一部九萬卷，《集仙品經》一部八萬卷，《洞淵神呪經》一部八萬卷，《內祕經》，《真一經》，《集靈經》，



《中精經》,《無量品經》一部八萬卷,《黃老集宮經》一部八萬卷,《黃庭經》一部十萬卷,《小劫品經》一部八萬卷。

《洞真部》二十四萬九千三百八十卷,《洞玄部》八十五萬八千一百一十有二卷,《洞神部》五十九萬八千卷,都一百七十萬五千四百九十有二卷。

又《太上靈寶洪福滅罪像名經》述三洞三十六部尊經,標題大致與前引同,但每部不著卷數。其《洞真》十二部尊經內,《妙林仙經》作《妙林仙記經》,《仙人侃經》作《仙人品經》,《太上真經》作《太一真經》,《煉精經》作《太上練精經》,《功德經》作《太上功德經》。《洞玄》十二部尊經內,《靈寶經》作《太上洞玄靈寶經》,《原辰經》作《元辰經》,《大劫經》作《太劫經》,《開山經》作《太上開山海經》,《八煉生尸經》作《太上八煉生尸經》,《靈和心音經》作《靈和經》,《消魔經》作《太上消魔經》,《無量壽經》作《太上無量壽經》,《道身經》作《太上通身經》。《洞神》十二部尊經內,《徹視經》作《老君徹視經》,《集仙品經》作《太上集仙品經》,《內祕經》作《無上內祕經》,《真一經》作《真一志經》,《集靈經》作《太上集靈經》,《中精經》作《太上小中精經》,《無量品經》誤作《元置品經》,《黃老集宮經》作《黃老集靈經》,《黃庭經》作《老君黃庭經》,《小劫品經》作《大小劫經》。《洞真經》計二十三萬五千四百四十卷。《洞玄經》計八十五萬八千一百十二卷。《洞神經》七十萬二千八十卷。

又《無上內祕真藏經》卷四《三洞》三十六部經標題,大致與《上清靈寶大法》之說相同,但不著卷數。其《洞真經》中《太一仙經》作《太一》,《妙林仙經》作《妙林》,《仙人侃經》作《僊人》,《黃林先生經》作《黃林》,《太上真經》作《上真》,《煉精經》作《上鍊》,《功德經》作《上妙功德》。其《洞玄經》中《靈寶經》作《洞玄》,《元辰經》作《原辰》,《開山經》作《上聞》,《諸天內音經》作《內音》,《八煉生尸經》作《煉生》,《靈和心音經》作《靈祕》,《無量壽經》誤作《無暑》,《按摩經》作《案摩》,《道身經》作《上通》。《洞神經》內《集仙品經》作《集僊》,《洞淵神呪經》作《洞淵》,《無量品經》作《無量》,《黃老集宮經》作《集

宮》，《小劫品經》作《小劫》。

前數說卷數浩繁，蓋出已佚道經，謂天宮存道書如此之衆，固未嘗全行下降人世也。故南宋·金允中編《上清靈寶大法》卷四十曰：“及至開皇（按乃道經年號。）之餘，敷揚三洞，下化人間。上皇（按乃道經年號。）以後，群經衆典，流布無窮。三洞之經，乍隱乍顯，或存或亡；自非玄都玉京之上，不得備足。三十六部之全，總計一百八十四萬四千二百餘卷。凡世有此而闕彼，後降而前隱。天地開闢教法興行之後，人間未嘗三洞周足。”又杜光庭在唐僖宗時居長安太清宮，爲道門領袖，三洞藏書，必嘗目覩。所述三洞經卷數，或有所據。宋·金允中編《上清靈寶大法》卷四十謂陸簡寂經目“一萬八千卷，後世稱三十六部萬八千篇者”。光庭所述卷數或即篇數，故若斯之浩繁也。

又明太祖第十七子寧獻王朱權正統九年編《天皇至道太清玉冊》，卷二《天皇龍王章·道藏三洞經目錄》：

大乘上法洞真寶經，九聖之道一十二部，無極大道元始天尊以龍漢劫初，居清微天玉清境，所出號《洞真經》，計二十四萬九千三百八十卷：《太玄部》八千卷，《妙林部》五百卷，《太清部》八百卷，《徹視部》八千卷，《上清部》八千卷，《開化部》八千卷，《元陽部》一萬八千卷，《妙真部》一萬五千卷，《開山部》七千卷，《十仙部》八萬八千卷，《玉林部》八萬四千卷，《黃老部》五千卷。

中乘中法洞玄寶經，九真之道一十二部，三界醫王太上道君以延康劫初，居禹餘天上清境，所出號《洞玄經》，計八十五萬八千一百二十卷：《靈和部》八千卷，《靈寶部》一百二十卷，《通神部》十萬卷，《無量部》一萬卷，《集仙部》十萬卷，《內秘部》十萬卷，《至真部》十萬卷，《集善部》八萬卷，《煉精部》八萬卷，《生死部》八萬卷，官圓部十萬卷，《煉魔部》十萬卷。

小乘初法洞神寶經，九仙之道一十二部，十方道師太上老君以赤明劫初，居太赤天太清境，所出號《洞神經》，計七十七萬四千卷：《太真部》八千卷，《至德部》九萬卷，《黃庭部》八萬卷，《煉炁部》八萬卷，《道德部》八萬卷，《元神部》八萬卷，《大劫部》八萬卷，《內簡部》十萬

卷,《神咒部》八萬卷,《三皇部》八千卷,《按摩部》八萬卷,《小劫部》八千卷。

自黃帝演道,老氏傳經,至宋上下百千萬億餘年,所有《道藏》經書一百八十八萬一千五百卷,自經胡火,今止存者五千一百三十四卷。

道光二十五年鄭永祥、孟至才(北京)《白雲觀重修道藏記》:“唐天寶間,纂輯成藏,統曰《三洞》:一、《洞真經》十二部,(《上煉》、《上妙》、《黃林》、《妙林》、《上真》、《上清》、《太一》、《開元》、《道教》、《道衆》、《仙人》、《妙真》。)計文二十三萬三百八十卷。二、《洞玄經》十二部,(《元陽》、《靈和》、《無量》、《煉生》、《內音》、《洞玄》、《大劫》、《按魔》、《元辰》、《消魔》、《上門》、《上道》。)計文八十萬四千卷。三、《洞神經》十二部,(《太清》、《內祕》、《徹視》、《洞淵》、《集靈》、《真一》、《小劫》、《黃庭》、《中精》、《無量》、《集宮》、《集仙》。)計文八十萬四千卷。統計一百八十三萬八千三百八十卷。是爲一藏,天下頒行。”按上述三十六部目,大致據第三說;卷數則大致據杜光庭說。又唐代修《道藏》在開元中,此云天寶,非是。道光年間道書,當皆見在。但遍檢《道藏》,未見何書載唐開元藏部目及合於上說之卷數。前說未知何所據。

其四、《太上靈寶洪福滅罪像名經》又述《三洞》三十六部尊經目:

《洞真部》:《大洞玉經》、《上清經》、《無上祕要經》、《老君黃庭經》、《妙林仙記傳經》、《太上集仙經》、《太上開天化經》、《太上八史經》、《黃林先生經》、《老君鍊精養生經》、《老君黃書經》、《道教經》。

《洞玄部》:《太上靈寶經》、《功德經》、《元陽經》、《大小劫經》、《太上開山海經》、《諸天內音經》、《太上鳴寶經》、《太上集靈經》、《無量壽經》、《太上靈祕經》、《太上濟衆經》、《太平經》。

《洞神部》:《高上玉皇經》、《太清經》、《正一消魔章儀經》、《老子經》、《玄妙真經》、《太上洞淵神呪經》、《老君玄中精經》、《黃老集宮捍厄圖經》、《無上金真上妙玄經》、《太上真一經》、《太上一乘海空經》、《玄門道德經》。

## 道及道教

道者,道術也。因道術之不同,而有太平道,(張角,見《三國志·張魯

傳》引《典略》。)及干君道,(干吉,見《雲笈七籤》卷一百一十引《洞仙傳》。)五斗米道,(張陵,見《資治通鑑》卷六十,又稱天師道。)帛家道李氏道。(見《抱朴子·道意篇》等。)佛法之人中國也,當時人視之,直不過此諸道之一耳。齊·顧歡《夷夏論》引《玄妙內篇》(見《南齊書·高逸·顧歡傳》。《抱朴子·遐覽篇》未載此書。《笑道論》引其文。按葛洪於東晉中宗建武元年撰定《抱朴子》,下距顧歡,約一百五十年左右。是書之行世,即於此時中。)稱之爲佛道。按道術又稱法術,故佛道又稱佛法;而中國本有之諸道,則統稱爲道法焉。又道法、佛法,亦稱道教、佛教,蓋總括此中國本有之諸道術者,謂之道教。於是金丹、仙藥、黃白、玄素、吐納、導引、禁呪,符籙之術,靡不統屬焉。其雜而多端(《學海類編》收明·王禕《青巖叢錄》云:“道家之說,雜而多端。”)也宜矣。始則頗乏條貫,至南北朝稍仿佛教而改變之,然後蔚然爲中國三教之一。又按《廣弘明集》卷十《叙任道林辯周武帝除佛法詔》:“詔曰:佛生西域,寄傳東夏。原其風教,殊乖中國。漢魏晉世,似有若無。五胡亂治,風化方盛。”蓋漢魏西晉,佛法亦似有若無耳。及石虎傾心事佛圖澄,而後始臻興盛也。(按葛洪略與佛圖澄同時。)

### 天師道與巫覡有關

《後漢書·劉焉傳》:“張魯,字公旗。初,祖父陵,順帝時客蜀,學道鶴鳴山中,造作符書,以惑百姓。受其道者,輒出五斗米,故謂之米賊。陵傳子衡,衡傳於魯。”《後漢書·孝靈帝紀》:“中平元年春二月,鉅鹿人張角自稱黃天,其部師三十六皆著黃巾,同日反叛。”“秋七月,巴郡妖巫張修反。”注:“劉艾紀曰:時巴郡巫人張修,療病,愈者雇以米五斗,號曰五斗米師。”據此巴郡巫人張修亦修五斗米道。又《三國志·張魯傳》引《典略》曰:“熹平中……三輔有駱耀。光和中,東方有張角,漢中有張修。駱耀教民緬匿法,角爲太平道,修爲五斗米道。”《後漢書·劉焉傳》注引《典略》誤作張修爲太平道,張角爲五斗米道。按《雲笈七籤》卷二十八:“謹按張天師《二十四治圖》云:太上以漢安二年正月七日中時下二十四治。”其二十四治,分佈於益州,且遠至洛陽。是張陵在日,五斗米道已傳至巴郡。順帝漢安二年,下距靈帝中

平元年，已四十二年，又張修亦修是道；必其徒黨無疑。張陵之同黨張修係巫人，當不能遽據以推定，謂張陵亦為巫人。但由是可見五斗米道與巫覡之關係矣。不特此也，《笑道論》二十二：“又按三張之術，畏鬼科曰：左佩太極章，右佩昆吾鐵，指日則停空，擬鬼千里血。又造黃神越章殺鬼，朱章殺人。或為塗炭齋者，黃土泥面，驢輾泥中，懸頭着柱，打拍使熟。自晉義熙中，道士王公期除去打拍法；而陸修靜猶以黃土泥額，反縛懸頭。如此淫祀，眾望同笑。”又言道士上章文詞“同俗巫解奏之曲”。按《笑道論》製於北周之時，上距張陵在世之日，已將四百年，猶且如此。則最初三張之術，與巫人之法，相去必不甚遠也。

### 樓觀考

《樓觀傳》云魏元帝咸熙初，道士梁謏事鄭法師於樓觀。樓觀之見載籍，始此。晉惠帝永興二年，太和真人尹軌降於樓觀，授梁謏以日月黃華上經，水石丹法，並授《樓觀先生本起內傳》一卷。（《終南山說經臺歷代真仙碑記》。）自是北朝高道，多止樓觀，為當時道法重鎮。後魏太武帝致香燭於樓觀道士尹通，俾之建齋行道。自是四方請謁不絕。是時道士牛文侯、尹通、尹法興等四十餘人於樓觀敷弘道化，朝野欽奉。後魏孝文帝太和中，王道義自姑射山將門弟子六七人來居之，大修觀宇，土木工匠就役，日常百數。由是樓殿壇宇，一皆鼎新。惟秦始皇所造老子殿（《混元聖紀》卷一引《樓觀傳》謂秦始皇帝“二十八年壬午，封禪泰山，乃建老君祠於樓觀之南，躬行饗祀”。）以其宏麗，不加修飾。道義又令門人購集真經萬餘卷。西魏文帝欽異樓觀道士陳寶熾，召入延英殿問道，太師安定公及朝野士大夫亦從而師之。又召其弟子李順興至都城。試以法術，有驗。於是朝野欽信。既卒，為立祠於沙苑。後周武帝召樓觀道士王延至都。久之，還雲臺觀。（《雲笈七籤》載北周建德中，敕置通道觀，令道士王延“校三洞經圖，緘藏於觀內。延作《珠囊》七卷”。據《續高僧傳·釋彥琮傳》，稱“武帝自續道書，號《無上秘要》”。）建德中，武帝召道士嚴達及王延至都。時沙汰道釋，帝特為嚴達建通道觀於田谷之左，（按《長安志》卷十八，“田谷在盤屋（現周至縣）東三

十里”，又“田谷河出終南山下北流入黑水河”。)復選樓觀之士十人居之。嚴達遂與王延、蘇道標、程法明、周化生、王真微、史道樂、于長文、張法成、伏道崇等十人，以道術相忘，同乎出處，世號田谷十老。後周靜帝大象年間，道教復興。(《仙鑑》卷三十。)隋文帝開皇初，嚴達重修樓觀宮宇，精擇羽流，度道士滿一百二十員。(《仙苑編珠》卷下引《樓觀傳》。《仙鑑》卷三十云：詔重修二廟。)朝野宗奉。(《仙鑑》卷三十。)

隋大業七年，煬帝親駕征遼。時道士岐暉(《終南山說經臺歷代真仙碑記》云平定有扈人，《仙鑑》卷二十九云京兆人。)主觀事，謂門弟子曰：“天道將改，吾猶及見之，不過數歲。”或問曰：“不知來者若何？”曰：“當有老君子孫治世，此後吾教大興。”後數年，隋果亂。(《混元聖紀》卷八。)大業十三年，唐高祖皇帝初起義兵於晉陽。帝女平陽公主，柴紹妻也，亦起兵應帝，屯於宜壽宮。暉逆知真主將出，盡以觀中資糧給其軍。及帝至蒲津關，暉喜曰：“此真君來也，必平定四方矣！”乃改名平定以應之。仍發道士八十餘人，向關應接。帝嘉之，乃下詔曰：“今東應義旗，西開幕府，設官分職，本在忠誠。道士岐平定鑿迹求真，銷名離俗，恬淡榮利，無悶幽閑。而能徹損衣資，以供戎服；抽割菽粟，以贍軍糧。忠節不嘉，理須標授。平定宜授紫金光祿大夫，已下並節級授銀青光祿大夫，以酬其義。”平定力辭曰：“草莽之臣，應接聖君，心崇道本，黃冠不貴金紫，玄教豈向銀青，雖奉殊私，理恐非愜。”帝曰：“師且受，俟得京城，別有進止。”十一月初八日，遣使詣樓觀設醮祈福。是夕白雲如幕，蔭覆壇場，與香交映。又有白鹿一雙，來傍殿門，長鳴數聲，乃去。馳驛以聞。明日，果克京城。因改元義寧。

唐武德二年五月，敕樓觀令鼎新修宮，老君殿、天尊堂，及尹真人廟，應觀內屋宇，務令寬博，稱其瞻仰。並賜土田十頃及仙遊監地充莊。(《道教靈驗》卷十四云：以隋尚書蘇威莊百頃賜觀。)仍於觀側立監置官，檢校修造。即以岐平定主觀事。三年春，帝親詣老君於祠庭。平定率道衆迎駕，仍具千人之食，以獻。帝召平定及法師呂道濟、監齋趙道隆等並賜坐，遂令百官悉就坐飲食。謂曰：“朕之遠祖，親來降此。朕爲社稷主，其可無興建乎？”乃降詔改樓觀曰宗聖觀，賜白米二百石，帛一千

匹，以供觀中修補。（據《混元聖紀》卷八。《道教靈驗記》卷十四云：“時秦王征討四方，東拒王（世）充，外禦竇（建）德，轉輸經費，杼柚為勞。欲祈清盪，速安萬姓。駕幸宗聖，建醮祈福。問觀主岐平定以克定天下之事。對曰：‘陛下聖德感天。秦王謀無不勝。此乃上天所命，聖祖（按即老君）垂祐，何寇孽不可誅也。今耕之時，稍闕膏雨。但歲豐人贍，天下尅日可清矣。’上曰：‘憂社稷未寧，都未念及水旱。如師之言，今祇請於神明，致雨養農耳。’即入殿，於聖祖前炷香虔拜。及便還宮，於是風雨隨駕，直至京城，三日而畿甸告足。”）七年十月，帝幸樓觀，謁老子祠。（《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一，《混元聖紀》卷八。）八年二月，撰《大唐宗聖觀記》刊於石。（碑文見《古樓觀紫雲衍慶集》卷上。）

唐高宗以尹文操為昊天觀主兼知宗聖觀事。儀鳳四年，高宗在東都，先請尹文操於老君廟（在樓觀）修功德。及帝親謁，百官咸從。帝及皇后諸王公主等，同見老君乘白馬，左右神物，莫得名言，騰空而來，降于壇所。內外號叫，舞躍再拜，親承聖旨。由是文操奉敕修《玄元皇帝聖紀》一部，凡十卷，總百十篇。篇別有贊，員半千所作也。紀替異秩，繕寫進之，高宗大悅，終日觀省，不離于玉案。乃授文操銀青光祿大夫，行太常少卿。文操固讓不已，辭官而受散職焉。（見《古樓觀紫雲衍慶集》卷上唐·員半千撰《大唐宗聖觀主銀青光祿大夫天水尹尊師碑》。又見《終南山說經臺歷代真仙碑記》。）

開元二十九年閏四月，玄宗夢玄元謂帝曰，我在城之西南久矣，當與汝於興慶相見；可速迎我。帝謂宰相李林甫、牛仙客曰：朕臨御海內，向三十年，未嘗不五更而起，具朝服，禮謁真容，為蒼生祈福。近因假寐，見玄元具言上事。遂差內使與道門威儀蕭玄裕於城西南尋訪數日，忽於樓觀山谷間見有紫雲現，白光屬天，於其下穿之，果得玉像老君，高三尺餘，以進。其日帝在興慶宮大同殿親自迎謁，果符興慶之言。置於內殿供養，仍令所司寫真容分送天下諸宮觀，遂大赦天下，（據杜光庭《歷代崇道記》。）於樓觀立《大唐聖祖玄元皇帝靈應碑》以記其事。（碑文見《古樓觀紫雲衍慶集》卷上，戴璇撰序，劉同昇撰頌，天寶元年七月建。《歷代崇道記》錄此事於天寶元年。按羅振玉《紀元以來朔閏考》，天寶元年無閏月，而開元二十九年閏四月，適與此合。《舊唐書·禮儀志》記此事於開元二十年閏四月，按開元二十年無閏月，非是。《混元聖紀》卷八錄此事於開元二十八年四月。又見杜光庭《道教靈驗記》卷六，但不記年月。又按碑文，是時宗聖觀主李玄則，監齋顏無待，上座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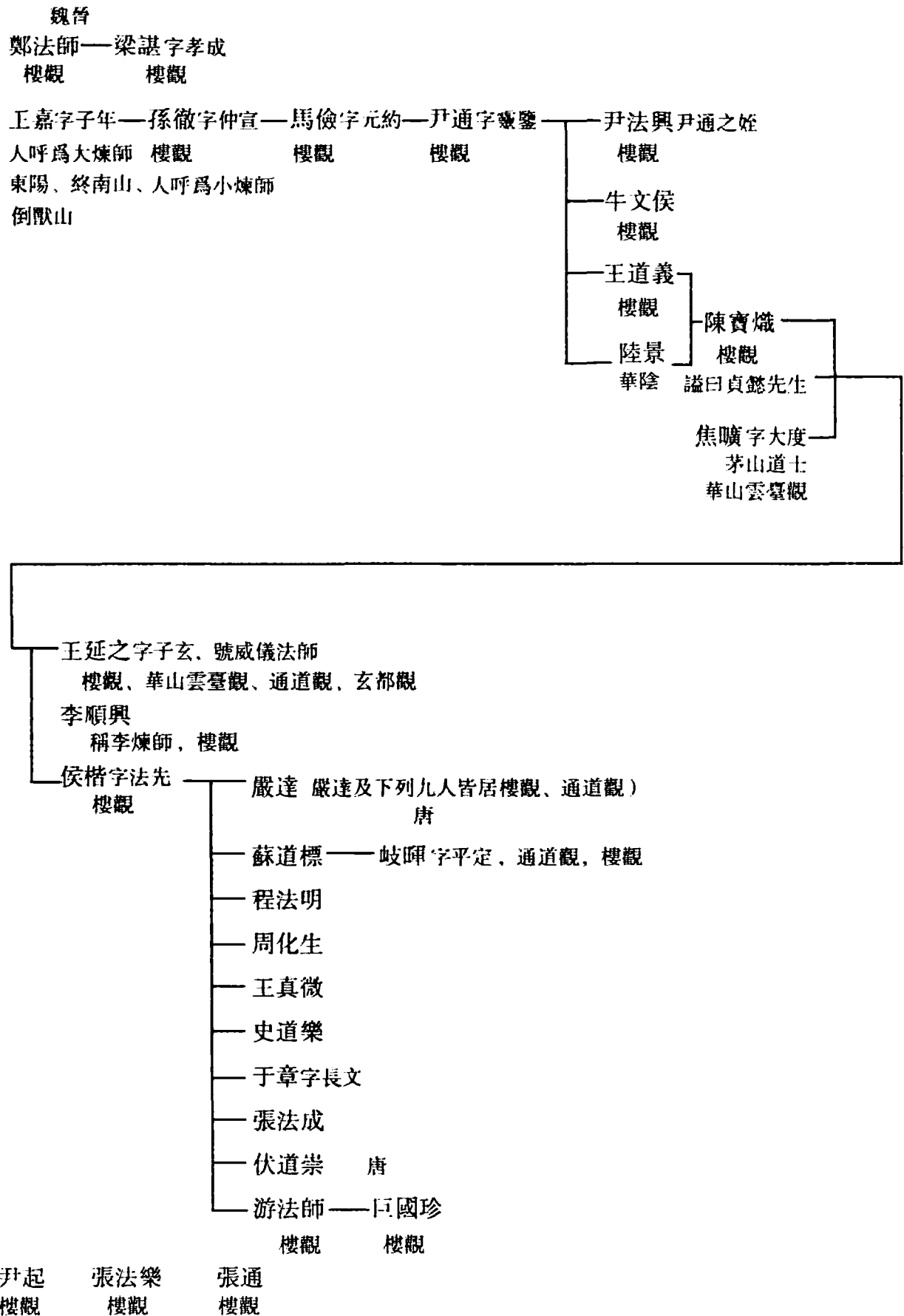
承說。)

宋室興，太宗端拱元年，復賜觀額曰順天興國。金哀宗天興年間，遭遇兵亂，累代宏規，焚毀殆盡。元太宗八年丙申，全真教清和大宗師尹志平(丘處機之弟子。)禮謁祖宮，同塵子李志柔(字謙叔，家世洛水，丘處機之弟子。)亦侍行。時教門四方宿德，不召而集。徘徊遺址，其存者惟三門、鐘樓並二亭耳，遂議興復。時有前道士張致堅狀其舊業以獻，乞爲重建計。尹志平即以狀付李志柔，俾任其責。志柔遂請行省田相君雄，乾州長官劉侯德山，爲功德主。繼承總府文據，以近觀舊有地土，明斥四止，永爲贍衆恒產。公於是率徒千指，以志平所委大師韓志元、張志朴糾領其事。薙榛棘，除瓦甃，輦材植；斲者，陶者，規構者，耕以饗給者，莫不同誠竭力，彌月漫歲，有馨鼓弗勝之意。逮于壬寅年，稍克就緒。建殿三，曰金闕寥陽、曰文始、曰玄門列祖。爲樓三，曰紫雲衍慶、曰景陽、曰寶章。爲堂二，曰真官、曰齋心。賓有館，衆有寮，焚誦有室。山門、方丈、厨庫、蔬圃、水輪，至於下院別業，以次而具。丹堊藻繪，赫然一新。元世祖中統元年夏六月，以朝命易觀爲宮，仍舊宗聖之名，作大齋以落之。中統四年癸亥，全真教誠明宗師張志敬(李志常之弟子。)命李志柔還樓觀，凡有闕略，悉皆完飾。方之前代，雖未大備，其已成殿閣，俊麗則復過之。至元改元，奉德音禁民侵擾，及使臣軍旅無聽留宿，以便焚誦。(三年丙寅，李志柔卒。以上據《古樓觀紫雲衍慶集》卷上元世祖中統四年李鼎《大元重修古樓觀宗聖宮記》，卷中李道謙《大元宗聖宮主李尊師道行碑》。後文又見《甘水仙源錄》卷七，題曰《終南山樓觀宗聖宮同塵真人李尊師道行碑》。)

明萬曆間有道士姬東坡善鼓琴，講《南華經》，多自悟，詩時出奇句。神宗嘉其恬寂，錫道經二藏，龍旂御仗幢旛十六，及瑞蓮圖，並勞以璽書。前爲四子堂及文始、三清二殿。再進則望氣樓。其右殿曰景陽，有丹井。左殿曰寶章，後爲宗聖宮。宮後林莽翠繞，有臺據高岡之上，曰說經臺。元至元二年重修。樓殿凌空，金碧溢目。住山石廷玉有圖並記。(見雍正《陝西通志》。《關中勝蹟圖志》有《樓觀圖》。)



### 樓觀道士傳授表



## 道館考原

《廣弘明集》卷十二唐·釋明概《決對傅奕廢佛僧事並表》：“未若道家，都無承據。李老事周之日，未有玄壇。張陵謀漢之晨，方興觀舍。故後漢順帝中，有沛人張陵客遊蜀土，聞古老相傳云：昔漢高祖應二十四氣，祭二十四山，遂王有天下。陵不度德，遂構此謀。殺牛祭祀二十四所，置以土壇，戴以草屋，稱二十四治。治館之興，始乎此也。”天師立二十四治，系師立備治八品，配治八品，遊治八品，見《南北朝天師道考稿·設治篇》。（按《仙鑑》卷十七張天師引《成都記》云：“道經二十四治應二十四氣，六十甲子分隸其間。避唐高宗諱，始改爲化。”《新唐志》子錄神仙類著錄道士令狐見堯《正一真人二十四治圖》一卷，貞元人。《崇文總目》道書類著錄《二十四化記》三卷，段四貴撰。《正一真人二十四治圖》一卷，令狐見堯撰。《通志略》諸子類道家著錄《二十四化記》三卷，唐·段道士世貴撰，記蜀中二十四山神仙之所。又《正一真人二十四治圖》一卷，唐道士令狐見堯撰，叙蜀中二十四治之所，名山福地。《道藏闕經目錄》卷下著錄《正一二十四化記》三卷，不著撰人。《新唐志》子錄神仙類著錄段世貴《演正一氣化圖》三卷，《崇文總目》道書類云二卷，段思貴撰；《通志略》諸子類道家記云一卷，段世貴撰。《宋志》神仙類著錄《二十四化詩》一卷，又《二十四化圖》一卷。）至晉或稱廬，或稱治，或稱靖。《抱朴子·道意篇》：李“寬所奉道室，名之爲廬。寬亦得温病，託言入廬齋戒，遂死於廬中”。《學津討原》收劉宋·劉敬叔《異苑》卷七謂：“錢塘杜明師，（據《雲笈七籤》卷一百一十一《杜曷傳》，杜明師即杜曷，字叔恭，錢塘人。）夢人人其館，是夕謝靈運生會稽。其家以子孫難得，送杜治養之。注：治音稚，奉道之家靜室也。”《晉書》卷八十：“王氏世事張氏五斗米道，凝之彌篤。孫恩之攻會稽，寮佐請爲之備；凝之不從，方人靖請禱。”《三洞珠囊》卷六《清戒品》引《三洞科起靖觀宮堂》第十一云：“民家曰靖，師家曰治。”又是時山居修道者皆居山洞，（張天師諸治，亦多在山中。）即於其旁築有館舍，此即後世道館之始。《晉書·許邁傳》：“於是立精舍於懸雷，（山名。）而往來茅嶺之洞室。放絕世務，以尋僊館。”《真誥》卷二十言許翮“居雷平山下，修業精勤，常願早遊洞室，不欲久停人世”。“即居方隅山洞方園館中。”後始立道館於都邑。《仙鑑》卷二十四《陸修靜傳》：“先生時沂江南，尤嗜匡阜之勝概。孝武帝大明五年，

爰構精廬於白雲峰下。太始三年，明帝復加詔命，使刺史王景文敦勸，不得已而就焉。”“先生既至闕，帝設崇虛館通仙臺以待之。”案據上引許翮事，是東晉已有用館以稱修道之所者。其後齊代有興世館，梁代有華陽上下館、朱陽館等；是南朝仍稱館。而道觀之稱，初用於北朝。按《釋名》曰：“觀者，於上觀望也。”又注曰：“觀，觀也。周置兩觀以表宮門。其上可居，登之可以遠觀，故謂之觀。”故館、觀二字，其義不同。魏終南山已有樓觀，其後北周有通道觀、玄都觀等。至唐代，始不用館字，而以觀字代之。及唐以後人撰文，輒改館為觀字。至唐宋以來，大道觀，則稱曰宮。《舊唐書·玄宗本紀》下：天寶二年“改西京玄元廟為太清宮，東京為太微宮，天下諸郡為紫極宮”。

### 道教形像考原

唐·釋法琳《辯正論》卷六自注：“考梁陳齊魏之前，唯以瓠盧盛經，本無天尊形像。按任子（任嘏）《道論》及杜氏（杜夷）《幽求》云：道無形質，蓋陰陽之精也。《陶隱居內傳》云：在茅山中立佛道二堂，隔日朝禮。佛堂有像，道堂無像。王淳《三教論》云：近世道士，取活無方，欲人歸信，乃學佛家制作形像，假號天尊，及左右二真人，置之道堂，以憑衣食。宋·陸修靜亦為此形。”是劉宋道教，已有形像。梁·陶弘景所立道堂無像，是梁時道館立像，尚未甚通行也。

據《魏書·釋老志》載，魏世祖為寇謙之“起天師道場于京城之東南，重壇五層”。《隋書·經籍志》說此壇宇“每帝即位，必受符籙，以為故事，刻天尊及諸仙之像而供養焉”。是北魏天師道已有形像。《洞玄靈寶千真科》（唐·朱法滿《要修科儀戒律鈔》多有徵引。）曰：“共居觀舍、堂殿、園林、田地三寶衆，殿屬天尊，堂屬道士。”

《太玄真一本際妙經》（簡稱《本際經》。）云：“若於空相，未能明審，猶憑圖像，係錄其心，當鑄紫金，寫我真相，禮拜供養，如對真形。想念丹禱，功德齊等。所以者何？身之與像，俱非實故。若能明了，非身之身，圖像真形，理亦無二，是故敬像隨心，獲福報之輕重，唯在汝心。貧窮之人，泥木銅綵，隨力能辦，殿堂帳座，幡華燈燭，稱力供養，如事我

身。承此因緣，終歸正道。”當時道士已面對道像存思修道。

又釋玄嶷《甄正論》卷上：“近自吳蜀分疆，宋齊承統，別立天尊，以爲教主。”唐初道館內立元始天尊像，左右二真人夾侍。《茅山志》卷二十二《唐國師昇真先生立觀碑》謂唐太宗爲王遠智造太平觀，“又於內殿奉爲文德皇后造元始天尊像一軀，二真夾侍”。又《桐柏真人茅山華陽觀王先生碑銘并序》謂王軌於唐太宗時重建華陽觀，造“正殿三間，兩廡，并及講堂，壇靖，房宇門廊”。“又於內殿奉造元始天尊像一軀，光趺八尺。左右真人夾侍。神儀肅穆，法相希微”。參閱《南北朝天師道考稿·設治篇》。

### 道教神靈之演變

凡宗教必有其創教之教主，必有其經典、崇拜物件與祭祀之神靈，舉凡佛教、基督教、伊斯蘭教，莫不如此。先秦之方仙道，已有仙和道的信仰，仙則遠追黃帝，道則祖述老子。漢帝祭祀太一和五嶽山川之神，而黃老道興焉。漢末早期道教創立，依《太平經》、《老子想爾注》傳道，神靈頗爲繁雜。寇謙之、陸修靜清整道教，建立科儀，創制道經，而元始天尊、太上老君的祭祀已風行，二者皆爲道之化身。蓋當時門閥氏族執政，道教神靈亦多端，故陶弘景作《真靈位業圖》，意在規範道教神靈之秩序。唐代一統天下，爲提高門閥地位，認老子爲初祖，全國各地建老子廟。從此認定道教創始人爲老子，李耳所著《道德經》爲道教元典，而唐玄宗時編成《三洞瓊綱》，實即《道藏》之初型。唐代確認李耳、孔丘、釋迦牟尼爲道、儒、釋三教之教主，習《道德經》者亦可科舉考試入仕。要之，隋唐盛世，高道輩出，詩文輝煌，禪宗立基，佛密東傳，中華文明播於世界，良有以矣。

迨至宋代，結束藩鎮割據，偃武修文，然屢屈於外侮，欲振皇威，故仿唐帝尊老子爲祖宗的做法，尊黃帝爲趙氏始祖。其實道學宗黃帝，淵源甚古。正如孔丘之儒，基於《論語》多言周公、文王、武王，至《尚書》則始於堯舜，孟子而後，猶“言必稱堯舜”。《史記》由堯舜而上推至黃帝，更有以伏羲、神農、黃帝謂之“三皇”，女媧、蚩尤並爲中華各民

族始祖。孔安國《尚書序》、皇甫謐《帝王世紀》除“三皇”外，更以少昊、顓頊、高辛(帝嚳)、唐堯、虞舜為“五帝”，下接夏、商、周“三代”，著為信史。方仙道之信仰，實本諸黃帝，齊威王時古器有“紹鍾高祖黃帝”銘文可證。田齊以黃帝為始祖，鄒衍的學說更“先序今以上至黃帝”，造成戰國時期“百家言黃帝”的局面。漢文帝以黃老之學治國，至馬王堆漢墓發現之《黃帝四經》以及劉安編《淮南子》，再至漢末之黃老道，黃學和老學已合二而一成為道學。中醫元典《內經》託名黃帝，實《黃帝內經》亦方仙道之著述，至宋徽宗時已令太學博士研習之。至後世全真道起，則以玉清元始天尊、上清太上大道君(靈寶天尊)、太清太上老君(道德天尊)為“三清尊神”；以玉皇大帝、北極大帝、勾陳上官天皇上帝、后土皇地祇為“四御天帝”，全國普建“三清殿”、“四御殿”，沿襲至今。道教祭祀神靈遂失其古義，流于神話，教主不明，難與釋迦牟尼、耶穌、穆罕默德、孔丘並駕齊驅矣。

### 老子、老君、玄元皇帝、混元皇帝

《三國志·張魯傳》引《典略》謂五斗米道法：“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習。”明·曹學佺《蜀中廣記》卷七十二引《玄都律》謂五神下降，授張陵為國師，“有五人，其一云是周柱下史也，一新出太上老君也”。是則柱下史與太上老君有別。晉《抱朴子》言李聃即是老君，後世則稱老子為太上老君。《抱朴子·雜應篇》：“但諦念老君真形，老君真形見，則起再拜也。老君真形，思之，姓李，名聃，字伯陽。身長九尺，黃色鳥喙，隆鼻，秀(孫校《意林》引無秀字。)眉長五寸，耳長七寸，額有三理，上下徹，足有八卦。以神龜為牀。(孫校《意林》引有住字。)金樓玉堂，白銀為階。五色雲為衣，重疊之冠，鋒鋌之劍，從黃童百二十人。左有十二青龍，右有二十六白虎。前有二十四朱雀，後有七十二玄武。前道十二窮奇，後從三十六辟邪。雷電在上，晃晃昱昱。此事仙經中也。見老君則年命延長，心如日月，無事不知也。”

《老君傳》：《舊唐志》乙部史錄雜傳類著錄《高士老君內傳》(按士當作上。)一卷，尹喜、張林亭撰；丙部子錄道家類著錄《太上老君玄元皇

帝聖紀》十卷，尹文操撰。（父誤，當作文。）《新唐志》丙部子錄神仙類著錄尹喜《高士老君內傳》三卷，（按此一卷、三卷本《老君傳》，今皆亡。）楊上器注《太上玄元皇帝聖紀》十卷。《宋志》神仙類尹文操《玄元聖紀經》十卷。《崇文總目》道書類著錄《老子內傳》三卷，尹喜撰。《通志略》諸子類道家傳著錄《老君內傳》三卷，尹喜撰；《老君傳》一卷，不著撰人；又記著錄《太上混元皇帝聖紀》十卷，楊上器注。（按混元當作玄元，宋人改作混元耳。）

《古樓觀紫雲衍慶集》卷上唐·員半千撰《大唐宗聖觀主銀青光祿大夫天水尹尊師碑》謂尹文操“字景先，隴西天水人也”。唐高宗時“奉敕修《玄元皇帝聖紀》一部，凡十卷，總百十篇，篇別有贊”。贊，員半千作，“紀贊異秩”。《混元聖紀》卷一云：“尹文操編《聖紀》八百二十章。”據《新唐志》、《通志略》，此紀又有楊上器注本，亦十卷。今皆佚。《甄正論》卷中稱之曰《老子聖紀》，《混元聖紀》引作《唐紀》。

《仙鑑》卷五十一：“道士賈善翔，蓬州人，字鴻舉。”宋“哲宗朝，作《猶龍記》暨《高道傳》行於世”。《混元聖紀》卷一云：“賈善翔傳《猶龍》，析為百篇。”今《道藏》收《猶龍傳》六卷三十篇，題曰左街都監同僉書教門公事崇德悟真大師賈善翔編。前有序，實全傳之提要。

《道藏》又收《混元聖紀》九卷，題曰宋觀復大師高士謝守灝編。《太上老君年譜要略》一卷，題曰永嘉謝守灝編集，隱山李致道校正；乃《混元聖紀》卷一之節本。又《太上混元老子史略》三卷，題曰廬山清虛庵道士臣謝守灝編。卷上即《混元聖紀》卷一，卷中、下即《混元聖紀》卷二、三。稍有詳略之異，疑即《混元聖紀》之初稿。

## 唐代祭祀老子

唐高祖（李淵）即崇老，武德初，高祖因羊角山老子顯靈，詔令於其地建太上老君廟，修葺樓觀，增建老君廟和尹真人廟等。宋·李石《續博物志》卷七：武德三年“晉州人吉善行於羊角山見白衣父老，呼善行曰：為吾語唐天子，吾為老君，即汝祖也。高祖因立廟”。《混元聖紀》卷八云高祖親謁並稱：“朕之遠祖親來降此，朕為社稷主，其可無興建乎？”杜光庭《歷代崇道記》稱之“神仙之苗裔”。

太宗詔謂“朕本系出於柱史”。（貞觀十一年太宗令道士女冠在僧尼前詔，見《混元聖紀》卷八。《廣弘明集卷》二十五則節錄此詔。）高宗時，乾封元年，帝自封禪還，“二月己未，次亳州幸老君廟，追號曰太上玄元皇帝”。（見《舊唐書·高宗本紀》下。）中宗神龍元年二月甲寅“老君依舊爲玄元皇帝”。（見《舊唐書·中宗睿宗本紀》。）則武后篡唐，必去老君玄元皇帝之尊號。但《新舊唐書·則天皇后本紀》皆未載此事，蓋疏漏耳！唐玄宗天寶“二年正月丙辰，加玄元皇帝尊號大聖祖三字”。（見《舊唐書·禮儀志》。）“三月壬子，親祀玄元廟，以冊尊號。制追尊聖祖玄元皇帝父周上御大夫敬，曰先天太上皇；母益壽氏，號先天太后。”八載閏六月“丙寅，上親謁太清宮，冊聖祖玄元皇帝尊號爲聖祖大道玄元皇帝”。十三載“二月癸酉，帝親朝獻太清宮，上玄元皇帝尊號曰大聖祖高上大道金闕玄元天皇大帝”。（見《舊唐書·玄宗本紀》。）

高宗乾封元年尊老子爲太上玄元皇帝。玄宗於開元二十五年令“道士女冠宜隸宗正寺”，視道士爲宗室；開元二十九年“制兩京、諸州各置玄元皇帝廟，並崇玄學，置生徒，令習《老子》、《莊子》、《列》、《文子》，每年准明經例考試”。天寶元年又將莊子號爲南華真人，文子號爲通玄真人，列子號爲沖虛真人，庚桑子號爲洞虛真人，其四子所著書改爲真經，玄宗親自爲《道德經》作註，制令士庶均須家藏一本，令學者習之。兩京及諸州各置玄元皇帝廟，京師號玄元宮。尋改西京爲太清宮，東京爲太微宮。

杜光庭《道德真經廣聖義》闡揚重玄秘旨，是尊崇老子的餘韻。杜光庭《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注》中云：“以明老君爲衆聖之祖，真神之宗，一切萬物莫不因老君所制，故爲宗祖也。”杜光庭《道教靈驗記》載唐代太清宮之情狀：“亳州真源縣太清宮，聖祖老君降生之宅也……唐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明皇六聖御容，列侍於老君左右。兩宮二觀，古檜千餘樹，屋宇七百餘間，有兵士五百人鎮衛宮所。”太清宮配祠列祖列宗，又有兵士鎮衛，式同“太廟”。

杜光庭《道教靈驗記》黑髭老君召代宗遊十洲三島驗云：“唐代宗皇帝夢爲二青童所召，混元聖祖（老子。）命皇帝從遊四海之外，既覺，命

畫工圖之，宣示京師求訪其像於京左街務本坊光天觀東聖祖院。”《道教靈驗記》啓靈觀天尊驗：“秦州（今甘肅天水。）啓靈觀者，昔老君與尹喜將適流沙駐駕之所，自天竺迴，幽演大道，亦栖止焉。”

宋代則真宗自澶淵盟後“封禪事作，祥瑞沓臻，天書屢降，導迎奠安，一國君臣，如病狂然”。（見《宋史·真宗本紀贊》。）大中祥符六年“八月庚申，詔來春親謁亳州太清宫”。“庚午，加號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

### 宋室以黃帝爲聖祖與奉祀玉皇

殷周以來，已有上帝信仰，將天和上帝等同，稱皇天上帝、昊天上帝、上帝、天帝。《漢書》卷二十五上：“秦穆公立病卧五日不寤。”顏師古注：“寤覺也，覺音公孝反，寤迺言夢見上帝。師古曰：上帝謂天也，上帝命穆公平晉亂，史書而臧之府師。”《太清金液神丹經》卷中：“昔日趙簡子，夢隱公獻公，簡子隨二公而行，乃到天帝所。二公於天帝前更相訟。”上帝、天帝蓋玉皇之雛型。

玉皇之稱已見陶弘景《真靈位業圖》。南朝馬樞《道學傳》載陸修靜爲宋明帝辯佛道異同，答云：“在佛爲留秦，在道爲玉皇。”唐·溫庭筠《贈彈箏人》詩：“天寶年中事玉皇，曾將新曲教寧王。”唐·元稹《以州宅誇於樂天》詩：“我是玉皇香案吏，謫居猶得住蓬萊。”真宗大中祥符五年，親祀玉皇於朝元殿。《宋史》卷一〇四載大中祥符七年“改奉元宮曰明道宮，奉安玉皇大帝像”。大中祥符八年上玉皇大帝聖號曰“太上開天執符御曆含真體道玉皇大天尊”。其後歷年累有冊封，上玉皇大帝寶冊、袞服。《道藏》收錄《宋真宗御製玉京集》六卷，爲齋醮中上玉皇、聖祖天尊大帝、三清、太祖、太宗等的表文和告謝詞。

景德元年，宋與遼訂立“澶淵之盟”，每年向遼納銀十萬兩，絹二十匹，雙方以兄弟相稱。爲穩定人心，真宗製造“天書事件”，以示受命於天。據北宋·司馬光《涑水紀聞》卷六載：“王冀公（王欽若。）既以城下之盟短寇萊公（寇準。）于真宗，真宗曰：然則何以洗此耻？冀公曰：今國家欲以力服契丹，所未能也。戎敵之性，畏天而敬鬼神，今不若盛爲祥瑞引天命以自重，戎敵聞之，庶幾不敢輕中國。”大中祥符元年起，真宗



開始天書下降、聖祖臨朝的活動。

《續資治通鑑》卷二十七載大中祥符元年，真宗於崇政殿之西序，告訴王旦、王欽若等見神人星冠絳袍來告：“當降天書《大中祥符》三篇，勿泄天機。”大中祥符五年十月，真宗（趙恒）又告訴輔臣，夢見原先降臨的神人傳玉皇之命云“先令汝祖趙某（趙玄朗）授汝天書，令再見汝，如唐朝恭奉玄元皇帝”。翌日，復夢神傳天尊言：“吾人皇九人中一人也，是趙之始祖。”《宋史·禮志》載真宗遂上聖祖號曰“聖祖上靈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上帝”，並下詔：“聖祖名：上曰玄，下曰朗，不得斥犯。”聖祖天尊大帝，又名長生保命天尊趙玄朗。

真宗即位未久，即于咸平元年九月以孔子四十五代孫孔延世襲封文宣公，世代罔替。大中祥符八年，又詔信州道士張正隨赴闕，賜號“虛靜先生”，世居龍虎山，自謂張陵後裔，上溯張良，以劍、印傳為張天師世家。孔、張二姓儒道世代相傳，至今未已。趙佶則以《黃帝內經》、《道德經》、《莊子》、《列子》入太學辟雍，並編《道史》、《道典》和《仙史》。金門羽客可以出入宮禁矣。

徽宗政和六年，徽宗親詣玉清和陽宮上“太上開天執符御曆含真體道昊天玉皇上帝徽號寶冊”。丙申，赦天下，命洞天福地修建宮觀，塑造聖像。十一月丁酉，朝獻景靈宮。戊戌，饗太廟。己亥，祀昊天上帝於園丘，赦天下。自稱教主道君皇帝。至此對玉皇的崇拜達到最高，此為道觀奉祀玉皇大帝之由來，世俗皇權遂投射於道教信仰世界矣。

## 道教諸宗

道教自宋金以來，鍊養派則分南北宗。南宗昉於宋·張伯端，北宗即全真教，始於金·王喆。南宗先命，北宗先性。南宗諸家撰述見《洞真部》方法類所收《修真十書》。北宗諸家集，多收入《太平部》。至符籙科教派則分為三宗，即龍虎、閻皂、茅山三宗是也，其符籙各不同。（據明·王禕《青巖叢錄》。）

張陵曾孫盛，於西晉永嘉中移居今江西貴溪之龍虎山，為龍虎宗

之肇始，按《仙鑑》卷十九，張魯有五子，其第四子名盛（一說為張魯弟張衡之子）。又卷十九《張滋傳》云：“盛，字元宗，歷奉車都尉，散騎侍郎，封都亭侯。嘗喟然歎曰：‘吾先世教法，常以長子傳授；而諸兄皆不娶，可使至此遂無傳乎？’西晉永嘉中，夜望大江之東，有瑞氣徹天。謂其妻曰：‘是可成吾丹矣。’乃棄官南遊，至鄱陽郡，望之曰：‘近矣！’即山行五日，至一處，山嶺秀麗。登而喜曰：‘吾得之矣！’山頂有真人丹穴井竈存焉，乃昔日煉丹修養之地。遂就其井穴左右結廬。居一年，盧氏來尋之，遂與同居此山，得一子。（原注：一云盧氏攜一子自蜀來處山之下。）居九年，丹成。一日，尸解而去。人呼其龍虎。子孫多居山之北。”此宗初不甚著，至宋徽宗四召張繼先至闕，（始自崇寧中。）賜號虛靜先生，（見《仙鑑》卷十九。）龍虎宗始著於世。

《仙鑑》卷十九《張可大傳》云三十五代天師張可大宋理宗“寶祐二年，復奉聖旨，召赴行在，住持龍翔宮，以親老故辭，勅提舉三山（指龍虎山、閻皂山、茅山。）符籙，兼御前諸宮觀教門公事，主領龍翔宮事，至今遙領”。自此，龍虎宗成為江南道教統領。

及元代，北有全真教，南有龍虎宗，是時道教宗派，以此二者為最盛。元·虞集《道園學古錄·河圖仙壇之碑》云元武宗“三年公（吳全節）奉聖旨設醮於龍虎、閻皂、句曲三山”。仁宗“延祐元年公奉旨設醮於龍虎、閻皂、句曲三山”。“泰定三年奉旨設醮於龍虎、閻皂、句曲三山”。（見《孫克寬《元代道教之發展》。）入明，全真教轉衰，而龍虎宗遂獨步當時矣。（《通志略·地理類·名山洞府》載《玉笥山記》一卷，唐道士令狐見堯撰；《閻皂山記》一卷，楊申撰；《嶽瀆福地圖》一卷；《福地記》一卷；《名山洞天記》一卷；《十大洞天記三十六小洞天記》一卷；《洞天集》五卷，王正範撰。）

閻皂山在宋臨江軍清江縣，（今屬江西。）為太極左仙公葛玄昇天之處。（見《仙鑑》卷二十三《葛仙公傳》，及《圖書集成·方輿彙編·山川典》。）又《太極葛仙公傳》云：“最後於閻皂山東峰卧雲庵，築壇立竈，以鍊金丹。”《雲笈七籤》卷四道教經法傳授部錄《靈寶經目序》，宋元嘉十四年陸修靜作。文云：“仙公授文於天台。”蓋道流相傳，謂《靈寶經錄》出自仙公。故閻皂宗傳《靈寶經錄》。明·俞策《閻皂山志》卷上宋寧宗慶元二年

周必大《崇真宮記》：“自漢末張道陵、葛玄、丁令威皆有壇井，故《寰宇記》以爲神仙之館。舊隸吉州新淦縣。建臨江析軍，乃屬清江。如閣，山色皂，以是得名。初置靈仙館，煨燼於隋。至唐道士程信然掘地得玉石像尺餘，覆以鐵鐘，創草堂居之。先天元年，孫道士爲臺殿，因山名觀。咸通大火，玉像僅存。楊薦父子次第葺之，江南李氏改名玄都。（宋初賜名景德。）天禧庚申，熙寧丙辰，再焚再葺，政和八年始賜號崇真宮。前對凌雲峰，後倚東南兩山，皆有壇。其東葛，其西張也。水出宮後。大抵葛仙遺跡爲多，故崇寧間封沖應真人，誥命在焉。北有令威觀，基壞久矣。入門即御書閣十一楹，藏熙寧賜書百一十八幅，章聖封泰山芝草二本，《皇祐新樂圖》一卷，紹興宸翰十軸。閣後設傳錄壇，蓋法許受錄者，惟金陵之茅山，廣信之龍虎山，與此爲三。徽宗朝給元始萬神銅印，至今用之。次曰金闕寥陽殿，曰昊天殿，曰正一堂，曰靖應堂。其東曰祖師殿，曰藏經殿。最後玉像閣五間，其崇五丈四尺，雄傑冠於一宮。凡殿宇皆翼以修廊。道士數百人環居之。其外爭占形勝，治廳館，總爲屋一千五百間。江湖宮觀，未有盛於此者。”《閻皂山志》卷上又云：“崇寧三年加賜萬壽，淳佑六年又加稱大，總名之曰大萬壽崇真宮也。”“按原志云：宋淳祐中，復賜銅版，傳度符錄。壬辰山寨鄧克明之變，臺基殿俱毀。”（按同治《臨江府》卷四：“鄧克明寨，在新淦縣東四十里，鄧克明據撫州時所立，忠武王常遇春討平之。”又按雍正《江西通志》卷三十一引《撫州志》，謂元順帝至正十九年己亥“六月，新淦鄧克明擒殺劉世英，據崇仁”。陳“友諒以克明爲右丞，據撫州”。又引《豫章書》謂至正二十一年辛丑“十一月，僞漢右丞鄧克明遣其員外羅天剛以分省印及撫州、建昌、臨江、汀州四路，南豐、寧都、富州三州，樂安、臨川等十八縣印詣鄧愈降”。故《撫州志》及《豫章書》所記鄧克明，即《閻皂山志》之鄧克明，乃元末群雄。壬辰年當即元順帝至正十年。）《大元聖政國朝典章》卷三十三《閻皂山行法錄》條：“聖旨節：該張天師奏，臨江路閻皂山有的萬壽崇真宮葛仙翁八景玄壇裏住持李宗師，每年正月十五日一番做好事行法錄有來”云。《元史·世祖本紀》：至元二十四年春“二月壬辰朔，遣使持香幣詣龍虎山、閻皂、三茅設醮”。《閻皂山志》卷上又云元末毀壞之後，“明洪武初，道士徐麟洲復之。十七年，授五代孫李半仙爲靈官，王圭石副之，二十七年復授張尊禮爲靈官，宣德初，授黃谷虛第五十二代也。至八年，歲

飢，有采蕨者遺火，延燬宮觀，谷虛稍修復之，嗣後教典不墜。至嘉靖中，積負虛稅，黃冠星散，僅存一二人。萬曆間道士劉開化欲還舊觀，未果”。時“惟仙公殿、東嶽殿、丹井尚存，其餘琳宮絳閣，彌望丘墟矣”。雍正《江西通志》卷一百十一曰：“今所存者惟八景壇基，有碑記及詩。”明·俞策《閤皂山志》流傳不廣，故詳錄於此。又《正統藏·太平部》收有《勿齋先生文集》二卷，題曰敕賜高士右街鑒義主管教門公事閤皂山楊至質撰。

梁·陶弘景隱居茅山，（故祖茅君。）傳晉·楊羲、許謐、許翮所出上清大洞經錄，因創茅山宗。中經隋唐二代，高道輩出，隱然為道教正宗。及宋稍轉衰，至元明則其名反為龍虎宗、全真教所掩矣。

《茅山志》卷十一《劉混康傳》：宋哲宗紹聖四年“別勅江寧府句容縣三茅山經錄宗壇，與信州龍虎山，臨江軍（清江縣。）閤皂山，三山鼎峙，輔化皇圖”。故前引南宋·周必大文，謂法許受錄者，惟金陵之茅山，廣信之龍虎山，與閤皂山。《金陵玄觀志》卷八引《戚氏志·方山崇真觀略》曰：“道家閤皂山太極左宮符錄，與三茅、龍虎並行，號三山。”故道教符錄科教派之分為三宗，當成於北宋。《茅山志》卷十六：黃澄，宋徽宗時人，“初三山經錄，龍虎《正一》，閤皂《靈寶》，茅山《大洞》，先生請混一之。今龍虎閤皂之傳《上清畢法》，蓋始於此”。

明·張宇初《道門十規則》增淨明一派，云：“後之闡化，則有祖天師、（按即張陵。）許真君、（許遜。）葛仙翁、茅真君諸派。”“若祖師之曰正一，許君之曰淨明，仙公之曰靈寶，茅君之曰上清。”按茅山宗則藏內有元·劉大彬造《茅山志》三十三卷，詳載其事。龍虎宗則有《漢天師世家》四卷，《藏外》另有清·婁近垣《龍虎山志》十六卷。淨明派《藏外》有清·丁步上、郭懋隆《逍遙山萬壽宮志》二十卷。惟俞策之《閤皂山志》二卷，（清·錢曾《述古堂藏書目》卷三著錄《閤皂山志》二卷，不著撰人。）則殊簡略；宜據宋元人詩文集增訂。

### 天師道與茅山宗

天師立二十四治，系師立備治四所，配治八所，周布四海。系師又

立遊治八所，遊治者，巡遊治也。王氏世事張氏五斗米道。謝靈運生，送杜治養之。（見《道館考源》條。）蓋魏晉時，天師道治所，分佈必甚廣。今陶弘景《登真隱訣》卷下：“正一真人三天法師張諱告南嶽夫人口訣。”原注：“天師於陽洛教授此訣也。按夫人于時已就研詠洞經，備行衆妙。而方便宣告太清之小術，民間之雜事者，云以夫人在世嘗爲祭酒故也。然昔雖爲祭酒，於今非復所用，何趣說之。此既是天師所掌任，夫人又下教之限，故使演出示世，以訓正一之官。”按《上清經述》、《上清原統經目註序》，陽洛，山名。《三國志·魏志》卷八《張魯傳》：“魯遂據漢中，以鬼道教民。自號師君。其來學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號祭酒，各領部衆；多者爲治頭大祭酒。”

《紫陽真人內傳》末有《周裴二真叙》：“江乘令晉陵華僑，世奉俗神。忽夢見群鬼神與之遊行飲食，群鬼所與僑共飲酒，僑亦至醉。還家，輒吐所飲噉之物。數年，諸鬼逐課限僑舉才。僑不得已，先後所舉十餘人，皆至死亡。鬼以僑所舉得才有知人之識，限課轉多。若小稽違，便彈治之。僑自懼必爲諸鬼所困，於是背俗入道，詣祭酒丹陽許治受奉道之法。群鬼各便消散，不復來往。奉道數年。”云云。《真誥》卷二十：“漸漸真仙來游，始亦止是夢，積年乃夜半形見。裴清靈、周紫陽至，皆使通傳旨意於長史。（許謐。）而僑性輕躁，多漏說冥旨，被責。又以楊君（楊羲。）代之。”注又云：“華與許氏有婚姻。”《真誥》卷二十又云：“李東者，許家常所使祭酒，先生許邁亦師之。家在曲阿東，受天師吉陽治左領神祭酒。”據此，茅山宗嗣上清第一代太師魏華存曾爲祭酒，嗣上清第二代玄師楊羲，嗣上清第三代真師許謐，與華僑交往；而僑固詣祭酒受奉道之法者也。謐兄邁，則師事祭酒李東。

### 帛和與帛家道

帛和，見《神仙傳》。《抱朴子·祛惑篇》：“前世有名之道士如白和者，傳言已八千七百歲。時出俗間。忽然自去，不知（孫校當衍此二字。）其在。其（孫校當衍此字。）洛中有道士，已博涉衆事，洽鍊術數者，以諸疑難諮問和。和皆尋聲爲論釋，皆無疑礙。故爲遠識。人但不知其年

壽，信能近千年不啻(孫校當衍此字。)耳。後忽不知所在。”《水經注》卷九洹水：隆慮“縣北隆慮山，昔帛仲理之所遊神也”。又卷十四無終山“即帛仲理所合神丹處也。又于是山作金五千金以救百姓”。又卷十五：灋“水西南有帛仲理墓，墓前有碑云真人帛君之表。仲理名護，益州巴郡人。晉懷帝永寧二年十一月立”。《神仙傳》曰：帛和，遼東人，蓋誤。梁·陶弘景《周氏玄通記》卷一注：“周家本事俗神禱，俗稱是帛家道。”周“子良祖母姓杜，爲大師巫。故相染逮。外氏徐家，舊道祭酒。姨母化其父一房入道”。按卷一，周子良，陶弘景弟子，本豫州汝南郡汝南縣人，寓居丹陽建康，祖父別住餘姚。又按卷三注：其外氏永嘉徐氏，其姨母十歲便出家，隨師學道，在餘姚立精舍。《真誥》卷四：東晉“許映(即許邁。)本屬事帛家之道，血食生民。逋愆宿責，列在三官。而越幸網脫，奉隸真氣”。按卷二十，許氏渡江，居丹陽之句容縣。是六朝時代，今江浙一帶，流行帛家道。又《真誥》卷二十：東晉“華僑者：晉陵冠族，世事俗禱”。此俗禱或即帛家道。帛和得《三皇文》，葛洪以爲道之重者，莫過於《三皇文》、《五岳真形圖》。葛洪從鄭君受《三皇內文》，(見《三皇文考證》、《太清經考證》。)疑鄭君、葛洪皆奉帛家道。

### 梁武帝奉道

梁武帝奉道，見《隋書·經籍志》。《茅山志》卷二十陶弘景《上清真人許長史舊館壇碑》，附碑陰記，梁普通三年刊石，謂梁武帝從弘景受經法。事當在普通三年前。賈嵩《華陽陶隱居內傳》卷中云：“征東將軍蕭衍軍次石頭，東昏寶臺城。義師頗懷猶豫。先生上觀天象，知時運之變。俯察人心，憫塗炭之苦。乃亟陳圖讖，貽書贊獎。受封揖讓之際，范雲、沈約並秉策佐命，未知建國之號。先生引王子年《歸來歌》水刃木處，及諸圖讖，並稱梁字，爲應運之符。泊將昭告，復令用四月丙寅。乙丑夜，凝雲灑雨，朝廷懼之。詰朝昇曜。既而復雨。”梁武帝即位，彌加欽重。《廣弘明集》卷四記梁武帝於天監三年下詔捨道。而據《內傳》卷中所載，仍與弘景書勅相望。天監十二年欲弘景至都下，弘景辭以疾。十三年營朱陽館於雷平山北，以居弘景。又《南史》

卷七十六《鄧郁列傳》：“梁武帝敬信殊篤，爲帝合丹，帝不敢服。”《內傳》卷中據《登真隱訣》佚文云：南嶽鄧郁之，“宜都夷陵人。天監四年湘州刺史楊公則攜下都。啓聞，進見。權住蔣山，後勅給九轉藥具，令還山營合”。據此，梁武帝天監三年捨道之後，仍欽重茅山道士陶弘景，且營道館以居之。又令衡山道士鄧郁之合丹，蓋未嘗決絕道法也。

### 焦曠傳

《仙苑編珠》卷下引《樓觀傳》：“茅山道士焦曠，字大度。周武欽仰，拜爲帝師。於華陰造宮，巖間湧土，用足乃盡。以石甕貯油，油盡而自滿。每有外人來謁，嘗有青鳥二頭來報。山靈守護，猛獸衛門也。”《西嶽華山志》謂上方白雲宮，中方太清宮，下方雲臺宮，（原注：今即觀也。）“皆因羽人焦道廣興建。唐玄宗天寶中，命右補闕集賢學士衛包撰修《三方記》”。據此，焦道廣，即是焦曠。又云：“周武帝時，有道士焦道廣，獨居此峰，（按即雲臺峰。）辟粒餐霞，常有三青鳥報未然之事。周武帝親詣山庭，臨軒問道。因而谷口置雲臺觀。後弟子洪仙等見師道廣乘一物如麟，往而不返矣。”焦曠又有弟子王延，《仙鑑》卷三十：“道士王延，字子玄，扶風人也，（《雲笈七籤》卷八十五云扶風始平人。）纔九歲好道。西魏孝文帝大統三年丁巳入道，師貞懿先生。（陳寶熾。）至十八，肄業於樓觀，與真人李順興相友善。未幾，訪華山雲臺觀，復師焦曠真人，授三洞祕訣真經。（《雲笈七籤》云：“其三洞玄奧，真經玉書，皆焦君所留，俾後傳於世。”）惟松餐澗飲，以希真理。後周武帝欽聞，乃遣使召之。焦真人謂曰：道教陵夷，久失拯援。可應詔出，弘大道教。吾自此逝矣。”焦曠乃茅山道士，入北朝居華山。

### 先生、真人

《太極真人敷靈寶齋戒威儀諸經要訣》（此書於東晉出世。）曰：“學士若能棄世累，有遠遊山水之志，宗極法輪，稱先生。常坐高座，讀經教化愚賢，開度一切學人也。假令本命宿卯，屬東方二辰，稱東嶽先生。四方效此。辰戌丑未生，稱中嶽先生。若復清真至德，能通玄妙義者，

隨行弟子同學，爲稱某先生。某人鉤深致遠，才學玄洞，志在大乘，當稱玄靜先生，或遊玄先生，或遠遊先生，（按《晉書》卷八十，許邁後改名玄，字遠游。）或宣道先生，或暢玄先生。略言其比，不可逆載。須世有其人，學者稱焉。大都法如是耳。言名上清，清齋七日。先生位重，不可妄稱。鬼神不承，奉以天考考人。（按當有誤字。）夫先生者，道士也。於此學仙，道成曰真人。體道大法，謂之真人矣。”南朝及唐代高道，多由皇帝贈謚曰某先生。如劉宋·陸修靜謚曰簡寂先生，唐·司馬承禎謚曰貞一先生。自唐以來，以及五代兩宋，多賜先生號。如唐·李含光賜號玄靜先生，後晉·鄭遨賜號逍遙先生，北宋·張繼先賜號虛靜先生。自五代而宋，或賜大師號。如五代·閻丘方遠賜號妙有大師，北宋·張契真賜號元靜大師。元代北宗，由宗師授教門大道士以大師號。如丘處機授綦志遠以清真大師之號。宋金二代，南北宗興，而真人之稱應用始廣。如南宗道士北宋·張伯端，號紫陽，後世稱紫陽真人。南宋·白玉蟾，自號海瓊子，後世稱海瓊真人。北宗七真，元世祖至元六年悉贈真人號。道士更有賜真人之號者，而後真人之號遂濫矣。（唐道士令狐見堯撰《正一真人二十四治圖》，此正一真人，即張陵。不可以常例視之。）

### 方士、道士、術士

戰國時已有方士之稱。《文選》宋玉《高唐賦》：“有方之士：羨門高谿，上成鬱林，公樂聚穀。”《史記·秦始皇本紀》：始皇三十五年，始皇聞侯生、盧生亡去，“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悉召文學方術士甚衆，欲以興太平；方士欲練以求奇藥”。是方士即方術士也。至三國時，仍沿用此稱。《博物志》卷五方士條：“魏武帝好養生法，亦解方藥，招引四方之術士，如左元放、華陀之徒，無不畢至。”其後載魏王所集方士名。道士之稱始於漢。《漢書·五行志》中：“道士始去，茲爲傷。”又《京房傳》：“今涌水已出，道人當逐死，當復何言。”顏注：“道人，謂有道術之人也。”《後漢書·靈思何皇后紀》：“生皇子辯，養於史道人家。”注：“道人，謂道術之人也。”《後漢書·方術許曼



傳》：“行遇道士張巨君，授以方術。”按《莊子·天下篇》：“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爲有爲不可加矣！所謂道術者，果烏乎在？曰：無乎不在。”是道術即方術，故道士即方士也。

道士之稱，雖源於漢；至晉以後，方士之稱，始不復通用，而以道士代之。故《抱朴子·金丹篇》曰：“余周旋徐豫荆襄江廣數州之間，閱見流移俗道士數百人矣。”葛洪謂道士、古之道士、流移俗道士、雜散道士、凡庸道士、一塗之道士等，不用方士之稱。

初則以道人道士泛指僧道，至南北朝乃以道人稱沙門，道士指黃冠。《齊書·高逸·顧歡傳》：“道士與道人戰儒墨，道人與道士辯是非。”《南史·陶弘景傳》：“道人道士並在門中，道人左，道士右。”按晉代金丹、仙藥、黃白、玄素、吐納、導引、禁呪、符籙之術，悉謂之道術。道士者，研習此諸道術者也。“迨及宋元，乃緣參同爐火而言內丹，鍊養陰陽，混合元氣；斥服食胎息爲小道，金石符呪爲旁門，黃白玄素爲邪術；惟以性命交修，爲谷神不死，羽化登真之訣。其說旁涉禪宗，兼附易理，襲微重妙；且欲併儒釋而一之。自是而漢晉相傳神仙之說，盡變無餘。”（見方維甸《校刊抱朴子內篇序》。）故治黃白等術者，乃稱爲術士，今世俗則僅知念經拜懺者爲道士矣。

### 嗣師、系師、宗師

張陵爲第一代天師，其子張衡爲嗣師，其孫張魯爲系師，世稱“三張”。《上清靈寶大法》卷十：“漢天師正一真人，名高玉籍，師表天人。至第二代則張隴西也，深究天文，博通經史，考周天分度，垂萬世典，則實希世之奇才，乃稱嗣師。至第三代則張鎮南也，功業亦盛，已降稱系師矣。自茲而下，垂二千年，閱三十餘代，悉稱嗣教天師。言嗣傳其教，繼襲其師位而已，已不敢比張隴西，直稱嗣師也。洞真洞玄宗壇，非本姓而以弟子傳教，故稱宗師。”甄鸞《笑道論》云：“陵子衡爲系師，衡子魯爲嗣師。”《上清黃書過度儀》有“女師”，名列系師之後，云“天師嗣師系師女師”。

## 禹步

《尸子·廣澤》云：“禹於是疏河決江，十年不窺其家，足無爪，脛無毛，偏枯之病，步不能過，名曰禹步。”漢·揚雄《法言·重黎》：“昔者姒氏治水土，而巫步多禹。”晉·李軌注：“（禹）治水土，涉山川，病足，故行跛也……而俗巫多效禹步。”漢·張衡《西京賦》：“東海黃公，赤刀越祝。”李善注：“東海有能持赤刀、禹步、越祝厭虎者，號黃公。”

《洞神八帝元變經·禹步致靈》第四：“禹步者，蓋是夏禹所為術，召役神靈之行步；以為萬術之根源，玄機之要旨。昔大禹治水，不可預測高深；故設黑矩重望，以程其事。或有伏泉磐石，非眼所及者；必召海若，河宗，山神，地祇，問以決之。然禹屆南海之濱，見鳥禁呪，能令大石翻動。此鳥禁時，常作是步。禹遂模寫其行，令之入術。自茲以還，術無不驗。因禹制作，故曰禹步。末世以來，好道者衆，求者蜂起，推演百端。漢淮南王劉安以降，乃有王子年（按王嘉字子年。）撰集之文，沙門惠宗修纂之句。觸類長之，便成九十餘條種。舉足不同，呪頌各異。詳而驗之，莫賢於先舉左足，三步九跡，跡成離坎卦。步綱躡紀者，斗有九星，取法於此故也。自茲以還，更無異效，可以尋研者矣。”（此章有呪。）

《抱朴子·登涉》禹步法：“正立，右足在前，左足在後，次復前右足，以左足從右足併，是一步也。次復前右足，次前左足，以右足從左足併，是二步也。次復前右足，以左足從右足併，是三步也。如此禹步之道畢矣。”

## 道士預修永樂大典

明代官修的大型綜合性類書，始纂於永樂元年，永樂五年完成，初名《文獻大成》，後經增訂重修。永樂五年，全書編成，朱棣更賜書名為《永樂大典》。編纂的官員前後多達三千餘人，有道士始終參與其事。

明成祖信奉道教，在武當山大興土木，營建道宮，見《大明玄天上帝瑞應圖錄》。道士之預修《永樂大典》，有由來矣。《茅山志後編》道

秩考：“王宗旦，洪武初，由崇禧宮高道選神樂觀供祀。永樂間，預修《大典》。與學士解縉紳爲方外交。吏部尚書王英表其墓。詩有《懶雲稿》。”《千頃堂書目》卷二十八：“林復真《止庵集》。字剛伯，常熟人。龍虎山道士。預修《永樂大典》。歸居致道觀之來雲堂。”

### 上清經錄

《上清經》中有稱某經者，又稱某錄者，又題曰上清經錄。劉大彬《茅山志》卷九《道山冊》分爲《上清大洞寶經篇目》、《上清大洞寶錄篇目》，稱爲《上清大洞經錄》，因《上清經》以《大洞真經》爲首也。

《洞真上清開天三圖七星移度》二卷，即《天關三圖經》一卷。

《上清瓊宮靈飛六甲錄》，即《上清靈飛左右六甲上錄》。

《皇天上清金闕帝君靈書紫文上經》合《洞真靈書紫文琅玕華丹神丹上經》，即成《洞真太微靈書紫文上經》。（按《太上諸天靈書度命妙經》、《皇天上清金闕帝君靈書紫文上經》、《太微靈書紫文》、《太微靈書紫文仙忌真記上經》，以上簡稱皆可爲《靈書經》。）

今《正統藏》之《上清太上玉清隱書滅魔神慧高玄真經》一卷，《上清高上滅魔王帝神魔王清隱書》一卷，《上清高上滅魔洞景金元玉清隱書經》一卷，《上清高上金元羽章玉清隱書》一卷，合爲《洞真玉清隱書經》四卷。

《太上玉晨鬱儀奔日赤景玉文》，《太上玉晨結璘奔月黃景玉章》，見《上清太上帝君九真中經》卷下，《太上玉晨鬱儀結璘奔日月圖》一卷，《上清太上九真中經絳生神丹訣》，《上清洞真天寶大洞三景寶錄》卷上。

《豁落七符》，見《洞真開天三圖七星移度經》卷下，《上清天關三圖經》，《洞真太微金虎真符》，《上清金真玉光八景飛經》，《上清豁落七元符》，《上清曲素訣辭錄》。

《上清元始變化寶真上經九靈太妙龜山玄錄》三卷，其卷上下即《上清元始變化寶真上經》，其卷中即《上清高上龜山玄錄》，亦即《上清洞真天寶大洞三景寶錄》卷下。

### 陸修靜總括三洞

劉宋·陸修靜，信奉天師道。又敷演《靈寶》經文，撰齋儀多種。《無上黃籙大齋立成儀》卷一曰：“《靈寶》之教，仙人口口相授，太極仙公（葛玄）始筆之書，著《敷齋威儀之訣》。”今《正統藏》收《太極真人敷靈寶齋戒威儀諸經要訣》，即此書，云是太極真人徐來勒降授於太極左仙公吳·葛玄，或亦是東晉·葛巢甫所造。其齋戒威儀應用文祝皆敷演《靈寶》諸經，故題曰《太極真人敷靈寶齋戒威儀諸經要訣》。陸修靜撰《太上洞玄靈寶授度儀》，今存。又因《太極敷齋戒威儀經》，撰《靈寶道士自修盟真齋立成儀》，今佚。《無上黃籙大齋立成儀》卷一云：“陸天師復加撰次，立為成儀，祝香啓奏，出官請事，禮謝願念，罔不一本經文。”南宋·金允中《上清靈寶大法》總序云：“宋簡寂先生陸修靜分《三洞》之源，立《四輔》之目，述科定制，漸見端緒。”《無上黃籙大齋立成儀》卷十七云：“陸天師因《太極敷齋戒威儀經》，撰《靈寶道士自修盟真齋立成儀》。”又云陸天師《三元齋》，卷十六引陸天師《靈寶齋說光燭戒罰祝願儀叙》，卷三十五引陸天師《然燈禮祝威儀》，則修靜又撰《三元齋儀》、《靈寶齋說》、《光燭戒罰祝願儀》、（即《正統藏》所收《洞玄靈寶齋說戒罰燈祝願儀》。）《然燈禮祝威儀》。（此或為齋儀之一篇。）卷十六又云：“太極真人演（《靈寶》）經文而著《齋威儀之訣》，陸天師摭（《靈寶》）經訣，而撰齋謝戒罰之儀，三籙（金籙、玉籙、黃籙。）九幽，解考塗炭，三日七日，一時九時，品目雖繁，而儀矩則一。沿流窮源，舍太極真人及陸天師果何適矣！”卷十七云陸天師未嘗撰黃籙儀，則修靜尚撰有金籙、玉籙、九幽、解考、塗炭齋儀，今皆已亡佚。惟《無上黃籙大齋立成儀》卷十六《古法宿啓建齋儀》乃陸修靜所撰，而後人所改訂者也。《茅山志》卷十云：“所著齋戒儀範百餘卷。”（以上錄自一九四五年撰《道教齋醮儀源流考略稿》。）

《真誥·叙錄》謂東晉·王靈期造製《上清經》五十餘篇，當時傳寫流佈甚廣，及梁代“世中相傳流佈，京師及江東數郡，略無人不有，但江外尚不多耳”。又云陸修靜南下，立崇虛館，取楊許所寫《豁落符》

及真授二十許小篇，並何道敬所摹二錄入館。《真誥·叙錄》云：“何道敬，志向專素，頗工書畫，少遊剡山，爲馬家所供侍，經書法事，皆以委之。見此符跡炳煥，異于世文，以元嘉十一年，稍就摹寫。”

又云陸修靜“既敷述《真文赤書》、《人鳥五符》，教授施行已廣”。《真文赤書》，即《正統藏》所收《太上洞玄靈寶赤書玉訣妙經》及《元始五老赤書玉篇真文經》，皆在《洞玄經》之內。是陸修靜已得見《上清經》，但意在《洞玄經》，於《上清經》不甚留意耳。

《道教義樞》卷二《三洞義》謂陸修靜亦得《三皇文》，故陸氏總括《三洞》。云：“又序《三洞經》，洞者其卷數題目，具如陸先生《三洞經書目錄》。”蓋既總括《三洞》，故可撰《三洞經書目錄》也。

### 金人代形

《赤松子章曆》卷二病死不絕銀人代形章章信：“銀箔人，隨家口多少，一人一形，銀無用錫人，或錢九十九。奏章後，投水中。”卷三青絲拔命章：“今謹齋法信”“錫人五身，請爲某上詣五方，代形易名。”卷四驛馬章，亦云開度章：“以金人一軀，上詣北斗，拔命除死厄。”卷六久病大厄金紫代形章：“賚某代形金人紫紋，上詣”某“宮，爲某貿名易形，更上生籍玉曆之中”云云。金人代形，其義蓋用金屬人形作俑，東漢墓葬常見以鉛人俑殉葬，並將鉛人置於鎮墓罐內。錫人當由鉛人演化而來。

### 煙蘿子

煙蘿子，蓋五代內丹家。《修真十書》卷十八收煙蘿子撰述，有《體殼歌》、《首部圖》、《朝真圖》、《內境左側之圖》、《內境右側之圖》、《內境正面之圖》、《內境背面之圖》、《內觀經》。

煙蘿子撰述有多種：《通志略》諸子類道家吐納著錄《服內元氣訣》一卷；內視著錄《內真通明歌》一卷，《立內真通玄訣》一卷。《崇文總目》道書類，《通志略》諸子類道家內丹並著錄《內真通玄訣》一卷。《通志略》諸子類道家修養，與《祕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子部道書

並著錄《養神關鎖祕訣圖》一卷。《通志略》諸子類道家修養，《祕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子部、道書，《宋志》神仙類皆著錄《內真通玄歌》一卷。《直齋書錄解題》神仙類著錄《上清金碧篇》一卷，見《道樞》卷二十九。

《王屋山志》卷上：“燕真人，號煙蘿子，王屋里人。晉天福間，得煙霞養道之訣。宅邊井裏得靈異之參，舉家食之，遂獲上升。”《順治懷慶府志》卷八：“煙蘿子，姓燕，失其名，王屋人。晉天福間，耕於陽臺宮之側，得異參，食之，遂拔宅上昇。今有洗參井、僊貓洞，皆其遺跡也。”乾隆《濟源縣志》卷十一：“燕羅子，王屋里人。天福時，佃陽臺道家田，後得烟霞養道之訣。一日，於宅井傍得靈異人參，舉家食之，遂拔宅上昇。今洗參井、仙貓洞，其遺跡也。”此異參當係毒物，舉家食之，遂闔宅中毒身亡。

### 朱提點內境論

《修真十書》收朱提點《內境論》：“人有咽有喉，咽則嚥物，喉則通氣，二竅各不相離。喉在前，咽在後。喉主出納，咽則吞之而已。喉字從侯，自內出者，喉達之於外，自外人者，喉達之於內，所謂呼者因陽出，吸者隨陰入。咽則因物而後嚥焉，故咽字從因。咽應地氣為胃之系，下連胃脘，為水穀之路，自咽門而入於胃，咽為扼要之地，又謂之嗑焉。喉應天氣，為肺之系，下接肺經，為喘息之道，自喉嚨而通於肺。肺下無竅，四有空行，而以分布清濁之氣，而為氣管。肺之下有心。心之下有膈膜，與脊脇周回相著，遮蔽濁氣，不上薰於心肺，所謂膈中也。膈膜之下，有脾胃肝膽焉。脾者，土也，居胃之上，與胃膜相連，所以坤諸胃。肝者，木也，陰未退，聽吁之而出，故其治在左，其位在右。胃之下有小腸，小腸之右有大腸，大腸之側有膀胱也。小腸為受盛之官，化物出焉，凡胃中腐熟水穀，其氣自胃之上口曰賁門，傳於肺，播於諸脉，其滓穢，自胃之下口曰幽門，傳入於小腸。自小腸下口曰闌門，泌別而水入膀胱，其滓穢則入大腸。大腸以其四屈而受小腸之穀，所謂傳送之官也。膀胱一名胞，胞者鞞也，以虛受水為津液之府，故云膀胱者，

胞之室也。膀胱不利爲癰，不約爲遺溺。心有大者、邪者、直者，有竅者、無竅者，了無相似。真心不受邪，其病者心包也，所謂手心主是也，在心中橫膜之上，堅膜之下，與橫膜相粘，而黃脂漫包者，真心也。其漫脂之外，有細筋膜如絲，與心肺相連者也，包絡也。肝有獨葉者，有二葉者，有三葉者。腎有二，精所舍也，以腎爲事，元氣屬焉，形如江豆，相並而曲附於脊膂，外有脂裹，裏白外紫，有絲二道，上系於心，下連於腎，通而爲一，所謂坎南離北，水火相感。腎雖有二，其一曰命門，與臍相對。《黃庭》云‘兩部水王對生門’，又曰：‘後有密戶前生門。’生門者，臍也。嬰兒在母腹中，取氣於臍管，母呼亦呼，母吸亦吸，正與密戶相對，所謂臍也者。如此，與《煙蘿子圖》不差矣。近世刑人於市，剖而見之，乃云喉中有三竅，一水一食一氣，其誣甚矣。又云腎一在肝之右微下，一在脾之左微上，乃以《煙蘿子朝真圖》爲非；豈知足厥陰，受病則舌捲而卵縮；況刀鋸之恐耶。”朱提點，疑係宋人，如《龍虎山志》記留用光於南宋寧宗嘉定間，兼上清宮提點。此《內境論》所述，乃人體解剖。

《古今醫統》：朱肱，號無求子，吳興人，善醫，尤邃於傷寒，潛心數十年，窮經義之要，撰《類證活人書》奏進道君，（宋徽宗。）朝授奉議郎醫學博士。所著《內外二景圖》爲針灸明堂圖中附系內臟圖之最早者，惜圖文早佚，難於稽考。靳士英《朱肱內外二景圖考》認爲朱提點《內境論》，疑即《內外二景圖》內景部分文字。又唐代女道士胡愔《黃庭五藏內景圖》一卷，蓋爲得道者內觀所見，乃道教內境人體解剖之珍籍。

### 頭中九宮

《洞真太上道君元丹上經》：“兩眉間上，卻入”“一寸爲明堂宮，卻入二寸爲洞房宮，卻入三寸爲丹田宮，卻入四寸爲流珠宮，卻入五寸爲玉帝宮”。“明堂上一寸爲天庭宮。洞房上一寸爲極真宮。丹田上一寸爲玄丹宮。流珠宮上一寸爲太皇宮。凡一頭中有九宮也。”此或與人體解剖智識有關，故錄於此。

## 草衣洞真子、雲牙子、元陽子

昭德先生《郡齋讀書後志》卷二道書類：“《大還丹契祕圖》一卷，草衣洞真子玄撰。”玄撰蓋扶鸞降筆。《通志略》道家外丹：“草衣子《還丹契祕圖》一卷，通玄子撰。”是草衣洞真子即草衣子。通玄子即唐開元中張果，此蓋張果所撰，依託草衣洞真子耳。此書收入《雲笈七籤》卷七十二，但不著撰人。由此足證唐開元中張果，與推崇《參同契》有關。又唐玄宗朝，劉知古進《日月玄樞論》，推崇《參同契》，見《說周易參同契與內丹外丹》。《漁莊邂逅錄》兩引草衣子云云，又引草衣子火候訣。

宋·曾慥《道樞》卷三十三《參同契中篇》曰：“後漢·婁敬著《參同契》，自號草衣子云。”《宋史·藝文志》神仙類著錄婁敬《草衣子還丹訣》一卷。傳說漢代有婁敬金、馬蹄金，為漢婁敬所鑄。據《漢書·武帝紀》，太始二年（九五），武帝“更黃金為麟趾、裹蹄，以協瑞焉。因以班賜諸侯王”。宋·沈括《夢溪筆談·異事》：“麟趾、裹蹄乃婁敬所為藥金，方家謂之婁金，和藥最良。”

《道樞》卷三十四《參同契》下篇曰：“雲牙子（自注：魏翱，字伯陽，漢人，自號雲牙子。）游於長白之山，而真人告以鉛汞之理，龍虎之機焉。遂著書十有八章，言大道也。”又自注曰：“伯陽既著《參同契》，元陽子注釋其義。”此卷各條，皆首曰雲牙子云云，次曰元陽子云云，蓋即節錄此元陽子注。《文獻通考》經籍考神仙家：“《還丹歌》一卷，晁氏曰：元陽子撰，次序雜亂，非完書也。大旨解《參同契》。”“《金碧上經古文龍虎傳》，陳氏曰：長白山人元陽子注，皆莫知何人。”“《金碧潛通》一卷，晁氏曰：題長白山人元陽子解，未詳何代人，不著撰人名氏。”

《還丹金液歌》元陽子修，通玄先生（張果。）注。是元陽子在張果之前，或與張果同時。按《龍虎還丹訣頌》第三頁：“丹砂不用辰錦州，路遠應須近處求。”既云辰州、錦州，則元陽子乃唐人。又《雲笈七籤》卷十一、十二《上清黃庭內景經》，屢引元陽子，此注前有梁丘子注釋叙與務成子注叙，故不能判定二人中何人所注。



《邯鄲書目》云：“羊參微集。其序言：本得之石函，皆科斗文字。世有三十六字訣，七曜五行八卦九宮，論還丹之事。其辭多隱，人莫測。劉真人演仰觀上象，以定節度。今之作書，多不成者，蓋不得口訣故也。吾恐墜匿聖文，故著上經，託號《金碧潛通》。金者，剛柔得位，火不能灼，服之仙遊碧落云云。疑即參微所撰也。《道藏》止收一卷。”《通志略》道家外丹著錄《金碧潛通經》一卷，羊參微撰，蓋即此書。元陽子蓋即羊參微，依託元陽子耳。疑羊氏自著並自注也。《祕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子部道書著錄《參同契金碧潛通訣》一卷，《宋志》神仙類著錄河間真人劉演《金碧潛通祕訣》一卷，未知即此羊參微撰《金碧潛通經》一卷否。《崇文總目》道書類著錄《龍虎上經金碧潛通訣》三卷，《通志略》道家外丹云劉演撰。《道樞》卷二十四《金碧龍虎篇》引劉真人云云，《雲笈七籤》卷七十三《金丹金碧潛通訣》無其文，或即節錄此書，亦未可知。《崇文總目》道書類又著錄《金碧要旨》一卷，劉演撰，《通志略》道家外丹云真人劉演集。《諸真論還丹訣》引青霞子（蘇玄朗）《讚金碧龍虎經》，《文獻通考》經籍考神仙家：“《龍虎通玄要訣》一卷，晁氏曰蘇玄朗撰。以古訣《龍虎經》參同契祕，《金碧潛通訣》文繁而隱，故纂其要為是書。”《金碧潛通訣》即《金碧龍虎經》，見下文。是蘇玄朗時，已有《金碧潛通訣》矣。故疑羊參微乃隋唐人。唐·梅彪《石藥爾雅》卷下《叙諸經傳歌訣名目》著錄《金碧潛通火記》。《通志略》諸子類道家外丹著錄《金碧潛通入藥火鑒記》一卷，崔元真撰。疑《金碧潛通火記》乃《金碧潛通入藥火鑒記》之簡稱。《新舊唐志》子錄神仙家著錄《靈沙受氣用藥訣》一卷，崔玄真撰，天寶隱岷山。《大還丹照鑒》收崔玄真《岷山子口訣》。

《雲笈七籤》卷七十三《金丹金碧潛通訣》，不著撰人。今《道藏》收南宋·王道《古文龍虎經註疏》三卷，《古文龍虎上經註》一卷，此《古文龍虎經》即《金丹金碧潛通訣》，此事王明已撰文考見之。此書，陶植《還金述》引作《龍虎經》，元·陳致虛《上陽子金丹大要》卷七引作《龍虎經》，宋·王慶升《爰清子至命篇·注沁園春》引作《龍虎經》，宋·李簡易《玉谿子丹經指要》引作《古文龍虎上經》，《修真十書》卷

十蕭廷芝《金丹問答》引作《龍虎經》，卷二十六《悟真篇注》引作《龍虎上經》或《古文龍虎上經》，《還金述》又引作《潛通訣》或《金碧歌》。《丹房須知·中胎十六》引作《金碧經》，並引黃真君注。《上陽子金丹大要》卷四卷五又引作《金碧經》，宋·吳悞《漁莊邂逅錄》引作《金碧》，《修真十書》卷十《金丹問答》又引作《金碧經》，卷十三《解註崔公入藥鏡》又引作《金碧經》，南宋·陳顯微《周易參同契解》卷上引作《金碧經》。王道《古文龍虎經註疏》，元·俞琰《周易參同契發揮》卷二卷六引作《金碧龍虎經註疏》。是《金丹金碧潛通訣》簡稱《潛通訣》、《金碧歌》、《金碧經》；又稱《古文龍虎上經》，簡稱《龍虎上經》或《龍虎經》；又稱《金碧龍虎經》。

前引文云“《古訣》、《龍虎經》、《參同契祕》、《金碧潛通訣》”，是《龍虎經》、《金碧潛通訣》，似又非一書。又《還金述》：“《龍虎經》云故鉛外黑，內懷金華。”《大丹篇》：“又《龍虎上經》曰：丹砂木精，得金乃并。”文皆見《周易參同契》。是《周易參同契》亦可稱為《龍虎經》。又《還金述》序：“埴（陶埴又作陶植。）嘗讀《金碧經》，（《雲笈七籤》卷七十引作《金碧潛通經》。）至魏先生云：三五與一，天地至精。”文見《周易參同契》。是《周易參同契》亦可稱《金碧經》或《金碧潛通經》。

《張真人金石靈砂論》題曰蒙山張隱居撰，屢引《龍虎經》文，皆見今本《參同契》。據此，唐代《龍虎經》即《周易參同契》。又《新唐書·藝文志》丙部子錄道家類：張隱居《莊子指要》三十三卷，注“名九垓，號渾淪子，（唐）代（宗）德（宗）時人”。此論引《龍虎經》多條，見今彭曉《參同契分章通真義》三卷本，是在唐代《周易參同契》又稱《龍虎經》。

## 金火大成

《周易參同契通真義》卷中彭曉注“乾剛坤柔”云：“然金丹之要，全在鉛火二字。鉛火，則水火也，為還返之宗祖。其餘五行氣候，皆輔助而成功。”書名《金火大成》當本此。

一九一九年成都施精術館書局新刊刻，晚清·李保乾集《金火大成》，收有二十五種外丹要籍，其中多明人撰述。總目如下：

卷一：《金火集要》、（即《金火大成》。）《龍虎上經》、《金藥祕訣》、《明鏡匣經》、《金穀歌》、《火蓮經》。

卷二：《銅符鐵券》。（未刊。）

卷三：《我度法藏》、（一九六六年亡佚。）《金誥摘錦》、《無極經》、《還金術》、《地元真訣》、《答神丹論》。

卷四：《漁莊錄》。

卷五：《十段錦》、《洞天祕典》、（未刊。）《地元正道》、《三種金蓮》。

卷六：《秋月中天》、《黃白破愚》、《黃白鏡》、《黃白雜咏》。

卷七：《承志錄》。（明太華山人彭純一著，霍童山人陶素耜校，有陶素耜康熙丁亥跋，共三卷。）

卷八：《黃白指南車》、（一九六六年亡佚。）《金火燈》。（朱癡伯著。）

卷九：《了易先資》。（李保乾著，抱元子註。）此書國符尚未過目，據易心瑩道士所述錄於此。此中仍有內丹書，如《龍虎上經》、《還金術》。（按陶植《還金術》，非外丹書。如《還金術》中篇云：“凡言水銀可以為金丹者，妄人也；言朱砂可以駐年者，不知道也。”又《雲笈七籤》卷七十內丹訣法收《還丹內象金鑰匙》與《還金術》。又《道藏》收陶真人《內丹賦》，即陶植所撰《金丹賦》一卷，金·馬蒞昭註即註陶氏《內丹賦》也。）

陳撻寧《琴火重光讀者須知》曰：“仙家丹法大別為四；天元謂之神丹，言其神妙莫測。地元謂之靈丹，言其奪造化靈氣。人元謂之還丹，言其還我固有。黃白謂之金丹，言其點石成金。地元能點金，又能服食。黃白止能點金，不可服食。此乃二者不同之處。”按此說晚起，《正統道藏》（見《洞神部》衆術類。）並無是說。又明刊《墨娥小錄》卷十一丹房燒煉。《正統道藏》所收黃白書，其最要者為《諸家神品丹法》六卷，《鉛汞甲庚至寶集成》五卷，《庚道集》九卷。

## 附錄三 道教音樂研究

### 道樂考略稿

黎民祭禱用樂，由來甚古。《潛夫論·浮侈》云：“不績其麻，女也婆娑，今多不修中饋，休其蠶織，而起學巫祝，鼓舞事神，以欺誣細民，熒惑百姓。”《後漢書·董卓傳》注引《獻帝起居注》：“(李)傕性喜鬼神左道之術，常有道人及女巫歌謳擊鼓下神，祭六丁，符劾厭勝之具，無所不爲。”

《抱朴子·道意篇》云：“而徒烹宰肥膾，沃醑醪醴，撞金伐革，謳歌踴躍，拜伏稽顙，守靖虛坐，求乞福願。”撞金伐革，擊鐘鼓也。謳歌，歌詠也。踴躍，舞也。

劉宋三天弟子徐氏撰《三天內解經》卷上云：“絃歌鼓舞，烹殺六畜，酌祭邪鬼。”

《要修科儀戒律鈔》卷八《都講鈔》：“《太真科》曰：齋堂之前，經臺之上，皆懸金鐘、玉磬，鐘磬依時鳴。行道上講，悉先叩擊，非唯警戒人衆，亦乃感動群靈，神人相關，同時集會，弘道濟物，盛德交歸。”

南宋·呂太古集、元·馬道逸重定《道門通教必用集》卷一《寇天師傳》云：北魏明元帝神瑞二年（即東晉安帝義熙十一年。）嵩山道士寇謙之得“《雲中音誦》、（即《華夏頌》、《步虛聲》。）《新科經戒》”。此傳刪節北宋·賈善翔《高道傳》。按《隋志》著錄《嵩高寇天師傳》一卷，不著撰人。新舊《唐志》並著錄宋都能撰《嵩高少室寇天師傳》三卷。《通志略》著錄《嵩高寇天師傳》一卷，宋都能撰。則善翔所述，當據宋都能所撰傳。

《步虛聲》，當用以吟詠步虛辭。《太極真人敷靈寶齋戒威儀諸經要訣》（此書出世，當在東晉末葉。）謂靈寶齋法，啓事，燒香祝願，禮十方，畢：

齋人以次左行，旋繞香爐三匝，畢。是時亦當口詠《步虛躡無披空洞章》。所以旋繞香者，上法玄根無上玉洞之天大羅天上，太

上大道君所治七寶自然之臺，無上諸真人，持齋誦詠，旋繞太上七寶之臺。今法之焉。（國符按《洞玄靈寶玉京山步虛經》云：玄都玉京山在三清之上，無上大羅天中。上有玉京金闕七寶玄臺紫微上宮。太上無極虛皇天尊之治也。）

又三洞弟子諸修齋法，皆當燒香歌誦，以上象真人大聖衆繞太上道君臺時也。故求無上正真大道者，亦可繞高座。《上清靈寶經》所以繞香爐，直今世學者多浮淺，不能受至經，故示齋法以委心香煙耳。行道心至，所願尋香煙已御太上。太上道眼恒洞觀諸天下人善惡，亦無毫遺也。可不戰戰慎之哉。

又注曰：“仙公（國符按此即葛仙公。）曰：常想見太上真人在高座上轉經而說法也。”故口誦步虛章時，必旋燒香爐。

步虛之義，見《晁志》。其言云：“《步虛經》一卷，右太極真人傳左仙公。其章皆高仙上聖朝玄都玉京，飛巡虛空所諷詠，故曰步虛。”《洞玄靈寶昇玄步虛章序疏》云：“心通玄道，神詠步虛，遊履經法。學者神悟，曰經也，觀隨聲遊，故曰詠也。”

音誦爲用音樂伴奏，《老君音誦誡經》“樂音誦誡新法”對誦經儀式作詳盡規定：“老君曰：道官、籙生，初受誡律之時，向誡經八拜，正立經前，執經作八胤樂音誦。受者伏誦經意卷後，訖。後八拜，止。若不解音誦者，但直誦而已。”

音誦或樂音誦，所以別於直誦。此解與前說不同之處有數端：此謂樂音誦用於誦經，前述《華夏讚》、《步虛聲》用於齋法。據此說，《雲中音誦新科經戒》當係一書；而前說則分爲《雲中音誦》及《新科經戒》二事。

八胤即八佾，漢·蔡邕《獨斷》卷下：“漢祀宗廟大享，《八佾樂》、《五行舞》，人服之衣冠，各從其行之色，如其方色而舞焉。”祭孔典禮中所舞蹈的叫八佾之舞，舞列縱橫都是八人，共六十四人。《論語·八佾》：“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朱熹集注：“佾，舞列也；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

清·汪汲《詞名集解》卷二引南朝宋·劉敬叔《異苑》記：“陳思王

(曹植。)游魚山，岩裏有誦經聲，清遠寥亮。因使解音者寫之，爲神仙之聲。道士效之，作《步虛聲》。”按寇謙之始有樂音誦。曹魏時，疑尚無《步虛聲》。前說不可據。

劉宋·陸修靜齋儀，今存《太上洞玄靈寶授度儀》及《洞玄靈寶齋說光燭戒罰燈祝願儀》。《洞玄靈寶說光燭戒罰燈祝願儀》指“步虛”是對天宮中神仙巡行時吟誦之聲的模仿，稱：“聖衆及自然妙行真人，皆一日三時，旋繞上宮，稽首行禮，飛虛浮空，散花燒香，手把十絕，嘯詠洞章，贊九天之靈奧，尊玄文之妙重也。今道士齋時，所以巡繞高座，吟誦步虛章，正是上法玄根，衆聖真人朝宴玉京時也。”

《太上洞玄靈寶授度儀》云：“詠《步虛辭》。”又云“師弟子遶壇梵詠”。梵詠疑即梵唄之意。尚有《金真太空章》、《五真人頌》、《禮經頌》、《三徒五苦辭》、《奉戒頌》、《還戒頌》，皆曰誦。《願儀》有《智慧頌》，亦曰誦。此誦疑即直誦之謂。故劉宋道調，今可考者，僅《步虛聲》及《梵詠》二種。

又有《轉聲華夏讚》，皆錄有曲譜。寇謙之科儀中所用雲中音誦，即《華夏頌》、《步虛聲》，是道樂的較早記載。至唐代，據見存張萬福、杜光庭齋醮儀，道樂曲調之確實可考者，亦僅《華夏讚》及《步虛詞》二種。

《華夏頌》，當即《華夏讚》。唐·杜光庭《太上黃籙齋儀》卷一云：“《華夏讚》出《玉匱明真經》，今但用十八虛聲耳。”檢今《道藏》本《洞玄靈寶長夜之府九幽玉匱明真科》，無《華夏頌》。虛聲，謂無實字，虛聲吟詠耳。宋代集《玉音法事》卷中云：《華夏讚》。（又曰《四聲華夏》。）

按《玉篇》華字注，華夏，三千五百里爲華夏，言其迢遠之意。今華夏自思真堂舉起，徐徐吟詠，過廊廡，登殿壇，而畢。似取其迢遠之意也。

劉宋·陸修靜《太上洞玄靈寶授度儀》云：“禮十方畢，師起巡行，詠步虛詞。”詞若干首，皆五言詩。即太上玉京山步虛之章，又稱《空洞步虛章》。出《洞玄靈寶玉京山步虛經》。（入《萬曆續藏》。《太上洞淵神呪經》卷十五有《消災步虛》，亦五言，詞與此不同。）杜光庭《太上黃籙齋儀》步虛詞

與修靜《授度儀》同，每次用十句，十二句，十三句，十四句，二十二句不等；蓋用較短之《步虛聲》詠之，周而復始，故詞句多少不拘也。《玉音法事》卷上步虛第一，步虛第二，步虛第三，步虛詞同修靜，但其曲譜所記，蓋非六朝《步虛聲》之舊矣。

《步虛詞》另出八句一種，每首五言八句，（《太上黃籙齋儀》卷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三十一、三十七、三十八。）及《金闕步虛》，每首十句。詠時是否用他種曲調，不可考。又《太上洞淵三昧神呪齋懺謝儀》有頌，十方各一首，云：“如頌吟步虛，詠之旋行一周。”此即謂借用《步虛聲》以詠此十首頌也。《太上黃籙齋儀》卷五十《三塗五苦頌》八首（每首八句。）云：“旋行三周，如步虛法。”又卷五十二云：“旋行禮頌《七真讚》（每首句數不齊。）或三首，五首，如步虛法。”當謂借用《步虛聲》以詠此頌讚也。其他頌讚尚多，皆五言詩，詩據道經。惟是吟、誦、唱、詠之字義難明，故此諸讚頌是否另有曲調，以歌詠之，或借用他曲調，或朗誦之，已不可考。（如《無上祕要》卷五十三云：“旋行三帀，繞香燈，口誦《步虛洞章》。”此誦必謂歌詠。可見用字並不審慎。又唐人避德宗諱改誦為詠。）其讚誦之於唐代新引用入齋醮者必甚多。至《道門科教大全集》，（杜光庭刪定，有若干卷係仲勵編修。）如玉皇尊號改為三清上聖昊天金闕玉皇上帝，足證已經後人改纂。所錄上清樂、太清樂、散花詞等，當非杜光庭齋儀原文。

《冊府元龜》卷五十四：“（天寶十載）四月，帝於內道場親教諸道士步虛聲韻。道士玄辨等謝曰：臣自凡愚，生逢大聖，服膺真教，庇影玄門。謬得侍奉禁闈，恭承待問。夙夜兢惕，將何克堪。伏見陛下親教步虛，及諸聲讚，以至明之獨覽，斷歷代之傳疑。定驂驥於海陸，分景鏡於真偽。平上去入，則備體於正聲。吟諷抑揚，則宛仍於舊韻。使詠之者，審分明之旨；聞之者，無偽舛之嫌。妙協鈞天，克諧仙唱。伏以靈章本趣，理固如然。但為流傳人間，訛謬滋久。非應道之主，孰能正之。是可以振暢玄風，發揮聖作。臣忝趨仙禁，預聽正聲。欣戴之誠，倍萬嘗品。特賜編諸史冊，宣示中外。帝曰：一時之事，何足言焉。所請者依。”

前謂唐玄宗“以至明之獨覽，斷歷代之傳疑”。是於《步虛聲》之

韻、腔，皆有所更定，並宣示中外。宋·王溥《唐會要》卷三十三記天寶十三年太樂署供奉曲名中，林鐘宮（道調）有步虛。是天寶年間之《步虛聲》，亦屬於燕樂系統。

又據五代·張若海《玄壇刊誤論》十七，五代修齋用樂，或已“廣陳雜樂，巴歌渝舞，悉參其間”。唐代及唐以前齋戒所用樂器，見於《道藏》者，僅鐘磬二種。《要修科儀戒律鈔》卷八引《太真科》曰：

齋臺之前，經臺之上，皆懸金鐘玉磬，鐘磬依時鳴。行道上講，悉先叩擊。非唯警戒人衆，亦乃感動群靈。神人相關，同時集會，弘道濟物，盛德交歸。

《洞玄靈寶鐘磬威儀經》曰：

世間鐘，用金、銀、銅、鐵作，兩角、三角、四角、六角、九角、無角，大小隨宜。懸治左方臺閣樓殿。依時整法服，祝誦讚唱。擊之皆初急之，緩疏打三下，若八下爲節。急之，復初，急之，緩疏擊二十四槌，急之，復急之，緩徐擊十二槌，畢。

又曰：“磬以金、銀、銅、鐵、玉作。若行道禮誦讚唱齋誠，擊以節之，皆當作架懸之。”

《太上黃籙齋儀》卷五十三云：

經科皆云齋官之內，以道德尊高者爲法師；明練法度者爲都講也。又都講職詞云：先鳴法鼓，次引朋衆，風則軌儀，敬憑讚說。此即讚唱導引，皆都講之務也。吳中江表荆楚之間，皆以都講執磬，讚導行禮。夫先鳴法鼓者，鍾磬之謂也。欲令群官整肅，儀制森然，須先擊磬齊衆，而後讚唱陞壇。亦都講之職也。但以近年或都講年德稍高，不欲一一勞止。即於衆官之內，差一人執磬唱禮。蓋事出於一時，元非古制。

既云都講執磬讚導行禮，則此種磬並不懸於架上，當即引磬也。唐代天寶年間，《步虛聲》亦屬於燕樂系統；則其時道教齋醮所用樂器，決不止鐘磬也。

《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二《潘師正傳》：“太常獻新樂，帝（高宗）又令以《祈仙》、《翹仙》爲名，皆爲師正焉。”《祈仙》、《翹仙》，蓋亦屬於



燕樂。

《冊府元龜》卷五十三云：“（開元）十年正月己丑，詔兩京及諸州各置玄元廟一所，每年依道法齋醮。”又“（開元）二十八年五月，帝謂宰臣曰：朕在藩邸，有宅在積善里東南隅，宜於此置玄元皇帝廟”。

南宋·謝守灝《混元聖紀》卷八云：“（天寶元年正月）於是置玄元皇帝廟於（西京）大寧坊，東都於積善里舊邸。二月辛卯，享玄元皇帝於新廟。”

《新唐書》禮樂志云：“帝（玄宗）方寢喜神仙之事，詔道士司馬承禎製《玄真道曲》，茅山道士李會元製《大羅天曲》，工部侍郎賀知章製《紫清上聖道曲》。太清宮成，太常卿韋縉製《景雲》、《九真》、《紫極》、《小長壽》、《承天》、《順天樂》六曲。”太清宮當即西京大寧坊玄元皇帝新廟。茅山道士李會元，疑當作李含光。含光乃司馬承禎弟子。天寶七載，玄宗受《上清經》錄於大同殿，遙禮李含光為度師。

《混元聖紀》卷八云：“（開元二十九年辛巳）二月辛卯，帝製《霓裳羽衣曲》、《紫微八卦舞》，以薦獻於太清宮，貴異於九廟也。”

《冊府元龜》卷五十四云：“（天寶二年三月制曰）西京（玄元廟）改為太清宮，東京改為太微宮，天下諸郡為紫極宮。兩京宮內道士取先抽有道行者一七人；自餘於新度人中簡擇取添，滿三七人為定額。九月譙郡紫極宮，宜准西京為太清宮。”

《混元聖紀》卷九云：“（天寶四載）帝製《降真召仙之曲》、《紫微送仙之曲》，於太清宮奏之。”又云“詔以祝板為青詞，用青紙朱書”。改用青詞，蓋從道教齋醮科儀也。

宋·沈括《夢溪筆談·樂律一》：“自唐天寶十三載，始詔法曲與胡部合奏。自此樂奏全失古法，以先王之樂為雅樂，前世新聲為清樂，合胡部者為宴樂。”敘述三個不同時代的配詩樂。“雅樂”即《詩經》中的《雅》、《頌》，“清樂”指漢魏六朝的樂府，與唐宋詞配合的主要就是“宴樂”，指漢族俗樂與外來（外國或外族。）的音樂，又稱燕樂。

《唐會要》卷三十三所記天寶十三載太樂署供奉曲名中，太簇宮（沙陀調）有《承天》、《順天》、《景雲》、《九真》、《長壽樂》、《紫極》。林

鍾宮(道調)有《步虛》、《景雲》。黃鍾商(越調)有《霓裳羽衣》。唐·南卓《羯鼓錄》:太簇宮有《景雲》、《承天樂》、《順天樂》。諸佛曲調有《九仙道曲》、《御製三元道曲》。是前引諸條所記樂曲,皆係燕樂。兩京及諸州玄元廟,有道士雜居其中。每年依道法齋醮,其時則奏雅樂。

《冊府元龜》卷五百六十九:“天寶元年命有司定玄元廟告享所奏樂。太嘗奏降神用《混成之樂》,送神用《太乙之樂》。從之。”此當係雅樂。是告享玄元廟,仍用雅樂,同於告享太廟也。蓋唐室以老子為遠祖,於兩京及諸州置玄元廟,每年依道法齋醮;其時則用雅樂。

至宋代,有《玉音法事》,(卷下有宋真宗徽宗御製讚頌。)卷上中集道曲譜:

卷上《玉京步虛詞》三首,《金闕步虛詞》一首,《空洞章》一首,《奉戒頌》一首,《三啓頌》(即陸修靜《太上洞玄靈寶授度儀》之《禮經頌》。)三首,《啓堂頌》一首,《敷齋頌》亦名《出堂頌》一首,《大學仙頌》一首,《小學仙頌》一首,《焚詞頌》一首,《山簡頌》,(水簡土簡同。按杜光庭儀用《投龍頌》。)《白鶴詞》一首。(用徽宗御製詞。)

卷中《玉清樂引》,《玉清樂》一首,(用徽宗御製詞。《上清樂引》,《上清樂》一首,(有徽宗御製詞。《太清樂引》,《太清樂》一首,(用徽宗御製詞。散花引,五言《散花詞》一首,(用徽宗御製詞。七言《散花詞》一首,起敬讚,三歸依,敷坐讚,開經,宿命讚,三聞經,解坐讚,每遇齋畢道,唱道讚,《華夏讚》又名《四聲華夏》,轉聲《華夏讚》,請五師,雲輿頌,請符使,《步虛詞》一首,(用徽宗御製詞。《三塗頌》(按又稱《三塗五苦頌》。)一首,斗經末句,禮十方,禮十一曜,舉信禮聲範,關燈舉斗位,三捻上香。(國符謂道士事北宋諸帝,首重齋醮,宏其體制,究其音聲,以炫耀耳目。)

各道曲譜式如下:字旁或注四聲,或注“衆和”二字,此即用和聲之義。字旁不注工尺。每字下有一線或數線,彎曲蜿蜒。(宋代工尺譜式,即西安鼓樂社之樂譜,見夏承燾《唐宋词論叢·白石詞譜說》。)《華東地方戲曲介紹》蔣星煜《紹興之高腔》云:紹興高腔,無工尺譜;僅於字旁畫一條變化甚多之線,以示此字應該拖得短或長,向上或向下,轉折或一直進行。如

將紹興高腔譜與《玉音法事》曲譜比照，或能識別此樂譜也。

《玉音法事》卷下，南宋·呂元素集《道門定制》卷五吟詠法事，南宋·留用光傳授、蔣叔輿編《無上黃籙大齋立成儀》錄有其他讚頌，故兩宋道曲調，或不止上述數種。

又今存唐代齋醮儀，無《上清樂》、《玉清樂》、《太清樂》、《白鶴詞》、《散花詞》等道詞。（按《金籙齋三洞讚詠儀》卷上有宋太宗，卷中有宋真宗，卷下有宋徽宗御製《步虛詞》、《玉清樂》、《太清樂》、《散花詞》、《散花詞》、《白鶴詞》。）《玉音法事》卷上中所錄，除此數曲調外，或自唐代傳至宋代。蓋五季蜀中吳越兩處，兵禍稍輕，且皆有大道士以維持道教。道曲調不致全行失傳也。

《無上黃籙大齋立成儀》卷十五：“唐以李姓出於老子，故祖老子。本朝以趙姓出於黃帝，故祖黃帝，遂加尊號，築景靈宮以事之。州郡天慶觀，率立聖祖殿，其禮至嚴。景祐，禮院詳定，天下道觀，每遇醮設，獨於聖祖殿供獻，不與衆真參列。所以尊其祖之所自出也。”按清·周城《宋東京考》，北宋諸帝，以真宗、徽宗最爲崇獎道教。真宗營玉清照應宮，以安置天書。徽宗因林靈素之言，建上清寶籙宮。故《玉音法事》錄有真宗、徽宗御製道詞。《道藏》並收有真宗御製青詞《玉京集》六卷。

《靈寶領教濟度金書》元人編集，其淵源則出自北宋末葉。所述儀制，當行於東南。卷三百十九謂齋醮陞壇出壇“知磬執引磬”。引磬蓋非雅樂所用懸於架者也。又云：“諸鳴玉扣瓊，所以召神集炁。法師宣科，神炁俱勞。故兩句一擊鐘磬，令吟詠稍歇，復其神炁。惟出官迺法師長跪自宣。鐘磬俱息。故其聲或緩或急，蓋欲舒徐得宜，神炁自在無傷也。”是法師宣讀齋醮儀文，用鐘磬以節其緩急也。

又云齋醮陞壇出壇，由雲璈部作樂。《玄壇刊誤論》十七云：“謹案仙書，玉京山諸天仙聖衆，奏鈞天廣樂，鼓雲璈，吹赤簫，鸞歌鳳舞，霓幢羽葆，燃香捧花，步虛讚詠，旋遶天尊。”故雲璈部者，道樂部也。其樂部有人若干，用何樂器，《道藏》無丁徵考者。又《靈寶領教濟度金書》，用新出讚頌數種，有否新製曲調，或借用舊曲調，亦不可考。

《道門通教必用集》，南宋寧宗嘉泰年間西蜀道士呂太古纂，元人重訂。其卷三云：“壇外法事，字字皆以拔度爲本，誠非細事。況是施主追悼之際，慘戚裝懷，謳歌詞曲，尤爲不便。”據此，由南宋至元代，蜀中齋醮，亦用詞曲。故兩宋及元代，道曲調甚衆。有雲璈部，且用詞曲。

明初以道童爲雅樂之樂舞生，並以道士冷謙定雅樂，見《明史·樂志》。明初齋醮曲調，仍用宋元之舊。（洪恩靈濟真君諸齋儀內仍用三啓頌出堂頌等。）另有新製樂章，見《大明御製玄教樂章》，其目錄如下：

醮壇讚詠樂章：《迎鳳輦》，（迎神獻供行道請師獻酒送聖。）《天下樂》，過聲，《聖賢記》，過聲，《青天歌》。（按此非元丘處機所作青天歌。）

玄天上帝樂章：《迎仙客》，（八首。）《步步高》，《醉仙喜》。（國符按永樂年間，大興土木，營建武當山道宮，以奉玄天上帝，見《大明玄天上帝瑞應圖錄》。）

洪恩靈濟真君樂章：《迎仙客》。（八首，無譜，蓋用玄天上帝樂章中《迎仙客》譜。）

按《欽定曲譜》，北中呂宮有《迎仙客》，南中呂宮近詞有《迎仙客》，南仙呂宮引子有《天下樂》，南仙呂宮近詞有《天下樂》。《大明御製天尊詞曲》有玄天上帝詞曲、弘利益之曲，（六首。）無譜。故以上多係曲牌，蓋用南北曲。（《新唐書·禮樂志十二》：“凡所謂俗樂者，二十有八調：正宮、高宮、中呂宮、道調宮、南呂宮、仙呂宮、黃鍾宮爲七宮。”）

樂章皆附有旁譜，但錄於樂章之左方，又不著板眼。與《太常續考》相同。茲錄一首《大明御製玄教樂章》天下樂爲例：

兩間奠二儀，妙陶鈞，運氣機，成化工。天以清，地以寧，神道合四四合四 上一四 四合工 工合四 四合四 上一四 四合難名。荷上穹誕布恩澤，永樂逢太平。  
工工 工尺工五六工尺 上尺上尺工

風雨調，時序和，百穀登，景星卿雲甘露醴泉呈嘉禎。更覩黃工合四 上尺工 工合四 上一四四四合四上一上工 合四上河清，秀麥垂，嘉禾生。物阜民安。皞皞熙熙賴生成。敬禮一四 四合四 上一四 四合工工 工尺工五六工尺 上尺諸天尊聖靈。  
上尺工合四

過聲

望降臨，齊鑒歆虔恭至誠。  
上尺工 工合四上一四四

明·朱權編《天皇至道太清玉冊》三清天樂章：“此樂黃帝祀三清之樂也，今之所用但鐘鼓笙簫雲傲仙籟而已。凡陞壇朝真謁帝，則用之，其行道誦經止用常日之仙樂。”

明永樂中正一嗣教真人張宇初《道門十規》云：“苟不以誠敬齋莊爲本，惟務鐘鼓喧譁，旛花眩彩，語言嬉笑，舉動輕浮，何以對越上帝，通誠三界。（中略。）其所用雲樂之外，其餘鐃鈸鈴鐸之類，不得雜用。”據此，明初除雲璈樂部外，尚用鐃鈸鈴鐸；故張宇初不以爲然。

明嘉靖中江永年《茅山志後編》道秩考，國醮登壇的道衆有：

唱念二十一名：知磬四名、正儀一名、表白四名、清道一名、宣讀一名、訓詞懺二名、引揖二名、手鼎二名、知鐘一名、知鼓一名、侍職二名。

內壇奏樂一十五名：雲鑼一名、笙四名、管二名、笛二名、札二名、板二名、鼓二名。

外壇奏樂一十五名：雲鑼二名、笙二名、管二名、札二名、笛二名、板二名、鼓二名。

南宋·耐得翁《都城紀勝》曰：“細樂比之教坊大樂，則不用大鼓、杖鼓、羯鼓、頭管、琵琶、箏也，每以簫、管、笙、篳、篥、嵇琴、方響之類合動。”

南宋·吳自牧《夢梁錄》卷二十作“簫、笙、篳、篥、嵇琴、方響”。是《茅山志後編》所載，國醮內外壇所奏，即是細樂，而道樂亦是細樂。

萬曆三十五年《續藏》收有《聖母孔雀明王經》三卷，謂“武當太岳太和紫霄宮李提點於捨身崖洞裏尋得”。卷上有云“談一定金四句”，“談清江引”，“談變地花”。卷中有云“談《採茶歌》，“談一定金”，“清江引”，“帶小採茶歌”，“清江引”。卷下有云“一定金”，“清江引”，“談十供養”。（花、燈、經、水、茶、酒、果、齋、衣、香。）足證明代道教用曲之廣，而當時道士之能“識音談演”者，亦不鮮見。

清初上海葉夢珠輯《閱世編》卷十：“吳中新樂，絃索之外，又有十

不聞，俗訛稱十番，又曰十樣錦。其器僅九：鼓、笛、木魚、板、撥鈸、小鏡、大鏡、大鑼、鑼，人各執一色，惟木魚、板，以一人兼司二色。”“余幼所見（釋道）齋醮壇場，不無莊嚴色相，至於誦經宣號，雖疾徐抑揚，似有聲律，然而鼓吹法曲，更唱迭和，獨多率真。今道場裝飾靡麗，固不可言；至讚誦宣揚，引商刻羽，合樂笙歌，竟同優戲。不惟失設齋建醮之意，反開褻越瀆祀之風。是亦釋道之一變也。”是釋道齋醮壇場，讚誦宣揚，引商刻羽，合樂笙歌，竟同優戲，乃始於明末清初也。

清道光年間，錢泳《履園叢話》卷十二：“十番用緊膜雙笛，其聲最高，吹入雲際，而佐以簫管、三弦，緩急與雲鑼相應；又佐以提琴、鼉鼓，其緩急又與檀板相應；再佐之以湯鑼，衆樂既齊，乃用羯鼓，聲如裂竹，所謂‘頭似青山峰，手如白雨點’，方稱能事。其中又間以木魚、檀板，以成節奏。有《花信風》、《雙鴛鴦》、《風擺荷葉》、《雨打梧桐》諸名色。憶于嘉慶己巳年七月，余偶在京師，寓近光樓，其地與圓明園相近，景山諸樂部嘗演習十番笛，每於月下聽之，如雲璈疊奏，（編校者按《靈寶領教濟度金書》卷九：“太真撫雲璈，衆仙彈靈琴。”雲璈即雲鑼，打擊樂器。《元史·禮樂志》載：“雲璈製以銅，爲小鑼十三，同一木架，下有長柄，左手持而右手以小槌擊之。”山西永樂宮的元代壁畫奏樂圖和裝飾畫中，均有演奏雲鑼的圖像。）令人神往。余有詩云：‘一雙玉笛韻悠揚，檀板輕敲徹建章。太液池邊花外路，有人背手聽宮牆。’（編校者按：十番笛、十番簫鼓，乃傳統吹打樂器，歷史上曾有十番、十番笛。十番鼓於十六、十七世紀即已盛行，流傳於江蘇南部無錫、蘇州、常熟等地，十番鼓多由民間專業音樂組織“堂名”或民間吹鼓手進行演奏，多用於婚、喪、喜、慶等場合，蘇南僧、道亦用其做道場、法事。）

現代道教，主要爲全真教正乙教。正乙教齋醮講究音樂。江南正乙教道士齋醮，唱昆曲，奏粗細十番鑼鼓。

清乾隆中李斗《揚州畫舫錄》卷十一云：“是樂不用小鑼、鏡、鈸、號筒，祇用笛、管、簫、絃、（按謂三絃。）提琴、雲鑼、湯鑼、木魚、檀板、大鼓十種，故名十番鼓。番者，更番之謂。（中略。）後增星鈸，器輒不止十種。（中略。）若夾用鑼、鏡之屬，則爲粗細十番。（中略。）是樂前明已有之。”

此世人所周知者也。按據梧子《筆夢》（收入《虞陽說苑》甲編。）云：“錢侍御年四十四回里，享期頤之壽，泰昌元年卒。是其在里時，當在萬曆

年間。其時，春時小輞川花叢如錦，侍御日偃息其間，令諸妓或打十番，或歌清曲，張素玉中坐司鼓，餘妓團圍四面，笙歌相間，幾於滿谷滿坑。牆外遊人，竟日立聽，皆作李暮之想矣。”是明萬曆時已流行十番鼓矣。

明吳郡王穉登《吳社編》謂吳郡迎神賽會，樂部有十樣錦。萬曆年間秀水（今浙江嘉興）沈德符《野獲編》卷二十五云：“今有所謂十樣錦者，鼓笛螺板大小鈸鈺之屬，齊聲振響，亦起近年，吳人尤尚之，然不知亦沿正德之舊。武宗南巡，自造靖邊樂，有笙，有笛，有鼓，有歇落吹打諸雜樂，傳授南教坊；今吳兒遂引而申之；真所謂今之樂，猶古之樂。”

又《閱世編》卷十：“吳中新樂，絃索之外，又有十不閒，俗訛稱十番，又稱十樣錦。其器僅九：鼓、笛、木魚、板、撥鈸、小鐃、大鐃、大鑼、鑼，人各執一色，惟木魚、板以一人兼司二色。曹偶必久相習，始合奏之。音節皆應北詞，無南聲。諸閒遊子弟日出長技。以鼓名者前有陸勤泉，號霹靂；今為王振宇。以笛名者，前有某，今為孫霓橋，以吹笛病耳聾，又號孫聾。若顧心吾、施心遠輩，或以鐃名，或以鈸名，皆以專家著者也。其音始繁而終促，嘈雜難辨，且有金革木而無絲竹，類軍中樂，蓋邊聲也。萬曆末與絃索同盛於江南。至崇禎，吳閫諸少年又創為新十番。其器為笙管絃。”新十番既稱十番，其器必不止笙管絃，前述九器外，增入笙管絃。是《揚州畫舫錄》所記，即此新十番，於崇禎末創自吳閫少年者也。

明末余懷《板橋雜記》云：

侍兒曳羅縠者十餘人，置酒高會則合彈琵琶、箏，或狎客沈元、張卯、張奎數輩吹洞簫、笙、管，唱時曲，酒半打十番鼓。

曲中狎客則有張卯官笛，張奎官簫，管伍官管子，吳章甫絃索，錢仲文打十番鼓，丁繼之、張燕筑、沈元甫、王公遠、朱維章串戲，柳敬亭說書。或集於二李家，或集於眉樓。每集必費百金，此亦銷金之窟也。

清乾隆年間珠泉居士《續板橋雜記》云：“故泛舟（於秦淮河）者，始於初夏，迄於仲秋。當夫序屆天中，日逢竹醉，遊船數百，震蕩波心，清曲

南詞，十番鑼鼓，騰騰如沸，各奏爾能。”

現代道樂，有暇當更詳考之。國符以爲，治元明清三代中國音樂史，當以研治十番鑼鼓之成形與演變爲主；猶唐宋音樂，以大曲爲主也。

（據一九四五年撰《道教齋醮儀源流考略稿》增訂）

## 北宋玉音法事吟(線)譜考稿

### (一) 導言

《正統道藏》收《玉音法事》三卷。玉音謂王言，法事謂齋醮儀。《玉音法事》謂齋醮儀中吟北宋帝御製道詞，卷上中收道詞吟譜。卷上用宋徽宗御製《白鶴詞》一首，卷中用徽宗御製《玉清樂》、《上清樂》、《太清樂》、五言《散花詞》、《步虛詞》各一首。有長吟、短吟。（又稱促吟，唐·杜甫《渝州候嚴六侍御不到先下峽》詩：“不知雲雨散，虛費短長吟。”仇兆鰲注：“古詩有長短吟。”）其他道詞非北宋帝御製。卷下收宋徽宗御製道詞，宣和續降道詞，宋真宗御製道詞等。研究《玉音法事吟譜》較預料爲難。因無其他材料，此考僅據《玉音法事》。

### (甲) 玉音法事與玉虛殿聲音格範

成化刊本（《明成化刊本說唱詞話叢刊》。）云宋徽宗“政和年間，道君皇帝（宋徽宗。）御製長吟玉音法事，並短吟步虛詞，及玉虛殿格範，促吟隱字步虛詞。”隱字步虛詞之隱字，其義當按《靈寶歎經》（歎，讀歎也。）云：“是諸天之隱韻，非世上之常辭。”謂隱字步虛詞，乃諸天之隱韻，宋代降於人間。此當係虛妄之詞。又云：“教門：辛卯歲（宋徽宗政和元年。）……准東上閣門使黃冕得旨，宣左街道錄徐知常、右街道錄董南運（按《仙鑑》卷五十一：道錄董南運，字宣明。）赴宣和殿，蒙恩召對。出御製御書玉清、上清、太清樂、步虛、白鶴、散花詞共六十首，宣示久之……繼而聖語，令南運舉詠六七字。同聲吟和，莫非協應空歌大梵之音……方懇請編入藏室之際，俄降天語，許附大藏，永奉醮章……已而續降綸旨，以御劄墨筆賜徐知常收掌……（知常）謹捧歸蓬華，即告示玉虛（殿）通籍（仕宦新進。）之士，先次傳錄、習詠，（國符案：云習詠，當有吟詠格範。）復命工裝寫成冊，散



佈諸宮觀，永耀琅函。”如此，等於頒佈全國吟詠，並有玉虛殿格範，此指音聲格範，格，法則也，範，法也，式也。謂玉音法事道詞之吟詠，有詳細之規定也。

按顧亭林《歷代宅京記》卷十六《開封·東京·宋大內宮室》云：“玉虛殿，(宋真宗大中)祥符初建。”此玉虛殿與北宋音樂有關。

成化刊本又云：“況乎身繫道門，心存科教，朝真禮聖，設醮修齋，日用常行。此為本業，其可不加演習之功乎。然而為事不難，立志惟難，玉音長吟，並隱字步虛，雖吟哦贊詠，有若難通。若得善本，朝夕覽觀，專意留心，精加訓練，不過歲月，自可造悟……至於傳授口訣，又在得人(人，中也，即中其疑惑。)與指明。如或泛然而收，悠然而視，則終亦無所成而已。”

上文大意，大概吟詠(即吟哦贊詠。)之事，需精心訓練，傳授口訣，需在於合於學者之疑難，教者需指點明白，否則學習不能成功。

又云：“除前項開列外，尚有餘音，筆舌難盡，自非與面議，未易通悟。更請詳視簽出，目熟心專，不過數月，足可精通。其餘逐篇吟詠，皆可類曉爾。”

又云：“唯有磬棒(宋·陸游《冬朝》詩：“聖賢雖遠《詩》、《書》在，殊勝鄰翁擊磬聲。”自注：“釋氏謂銅鉢為磬。”佛寺中敲擊以集僧眾的鳴器或鉢形銅樂器。明·胡侍《真珠船·磬》：“今釋氏所擊銅鉢，亦謂之磬。”《道法會元》卷二百二十四：“用引磬在頭邊敲之，引魂人體。”引磬多用銅製，形如小碗，底貫以紐，下附木柄。本篇文章皆用“磬”。)全在口訣。若非面議，難以盡言。”“或恐有疑難處，但請不吝下訪，庶可面議聲音曲折。”

在北宋，《玉音法事》之吟詠，必須由師傅當面傳授聲音曲折。(此即下章所言向上或向下轉折。)現在已無如此之師傅，困難更多。

此外《玉音法事》中無《分燈儀》、《金聲玉振儀》，而《莊林續藏》中有之。故《玉音法事》非現在之臺灣法事。

中國傳統樂譜簡單，樂器演奏之技巧、音樂之風格，皆需老師傅親自口授。即樂器之製造，亦需老師傅親自口授，方能製得合格之樂器，更進一步優良之樂器。

此文要點因時間有限，在使用音韻學來解釋《玉音法事吟譜》，此爲我玉音法事吟譜研究之第一階段。因此吟譜出自北宋，故用《廣韻》與《詞林正韻》。（不論唱南曲北曲，詞之唱法尚在研究，皆需使用音韻學。）治學法，係分析與綜合。

請閱《許姬傳七十年見聞錄》，特別是其《梅邊瑣記》。所述雖係戲曲，但對於中國傳統音樂，亦有參考之用。

成化本所述《玉音法事》樂器，僅用鐘磬。（北宋用銅鉢見成化本。）（《玉音法事》中無《分燈儀》與《金玉儀》。）道官僅有六職，並不使用其他音樂。自現在觀點，實係小法事，蓋著重莊嚴，雖係乾唱，而弋陽腔（宋元南戲流傳至江西弋陽後，與當地方言、民間音樂結合，並吸收北曲演變而成。明·湯顯祖《宜黃縣戲神清源師廟記》說：“江以西弋陽，其節以鼓。其調喧。”乾唱是一種用鑼鼓幫襯，以鼓擊節，一人啓口，數人接腔的徒歌、幫腔演唱方式，與崑山腔的風格迥然不同。）與其他地方高腔不同，不用大鑼鼓，故並不喧鬧。至於《玉音法事》之乾唱在我親到親見或得之傳聞之江南若干市縣，（若蘇州常熟。）早已幾乎毫無遺跡。

拙著《道樂考略稿》（收入《道藏源流考》。）引清初上海葉夢珠《閩世編》卷九：“余幼時所見（釋道）齋醮壇場，不無莊嚴色相。至於誦經宣號，雖疾徐抑揚，似有聲律。然而鼓吹法曲，更相迭和，獨多率真。今道場裝飾靡麗，固不可言，至於贊誦宣揚，引商刻羽，（古樂律音階有宮、商、角、徵、羽以及變徵、變宮。商聲在五音中最高，稱“引”；羽聲等較細，稱“刻”。“引商刻羽”，謂曲調高古、講求聲律的演奏。）合樂笙歌，竟同優戲。不惟失設齋建醮之意，反開褻越瀆祀之風，是亦釋道之一變也。”在明萬曆年間，江南已流行崑曲、十番鼓，在此形勢之中，乾唱必須改變，或已經改變，道教音樂必須大進步。至於道場裝飾華麗，亦是法事進步之一方面。

關於《玉音法事》中如何唱平、上、去、入四聲字，一九八一年曾往南昌向江西贛劇團弋陽腔部李忠誠師傅請教。李師傅云：陰平、高平、陽平、低平；上聲、高降；去聲、降升；入聲、高短。（下入，低短；上入，高短。）

《玉音法事吟譜》出自東京，應是宋東京音。但不一定如此。宋徽宗最信任之道士林靈素，即係兩浙路温州人。且道教齋醮或自有其傳統。（如崑曲要用蘇州方言。）

此文考明不同情況，舉例言之。若每字皆解釋之，將篇幅過巨也。

(乙)玉音法事六職(法師又稱高功、都講、監齋、侍經、侍香、侍燈，總稱齋官，又稱壇官，壇者，玄壇也。)與冗員自唐代而宋代而南宋至元初，見《明清道教音樂考稿》。

《玉音法事》所記六職為詞懺、高功、都講、手鑪、知磬、表白。明正統九年序寧憲王朱權《天皇至道太清玉冊》卷四《清規儀範章·醮壇職名》冗員更多。同一職名，其職或與《玉音法事》不同。且此出自明代，《玉音法事》乃出自宋代，將明代之事，移為宋代之事，殊為不合。但現暫時錄於此，以供參考。其中以往齋醮儀中常見諸職從略。

知磬：“其職也：吟詠詞章，歌揚玄範。調和氣宇，《步虛》聲徹於雲霄。淨一身心，《華夏》音傳於壇懺。弘敷至道，會感真靈。”

詞懺：“其職也：宜堅正念，對越天皇。通誠意於上穹，懺愆愆於下庶。真儀嚴重，勿敢怠荒。”

按《天皇至道太清玉冊》卷一第二十三頁：“天皇，即玉清聖境元始天尊盤古氏是也。”

表白：“其職也：奏陳虔恪，注念精專，宜罄竭於一光，庶誠通於三界，威儀敬慎，規矩宜遵。”

按《道門經法相承次序》卷下第十頁：“四威儀：一行、二住、三坐、四卧。念念不滅，是四功德。”

我家鄉老道士僅讀四年私塾。(讀《論語》。)從師六年出師，法事節目繁多，要唱，要誦經等，要步虛與其他。工作繁重。六年出師。其中僅一部分能成功，一部分不能成功。故老道士有其技藝，實係技工或技師。《道藏經》並不能解決一切問題，尚需向老道士誠懇請教。

近年來與家鄉之老樂師、老樂器師、老道士接觸，得悉彼輩有長久之經驗，我輩應向彼輩誠懇請教。

## (二)玉音法事線譜所示吟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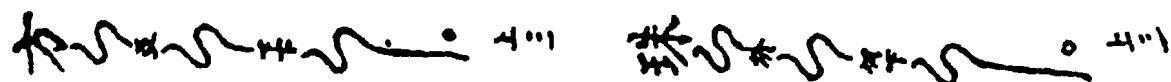
吟分長吟與短或促吟，此文所考係長吟。

解放初期出版之《華東地方戲曲介紹》蔣星煜教授《紹興高腔》云：紹興高腔(明末清初流行於浙江紹興一帶，現在叫“新昌高腔”。)無工尺譜，(工尺

譜是中國民間傳統記譜法之一，因用工尺等字記寫唱名而得名。) 僅於字旁畫變化甚多之線，以示應該拖得短或長，或向上或向下轉折，或一直進行。是《玉音法事》線譜所示，即高腔之乾唱。而吟詠即係乾唱，但天津由紹興來之音樂師傅已無人能識此譜。有一位來自紹興之音樂師傅，現年約五十五歲，其父為紹興高腔師傅，但幼時已去世，亦未見紹興高腔舊譜，而僅見工尺譜，因此不識此《玉音法事》線譜。據云：紹興高腔後雖用樂器伴奏工尺譜，仍用舊乾唱法。以下據蔣星煜之記載，以述《玉音法事》線譜所示乾唱法。

(甲)一字一線譜吟法例：

向下與向上轉折並短延例。(其中亞下下於何下稱小字。)



(原線譜係直排，以示長短上下之方位，故仍其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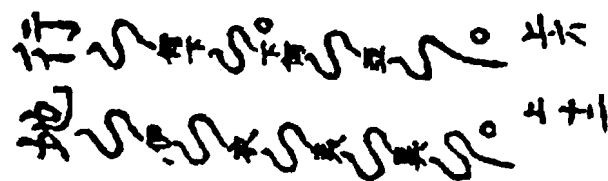
向下與向上轉折並延長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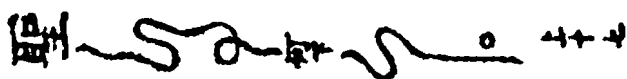
一直進行例



屢次向下與向上轉折例



由下向上再由上向下轉折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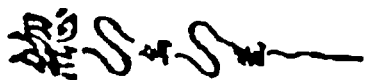
以下示某字全譜之一種吟法



以下示某字線譜前部之一種吟法



以下示某字線譜後部之一種吟法



此線據成化本刊本照相再複印，在《金闕步虛》內。

吟要拖長，但紙長不够用，故線譜之線到底後向上彎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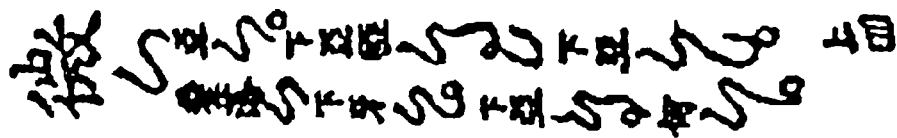


附：考定《玉音法事吟（線）譜》實係聲曲折樂譜。（見《漢書·藝文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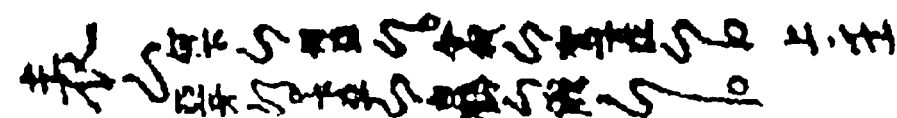
按以上主要係向上轉折，向下轉折，與延長。（此外特點為一字一線譜或一字數線譜，線譜中有小字。）

按成化本《玉音法事》：南宋（理宗）寶慶三年“行在（杭州）御前三茅寧壽觀道士鄭元蘊：恭睹（北宋徽宗）政和年間道君皇帝御製長吟《玉音法事》並短吟《步虛詞》及《玉虛殿格範》，促吟隱字《步虛詞》……或恐有疑難處，但請不吝下訪，庶可面議聲音曲折。知音明德，幸垂明鑒”。由此可見《玉音法事》吟（線）譜，實係聲曲折樂譜。（見《漢書·藝文志》。）《道藏經》中頗有世間罕見之事，此其一也。此與工尺譜（宋代工尺譜式，即西安鼓樂社之樂譜，見夏承燾《唐宋词論叢·姜白石詞譜說》。又五臺山僧寺流傳樂譜，亦用宋工尺譜。）為屬於不同系統之樂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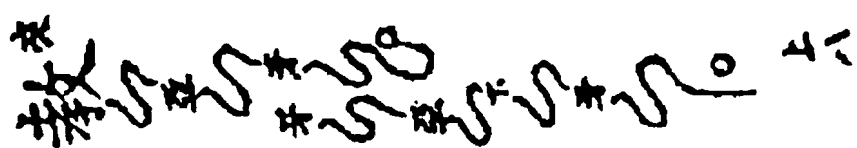
（乙）一字二線譜二人同時吟例：每人中間皆有歇息（○），二人所吟皆係無義和聲小字，吟畢皆有歇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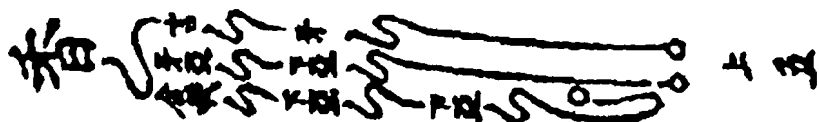
又一字二線譜二人同時吟例：右線中間有歇息（○）。左線前段由上向下再由上向下之曲折，中段有“白鶴”二字，（因在白鶴詞之內。）一二人所吟皆係無義和聲小字，吟畢皆歇息（○）。



一字二線譜，先一人吟，次二人吟，又次第二人獨吟例：二人所吟皆係無義和聲小字，每人吟畢皆有歇息（○）。



一字三線譜三人同吟例：三人所吟皆係無義和聲，第三人吟詠有拖延，三人吟畢皆有歇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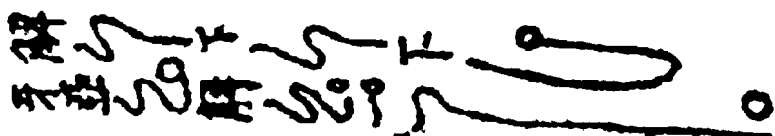


(丙)一字三線譜中僅有之特例：右第一線無義和聲小字。中一線解以下係無義和聲小字。左一線先無義和聲小字有歇息(○)。接解三棒磬。三線各一人吟。吟畢皆有歇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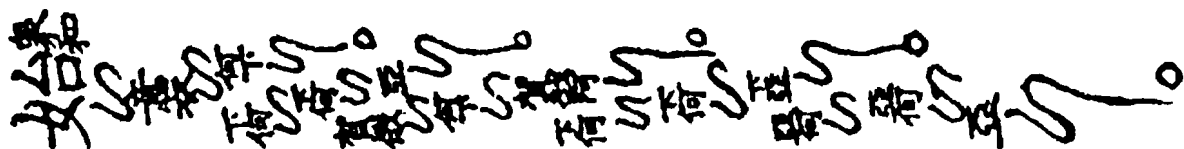


涵芬樓影印《正統道藏》本放大一倍。

附注：譜中線、左線予斷定有誤，改正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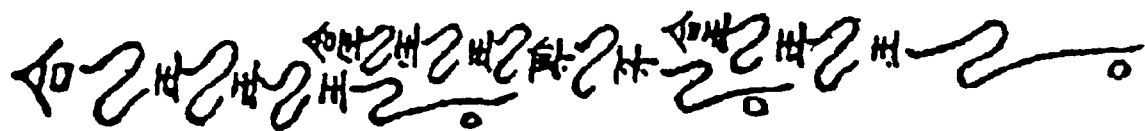


(丁)一字五線譜：成化刊本《空洞篇》注云：“衆從始字和起。”蓋自始字和起，經開、圖、敷、落、五，至篇字止。其中開敷五三字吟譜相同。(第一線前段不同。)圖落篇三字吟譜相同。始字第一線前段始意衣三小字：始，上聲，止韻，意，去聲，志韻。衣，平聲，微韻。始意衣入《詞林正韻》第三部。其後段為無義和聲小字。先第一人吟第一線前段，次第一人吟第一線後段，同時第二人吟第二線前段。次第二人吟第二線後段，同時第三人吟第三線前段。次第三人吟第三線後段，同時第四人吟第四線前段，次第四人吟第四線後段，同時第五人吟第五線前段，末第五人獨吟第五線後段。一後段、二、三、四、五線皆係無義和聲小字。每人吟畢皆有歇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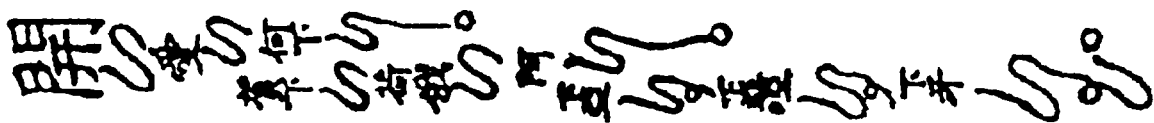
據成化本照相複印時放大一倍，在《空洞篇》中。

(戊)一字三線譜：譜中有九玉字。在《空洞篇》中。成化刊本注云：“《空洞篇》內十三字，合聲起九玉。”謂小字九玉。第一線譜合三玉，第二線譜合三玉，附無義和聲。第三線譜合三玉。先第一人合二玉至第三小字玉與第二人同吟合三玉。次第二人獨吟第二線無義和聲前段。次第二人續吟無義和聲後段，同時第三人吟合三玉前段。次第三人獨吟合三玉後段。每人吟畢皆有歇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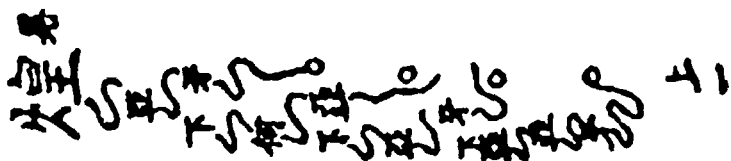
據成化本照相複印時放大一倍，在《空洞篇》中。

一字三線譜，成化刊本注云：“《空洞篇》內十三字，合聲起九玉。開敷五亦同。”謂《空洞篇》線譜內，開、敷、五三字線譜相同。先第一人吟第一線中開愛二字。開，平聲，哈(咳)韻。愛，去聲，代韻，《詞林正韻》入第五部。次第一人吟第一線後段無義和聲小字，同時第二人吟第二線前段，皆係無義和聲小字。次第二人吟第二線後段係無義和聲小字，同時第三人吟第三線前段，次第三人獨吟第三線中段、後段，皆係無義和聲小字。第三線中有三次由下向上轉折，再由上向下轉折，每人吟畢皆有歇息(○)。



據成化刊本照相複印時放大一倍，在《空洞篇》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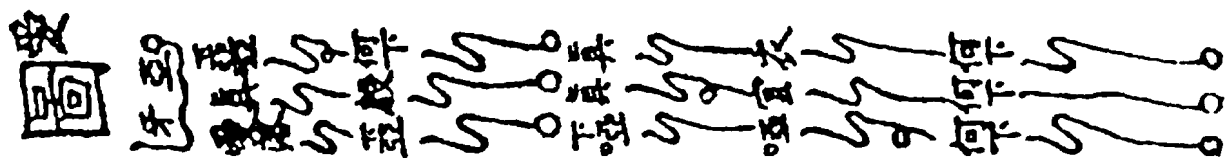
(己)一字四線譜：先第一人吟第一線前段。次第一人吟第一線後段，同時第二人吟第二線前段。次第二人吟第二線後段，同時第三人吟第三線前段，次第三人吟第三線後段，同時第四人吟第四線前段。次第四人獨吟第四線後段，四線皆係無義和聲小字。每人吟畢皆有歇息(○)。



(庚)先短吟，歇息(○)後，三人同吟，各一線，每人中間皆歇息(○)，以後續吟，終了皆歇息(○)例：

成化刊本注云《空洞篇》內“按九真三落，圖落篇相似”。此謂圖落篇三字線譜相同，各三真一落，以下以圖字線譜為例：

先短吟圖牙亞，稍歇(○)，次三人同吟，各一線。皆無義和聲小字。除常用者外，真衣亦然。前段有由下向上再由上向下之轉折。中線皆係無義和聲小字。真，平聲，真韻。殷，平聲，欣韻，文韻欣韻同用，真韻、文韻皆入《詞林正韻》第六部。圖，平聲，模韻，入《詞林正韻》第四部。真殷與圖不同部，故此線中真殷(又真宜)皆係無義和聲小字。中線下段有由下向上再由上向下之轉折，左線亦皆係無義和聲小字，愛落亦然。此線後段有由下向上再由上向下之轉折。



據成化本照相複印時放大一倍，在《空洞篇》中。

以上引《空洞篇》云：元始開圖敷落五篇，衆自始字和起，迄篇字。此數字見《無上秘要》卷二十九引《空洞靈章經·曜明宗飄天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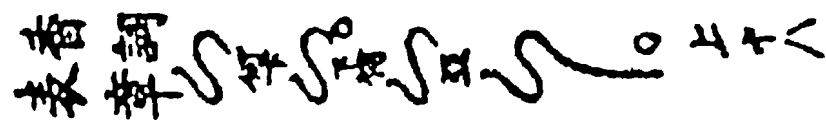
(辛)二字不用同一線譜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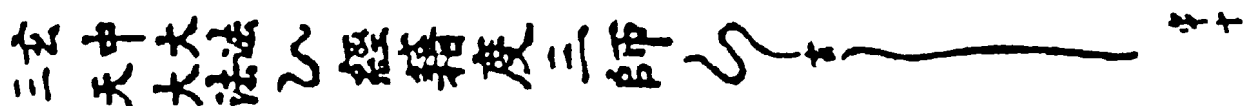
(壬)三字不同，而用同一線譜(短吟譜。)例：



(癸)四字不同，而用同一線譜例：(此例中香、詞、表、章用同一線譜。)



(又甲)下線譜為特例。此乃請五師，玄中大法師、三天大法師用上線譜，(短吟譜。)經師、籍師、度師用下線譜。(長吟譜。)





### (三) 用音韻學研究玉音法事吟(線)譜

#### (甲) 字與小字之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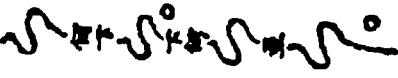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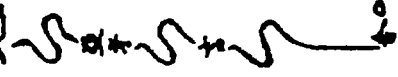

馬宗霍《音韻學通論》卷四：“今之《廣韻》(全名《大宋重修廣韻》)乃宋真宗之世，令陳彭年、丘雍等因陸法言《切韻》，就為刊益。景德四年上校定《切韻》，明年大中祥符元年改賜曰《大宋重修廣韻》。”清·戈載輯《詞林正韻》：“是書所分十九部，一以唐宋諸名家為據，無敢稍縱。”用此書之前，宜詳閱此書前之《詞林正韻·發凡》，《玉音法事》線譜出自北宋，故用《廣韻》、《詞林正韻》，(清人戈載《詞林正韻》，所分韻部主要符合宋詞用韻。)若每字之線譜皆解釋之，則篇幅將過巨，故此文僅舉例以示不同之情況。

#### (子) 平聲字線譜

平聲字甚多，約三百三十字，(僅取一線譜者，重複字計算在內。)其線譜舉例(僅二十二例。)解釋於下：

元		4 01
律		4 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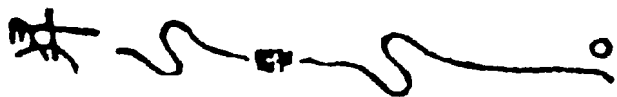
以上線譜無小字之二種吟詠情況。

日		4 05
人		4 02
高		4 01
行		4 05
魔		4 05
然		4 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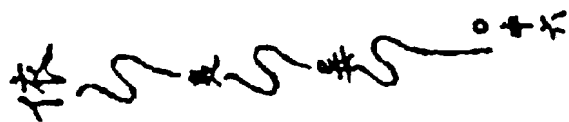
以上諸字線譜之小字，僅係無義和聲。小字分甲類言，乙類亞、牙、霞、下，丙類何，又乙丙、甲乙丙。

梅		4 05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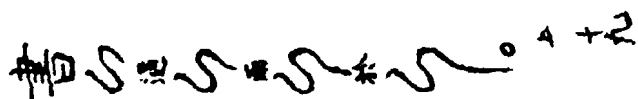
按《廣韻》：童、翁，皆東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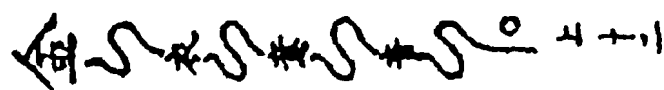
按《廣韻》：昇，蒸韻。嬰，清韻。入《詞林正韻》第十一部。



按《廣韻》：依，上聲，微韻。夷，平聲，脂韻。異，去聲，志韻。入《詞林正韻》第三部。



按《廣韻》：書，平聲，魚韻。遇，去聲，遇韻。雨，上聲，虞語。入《詞林正韻》第四部。



按：金、音皆侵韻，可以說類似金為頭，衣意為腹，音為尾。



按：靈，青韻。應，蒸韻。靈應入第十二部。可以說類似說靈為頭，衣宜意為腹，應為尾。



按：同，東韻。可以類似說同為頭，烏吳為腹，同為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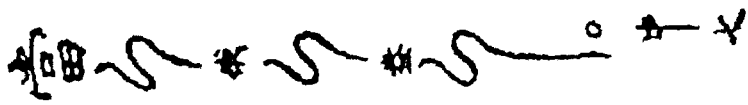


按：真因，真韻。可以類似說真為頭，衣為腹，因為尾。

前金、靈、同、真四字線譜所示，大概似唱崑曲時之頭腹尾。由此可見，明嘉靖隆慶間魏良輔之水磨腔，北宋已有其雛形。（參閱陸萼庭著、趙景深校《崑曲演出史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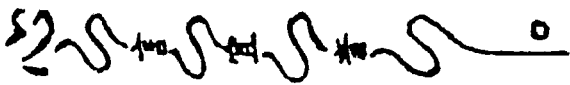
按：勳，文韻。因，真韻。真文通用。入第六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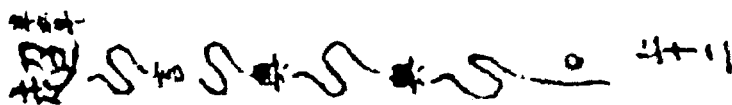
按：當，平聲，唐韻。盎，上聲，蕩韻或去聲宕韻。入第二部，插入無義和聲小字俄。



按：生，庚韻。鶯，耕韻。入第十一部，插入無義和聲小字言。



按：心音皆侵韻。心宜音可以說類似頭腹尾，插入無義和聲小字言。



按：超，平聲，宵韻。奧，去聲，號韻。超奧入第八部。插入無義和聲小字言。



按：居、於皆魚韻。其下為無義和聲小字。

(丑)上聲字線譜

上聲字約七十字，僅取一字一線者，重複者亦計在內。其線譜舉例(十一例)解釋於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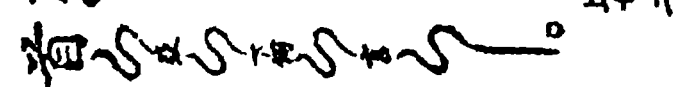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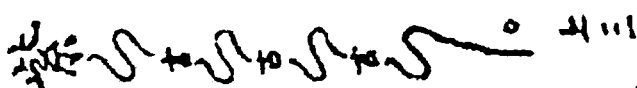


按：靜，上聲靜韻。



按：縹，上聲小韻。

以上線譜無小字之二種吟詠情況。



按：紫，上聲，紙韻。

按：處，上聲，語韻，或去聲御韻。

按：首，上聲，有韻，或去聲宥韻。

以上線譜之小字僅係無義和聲。小字分甲類言，乙類亞、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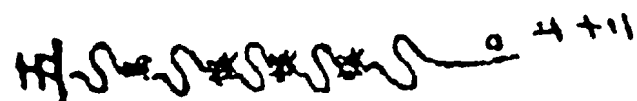
又甲乙丙。(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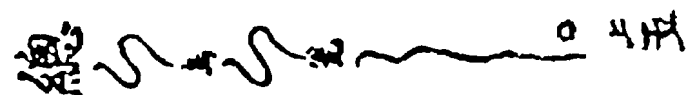
按：感，上聲，感韻。庵，平聲，覃韻。感庵入第十四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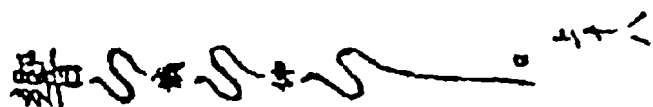
按：九，上聲有韻。憂，平聲尤韻。友，上聲有韻。九憂友人第十二部。



按：五，上聲姥韻。烏，平聲模韻。悞，去聲暮韻。紐同。此例少見。



按：總，上聲董韻。瓮，去聲送韻。總瓮入第一部。故總烏瓮可以說類似頭腹尾。



按：響仰皆上聲，養韻。中插無義和聲小字俄。



按：苦，上聲，姥韻。烏，平聲模韻。苦烏入第四部，以下為無義和聲小字。

(寅) 去聲字線譜

去聲字共約一百七十字，以一字一線者為限，重複字計算在內，衆和散花林中之字不計在內。(十六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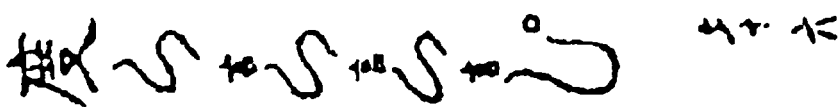
地 

按：地，去聲至韻。

妙 

按：妙，去聲嘯韻。

以上線譜無小字之二種吟詠情況。

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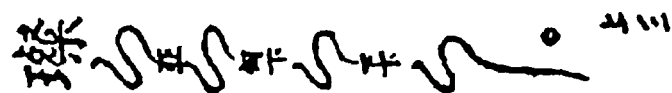
按：度，去聲暮韻。

命 

按：命，去聲映韻。

信 

按：信，去聲震韻。

璨 

按：璨，去聲翰韻。

以上諸線譜之小字，僅係無義和聲小字，分甲類言，乙類亞、下，又甲乙丙、(何。)乙丙。

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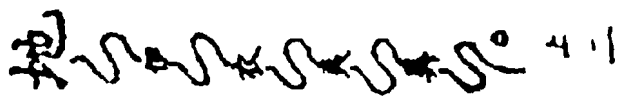
按：衆，去聲送韻。瓮，平聲東韻。衆瓮入第二部。

敬 

按：敬，去聲映韻。入第十一部，因平聲真韻入第六部，即第六部與第十一部通用。可見北宋已有庚清部韻旁入真文韻之例。（見明·王驥德《曲律》。）

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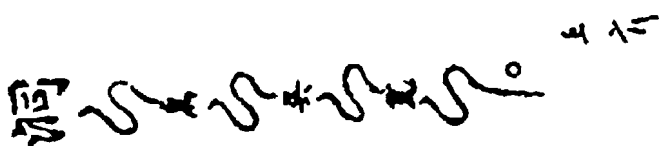
按：降，去聲絳韻。盎，上聲蕩韻或去聲宕韻。降盎入第二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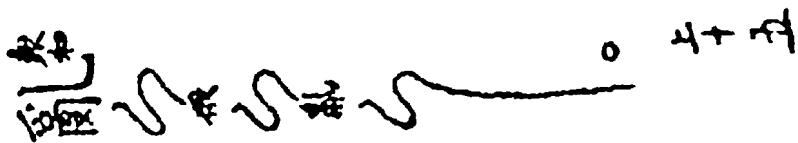
按：地，去聲志韻。衣，平聲微韻。夷，平聲脂韻。異，去聲志韻。地、衣、夷、異皆入第三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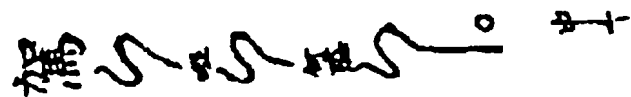
按：聖，去聲勁韻。應，平聲蒸韻。聖應入第十一部，可以類似說聖為頭，衣宜為腹，應為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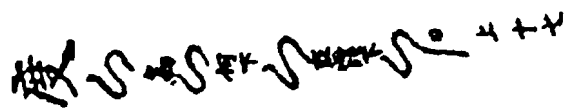
按：洞瓮皆去聲送韻。可以類似說洞為頭，烏吳為腹，瓮為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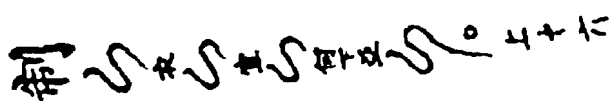
按：亂，去聲換韻。二亂字間插入無義和聲小字俄。



按：駕，去聲禡韻。隘，去聲卦韻。駕卦入第十部，中間插入無義和聲小字啞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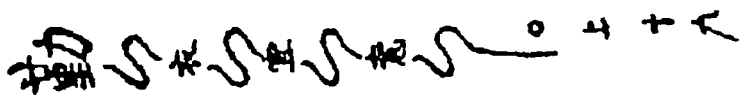
按：度，去聲暮韻。烏，平聲模韻，入第四部，下為無義和聲小字何下、亞霞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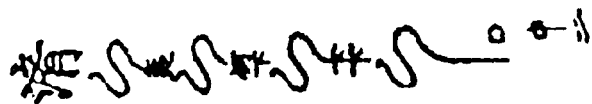
按：制，去聲祭韻。衣，平聲微韻。宜，平聲支韻。制、衣、宜入第三部。其下為無義和聲小字。

(卯)用韻不謹嚴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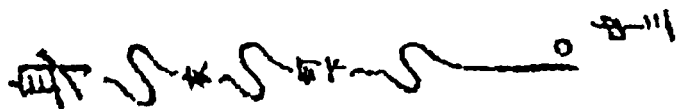
平聲字線譜



按：勤，欣韻。入第六部。衣，平聲微韻。宜，平聲支韻。意去聲，志韻。衣、宜、意皆入第三部。以上二者不入同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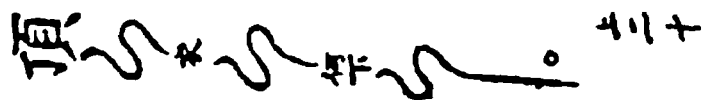


按：清韻，入第十一部。夷，平聲脂韻，入第三部。二者不入同一部。



按：身，真韻，入第六部。衣，微韻入第三部。二者不入同一部。

上聲字線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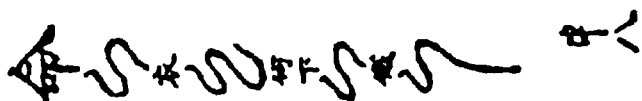


按：頂，上聲迴韻。入第十一部。衣，平聲微韻，入第三部。二者不入同一部。



按：九，上聲有韻，入第十二部。衣入第三部。（見前條。）二者不入同一部。

去聲字線譜



按：命，去聲映韻，入第十一部，衣入第三部。（見前條。）二者不入同一部。

（辰）入聲字線譜。

入聲字共九十四字，以一字單線為限，重複字亦計算在內。

入聲字按《廣韻》分韻。各韻次第亦按《廣韻》。

屋韻第一：福、六、宿。

沃韻第二：綠。

燭韻第三：足、欲、玉、獄。

覺韻第四：籍、學、嶽、樂。（音嶽。）

質韻第五：七、日、一、實、悉。

術韻第六：律在《詞林正韻》第七部術韻，劣戍切。

物韻第八：鬱、弗、不。不弗入《詞林正韻》第十八部勿韻，分物切。

鬱入《詞林正韻》第十八部勿韻，紆勿切。

月韻第十：厥、月、闕、髮。

末韻第十三：脫。

黠韻第十四：八。

屑韻第十六：結。

薛韻第十七：滅、絕、雪、設。

藥韻第十八：著、嚼、若、泊。

鐸韻第十九：各、拍、莫、樂、（音洛。）鶴、作。

陌韻第二十：白、百。

昔韻第二十二：適、射、石、亦、液、積。

錫韻第二十三：寂、曆、適。

職韻第二十四：億。

德韻第二十五：德、克、國。

緝韻第二十六：人、執、十及立、意。

合韻第二十七：雜。

葉韻第二十九：劫、擘、葉。

乏韻第二十四：法、乏。

人聲字按《詞林正韻》分部如下（其中有人聲作平聲，或上聲，或去聲。以下缺獄、律、劫、鬱，即此諸字仍爲人聲。）

### 第三部

#### 人聲作平聲

實<sup>繩知切</sup> 射<sup>同前</sup> 石<sup>同前</sup> 十<sup>同前</sup> 人<sup>同前</sup> 悉<sup>星西切</sup> 錫<sup>同前 積精妻切</sup> 籍<sup>同前</sup> 寂<sup>同前</sup>



及更移切適丁離切

人聲作上聲

七倉洗切積將洗切—銀幾切適丁禮切德當委切

人聲作去聲

日人智切人同前曆浪帝切立同前—銀計切亦同前液同前億同前

第四部

人聲作平聲

王語居切

人聲作上聲

福方補切弗同前宿宜羽切足慈呂切

人聲作去聲

六郎據切綠同前玉於句切

第五部

人聲作平聲

白巴埋切

人聲作上聲

拍鋪買切百買切克溪歛切

第八部

人聲作平聲

學奚交切泊巴毛切嚼包消切著池燒切鶴何高切

人聲作上聲

著之卯切作臧掃切各岡換切

人聲作去聲

嶽姚叫切樂同前樂郎到切莫忙報切若人照切

第九部

人聲作平聲

學央哥切鶴杭哥切泊巴磨切

人聲作上聲

莫忙播切樂郎貨切

第十部

入聲作平聲

月胡靴切 乏扶加切 雜茲沙切

入聲作去聲

闕區也切 厥去也切 髮方雅切 法同前 八邦雅切 切倉如切 節茲野切 結饑也切 雪須也切

設商者切 葉同前

又入聲作去聲

月魚夜切 若仁蔗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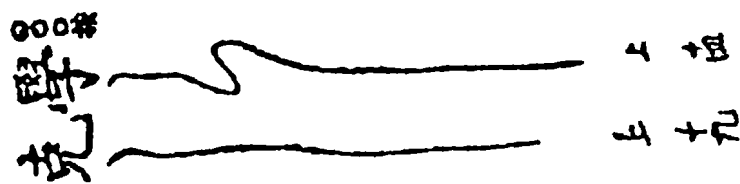
第十二部

入聲作上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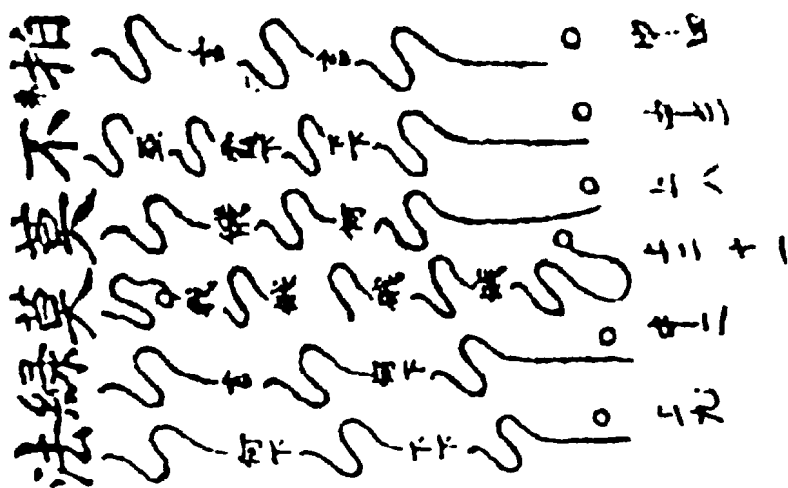
宿酉有切

入聲作去聲

六良友切



以上線譜無小字之二種吟詠情況。



以上自學字起約共四十七字中舉例。

線譜小字僅係無義和聲，分甲類言，乙類亞、霞下，丙類我、俄何，又甲乙丙、乙丙。

其餘諸字線譜舉例如下：以下諸字線譜中省無義和聲小字部分。

按：烏，平聲模韻。玉應入聲作平聲，入第四部，但《詞林正韻》入聲作平聲或去聲，入第四部。

按：衣，平聲微韻。液應入聲作平聲，入第三部。但《詞林正韻》入聲作去聲，入第三部。

按：衣，平聲微韻。意，去聲。《志韻》寂應入聲作平聲或去聲，入第三部。但《詞林正韻》入聲作去聲，入第三部。

按：意，去聲。《志韻》衣，平聲微韻。切應入聲作去聲或平聲，入第三部。但《詞林正韻》入聲作去聲，入第十部。

據成化本照相複製。

按：遐，平聲。《麻韻》鶴應入第十部。但《詞林正韻》鶴入聲作平聲，鶴，杭奇切，入第九部。又鶴仍入聲鐸韻。

由入聲字線譜舉例與前文平聲字線譜舉例，上聲字線譜舉例，去聲字線譜舉例相比，則入聲字線譜大不相同，了然明白。

上文《玉音法事吟譜》用韻與《詞林正韻》不同，但自有法則。

上文《玉音法事》用韻與宋明間用韻不同，原因現能作若干臆測：道教吟詠或贊詠由來已久，應自有傳統。陳·馬樞《道學傳》：“嚴智明，字慧識，晉陵人也。受性有善聲，幼工誦詠。(齊)明帝有疾，每引法衆于內殿行道。聞智明詠經，甚懷賞悅，云疾爲之愈。及法席既解，智明還外，帝中夜不安寢，敕呼智明，對御轉誦，即覺歡怡。降長敕給傳詔車牛，出則施餼，道俗榮之也。”道經中頗有韻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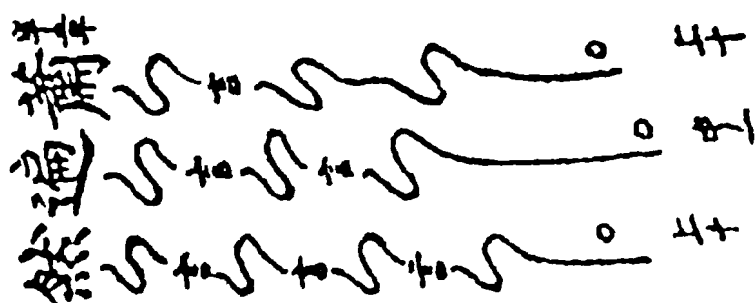
內殿行道與詠道詞有關係也。又明帝無故大誅宗室，夜中不得安寢，其故蓋在此事。

(乙)無義和聲小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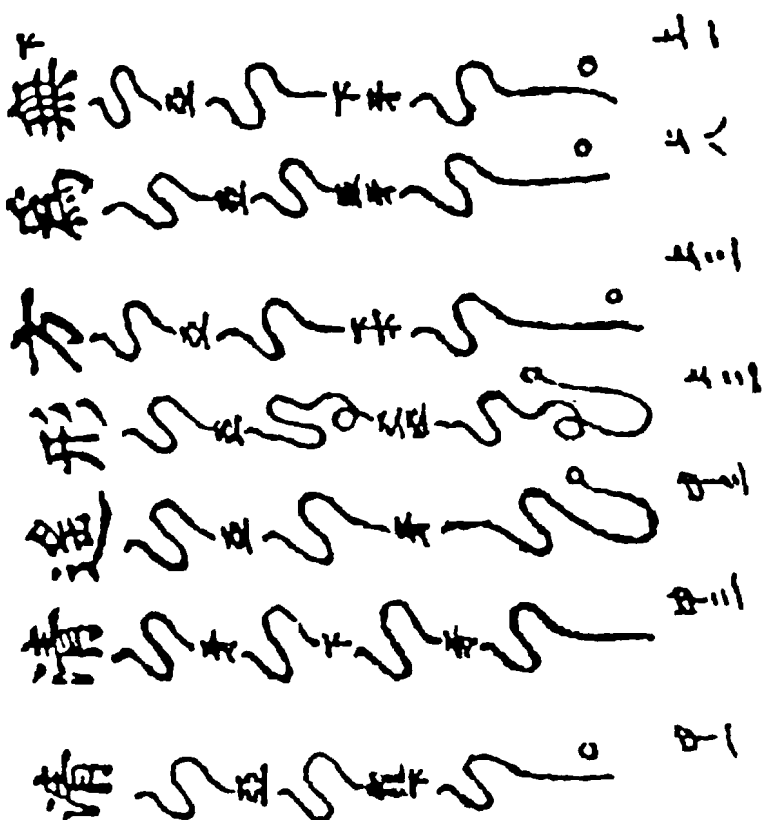
此無義和聲小字，一字線譜幾乎全部吟詠或一部分使用，此與無義和聲小字愛、按、合、合愛、哪(那。)不同。(合字之義容後說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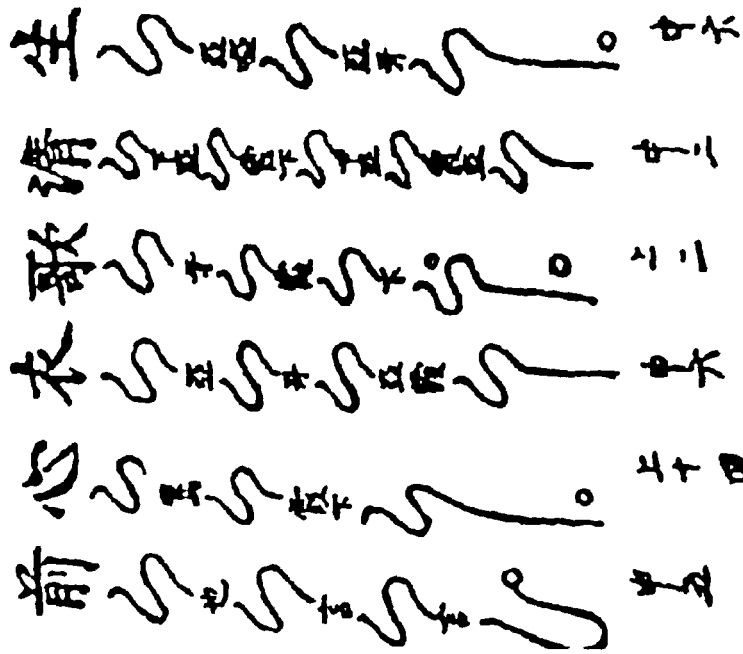
此無義和聲小字分甲類：言，元韻，《詞林正韻》第七部。乙類：霞、牙，平聲麻韻，下，罵也，上聲馬韻，亞啞，去聲禡韻，入《詞林正韻》第十部。丙類：俄、(見《集韻》。)何、阿、荷平聲歌韻。我上聲哿韻。賀，去聲個韻，入《詞林正韻》第九部。和聲小字用平聲字上聲字去聲字。此三聲吟法不同，有其音樂效果也。

(子)甲類(約三十五字，一字一線譜者，取三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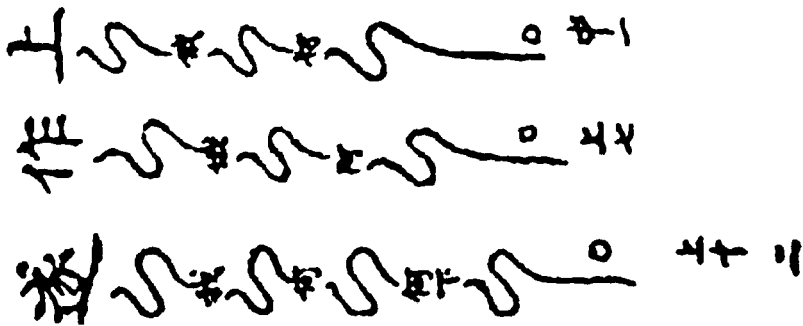
(丑)乙類(約四十字，一字一線譜者，取十三例。)





以上罵也之例甚少見，前字線譜無義和聲小字爲甲乙類。

(寅)丙類



此爲乙丙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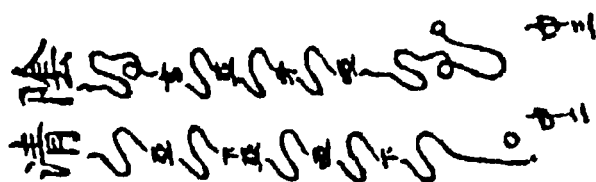


據成化刊本，在《步虛詞》第三首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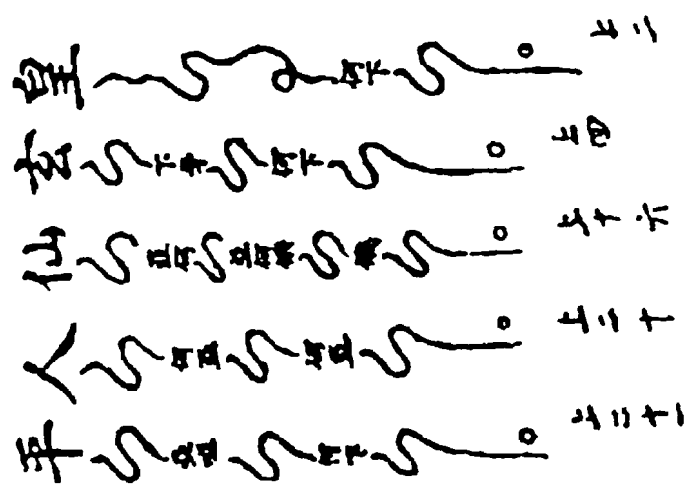
(卯)甲乙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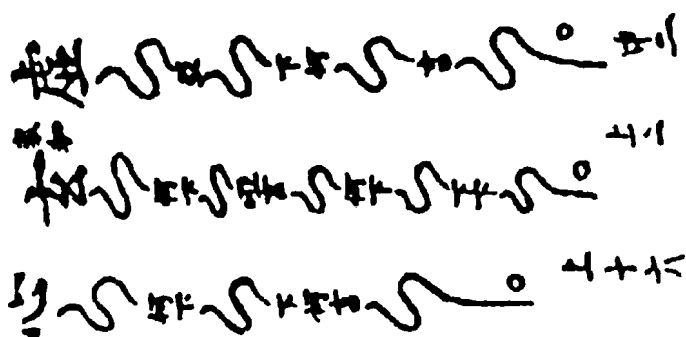
據成化刊本，在《三啓頌》第一首中。



(辰)乙丙類(約二十三字，一字一線譜者，取五例。)



(巳)甲乙丙類



由此上可見《玉音法事吟(線)譜》中無義和聲小字使用之法則。

以上《玉音法事》乾唱用無義和聲，但樂器僅用鐘磬，(銅鉢。)乾唱時用棒擊磬，則吟者稍事歇息。而弋陽腔與各地高腔之乾唱用大鑼大鼓，甚為喧鬧，亦用無義和聲。

冒襄《影梅庵憶語》記陳圓圓演《紅梅記》云：“是日演弋腔《紅梅》，以燕俗之劇(陸尊庭按：此謂當時北方流行弋陽腔，許多名劇皆用弋陽腔唱。)咿呀啁哳之調，乃出諸陳姬(陳圓圓。)口。”(看陸尊庭《崑曲演出史稿》。)此咿呀啁哳之調，蓋明末清初弋陽腔之無義和聲。

### (丙)有義和聲

(子)《玉清樂》《上清樂》《太清樂》

《玉清樂引》《上清樂引》《太清樂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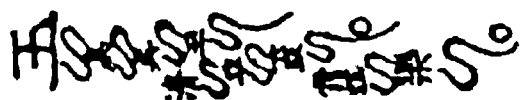
例如《玉清樂引》：玉，玉清樂。玉清聖境異諸天，玉清樂。

按：下文《玉清樂》《上清樂》《太清樂》例，上引文“玉，玉清樂”，玉清樂皆係和聲。(云《上清樂引》中之上清樂，《太清樂引》中之太清樂，皆係和聲。)

《玉清樂》《上清樂》《太清樂》

《玉清樂》七言四句，每句後有和聲玉清樂三字。《上清樂》七言四句，每句後有和聲上清樂三字。《太清樂》七言四句，每句後有和聲太清樂三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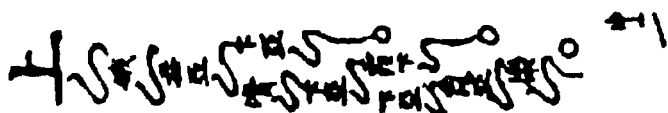
茲錄和聲玉清樂如下：



成化刊本《玉清樂》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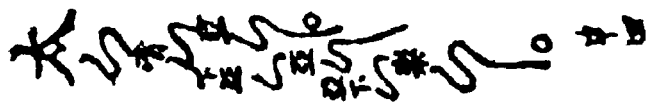
上先第一人吟第二線之前段，次第一人吟第一線之後段，同時第二人吟第二線之前段。次第二人吟第二線之後段，同時第三人吟第三線之前段，末第三人獨吟第三線之後段。第一線玉烏吳玉。玉人聲作平聲，語居切，又作去聲，於句切。烏吳皆平聲模韻，皆入《詞林正韻》第四部。第二線小字清亞下亞，清為第一小字。第三線小字霞亞樂，樂為末小字。二線中其餘皆為無義和聲。

又錄和聲上清樂如下：



上第一線前段上俄盎。上，上聲養韻，盎，上聲蕩韻或去聲宕韻，皆入《詞林正韻》第二部。餘與和聲玉清樂大致相同，茲不贅言。

又錄和聲太清樂如下：



上第一線小字太、清、亞，第二線小字下、亞亞，第三線小字亞下、樂，餘與和聲《上清樂》大致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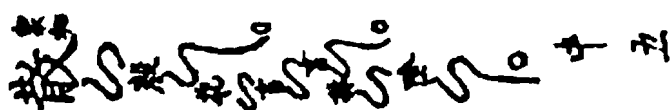
(丑)《散花引》、五言《散花詞》、七言《散花詞》。

《散花引》：散香花，樂、散花林、散香花、樂、滿道場，衆真前供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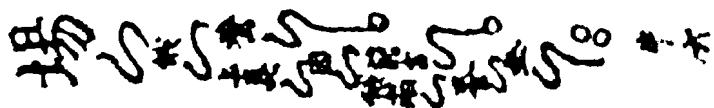
以上《散花引》中，無法考定某字或某數字為和聲。五言《散花詞》五言四句第一句後和聲散花林三字，第二句後滿道場三字，第三句後和聲散花林三字，第四句後和聲滿道場三字。

散花林三字第一線散殷。散去聲，翰韻。殷，成化本《散花引》注

曰：“《散花》(引)第五散字下小注：殷字係上平聲，山字韻內作烏閑切，不作因字。以後《散花》(詞)內殷字皆同此音。見雜詩云芙蓉比殷。”是殷字當係平聲山韻。翰韻、山韻皆入《詞林正韻》第七部。第二線小字花言言。第三線小字林陰。林陰街平聲侵韻。先第一人吟第一線前段，次第一人吟第一線後段。同時第二人吟第二線前段，次第二人吟第二線後段。同時第三人吟第三線前段，末第三人獨吟第三線後段。



滿道場：滿字一線，道字一線。場字第一線，場俄鴛，場，平聲陽韻。鴛，平聲陽韻或唐韻，入《詞林正韻》第二部。場鴛二字中插無義和聲小字俄。第二線上真因前言，其中真因皆真韻。第三線供翁養盍。供翁皆平聲東韻。養上聲養韻，盍去聲蕩韻或上聲宕韻。養盍入《詞林正韻》第二部。



七言《散花詞》七言二句。第一句後和聲散花林與第二句後和聲滿道場。與五言《散花詞》相同。

無義和聲已見前第三章第二節。

任半塘《唐聲詩》第二章第六節《和聲》：“和聲以聲為主，和聲之‘和’，非倡和之‘和’，即不以他人相和為限。”

#### 附衆和

成化本《空洞篇》對於衆和有詳注云：“《空洞》一首，若在習學時自合字起九玉，至元字聲了，衆從始字和起。如在壇席醮筵中，不必舉合字，徑舉元字，衆亦從始字和起。正合政和格範也。”又云：“《空洞篇》內十三字(按即元始開圖敷落五篇高唱空洞年。篇，仙韻，年，先韻，先韻仙韻同用。)合聲起九玉。開敷五亦同，按九真三落，圖落篇相似，高唱半章中。”始字旁注衆和，五線。開敷五相同，各三線。至此衆和終了。高字旁注半章。高字一字一線。唱字三人三線，空洞皆一人一線。年字則為樂



章終了。故其中一線第一小字爲善。半高章，起第二字並不注衆和。必需擬設衆和，自始字迄篇字。《玉音法事》曲線譜中之衆和，每道詞大多第三字旁注衆和。第二字旁注衆和者甚少。《奉戒頌》九十字，字數多，故第六字旁注衆和。《太清樂》第五字旁注衆和。《太清引樂》第四字旁注衆和。五言《散花詞》第六字旁注衆和。衆和至字旁注半章前一字線譜終了。此時常有○○。自旁注半章之字起第二字或第三字旁注衆和，衆和至樂章末字線譜終了。此時常有○○○○。若旁注又半章之字，其前一字線譜未有○○，自上述字起第三字，旁注衆和，衆和至道詞末字線譜終了，有○○○○。

若道詞字數少則無旁注半章之字。

《玉清樂引》字數少，其中玉清樂兩見，可視爲和聲，有衆和。衆和至末字線譜終了，有○○。《上清樂引》、《太清樂引》亦然。《玉清樂》其中和聲玉清樂三見，有衆和，衆和至末字，線譜終了，有○○。《上清樂》、《太清樂》亦然。

五言《散花詞》有和聲散花林，滿道場，有衆和，衆和至末字線譜終了。有○○。七言《散花詞》與此類似。

字數甚少者如《敷坐贊》，《開經》有衆和，衆和至末字線譜終了，有○○。其他相似之情形從略。

#### (四)釋○、○○、○○○、○○○○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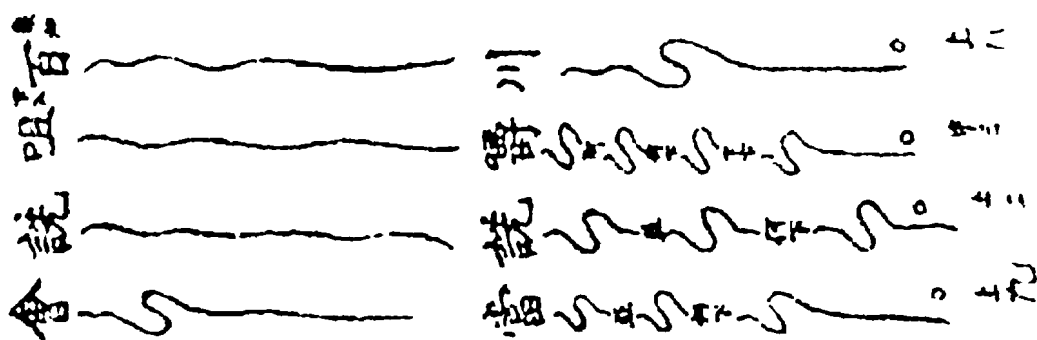
○示用棒擊磬(銅鉢。)一次。○○示棒磬二次，棒磬時吟詠道士可以歇息。○○之歇息時間爲○之一倍。

##### (甲)線旁畫○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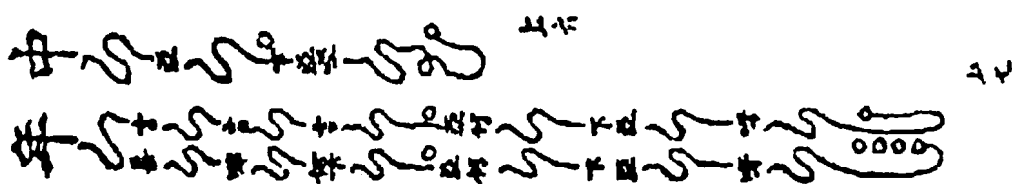
常見例每字吟畢則線旁畫一○，即棒磬一次。



少見例二字常連用，有時於二字吟畢始於線旁畫一○，即棒磬一次。



線較長則吟詠時間較延長則於此線中間旁加○例：即棒磬吟詠道士於中間歇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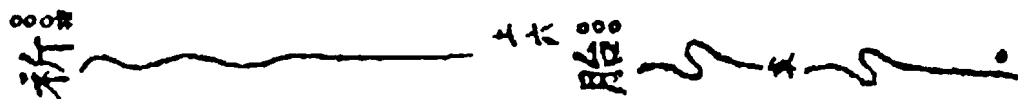
(乙) 線旁畫○○例(附半章義又半章義。)

常見例，道詞(指詩。)一首(即樂一章。)五言，三十九至九十字，約在半字數左右·線旁畫○○。其次字旁注半章。(如玉京步虛詞第一首，第三首，第五首，舍闕步虛詞，奉戒頌，三啓頌第一首、第二首、第三首，啓堂頌，小學仙頌、焚詞頌、山簡頌、水簡頌。)《空洞篇》非一首，字數少，但每字線甚長，故仍分半章。道詞一首，前半章末字線譜終了皆有○○。蓋此時棒磬二次使吟詠道士歇息稍延長。凡字數少之道詞，末字線譜終了，皆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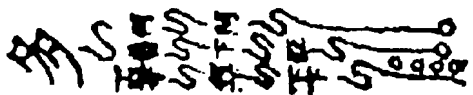
少見例：道詞一首五言，四十字至五十字，至三分之一字旁注半章，三分之二字旁注又半章，(《敷齋頌》、《大學仙頌》。)但《奉戒頌》九十字，字最多，而僅有旁注半章之字，但無旁注又半章之字，不詳何故。旁注又半章之字之前一字，線譜終了，有○○。

(丙) 線旁畫○○○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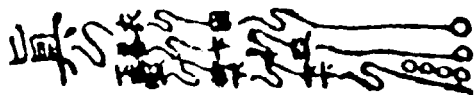
《玉音法事》卷上各樂章開始時皆畫○○○。



(丁) 樂章終了時畫○○○○例(道詞終了稱善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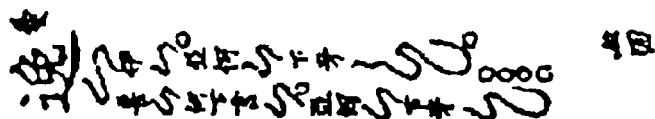
在成化本《步虛詞》第五首中。



在成化本《奉戒頌》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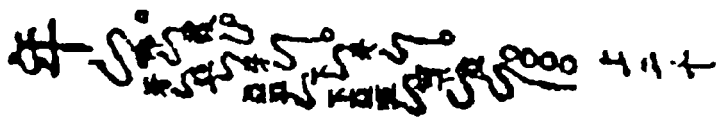
道詞終了稱善，末字常例爲三線，善爲中線之第一字。多字線譜之小字，除小字善以外，皆係無義和聲小字。真字左線小字真衣因皆真韻，真頭衣腹因尾。（真爲頭，衣爲腹，因爲尾。）中線第一小字爲善，其餘中線左線小字皆係無義和聲。

樂章末字二線例僅有《步虛詞》第三首，與《空洞篇》其中皆小字善爲左線第一小字。



以上左線首二字逸伊，逸入聲作去聲，銀計切，伊平聲脂韻，於夷切，入《詞林正韻》第二部。右線第三小字起皆爲無義和聲。下線第一小字爲善，餘皆係無義和聲。

道詞一首，終了不稱善，僅有之例爲《白鶴詞》。又疑或因道詞用途不同，不能稱善。



《啓堂頌》、《小學仙頌》末字一線。

《玉音法事》卷中道詞，如《玉清樂》，每句後有和聲，情況不同。《上清樂》、《太清樂》亦如此。《五言散花詞》、《七言散花詞》與此相類似。其他道詞字數少，末字線譜旁無○○○○。

《玉音法事》樂器用鐘磬，但成化本中未嘗言如何使用鐘，故樂章開始○○○，終了○○○○，仍指用棒擊磬三次與四次，每次歇口氣。

《洞玄靈寶鐘磬威儀經》第三頁：“太上曰：磬以金、銀、銅、鐵、玉作。若行道、禮誦、贊唱、齋誠，擊以節之，皆作架懸之。”現代道士用銅鉢，並不作架懸之。非復古時之石磬，北宋已與現代江南道士相同，亦用銅鉢。（見成化本。）又《玉音法事》中無《金聲玉振儀》。

(戊)三棒磬,暫時解釋如下:先第一線吟畢,一棒磬,次第二線吟畢,又一棒磬。次先吟詠向上轉折,再向下轉折,又延長,末一棒磬。



以下為三棒磬,後有無義和聲小字,此為僅有之例。



據成化刊本複製,在《步虛詞》第一首內。時間有限,就此為止。

按《洞玄靈寶鐘磬威儀經》第一頁:“爾時智德真人與五百真人等衆同詣太上,稽首請問集衆威儀。

“太上曰:衆有二種,一者聖衆,二者凡衆。若說法齋戒禮拜,下謝救度生死,一切福會,應當來集,皆聽集鐘。(按此指諸天情況。)

“太上曰:世間鐘用金、銀、銅、鐵作,兩角、四角、六角、九角、無角,(國符按鐘圓形,故可無角。)大小隨宜。懸治左方臺閣樓殿,依時整法服,祝頌贊唱。擊之,皆初急之。緩疏打三下或四下,若八下,為節,急之,復急之。緩疏擊二十四槌,急之。復急之。緩徐出十二槌畢。”似鐘除集衆外,其他用途與磬相同。此經疑於唐或南北朝出世。至於宋代實際使用情況待考。

### (五)結論

《玉音法事吟(線)譜》係乾唱譜,即不用樂器,無工尺板眼,每字有向下轉折與向上轉折並拖延之線譜。線譜中有小字,皆為我能見到之僅有例。經考定係聲曲折樂譜,屬於與工尺譜不同之樂譜系統。但既用於乾唱,而不論唱南曲、北曲,(皆用樂器伴奏。)(詞之唱法,尚在研究。)皆需使用音韻學。此文要點,在使用音韻學以研究《玉音法事吟譜》。治學法係分析與綜合。結果發現,此特殊之乾唱譜,由音韻學而論,亦有其法則。

### 附 錄

吟詠(乾唱。)上溯至初唐,至於再上溯至何代為止,尚需研究。

由北宋向上溯至唐代,三洞道士朱法滿編《要修科儀戒律鈔》卷二

《講說鈔》錄《法師開講欲昇座詠》、《法師昇高座時詠》、《定座詠》、《下座詠》。按元·鄧牧編《洞霄圖志》卷五：朱法師朱君緒，字法滿，餘杭人，開元八年（七二〇）卒。是朱君緒一生自初唐（六一八—七一）以迄盛唐（七一三—七六三）初。按《敦煌道經·三洞奉道科戒儀範》卷五《法次儀》記自戶主至上清玄都大洞三景弟子無上三洞法師參受經戒法錄並次第。朱君緒稱三洞法師，即無上三洞法師，即上清玄都三景弟子無上三洞法師。

吟詠常繫連文，是吟與詠同義。故詠即吟，即乾唱。故初唐已用乾唱。但是時無聲音格範，乾唱無嚴格之規定。至於再向上溯，並上溯至何代為止，則需詳考，非匆匆成稿所能為力者矣。

（據《鄭天挺紀念論文集》校定）

### 明清道教音樂考稿

道教音樂常用於齋<sup>〔一〕</sup>、醮<sup>〔二〕</sup>。

中國舞蹈藝術研究會研究組於一九五六年八月到蘇州，在市文化局協助下進行道教樂舞之整理工作，將收集之材料編成《蘇州道教藝術集》。其中有余尚清著《蘇州道教音樂》，記載此次活動與印象云：“在這次‘打醮’中，給我的印象可以說是‘耳聽仙樂，目迷五色’。讓我對蘇州道教的藝術，特別是它的音樂部分，產生了熱烈的興趣。我發現道教音樂中單獨演奏的吹打音樂也好，與法師配合做法舞蹈，以及齊聲讚頌神仙功德也好，都結合得那樣緊密協調，那怕是在萬籟無聲的法事進行中，敲一記鐘，擊一聲磬也好，都顯得那樣自然生動，就像是天衣無縫似的。音樂說明了法事，造成莊嚴、和平、緊張、強烈的氣氛，而法事又具現了音樂的內涵。在整個法事進行中，都一直伴隨着音樂，法事中有的表現召神遣將、聲勢磅礴的場面，有的表現鎮壓邪魔、劍拔弩張的情緒。又有歌頌太上聖者的哲理、清靜、無為、和平、自然、虛無縹緲的意境。”又云：“我們這次在蘇州‘打醮’共分三個大的段落……在上述三段法事之前，有戲曲——吹打音樂，每段法事前面又有序奏，（也是吹打音樂。）法事進行中有歌有舞，音樂有獨唱、齊唱、獨

奏、合奏等等，法事終了有尾聲。整個法式音樂結構的完整性，強弱濃淡的對比以及表現力的多樣豐富，音樂語彙風格的民族性、典型性、統一性，都達到高度的藝術成就。”

我幼時在江蘇省常熟縣(本地道士。)與顧山鎮，(在常熟縣、無錫縣、江陰縣交界，屬於江陰縣之大鎮，道士來自本鎮與附近村鎮。)看到此地區道士所做法事，聽到彼輩之道教音樂與所唱崑曲，(至少當時吳縣、常熟、無錫、江陰之道教法事與音樂相同，大概道教法事音樂相同之地區不止上述四縣，而是更廣。)我殊為喜歡，道教音樂與崑曲確是我國傳統文化精華之一。

對於道教音樂達到如此高度藝術水準，應該研究其淵源與進展過程。此非易事。文中將試為之。

當然要自《道藏》來研究。但《道藏》中收齋醮儀與齋醮儀集一百二十一種，都六百四十卷，而有關道教音樂者僅二種：北宋《玉音法事》三卷與明成祖《大明御製玄教樂章》一卷。

自現代上推，第一步是明清。但欲考明清道教音樂，必需上溯至北宋。此文分為(I)溯源與明代，(II)明末、清代與現代。

此文中齋醮義與齋醮儀中諸訓義，皆用唐、宋以來之義，不用古義。

### 一、溯源

欲明宋人齋醮儀中何部分與道教音樂有關，須考其中若干詞義。茲據《無上黃籙大齋立成儀》五十七卷、《道門科範大全集》八十七卷考之。此二種齋醮儀集傳授不同，流行地區不同，所收齋醮儀大部不相同，若干類似之齋醮儀節目與其次第殊不相同<sup>〔三〕</sup>。(注意：六朝情況不同。)

《無上黃籙大齋立成儀》分若干門，其科儀<sup>〔四〕</sup><sup>〔五〕</sup>門自十六至三十一。此諸卷中近半數為蔣叔輿修，餘皆經留用光傳授蔣叔輿修，或重修，或編次。僅二卷杜光庭集，故此儀係留用光、蔣叔輿一家之言。

### 唱

茲僅舉若干例於下：

都講<sup>[六]</sup>唱禮二十六懺悔。

都講唱密咒。

都講唱步虛旋繞。

都講唱監齋受罰簡。

都講唱三禮。

都講唱長跪還戒如法。

都講唱衆官納職。

唱三皈依。

唱道場衆等執簡當心平坐如法。

唱贊詠如法。

唱宿命贊。

唱請轉法輪。

唱三聞經。

以上唱字前當省法師或都講。

### 舉

“次高功……舉亶婁阿會四字衆(道)官隨聲咒曰……”按此咒四言十八句,亶婁阿會爲首句。據此,舉,宣導也。

次(法師)舉唱道贊。

(法師)舉長吟法事。

(法師)舉明燈頌。

(法師)舉啓堂頌。

(法師)舉三皈依贊。

(法師)舉道衆等執簡當心平坐如法。

(法師)舉贊詠如法。

(法師)舉宿命贊。

(法師)舉東井贊,衆和。

(法師)舉智慧頌。

(法師)舉道寶頌。

(法師)舉經寶頌。

(法師)舉師寶頌。

(法師)舉北帝頌。

(法師)舉靈書。

原注法師舉三清樂。

知職道士舉志心奉請十方道寶降臨壇所。

(法師)舉焚簡頌。

以上(法師)有時係都講。(按高功即法師。)

《靈寶領教濟度金書》卷三百十九,出壇:“知磬結出堂頌,舉向來頌,衆和之。”按《無上黃籙大齋立成儀》卷十六:“高功法師……關啓祝願,通真達靈……都講……禮拜揖遜,皆當贊唱。”

以上唱,宣導也,非唱曲之義。舉亦宣導也。可宣導吟頌詞贊,亦可宣導宣咒。

宣、念、持、持念

高功宣五方衛靈咒。

(法師)宣山簡。

(法師)宣水簡如山簡之儀。

(法師)宣土簡如山簡之儀。

(法師或都講)宣詞。(《太上黃籙大齋儀》作讀詞。)

(法師)宣功德都疏。

(法師)宣某咒。

(法師)宣帖命。

(法師)念隱語。(諷隱語,誦隱語。)

(法師)念玄蘊咒。

(當職道士或法師)念某咒。

道衆持某咒,持念某咒見《道門定制》卷五,是持即念即讀也。故宣、念、持、持念、諷、誦、皆讀也。

密咒、默念某咒、默誦某咒

(衆官)密咒。原注:“心密言之,勿令耳聞。”

法師握訣召神臨目密咒。



(法師)默咒曰……。

(法師)默誦化牒咒。

(法師)默念化生咒。

(法師)默念化牒咒。

密咒,默咒,默念某咒,默誦某咒,其義相同。

吟、吟詠

(都講)吟三啓頌三首。

(高功)吟智慧頌三首。(按此與太上智慧經贊不同。)

(高功)吟奉戒頌。

(都講)吟學仙頌空洞頌。

(都講)吟太上玉京步虛之章一首。

(都講)吟三啓頌。

(高功)吟投龍簡頌。

(法師)吟解壇頌。

(法師)吟學仙頌。

(衆官)吟明燈頌。

(法師)吟啓經贊。

(法師)吟解座贊。

(法師)吟焚詞頌。

(法師)吟普獻頌。

當職道士吟玉清慧命啓請法言。(原注:出《玉清經》。)

《玉音法事》卷下:“謹按藏經中齋法云:三日九朝。在每朝之內,各歌詠(玉京步虛詞)十首,令其周足。每朝至旋繞之時,壇衆來行,先舉‘稽首禮太上’吟詠,至末句同唱善聲各一拜。”

此外卷三十七贊導節次門云吟宿命贊,吟太上智慧經贊,吟智慧頌三首,吟步虛洞章十首。(又稱步虛空洞之章,即玉京步虛詞。)<sup>[七]</sup>

在其他齋儀與齋醮儀集有云敷座吟、解座吟、平坐座吟者。(即:吟敷座贊,吟解座贊,吟平座贊。)<sup>[八]</sup>

《道門科範大全集》若干詞義考:

《道門科範大全集》八十七卷，一部分杜光庭(唐末葉至前蜀。)刪定，一部分仲勵(經考定係南宋人。)修，一部分不著編集人，三部分用詞相同。

### 舉

《無上黃籙大齋立成儀》卷十六：“次高功……舉寔婁阿會四字，衆(道)官隨聲咒曰……”說見前“舉”字下說明。

都講舉各禮師存念(存思。)如法。或省“都講”二字，或省“都講舉”三字。

都講舉請稱法位，或省“都講舉”三字，(《太上黃籙齋儀》卷一原注曰“衆官密稱己法位也”。)或省“都講”二字。

都講舉存神燒香。或省“都講”二字。

知磬舉十二願。或省“知磬”二字，或省“知磬舉”三字。

知磬舉出堂頌。或省“知磬舉”三字。

知磬舉起敬贊。

知磬舉三啓頌，三禮。(或作知磬舉三啓，三禮。)或省作三啓，三禮。

知磬舉送聖頌。或作送神，或作送聖。

(都講)舉祈雨頌。或省舉字。

(《太上黃籙齋儀》卷五十三：“知磬舉向來頌，衆和之。”此舉字亦宣導之義。)

### 附唱

(都講)唱禮十方。或作唱十方。或作唱方。按此唱者，宣導也。

按都講(知磬。)之職，即在贊唱導引。

### 宣念

(高功)宣詞。(《太上黃籙齋儀》卷一作讀詞。)

(高功)宣真文。

(高功)宣衛靈咒。

(高功或都講)宣功德疏。

(高功或都講)宣疏。

(高功或都講)宣牒。

(高功)念咒。

(高功)念淨天地咒。

宣，念，皆讀也。

吟

(高功)吟三啓(頌)。

以下諸詞義，不僅據《無上黃籙大齋立成儀》或《道門科範大全集》，而據《道藏》以考明之。

法事

《道門科範大全集》卷一云“法事升壇如式”，卷二十五云“啓壇行道法事如式”。按北宋末南宋甯全真授、南宋元初林靈真編《靈寶領教濟度金書》卷三百十九升壇道衆中有雲璈部，故法事指齋醮儀中奏樂部分，《金籙上壽三獻儀》(未詳係宋代齋醮儀否。)云初獻，法事，奏樂；亞獻，法事，奏樂；終獻，法事，奏樂。此法事之義亦然。

法事又一義如下：《無上黃籙大齋立成儀》卷十三法事節次榜開列無上黃籙大齋三晝夜節次。(第三日節次中有設醮。)是法事指全部黃籙齋醮儀，自此推論，全部金籙齋醮儀、全部玉籙齋醮儀皆可稱法事。

諷誦、看誦、看轉、唵經、轉詠、轉誦

《玉音法事》卷下云諷誦。《無上黃籙大齋立成儀》卷十二、十三云看誦、看轉。《道門科範大全集》卷五十四云唵經。凡此皆讀經也，又轉詠、轉誦之義亦然。

故齋醮儀中與道教音樂有關者，爲吟詠讚頌與雲璈部。(道樂部。)《靈寶領教濟度金書》卷三百十九云齋醮升壇出壇由雲璈部作樂。南唐·張若海《玄壇刊誤論》十七云：“謹按仙書：王京山諸天仙聖衆，奏鈞天廣樂，鼓雲璈，吹赤簫鸞歌鳳舞，霓幢羽葆，燃香捧花，步虛贊詠，旋繞天尊。”故雲璈部者道教音樂部也。璈字之考，見《漢武帝內傳》：“王母乃命侍女王子登彈八琅之璈，又命侍女董雙成吹雲酥之笙。”

《玉音法事》三卷，玉音謂御製，法事謂齋醮儀，《玉音法事》謂齋醮儀中吟北宋帝御製道詞。《玉音法事》(卷下收宋徽宗御製道詞，宣和續降道詞，宋真宗御製道詞等)卷上中收譜：(國符謂之吟譜：)

卷上玉京步虛詞三首，金闕步虛詞一首，空洞章一首，奉戒頌一首，三啓頌（即劉宋陸修靜太上洞玄靈寶授度儀之禮經頌。）三首，啓堂頌一首，敷齋頌亦名出堂頌一首，大學仙頌一首，小學仙頌一首，焚詞頌一首，山簡頌（水簡、土簡同。）白鶴詞一首。（用徽宗御製詞。）

卷中玉清樂引，玉清樂一首（用徽宗御製詞）。上清樂引，上清樂一首（用徽宗御製詞）。太清樂引，太清樂一首。（用徽宗御製詞。）散花引，五言散花詞一首。（用徽宗御製詞。）七言散花詞一首，起敬贊，三歸依，敷坐贊；開經，宿命贊，三聞經，解坐贊，每遇齋畢道，唱道贊，華夏贊又名四聲華夏，轉聲華夏贊，請五師，雲輿頌，請符使。（以上長吟。）步虛詞一首。（用徽宗御製詞。）三塗頌（按又稱三塗五苦頌。）一首，斗經末句，禮十方，禮十一曜，舉信禮聲範，關燈舉斗位，三撚上香。（以上促吟，又稱短吟。）

譜式如下：每字下有一線或數線彎曲蜿蜒，每一線末多有一小圈，樂章首字旁有三小圈，較長樂章中間字旁有二小圈，樂章末有四小圈，字旁或注四聲或注“衆和”。又用反切。此譜我稱之謂吟譜。又有長吟、短吟或促吟。其吟譜互有關係，但不相同。《華東地方戲曲介紹》蔣星煜教授《紹興之高腔》云：紹興高腔無工尺譜，僅於字旁畫變化甚多之線，以示應該拖得短或長，向上或向下轉折，或一直進行，是《玉音法事》譜所示即高腔之乾唱，而吟詠即係乾唱。但詢天津音樂師傅無人能識此譜。有一位音樂師傅年近五十，其父為紹興高腔師傅，但已去世，亦未見紹興高腔舊譜，而僅見其工尺譜，因此亦不識此譜。我因稍有中國音樂知識，對於此吟譜，自各方面深入思考，結果，對於此吟譜大致皆能予以解釋，（約十之九。）因撰《玉音法事吟譜解稿》，將作為單獨一篇論文發表。（宋代工尺譜式即西安鼓樂社之樂譜，見夏承燾《唐宋词論叢·姜白石詞譜式》。又五臺山僧寺流傳樂譜，亦用宋代工尺譜。）

《無上黃籙大齋立成儀》齋醮儀之流行地區，相當於今湖北、湖南，安徽長江以南、江西、江蘇長江以南、浙江。其卷五十七云：“時俗……工習聲音以為悅。”是南宋時此地區道士風氣，擅長並熟悉道教音樂，

使群眾喜歡道教法事。

《道門通教必用集》，元人編，淵源出自南宋，其卷三云：“壇外法事，字字以拔度爲本，誠非細事。況是施主追悼之際，慘戚裝懷，謳歌詞曲，尤爲不便。”據此，由南宋至元代，蜀中齋醮亦用詞曲。

若干齋醮儀中若干節目奏樂，例如《無上黃籙大齋立成儀》卷三十云“上香請聖初獻法事”，“上香請聖亞獻法事”，“上香請聖終獻法事”。《道門科範大全集》卷十一云：“再拜，上香，初獻酒，舉玉清樂，奏樂。再拜，上香，亞進酒，舉上清樂，奏樂。再拜，上香，終獻酒，舉太清樂，奏樂。”是法事即齋醮儀之奏樂節目。《道門科範大全集》屢云“法事升壇如式”。《靈寶領教濟度金書》卷三百十九升壇節目道官次序中有雲璈部。是法事即謂有雲璈部奏樂。《無上黃籙大齋立成儀》卷三十七開經節次中“吟太上智慧經贊”節目，設醮節次中有“奏長吟法事”節目，故吟不奏樂，（如“吟太上智慧經贊”。）而“奏長吟法事”節目，疑於長吟時奏樂，或於長吟前後奏樂。

下表據南宋成都府路崇慶府江原道士呂元素編《道門定制》、元成都道士馬道逸編《道門通教必用集》<sup>〔九〕</sup>、《無上黃籙大齋立成儀》、《玉音法事》製成。

宋代道教齋醮儀所用吟詠頌詞贊表

《道門定制》卷五 三日三夜吟詠法 事（無詞）  I	《道門通教必用 集》卷二詞贊篇 （有詞）  II	《無上黃籙大齋立成 儀》贊導節次門與科 儀門吟詠頌詞贊（有 詞，又閱修奉應用門）  III	《玉音法事》卷上 中（皆有吟譜）  IV
啓堂頌	啓堂頌		啓堂頌
奉戒頌	奉戒頌	奉戒頌	奉戒
三啓頌	三啓頌	三啓頌	三啓

《道門定制》卷五 三日三夜吟詠法 事(無詞)  I	《道門通教必用 集》卷二詞贊篇 (有詞)  II	《無上黃籙大齋立成 儀》贊導節次門與科 儀門吟詠頌詞贊(有 詞,又閱修奉應用門)  III	《玉音法事》卷上 中(皆有吟譜)  IV
	起敬贊		起敬贊
	請立師		請立師
請師頌	(玄中六大法師、經籍 度三師、監齋大法師)		(玄中六大法師、三 天大法師、經籍度 三師)
	雲輿頌		雲輿頌
焚章頌	焚章頌		
焚詞頌	焚詞頌	焚詞頌	焚詞(卷下云焚詞頌)
焚簡頌	焚簡頌		
焚牒頌	焚牒頌		
三途五苦頌	三途五苦頌		三途頌
山簡頌	山簡頌		山簡
水簡頌	水簡頌		水簡
往生頌			
出堂頌	出堂頌		敷齋頌又名出堂頌
還戒頌	還戒頌		
解壇頌	解壇頌	解壇頌	
回向頌			
白鶴詞	白鶴詞	白鶴詞	白鶴(卷下云白鶴詞)
玉京步虛詞	玉京步虛詞	玉京步虛之章 或步虛空洞之章 或步虛洞章 即玉京步虛詞	步虛(卷下云玉 京步虛詞)

《道門定制》卷五 三日三夜吟詠法 事(無詞)  I	《道門通教必用 集》卷二詞贊篇 (有詞)  II	《無上黃籙大齋立成 儀》贊導節次門與科 儀門吟詠頌詞贊(有 詞,又閱修奉應用門)  III	《玉音法事》卷上 中(皆有吟譜)  IV
金闕步虛詞	金闕步虛詞		金闕步虛
步虛詞	步虛詞		步虛詞
玉清樂	玉清樂		玉清樂引,玉清樂
上清樂	上清樂		上清樂引,上清樂
太清樂	太清樂		太清樂引,太清樂
散花樂	散花樂		散花引,詞與 II 略 有不同。此外又有 七言二句
	古散花樂		無
散花樂	五字散花樂		五言散花(卷下 云散花詞)
	散花詞		無
	(五言散花詞,但 非宋徽宗所撰)		七言散花二句。
仙家樂	小學仙頌 疑即仙家樂	學仙頌(大學仙頌、 小學仙頌)疑即仙 家樂	大學仙(卷下云大 學仙頌)、小學仙 (卷下云小學仙 頌)。疑即仙家樂
唱道贊	唱道贊		唱道贊
華夏贊	華夏贊		華夏贊又曰四聲 華夏(此外有轉聲 華夏)
智慧贊(按應作頌)	智慧頌	智慧頌	智慧頌,應做智 慧頌(見卷下,無 吟譜)

《道門定制》卷五 三日三夜吟詠法 事(無詞)  I	《道門通教必用 集》卷二詞贊篇 (有詞)  II	《無上黃籙大齋立成 儀》贊導節次門與科 儀門吟詠頌詞贊(有 詞,又閱修奉應用門)  III	《玉音法事》卷上 中(皆有吟譜)  IV
歸依贊 定坐贊	經儀三歸依贊(三歸 依,敷座贊,皆按 IV)		三歸依,敷座贊, 疑即定坐贊
啓經贊	啓經贊	啓經贊	開經
聞經贊			三聞經
七真贊	七真贊		
送經贊	送經贊		
解坐贊	解坐贊	解坐贊	解坐贊
普供養贊			
辭師贊	辭師贊		送立師
	(送玄中大法師並 詩一首,送經籍度 三師並詩一首,送 監齋大法師並詩一 首,雲輿頌解坐贊)		(玄中大法師、三 天大法師、經籍度 三師,雲輿頌)
奉送贊			
		空洞頌(空洞靈章)	空洞(卷下云空洞靈 章)
		投龍(簡)頌(山簡, 水簡,土簡)	
		明燈頌	
		玉清慧命	
		啓清法言	
		宿命贊	宿命贊
		太上智慧往贊	



附注：

一、I 中自持衛靈咒起刪除之，因咒語等宣讀而不吟詠。

二、IV 卷中除列於此表外，尚有：每遇齋畢道請符使，斗經末句，禮十方，禮十一曜，舉信禮聲範，關燈舉斗位，三撚上香。

三、北宋·賈善翔《太上出家濟度儀》有云吟星冠贊。

四、III 中科儀門中，舉、唱，皆宣導也，既可宣導吟頌贊，又可宣導宣咒。贊導節門類似，又云舉某天尊。茲從略。此外北宋末南宋甯全真授、南宋元初林靈真編《靈寶領教濟度金書》三百二十卷中，除數卷外，頌詞贊皆不云吟，疑省吟字，至少一部分省吟字。

五、II 與 III 之解壇頌不同。

六、尚有其他齋儀與齋醮儀、集中齋醮儀，但不能考定其出於宋代，其中尚有其他吟詠頌詞贊，然皆不見於 IV 中，故此表中從略。

蓋南宋頌詞贊（詩與散文。）皆可吟詠。（但作吟譜是否是易事，未詳。）但讀咒，讀青詞，誦經。

《太上黃籙齋儀》五十卷杜光庭於前蜀時編集，卷四十九云吟投龍（簡）頌，卷五十三云吟詠步虛洞章十首，又云吟聞經贊三首，吟七真贊若干首。故前蜀時已有吟詠。

《道門科範大全集》無偈。《無上黃籙大齋立成儀》僅卷三十云“誦思微定志經偈”。

《道門通教必用集》卷三錄開方偈，第一度召請諸神偈，第二度召亡人偈，第三度召亡人偈、澡浴偈、法橋偈、下橋偈、送亡人偈，此諸偈大多云吟。又卷五錄若干偈。《靈寶領教濟度金書》卷十一錄生神偈、靈寶經偈、開通道路偈、朝請偈、傳戒三寶偈、三清樂、（按此與玉清樂上清樂太清樂不同。）堪歎三偈、五方童方偈。又卷二十一，卷二十八，卷三十五，卷七十四，卷九十五，卷一百六皆云吟偈或吟寶偈，但諸偈皆無題。據此，偈較晚出或於元代開始行世。

## 二、明代道教音樂考

《大明玄教立成齋醮儀》前有序略云：“洪武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臣宋宗真、趙允中、傅同虛、鄧仲修、周玄真等欽奉聖旨，編定道門科儀，去繁就簡，立成定規。”此齋醮儀之節目，與宋代齋醮儀（《無上黃籙大齋立成儀》、《道門科範大全集》。）對勘，已頗有變動，因此必需撰新偈。（與

《道門通教必用集》卷三所錄不同。)凡偈皆云吟。宋儀所用詞贊已大多不同<sup>〔一〇〕</sup>。又新製咒多種,誦經則云“諷經”。此齋醮儀建度亡醮三日節次目錄中有法事(有奏樂之節目。)節目七,吟偈節目一。

《洪恩靈濟真君自然行道儀》<sup>〔一一〕</sup>、《集福三朝儀》、《祈謝設醮儀》,疑於明成祖時編成,其中如三啓頌、出堂頌皆不云吟,疑省吟字。又羅天大醮三朝儀、設醮儀、玄門報孝進薦儀,與以上諸儀同在《道藏》壹字號,疑亦於明初葉編成,亦如此。《洪恩靈濟真君願文》,疑亦於明成祖時編成,云吟香偈、吟水偈、吟花偈,(皆五言八句。)又云贊詠,未知係吟或唱。

明初以道童爲雅樂之樂舞生,並以道士冷謙定雅樂,見《明史·樂志》。

《大明御製(成祖。)玄教樂章》,目次如下:

醮壇贊詠樂章:迎風輦,(迎神、獻供、行道、請師、獻酒、送聖。)天下樂,過聲,聖賢記,過聲,青天歌。(按此非元丘處機所作《青天歌》。)

玄天上帝(玄武神)<sup>〔一二〕</sup>樂章:迎仙客,(八首。)步步高、醉仙喜。

洪恩靈濟真君<sup>〔一三〕</sup>樂章:迎仙客,(八首。)無譜,蓋用玄天上帝樂章中迎仙客譜。

大明御製天尊詞曲:玄天上帝詞,弘利益之曲。(六首無譜。)

按《欽定曲譜》,北中呂宮有迎仙客,南中呂宮近詞有迎仙客,南仙呂宮引子有天下樂,南仙呂宮近詞有天下樂。故以上多係曲牌,蓋用南北曲。

樂章皆不云吟詠,皆附有旁譜,(工尺譜。)但錄於樂章之左方,板眼與《太常續考》相同。

明永樂中四十三代天師張宇初《道門十規》云:“苟不以誠敬齋莊爲本,惟務鐘鼓喧嘩,旛花眩彩,語言嬉笑,舉動輕浮,何以對越上帝,通誠三界……其所用雲樂之外,其餘鐃鈸鈴鐸之類,不得雜用,甚爲褻瀆。”據此明初除雲璈樂部外,尚有鐃鈸鈴鐸,故張宇初不以爲然。

明嘉靖中江永年《茅山志後編》道秩考國醮登壇道衆,內有“唱

念二十二名：知磬四名，正儀一名，表白四名，清道一名，宣讀一名，訓懺二名，引揖二名，手鼎二名，知鐘一名，知鼓一名，侍職二名。內壇奏樂一十五名：雲鑼一名，笙四名，管二名，笛二名，劄（板鼓）二名，板二名，鼓二名。外壇奏樂一十五名：雲鑼二名，笙二名，管二名，笛二名，劄二名，板二名，鼓二名”。由此可見，嘉靖中道教音樂所用樂器，（此時尚無十番鑼鼓。）此即當時之雲璈樂部。疑人數多少，則視情況而定。

三第		大册印製	
上尺工工合四上一四四	望降臨濟鑿歆虔恭至誠 過聲 三	合四四合四上一四四合工工合四四合四 地以寧神道難名荷上穹誕布恩澤永樂達 上一四四合工工尺工五六工尺上尺上 太平風雨調時序和百穀登景星仰雲甘露 尺工工合四上尺工工合四上一四四合	兩開奠二儀妙陶鈞運氣機成化工天以清
合工工尺工五六工尺上尺上尺工合四	阜民安皞皞熙熙賴生成敬禮諸天尊聖靈	醴泉呈嘉楨更覩黃河清秀麥垂嘉禾生物 四上一上工合四上一四四合四上一四四	

明萬曆本《金瓶梅》卷六十六述水火煉度儀，水火煉度後，道衆舉五供養，（朝玉清，朝上清，朝太清，三皈依。）次高功宣九戒，次道衆舉音樂，宣念符命，掛金索。（十類孤魂。）

按《欽定曲譜》，北商調中有掛金索，是道教齋儀中用北曲。萬曆三十五年《續藏》收《聖母孔雀明王經》三卷，謂“武當太嶽太和紫霄宮李提點於捨身崖洞裏尋得”〔一四〕。其卷中題曰啓白儀，卷下題曰白文。此卷中、卷下體制似寶卷，但我所見寶卷少，未知此說確否。卷上有云，談一定金四句，談清江引，談變地花。卷中有云談採茶歌，談一定金清江引帶小採茶歌，清江引。卷下有云一定金，清江引，談十供養，（花、燈、經、水、茶、酒、果、齋、衣、香。）足證明道教用曲之廣。

太上元始天尊說孔雀經白文

<p>經</p> <p>孔雀出仙經。濟死浮生。三萬六部妙</p> <p><small>燈奉獻。奉獻聖前。弟子虔誠燈奉獻。奉獻帝前。</small></p>	<p>燈</p> <p>燈燭熒交光。照耀十方。諸天星像放</p> <p><small>毫光。受罪衆生。俱解脫。朝禮虛皇</small></p> <p>燈奉獻。</p> <p><small>北六</small></p>	<p>花</p> <p>仙境百花奇。不用栽培。牡丹芍藥共</p> <p>茶糜。萬朵金蓮。開爛熳。供養真儀。</p> <p>花奉獻。</p> <p><small>花奉獻。奉獻聖前。齋產誠花奉獻。奉獻帝前。</small></p> <p><small>十三</small></p>	<p>奏樂</p> <p>弟子虔將十供養。供養十方諸聖衆</p> <p><small>談十供養</small></p>
---	--	--	---

按《欽定曲譜》北南呂宮有採茶歌，北雙調有清江引，一錠銀。（不知一定金即一定銀否。）此皆北曲。

“談”之義，考明如下：卷下云“奏樂……談十供養”，是談即唱曲並奏樂，（動樂器。）即彈唱。卷中云“衆念而不談”，即衆讀經而不談經。

唐圭璋老教授云談即彈。彈即甩弦索。按明萬曆本《金瓶梅》當時唱北套、南套、南北合套，多用箏、琵琶。（詳見戴不凡著《小說聞見錄》關於明清小說的戲曲史料。）

爲便於讀者參考，茲將若干道教史中大事，簡述於下：

一、北魏·寇謙之非張陵後胤，而係天師。北魏、北周諸帝即位皆受符籙，即謂皆奉天師道也。

南朝仍以張陵後胤爲系天師，（系，繼也，父死子繼。）但師胤微弱，奉道者不遵科律。

梁武帝天監二年置大小道正。平昌孟景翼字道輔，時爲大正，屢爲國講說。

劉宋·陸修靜信奉天師道，但署何職，未詳。修靜總括三洞，故所傳已非天師道。所謂《靈寶》之教大行於世，即謂《靈寶》齋法大行

於世。

二、《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十九：（以此卷校《漢天師世家》，則後者已經改竄。）張高，（第十五代天師。）唐明皇召見。張乾燿，（二十五代天師。）天聖五年宋仁宗召赴闕。張繼先，（二十七代天師。）宋徽宗崇寧以來四次召赴闕。徽宗慕道，信林靈素與張繼先。張可大，（三十五代天師。）宋理宗寶祐二年復召赴行在，勅提舉三山符籙，兼御前諸宮觀教門公事，主領龍翔宮事，後遙領龍翔宮事。

《漢天師世家》卷三：三十六代天師張宗演，元世祖平宋，召至，給二品銀印；命主汪南道教事，得自給度牒，度人爲道士；路設道錄，州設道正司，縣設威儀司，皆屬焉。詔諭江南復宮觀賦役，即京師創崇真方壽宮，勅弟子張留孫主之。

元大德八年成宗皇帝制曰：三十八代天師張與材特加正一教主，兼領三山符籙，餘如故。三十九代天師張嗣成，泰定皇帝泰定二年正月加翊元崇德正一教主知集賢院道教事。元英宗皇帝制曰：特授正一教主嗣漢天師太玄輔化體仁應道大真人，主領三山符籙，掌江南道教事。元順帝制曰：特授翊元崇德正一教主嗣漢三十九代天師太玄輔化體仁應道大真人，主領三山符籙，掌江南道教，知集賢院事。

《元史·百官志三》：集賢院，秩從二品，掌提調學校，徵求隱逸，召集賢良，凡國子監、玄門道教、陰陽、祭祀、占卜、祭遁之事悉隸焉。

《皇明恩命世錄》卷二：洪武元年三月二日制誥：可授正一教主嗣漢四十二代天師護國闡教通誠崇道弘德大真人，領道教事，令張正常準此。三年六月召見張正常，命更給掌天下道教銀印。（視二品。）五年十二月制誥：張正常永掌其教焉。

三、三山符籙。三山謂龍虎山、閻皂山、三茅山。

明四十三代天師張宇初撰《道門十規》：“道門經籙……其太上諸品經籙，若祖天師所受則《盟威》、《都功》；（龍虎山符籙。）葛仙翁所受則《中盟四仙》；（閻皂山符籙。）茅真君所受則《上清大洞》。（三茅山符籙。）其餘符籙彌多。”

《無上黃籙大齋立成儀》卷四十九齋直須知門修奉規格：“應高功

法師須備受《三五都功錄》、《正一盟威錄》、《靈寶中盟五法錄》。”“洲應法師止受《都功職錄》及《升玄》、《陽光》、《洞淵》等錄，卻不受《盟威錄》；或止受《都功職錄》及《中盟五法錄》，不受《盟威錄》；或止受《都功錄》及《上清錄》，不受《盟威錄》；或止受《都功錄》，不受《盟威錄》；或止受《盟威錄》，卻不受《都功錄》。並不許開建靈寶齋科。蓋三五正一官吏，二錄不備受，則出官時有礙，皆不可行齋事。”

（據《中華文史論叢》一九八一年第二輯校定）

## 注 釋

〔一〕齋，金錄齋、玉錄齋、黃錄齋。

〔二〕醮，《道門定制》卷六齋品廣成先生曰：“醮者，祭之別名也，香花燈燭，果酒茶湯，降天地，致萬神，禳災禱福，兼利天下。其法出於《河圖龍文元化帝瑞神經》，率以涓潔爲先，精神爲本，丹心苦志，以希感通。隨所祈禳，修詞拜表，精楷典實，務在嚴恭。其或鹵奔滅裂，欺誕真聖，自貽罪譴。何福善之能致乎，勉之勉之。”

《靈寶領教濟度金書》卷三百十九設醮：“自古建齋無設醮之儀，只於散壇拜表後，鋪設祭饌果穀，或五祥，或九祥，或十四祥，或二十四祥，或三十六祥，備以茶酒，列於壇心。自三寶而下，至於三界真司將吏神祇，無不召請。三獻宣疏，蓋酬其圓成齋福，翊衛壇場，辟斥魔靈，宣通命令故也。所列之杯祥有限，所請之真靈無窮。亦以玄虛鑒察，領人誠意，不在物之豐歉耳。後世始安排醮筵，陳列聖位。其小者惟二十有四，其多者至三千六百。每位各設茶酒果食，立牌位，供養酌獻。專則專矣，若謂即此可以交於神明，則非也。誠敬或卮酒可以獻千真。倘徒致力於色相之間，終有執泥不通之處。近世《黃錄立成儀》所設醮位廣至三百六十，而中間合併甚多，蓋知此意也。”

〔三〕據《無上黃錄大齋立成儀》卷五十七附錄修書本末《宋冲靖先生留君傳》：留用光，南宋人，宋孝宗光宗賜號冲靖先生，居上饒郡貴溪。受法（符錄咒語等）於龍虎山上清正一宮道士蔡元久。孝宗時曾任龍虎山上清正一宮管轄。行化荆湖江浙。（見《無上黃錄大齋立成儀》卷三十二。）此乃沿用北宋地名，即荆湖北路、荆湖南路、江南東路、江南西路、兩浙路。大致相當於現在之湖北、湖南、安徽省長江以南、江蘇省長江以內、江西、浙江。

蔣叔輿，南宋永嘉人，事留用光，受其齋法。留氏授以田居實齋法，蔣氏又收

集若干地區道士之齋儀，增修訂正，共成《諸齋儀》七十五卷，此《無上黃籙大齋立成儀》五十七卷，蓋非其全書。此儀集卷十一、十二有大明國云云，故有後人竄改之處。

《道門科範大全集》八十七卷分三部分，一部分題曰廣成先生杜光庭刪定，一部分不著編集人，一部分題目三洞經籙弟子仲勳修。杜光庭，前蜀主王建賜號廣成先生。按三洞經籙弟子之義如下：孫夷中《三洞修道儀》云：受正一盟威籙二十四品，金剛洞神籙，太上高玄籙，太上升玄籙，中盟籙九卷，三洞寶籙二十四階，稱三洞法師東嶽青帝真人升玄先生。

據《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四十，杜光庭本處州人，或云京兆杜陵人。唐懿宗時入道，事天台山道士應夷節（自唐武宗會昌以後居天台山），唐僖宗曾召見，賜以紫服象簡，充麟德殿文章應制，為道門領袖。當時推服，皆曰扶宗立教，海內一人而已。中和初，黃巢即將入長安，僖宗出居成都，光庭從之。王建據蜀，光庭臣事之，召為皇子師。初賜號廣德先生，後以為諫議大夫，封蔡國公，進號廣成先生。延之成都玉局治，嗣遷戶部侍郎。王衍襲位，尊為傳真天師、特進檢校太子太傅、太子賓客，兼崇文館大學士。光庭謂道教齋儀，自漢天師暨劉宋·陸修靜撰集以來，歲月綿邈，幾將廢墜。光庭集齋儀甚多種，當時與後世道士皆信奉之。後唐莊宗長興四年，光庭卒，年八十四歲。

此儀集，杜光庭刪定一部分中，老子尊號大多用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亦用太上聖祖高上大道金闕玄元天皇大帝。按宋真宗祥符六年上老子尊號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唐玄宗天寶十三載上老子尊號大聖祖高上大道金闕玄元天皇大帝。

仲勳修一部分中玄武神尊號大多用北極鎮天真（玄）武佑聖尊君，或北極佑聖真武靈應真君，亦用真武靈應真君或北極真武靈應真君。按大觀二年宋徽宗上真武靈應真君尊號曰佑聖真武靈應真君。（見《真武靈應真君增上佑聖尊號文》卷六十三云北極翊聖保德真君。）按王欽若編集《翊聖保德真君傳》，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詔加號曰翊聖保德真君。

卷七十九云東嶽泰山天齊仁聖帝。按清嘉慶年間金榮撰，光緒年間秦應逵補輯《泰山志》卷十六大宋東嶽天齊仁聖帝碑銘並序，晁迥奉敕撰：“（唐玄宗）開元十三年始封神曰天齊王，禮秩加三公一等……歷五代，寂寥無聞……四年春……由是奉升泰山之神曰天齊仁聖帝。”

卷六十三與七十九有庭參一節。按《金籙齋投簡儀》末金籙科儀序云：商英奉宋徽宗詔校正金籙齋科儀：“神宗講興廢典，楊編纂而成書。”是楊傑修金籙科

儀，在宋神宗時。《道門通教必用集》卷六第三云楊傑修金錄科儀，始有庭參一節。

卷六十三真武靈應大醮儀，題曰三洞經錄弟子仲勵修。此卷第一頁原注：“佑聖義凡三本。一、潛耀巢公，(巢觀。)二、太師史公浩，三、近出一本。”按《宋史·史浩傳》：“光宗御極(紹熙元年。)進太師。紹熙五年薨，年八十九，封會稽郡王。”是卷六十三儀修於南宋，而仲勵亦南宋人。

總以上諸證，此齋醮儀集修於南宋。但因其一部分係唐杜光庭刪定。故修於南宋，而源自唐代(或前蜀)。

卷六十三云北極鎮天靈應玄天元聖仁威上帝，此乃後人所改竄。卷二十五、二十六云九天金闕靈濟洪恩真君，九天玉闕靈濟洪恩真君乃明人所攙入。

卷六十三真武靈應大醮儀：“真君多降於蜀中，緣蜀中有玄武縣，今避聖祖名，(避宋始祖玄朗諱。)改中江。自漢至隋隸成都，唐(高祖)武德三年分隸梓州。其縣真(玄)武聖跡亦最多，亦常示現及降語於成都。”宋興之初，真宗咸平中、祥符五年、徽宗崇寧末、欽宗靖康初，真武皆降語或顯靈跡於成都。高宗建炎中，真君顯靈跡於廣都(屬成都府。)巢觀，皆成都府事，商雱疑此齋醮儀集中仲勵所修部分，乃仲勵修於蜀中，並流行於蜀中。

《正統道藏》所收杜光庭撰《廣成集》僅十七卷錄前蜀時所撰文。《通志·藝文略》文類別集收《杜光庭集》三十卷，明·曹學佺《蜀中廣記》錄杜光庭詩若干首，足見此本非全帙。

此本所錄多係青詞。其修齋設醮處所，在下列諸府州境：成都府、漢州、蜀州、綿州、邛州、洋州、合州、利州、興州、忠州、瀘州、嘉州、閬州、夔州。此外卷一云瀘口治，(歸雲在漢中郡江陽縣，不知係何時地名。)疑在興元府。卷一云天貞軍併射洪縣嘉禾，射洪縣在梓州，疑在梓州曾置天貞軍。卷四云宣勝軍，並云專征北陸，蓋在前蜀北陸。卷十三云靜遠軍，未詳在蜀中何地。又云當川安撫副使，未詳當川何義或何地。卷二云長平山，卷六云丈人山，卷十云道長山，卷十六云仙居山，(今河南、江西、浙江皆有仙居山。)皆未詳在蜀中何處。卷九云仙都山，忠州豐都縣平都山，上有仙都觀，未知平都山或仙都山否，此仙都山在蜀中，非浙江縉雲之仙都山。前蜀地理志無專著，茲錄此諸事於此。此外可見當對蜀中流行杜光庭齋醮儀。據以上所述，《道門科範大全集》於南宋流行於蜀中。

《道門科範大全集》與《無上黃籙大齋立成儀》中相似齋醮儀，如前者卷七十五至七十八《上清升化仙度仙神道場儀》，三朝行道設醮行道，皆杜光庭集，用於遷拔道場，用於道士滅度。後者卷二十六《召靈儀》、《沐浴亡靈儀》、《咒食儀》，



(按《道門通教必用集》卷一據《高道傳》，咒食儀始于宋仁宗天聖年間劉從善。)卷二十七《上清南宮水火煉度儀》，皆蔣叔輿修，此用於煉度亡靈。但此二類齋醮儀，節目殊不相同。

前者卷一生日本命儀三朝行道與後者古法三時行道儀，李景祈立成，留用光傳授，蔣叔輿重修，節次相同，但前者省步虛旋繞一節。

前者諸齋醮儀省步虛旋繞一節，但此非古制。杜光庭集《太上黃籙齋儀》五十八卷中，所收齋儀，皆有步虛或步虛旋繞一節。此齋儀集中老子尊號，用高上大道金闕玄元天皇大帝；即按唐玄宗天寶十三載尊號，但省大聖祖三字。即在唐亡之後，與北宋初改老子尊號之前，即在前蜀或後蜀時。但後蜀時杜光庭已去世。故當在前蜀時。

《無上黃籙大齋立成儀》與《道門科範大全集》所以如上述之不同，蓋留用光受法於龍虎山上清正一宮道士，又曾任此道宮管轄，自北宋以來龍虎山業已興旺。杜光庭師事茅山宗道士應夷節，應氏在唐代雖曾居龍虎山，而當時龍虎山並不興盛。由於傳授不同，故二種齋醮儀集所匯齋醮儀殊不相同也。

〔四〕科儀，科，律。《無上黃籙大齋立成儀》卷一儀範門序齋第一：“陸天師（陸修靜）復加撰次，立為成儀，祝香、啓奏、請事、禮謝、願念，罔不一本經文。（科、律、戒在內。）唐·張（萬福）、（唐末至前蜀）杜（光庭）二師繼出，玄風益暢，登壇俯仰之格，相去雖數百年，前後蓋一轍也。至於庸庸師之不學，憫流俗（原作谷，茲校正。）之無識，非非相承，其失不悟，以簡便為適當，以古法為難行，則自張萬福天師以來嘗病之矣。”

此儀自卷十六至卷三十一為科儀門，共收齋儀多種，醮儀一種。是科儀即齋醮儀。科儀連文同義，是科即儀也。如明人纂《洪恩靈濟真君祈謝設醮科》即設醮儀。科儀之稱，始自北宋真宗時王欽若奉敕修《羅天科儀集成》。（南唐·悟玄子《玄壇刊誤論》尚無科儀之詞。）原由在於儒生不明道藏。《道門科範大全集》八十七卷，若干卷題曰廣成先生杜光庭刪定，若干卷題曰三洞經籙弟子仲勵修，若干卷不著編集人。按仲勵，南宋人。故此科範乃南宋人所題。（此外尚有《太上黃籙齋儀》五十八卷，題蜀唐廣成先生杜光庭刪。）按孫夷中《三洞修道儀》，受正一盟威籙二十四品，金剛洞神籙，太上高玄籙，太上升玄籙，中盟籙九卷，三洞寶籙二十四階，稱三洞法師東嶽青帝真人升玄先生。

按上述科字非古義。科律古義如下：《九真明科》、《千真科》、《明真科》、（但此科未有九幽玉匱罪福緣拔度上品，其節次為燃燈威儀，三撚上香，七方上香，有云脫巾（即散髮）叩頭自搏，又屢云“叩頭搏頰”或“叩頭自搏”，但不如塗炭齋法（見《上元秘要》卷五

十)所云：“謹相攜率爲承元師旨教建義塗炭，露身中壇束骸自縛散髮泥額懸頭銜髮於欄格之下。”故較張天師塗炭齋爲晚。)《四極明科》、《玄都律》、《女青鬼律》等。

〔五〕科儀與寶卷。明萬曆本《金瓶梅》第五十一回：“要聽薛姑講說佛法，演頌《金剛科儀》。正在明間內安放一張經桌兒，焚下香。薛姑子(尼姑)與王姑子兩個對坐。妙取、妙鳳兩個徒弟立在兩邊接佛。(衆)圍著他坐的，聽他演誦。”先薛姑子講說，次王姑子演說，(以上似可稱開題。)次經姑子唱五供養，(亦稱演說。)次兩個徒弟接佛號。以後王姑子演說，薛姑子唱五供養，兩個徒弟接佛號重複進行。如此稱爲宣卷或聽佛曲兒。據上述，當時尼姑與其徒弟視寶卷即是科儀。鄭振鐸《西諦書目》著錄《金剛科儀》，但我尚未閱過。疑當時道教科儀之一部分，亦有宣讀與彈唱相間進行者，所以如此。

〔六〕六職與冗員。按《太上黃籙齋儀》卷五十三(杜光庭刪。)贊導經科，(按各職皆授職簡，明其職責。又有罰簡，違禁戒必罰。)皆云齋官之內，以道德尊高爲法師，(按又稱高功道德尊高爲法師，又稱高功。)明練法度者爲都講也。又都講職詞云：“先鳴法鼓，次引朋衆，風則軋儀，敬憑贊說。此即贊唱導引，皆都講之務也。吳中、江表、荆、楚之間，皆以都講執磬，(按係引磬。)贊導行禮。(是知磬當即都講。)夫先鳴法鼓者，鐘磬之謂也。欲令衆官整肅，儀制森然，須先擊磬齊衆，而後贊唱升壇，亦都講之職也。但以近年或都講年德稍高，不欲一一勞之；即於衆官之內，差一人執磬唱禮。蓋事出一時，元非古制。詳其職簡，頗爲曠官。更有後學生情，妄爲臆斷。于六職(法師、都講、監齋、侍經、侍香、侍燈。)之外，置一人侍磬。殊無經據，訛謬益深。又高功法師職在敷奏，進止俯仰，居衆之先。或昏耄不任，自可求退。豈容假手，反類冗員。今蜀地高功，止於發爐復爐，兩稱名位。其他宣讀，皆委他人。雖云先唱後隨，何異龍吟鱉應。此蓋不懼冥譴，自掇罪尤。人事尚且未容，天道如何通感。後之法主，深可戒焉。無蹈利於目前，更增罪於身後。監齋秉執科憲，繩糾愆違，務在無私，共弘典法。若有虧犯，務須授簡告之。受罰之人，亦須甘心伏罪。所冀外能合禮，以全溥濟之儀；內不欺心，免抱忡忡之恨。不得使彈糾之際，彼此誼然。乘法者進退有詞，負罪者譸張拒命。不惟犯干玄聖，又且取笑衆人。其次侍經整飭壇場，主張法席，經科幾案，供養供皿，施列敷張，皆須檢校。況舊法於齋堂之內，置兩高座，三時講讀。故簡文云：三時講唱是也。”又職簡云：“衛獅子之兩座。罰簡云：聽經倚據不執板，又云請問敗句。此皆明行道既畢，法師衆官三時講誦矣。近代相承，只於壇場之內，三時行道，三時轉經。久無講唱之事，亦無兩座之設。然轉經之時，衆官既坐，一人行浮水，侍香行香，侍經行經。轉讀既了，侍經收經，安置本座；及整拂壇席，嚴待供養，無使外人凌冒，輒踐法壇。此乃

侍經職務也。不得虛參職任，倨傲不恭。使几案縱橫壇場，污雜薦獻之物。使僮僕入壇，輕冒神真，凌犯禁戒。且禁壇之後，尚不許通行。而僕使庖夫，容易出入，例多此事。切宜禁之。苟或未除，皆侍經獲其殃責也。侍香所職，具在簡詞之中。近者因循，多不勤恪；豈獨香煙中絕，往往火滅灰寒。兼有高功尚未升壇，壇中擅添香炷。此例違失，率皆有之。省閱科儀，亦宜戒慎。侍燈惟在勤勵，興廢合儀，徹曙續明，即為稱職。近有不經之士，淺識之人，不使侍經整飭壇場，別置直壇之號。六職之外，頗有冗名。明鑒法師，所宜共棄。無履偽跡，取誚後賢。”（據《無上黃籙大齋立成儀》卷三十三引杜廣成先生說校，又《無上黃籙大齋立成儀》卷十六第十七頁引《金籙簡文》。）

《無上黃籙大齋立成儀》卷二第二頁：“今世知磬掌儀，即古都講之職。表白即古監齋之職。點酌直壇即古侍經之職。直燈獨即古侍燈之職。壇官各不舉職，而六職之外，始多冗名矣。”

北宋末南宋甯全真授、南宋之初林靈真編《靈寶濟度金書》卷三百十九：“後世任六職者，類多老成，不欲勞以雜務，未免衆官代舉其職。於是六職之外，頗多冗名，如靈壇、都監、知磬、知鐘、直壇、爐頭、表白、引班等名，始紛然矣。今之知磬，即副都講也。今之表白，即副監齋也。今之直壇，即副侍經也。今之爐頭，即副侍香也。今之知鐘，即副侍燈也。時異事殊，各代官長分任其事，有何不可。惟靈壇都監乃年德俱高之人，糾一壇之事可與監齋互相彈糾。無其人，不必充位具員也。”

清乾隆年間婁近垣據舊儀重訂《黃籙科儀》中，諸職如下：法師、都講、知磬、表白、知表、法職、侍職、執事、執爐。

〔七〕長吟，促吟或短吟。《玉音法事》卷一云“次舉促吟步虛”，第三頁云“舉促吟步虛”，錄宋道君（宋徽宗）聖製道詞：玉清樂十首，上清樂十首，太清樂十首，散花詞十首，步虛詞十首。第二十三頁起錄（宋徽宗）宣和續降（道詞）長吟玉音金闕步虛，步虛詞二首，玉京步虛詞十首。（此見《太上玉京步虛經》。）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四十七道家類存目：“《道門定制》前十一卷，五卷為西蜀道士呂元素撰……有（孝宗）淳熙戊申序。後六卷元素門人呂太煥所補，兼錄政和玉音長吟法事、短吟法事及道君傳製道詞。有（寧宗）嘉泰辛酉自序。”據此，促吟又稱短吟。

《正統藏·道門定制》十卷分前後集各五卷，後集不收政和玉音長吟法事、短吟法事及道君自製道詞。故此本與《四庫全書總目》存目所記不同，少一卷。

〔八〕《金籙齋十回度人三朝開收儀》、《金籙齋十回度人三朝轉經儀》敷座吟、

解座吟，而不云吟敷座贊、吟解座贊。《玉錄生神資度轉經儀》、《玉錄生神資度開收儀》則云敷座贊、解座吟。《靈寶領教濟度金書》卷五十三云平座贊、平坐吟；卷一百七云平坐吟；卷一百四十三云平坐贊。

〔九〕《道門定制》、《道門通教必用集》、《靈寶領教濟度金書》。《道門定制》十卷，題目西蜀道士朴庵呂元素集成，朱陵真隱性齋胡湘龍編校。前有（宋孝宗）淳熙戊申唐安都江朴庵呂元素序。按《宋史·地理志》五成都府路：“崇慶府，緊，本蜀州，唐安郡，軍事。紹興十四年，以高宗潛藩，升崇慶軍節度。淳熙四年升府……縣四：晉源望。新津望。江原望，唐唐安縣，開寶四年改。”按明·曹學佺撰《蜀中廣記》卷七，鄒江在宋代江原縣。朱陵謂南嶽衡山。

《道門通教必用集》九卷，題曰鶴林道士呂太古集。前有序兩篇，謂南宋江原道士呂元素得京都道經數百卷，皆蜀所缺者，其間科儀居多。乃命呂太古編集《通教集》。元時道士何雲台編《鍊教集》。後成都道士合《通教》、《鍊教》二集，各取其所長，分類編纂，以成此書。

甯全真授、林靈真編《靈寶領教濟度金書》三百二十卷，目一卷，目後有《嗣教錄》。據《嗣教錄》：甯全真，開封府人，其一生自北宋以至南宋。宋徽宗時尚書王古延田靈虛於其家，全真為尚書史掾，因得從田靈虛學。會金兵陷汴京，全真南來，其齋法行於浙右。林靈真，自號水南，溫州平陽人。其一生自南宋至元初。三十七代天師張與棣嘗召見之，曾往龍虎山謁三十八代天師張與材。注意：林靈真非甯全真之弟子。此書卷一百五十九第九頁云“大明國”云云，是此書中有後人竄改處。

〔一〇〕《黃錄齋九幽無礙夜齋次第儀》，此齋儀現尚不能考定其出世朝代。大概出自宋代。其未見於此表之頌詞贊而云吟者，有沐浴東井頌、法水度魂頌、焚符簡頌、光明頌、天尊往生頌三首、送真靈頌。又云吟未央偈。

《靈寶領教濟度金書》卷十二至二百五十九科儀立成品頌詞贊皆不云吟或舉，疑省或舉字。但卷五十九《九鍊返生儀》與卷一百七十七《生身受度儀》云：吟超度三界難頌，吟故設大法橋贊，吟身飛仙都贊，吟高舉無染著贊，吟五靈度符籍贊，吟金光散紫微贊，吟功德金光贊，吟蕭然神靜默贊，吟五度符籍贊，吟聖德流科教贊，吟身飛登天衢贊。又卷三十與第八頁云吟瞻仰頌。（但二者詞不同。）

〔一一〕《洪恩靈濟真君諸齋醮儀》：自然朝儀，集福宿啓儀，集福早朝儀，集福午朝儀，集福晚朝儀節次與用詞同宋儀。《璿璣七政顯燈儀》作禮燈儀。宋儀指《無上黃錄大齋立成儀》。《萬曆續藏》收《紫皇煉度科》，與《無上黃錄大齋立成儀》卷三十一上清南宮煉度幽魂儀節次有所不同，並增入不少新制咒；又與卷二十七上清南宮水火冶煉度命儀節次有所不同，又與《靈寶領教濟度金書》卷二十

九醫治全形儀節次有所不同,所用咒亦不完全相同。《先天斗母奏告玄科》、《朝真發願懺悔文》、《靈寶施食法》,疑皆係明代新製。

〔一二〕玄天上帝,《玄天上帝啓聖錄》卷二:玄武神于唐則天時,“贈爲武當山傳道真(玄)武靈應真君”。《玄天上帝啓聖靈異錄》,元成宗大德八年加號玄天元聖仁威上帝。《北極真武普慈度世懺》稱北極鎮天祐聖助順真武玉虛師相玄天上帝,《北極真武佑聖真君禮文》稱鎮天真武治世福神玉虛師相玄天上帝。

〔一三〕洪恩靈濟真君,按《洪恩靈濟真君事實》、《徐仙真錄》、《徐仙翰藻》,徐知證與其弟知諤俱五代時南唐人,事吳,其後知證封江王,知諤封饒王。帥師攻閩,僅殲其渠魁,不妄殺士卒。又云宋代顯著靈異,乃感天帝,遣神人頒誥封江王爲九天金闕明道達德大仙顯靈博濟真人,饒王爲九天玉闕宣化扶教上仙昭靈博濟真人。永樂十五年,明成祖患疾,求治於二神,云二王乃施以靈符,濟以天醫,帝疾痊癒。於是明成祖加封伯曰清微洞玄沖虛妙應慈惠護國庇民洪恩真君,仲曰高明弘靜沖湛妙應仁惠輔國佑民洪恩真君,舊號俱如故。大新聞地祠宇。又於京都建立行祠,以安神祇。特敕有司嚴奉祠焉。

《洪恩靈濟真君諸齊儀》(自然行道儀、集福宿啓儀、早朝儀、午朝儀、晚朝儀)皆云九天金闕洪恩真君、九天玉闕洪恩真君,此乃合前後二封號並化簡而成。

〔一四〕按《大嶽太和山紀略》乾隆九年王概序:“均州(今湖北省均縣)有大岳太和山,舊武當山也……及有明永樂間加封大岳,易名太和山。”按《大明玄天上帝(玄武神)瑞應錄》,永樂中敕隆平侯張信駙馬沐昕率軍夫二十餘萬建武當宮觀,十年秋興工,十一年八月宮觀告成。又即天柱峰之頂,冶銅爲殿,飾以黃金,範神之象,享祀無極。八月大聖南巖宮已,令右正一孫碧雲爲住持。其餘三處宮觀,敕正一嗣教真人張宇清選有道行者各二人爲住持。九月,張宇清已舉保道官任自垣、道士邵慶芳爲玄天玉虛宮提點,高道周惟中兼提點,林子良爲副宮。興聖五龍宮以李時中爲住持,吳繼祖爲提點。太玄紫霄宮以李幽巖、胡古崖爲提點。大聖南巖宮已命右正一孫碧雲住持,以玉一中爲提點副之。永樂三年四年五龍宮,全真道士李素希進榔梅實於帝。其後成祖大建宮觀,住持皆由張宇清舉保。於是武當山道士遂成正一教之支派。至於全真教之潛伏勢力如何,待考。但四十三代天師領道教事張宇清初撰進《道門十規》云:“近世以禪爲性宗,道爲命宗,全真爲性命雙修,正一則惟習科教。孰知學道之本非性命二事而何。雖科教之設,亦惟性命之學而已。若夫修己利人,濟幽度顯,非性命根基,曷得功行全備。”是四十三代天師雖領道教事,而其說乃混和正一全真。

## 附錄四 南北朝天師道考稿

### 諸道第一

《三洞珠囊》卷九《老子化西胡品》引鬼谷先生撰《文始先生無上真人關令內傳》，所述與《老子化胡經》相符合，疑已於晉代或南北朝行世。《隋志》史部雜傳類著錄《關令內傳》一卷，鬼谷先生撰，當即此書。此云鬼谷先生撰，當係依託。其言曰：“佛事無上正真之道。”老子“演大道自然之氣爲三法，第一曰太上無極大道，第二無上正真之道，第三太平清約之道”。《三天內解經》卷上曰：“蓋三道同根而異支者：無爲大道、清約大道、佛道，是太上老君之法，而教化不同，大歸於真道。”五斗米道崇奉太清玄元無上三天無極大道，故太上無極大道疑即五斗米道。太平清約之道疑即太平道或干君道。

《三天內解經》卷上：“老君因出三道，以教天民。中國陽氣純正，使奉無爲大道。外胡國八十一域，陰氣強盛，使奉佛道，禁誡甚嚴，以抑陰氣。楚越陰陽氣薄，使奉清約大道。此時六天治興，三道教行。”又：“自從三師昇度之後，雜治祭酒，傳授道法。受者皆應跪受經書，還則拜送，使必是三天正法。人多不爾者，趣得一卷經書，便言是道經，更相傳付，或是六天故事，致有錯亂。承用彌久，至今難可分別。天師受太上正一盟威之道、三天正法，付子孫傳爲國師，謂當終於無窮，豈有雜錯。從來未幾，而今六天故事漸漸雜錯，師胤微弱，百姓雜治，祭酒互奉異法，皆言是真正，將多謬哉。今有奉五斗米道者，又有奉無爲旛花之道及佛道，此皆是六天故事，悉已被廢。又有奉清水道者，亦非正法……自奉道不操五斗米者，便非三天正一盟威之道也。五斗米正以奉五帝，知民欲奉道之心。聖人與氣合，終始無窮，故聖人不死。世人與米合命，人無米穀，則應餓死。以其所珍，奉上幽冥，非欲須此米也。”

《三天內解經》卷上：“云天師有奴，不知書注，難以文化。天師應

當昇天，愍其敬心，敕一井水，給其使用，治病療疾，不應雜用澡洗、飲食。承此井水治病，無不愈者，手下立效。奴後歸形太陰，井水枯竭。天師以此水給奴身，後人不解，遂相承奉事者，自謂清水之道。其清明求願之日，無有道屋、厨覆、章符、儀，惟向一瓮清水而燒香禮拜，謂道在水中。”（清水道為張天師家奴所創。）

《法苑珠林》卷四十九引《述征記》云：“北荒（疑邛）有張母墓。舊說是王氏妻，葬有年載。後開墓而香火猶然。其家奉之，稱清水道。”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卷一引寶唱《比丘尼傳》—《道容尼傳》云：“簡文帝先事清水道師。道師，京都所謂王濮陽也。”余嘉錫以王濮陽事蹟見《太平經》，故以清水道為太平道。（《太平經鈔》癸部分別形容邪自消清身行法：若闕清水之影。）

《太上金櫃玉鏡延生洞玄燭幽懺》：“有男女喜捨財物，修建宮殿，繪塑真儀，印寫經典，讀誦教人，製作旛花，施設燈燭，作諸布施供養，乃至平治道路，修疊橋約，栽種樹木，補理隄渠。”

《太極真人敷靈寶齋戒威儀諸經要訣》：“今大道不行，正法不興，真經寢頓，精邪日滋，各稱三宮女郎，妖亂並作，百姓將捨真追偽矣。”《道典論》卷三引《明真科》：“無極世界男女之人，生世惡逆，殺生淫祀，禱祠邪神，歌舞祆孽，自稱姑郎，食啖百姓，興造無端。”云云。《水經注》卷八《濟水二》曰：陽邱縣“城南有女郎山。山中有神祠，俗謂之女郎祠，左右民祀焉”。卷十三《灤水》：“祁夷水西有隨山，山上有神廟，謂之女郎祠，方俗所祠也。”卷二十七《沔水上》曰：“其（黃沙河）水南注漢水，南有女郎山，山上有女郎塚……下有女郎廟及擣衣石，言張魯女也。”

《太極真人敷靈寶齋戒威儀諸經要訣》又云黃赤太一祭酒，即謂太一道之祭酒。故太一當是六朝諸道之一。

太平道或干君道見《太平經考證》與《道及道教》條。

帛家道見《帛和與帛家道》條與《三皇經考證》。

李家道見《道及道教》條。《抱朴子·道意》云：“或問李氏之道起於何時。余答曰，吳太帝時，蜀中有李阿者，穴居不食，傳世見之，號為

八百歲公。”

《三天內解經》卷上曰：“下古僭薄，妖惡轉興，酌祭巫鬼，真偽不分。太上於瑯琊以《太平道經》付干吉、蜀郡李微等，使助六天檢正邪氣。”

今以五斗米道或天師道爲限。

## 史料第二

《雲笈七籤》卷六云《孟法師錄》著錄《正一法文》一百卷，此《孟法師錄》當即孟法師《玉緯七部經書目》，是《正一法文》已於南朝行世。《三洞修道儀》曰：“《正一法文經》一百二十卷。”《道藏闕經目錄》卷下著錄《正一法文》六十卷，又列於此書之前者，另有書約四十五卷，書名冠以《正一》或《正一法文》，疑本亦在《正一法文》之內，是共約一百卷，當即《孟法師錄》之《正一法文》一百卷。《正統藏》僅收《正一法文天師教戒科經》，《正一法文經章官品》四卷，《正一法文經護國醮海品》，《正一法文修真要旨》，《正一法文法籙部儀》，《正一法文十籙召儀》，《正一法文傳都功版儀》，《正一法文太上外籙儀》。又《宋志》神仙類著錄《正一法文目》一卷。

後魏·寇謙之出《雲中音誦新科之戒》二十卷，《圖錄真經》（按錄與籙通。）六十餘卷。按《魏書·釋老志》，寇謙之自云太上老君授以“《雲中音誦新科之戒》二十卷”。又云老君玄孫誥曰：“吾處天宮，敷演真法，處汝道年二十二歲，除十年爲童蒙，其餘十二年教化，雖無大功，且有百授之勞。今賜汝遷入內宮，太真太寶九州真師；治鬼師，治民師，繼天師四錄，修勤不懈，依勞復遷，賜汝《天中三真太文錄》，劾召百神，以授弟子。文錄有五等：一曰陰陽太官，二曰正府真官，三曰正房真官，四曰宿宮散官，五曰並進錄主。壇位禮拜，衣冠儀式，各有差品，凡六十餘卷，號曰《圖錄真經》。付汝奉持。”今《正統藏》所收寇謙之道書可考者僅《老君音誦誡經》一卷，（見《正一經考證》。）又《道藏闕經目錄》卷下著錄《正一並進錄》一卷。

《通志略》諸子類道家經著錄《玄都律》二十五卷。《通志略》諸子



類道家經、《崇文總目》道書類並著錄《玄都律編》八卷。《道藏闕經目錄》卷上著錄《洞玄靈寶菁松先生玄都律》十卷。（亡於元代焚經之禍。）北周·甄鸞《笑道論》引《玄都律》。《正統藏》收《玄都律》一卷。

《玄都律》佚文見《三洞珠囊》卷六齋會品《玄都三會律》、立功禁忌品《玄都立身行道律第十五》、《入治律第二十》、《上章律第十三》、《第二十律》。卷七二十四治品《玄都律第十六》、（《張天師二十四治圖》。）《玄都職治律第九》、（同上二十四職品。）《玄都開闢律》（二十四氣品。）八，《要修科儀戒律鈔》，甯、王《上清靈寶大法》卷八引《玄都定罪律太極科》。《道門定制》卷一。《洞玄靈寶道學科儀》下。

《通志略》諸子類道家科儀著錄《太上高上太真科令》一卷。《道藏闕經目錄》卷上著錄《洞玄靈寶太上高上太真科令》三卷。梁·孟安排《道教義樞》卷一卷七引《太真科》。《太霄琅書瓊文帝章訣》載《太真九科》曰：“太上太真王制科成諸法，布在衆經，或前或後，覽者不別，宜尋本文，本文三卷，師之所祕，得之密習。爲天人師。今此大要，標略有九。”謂此九科爲其大要，書今佚。

《雲笈七籤》，《赤松子章曆》，《要修科儀戒律鈔》，《一切道經音義妙門由起》，《三洞神符記》，《道典論》，《道要靈祇人鬼品經》，陳觀吾《元始無量度人上品妙經註解》，《太平御覽》，《齋戒錄》，《三洞珠囊》卷一三五六七，《道門通教必用集》卷一，《三洞樞機雜說》，《無上秘要》卷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甯、王《上清靈寶大法》卷五十五，《赤松子章曆》卷二，徵引之。此書又稱《太上太真科》、《太上太真科經》。

賈善翔《猶龍傳》卷五：“自三代之末，涉乎五霸，君臣悖德，四封無道，真靈匿景，俗烝縱橫，妖訛鬼語，號曰六天，烹殺衆生，擾亂天下。而無知之民，咸共遵奉，遂有歌謠鼓舞之巫，妄託鬼神以誑良善。今出真科付汝，悉爲除蕩六天故炁，清化天下，名《太真之科》。”《要修科儀戒律鈔》卷一引《太真科》稱《正一盟威經》。按《玄都律》與《太真科》疑皆應入正一部藏，誤入洞玄部。

《道門經法相承次序》卷中：“三乘教法，小大不等”“謹按《太真科》曰：盟威爲下科，太清爲中科，上清道德爲上科，三科爲三乘。”卷

下：“謹按《太真科經》云：三乘相通，用有前後，歎而駭之，名曰一乘道也。”

道藏類書如《道藏闕經目錄》所載《洞玄靈寶玄門寶海》一百二十卷，今佚。（按《雲笈七籤》卷二十四日月星辰部有《玄門寶海經》佚文。）《正統藏》所收類書有《無上祕要》一百卷，內缺三十二卷，唐·王懸河《三洞珠囊》十卷，又《上清道類事相》四卷，宋·朱法滿《要修科儀戒律鈔》十六卷，宋·張君房《雲笈七籤》一百二十二卷。草寫此文，多於茲取材。其他下文所引，多係魏晉南北朝古籍。

### 宣化第三

《三天內解經》、（劉宋。）《老君音誦誡經》、（晉末宋初。）《陸先生道門科略》、（劉宋。）三書所述各不相同，南北朝初期即分為三。

劉宋·陸修靜《陸先生道門科略》曰：

夫大道虛寂，絕乎狀貌。至聖體行，寄之言教。太上老君以下古委懟，淳澆樸散，三五失統，人鬼錯亂，六天故氣，稱官上號，構合百精，及五傷之鬼，敗軍死將，亂軍死兵，男稱將軍，女稱夫人，導從鬼兵，軍行師止，遊放天地，擅行威福，責人廟舍，求人饗祠，擾亂人民，宰殺三牲，費用萬計，傾財竭產，不蒙其祐，反受其患，枉死橫夭，不可稱數。

劉宋三天弟子徐氏撰《三天內解經》卷上曰：

下古僭薄，妖惡轉興，酌祭巫鬼，真偽不分。太上於瑯琊以《太平道經》付干吉，蜀郡李微等，使助六天檢正邪氣。微等復不能使六天氣正，反至漢世，群邪滋盛，六天氣勃，三道交錯，癘氣縱橫，醫巫滋彰，皆棄真從偽，絃歌鼓舞，烹殺六畜，酌祭邪鬼，天民夭橫，暴死狼藉。

《道典論》卷三引《太上太真科經》云：

太上道君曰：魔王邪醜，皆被廢黜，雖得重行，悉名故氣。故氣為災，妨害億兆。億兆不悟，與之為群。殺生鼓舞，祠祀歌吟，更相恐悚，貪嗜血腥，贓貨狼藉，罪積日深。（據此魔王邪醜即為故氣。）

《道典論》卷三引《明真科經》(按見今《正統藏》本《洞玄靈寶長夜之府九幽玉匱明真科》。)曰：

無極世界，男女之人，生世惡逆，殺生淫祀，禱祠邪神，歌舞妖孽，自稱姑郎，食啖百姓，興造無端，賊滿罪定，死受惡對，魂魄囚徒，流曳三官五獄之中，一日三掠，痛毒難言，萬劫當還，生賤人中，或嬰六極無人之形，幽淪罪源，長夜冥冥，不得開度，福道無緣。

是張天師之前，癘氣縱橫，醫巫滋彰，(其時醫巫無別。)絃歌鼓舞，烹殺六畜，(禱請虛無。)酌祭邪鬼，天民夭橫，暴死狼藉。此所謂邪鬼，指六天故氣，氣乃鬼神之義。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三十八《應夷節傳》載：

上清大法，自陶隱居傳王遠知，王傳潘先生，潘傳司馬煉師，司馬傳薛季昌，薛傳田良逸，田傳馮惟良，馮傳應夷節也。

《無上黃籙大齋立成儀》卷十五：

田先生(田良逸。)齋儀云，設醮，古儀不載。唐先生若山(按見《仙傳拾遺·唐若山傳》。)有之。若師古之士，當從晉唐舊法。然謝恩設醮，留冲靖(按冲靖先生留用光。)固常因之矣，今不敢廢。

《赤松子章曆》卷一：

謹按《太真科》及《赤松子曆》，漢代人鬼交雜，精邪遍行，太上垂慈，下降鶴鳴山，授張天師正一盟威符籙一百二十階，及千二百官儀，三百大章，法文祕要，救治人物。天師遂遷二十四治，敷行正一章符，領戶化民，廣行陰德。

《陸先生道門科略》續曰：

太上患其若此，故授天師正一盟威之道，禁戒科律，檢示萬民逆順禍福功過，令知好惡。置二十四治，三十六靖廬，內外道士二千四百人。下《千二百官章文》萬通，誅符伐廟，殺鬼生人，蕩滌宇宙，明正三五，周天匝地，不得復有淫邪之鬼。罷諸禁心，清約治民，神不飲食，師不受錢。使民內修慈孝，外行敬讓。佐時理化，助國扶命。唯天子祭天，三公祭五嶽，諸侯祭山川，民人五臘吉日

祠先人，二月八月祭社竈。自此以外，不得有所祭。若非五臘吉日而祠先人，非春秋社日而祭社竈，皆犯淫祠。若疾病之人，不勝湯藥針灸，惟服符飲水，及首生年以來所犯罪過，罪應死者皆為原赦，積疾困病，莫不生全。

《三天內解經》卷上曰：

太上以漢順帝時，選擇中使，平正六天之治，分別真偽，顯明上三天之氣。以漢安元年壬午歲五月一日，老君於蜀郡渠亭山石室中，與道士張道陵，將詣崑崙大治新出太上，太上謂世人不畏真正，而畏邪鬼，因自號為新出老君。即拜張為太玄都正一平氣三天之師，（按平正六天之氣，謂之“平氣”。《真誥·甄命授》：“正一平氣，即天師祭酒之化也。”）付張正一明威之道，新出老君之制。罷廢六天三道時事，平正三天，洗除浮華，納朴還真，承受太上真經，制科律。積一十六年，到（漢桓帝）永壽三年，歲在丁酉，與漢帝朝臣，以白馬血為盟，丹書鐵券為信，與天地水官、太歲將軍，共約永用三天正法：不得禁固天民，民不妄淫祀他鬼神，使鬼不飲食，師不受錢，不得淫盜，治病療疾，不得飲酒食肉，民人唯聽五臘吉日祠家親宗祖父母，二月八月祠祀社竈，自非三天正法，諸天真道，皆為故氣，疾病者但令從年七歲有識以來，首謝所犯罪過，立諸跪儀章符，救療久病困疾，醫所不能治者，歸首則差。立二十四治，置男女官祭酒，統領三天正法，化民受戶，以五斗米為信，化民百日，萬戶人來如雲。制作科條章文萬通，付子孫，傳世為國師。法事悉定，人鬼安帖，張遂白日昇天，親受天師之任也。天師之子張衡，孫張魯，夫婦俱尸解昇天，故有三師并夫人。

按宋·賈善翔《猶龍傳》度漢天師篇，天師張道陵以漢桓帝永壽三年九月九日卒於雲臺治，嗣師張衡於漢靈帝光和二年正月十五日卒於陽平治，系師張魯以魏邵陵厲公正始六年八月亦卒於陽平治。曹魏天師後嗣撰《正一法文天師教戒科經》曰：

道以漢安元年五月一日於蜀郡臨邛縣渠亭赤石城造出正一盟威之道與天地券要，立二十四治，分佈玄元始氣治民……道使

末嗣分氣治民漢中四十餘年。

謂平正六天之治，顯明上三天之炁。三天之炁即是玄元始三炁。《三天內解經》卷上曰：“因此而有太清玄元無上三天無極大道太上老君、太上丈人、天帝君、九老仙都君、九炁丈人等百千萬重道炁千二百官君太清玉陛下。今世人上章書太清，正謂此諸天真也。”是太清玄元即是無上三天。又云：“玄氣元氣始氣三氣。”《正一法文天師教戒科經》云：“玄青爲天，始黃爲地，元白爲道。”《道教義樞》卷七引《太真科》：

三天，最上號曰大羅，是道境極地，妙氣本一，唯此。大羅生玄元始三炁，化爲三清天：一曰清微天玉清境，始氣所成；二曰禹餘天上清境，元氣所成；三曰大赤天太清境，玄氣所成。從此三炁各生三炁，合成九炁，以成九天。

此清微天、禹餘天、大赤天三天，玉清境、上清境、太清境三清境，是否係三張舊說，待考。《雲笈七籤》卷八《釋除六天玉文三天正法》：

除者，罷也。六天曰：赤虛天、泰玄都天、清皓天、泰玄天、泰玄倉天、泰清天。此六天起自黃帝以來，民人互興殺害，不稟自然。六天之理，於茲而興。太上給以鬼兵，使於三代之中，驅除惡民。而六天臨治，轉自僞辭。太上下玉文，遂截六天之氣，更出三天正法，割惡救善。三天者，清微天、禹餘天、大赤天是也。

按謂張陵依託太上，平治巫覡舊法六天之治，更立新法三天正法也。

三張之教，謂神不飲食，故不祭祠。《陸先生道門科略》曰“盟威清約之正教”，注曰：

盟威法，師不受錢，神不飲食，謂之清約。治病不針灸湯藥，唯服符水，首罪改行，章奏而已。居宅安塚，移徙動止，百事不卜日問時，任心而行，無所避就，謂之約。千精萬靈，一切神祇，皆所廢棄，臨奉老君三師，謂之正教。

張天師《老子想爾注》：

行道者生，失道者死。天之正法，不在祭餼禱祠也。道故禁祭餼禱祠，與之重罰。祭餼與邪道同，故有餘食器物，道人終不欲食用之也。（光按：此處言不得食用祭祀後之食物。）

《三國志·張魯列傳》曰：

張魯，字公祺，沛國豐人也。祖父陵，客蜀，學道鵠鳴山中，造作道書，以惑百姓。從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號米賊。陵死，子衡行其道。衡死，子魯復行之。益州牧劉焉以魯爲督義司馬，與別部司馬張脩將兵擊漢中太守蘇固，魯遂襲(脩)殺之，奪其衆。焉死，子璋代立，以魯不順，盡殺魯母家室。魯遂據漢中，以鬼道教民，自號師君。其來學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號祭酒。各領部衆，多者爲治頭大祭酒。皆教以誠信不欺詐，有病自首其過，大都與黃巾相似。諸祭酒皆作義舍，如今之亭傳，又置義米肉，懸於義舍，行路者皆量腹取足，若過多，鬼輒病之。犯法者三原然後乃行刑。不置長吏，皆以祭酒爲治，民夷便樂之。雄據巴漢垂三十年，漢末力不能征，遂就寵魯爲鎮民中郎將，領漢寧太守，通貢獻而已。

《三國志》謂張魯以五斗米道治巴漢，民夷便樂。《正一法文天師教戒科經·天師教》云：“今故下教作七言：……走氣八極周復還，觀視百姓夷胡秦，不見人種(種民。)但尸民。”胡夷秦並立，見存天師道道書，於少數民族，尚少歧視。《正一法文太上外籙儀》言四夷亦可受籙，即亦可入天師道：

四夷云：某東西南北四方荒外，或某州郡縣山川界內夷狄羌戎姓名，今居某處，改姓某，易名某，年歲月日時生，叩(頭)搏(頰)奉辭：因醜惡生出邊荒，不識禮法，不知義方，塵穢之中，善根未絕。某年月日時，爲某隨某事得來中國，聞見道科，彌增喜躍。含炁願活，憑真乞生，依法賈信，奉辭以聞。伏願明師特垂矜副，謹辭。(參閱向覺明先生《南詔史略論》。)

又《三國志·張魯列傳》注引《典略》曰：

(漢靈帝)熹平中……三輔有駱曜。光和中，東方有張角，漢中有張脩。駱曜教民緬匿法，角爲太平道，脩爲五斗米道。太平道者，師持九節杖，爲符祝，教病人叩頭思過，因以符水飲之，得病者或日淺而愈者，則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則爲不信道。脩法略與角

同，加施靜室，使病者處其中思過，又使人爲姦令祭酒。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習，號爲姦令，爲鬼吏。主爲病者請禱，請禱之法：書病人姓名說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謂之三官手書。使病者家出米五斗以爲常，故號曰五斗米師。實無益於治病，但爲淫妄。然小人昏愚，競共事之。後角被誅，脩亦亡。及魯在漢中，因其民信行脩業，遂增飾之。教使作義舍，以米肉置以中，以止行人。又教使自隱有小過者，當治道百步，則罪除。又依月令：春夏禁殺。又禁酒。流移寄在其地者，不敢不奉。

奉道者出五斗米，亦見《要修科儀戒律鈔》卷十引《太真科》，其言曰：

家家立靖崇仰，信米五斗，（五斗米又稱信米、租米、天租米。）以立造化，和五性之氣。家口命籍，係之於米。年年依會，十月一日，同集天師治，付天倉，及五十里亭中，以防凶年飢民往來之乏；行來之人不裝糧也。

又曰：

十月一日到集米天師治者，十月初，太陽元氣始生，故令人受命主生。十月五日清旦，朝會天師治，列行集入治堂前，北向，俱拜伏地，聽堂上主者宣令科戒。不得私賚雜食詣治門，穢損真正。十月五日言上生籍。七月七日中會，度生命籍，考進中外法氣合會之功。正月七日衆官舉遷次會，勸賞遷職。

三會日，見《赤松子章曆》卷二：

正月五日上會，七月七日中會，十月五日下午會。此日宜上章言功，不避疾風暴雨、日月昏晦、天地禁閉。其日天帝一切大聖俱下，同會治堂，分形布影，萬里之外，響應齊同。此日上章受度法錄，男女行德施功，消災散禍，悉不禁制。

《猶龍傳》度漢天師篇引《旨要妙經》（疑即《旨教經》，《無上祕要》卷四十七引《洞玄請問上經》，即《洞玄靈寶仙公請問上經》云：“仙公曰：三天齋者是三天法師（按即張陵）所（受授）之法，名曰《旨教經》。”《道藏闕經目錄》卷下著錄《正一法文天師旨教經》二卷。）曰：

又三會日以正月七日名舉遷賞會，七月七日名慶生中會，十月十五日名建功大會。此三會日三官考覈功過，受符籙契令經法者，宜依日齋戒，呈章賞會，以祈景福。（《道門經法相承次序》卷下：三會，正月七日、七月七日、十月十五日。）

三官，見《太上洞玄靈寶三元品戒功德輕重經》，曰：

上元天官，置三宮三府三十六曹。中元地官，置三宮三府四十二曹。下元水官，置三宮三府四十二曹。天地水三官九宮九府一百二十曹，三品相承，生死罪福，功過深重，責役考對，年月日限，無有差錯。其學仙善功，行惡罪報，各隨所屬考官，悉書之焉。

又見《太上洞玄靈寶三元玉京玄都大獻經》：

一切衆生，生死命籍，善惡簿錄，普皆係在三元九府。天地水三官，考校功過，毫分無失。三元者，正月十五日爲上元，即天官檢勾，七月十五日爲中元，地官檢勾，十月十五日爲下元，水官檢勾，一切衆生，皆是天地水三官之所統攝。

五臘日，見《赤松子章曆》卷二：

王長謂趙昇真人曰：子知五臘日乎？趙昇真人曰：吾於鶴鳴洞侍右，聞先師與鬱華真人論之：五臘日者，五行旬盡，新舊交接，恩赦求真，降注生氣，添神請算之良日也。此日五帝朝會玄都，統御人間地府、五嶽四瀆、三萬六千陰陽，校定生人延益之良日也。學道修真求生之士，此日可齋戒沐浴，朝真行道。今故明傳妙旨，可勤行之。

正月一日天臘，五月五日地臘，七月七日道德臘，十月一日民歲臘，十二月王侯臘。《猶龍傳》度漢天師篇曰：“此五臘日常當祭祀先亡，薦福追念，名爲孝子，得福無量。”

《正一法文天師教戒科經》：“諸職男女官，昔所拜署，今在無幾。自從（魏明帝）太和五年以來，諸職各自署置”，或“一治重官，或職治空缺”。諸祭酒主者中，頗有舊人以不？（漢獻帝）建安（魏文帝）黃初元年以來。諸識自今以後，不得妄自署爲職也。”“諸主者祭酒，人人稱教，各作一治，不復按舊道法，爲得爾否？令汝輩按吾陽平、鹿堂、鶴鳴教行



之，汝輩所行，舉舊事相應與否？”二十四治中以上品八治之陽平、鹿堂、鶴鳴三治爲最上。此云諸主者祭酒，人人稱教，各作一治。疑諸治之上下，亦已不復爲祭酒所遵守。除此之外，諸職各各自署置，或一治重官，或職治空決。又曰：或謂奉道無益，欲捨真道，就僞技。“愚人或欲捨真就僞，僞住卒效，登時或能有利，利不久也。叛道者，所以不即受罰，大道含弘，愛惜人命，聽恣其意，隨其所欲，雖初快心，後自當悔之。”《老子想爾注》曰：“世間常僞技，因出教授，指形名道，令有處所服色，長短有分數，而思想之。苦極無福報。此虛詐耳。”是張魯降於曹操後，已科律廢弛；或謂奉道無益，欲捨五斗米道而就僞技。《三天內解經》卷上曰：“自從三師昇度之後，雜治祭酒傳授道法，受者皆應跪受經書，還則拜送，必是三天正法。人多不爾者，趣得一卷經書，便言是道經，更相傳付；或是六天故事；致有錯亂；承用彌久，至今難可分別。天師受太上正一盟威之道、三天正法，付子孫，傳爲國師，謂當終於無窮；豈有雜錯。從來未幾。而今六天故事，漸漸雜錯。師胤微弱。百姓雜治，祭酒互奉異法，皆言是真正，將多謬哉。”此言三師去世之後，嗣胤微弱，百姓祭酒，互奉異法，六天故事，漸漸雜錯。

南北朝天師後裔可考者，如《茅山志》卷十五云：“天師九世孫張玄真，道兼三洞，德流四遠。天師十世孫張景遯，容行識業，秀挺超群。天師十世孫蜀郡張智明。天師十世孫蜀郡張子華。天師十世孫張鏘。天師十世孫張羣。天師十世孫張楷。天師十世孫張胄。”“天師十世孫女張子臺。天師十世孫女張季妃。”梁簡文帝《招真館碑》，記天師十二代孫張道裕字弘真，立招真館於海虞縣之虞山。唐末杜光庭纂《神仙感遇傳》曰：陶弘景“詣張天師道裕建立玄壇三百所”。（《太平廣記》卷十五引杜光庭《神仙感遇傳》：“梁武初，未知道教，先生（陶弘景）漸悟之後，詣張天師道裕，建立玄壇三百所，皆先生之資也。”）又《受籙次第法信儀》收《天師治儀》，天師十三世孫梁武陵王參軍張辯撰。後周·孫夷中集《三洞修道儀序》：“天師之裔，世傳一人即信州龍虎山張家也。”南唐後主於信州龍虎山建張天師廟，時爲天師二十二代孫張秉一。宋徽宗召三十代天師張繼先至闕賜號虛靖先生，天師後裔始著稱於世。見《續修龍虎山志》。

《陸先生道門科略》曰：

天師立治置職，猶陽官郡縣城府，治理民物。奉道者皆編戶著籍，各有所屬。令以正月七日，七月七日，十月五日，一年三會，民各投集本治。師當改治錄籍，落死上生，隱實口數，正定名簿。三宣五令，令民知法。其日天官地神咸會師治，對校文書。師民皆當清靜肅然，不得飲酒食肉，誼譁言笑。會竟，民還家，當以聞科禁威儀，教勅大小，務共奉行。如此道化宣流，家國太平。而今人奉道，多不赴會。或以道遠爲辭。或以此門不往，捨背本師，越詣他治。唯高尚酒食，更相銜誘。明科正教，廢不復宣。法典舊章，於是淪墜。元綱既弛，則萬目亂潰。不知科憲，唯信脆是親。道民不識逆順，但肴饌是聞。上下俱失，無復依承。相與意斷闡斫，動則乖喪。以真爲僞，以僞爲真。以是爲非，以非爲是。千端萬緒，何事不僻。顛倒亂雜，永不自覺。如此之師，則滅後絕種。如此之民，則天橫破喪。雖來者令昧然，過去甚昭然。明白君子，可不鑒之。

道科宅錄，此是民之副籍，男女口數，悉應注上。守宅之官，以之爲正。人口動止，皆當營衛。三時遷言，事有常典。若口數增減，皆應改籍。若生男滿月，齋紙一百，筆一雙，設上厨十人。生女滿月，齋掃帚、糞箕各一枚，席一領，設中厨五人。娶婦設上厨十人。籍主皆齋宅錄詣本治，更相承錄，以注正命籍。三會之日，三官萬神，更相揀當。若增口不上，天曹無名。減口不除，則名簿不實。今人奉道，或初化一人，至子孫不改。三會之日，又不投狀。既無本末，本師不能得知，爲依先上年。或死骨爛，籍猶載存。或生皓首，未被記錄。或納妻不上。或出嫁不除。乃有百歲童男，期頤處女。如此存亡混謬，有無不實。至於疾病之日，不歸本師；而告請他官。不尋所由，便爲作章。疾痛之身，錄籍先無；今章忽有。非守宅所部，三師不領，三天闕籍，司命無名。徒碎首於地，文案紛紛，既不如法，道所不濟。如此之理，可不思乎？奉道之科，師以命籍爲本，道民以信爲主。師爲列上三天，請守宅之

官，依籍口保護，禳災卻禍。雖一年三會，大限以十月五日，齋信一到治。又若家居安全，設上厨五人。若口數減落，厨則不設，齋信如故。若命信不到，則命籍不上；雖復別有重脆厨福，不解此信之闕。故教云：千金雖貴，未若本齋之信命。奉道之家，不齋命信，動積年歲。如此三天削落名籍，守宅之官還天曹，道氣不復覆蓋，鬼賊所傷害，致喪疾夭橫。輻軻之家，永不自覺，反咎師怨道，可不哀哉。

奉道之家，靖室是致誠之所。其外別絕，不連他屋。其中清虛，不雜餘物。開閉門戶，不妄觸突。灑掃精肅，常若神居。唯置香爐、香燈、章案、書刀四物而已。必其素淨，政可堪百餘錢耳；比雜俗之家，床座形像，幡蓋衆飾，不亦有繁簡之殊，華素之異耶？而今奉道者，多無靜室。或標欄一地爲治壇，未曾修除，草莽刺天。或雖立屋宇，無有門戶，六畜遊處，糞穢沒膝。或名爲靜室，而藏家什物，唐突出入，鼠犬栖止。以此祈尊妙之道，不亦遠耶！

道家法服，猶世朝服。公侯士庶，各有品秩。五等之制，以別貴賤。故《孝經》云：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舊法服單衣袷幘。錄生袴褶。所以受治之信，男齋單衣墨幘，女則紺衣。此之明文，足以定疑。巾褐及帔，出自上道。禮拜著褐，誦經著帔。三洞之軌範，豈小道之所預。頃來纔受小治，或錄生之法，竊濫帔褐，已自大謬。乃復帽褶對裙，帔褐著袴。此之亂雜，何可稱論。夫巾褐裙帔，製作長短，條縫多少，各有準式，故謂之法服，皆有威神侍衛。太極真人云：製作不得法，則鬼神罰人。既非分僭濫，禍可無乎？

科教云：民有三勤爲一功，三功爲一德。民有三德，則與凡異。聽得署錄。受錄之後，須有功更遷，從十將軍錄階，至百五十。若錄吏中有忠良質朴，小心畏慎，好道翹勤，溫故知新，堪任宣化，可署散氣道士。若散氣中能有清修者，可遷別治職任。若別治中復有精篤者，可遷署遊治職任。若遊治中復有嚴能者，可署下治職任。若下治中復有功稱者，可遷署配治職任。若配治中

復有合法者，本治道士皆當保舉，表天師子孫，遷除三八之品，先署下八之職。若有伏勤於道，勸化有功，進中八之職。若救治天下萬姓，扶危濟弱，能度三命，進上八之職。能明鍊道氣，救濟一切，消滅鬼氣，使萬姓歸伏，便拜陽平、鹿堂、鶴鳴三氣治職。當精察施行功德，採求職署。勿以人負官，勿以官負人。

若學不由師成，非根生，不承本，名為無根之草。（受道越次第，謂之非根生。不緣本師起，謂之不承本也。）而今人受籙無此德，受治無此才。（此德，謂三德。此才，宣化之才也。）或都無師籍，（人先雖奉道，失師來久，不復更屬。或先是凡俗之民，一身流寓，浮好假信，道士不先依法化受，而便受籙治。如此之人，皆是虛妄。徒為道士，縱復修勤服善，三天無名，故不免於枉橫矣，況其放慢違逆者乎。）或有師無籍，（謂有師主，三會不到治，命信不上，天曹削籍，所以為無。）或雖有師籍而無德，於是受籙之日，越詣他官，既不歸本，又不緣階，妄相置署，不擇其人。佩籙惟多，受治惟大，爭先競勝，更相高上。遂乃身受下治，署人上品。（謂自受天師平蓋、玉局之徒，乃署人陽平、鹿堂。）或自荷白板，而加板於人。（謂自受白板，治既不詣，天師除正，遂以終身；常後白板於人。）縱橫顛倒，亂雜互起。以積釁之身，佩虛偽之治籙。（絕無戶籍，有通信宿脆。或先是俗身負鬼祭饌，越入道法，不收結賊直，立身以來，罪惡狼藉。而抱釁帶咎，永不肯改；而詣狂偽之師，受不真之法也。）身無戒律，不順教令，越科破禁，輕道賤法。（夫受道之人，內執戒律，外持威儀，依科避禁，遵承教令。故經云：道士不受《老君百八十戒》，其身無德，則非道士；不得當百姓拜，不可以收治鬼神。其既闇濁，不知道德尊重，則舉止輕脫，賤慢法術也。）恣貪欲之性，而耽酒嗜食。（宣行道法，不期於功德。救治之日，非慈仁之意。但希望財利，念在酒食。永不以科禁示民，惟課責重脆，詢求好食。五辛之菜，六畜之肉，道之至忌，噉之已自犯禁。乃復宰殺雞豚鵝鴨，飲酒洪醉，乘以奏聞。遂有寢卧靖壇，吐嘔案側。如斯之徒，往往有之。）背盟威清約之正教，（盟威法：師不受錢，神不飲食，謂之清約。治病不針灸湯藥，唯服符飲水，首過改行，章奏而已。居宅安塚，移徙動止，有事不卜日問時，任心而行，無所避就，謂之約。千精萬靈，一切神祇，皆所廢棄，臨奉老君三師，謂之正教。）向邪僻祿巫之倒法。（祭祀鬼神，祈求福祚，謂之邪。稱鬼神語，占察吉凶，謂之祿。非師老科教，而妄作忌諱，謂之巫。書是圖占塚宅地基堪輿凶咎之屬，須上章驅除。乃復有曆，揀日擇時，愚僻轉甚。正科所明，永不肯從。

法之所禁，而競尊用。背真向偽，謂之倒也。)把持刀筆，遊走村里(道法廉退，應而不唱。靜躬修術，以待求者。告訴謙至，然後撫接。若遊行自衛，法之所禁。)遇逋違之民，嬰考被災。(雖是道民，失師來久，治無命籍，家無宅錄。或有師主，三吉之日，不赴會齋信。而有急之時，下跪願厨，蒙恩不解，謂之逋。雖奉道法，不遵科禁，淫犯殺生，信邪卜問，百行不良，凶逆無狀，謂之違。凡逋違之民，天曹奪筭削籍。三官遭考，召君吏潛守門戶，考逮人口，令招災害。罪重遭六害，輕罪被五災。故令死喪疾病，官府牢獄，水火盜賊。如此之徒，有急師道。道士皆當以科法考劾罪崇。若能柔伏，反善吐罪，投誓三官，畫一為信；然後依科次第拯救。而愚偽道士，既無科戒可據，無以辯劾虛實；唯有誤敗故章，謬脫之符，頭尾不應，不可承奉，而率思臆裁，妄加改易，穢巾垢硯，辱紙污筆，草書亂畫，輦以酒肉，順口隨意，所索浮辭假語，不依事實，違源背理，干觸考官。或濫收無罪之鬼，枉劾非崇之神。或宜解而反結，或應伐而更遷。換倒互錯，事無準的。人靖啓奏，不辯文句。是其所識，則洪聲鼓響，聞於四鄰。其所不解，則咳咤吟呀，抹略而過。如此之徒，吏兵不為使，道氣所不降。考逮日更急，病者轉就，增虛益重，脆卒無效驗。客主共迷，不悟其非。乃生謗毀，怨道咎神，或致煩錄、毀靖、化廬。凡事鬼種，禍殞殃咎，至於滅門。如此之失，可不省哉。)

按《老君音誦誡經》，道官授署職治符籙，可設厨會，(又稱飯賢。)道民求福願厨，即設厨會求願收福，為病者設厨會救度，道民犯科法，設厨會解散，為亡人設厨會解罪過，厨會請客三人五人十人以上不等，客人皆須同主人燒香求福。“厨會之上齋七日，中齋三日，下齋先宿一日。齋法素飯菜，一日食米三斗，斷房室，五辛生菜諸肉盡斷。”“厨會之法：應下三槃，初小食，中酒，後飯。今世人多不能三下槃，但酒為前，五升為限。”《太極真人敷靈寶齋戒威儀諸經要訣》曰：

太極真人曰：飯賢福食，各有人數，外來之客，先亦同食。正一真人三天法師臨昇天，以百姓貧弊，為復減損，作福或十人，饌勿過十人。他賓集，無以供之。既不盡周，一人不遍，猶是不普。故制法，悉事畢，餘厨施一切人及衆生輩，為主人祈福矣。後世不知之，故以相示也。酒不可都斷，使之有數，隨人多少，不必令盡限也。故世教言“唯酒無量不及亂”，斯之謂矣。酒多濁亂正氣，三真亡官。故不可過量。考官司之，宜慎之。

《要修科儀戒律鈔》卷十二引《太真科》曰：

家有疾厄，公私設厨，名曰飯賢。可請清賢道士上中下十人，

二十四人，三十人，五十人，百人。不可不滿十人，不足為福。賢者廉潔，亦能不食，食亦不多；服餌漿藥，不須厚饌，是世人所重獻之，崇有道耳。此時應須立壇，先三日清齋，後三日言功。賢人身中多神故饒之，德重故厚之。食以飽為度，味以適為期。供食一如齋食，不得葷穢，犯者五刑論。

上引陸修靜《道門科略》所言，當係三張科律。每年三會日奉道者須赴師治，校正命籍，祭酒宣示科戒。疾病災害，須請師奏章。（見《奏章篇》。）是婚嫁、生育、喪事、疾病、災害，皆聽命於祭酒。生男生女娶婦，皆設厨會；奉道者以此互通聲氣。自散氣道士、別治、遊治、下治、配治，下八治，中八治，上八治，職任遷署有律。故可不置長吏，而治理巴漢數十年。前云十月一日齋信到治，若此“命信不到，則命籍不上”。前引《太真科》曰：十月一日同集天師治，付五斗米。“家口命籍，係之於米。”十月一日為下會日，信即跪信，此命信蓋即五斗米。陸修靜又曰：劉宋時，奉道者多不赴會，不齋命信。祭酒職任遷署，違犯科律。是其時天師道雖傳佈南朝，而已科律廢弛。

上清經法，以存想為主，即《老子想爾注》所斥為常偽伎者也。《老子想爾注》曰：

世間常偽伎，指五藏以名一，瞑目思想，欲從求福。非也，去生遂遠矣。

道至尊，微而隱，無狀貌形像也。但可從其誠，不可見知也。今世間偽伎，指形名道，令有服色名字，狀貌長短。非也，悉邪偽耳。

道真自有常度，人不能明之，必復企慕；世間常偽伎，因出教授，指形名道，令有處所，服色長短有分數，而思想之，苦極無福報，此虛詐耳。彊欲令虛詐為真，甚極，不如守靜自篤也。

《道德尊經戒》亦云“戒勿為偽伎，指形名道”。三天弟子徐氏撰《三天內解經》：“道士大乘學者，則常思身中真神形象，衣服綵色，導引往來，如對神君，無暫時有輟，則外想不入，神真來降，心無多事。”是劉宋時天師道已奉行上文所指斥之常偽伎。是上清經法，淵源出自漢末。前

云指“五藏以名一”者，《抱朴子·地真篇》引《仙經》曰守一法：“一有姓字服色，男長九分，女長六分，或在臍下二寸四分下丹田中，或在心下絳宮金闕中丹田也，或在人兩眉間，卻入一寸爲明堂，二寸爲洞房，三寸爲上丹田也。”又云“真一有姓字、長短、服色”，又云“守一存真”，《抱朴子·地真篇》又云：“抱朴子曰：吾聞之於師云，道術諸經，所思存念作，可以卻惡防身者，乃有數千法。如含影藏形，及守形無生、九變十二化、二十四生等，思見身中諸神，而內視令見之法，不可勝計，亦各有效也。”《遐覽篇》著錄《含景圖》、《守形圖》、《十二化經》、《九變經》、《二十四生經》、《歷藏延年經》各一卷。《周易參同契》：“是非歷藏法，內視有所思。”

《老子想爾注》云：“真道藏，邪文出，世間常僞伎稱道教，皆爲大僞不可用。何謂邪文？其五經半入邪，其五經以外，衆書傳記，尸人所作，悉邪耳。”（《道德尊經戒》亦云“戒勿學邪文”。）又《正一法文天師教戒科經》曰：“《妙真》自吾所作，《黃庭》三靈七言，皆訓喻本經，爲《道德》之光華。”本經謂《道德經》。《黃庭》三靈七言，謂《黃庭經》歷經三靈，每句七言。《黃庭經》闡述身神，爲上清經法之根本；而三張認爲訓喻《道德經》，爲其光華；是天師道與晉代行世之上清經法，亦有關聯也。參閱《天師道與茅山宗》條。

東晉·葛巢甫造構《靈寶》。（見《靈寶經考證》。）及劉宋，有陸修靜，嘗撰《陸先生道門科略》，固信奉天師道者也。又敷演《靈寶》經訣，撰《洞玄靈寶》齋儀多種，《靈寶》之教，大行於世。陸修靜集《洞玄靈寶五感文》曰：“《洞玄靈寶齋》有九法，以有爲爲宗。”注曰：

某徒衆盛典儀，俯仰有節，進退有度，威威月齋，軌範洋洋，振揚法音，開化訪物，使求楫者聞，來見者見，恢廓弘偉，難可備言。其第九法曰：“指教之齋，以清素爲貴。”按《正一論》曰：“旨教齋者，天師以教治官。”又曰：“旨教齋法，雖真而古拙。”北周·釋道安《二教論》曰：“塗炭齋者，事起張魯。”《無上祕要》卷五十《塗炭齋品》云：“謹相攜率，爲承天師旨教，建議塗炭。”云云。是塗炭齋、旨教齋法，源出三張，古拙清素；陸修靜信奉天師道，審悉三張所遺齋法，因恢弘其體

制，以成典儀廓偉之其他《靈寶》齋法也。

宋明帝招引陸修靜來至建康，於北郊天印山築崇虛館以居之。修靜乃弘敞道教。（見《陸修靜傳》。）

《隋書·經籍志》云梁武帝敬奉陶弘景。又云：

武帝弱年好道，先受道法；及即位，猶自上章。朝士受道者衆，三吳及邊海之際，信之愈甚。陳武（南朝）世居吳興，故亦奉焉。

在南朝天師道以張天師後胤爲其首領。（見《署職篇》。）在北朝，則後魏·寇謙之自云太上老君授以天師之位，並清整道教。《隋書·經籍志》云：

後魏之世，嵩山道士寇謙之自云嘗遇真人成公興；後遇太上老君授謙之爲天師，又賜之《雲中音誦科誡》二十卷，又使玉女授其服氣導引之法，遂得辟穀，氣盛體輕，顏色鮮麗。弟子十餘人，皆得其術。後又遇神人李譜，自云是老君玄孫，授其《圖錄真經》劾召百神六十餘卷，及銷鍊金丹雲英八石玉漿之法。

《魏書·釋老志》云寇謙之自云遇太上老君：

謂謙之曰，往辛亥年，嵩嶽鎮靈集仙宮主表天曹，稱自天師張陵去世已來，地上曠職，修善之人無所師授。嵩嶽道士上谷寇謙之立身直理，行合自然，才任軌範，首處師位。吾故來觀汝，授汝天師之位，賜汝《雲中音誦新科之誡》二十卷，號曰《並進言》。（《道藏闕經目錄》卷下著錄《正一並進錄》一卷。）吾此經自天地開闢以來，不傳於世，今運數應出。汝宣吾新科，清整道教；除去三張僞法，租米錢稅，及男女合氣之術。大道清虛，豈有斯事；專以禮度爲首，而加之服食閉練。

《魏書·釋老志》云：“（始光）九年謙之卒，葬以道士之禮。”何人係天師，此《志》未明載。然記載寇謙之卒年。有云：“時有京兆人韋文秀，隱於嵩高，徵詣京師。世祖曾問方士金丹事多日可成。文秀對曰：神道幽昧，變化難測，可以闇遇，難以豫期。臣昔者受教於先師，曾聞其事，未之爲也。”寇謙之弟子韋文秀或爲係天師。《隋書·經籍志》



又云：

（後魏）太武初光初，（寇謙之）奉其書而獻之。帝使謁者奉玉帛牲牢祀嵩嶽，迎致其餘弟子。於代都東南，起壇宇，給道士百二十餘人，顯揚其法，宣布天下。太武親備法駕，而受符籙焉，自是道業大行。每帝即位，必受符籙，以為故事。刻天尊及諸仙之像而供養焉。遷洛以後，置道場於南郊之傍，方二百步，正月十月之十五日，並有道士歌人百六人拜而祠焉。後齊武帝遷鄴，遂罷之。文襄之世，更置館宇，選其精至者，使居焉。後周承魏崇奉道法，每帝受籙，如魏之舊。尋與佛法俱滅。

樓觀為北朝道法重鎮。後周武帝建德中，沙汰道釋，帝特為樓觀道士嚴達建通道觀於田谷之左。復選樓觀道士十人以居之，世號田谷十老。後周靜帝大象年間，道教復興。（見《樓觀考》。）

#### 設治第四

《三洞珠囊》卷七《二十四治品》，（明·曹學佺《蜀中廣記》卷七十引《張天師二十四治圖》，互有詳略。）《雲笈七籤》卷二十八亦引《張天師二十四治圖》，與《珠囊》所引大致相同。《珠囊》所引除二十四治外，並記四品別治，八品配治，八品遊治。《七籤》所引，記二十四治，而將四品別治，八品遊治，錯列於所引《太真科》之後，並脫八品配治。此《張天師二十四治圖》蓋即唐道士令狐見堯撰《正一真人二十四治圖》。（《新唐書·藝文志》著錄道士令狐見堯《玉笥山記》一卷；《正一真人二十四治圖》一卷。《通志·藝文略》諸子類道家著錄《二十四化記》三卷，唐·段道士世貴撰記蜀中二十四山神仙之所《正一真人二十四治圖》一卷，唐道士令狐見堯撰叙蜀中二十四治之所《名山福地演正一氣化圖》一卷，段世貴撰《元化圖》一卷。按饒宗頤《老子想爾注校證》，考得《路史·九頭記》羅蘋注，亦引有《二十四治圖》一種。據《崇文總目》、《通志略》道書類之著錄為“唐道士令狐見堯撰”，認為此圖並非如《雲笈七籤》等所云為張陵自撰。）《無上祕要》卷二十三正一炁治品引《正一炁治圖》，蓋即唐·段世貴撰《演正一炁治圖》，與《珠囊》引《張天師二十四治圖》對勘，僅較簡，所述相同，字句亦頗多相同。（參閱《道館考源》條。）《珠囊》、《七籤》皆引《五嶽名山圖》，述二十八治，並配治八品，字句大致相同。《七籤》卷二十八引《太真科》下卷，

述別治遊治、配治、二十四治。《珠囊》所引同，但未標明來源。《七籤》卷二十八實係錄自《珠囊》卷二十四治品，僅略有更動耳。《要修科儀戒律鈔》卷十引《太真科》，亦述別治、遊治、配治、二十四治。《受錄次第法信儀》錄張天師十三世孫梁武陵王府參軍張辯撰《天師治儀》上，述二十四治、別治、配治、遊治。唐·杜光庭《洞天福地嶽瀆名山記》載靈治二十四。

《三天內解經》卷上曰：“太上以漢順帝時，選擇中使，平正六天之治，分別真偽，顯明上三天之氣。以漢安元年壬午歲五月一日，老君於蜀郡渠亭山石室中，與道士張道陵……立二十四治，置男女官祭酒，統領三天正法，化民受戶，以五斗米為信，化民百日，萬戶人來如雲。”天師立二十四治，系師立備治八品，配治八品，遊治八品。付嗣師，以備二十八宿。《天師治儀》云（漢獻帝）建安三年。《七籤》卷二十八《太真科》云“天師以（漢獻帝）建安元年正月七日出下四治，名備治，合前二十八治，備應二十八宿也”。（甯、王《上清靈寶大法》卷四“二十八宿罡式計一百七十八步。”角、亢、氏、房、心、尾、箕；斗、牛、女、虛、危、室、壁；奎、婁、胃、昴、畢、觜、參；井、鬼、柳、星、張、翼、軫。）茲列表如下：

二十四治圖

星宿治二十有八				八品配治 建安三（二 元）年嗣 師立	八品遊治 太元（建安） 三（二）年系 師立
二十四治 漢安二（元）年天師張道陵立			別治（備治） 建（漢）安元 （三）年天師立 以付嗣師		
上品八治	中品八治	下品八治			
陽平治 鹿堂山治 鵠鳴神山 太上治 漓沅山治 葛瓊山治 庚（更）除治 秦中治 真多治	昌利山治 隸上治 湧泉山神治 稠稔治 北平治 本竹治 蒙秦治 平蓋治	雲臺山治 濫口治 後城治 公慕治 平罔治（靈 泉治） 主簿山治 玉局治（玉 女治） 北邙山治	岡氏治 白石治 具山治 鍾（茂治	漓（沅治 利里治 平公治 公慕治 天台治 瀨鄉治 樽領治 代元治	峨嵋治 青城治 太華治 黃金治 慈母治 河逢治 平都治 吉陽治

<p>《珠囊》引二十四治圖 《秘要》引正一炁治圖)</p>	<p>蜀郡繁縣界 蜀郡繁縣界 蜀郡臨邛縣界 蜀郡繁縣界 蜀郡繁縣界 廣漢郡陽泉縣西 廣漢郡綿竹縣東 廣漢郡新都縣</p>	<p>廣漢郡頌縣 廣漢郡陽泉縣 遂寧縣小漢縣界 犍爲郡南安縣 犍爲郡南安縣 犍爲郡南安縣 犍爲郡南安縣 越嶲郡邛都縣 犍爲郡武陽縣</p>	<p>巴西郡閬中縣 漢中郡江陽縣 漢中郡南鄭縣 漢中郡南鄭縣 犍爲郡南安縣 犍爲郡南道縣 成都南門 京兆郡長安縣</p>	<p>蘭武山 玄極山 飯陽山 元東山</p>	<p>玄昌山 高堂(山) 牛頭山 身雄山 黃牛山 小世山 單方山 上堂山</p>	<p>蜀郡界 蜀郡界 京兆郡界 蜀郡界 城布山界(城山郡界) 上黨郡界 巴郡界 蜀郡界(魏郡界)</p>
<p>《七籤》、《蜀中廣記》引二十四治圖</p>	<p>蜀郡彭州九隴縣 漢州綿竹縣界 蜀郡臨邛縣界 彭州九隴縣 彭州九隴縣 廣漢郡綿竹縣 廣漢郡德陽縣東 懷安軍金堂縣</p>	<p>懷安軍金堂縣東 廣漢郡德陽縣東 遂寧郡小漢(溪)縣界 犍爲郡新津縣 眉州彭山縣 眉州新津縣 越嶲郡臺登縣 蜀州新津縣</p>	<p>巴西郡閬州蒼溪縣 漢中郡江陽縣 漢州什邡縣 漢州什邡縣 蜀州新津縣 邛州蒲江縣 成都南門 東都洛陽縣</p>	<p>蘭武山 玄極山 飯陽山 元東山</p>		<p>蜀郡界 蜀郡界 京兆郡界 蜀郡界 城布山界 上黨郡界 巴郡界 蜀郡界</p>
<p>《洞天福地嶽瀆名山記》</p>	<p>上治彭州九隴界 下治新都界四里 漢州綿竹縣 邛州大邑縣 彭州九隴縣 彭州九隴縣西北 漢州綿竹縣東 漢州德陽縣北 漢州金堂縣西北</p>	<p>漢州金堂縣東 漢州德陽縣北 漢州德陽縣西北 蜀州新津縣南 眉州彭山縣西北 蜀州新津縣西北 西北 嶺州臺登縣 蜀州新津縣北</p>	<p>閬州蒼溪縣 興元府西縣 漢州什邡縣 漢州什邡縣 蜀州新津縣 邛州蒲江縣 成都府南 東都北</p>			

<p>《天師治儀》</p>	<p>蜀郡繁縣 蜀郡繁縣 蜀郡臨邛縣 蜀郡繁縣 蜀郡繁縣 廣漢郡陽泉縣 廣漢郡綿竹縣 蜀郡新津縣</p>	<p>廣漢郡雒縣 廣漢郡陽泉縣 廣漢郡綿竹縣 犍爲郡南安縣(具山治) 犍爲郡南安縣(稠稷治) 犍爲郡南安縣 越嶲郡邛都縣 犍爲郡江陽縣</p>	<p>巴西郡閬中縣 漢中郡江陽縣 漢中郡南鄭縣 漢中郡南鄭縣 犍爲郡南安縣 犍爲郡犍道縣 蜀郡成都縣 京兆府長安縣</p>	<p>漢陽縣界 漢陽縣界 涪口縣界 廣陽縣界</p>		<p>蜀郡 蜀郡 京兆長安 成都郡  犍爲郡 魏郡鄴縣</p>
<p>《天師治儀》</p>					<p>配昌利治 配隸上治 配湧泉治 配稠稷治 配本竹治 配蒙秦治 配平蓋治 配雲臺治</p>	
<p>《五嶽名山圖》</p>					<p>配昌利治 配隸上治 配湧泉治 配稠稷治 配本竹治 配昌利治 配雲臺治 配雲臺治</p>	

附注：

一、二十四治，除玉局治外，皆在山上。

二、別治，《珠囊》、《七籤》、《蜀中廣記》皆引《地圖》云：“在京師東北。”《秘要》引《正一炁治圖》云：“並在洪陽郡界。”

三、《張天師二十四治圖》云：“天師以(漢順帝)漢安元年立四治，付嗣師，以備二十八宿。”《天師治儀》云(漢獻帝)建安三年。《太真科》云：“天師以(漢獻帝)建安元年正月七日出下四治，名備治，合前二十八治，備應二十八宿也。”按《猶龍傳》度漢天師篇，天師卒於漢桓帝永壽三年，嗣師卒於漢靈帝光和二年，系師卒於魏邵陵厲公正始六年。若備治立於建安中，則當是系師所立。《張天師二十四治圖》、《太真科》、《正一炁治圖》並云嗣師以建安三(二)年布立八品配治。《天師治儀》云天師以建安元年末八品配治嗣師。而天師、嗣師此時皆已去世。當是系師所立。《張天師二十四治圖》、《正一炁治圖》並云(吳大帝)太元二年，系師立八品遊治，而系師已先於正始六年去世；故當從《天師治儀》之說，即系師以建安三年布八

品遊治。蓋備治配、治遊、治雖是系師所立，仍依託天師或嗣師也。

四、《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十八《張天師傳》注載二十四治具體位置，稍有不同，可與此表比對。

二十四治中陽平治爲各治之首，所謂“二十四治會陽平”，繁陽治即陽平治。葛洪《神仙傳》載：“張道陵字輔漢，沛國豐縣人也。本太學書生，博採五經，晚乃歎曰此無益於年命，遂學長生之道。得《黃帝九鼎丹經》，修鍊於繁陽山，丹成服之，能坐在立亡，漸漸復少。”成都北郊天回山舊稱繁陽山，即漢代的陽平山。惲敬《大雲山房文稿》初集卷一：“魯之祖道陵本沛人，隱鶴鳴山在今四川劍州，魯之父衡繼之，魯據漢中今漢中府也。陽平關即今府屬褒城縣之陽平驛，爲漢中之阨，魯既用鬼道，陽平當設治以治之。然自魯祖父至魯及子富以降，魏人許下，無居陽平者，惟（張）衛嘗築城于陽平。”後魏·酈道元《水經注》卷十七瀘“水西山上有張天師堂，（即張魯治。）于今民事之”。卷三十三巴郡平都縣，“縣有天師治”。“張魯治東對白馬城，一名陽平關，瀘水南流入沔，謂之瀘口。”《三國志·張魯傳》：“建安二十年，太祖乃自散關出武都征之，至陽平關。魯欲舉漢中降，其弟衛不肯，率衆數萬人拒關堅守。太祖攻破之，遂入蜀。”《明一統志》卷六十七：“繁陽山在新都縣南一十五里，相傳張道陵嘗修煉於此。”《蜀中廣記》卷五：成都府新都縣“西南十五里有繁陽山與新繁接，《錄異記》云：繁陽山麻姑洞，即二十四化之第一陽平之別名也，在繁水之陽，因以爲名。《本際經》云：天師張道陵所遊太上說經之處，在成都府新都縣南渡江十五里，衆山連接，孤峰特起是也”。據敦煌本《太玄真一本際經》聖行品卷三：“張道陵時游繁陽大治，靜處閑堂。”又《本際經》譬喻品卷七：“爾時太上大道君與七千二百卅童子，俱遊（繁陽）大治。”《本際經》爲靈寶系所出經，與《升玄內教經》關係至密，《升玄內教經》卷二云：“如卿諸治，繁陽在後，而得爲大者，功漸高故。”“漸次歷平蓋、真多，止繁陽。”《三洞珠囊》卷七：“陽平治山。山中有主簿治、嗣師治、系師治。”《蜀中廣記》卷七十二：“陽平治山中又有主簿、嗣師、系師三治。嗣師天師子也，諱衡字靈真，志節高亮，隱習仙業，孝靈帝徵爲郎中不就，以光和二

年正月十五日己巳於陽平山昇仙。立雙碑在治門，名嗣師治。主簿是天師門下，系師乃嗣師之子諱魯，得尸解於此山，故皆立治焉。”

按《陸先生道門科略》，有別治、遊治、下治、配治、下八品治、中八品治、上八品治。是下八品治之外，尚有下列。又謂三會日民各投集本治；而今人奉道者，多不赴會，或以道遠爲辭，或越詣他治。又述由散氣道士，緣階遷昇至上八品道士。又云今人或署職不緣階，身受下治而署人上品。注：“謂自受天師平蓋、玉局之徒，乃署人陽平、鹿堂。”似別治、遊治、下治、配治、下八品、中八品、上八品治，皆已遷來南朝。我國農民安土重遷，既可以自本治越詣他治，則各治相距，似不甚遠。又《真誥》卷二十云：東晉李東，許邁師事之，家在曲阿東，受天師吉陽治左領神祭酒。

《正一法文外錄儀》曰：

凡男女師皆立治所，貴賤拜敬，進止依科；自往教之輕道，明來學之重真。其間小師，未能立治，履歷民間，行化自效，因緣暫爾，不拘大儀。

據此，除前引各治外，似男女師皆可自立治所。《要修科儀戒律鈔》卷十引《玄都律》曰：“民家曰靖，師家曰治。”此之謂也。

《老君音誦誡經》曰：

老君曰：從系天師昇仙以來，曠官實職，道荒人濁。後人諸官，愚闇相傳，自署治錄符契，氣候倒錯，不可承準。吾本授二十四治，上應二十八宿，下應陰陽二十四氣。授精進祭酒，化領民戶。道陵演出道法，初在蜀土一州之教，板署男女道官，因山川土地郡縣，按吾治官靖廬亭宅，與吾共同領化民戶，勸惡爲善，陽平山名，上配角宿，餘山等同。而後人道官，不達幽冥情狀，故用蜀土盟法，板署治職，勅令文曰：“今補某乙鶴鳴、雲臺治，權時錄署治氣職，領化民戶，質對治官文書。須世太平，遣還本治。”而九州土地之神，章表文書，皆由土地治官真神，而得上達。有今聞道官章表時，請召蜀土治宅君吏。他方土地之神，此則天永地隔，人鬼胡越，吾本下宿治號令之名，領化民戶。道陵立山川土地宅治之

名耳，豈有須太平遣還本治乎。從今以後，諸州郡男女，有佩職錄者，盡各詣師，改宅治氣……其蜀土宅治之號，勿復承用。

前寇謙之說，依託老君。據此，二十四治遷出蜀土後，上章時，承用蜀土宅治之號，寇謙之始令勿復承用。

《三洞珠囊》卷六立功禁忌品引《玄都律》曰：凡佩仙靈符錄，皆須安靖治也。《要修科儀戒律鈔》卷十引《玄都律》曰：“民家安靖於天德者，甲乙丙丁地作人靖，小治廣八尺長一丈。中治廣一丈二尺，長一丈四尺。大治廣一丈六尺，長一丈八尺。面戶向東。鑪案中央。違治罰算一紀。”

又引《太真科》曰：

立天師治，地方八十一步，法九九之數，唯升陽之氣。治正中央名崇虛堂，一區七架六間十二丈，開起堂屋上，當中央二間上作一層崇玄臺。當臺中央安大香爐，高五尺，恒煥香。開東西南三戶，戶邊安牕。兩頭馬道。厦南戶下飛格上朝禮。天師子孫，上八大治，山居清苦濟世道士，可登臺朝禮。其餘職大小中外祭酒，並在大堂下遙朝禮。崇玄臺北五丈起崇仙堂，七間十四丈七架，東為陽仙房，西為陰仙房。玄臺之南，去臺十二，又近南門，起五間三架門室。門室東門南部宣威祭酒舍。門屋西間典司察氣祭酒舍。其餘小舍，不能具書。二十四治，各各如此。

《上清道寶經》卷三死生品引《太真科》：

天治玄宅在地中央，崇七架六間十二丈，中央二間上作一層崇玄臺，臺中安大香爐，高五丈，常焚香煙，北五丈起仙堂，堂東西各一間作宴仙室，大堂中央間東西二面，作三間五架，東為陽仙房，西為陰仙房。崇虛太上玄臺之南十二丈近南間，起五間三架門堂，玄臺大堂之前，東西二面廂各一區五間五架，東名青昇房，西名萬福。崇虛北去臺一丈，西南小室，通明祭酒舍，大臺堂下西頭一間，東向戶向東，西壁安坐香火。天師教化，常處東向。

《洞真太上太霄琅書》卷七受經營十事訣第二十五：齋堂中有三高座，“一以安經，一以轉讀，一以講議”。“香爐奩合嚴淨，瓦木金銀銅鐵，

隨時制宜。高座之前，各備其一，又自隨行止，常須一具，小大精麗，无定制側。”（按以上所述爲三師以後之情形。）

又卷三引《（太真）科》曰：“高德道士大治祭酒八十一賢，清齋登壇。壇是崇虛堂皇靈之臺者。”此皇靈壇，當即崇玄臺，疑或爲上八治之崇玄臺。《赤松子章曆》卷二引《太真科》注曰：五刑論者，謫輸天師治覆屋茅三千束。六刑論者，賁輸屋瓦二千合。（是天師治乃茅屋與瓦屋，不及後世宮觀弘麗也。）

《要修科儀戒律鈔》卷十引《太真科》曰：“道民入化，家家各立靖室。”《真誥》卷十八錄許長史記：

所謂靜室，一曰茅屋，二曰方溜室，三曰環堵。製屋之法，用四柱三桁二梁，取同種材。屋東西首長一丈九尺，成中一丈二尺，二頭各餘三尺，後溜餘三尺五寸，前南溜餘三尺，棟去地九尺六寸，二邊桁去地七尺二寸。東南開戶高六尺五寸，廣二尺四寸。用材爲戶扇，務令茂密，無使有隙。南面開牖，名曰通光，長一尺七寸，高一尺五寸。在室中坐，令平眉。中有板床，高一尺二寸，長九尺六寸，廣六尺五寸。薦席隨時寒暑，又隨月建，周旋轉首。壁牆泥令一尺厚，好摩治之。此法在名山大澤無人之野，不宜人間。入室春秋四時，皆有法。

又注曰：“《道機（經）》作靜室法，與此異。”此靜在名山大澤無人之野，與民家靖室，或有差別。

《真誥》卷十五載東晉許長史記事曰：“詭上厨五人，旨南山治。”注：“此長史自記事。旨應作指，謂指誓雷平山宅淨舍也。”卷十九：“長史掾立宅在小茅雷平山西北。”卷二十：“山館猶是雷平山許長史廡。”是東晉治靜互用。

劉宋孝武帝時，陸修靜置館於廬山，宋明帝於建康北郊天印山築崇虛館以居陸修靜。陸氏信奉天師道，並傳佈靈寶齋法。則在此館內，陸氏當仍行天師道法與靈寶齋法。梁武帝爲陶弘景於茅山起朱陽館。其弟子周子良與其姨母中表親族居西阿別廡。其中有壇靜，蓋如同私家有靖也。（見《周氏玄通記》。）梁武帝時，天師十二世孫立招真治於



海虞縣之虞山，招真治即招真館。（見梁簡文帝《招真館碑》。）是南朝各地，多興建道館，但治館二字，可以互用。又《周氏玄通記》載梁代永嘉有天師治堂。後魏·酈道元《水經注》卷十七：灑“水西山上有張天師堂，（即張魯治。）于今民事之”。卷三十三巴郡平都縣，“縣有天師治”。《魏書·釋老志》云：魏世祖信奉寇謙之，“爲起天師道場於京師之東南，重壇五層，遵其新經之制，給道士百二十人衣食，齋肅祈請六時禮拜，月設厨會數千人”。按《老子想爾注》曰：“道至尊，微而隱，無狀貌形像也；但可從其誠，不可見知也。”而《隋書·經籍志》曰此壇宇中，“刻天尊及諸仙之象而供養焉”。是後魏天師道已有形像。（參閱《道教形像考原》條。）其時天師道場齋法，按寇謙之新科。北朝各地，增設道觀。但北周·甄鸞《笑道論》曰：“臣年二十之時，好道術，就觀學道，先教臣黃書合氣，三五七九男女交接之道。”云云。是雖已設觀，所行仍係天師道科儀。

按《陸先生道門科略》，天師依託太上置二十四治、三十六靖廬。前述《張天師二十四治圖》序云十九靜廬。唐末杜光庭《洞天福地嶽瀆名山記》三十六靖廬：

綿竹廬，在漢州綿竹縣棲林山。紫蓋廬，在荊州當陽縣。瀘水廬，在瀘州安樂山。丹陵廬，在洪州西山鍾君宅。守玄廬，在終南山尹喜宅。靈淨廬，在亳州太清宮。送仙廬，在岳州墨山孔昇觀。契靜廬，在鄭州圃田列子宅。凌虛廬，在南嶽中宮。鳳凰廬，在襄州鳳林山。子真廬，在洪州西山梅福壇。玄性廬，在撫州南城縣魏夫人壇。契玄廬，在袁州吳平觀。啓元廬，在虢州桃林古關，今陝州靈寶縣。出谷廬，在廬山青牛谷。君平廬，在漢州綿竹縣君平宅。斗山廬，在興元城固縣唐公昉宅。光天廬，在南嶽。騰空廬，在洪州遊帷觀。昭德廬，在廬山。尋玄廬，在江西吳猛觀。得一廬，在潤州鹿跡觀。啓靈廬，在秦州啓靈山。宗華廬，在洪州宗華觀彭君宅。朝真廬，在京兆會昌昭應山。黃堂廬，在江西洪州。迎真廬，在洪州。招隱廬，在江西洪州。紫虛廬，在南嶽魏夫人壇。啓聖廬，在岐州天興縣。啓靈宮，本名天柱廬。鳳臺

廬，在京兆整屋縣蕭史宅。東華廬，在衢州龍山縣東華觀。祈仙廬，在洪州黃真君宅。元陽廬，在蘇州常熟縣張道裕宅。東蒙廬，在徐州蒙山。貞陽廬，在洪州曾真君宅。（魏夫人、吳猛，晉人。張道裕，梁人。三十六靖廬說，淵源待考。）

至唐代，各地多設宮觀。杜光庭《道教靈驗記》（《雲笈七籤》卷一百十七。）謂天下諸治，領世人名籍，唐代西川節度使韋皋本命丁卯，屬葛瓚治。《正一修真略儀》曰：“按宜當配五行，依本命生月以受之。”杜光庭《洞天福地嶽瀆名山記》載靈治二十四曰：

陽平治	甲子甲寅甲戌人屬	鹿堂治	戊午乙卯戊申人屬
鶴鳴治	庚辰壬辰人屬	瀋沅治	丙辰戊辰人屬
葛瓚治	己卯丁卯辛卯癸卯人屬	庚除治	丙寅庚子壬戌人屬
秦中治	戊寅庚寅壬寅人屬	真多治	乙丑丁丑人屬
昌利治	己酉己丑人屬	隸上治	辛丑癸丑人屬
湧泉治	丙子癸亥人屬	稠梗治	壬子壬午人屬
北平治	乙亥己亥人屬	本竹治	乙巳辛巳辛亥人屬
蒙秦治	甲戌丙戌人屬	平蓋治	丁巳己巳癸巳人屬
雲臺治	丙午庚午庚戌人屬	瀘口治	乙酉丁酉人屬
後城治	辛酉癸酉人屬	公慕治	甲申壬申庚申人屬
平岡治	戊戌丁亥人屬	主簿治	乙未己未人屬
玉局治	丁未辛未人屬	北邙治	戊子甲午人屬

按《道教靈驗記》，（收入《雲笈七籤》。）葛瓚治，昌利治，鶴鳴治，玉局治，瀋沅治，平蓋治，唐代皆有遺跡。按杜光庭《錄異記》、《廣成集》，吉陽治，陽平治，唐代亦有遺跡。其時各治，多改稱為觀。按《蜀中廣記》卷七十二，公慕治，北宋仍有遺跡。以上所載諸治，皆在蜀中。

## 署職第五

《正一法文天師教戒科經》曰：“教謝二十四治五氣中氣，領神，四部行氣，左右監神，治頭祭酒，別治主者，男女老壯散治民。”《要修科儀戒律鈔》卷九引《旨教經》云：“坐起五氣，上中氣，次正治，次內治，次

別治，散氣。”據此，正治、內治（《三洞珠囊》卷七“二十四治品”：上治一名內治，又名大治，又名正治。）稱治頭祭酒，別治稱主者，其上尚有二十四治五氣、中氣、領神、四部行氣、左右監神諸職。

《太上正一盟威法籙》收《太上二十四治氣籙》曰：

系天師陽平等治太上中氣，東西南北四部將行督察二十四治，領二十四氣，監天都功，統九州里社，天師門下小臣，今有弟子應被逮召，應備法職，今輒選補二十四氣：

陽平治	太上中氣功曹平氣大品將軍一人
鹿堂治	太上中氣大都功大品將軍一人
鵠鳴治	太上中氣右領兵大品將軍一人
濟沅治	太上中氣平五氣大品將軍一人
葛瓊治	太上中氣左領功曹大品將軍一人
庚除治	太上中氣左監神氣大品將軍一人
秦中治	太上中氣右領真氣大品將軍一人
真多治	太上中氣右領監氣大品將軍一人
昌利治	太上中氣左領行氣大品將軍一人
隸上治	太上中氣左監白氣大品將軍一人
湧泉治	太上中氣右監神氣大品將軍一人
稠稷治	太上中氣右察氣大品將軍一人
北平治	太上中氣東部行氣大品將軍一人
本竹治	太上中氣南部行氣大品將軍一人
濛秦治	太上中氣左領決職大品將軍一人
平蓋治	太上中氣佐四部氣大品將軍一人
雲臺治	太上中氣右領決職大品將軍一人
澣口治	太上中氣西部行氣大品將軍一人
後城治	太上中氣右領行氣大品將軍一人
公募治	太上中氣執氣大品將軍一人
平岡治	太上中氣左領神大品將軍一人
主簿治	太上中氣左察氣大品將軍一人

玉局治 太上中氣右察氣大品將軍一人

北邙治 太上中氣右領神大品將軍一人

二十四治二十四職，各稱某氣，下文所謂男職女職二十四職，男氣女氣二十四氣也。此諸氣職，與《正一法文天師教戒科經》所述二十四治五氣中氣、領神、四部行氣、左右監神諸職，必有若干關係。

杜光庭《太上黃籙齋儀》卷五十散壇設醮：“謹奉請收氣食氣吏、收神食神吏、收鬼食鬼吏、收邪食邪吏、收精食精吏、收毒食毒吏、誅巫破廟吏等，降臨醮座。”唐·張萬福《醮三洞真文五法正一盟威籙立成儀陽平治都功治籙》附記云：“若不受都功，不請也。”又云：

言治典，二十四治，治有二十四人，官有二十四職，職有二百四十軍，軍有二千四百將，將有二萬四千吏，吏有二十四萬兵，男官女官二十四官，男職女職二十四職，男氣女氣二十四氣。

治中虎賁威儀鈴下五百將各二十四人 治中校尉百二十人

治中功曹二人

治中主簿二人

治中幹佐十二人

治中金剛童子十二人

治中小吏十二人

治中部章督郵十二人

治中從事十二人

治中使者十二人

治中通章二人

治中典治君十二人

治中考召吏二十四人

治中左右陰陽二十四  
生炁吏

治中建節監功大將軍二十四人

治中前步效功吏二十  
四人

治中後步效殺二十四人

治中驛亭丞二十四人

治中監章從事二人

治中按章從事二人

治中錄章從事二人

治中校章從事二人

治中呈章從事二人

治中鈴下百鬼中王二  
十四人

治中定章從事二人

治中齋章從事二人

治中御章從事二人

上係治中仙官，但與天師道治中所置將吏，或有關涉，附錄於此。

《洞真太上八素真經修習功業妙訣》云“星宿正治”。《雲笈七籤》卷二十八引《太真科》曰：星宿治二十八，名爲上治，一名內治，又名大治，又名正治。是正治、內治無別；與《旨教經》之說有異。故《老君音誦誡經》云正治祭酒、宿治祭酒。此二十八星宿治，又名內治，則餘治當稱外治。故《老君音誦誡經》云外治祭酒。

《老君音誦誡經》曰：

中官正氣宿治祭酒，得授人職錄誡。其錄生之人，不得妄授人誡錄。若不領民戶，受中治錄者，當受中治散氣祭酒職。若上靈官不領民戶，受外官散氣祭酒職。

又云“中官治民正氣祭酒”。是治民則稱正氣祭酒，不領民戶，則稱散氣祭酒。又云“中官正氣宿治祭酒”，“中官宿治散氣祭酒”，“外官散氣祭酒”。《要修科儀戒律鈔》卷十引《太真科》曰“大小中外祭酒”，《陸先生道門科略》曰“內外道士二千四百人”，蓋指中官外官。《老君音誦誡經》曰：“若靈錄外官，不得稱治號。”既不得稱治號，是外官未受治職也。

《要修科儀戒律鈔》卷十引《太真科》曰：“學久積德，受命爲天師，署男女祭酒二千四百人，各領戶化民。陰官稱爲錄治，陽官號爲宰守。”又卷三引《太真科》曰：“高德道士、大治祭酒、八十一賢，清齋登壇。”

《正一法文外錄儀》謂已受某官錄，在治效勤若干年，得爲書吏。又曰：

臣案師法，領戶十人以上署書吏一人，五十戶以上署二人，三百戶以上署四人，五百戶以上署八人，千戶以上署十二人，二千戶以上依此爲準。

書吏錄生，慧解易悟，骨炁合真，自然有分，先習散炁。散炁者，童男童女，諮問生炁不死之方，粗知終始，便進散化。散化“一將軍錄”稱散炁童男童女，祭酒“十將軍錄”稱散官保炁祭酒，“七十五錄”稱散官持炁祭酒，“百五十錄”稱晞炁祭酒。皆行符勅

水，教訓萬民，章表奏聞，濟生救死。化得三人爲一功，三功爲一勤，三勤爲一勳，勳者有德，仍得署治，內外星宿，隨次受之。

受“百五十錄”之後，有勳德，仍得署治。《陸先生道門科略》曰：

科教云：民有三勤爲一功，三功爲一德。民有三德則與凡異，聽得署錄。受錄之後，須有功更遷，從“十將軍錄”階至“百五十錄”。若錄吏中有忠良質朴，小心畏慎，好道翹勤，溫故知新，堪任宣化，可署散氣道士。若散氣中有清修者，可遷別治職任。若別治中復有精篤者，可遷署遊治職任。若遊治中復有嚴能者，可署下治職任。若下治中復有功稱者，可遷署配治職任。若配治中復有合法者，本治道士皆當保舉，表天師子孫，遷除三八之品。先署下八之職，若有伏勤於道，勸化有功，進中八之職。若救治天下萬姓，扶危濟弱，能度三命，進上八之職。能明鍊道氣，救濟一切，消滅鬼氣，使萬姓歸伏，便拜陽平、鹿堂、鶴鳴三氣治職。

陸修靜所言，與《正一法文經》合。疑《正一法文經》已於劉宋行世。《正一法文傳都功版儀》曰：

天師曰：正一道士，奉道有功，應補治職。隨功舉遷，不得叨妄，極於陽平。德業漸昇，教化逾博，奉佩符錄，晝夜勤修，驅役吏兵，拯救驗效，直心守法，終始匪逾，正念師尊，歲寒無替，而鬼神畏敬，人天信用，堪爲化首，永世作師，可署都功，宣傳道要。

其都功版文曰：“宜補陽平治門下大都功，即須親職，千日之後，世有忠良可宣化者，自雲臺治以下，任便補受，如法奉行。”又曰：“宜補天師門下大都功，板署厥職。自陽平治以下，任意傳授，後學賢良，如法施行。”又曰都功版“用銀木，長九寸廣五寸。分作七行，朱書。黃紋袋盛，與治錄同處。無銀木，槐梓亦得。言都功版上，朱書都功版文，分爲七行。與二十四治氣錄同盛於黃紋袋中”。又曰：“奉受天師門下大都功版署，主統二十四治治中仙官，爲後世作師。經云：不受都功版，不得傳治與人。”又注引陸修靜曰：“陽平治都功版非天師之胤，不受；所以云係天師若干世孫。異姓當言係天師王甲。”《能改齋漫錄》云：“宋仁宗時，吉州安福令林績毀天師三十三代嗣師（張嗣宗）陽平治都功

印。”(用印已非南朝古科。)據上述,蓋南朝科律,以天師後胤爲天師道首領也。惲敬《大雲山房文稿》初集卷一:“江西貴溪縣真人府印凡大小四,其三皆曰陽平治都功印。”“陽平印中爲交午,以達于四際中,與四際各圍以朱白,圍其方中,左右各二,左爲文表置之,右爲文平置之,有陰陽變化之理,乃鬼道符記也。”

若在北朝,則後魏嵩嶽道士寇謙之已代天師後胤就系天師正位,其說依託老君。《老君音誦誡經》曰:老君曰:系天師張“陵昇度之後,來久不立系天師之位”。又曰:

老君曰:吾得嵩嶽鎮土之靈集仙宮主表聞,稱言:地上生民曠官來久,世間修善之人,求生科福,尋緒(疑爲諸字。)詐僞經書,修行無效。思得真賢正法之教,宜立地上系天師之位爲範則。今有上谷寇謙之,隱學嵩嶽少室,精鍊教法,掬知人鬼之情,文身宜理,行合自然,未堪系天師之位?吾是以東遊,臨觀子身。汝知之不乎?吾數未至,不應見身於世。謙之,汝就系天師正位;並教生民,佐國扶命,勤理道法,斷改黃赤,以諸官祭酒之官,校人治籙符契,取人金銀財帛,衆雜功脆願,盡皆斷禁。一從吾樂章誦誡新法。其僞詐法科,勿復承用。

又北朝祭酒之官,父死子係,寇謙之革除此弊。《老君音誦誡經》曰:“有祭酒之官,稱父死子係,使道益荒濁。誡曰:道尊德貴,惟賢是授。若子胤不肖,豈有繼承先業……諸道官祭酒可簡賢授明,末(勿)復按前父死子係,使道教不顯。”又曰:“祭酒之官,遷功之後,子孫清徹聰明,閑練鬼事,可就明師受署治籙符誡,承繼父後。若子孫用行顛倒,與俗不別,不順科約者,諸官平處,表奏天曹,聽民更受。”

《受籙次第法信儀》收(天師)十三世孫梁武陵王府參軍張辯撰《天師治儀》上云:

左平氣一(陽平、鹿堂。) 右平氣 左長氣二(鶴鳴、瀛沅。) 右長氣  
左都領三(葛瓚、更除。) 右都領 左領神四(秦中、真多。) 右領神  
左都監五(昌利、隸上。) 右都監 左監神六(湧泉、具山。) 右監神  
左監察七(稠稷、本竹。) 右監察 左領功八(蒙秦、平蓋。) 右領功

左監功九(雲臺、瀘口。) 右監功 左都氣十(後城、公墓。) 右都氣  
 左貢氣十一(平岡、主簿。) 右貢氣 左察氣十二(玉局、北邙。) 右察氣  
 又云“陰陽二十四氣官祭酒位號”太上以漢安二年正月七日付張道陵。  
 此當是依託太上也。《太上三五正一盟威錄》云：

鎮陽平治左平炁祭酒	鎮鹿堂治右平炁祭酒
鎮鶴鳴治左長炁祭酒	鎮漓沅治右長炁祭酒
鎮葛瓊治左都領炁祭酒	鎮庚除治右都領炁祭酒
鎮秦中治左領神炁祭酒	鎮真多治右領神炁祭酒
鎮昌利治左都監炁祭酒	鎮隸上治右都監炁祭酒
鎮湧泉治左監神炁祭酒	鎮稠稷治右監神炁祭酒
鎮北平治左監察炁祭酒	鎮本竹治右監察炁祭酒
鎮蒙秦治左領功炁祭酒	鎮平蓋治右領功炁祭酒
鎮雲臺治左監貢炁祭酒	鎮瀘口治右監貢炁祭酒
鎮後城治左都炁祭酒	鎮公墓治右都炁祭酒
鎮平岡治左貢炁祭酒	鎮主簿治右貢炁祭酒
鎮玉局治左察炁祭酒	鎮北邙治右察炁祭酒

《天師治儀》與《太上三五正一盟威錄》所記二十四氣官祭酒位號相同。《天師治儀》上又云：

左領訣一(峨嵋。)	右領訣	左宣威二(青城水。)	右宣威
左功平三(太華。)	右功平	左廉平四(黃金。)	右廉平
左行教五(慈母。)	右行教	左威儀六(阿逢火。)	右威儀
右承氣七(平都。)	右承氣	左建儀八(吉陽。)	右建儀

上十六官祭酒系師所立

又云：“功平職主天地氣數，與師並位，統領諸治，攝知鬼職。”按八品配治，系師所立，故此十六官祭酒，亦系師所立。《正一法文天師教戒科經》與《旨教經》所云五氣中氣，《正一法文天師教戒科經》所云四部行氣，未詳指上列何氣官。自曹魏至梁代，歷時三百餘年，二十四職位號，疑已有更改。

《道藏闕經目錄》卷下著錄《正一法文三師設治職儀》。



《真誥》卷二十：

有云李東者，許家常所使祭酒，先生（東晉許邁）亦師之。家在曲阿東，受天師吉陽治左領神祭酒。

《三洞珠囊》卷七《二十四職品》引《玄都職治去聲律第九》云：

監天職，主監亂真戾正也。

督治職，主督察諸治，正一師性行、貪枉不依師法。

貢氣職，主選擇男女官，正一師考察身體瘡癥，形殘跛蹙，務得端嚴質素。

大都功職，主天下屯聚符廟，秦、胡、氏、羌、蠻、夷、戎、狄、楚、越，攻擊不正氣，惡人逆鬼，盡當分明考錄。

領功職，主天下五方，四海八極，十二州，百二十郡國，一千二百縣，萬二千鄉亭市邑，屯沙聚石，五嶽四瀆，山川神祇之功賞直符，伐殺萬鬼，盡當了之。

都功職，主功勞，錄吏，散民，贖，義錢，穀，金，銀，玉，帛，六畜，米物，受取出入，管籥，倉，庫，府，鬼神之物，禮信，及治殿，作舍，橋，道，樓，閣，神室，盡主之也。

領神職，主選擇賢良，貶退偽惡，對會諸氣，諸有違犯，盡主之也。

監神職，主考素所犯，狀結文書，開視利害，縛束謬誤，化諭戒敕。

領署職，主選署二十四職，名籍功賞，諸職文書次第，校投命籍。

察氣職，主察四方諸氣，符瑞徵應。

平氣職，主質天下之氣，平均四方八極氣候，主之也。

上氣職，主收萬鬼，分別正氣邪精。

都氣職，主三會吏民，請乞救治，分別年紀、郡縣鄉邑、所受官號。

威儀職，主教勅禮制，衣服，儀容，法則，起次位，彈邪正非，施行法禮。

領氣職，主領五色之氣，知其變異氣候，並領知氣職也。（一本無領氣職。）

領決職，主鬼氣男女，被氣傳語，領決教分，別秦夷胡戎狄氏羌真偽。

四氣職，主諸治投言文書，對會諸治戶籍口數，出死人生。

行神職，主佈氣宣化，顯明道教。

道氣職，主勸化凶逆，化惡為善。

聖氣職，主質對文書，歲終功限，謂狀言上者。

承氣職，主承治醫療，著功之勳。

典氣職，主典諸職高下次第。

廉平職，主監察廉邪，均平飲食。

行教職，主奉宣師教，勸化愚俗不知法者。

建義職，主表條功勞，助時伏勤，對應退也。

前配二十四職，與梁代天師後裔張辯所記二十四炁官不同。蓋《玄都律》行於北朝，而寇謙之已於後魏清整道教，於三張舊科，已多所更改。

《要修科儀戒律鈔》卷十引《太真科》云“各治有宣威祭酒舍”、“典司察氣祭酒舍”，是各治有宣威祭酒、察氣祭酒。又云“其餘小舍，不能具書”。疑此諸小舍，尚居其他職祭酒也。

## 授籙第六

《雲笈七籤》卷四十五《修真旨要》明正一籙第三：“籙者，戒錄情性，止塞愆非，制斷惡根，發生道業，從凡人聖，自始及終，先從戒籙，然後登真。”又：“正一三五，混沌元命，真人籙，正一法中王也，正則不邪，一則不二，制伏邪偽，悉歸正道。”《宣化篇》引《正一法文天師教戒科經》與《三天內解經》，並云正一明（盟）威之道。《要修科儀戒律鈔》卷一引《太真科》：

太上老君以漢安元年五月一日，於鶴鳴山授張道陵《正一盟威之經》九百三十卷，符圖七十卷，合一千卷，付授天師；《大洞真經》二十一卷，授於已成真人。

前云一千卷當係虛數。《赤松子章曆》卷一：

謹按《太真科》及《赤松子曆》，漢代人鬼交雜，精邪遍行。太上垂慈，下降鶴鳴山，授張天師《正一盟威符籙》一百二十階，及千二百官儀，三百大章，法文祕要，救治人物。天師遂遷二十四治，敷行正一章符，領戶化民，廣行陰德。

《太真科》云《正一盟威經》，此云《正一盟威符籙》。此籙蓋出自張陵，依託太上。今《正統藏》收《太上三五正一盟威籙》六卷，收《太上正一童子一將軍籙》，《太上正一童子十將軍籙》，《太上正一百五十將軍籙》，《太上正一三將軍籙》，《太上正一上靈百鬼召籙》，《太上正一元命混沌赤籙》，《太上正一上仙百鬼召籙》，《太上正一九州社令籙》，《太上正一星綱五斗籙》，《太上正一河圖保命籙》，《太上正一解六害神虎籙》，《太上正一九鳳破穢籙》，《太上正一都章畢印籙》，《太上正一斬邪華蓋籙》，《太上正一九天兵符籙》，《太上正一九宮捍厄籙》，《太上正一八卦護身籙》，《太上正一三五考召籙》，《太上正一斬邪赤籙》，《太上正一辟邪大籙》，《太上正一四部禁炁籙》，《太上正一大斬河邪籙》，《太上正一三五功曹籙》，《太上正一延生保命籙》。（又稱《太上三五保命長生籙》。）《正統藏》又收《太上正一盟威籙》一卷，收《太上一官童子籙》，《太上十官童子籙》，此二籙即《太上三五正一盟威籙》之《太上正一童子十將軍籙》。（有二符。）又《太上七十五官童子籙》，與以上二籙相似。又《太上百五十將軍男仙靈籙》有二符，《太上三五正一盟威籙》之《太上正一上仙百五十將軍籙》有三符，其中二符與此同。又《太上鳳凰解穢妙籙》，即《太上三五正一盟威籙》之《太上正一九鳳破穢籙》。又《太上保命長生籙》，即《太上三五正一盟威籙》之《太上三五保命長生籙》。又《太上九一河圖籙》，非《太上三五正一盟威籙》之《太上正一河圖保命籙》。又收《太上三五赤官斬邪籙》，《太一護身將軍籙》，《太上二十四治氣籙》，《太上護身延年解一切災厄籙》，《太上三五解妨害寶符妙籙》，《太上老君授徐甲延生保命籙》，《太上招財鎮寶妙籙》。《太上正一盟威妙籙》，《太上三五正一盟威籙》二籙，所收同一籙，筆畫及籙中吏兵皆稍有異同。

《三洞珠囊》卷六《清戒品》引《正一法文》下卷云：

凡爲道民，便受護身符及三戒，進受五戒八戒，然後受錄。受錄之前，未受戒者，受錄之後，依次受之。

按見今《正一法文外錄儀》又云：

凡受“更令”五年，得進“一將軍”。四年“十將軍”。三年“七十五將軍”。二年“百五十將軍”。一年若志行庸愚，無長進者，悉又倍年。三倍無功，不知建德，直置而已，都不合遷。其中聰明才智秀異，功德超群，不計年限。

據前引《正一法文》，受錄次第，首“更令錄”，次“一將軍錄”，次“十將軍錄”，次“七十五將軍錄”，次“百五十將軍錄”。按前引《旨教經》則受“更令錄”後，又受“仙官錄”、“上靈官錄”也。

《要修科儀戒律鈔》卷十引《太真科》曰：“兒童受一將軍，及署更令九種吏兵。”《正一法文外錄儀》送罰遷考後受九官刺：曰“更令”九官吏兵。是兒童受“更令九官錄”，九官蓋錄中吏兵，又受“一將軍錄”。《要修科儀戒律鈔》卷九引《旨教經》云：

坐起五氣，上中氣，次正治，次內治，次別治散氣，次百五十將軍錄，次七十五將軍錄，次十將軍錄，次童子，次仙官，上靈官，次更令。若受法同，以先受爲上，後受爲下，男女不得雜錯。若所佩錄將軍種數同日受者，當以奉道先後次。

《要修科儀戒律鈔》卷十引《太真科》曰：

第一“更（古令切。）令（力政切。）”，明其經稟真氣，順命施行，生出多厄，父母代受，平常七歲，受此官也。

第二“更（紀孟切。）令（呂真切。）”，奉前有違，罪考疾厄，或去失所受。今自改悔，謝罪請恩，更受後旨，教令丁寧，捨惡從善，此不隔年。

第三“童子一將軍錄”，男女八歲至十九，皆爲童子，動而蒙昧，漸染玄風。

第四“成人十將軍錄”，男女年二十爲成人。尪病愚癡，未堪受化，隨時參詳，量細誘進。

第五“七十五將軍籙”，有仙有靈。陰氣仙，陽氣靈。靈主地，仙主天。天主文，地主武。武主內，文主外。若弘在師門內，伏膺左右，先受靈。在師門外，去來諮稟，先受仙。受仙後，進受靈。受靈後，進受仙。足前爲“百五十籙”滿足也。

第六“百五十將軍籙”，後猶是前師，不重輸信。若前師授“七十五”，後別師進“七十五”，應輸薪米紙筆墨書刀朱素如法。若未受“一”、“十”、“七十五”，而德高者，並受“百五十”。又云先靈後仙，雖相係續，法也則天，自近之遠，前用一謝，後用一符，亦不隔門之內外。

前六條名外籙，凡緣次至滿足如前例。若童女而有成人之功，未有所受，而有殊勳異德，皆超受“百五十”。先仙後靈，由外成內，並用黑官。若先就一師，受“一”、“十”、“七十五”，後至“百五十”，皆目錄，並出入佩帶。帶後者，前者悉封箱函中，不得去失。去失輸罰一半，不須重受。“十”、“七十五”者，兩受之者，若後別師，皆輸前籙，以付後師，積沓并送洞淵。

天師子孫，受氣籙不受治。治官并隸皇壇。登壇備，得而不備。受籙之後，朝禮爲先，次乞恩救物。啓告玄靈，稱如干部某將軍籙男女生某；不得稱臣。行符勅水，治病救厄，積勤有效，師自進之。下明契籙：“黃書契”、“六甲契”、“神籙”、“真籙”、“聖仙籙”。前二契三籙，明土德信爲首，主府月行黃道，仙攝鎮星。“赤界契”、“青童契”、“赤甲籙”、“青甲籙”。前二契二籙，明火德禮爲先，主日行赤道，仙攝熒惑星。“真一契”、“三五契”、“玄籙”、“元命籙”。前二契二籙，明木德仁爲端，主歲星。“三一契”、“無終籙”。前一契一籙，明水德智爲源，主辰星。“五色一契”、“太甲籙”。前一契一籙，明金德義爲本，主太白星，號金券，券乃契之別名。八契有定階，故言契。太一通八階，故言券。金者，練久彌精，變化不滅。八契如前十籙，并滿籙爲十籙也。“百五十將軍籙”已下至“一籙”，天師子孫登皇壇後，不受悉行。若未登皇壇，皆諸高德受之而傳。凡學道立功，當受內外治，皆稱臣妾。天師

命授皆稱官。都功、大治行版署，不得稱生。

前外錄第五“七十五將軍錄”，有仙有靈，共“百五十將軍錄”，即第六“百五十將軍錄”。從師受錄，皆須輸跪信。先從某師受“七十五將軍錄”，後從別師進受“七十五將軍錄”，應重輸法信也。受錄之後稱某將軍錄男女生某。學道立功，受內外治，則稱臣。天師子孫，受氣錄不受治，謂治職不須從師傳授；氣錄疑謂二十四治氣錄則須師授。又“百五十將軍錄”以下至一錄，天師子孫登皇壇後，不受悉行；若未登皇壇，皆諸高德傳授之。《太真科》謂“更令錄”至“百五十將軍錄”為外錄。《正一法文外錄儀》謂“更令錄”、“一將軍錄”、“十將軍錄”、“七十五將軍錄”、“百五十將軍錄”為外錄。《太真科》所記，除外錄外，尚有其他契錄。又《正一法文召錄儀》，十錄者：“元命錄”、“青甲錄”、“赤甲錄”、“武甲錄”、“文甲錄”、“聖真神錄”、“黃圖中綱錄”、“兼官錄”、“黃圖赤錄”、“九十部將軍錄”。此《陸先生道門科略》所謂“佩錄唯多”者也。

受錄之後，各錄云皆有神靈，可以召請，（所謂錄中吏兵。）以治精鬼，消滅災禍。唐末杜光庭集《太上正一閱錄儀》隨品出錄中吏兵：

謹出“太上正一一將軍錄”，錄中功曹將軍使者吏兵玉女等，為臣助國行化，翦滅凶惡，使至道興弘。

謹出“太上正一十將軍錄”，錄中將軍符吏功曹官將等，為臣斬惡賞善，萬願隨心。

謹出“太上正一十將軍錄”，錄中將軍符吏功曹官將等，為臣斬惡賞善，萬願隨心。

謹出“太上正一百五十將軍錄”，錄中左上仙右上靈功曹將軍騎吏使者甲卒等，為臣辟斥四方不正人鬼，禍害永消。

謹出“太上正一三將軍錄”，錄中將軍功曹童子玉女等，為臣修生養炁，增延壽祿，所向安寧。

謹出“太上正一右上靈召百鬼錄”，錄中功曹護身將軍玉童玉女等，為臣收斬身中，及天下魑魅魍魎，無害於人。

謹出“太上正一混沌元命赤錄”，錄中三天解穢玉童玉女五方

龍王吏兵等，爲臣消滅血食浮遊侵人之鬼，一切蕩除。

謹出“太上正一上仙召百鬼錄”，錄中諸部真人真神功曹六甲神將等，爲臣殺滅身上三災九疢，一切無侵。

謹出“太上正一九州社令錄”，錄中諸部大將軍功曹玉童玉女直符使者等，爲臣於九州十二國分野之內，制伏邪精，行神布炁，所向之地，隨逐司迎，擁護臣身，克登仙品。

謹出“太上正一星綱五斗錄”，錄中赤官諸部功曹將軍吏兵玉童玉女等，爲臣跳星躡斗，步紀存神，應於本心，勿生疾患。

謹出“太上正一河圖保命錄”，錄中真人功曹將軍使者玉童玉女等，爲臣保身護命，應臣召請，悉令效驗。

謹出“太上正一解六害神符錄”，錄中太一君、皇天上帝君、太上元君、解六害神、消刑滅害功曹等，爲臣驅逐妖殃，解除災害，千精萬鬼，並令攝伏。

謹出“太上正一九鳳破穢錄”，錄中天靈赤官斬邪功曹誅邪、攝邪、破邪、伐邪、擊邪、截邪、翦邪、滅邪禽奇將軍使者玉童玉女等，爲臣滌蕩不係籍之神，皆令滅除。

謹出“太上正一都章畢印錄”，錄中天靈官功曹將軍仙人道士玉女使者等，爲臣斬滅萬邪災禍，不侵於人。

謹出“太上正一華蓋大錄”，錄中諸部功曹將軍吏兵玉童玉女五雲兵士等，爲臣誅斬惡逆，消滅姦僞。

謹出“太上正一九天兵符錄”，錄中功曹將軍吏兵使者甲卒等，爲臣守固所居，呼召立到。

謹出“太上正一九宮捍厄錄”，錄中功曹上仙上靈將軍使者天驕甲卒等，爲臣助國救人，應於所召。

謹出“太上正一八卦護身錄”，錄中五方召鬼將軍、五帝將軍、左右僕射吏兵等，爲臣尺置一兵，里置一營，按劍持戟，斬絕邪精。

謹出“太上正一三五考召錄”，錄中三元將軍、五斗功曹、五星功曹、童子使者等，爲臣招星落斗，纓絡身形，凶神惡人，並令攝伏。

謹出“太上正一龍虎斬邪錄”，錄中功曹將軍使者玉童玉女等，爲臣抗扞精邪，存念立應。

謹出“太上正一辟邪妙錄”，錄中玄老將軍、五蓋將軍、太上將軍、功曹使者等，爲臣鎮壓天神地祇害於物者，魍魎精魅，永不害人。

謹出“太上正一四部禁炁錄”，錄中太玄禁師、胡玄禁師、西玄禁師、壺公禁師、將軍吏兵等，爲臣行綱布禁，遏截凶邪，一切精祟。

謹出“太上正一大斬河邪錄”，錄中五十領將軍，胡、越、氏、羌、僮等老君虎賁將士，施天發地，搖天動地將軍，五色五蓋兵馬，無上玄老將軍、吏兵使者、玉童玉女等，爲臣飛戈輪刀，搜索精邪，營衛居止，皆令安穩。

謹出“太上正一三五功曹錄”，錄中蔽身隱形藏己兵馬等，爲臣守三宮，外治三界所有天神地祇，壞道邪魔，悉令蕩除，思念立應。

謹出“太上正一保命長生錄”，錄中魁綱左右諸部功曹將軍吏兵使者等，爲臣內治五藏，外卻衆邪，使三尸殄滅，百關調暢，功成行滿，白日昇天，仰荷玄澤。

前據杜光庭刪定《太上三五正一盟威錄醮儀》校。其“太上正一星綱五斗錄”、“太上正一四部禁炁錄”即“太上正一太玄胡玄西玄壺公雜呪法四部禁炁錄”。（按《抱朴子·遐覽篇》著錄《壺公符》二十卷。）錄中吏兵互易，茲更正。上即《太上三五正一盟威寶錄》二十四階，唐代流傳。參閱《太上三五正一盟威錄》，《太上正一盟威法錄》，《正一修真略儀》，《正一威儀經》，《赤松子章曆》卷四《三五雜錄言功章》，唐·張萬福《醮三洞真文五法正一盟威錄立成儀》，又《傳授經戒法錄略說》。

前云受錄之後，便可劾召鬼神，治病救厄，當然虛妄不可信。

又《正一修真略儀》曰：

其解釋符篆，別具《三洞符解》；然亦有未詳者。自非得道合神，不能備悉。又不能曲以俗解，深悞聖旨。



《三洞符解》，已佚。

又受天師道符籙之義，即是信奉天師道。《魏書·釋老志》云：世祖崇奉寇謙之，親至道壇，受符籙。自後諸帝每即位，皆如之。《隋書·經籍志》曰：“後周承魏，崇奉道法，每帝受籙，如魏之舊。尋與佛法俱滅。”此謂後魏後周諸帝皆奉天師道也。

至唐代，初入道，必須先受“正一籙”。見五代後周·孫夷中《三洞修道儀》，唐·張萬福《傳授三洞經戒法籙略說》。

### 奏章第七

南宋·呂元素《道門定制序》：“道門齋醮簡牘之設，古者止符篆朱章而已。其他表狀文移之屬，皆後世以人間禮，兼考合經教而增益者，所在無定式。”

《三天內解經》卷上云：“疾病者，但令從年七歲有識以來，首謝所犯罪過，立諸跪儀章符，救療久病，困疾醫所不能治者，歸首則差。”“制作科條、章文萬通，付子孫，傳世為國師。”《陸先生道門科略》曰：“下千二百官章文萬通，誅符伐廟，殺鬼生人。”《赤松子章曆》卷一曰：“千二百官儀三百大章”，“救治人物。”《三洞修道儀》曰：“大章三百通，小章一千二百通。”

千二百官係章本所請天官。《道藏闕經目錄》卷下著錄《正一法文治病消災千二百官號》一卷，今佚。呂元素《道門定制》卷七：“所刊章本，並依藏本校勘，所請天官，悉以太上所授天師《千二百官章經》一一對定刊行。”按此書卷七，各章所請天官，大致與《正一法文經·章官品》所載相同。（《赤松子章曆》卷三之六各章所請官，亦有與《正一法文經·章官品》相同者。）是《正一法文經·章官品》所載，即係千二百官。據此書所載，則一切災害疾病，皆由於精鬼作祟，須乞天官救治。天師道奏章消災治病，虛妄並傳佈迷信。

《赤松子章曆》卷一云天師三百大章，“爾後年代綿遠，寶章缺失，今之所存，十得一二”。故卷三之六所錄章表，尚是三張古科，又見《要修科儀戒律鈔》卷十、十一。

《赤松子章曆》卷三之六所記章本，有關農業者如：請雨章、請晴章、天旱章、請雨得水過止雨章、卻蟲蝗鼠災食苗章、保蠶章。有關日常生活者如：夫妻積病療治章、斷瘟疫章、收除火災章、保胎章、催生章、保嬰章、乞子章。道民中以上諸事，即可詣天師治，請祭酒奏章，乞恩求福。

又卷二引《太真科》曰：

諸疾病，先上首狀章。不愈，即上解考章。不愈，上解先亡罪謫章。不愈，上遷達章。若沈沈，上卻殺收注鬼章。若頓困，上解禍惡大章。不差，上解五墓謫章。不差，上扶衰度厄大章。不愈，上還魂復魄章。不愈，上安墓解五十耗害章。不愈，上安宅鎮神驅除收鬼章。不愈，上分解中外大考章。若危急，上子午請命並卻三官死解章。若進退，上仰謝三十二天章。大危篤，上續命文脆，又拔命，又獨解復連，又五燈，又二十八宿，又分解先亡大注八十一章。若無此災疾，不得妄求此章；犯者五刑論。

如此屢屢上章，必致延誤病者。《正一法文天師教戒科經》：“忽忽祭酒治病。病來復差，既差復病，此是惡人，勿復醫治之。”此乃諉過於病者。

《宣化篇》引《典略》曰：“請禱之法，書病人姓名，說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謂之三官手書。”及南朝，三官手書，不復應用。《要修科儀戒律鈔》卷十一斷章法引《太真科》曰：“所奏章表應燒者燒，不燒者緘封箱閣，卷束積多，法不得散，恐蟲鼠所犯，漏濕爛敗……自某年月日時，至今年月日，合如千通，今於某處靖壇淨處，火化煙通。”注曰：“計滿百通為斷。”“每年至十月為斷。”

請章須輸詭(即脆)信，《赤松子章曆》卷一：“千二百官儀，三百大章，章中各具質信。”茲據卷二舉例如下：“始覺有疾首罪乞恩章：錢百一十，米三斗，紙百幅，筆二管，墨一笏，香一兩，席一領，書刀一口。”“保蠶章：油二斗四升，白素一疋，米一石二斗，紙五貼，筆墨各五事，雞卵一雙。”據卷二所載，章信有米，油，席，命素，白素，繒，黃繒，絳繒，素

絹,青絹,紋,青紋,紫紋,五方綵,黃布,絳巾,絹巾,衣綿,炭,蠟,雞卵,紙,筆墨,書刀,刀,香,朱砂,繩,芒繩,絳繩,箕子,和香,果子,金環,銀環,釧子,金人,錫人,如病死不絕銀人代形章:“錫箔人,隨家口多少,一人一形。銀無用錫人。或錢九十九。奏章後,投水中。”以上章信,除奏章時或奏章後廢棄,或奏章後由於迷信不能再用,並使用於書章封章者外,天師治與祭酒食用所須,皆可資以取給。《赤松子章曆》卷三云:“脆信當須散於道民。”疑散於道民者,亦不過脆信之一部份耳。六天之道,據《陸先生道門科略》,則“責人廟舍,求人饗祠,擾亂人民,宰殺三牲,費用萬計,傾財竭產,不蒙其祐,反受其患,枉死橫夭,不可稱數”。天師道之所以差勝於六天之道者,僅神不飲食,故不祭餽禱祠耳。《太上老君經律·道德尊經戒》下最九戒,第四戒“戒勿禱祀鬼神”。《老君說一百八十戒》第二十四戒“不得飲酒食肉”,第一百十八戒“不得祠祀鬼神,以求僥倖”,第一百五十五戒“常時無事,不得多聚會衆,飲食狼藉”,第一百七十二戒“若人爲己殺鳥獸魚等,皆不得食”,第一百七十六戒“不得絕斷衆生六畜之命”,第一百七十七戒“若能食菜最佳,而不得餉亡者”。

《陸先生道門科略》注曰:“宣行道法,不期於功德。救治之日,非慈仁之意,但希望財利,念在酒食。永不以科禁示民,惟課責重脆,詢求好食,五辛之菜,六畜之肉,道之至忌,噉之已自犯禁;乃復宰殺雞豚鵝鴨,飲酒洪醉,乘以奏聞。遂有寢卧靖壇,吐嘔案側。如斯之徒,往往有之。”此謂不良祭酒,流連好酒食,課責重脆,乘醉奏章也。

《老君音誦誡經》曰:張陵去世之後,“道官諸祭酒”,“取人金銀財帛,而治民戶,恐動威迫,教人脆願,匹帛牛犢,奴婢衣裳,或有歲輸全絹一匹,功薄輸絲一兩,衆雜病說,不可稱數”。“男女道官”“贓錢通說,貪穢入己。”又曰:

吾初立天師,授署道教治錄符契,豈有取一錢之法乎?喻如生官署職,有財錢若干。吾今出新法,按而奉順:從今以後,無有分傳說願輸送,做署治錄,無有財帛,民戶雜願,歲常保口廚具,產生男女,百災疾病,光怪衆說厨願,盡皆斷之。惟有校藏三分收

一，即其民市買計厨會就家解散，易復可詣師治，民有病患，生命有分，惟存香火，一心章表，可得感徹，唯聽民戶歲輸紙三十張，筆一管，墨一挺，以供治表揀度之功。若有道官濁心不除，不從正教，聽民更從新科正法清教之師。

此寇謙之新科，減少道民甚大之負擔。

按寇氏新法，道民家有疾病，須首過奏章，並可設厨會。《老君音誦誡經》曰：

老君曰：道民家有疾病，告，歸到宅。師先令民：香火在靖中，民在靖外，西向散髮叩頭謝寫憊違罪過，令使皆盡，未有藏匿，求乞原赦。若過一事不盡，意不實，心不信，章奏何解。師亦別啓事云：民某甲，求乞事及病者，亦道首過。若過盡者，師亦得好感應；若過不盡，師亦不得好感應。報首過事，爲可並行符承銜民首辭上章，一日三過。上三日後，病人不降損，可作解先亡謫罰章。病家晝則向靖叩頭，夜則北向，向天地叩頭首過，勿使一時有闕。病家惶怖欲有所說，錢財厨願，勿聽之。若能備厨，請客三人五人十人以上，隨人多少，按如科法設會。會時客，主人，病者考，禮拜燒香叩頭，一宿之中，滿三過，以病者救度，禮，叩頭，燒香，同法。

所用章信，亦有其意義，《赤松子章曆》卷四驛馬章亦云開度章曰：

以金人一軀，上詣北斗，拔命除死厄。五色綵各一匹，以詣五方五帝，迎益官祿。紫案巾牙笏衣幘木履等，以證祿位。紫傘蓋一張，以蓋本命。席一領，以鋪正座。油一斗二升，以徹照虛玄。青絲延續祿壽。米一石二斗，以益倉糧。紙墨筆，以書立生籍。錢一千二百文，以證丹心。香一斤，祈北斗落死籍，南斗上生名，延壽無窮。

又見《傳授三洞經戒法錄略說》卷下。

按《三天內解經》卷上，章本上於“太清玄元無上三天無極大道，太上老君，太上丈人，天帝君，九老仙都君，九炁丈人，百千萬重道炁，千二百官君，太清玉陛下”。《赤松子章曆》卷四同。是天師道所奉，最尊者爲太清玄元無上三天無極大道。按《老君音誦誡經》：後魏·寇

謙之科律，設會燒香願言，仍上啓無極大道，是章本仍上啓無極大道。但《魏書·釋老志》記寇氏之說：“二儀之間，有三十六天，中有三十宮。宮有一主，最高者爲無極至尊，次曰大至真尊，次天覆地載陰陽真尊，次洪正真尊。”《太平御覽·道部》引《太真科》曰：“虛皇金闕玉帝，最貴最尊。”此亦後起之說。梁·陶弘景《真靈位業圖》在第四中位，列太清太上老君上皇太上無上大道君。在第四左位，首列正一真人三天法師張道陵而將玄成青天上皇，（疑即太清玄元無上三天無極大道。）南上大道君，（疑即太上老君。）太上丈人，天帝君，九老仙都君，九炁丈人，千二百官將吏列於其後。若然，則已將太清玄元無上三天無極大道降至第四左位矣。

又見《道法會元》卷一百七十九至一百八十六《上清五元玉冊九靈飛步章奏祕法》。

## 房中第八

房中又稱戶內，見劉詢《混俗頤生錄》戶內消息第九。《漢書·藝文志》房中家著錄《容成陰道》二十六卷，《務成子陰道》三十六卷，《堯舜陰道》二十三卷，《湯盤庚陰道》二十卷，《天老雜子陰道》二十五卷，《天一陰道》二十四卷，《黃帝三王養陽方》二十卷，《三家內房有子方》十七卷。

《抱朴子·遐覽篇》著錄《玄女經》、《素女經》、（按《抱朴子·極言篇》曰：黃帝“論道養則資玄素二女”。）《彭祖經》、（按《淮南子·說林訓》：莫壽于殤子，而彭祖爲天矣。高誘注：一說，彭祖蓋黃帝時學仙者。《神仙傳》卷一謂黃山君追論彭祖之言，以爲《彭祖經》。《抱朴子·極言篇》云：彭祖有弟子青衣烏公、黑穴公、秀眉公、白兔公子、離婁公、太足君、高丘子、不冑（同肯字）來七八人。）《陳赦經》、《子都經》、（按《神仙傳》卷五：“巫炎字子都，有陰道之術。”）《天門子經》、（按《神仙傳》卷八：“天門子者，姓王名剛，尤明補養之要。”有經。）《容成經》（按《列仙傳》卷上：容成公見於周穆王，能善補導之事。）各一卷。

《辨正論》卷六云：《玄都經目》內有《養生經》一部十卷，彭祖修撰。

《隋書·經籍志》子部醫方類：《彭祖養性經》一卷，《玉房祕訣》十卷，《素女祕道經》一卷，并《玄女經素女方》一卷，《彭祖養性》一卷，《郟子說陰陽經》一卷，《序玉房祕術》一卷，葛氏撰《玉房祕訣》一卷，徐太山《房內祕要》一卷，《新撰玉房祕訣》九卷。

《正一天師告趙昇口訣》：“使太上老君絕世，更立正一盟威之道。太上開化，不以吾輕賤，受（授）吾真法，為百鬼主者。使開二十四治，以應二十四氣，置署職錄，以化邪俗之人，黃老赤錄，以修長生。”是三張以開二十四治，置署職錄，黃老赤錄，為三大事。東晉葛洪《神仙傳》卷四《張道陵傳》：“正得吾（張道陵）行氣導引房中之事。”“其治病時採取玄素。”

葛洪《抱朴子·極言》：“長生之要，在乎還年之道。上士知之，可以延年除病，其次，不以自伐者也。若年尚少壯而知還年，服陰丹以補腦，采玉液於長谷者，不服藥物，亦不失三百歲也。”《抱朴子·微旨篇》謂巫書言房中術有種種神效。既晉代巫書亦論房中術，則晉代巫覡亦行房中術。漢代巫覡疑亦行房中術。張陵之房中術，疑亦得自漢代巫覡。又《後漢書·襄楷傳》亦云干吉之《太平清領書》多巫覡雜語。

《真誥》卷二載東晉楊、許所記，謂“黃赤之道、混氣之法”，即是張陵所教房中術，“黃赤之道”又稱“黃書赤界”之道。卷六引東晉許掾所記云“混成及黃書赤界之法”，混成蓋即混氣，亦即《魏書·釋老志》所云三張男女合氣之術，北周·甄鸞《笑道論》云“黃書合氣，三五七九男女交接之道”，又稱行氣，又稱中氣真術。《女青鬼律》卷三云：“三五七九長生大道。”又其道律禁忌：“十九者：不得行道之日，貪色淫心，行氣有長，自解不已，私共約誓，因生不孝，姦心五內，無道之子，天奪筭三萬。二十者：不得思神不報，因行生氣，（又云三五七九之日，慎行生炁。）取降元炁，貪淫愛色，手足不離，彌日竟夕，如此無道，天奪筭三百四十二。二十一者：不得以赤炁妄傳俗人，口手胸心，更相交接，委道自叛，師主無法，天奪筭三百。”此行道、行炁、赤炁，皆指房中術。

《正一法文天師教戒科經》曰“祭酒主者”，“男女老壯”，“房室不

節，縱恣淫情”，又曰：“西人胡，授以道法，其禁至重，無陰陽之施，不殺生飲食。”三張之教，廣行房中術；故於佛法之無陰陽之施，視爲其禁至重也。《真誥》卷六記晉代，“又頃者末學互相擾競，多用混成及黃書赤界之法”。卷二云黃赤之道、混氣之法。又卷九：“又告云道士耳重者，行黃赤炁失節度也。”注：“此蓋指戒（許）長史也。”又卷十二注：晉·鮑靜（靚）“敦尚房中之事”。又卷十九注：宋山陰何道敬“以彭素爲事”。又梁·陶弘景《養性延命錄》卷下有御女損益篇。

《老子》：“谷神不死，是爲玄牝。”《想爾注》：“谷者，欲也。精結爲神，欲令神不死，當結精自守。牝者，地也，體性安，女像之，故不擊。男欲結精，心當像地，似女，勿爲事先。”此乃以房中術解《老子》。結精自守，疑與還精補腦之意相近。又《老子想爾注》：“道教人結精成神，今世間僞伎詐稱道，託黃帝、玄女、龔子、容成之文相教，從女不施，思還精補腦。”是漢末房中術依託黃帝、玄女、龔子、容成公。三張施行此術，故《想爾注》以房中術解《老子》。

《魏書·釋老志》云：後魏世祖時寇謙之宣揚“新科，清整道教，除去三張僞法，租米錢稅，男女合氣之術。大道清虛，豈有斯事”。但《老君音誦誡經》曰：“房中之教，通黃赤經契，有百二十之法。”“吾誦誡斷改黃赤，更修清異之法，與道同功。其男女官籙生佩契黃赤（黃赤經契。）者，從今誡之。”“吾觀世人，夫妻修行黃赤，無有一條按《天官本要》所行，專作濁穢，手犯靖廬，治官禁忌。”“然房中求生之本經契，故有百餘法，不在斷禁之列。若夫妻樂法，但慙進問清正之師，按而行之，任意所好，傳一法亦可足矣。”據此，房中術之一類，其修行者，須佩黃赤經契，故《真誥》稱之爲黃赤之道。寇謙之新法，斷改黃赤；但其他類房中術，仍可奉行。

晉·張華《博物志》記魏武帝所集方士，其中有封君達、甘始、左元放、東郭延年。又云：“王仲統云甘始、左元放、東郭延年行容成御婦人法，並爲丞相所錄，間行其術，亦得其驗。”《後漢書·方術列傳》：“甘始、東郭延年、封君達三人，皆方士也，率能行容成御婦人術。”《神仙傳》卷十：甘始“行房中之事，依容成玄素之法，更演益之爲一卷。用之

甚有近效”。又：封衡愛蓄精氣，有《容成養氣術》十二卷。左元放行容成御婦人法。葛洪乃其再傳弟子，所撰《抱朴子》、《神仙傳》，屢記房中術。

《抱朴子·微旨篇》：“彭祖之法，最其要者。其他經多煩勞難行，而其為益不必如其書。人少有能為之者。口訣亦有數千言耳。”《釋滯篇》：“房中之法十餘家，或以補救傷損，或以攻治衆病，或以採陰益陽，或以增年延壽，其大要在於還精補腦一事耳。此法乃真人口口相傳，本不書也。”“玄素、子都、容成公、彭祖之屬，蓋載其麓事，終不以至要者著於紙上也。”（《列仙傳》卷上又云：老子“好氣養精，貴接而不施”。據此，老子亦行房中術。）

《抱朴子·微旨篇》又云：不知房中術者，雖服百藥猶不長生也。《至理篇》云：行氣者，“又宜知房中之術。所以爾者，不知陰陽之術，屢為勞損，則行氣難得力也”。《微旨篇》云：“或曰：聞房中之事，能盡其道者，可單行致神仙，并可以移災解罪，轉禍為福，居官高遷，商賈倍利，信乎？抱朴子曰：此皆巫書妖妄過差之言，由於好事增加潤色，至令失實。或亦姦偽造作虛妄，以欺誑世人，隱藏端緒，以求奉事，招集弟子，以規世利耳。夫陰陽之術，高可以治小疾，次可以免虛耗而已；其理自有極，安能致神仙而卻禍致福乎？”

《洞真太上說智慧消魔經》曰：“陰丹內御房中之術，黃道赤炁交接之益，七九朝精吐納之要，六一迴丹雌雄之法。”《太真玉帝四極明科經》卷一曰：“黃書赤界真一之道”，“交接之小術”。又卷五云：“有夫妻之對，亦得修行七經之道，氣節應數。”《洞真太上太霄琅書》卷九曰七經之道：“玄素、黃帝、容成、彭鏗、巫咸、陳赦學習七經，演述陰陽。”“天門、玉子皆傳斯道。”天門子、玉子，見葛洪《神仙傳》卷八。

魏武帝所集方士及葛洪文籍，未載其奉天師道，以與房中術有關，附記於此。又《洞真經》所述房中術，亦附記於此。

降及唐代，五代後周·孫夷中《三洞修道儀》記唐代科儀曰：凡初學道，如已成夫婦，“常依科齋戒，兼行黃赤交接之道”。後世道教，仍有房中術之流派，見南宋·曾慥《道樞》卷二《容成篇》。旁門邪道中



亦有房中術，見《鍾呂傳道集》、《中和集》、《析疑指述論》、《羅浮翠虛吟》、（收入《翠虛篇》。）《席上腐談》。

《正統藏》收《太清金液神丹經》三卷，有正一天師張道陵序，見《中國外丹黃白術考論略稿》。

國符註：一九五九年二月日夜趕寫，事前腦中已有輪廓，並史料在何處，亦已腦中了然。

## 附錄五 中國外丹黃白術考論略稿

### 一、釋金丹黃白外丹<sup>〔一〕</sup>

葛洪《抱朴子》有《金丹篇》，但未釋金丹之義。國符以爲：丹即丹砂，即紅色之硫化銻。金丹者，丹砂而可製黃金（藥金。）者，如黃帝九鼎神丹等金丹，皆可製黃金。（藥金。）金丹作法，須用飛鍊。所謂飛者，即簡單之昇華；或數物加熱至高溫，同時所得產物，即行昇華也。（見第三章。）此種黃金，爲黃色物，自漢至晉認爲與真黃金相同。至唐初，稱此種黃金爲藥金，並知識別藥金與真黃金之法。（見第五章。）黃白者，《漢書·藝文志》著錄《泰壹雜子黃治》三十一卷。晉灼曰：黃治，鑄黃金也，道家言治丹砂變化可鑄作黃金也。《抱朴子·黃白篇》曰：“黃者，金也。白者，銀也。古人祕重其道，不欲指斥，故隱之云爾。或題篇云庚辛。庚辛亦金也。”最初金丹黃白本無分別，其後始有專製黃白，不用以服食而以謀利者。（見第三章。）金丹至唐代通稱外丹。唐人撰《通幽訣》曰：“氣能存生，內丹也。藥能固形，外丹也。”

《太清經天師口訣》收《赤松子肘後藥訣》云：“五膏可以立仙，三散可以度災億劫，見身成聖，太真之丸，壽同天地。”“五膏三散，其金丹最上。”“其法用新出鉛金粉……消金毒，不灰木、牛屎、磁石自相和，祕之不言，入仙屋”服之。

### 二、戰國秦代前漢之神仙傳說·求神仙 仙藥·前漢金丹術與黃白術之發端

我國之金丹術與黃白術，可溯源至戰國時代燕齊方士之神仙傳說與求神仙仙藥；蓋戰國時代先有神仙傳說與求神仙奇藥，及前漢始有金丹術與黃白術之發端也。

《史記·封禪書》：“自齊威（王）宣（王）之時，騶子（衍）<sup>〔二〕</sup>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而宋毋忌、正伯

僑、充尚、(《辭通》曰即玄俗。)羨門子高,最後(《辭通》曰即聚穀。)皆燕人,爲方僊道,形解銷化,依於鬼神之事。騶衍以陰陽主運,顯於諸侯。而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術,不能通。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也。自齊威(王)、宣(王)、燕昭(王)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州。此三神山,其傳在勃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船風引而去。蓋嘗有至者,諸僊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爲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臨之,風輒引去,終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及至秦始皇并天下,至海上,則方士言之,不可勝數。(按《始皇本紀》謂齊人徐市等。)始皇自以爲至海上而恐不及矣,使人乃齋童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風爲解,曰:未能至,望見之焉。”《始皇本紀》又云:“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高誓。”又“使韓終、侯公、石生求僊人不死之藥”。蓋秦代方士言神仙者不可勝數,秦始皇亦篤信神僊。故秦大夫阮倉撰《列仙圖》一卷<sup>[三]</sup>。

漢武帝時,《史記·封禪書》云:“是時李少君<sup>[四]</sup>亦以祠竈、穀道、卻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言上曰:祠竈則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爲黃金。黃金成以爲飲食器則益壽<sup>[五]</sup>。益壽而海中蓬萊僊者乃可見。見之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臣常游海上,見安期生。安期生食巨棗大如瓜。安期生,僊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於是天子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沙諸藥齊(劑)爲黃金矣。居久之,李少君病死。天子以爲化去而不死。而使黃鍾史寬舒受其方,求蓬萊安期生。莫能得。而海上燕齊之間之方士多更來言神事矣。”《黃帝九鼎神丹經訣》卷十三:“故昔漢朝有李少君者,乃數百歲人也。不聞有他能,唯以丹砂合諸丹藥爲金,以金爲器,以器盛食,以食資身,漸瀆腸胃,霑洽營衛,藉其堅貞以注壽。事漢武帝不盡情實,乃以祠竈左道之事奏進,不以丹金正訣之義聞徵,卒以化去,武帝思之。故知唯有黃帝九鼎之道,太一丹金之妙,令人不老不死,可謂大善乎。”《史記·封禪》又云武帝尊寵齊人少翁樂大,“而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搯捥而自言有禁方能神僊矣……齊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萬數,然無驗者。乃益發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數千人求蓬萊神人……

(武帝)宿留海上,予方士傳車及間使求僊人以千數……天子既已封泰山,無風雨災;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乃復東至海上,望冀遇蓬萊焉……復遣方士求神怪,采芝藥以千數……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驗;然益遣,冀遇之……而方士之候伺神人入海求蓬萊終無有驗;而公孫卿之候神者,猶以大人之跡爲解,無有效。天子益怠厭方士之怪迂語矣。然羈縻不絕,冀遇其真。自此之後,方士之言神祠者彌衆,然其效可觀矣。”蓋是時方士言神祠之外,復化丹砂諸藥齊(劑)爲黃金。黃金成以爲飲食器則益壽。人數則以萬計。其法則創自漢武帝時之李少君。(東晉葛洪《神仙傳》卷六則謂李少君於安期先生得神丹爐火之方。)蓋秦代則求神僊藥;前漢則演進而爲人工製造延年益壽之黃金矣。此所謂黃金,蓋物理性與黃金相類者。所謂方多不驗者,蓋所成物與黃金之物理性甚遠也。蓋此時人以爲製成之黃金(藥金)與天然黃金完全爲同一之物質也。

據此,我國金丹術於前漢時創始於本國。E. O. von Lippmann 云於八世紀(唐代)由廣州輸入我國。(見《大英百科全書》一九四七年版。)此說誤謬非是。

是時武帝之諸父(淮南王安)招集方士纂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事。《漢書·淮南王安傳》<sup>(六)</sup>言淮南王安“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爲《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亦二十餘萬言”。淮南王安後以謀反被誅。張晏曰:“黃,黃金,白,白銀也。”《漢書·劉向傳》言淮南王安有“《枕中鴻寶苑祕書》,言神仙使鬼物爲金之術”。顏師古曰:“《鴻寶苑祕書》,並道術篇名。臧在枕中,常存錄之,不漏泄也。”顏師古又曰:“洪,大也。苑祕者,言祕術之苑囿也。”蓋《枕中鴻寶苑祕書》,即《中篇》八卷也。《抱朴子·論仙篇》曰:“夫作金皆在神僊集中,淮南王抄出以作《鴻寶枕中書》。”東晉·葛洪《神仙傳》曰:“又《中篇》八章,言神仙黃白之事,名爲《鴻寶》。”《抱朴子·遐覽篇》著錄《鴻寶經》一卷。是漢武帝時已有言神仙黃白術之書矣。此外復有《泰壹雜子黃冶》三十一卷,見《漢書·藝文志》神仙家著錄。晉灼曰:黃冶,鑄黃金也。道家言冶丹砂變化可鑄

作黃金也。

漢宣帝時，《漢書·劉向傳》曰：劉向字子政，本名更生。宣帝“復興神僊方術之事，而淮南有《枕中鴻寶苑祕書》，（《漢書·郊祀志》作《枕中鴻寶苑之方》。）書言神僊使鬼物爲金之術，及鄒衍《重道延命方》。世人莫見。而更生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得其書。（劉奉世曰：按德待詔丞相府，年三十餘，始元二年事也。淮南事，元朔六年。是時德甫數歲，傳誤記。據此，《漢書·劉向傳》所記劉更生父德於武帝時治淮南獄之說非是。）更生幼而誦讀，以爲奇，獻之，言黃金可成。上令典尚方<sup>〔七〕</sup>鑄作事，費甚多，方不驗。上乃下更生吏。吏劾更生鑄僞黃金，繫當死。更生兄陽城侯安民上書入國戶半贖更生罪。上亦奇其材，得踰冬減死論”。此言劉向按《枕中鴻寶祕書》，在尚方主持鑄作僞黃金。方不驗者，蓋僞黃金與黃金之物理性相差甚遠也。鑄僞黃金之目的，既上段言劉安之書言神仙黃白之事，蓋仍如李少君所云，“黃金成以爲飲食器則益壽”。至是否以爲飲食器，或用以服食，史未明言，不可考。

《抱朴子·論仙篇》：“夫作金皆在神仙集中，淮南王抄出以作《鴻寶枕中書》。雖有其文，然皆祕其要文，必須口訣，臨文指解，然後可爲耳。其所用藥復多改其本名，不可按之使用也。劉向父德治淮南王獄中，所得此書非爲師授也。向本不解道術，偶見此書，便謂其意盡在紙上；是以作金不成耳。”此說劉向本不解道術，而黃白術本爲寶祕，僅憑文字，無明師傅授口訣，並加指解，所製僞黃金必不佳也。

漢成帝時，《漢書·郊祀志》曰：“成帝末年，頗好鬼神，亦以無繼嗣，故多上書言祭祀方術者，皆得待詔上林苑中長安城旁。費用甚多，然無大貴盛。”

此時劉向撰《列仙傳》<sup>〔八〕</sup>。其卷上曰：“任光者，上蔡人也，善餌丹。”卷下曰：“主柱者，不知何許人也。”“餌丹沙。”“赤斧者，巴戎人也。爲碧雞祠主簿。能作水瀕，（水銀。）鍊丹。（王照圓校，《文選》《注》引，丹下有沙字。此脫。）與消石服之。”是前漢或前漢以前，已有餌丹砂者。

《漢書·郊祀志》又曰：“哀帝即位，寢疾。博徵方術士至京師。諸縣皆有侍祠使者，盡復前世所常興諸神祠官，凡七百餘所，一歲三萬

七千祠云。”又曰：“王莽篡位二年，興神仙事。”王莽“自以當仙”。蓋前漢諸帝：武帝、宣帝、成帝、哀帝以及王莽皆喜神仙方術。

《漢書·王吉傳》：王吉字子陽，子駿，孫崇。“自吉至崇，世名清廉。然材器名稱稍不能及父，而祿位彌隆。皆好車馬衣服，其自奉養極為鮮明；而亡金銀錦繡之物。及遷徙去處，所載不過囊衣。不蓄積餘財。去位家居，亦布衣疏食。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故俗傳王陽能作黃金。”王吉至孫崇三世，自前漢武帝歷昭帝、元帝、成帝、哀帝而至平帝初年。（約相當於紀元前一世紀。）是時黃白術與仙藥已流派不同。俗傳王陽能作黃金，其所作偽黃金，非以服餌，而以易好車馬衣服矣。（按東晉王羲之即王吉之後裔。）

《抱朴子·黃白篇》引桓譚《新論》曰：“史子心見署為丞相史，官架屋，官發吏卒及官奴婢以給之，作金不成。丞相自以力不足，又白傅太后。太后不復利於金也；聞金成可以作延年藥，又甘心焉。乃除之以為郎，舍之北宮中。”按《後漢書·桓譚傳》，桓譚一生，自前漢哀平間以至後漢光武初年。又按《後漢書》卷九十七下，傅太后為前漢哀帝祖母，哀帝朝尊稱傅太后。此條證明前漢末年，史子心用假黃金以作延年藥，即服餌之，不以作飲食器矣。（按漢代之黃金係銅之合金，而非現代之黃金。）

### 三、後漢三國晉代之金丹術及其與黃白術之關係

後漢一代，桓帝好神仙事，見《後漢書·祭祀志》。張陵出《黃帝九鼎丹經》，陰長生出《太清金液神丹方》。

《後漢書·劉焉傳》：“張陵，順帝時客蜀，學道鶴鳴山中，造作符書，以惑百姓。”《神仙傳》卷四謂張陵得《九鼎丹法》，以傳弟子王長趙昇。國符按，金丹法之可考者，以此為最古。

《洞神八帝元變經》餌藥通神第六：“學道人言勝，先張魯稱道仙經有四十卷，八千萬言，考研機實，或藥貴難得，絕穀不食而仙叵得，或食穀如常藥，而萬年神仙。所以然者，聖人不同，各師其意，故致如此。常廣寫仙方，見藥問鬼，鬼自識之，語人善惡，鬼神有信，實不虛言。”仙

經四十卷指服藥求仙者。

《雲笈七籤》卷一百六《陰真君傳》<sup>[九]</sup>謂陰長生，新野人，從馬明生，明生於青城山授以《太清金液神丹》，（按脫方字，《神仙傳》卷四作《太清神丹經》。）服丹，入平都山昇天。又《馬明生真人傳》曰：明生於靈帝光和三年昇天。《太清金液神丹經》卷中云：“故書（馬陰）二君神光見世之言，自漢靈以來，稱說故事，附於丹經。”是陰長生乃後漢時人，所傳為《太清神丹方》<sup>[-〇]</sup>。

《抱朴子·金丹篇》：“昔左元放於天柱山中精思，而神人授之金丹仙經。會漢末亂，不遑合作，而避地來渡江東，志欲投名山以修斯道。余從祖仙公又從元放受之。凡受《太清丹經》三卷，及《九鼎丹經》一卷，《金液經》一卷。余師鄭君者，則余從祖仙公之弟子也，又於從祖受之……余親事之，（鄭君。）灑掃積久，乃於馬迹山中立壇盟受之，并諸口訣之不書者。江東先無此書。書出於左元放，元放以授余從祖，從祖以授鄭君，鄭君以授余。故他道士了無知者也。”《神仙傳》卷五曰：“左慈字元放，廬江人也。”《三國志·魏志》卷二十九《華陀傳》注引東阿王《辯道論》謂曹操召集方士，左慈亦在其中。又引文帝《典論》曰：以為軍吏。是左慈乃漢末人。《抱朴子·金丹篇》又云近代漢末新野陰君合此《太清丹》云云。是左慈較陰長生在世稍晚，其所授，與葛洪所得《太清丹經》<sup>[-一]</sup>，即陰長生所傳受者。又張陵已先得《黃帝九鼎丹法》。故左慈所傳授，雖江東道士先無知者，而他處道士必已有得之者矣。

《太微靈書紫文琅玕華丹神真上經》曰：“此神泥法既省約於《金液九轉》之土釜。”按《抱朴子·金丹篇》據《金液經》述金液作法，但不用土釜。故此金液為《太清金液神丹經》之金液。又東晉·華僑撰《紫陽真人周君內傳》曰：紫陽真人周義山“乃登鶴鳴山……受《金液丹經》”。按諸真傳記載多係偽造，不必實有其事。但至遲東晉時，此經業已出世。鶴鳴山在蜀，張陵嘗學道於此，故此經有張陵序文也。又唐·賈嵩《華陽陶隱居內傳》卷中引梁·陶弘景纂《登真隱訣》云有“《泰清金液》，此乃安期所傳”。據此，是經至遲已於梁代出世。

《道藏·洞神部》衆術類收《黃帝九鼎神丹經訣》二十卷。其第一卷文與《抱朴子·金丹篇》所引合，故即《黃帝九鼎神丹經》。又據所引產藥地名，又謂陶隱居（梁·陶弘景。）云云，故卷二以下乃唐人撰述。

上文葛洪云左慈弟子<sup>〔一〕</sup>乃洪之從祖仙公。葛仙公，即葛玄，字孝先，（吳大帝赤烏七年去世。）丹陽句容人。玄之弟子鄭君，即鄭隱，即鄭思遠，本儒士，晚而好道，收藏道書甚富，有弟子五十餘人，葛洪其一也。

葛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自號抱朴子。生於晉武帝太康四年。太安元年（洪年二十歲。）前，從鄭君受丹經及其他。葛洪少好方術，負步前問，不憚險遠。每有異聞，則以爲喜。永興元年，（二十一歲。）洪徑詣洛陽，欲廣求異書。正遇上國喪亂，北道不通，乃周旋徐、豫、荆、襄、交、廣數州之間，閱見流移俗道士數百人。光熙元年，（二十四歲。）往廣州，遂停南土，嘗由日南（即今越南之順化一帶。）往扶南。（扶南國即今柬埔寨與越南極南部。）（其後因所聞見，記晉代南洋產砂之國，附於《太清金液神丹經》之後。）後返里。葛洪年二十餘，草創子書。會遇兵亂，流離播越，有所亡失，連在道路，不復投筆者十餘年。既返里，於建興元年（三十一歲。）乃寫定《內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其後又加修改。）《神僊傳》十卷及其他。其《內篇》言神僊方藥鬼怪變化養生延年禳邪卻禍之事，屬道家。其《外篇》言人間得失世間臧否，屬儒家。咸和初，洪欲求丹砂，又至廣州，止羅浮山。晉康帝建元元年卒於羅浮山，年六十一。

鄭君收藏道書甚富，葛洪錄其書名卷數於《抱朴子·遐覽篇》，計道書約六百七十卷，另符五百數十卷。葛洪所見者有二百餘卷。《抱朴子·自叙篇》曰：“曾所披涉，自正經諸史百家之言，下至短雜文章，近萬卷。”《金丹篇》云：“余考覽養性之書，鳩集久視之方，曾所披涉，篇卷以千計矣。”（又曰當時道士，“雖各有數十卷書，亦未能悉解之，爲寫蓄之耳”。）又曰，洪“少好方術，負步前問，不憚險遠”。又“周旋徐、豫、荆、襄、交、廣數州之間”。又止南土，嘗由日南往扶南。以此博學洽聞。《抱朴子·內篇序》云：“今爲此書，粗舉長生之理。”又云：“盍粗言較略，以示一隅。”是以《抱朴子·內篇》實西晉末年各種方術之提要，舉凡金丹、仙藥、黃白、房中、吐納、導引、禁呪、符籙，莫不述其梗概，而以金丹



之說爲主。但此書之內，葛洪似乏創見。其《金丹篇》述《黃帝九鼎神丹》、《太清神丹》、《金液》，即所謂金丹。

楊羲，本似是吳人，來居句容。東晉成帝咸和五年生，武帝太元十一年卒，年五十七。東晉哀帝興寧三年，楊羲出《上清經》（即《上清太洞真經》）三十一卷。此經因經後人增纂，後世所傳卷數，已較此爲多。（參閱《道藏源流考》。）《上清經》法不主金丹術，但其《洞真太微靈書紫文上經》內有《洞真靈書紫文琅玕華丹上經》，又其《上清太上帝君九真中經》卷下爲《太上八景四蕊紫漿絳生神丹上經》。二書皆述金丹。

茲將現存各種金丹作法之可確定其在後漢至東晉出世者略述於後，並略釋之<sup>〔一三〕</sup>：

《黃帝九鼎神丹經訣》卷一，《太微靈書紫文琅玕華丹神真上經》，《太上八景四蕊紫漿五珠絳生神丹方經》所記作金丹法大同小異。

先作六一泥與玄黃。

六一泥法：《黃帝九鼎神丹經訣》卷一用礬石、戎鹽、鹵鹹、礬石、東海左顧牡蠣、赤石脂、滑石，凡七物，所謂六一也，和醋爲泥。《太微靈書紫文琅玕華丹神真上經》稱爲神泥，用左顧牡蠣、蚘螻土、馬脫落細色、滑石、赤石脂、羊細毛、大鹽。《太上八景四蕊紫漿絳生神丹上經》亦稱六一泥，用東海左顧牡蠣、戎鹽、黃丹、滑石、赤石脂、蚘螻黃土、東海細鹽。

玄黃法：《黃帝九鼎神丹經訣》卷一：“取水銀十斤，鉛二十斤，納鐵器中，猛火其下，鉛與水銀吐其精華，華紫色或如黃金色，以鐵匙接取，名曰玄黃。”按  $Hg_2O$  玄色， $PbO$  黃色，故玄黃即  $Hg_2O$  與  $PbO$  之混合物。《太微靈書紫文琅玕華丹神真上經》與《太上八景四蕊紫漿五珠絳生神丹方經》作黃丹。《太微靈書紫文琅玕華丹神真上經》曰：“黃丹者，鉛丹也。”宋·寇宗奭《圖經衍義本草》卷五引陶隱居（梁·陶弘景）曰：鉛丹“即今熬鉛所作黃丹也”。“唯仙經塗丹釜所須。”故亦可不用水銀，僅將鉛熬成  $PbO$  而用之。

作丹法：《黃帝九鼎神丹經訣》卷一云：用赤土釜。此釜有上下釜，（上釜即蓋。）以六一泥泥赤土釜內外，暴之令乾燥。取鉛粉燒之令如金

色，再同玄黃和醋，泥土釜內外，暴之令乾燥。納藥下釜內。用六一泥固際。（上下釜之際。）先溫火，逐漸加猛，最後猛火。寒之，發釜，藥皆飛著上釜內，以羽掃取。（此即所謂飛。）

《太微靈書紫文琅玕華丹神真上經》與《太上八景四蕊紫漿五珠絳生神丹方經》用土釜。《太微靈書紫文琅玕華丹神真上經》不用鉛粉，僅用黃丹與醋為泥，泥釜內。《太上八景四蕊紫漿五珠絳生神丹方經》因所用六一泥中已有黃丹，僅將六一泥泥釜內外。

《抱朴子·金丹篇》有云太清神丹，出自《太清丹經》三卷。此經今佚。《金丹篇》未載所用藥與作丹法，但云有九轉。九轉者，蓋飛九次也。唐·賈嵩《華陽陶隱居內傳》卷中引梁·陶弘景《登真隱訣》佚文云有《九轉神丹昇虛上經》，蓋此非《太清丹經》。（梁·鄧郁之，陶弘景，北齊·張遠遊，合《九轉丹》。）

《黃帝九鼎神丹》簡稱《九鼎丹》，茲據《黃帝九鼎神丹經訣》卷一與卷二十九《九鼎丹隱文訣》，並參照《九轉流珠神仙九丹經》。

第一神丹（丹華）：用丹砂，丹砂昇華。《太清金液神丹經》之金液，與此第一丹相同。

第二神丹（神符）：與第一神丹相似。

第三神丹（神丹）：用雄黃、雌黃，雄黃、雌黃昇華。

第四神丹（還丹）：用水銀、雄黃、曾青、礬石、石亭脂、（硫黃。）鹵鹹、太乙禹餘糧、礬石。還丹者，水銀由丹砂製成，而又還為丹砂也。此時水銀與硫黃化為丹砂，丹砂再與雄黃昇華也。

第五神丹（餌丹）：用雄黃、汞、禹餘糧。雄黃昇華。汞或化為蒸氣而復凝結，或化為硫化物而昇華。

第六（神）丹（鍊丹）：用丹砂、雄黃、雌黃、曾青、礬石、礬石、石膽、磁石。丹砂、雄黃、雌黃昇華。

第七（神）丹（柔丹）：用汞。汞化為蒸氣而復凝結，雜以他物。汞與玄黃或已起變化。

第八（神）丹（伏丹）：用玄黃、曾青、水銀、磁石。疑水銀已成化合物而與其他物濺着上釜也。

第九(神)丹(寒丹):用汞、雄黃、雌黃、曾青、礬石、磁石。雄黃、雌黃昇華。疑汞亦成硫化汞而昇華也。

《琅玕華丹》，據《太微靈書紫文琅玕華丹神真上經》。用藥十四味：丹砂、雄黃、白石英、空青、紫石英、石黛、硝石、石硫黃、陽起石心、雲母、金牙石、鉛粉、戎鹽、雌黃。其中丹砂、雄黃、雌黃之量最多。納藥畢，又以水銀灌藥之上，飛之。汞與硫黃成硫化汞與丹砂、雄黃、雌黃昇華。

《八景四蕊五珠絳生神丹》。用藥二十四味：丹砂、雄黃、雌黃、空青、薰陸香、消石、石英、青木香、白石英、琥珀、陽起石、雲母、鉛粉、雞舌香、石黛、戎鹽、金牙石、石硫黃、龍骨、(即化石。)虎杖花、蚌中珠、白附子、磁石、太乙餘糧。其中丹砂、雄黃、雌黃、空青用量最多。經曰：“右二十四種，合二十四神之炁。”身神上中下三部八景二十四神，為《上清經》說。見《上清九丹上化胎精中記經》及其他《上清經》。

納藥畢，又以水銀灌藥之上，飛之。此時水銀與硫黃成硫化汞，與丹砂、雄黃、雌黃昇華。

故至晉代為止，金丹之主要成份為硫化汞與硫化砷。(其他在下釜之藥亦可濺着上釜。)

丹釜：《黃帝九鼎神丹》用赤土釜，云“令可受八九升，大者一斗”。《琅玕華丹》則“取耐燒土釜容三斗者，白赤無所在，唯令堪火不坼破者耳”。《八景四蕊五珠絳生神丹》亦用土釜。

作竈法則《太微靈書紫文琅玕華丹神真上經》曰：“竈屋，起基，先鑿地去除穢土三尺，更納好土，築以滿之；又更於平土之上起基，高令二尺五寸；勿在故塚墓之處，及故居家之墟間為竈而止也。竈屋令成巾，長三丈，廣一丈六尺，高一丈六尺。潔盛治護，以好草覆之。泥壁內外令堅密。正東、正南門二戶。戶廣四尺。暮閉之。視火人及主人止室中。以竈安屋下中央。竈口令向東。以好磚石繕作之。以苦酒(醋)及東流水擣和細白土，並牛馬麀鹿毛為泥，泥竈。竈內安鐵鏟，以藥著鏟上，使釜在竈中央。釜四邊當去竈土各三寸半。令竈高於釜上二尺。釜下去地一尺八寸。”《太上八景四蕊五珠絳生神丹方經》曰：

“作竈法：當在無人處。先作竈屋。長四丈。南向開。屋東頭爲戶。屋南向爲紗窗。屋中央作竈。竈令四方。四面開口。以大鐵鑊，鑊施四脚，以著竈之中央。使上下相遠高下之法，以意裁量。好安隱之。以所盛藥土釜好安著鑊上。”

《黃帝九鼎神丹》出於後漢順帝時。《琅玕華丹八景四藥五珠絳生神丹》出於東晉哀帝時。前後相去約一百年。後二丹用藥較前一丹爲多，餘則大致相似。

《太清金液神丹經》尚有《金液》、《金液還丹之道》。《太微靈書紫文琅玕華丹神真上經》尚有《黃水月華丹法》、《徊水玉精丹法》、《水陽青映液法》。《太上八景四藥紫漿五珠絳生神丹方經》尚有《五珠絳生丹法》、《三華飛鋼之龍丹法》，茲從略。

《抱朴子·金丹篇》述金液，云出自《金液經》：“合之，用古秤黃金一斤，並用元(玄)明龍膏，太乙旬首中石、冰石、紫遊女、玄水液、金化石、丹砂，封之，成水。”所用藥，按唐·梅彪《石藥爾雅》：雄黃一名太乙旬首中石，紫石英一名紫女，酢一名玄水一名玄明，水銀一名玄水龍膏。故以上所用藥，除丹砂外，不知爲何物，以此亦不能了解其作法。

《抱朴子·金丹篇》曰：“余考覽養性之書，鳩集久視之方，曾所披涉，篇卷以千計矣，莫不以還丹金液爲大要者焉。然則此二事，蓋仙道之極也。服此而不仙，則古來無仙矣。”又曰：“夫金丹之爲物，燒之愈久，變化愈妙。黃金入火，百鍊不消，埋之畢天不朽。服此二物，鍊人身體，故能令人不老不死。此固假求於外物，以自堅固，有如脂之養火而不可滅，銅青塗脚，入水不腐，此是借銅之勁，以扞其肉也；金丹人身中沾洽(治)榮衛，非但銅青之外傳矣。”又曰：“諸小餌丹方甚多，然作之有淺深，故力勢不同，雖有優劣，轉不相及，猶一醑之酒，不可以方九醞之醇耳。然小丹之下者，猶自遠勝草木之上者也。凡草木燒之即燼，而丹砂燒之成水銀，積變又還成丹砂；其去草木亦遠矣；故能令人長生。”“世人不合神丹，反信草木之藥。草木之藥，埋之即腐，煮之即爛，燒之即焦，不能自生，何能生人乎。”蓋金丹爲仙道之極，小餌丹方甚多，但不及金丹。

《金丹篇》又曰：“晉代道士時時知有行氣及斷穀服草木藥法。余問諸道士以神丹、金液之事……了無一人知之者……或有頗聞金丹，而不謂今世復有得之者；皆言唯上古已度仙人乃當曉之。或有得方外說，不得其真經。或得雜碎丹方，便謂丹法盡於此也。”蓋晉代道士有知行氣及斷穀服草木藥法，亦有得雜碎丹方者，而金丹，則尚少傳佈也。

《金丹篇》述小餌丹方多種。餌即餌服之義，謂將丹砂經過處理後，使可服食也。所述小餌丹方，皆用丹砂，與有機物或無機物於較低之溫度或較高之溫度下處理之，然後服餌。而“黃帝九鼎神丹”與“太清神丹”，則用飛鍊之法，（又有九光丹、五靈丹、太乙招魂魄丹與此相似。）故作法較小餌丹為難。

《抱朴子·至理篇》曰：“服藥雖為長生之本，若能兼行氣者，其益甚速。若不能得藥，但行氣而盡其理者，亦得數百歲。然又宜知房中之術。所以爾者，不知陰陽之術，屢為勞損，則行氣難得力焉。”《雜應篇》曰：“養生之盡理者，既將服神藥，又行氣不懈，朝夕導引，以宣動榮衛，使無輟闕；加之以房中之術。節量飲食，不犯風濕，不患所不能，如此可以不病。但患居人間者，志不得專，所修無恒，又苦懈怠不勤，故不得不有疹疾耳。若徒有信道之心，而無益己之業……是故古之初為道者，莫不兼修醫術，以救近禍焉。”故為金丹術者，又當行氣與行房中術，並需兼修醫術。

《黃帝九鼎神丹經訣》卷一云：《黃帝九鼎神丹》第一神丹與桑上露丸，猛火之，成黃金。（丹砂氧化成黃色之  $\text{HgO}$ 。）第四神丹合水銀火之，立成黃金。（化為黃色之  $\text{HgO}$ 。）第六神丹，與水銀合火，即成黃金。（化為黃色之  $\text{HgO}$  與白色之氧化砷。）第七神丹與鉛合火成金銀，一名黃金。（成為黃色之  $\text{PbO}$  與黃色之  $\text{HgO}$ 。）故所謂黃金者即黃色之物。“琅玕華丹”亦可製成金銀。“八景四蕊五珠絳生神丹”亦可製成黃金。故金丹術與黃白術有密切之關係。但《抱朴子·黃白篇》專述製作黃金白銀之法，《黃白篇》曰：“抱朴子曰神仙經黃白之方二十五卷，千有餘首”，“余昔從鄭公受《九丹》及《金銀液經》，因復求受《黃白中經》五卷。鄭君言曾與

左君於廬江銅山中試作皆成也。”又記《務成子法》，云所作金，服之可以長生。而其他數法，則僅記作金法；不云服餌之可以長生。又引鄭君曰：“及欲爲道，志求長生者，復兼商賈，不敦信讓，浮深越險，乾沒逐利，不恠軀命，不修寡欲。至於真人作金，自欲餌服之致神仙，不以致富也。”是晉人治黃白，或以求神仙，或以致富。又引鄭君曰：“又化作之金，乃是諸藥之精，勝於自然也。”

自後漢至東晉，服餌求仙，逐漸流行。《抱朴子·黃白篇》謂晉代道士時時有知斷穀及服諸草木藥法。則當時服餌之法，最多者爲斷穀及服草木藥。又云或得雜碎丹方，蓋次之則爲雜碎丹方。而知金丹者甚鮮。各種斷穀法及仙藥見《抱朴子·雜應篇》與《仙藥篇》。茲文以金丹爲限。蓋晉代認爲金丹乃仙藥之最靈效者。

《晉書》卷八十曰：“王羲之與道士許邁共修服食，採藥石不遠千里。”此世人所週知者也。又卷九十四曰：劉麟之“好游山澤，志存遯逸，常採藥至衡山”云云。又張忠“永嘉之亂，隱於泰山，恬靜寡欲，清虛服氣，食芝餌石，修導養之術”。又陶淡（東晉陶侃之孫）“好導養之術，謂僊道可祈，年十五六，便服食絕穀”。又《哀帝紀》曰：興寧二年三月“辛未，帝不豫。帝雅好黃老，餌長生藥，服食過多，遂中毒不識萬幾”。次年哀帝卒，年二十五。又卷七十一曰：“哀帝雅好服食，（高）崧諫以爲非萬乘所宜。”以上所謂服食，蓋泛指各種仙藥，大多非金丹也。

#### 四、金丹術黃白術與道教之關係

道，道術也。道術即方術，方術士（方士）即道士。中國本有之道術，在漢三國晉，有金丹、仙藥、黃白、房中、吐納、導引、禁呪、符籙。其傳佈道術之組織亦稱道，如太平道<sup>〔一四〕</sup>即干君道、帛家道、天師道即五斗米道、李氏道。此中太平道、帛家道、天師道，皆分佈祭酒，統率黎民。另有道士，修治道術，各率弟子若干，而不統率黎民。凡此種種，多不相統屬。及南北朝佛教興起。其時南朝有大道士陸修靜等爲衆望所歸，北朝則有寇謙之。於是南北二方道士始有領袖。道士復於種種方面，仿效佛教，而後道教始告成立。及唐代，道教乃與李唐皇室互

相利用，稱李氏為老子後裔，李唐則稱老子為大聖祖高上大道金闕玄元天皇大帝，用以欺騙老百姓，同時道教乘機擴張勢力，於是道教始臻興盛。故道教總括中國本有之道術。金丹、黃白家皆為道士。唐開元中纂修《道藏》，收羅各種道術之書籍，外丹黃白書籍，悉收入藏中。其後北宋、金、元、明，皆嘗重修刊板。現今之《道藏》刊於明正統年間，故外丹黃白書籍，亦悉在《正統道藏》中。

### 五、略論晉代以後之外丹術與黃白術

柳宗元《龍城錄》：“晉哀帝著《丹青符經》五卷，《丹臺錄》三卷，青符子即神丘先生也，深闡至理，而近世有胡宗道，海上方士得其術。”按《晉書·高崧傳》：“哀帝雅好服食，崧諫以為非萬乘所宜。”

南北朝時，金丹術較晉代為流行。梁·陶弘景（字通明，丹陽人。後隱茅山，因自稱華陽隱居。宋武帝孝建三年生，梁武帝大同二年卒，年八十一，謚曰貞白先生。）所知金丹名，見《華陽陶隱居內傳》卷中。（又《三洞珠囊》卷三服食品引《登真隱訣》。）《宋書》卷四十五：宋太宗時“劉亮在梁州，忽服食修道，欲致長生。迎武當山道士孫道胤，令合仙藥。至益州，泰豫元年，藥始成，而未出火毒。孫不聽服。亮苦欲服。平旦開城門取華水服。至食，鼓後心動如刺，中間便絕”。《華陽陶隱居內傳》卷中曰：梁武帝敕給衡山道士鄧郁之“九轉”藥具，令還山營合。既成，郁之自餌之而死。又詳記陶弘景數次營合“九轉神丹”<sup>〔一五〕</sup>。（參閱《梁書》、《南史·陶弘景傳》。）《魏書·釋老志》：魏太祖道武帝“天興中，儀曹郎董謐因獻服食仙經數十篇，於是置仙人博士，立仙坊，煮鍊百藥，封西山以供其薪蒸，令死罪者試服之，非其本心，多死無驗”。又魏世祖太武帝遣方士韋文秀“與尚書崔頤詣王屋山合（金）丹，竟不能就”。又卷九十一徐謩“欲為高祖（孝文帝）合金丹致延年之法，乃入居（嵩）高，採營其物，歷歲無所成，遂罷”。《北史》卷八十九“又有張遠遊者，（北齊）文宣（帝）令與諸術士合九轉金丹，及成”云云。（按諸書載某人或某神仙服丹白日昇天，即服丹中劇毒，迅速身死。）

及唐代，外丹術乃臻極盛。唐人所知丹名，見唐·梅彪《石藥爾

雅》卷下：“諸有法可營造丹名：太一金丹、太一玉粉丹、太一金膏丹、太一小還丹、還魂駐魄丹、召魂丹、太乙玉液丹、華陽玉漿丹、華漿、（疑有脫誤。）太一龍胎丹、太一三史丹、光明麗日丹、熱紫粉丹、黃丹、小神丹、安期先生丹、太一足火丹、真人蒸成丹、硫黃液丹、裴君辟祭丹、無忌丹、主君雞子丹、東方朔銀丹、石湯赤烏丹、冷紫粉丹、太一小玉粉丹、太一小金英丹、韓衆漆丹、雄黃紫油丹、劉君鳳駐年丹、五嶽真人小還丹、紫遊丹、太一赤車使者八神精起死人仙丹、太一一味礪砂丹、太一八景四蕊紫漿五珠絳生丹、四神丹、艮雪丹、八石丹、八神丹、流（硫）黃丹、龍珠丹、龍虎丹、龍雀丹、五靈丹、紫蓋丹、三奇丹、朝霞丹、肘後丹、凌霄丹、羨門丹、日成丹、穀汁丹、七變丹、太黃丹、菟血丹、日丹、酒丹、棗丹、蜜丹、乳丹、椒丹、太一琅玕丹、杏金丹、紫金小還丹、石腦丹、赤石脂丹、紅槿丹、紫霞丹、石膽丹、紫蓋丹。”

“諸大仙丹有名無法者：黃帝九鼎丹、大仙昇霞丹、紫青仙童丹、太和龍胎丹、張真人靈飛丹、太一八景丹、馬明生白日昇天丹、金液華丹、茅君白靈丹、白雲赤雪丹、絳陵垂壁丹、七精辟惡丹、三昧消災丹、九光神景丹、流霞鮮翠丹、含暉吐耀丹、太清五色丹、北帝玄珠丹、神光散馥丹、凝霜積雪丹、奔星卻月丹、墮月驚心丹、感靈降真丹、漁神役使丹、九變丹、大還丹、九成丹、紫精丹。”按此中“黃帝九鼎丹”有法可營，見前。《道藏》流佈不廣，梅彪未見之耳。（又參閱《雲笈七籤》卷七十一唐·孫思邈所記各種丹名。）

按丹之命名，或據開丹釜或丹鼎時所見丹之顏色形狀，如光明麗日，流霞鮮翠，含暉吐耀，墮月驚心等；或據其想像之靈效，如還魂駐魄，通神役使等；或據所依託之神仙或出自何人，如太一、（神名。）羨門、（仙名。）裴君、韓衆、馬明生等；或據所用藥或所用調味物，如石膽、赤石脂、蜜、棗等；或據所用作法如九變，九成等；肘後則謂繫於肘後，寶祕之也。

趙翼《廿二史劄記》卷十九《唐諸帝多餌丹藥》條，記唐太宗、憲宗、穆宗、敬宗、武宗、宣宗皆服丹藥中毒致死。臣下如杜伏威、李道古、李抱真皆服食中毒致死。宋·李季可《松窗百說》謂唐太學博士李



千受方士柳賁藥，服之下血死。又唐代歸登、李虛中、孟簡等七人俱以服食而斃。宋·朱弁《曲洧舊聞》引蘇東坡言：“白樂天作廬山草堂，蓋亦燒丹也。丹欲成而爐敗。”五代時，蜀·何光遠《鑒誠錄》卷一謂梁太祖服方山道人龐九經所進金丹，“眉髮立墮，頭背生癰。及至彌留，爲穎王所弑”。南唐·史虛白之仲子所撰《釣磯立談》謂南唐烈祖服金石藥，患疽致死。（又見宋·釋文瑩《玉壺清話》卷九《李先主傳》。）又謂徐丞相玠，性好神仙，頗修服餌之術。（又見宋人撰《南唐餘載》卷下。）蓋是時飛鍊外丹，全國已成風氣；而結果乃大失敗。

朱晟指出砷化學的發展，導致煉丹術的沒落，引白居易詩：“退之（韓愈）服流黃，一病訖不痊；微之（元稹）鍊秋石，未老身溘然；杜子（杜牧）得丹訣，終日斷腥羶；崔君誇藥力，（崔郾有詩：藥力潛均造化功。）經冬不衣綿。或疾或暴夭，悉不過中年。”

《本草綱目》卷九“水銀”條引韓愈（《故太學博士李君墓誌》）云：“唐代太學士李千、工部尚書歸登、殿中御史李虛中、刑部尚書李遜、刑部侍郎李建、工部尚書孟簡、東川節度御史大夫盧坦、金吾大將軍李道古，皆服藥致死。”

《新唐書·方技傳》：葉法善“時帝悉召方士化黃金治丹，法善上言：丹不可遽就，徒費財與日，請覈真偽。帝許之，凡百餘人皆罷”。

葛洪謂爲金丹術者，又當行氣導引與行房中術。至隋代行氣導引，稱爲內丹。此蓋始於隋代之蘇元朗<sup>〔一六〕</sup>。元朗居羅浮山之青霞谷，稱青霞子。據唐人或宋人所撰之《上洞心丹經訣》，內丹之義爲胎息與導引<sup>〔一七〕</sup>。而宋·吳悞《指歸集序》：“內丹之說，不過心腎交會，精氣搬運，存神閉息，吐故納新，或專房中之術<sup>〔一八〕</sup>，或採日月精華，或服餌草木，或辟穀休妻。”故吳悞之說，內丹包容殊廣。其云服餌草木或辟穀休妻，蓋所以輔助內丹之修鍊，非謂此亦內丹也。據此，內丹之意義，似亦不甚確定。第一章曾引唐人撰《通幽訣》曰“氣能存生，內丹也。藥能固形，外丹也”，國符疑外丹之意義亦不甚確定。茲姑就葛洪金丹之義，即燒煉外丹，爲燒煉藥物（以金石藥爲主）成爲外丹，服餌以求長生。

葛洪《抱朴子》述金丹，不用陰陽五行之說，不用龍虎、真鉛、真汞等名詞，亦不援引《參同契》、《龍虎經》等。（《道藏》頗有依託葛洪之書。）梁·陶弘景主《上清經》法，此法以存想爲主。但弘景又鍊九轉神丹。其所纂《真誥》、《登真隱訣》不用陰陽五行之說，亦不用龍虎、真鉛、真汞等名詞，亦不援引《參同契》、《龍虎經》（此經較晚出。）等。

隋唐內丹書，多言陰陽八卦，四象五行，鉛汞龍虎，多援引《參同契》<sup>〔一九〕</sup>、《龍虎經》、《金碧經》。此時外丹書亦用此說，但不及內丹應用之多而廣。大多外丹書僅述藥物之燒煉法，而不使用此說。《丹論訣旨心鑑》：“凡修大丹，不在藥味。事在五行精究，易象分明，辯節序之運移，知日月之度數，陰陽相使，神仙之要，合道之宗，輒不可信八石四黃<sup>〔二〇〕</sup>，非長生之妙藥。”云云。陶植《還金述》曰：“凡言水銀可以爲金丹者，妄人也；言朱砂可以駐年者，不知道也。”此皆內丹家言，與外丹家言，絕不相同。又外丹內丹所用名詞，完全相同，而意義迥別<sup>〔二一〕</sup>。故某書所述爲外丹或內丹欲加識別，非爲易事，但務須詳考而辨別之，否則將混淆外丹內丹。（各家內丹說，可閱宋·曾慥《道樞》，此書四十二卷。）

前文引東晉·葛洪之說，謂爲金丹術者又當行氣與行房中術。如唐·張果纂《玉洞大神丹砂真要訣》一卷（收入《道藏》。）言外丹，（黃白。）而《通志·藝文略》諸子類道家吐納著錄張果《氣訣》一卷，辟穀著錄張果《休糧服氣法》一卷。是張果兼修內外丹。以此道士著述雜採內外丹說，亦在情理之中。

隋代蘇元朗似已專主內丹，是時外丹尚不甚流行，但服外丹中毒致死者已頗有其人。在唐代外丹大失敗，故由唐及宋之呂崑，亦主內丹。及金元（南宋）道教之南北宗興<sup>〔二二〕</sup>，專講內丹，斥外丹黃白爲邪術。（南宗·白玉蟾、彭耜尚兼治外丹黃白。）故自宋代起，外丹乃衰降。

今《道藏》所收外丹黃白書大多不著撰人，但可確定其多爲唐人或宋人所撰或所纂集。述外丹與黃白者，有《九轉靈砂大丹》、《陰陽九轉成紫金點化還丹訣》、（唐代撰。）《玉洞大神丹砂真要訣》、（唐·張果纂。）《靈砂大丹秘訣》、（北宋撰。）《金華冲碧丹經秘旨》、（宋·白玉蟾授，彭耜受。）

《真元妙道要略》、《紅鉛入黑鉛訣》、(唐代撰。《玉清內書》。(唐代撰。)專述黃白者,有《碧玉朱砂寒林玉樹匱》、(宋·陳大師述。《龍虎還丹訣》、(唐·金陵子述。《金華玉液大丹》、《感氣十六轉金丹》、《修煉大丹要旨》、《諸家神品丹法》六卷、《鉛汞甲庚至寶集成》五卷、(北宋。《丹房奧論》、(宋·程了一著。《神仙養生祕術》、《太古土兌經》、(北周人或唐人纂。《庚道集》九卷。(元明。)其述外丹黃白者,如唐人纂《玉洞大神丹砂真要訣》第四品《化寶生砂訣》:“可得黃花銀十三兩,色漸黃明也。如要服之,勿斷翠,但出毒,一兩可以棗肉丸爲三百六十九丸也。”宋人亦然。此蓋與晉人相同。唐代外丹興盛,而如唐·張果(玄宗時人)纂《玉洞大神丹砂真要訣》,雖兼述外丹黃白,而所述爲藥金銀製法;僅附記所成藥金銀,服之可以長生。其他兼述外丹黃白之書亦然。蓋其主旨已不在外丹,而在黃白。此則與《抱朴子》不相同矣。其他一類書,專述黃白。此類書,其標題亦似外丹。及加尋閱,始知其專述黃白。此類書亦有多種。

唐宋道書歷元代焚經之禍,亡佚者衆;如就見存道書而論,則即在唐代外丹術興盛之時,當時道士燒煉外丹,名爲求長生,究其實質,已變爲製造黃白,以規財利。蓋求長生,結果足以喪生,而治黃白,反可以得財利。二者相較,利弊懸殊,故發展之方向,自然移向此方面也。(前引葛洪文,晉人已有治黃白以求致富者。)

唐宋之藥金:《諸家神品丹法》卷三卷四引孫真人(蓋即唐·孫思邈。《丹經》內《五金八石章》,謂五金:朱砂、雄黃、雌黃、硫黃、白上黃,(一作水銀。)八石:曾青、空青、石膽、砒霜、白鹽、白礬、馬牙硝皆可成寶;即皆可成藥金。又謂此種種藥金,大多可服餌成仙。《鉛汞甲庚至寶集成》卷四:“金二十種論:(原注《本草金石論》云。)雄黃金、雌黃金、曾青金、硫黃金、水中金、生鐵金、鑰石金、砂子金、土錄砂子金、金母砂子金、白錫金、黑鉛金、朱砂金、熟鐵金、生銅金。已上二十件唯只有還丹金、水中金、瓜子金、青麩金、草砂金等五本是真,餘外並是假。”按此段又見卷一。此云真假,蓋雖皆爲藥金,而物理性質,一則與真金爲近,一則與真金甚不相同也。

下引數條足證唐代黃白術之流行：

《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一：孟詵“垂拱初，累遷鳳閣舍人。詵少好方術，嘗於鳳閣侍郎劉禕之家，見其敕賜金。謂禕之曰，此藥金也，若燒火，其上有五色氣。試之果然。則天聞而不悅”。由此可見唐初藥金流佈已較廣，且已有人能識別之者。又尋孟詵之意，似藥金不及真金，此與晉人有異。此云五色氣，蓋有色火焰也。

《太平廣記》卷四百引宋·戴孚《廣異記》，述成弼用赤銅造黃金。茲節錄如下：隋末有道者居太白山鍊丹砂，合成大還丹，化赤銅為黃金。有成弼者給侍之，持白刃，殺道者，而得其丹……唐太宗召成弼，授以五品官，敕令以銅造黃金，凡數萬斤。所謂大唐金也。百煉益精。至今外國傳成弼金，以為寶貨。

宋·陳葆光《三洞群仙錄》引《神仙傳》：（按《神仙傳》有多種，此非葛洪所撰者。）“唐王處士者，洛陽尉王琚之姪四郎也。琚起調入京，過天津橋。四郎布衣草履，形貌山野。琚初不之識。四郎曰：叔今起選，姪少物奉獻。即出金五兩，色如雞冠。可訪金市張蓬子計之，當領錢二百千。某比居王屋小有洞。今將家往峨嵋山。琚往訪之則已行矣。金市果有蓬子，出金示之，驚異。此道者王四郎所化金也，且無定價，因如數酬之。”《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三十五又云“西域胡商專此伺買”。故唐代成弼藥金、王四郎藥金皆售往外國或西域。

宋代尚有燒煉外丹者。宋·張邦基《墨莊漫錄》卷三：“章聖時，煉丹一爐，在翰林金丹閣。日供炭五秤觔。至宋神宗熙寧元年，猶養火不絕。劉袤延仲之父被旨裁減百司，此一項在經費之數，有旨罷之。其丹作鐵色，詔藏天章閣。張忠定公安道居南都，煉丹一爐，養火數十年，丹成不敢服。時張芻聖民守南都，羸瘠殊甚，聞有此丹，堅求餌之。安道云：不敢吝也，但此丹服火之久，不有大功，必有大毒，不可遽服。聖民求之甚力，乃以一粒如粟大以與之，且戒宜韜藏，慎勿輕餌。聖民得之即吞焉。不數日，便血不止，五臟皆糜潰而下，竟死云。二事聞之劉延仲。”蓋宋人之於外丹，多已不復置信。（參閱宋·王明清《揮塵錄餘話》卷二《王定觀服丹砂》條、《丁廣服丹藥》條，金·元好問《續夷堅志》卷一《鎮庫寶》條、《神霄丹

寶》條。又宋·周弁《曲洧舊聞》卷五謂蘇東坡與方士論內外丹。)

及元明,外丹術衰微。《明史·陶仲文傳》曰:明世宗求長生,王金與“申世文及陶世恩、陶倣、劉文彬、高守中偽造諸品仙方”“與所製金石藥並進。其方詭祕不可辨,性燥非服食所宜。帝御之,稍稍火發,不能愈。”“未幾,帝大漸。遺詔歸罪金等。”又《顧可學傳》曰:禮部尚書太子太保顧可學、禮部尚書太子少保盛端明“食祿不治事,但供奉藥物而已”。又見《萬曆野獲編》卷二十一,蓋是時即偶有治外丹術者,其本人亦未嘗信其能長生益壽,但用以欺世耳。

宋代黃白術仍盛,宋·王闢之《澠水燕談錄》卷十:“汀州王捷,少商江淮間,咸平初,遇一人於南康逆旅,衣道士服,儀狀奇俊,授以黃金術,仍付以神劍,且戒之曰,非遇人君,不可妄泄。後佯狂叫呼上饒市中,配流嶺南。逃歸京師,搥登聞鼓自陳。上(宋真宗)召與語,悅之,命之官,更名中正,寓居中官劉承珪家。”“嘗以藥金銀獻上以助國費,卒賜嶺南節度使,世謂之燒金王先生。”吳處厚《青箱雜記》卷十:“(王中正)前後貢藥金銀,累巨萬數,輝彩絕異,不類世寶。”宋·沈括《夢溪筆談》卷二十:“其金鐵爲之。初自治中出,色尚黑。凡百餘兩爲一餅。每餅輻解鑿爲八片,謂之鴉嘴金者是也,今尚有藏者。上令上坊鑄爲金龜、金牌各數百。龜以賜近臣各一枚。受賜者除戚外,在庭者十有七人。餘悉埋玉清昭應宮寶符閣及殿基之下,以爲寶鎮。牌賜天下州府軍監各一,今謂之金寶牌者是也。”此事又見宋·吳處厚《青箱雜記》,宋·沈括《夢溪筆談》卷二十,元·俞琰《席上腐談》。宋·陸游《老學菴筆記》卷九:“(徽宗)宣和末,又以方士劉知常所鍊金輪,頒之天下神霄宮,名曰神霄寶輪。知常言其法以水(原注毛本作汞)鍊之成金。”宋·蔡條《鐵圍山叢談》卷六:“宋太宗時得巧匠”“造金帶得三十條”。“其金紫磨也。”按紫磨金亦爲藥金。蓋宋人雖知藥金銀非真金銀,但尚視爲寶貨。(參閱宋·周輝《清波雜志》卷一,《續夷堅志》卷三《金寶牌》條)

宋末元初盛如梓《庶齋老學叢談》卷下謂:“今江湖間此輩(爲黃白術者)甚多,謂之燕客。”蓋由元而明,黃白術乃見衰微。明人小說李日華《蓬櫞夜話》:“玄隱老人善黃冶變化之術。”又黃省曾《吳風錄》:“最

下者造黃白偽金，謂之茅銀，用以欺購者衆。”此時藥金視爲偽金，而治黃白術者則視爲欺人之術士矣。

用普通之化學方法化賤金屬爲金銀，爲不可行之事，長生不老爲不可得之事。故燒煉藥物以製黃白外丹，必然失敗。晉代之金丹術前文已考鏡之，至於唐宋之外丹黃白，就現存書籍而論，較之晉代，所用藥爲多種多樣，晉代幾全用金石藥，唐宋已多參用草木藥，其法亦較爲多樣。唐宋外丹黃白書中有用別藥作某藥法，或作某藥法。此蓋外丹黃白術所用藥不易購得，故用他藥以製造之。又有鍊某藥之法，即購得之藥，須加提鍊也。（見《黃帝九鼎神丹經訣》等。）由現代化學觀點而論，唐宋人已運用許多方式之化學製備法。又述多種多樣之外丹黃白法。由現代化學觀點而論，其中包含甚多之化學反應。但此種書籍甚難研治，欲加研治，必須留意三事：內丹外丹，名詞大多相同，而意義迥異，宜加甄別，（《龍虎經》、《金碧經》何時出世亦應考定，參閱《草衣洞真子、雲牙子、元陽子》條。）此其一。所用藥<sup>〔二三〕</sup>應向數百年老藥店搜購，（並需識別藥之真偽。）分析以檢定其成份，此其二。其術語須推考之，以明其意義，此其三。明此三事，而後中國外丹黃白術中所包含之化學反應，與化學製備法始可大白於世也。

《道藏》所收金丹外丹黃白書籍，自後漢以至南宋前後約一千年，其中並無現代化學之元素觀念，亦不能分別純粹物質與混合物質，凡物理性相近之物即視爲同一物質。此則皆與西方之 alchemy（煉金術。）相同者也。

## 六、我國與西域長生藥術之關係

《舊唐書》卷一百九十八：太宗時，得天竺“方士那羅邇娑婆寐，自言壽二百歲，云有長生之術。太宗深加禮敬，館之於金飆門內，造延年之藥。令兵部尚書崔敦禮監主之。發使天下採諸奇藥異石，不可稱數。歷歲月藥成，服竟不效，後放還本國”。又卷八十四：“又有胡僧（烏荼國婆羅門。）盧伽阿逸多受詔合長生藥。高宗將餌之。（郝）處俊諫曰：修短有命。未聞萬乘之主，輕服蕃夷之藥。昔貞觀末年，先帝令婆

羅門僧那羅邇娑寐依其本國舊方合長生藥。胡人有異術，徵求靈草祕石，歷年而成。先帝服之，竟無異效。大漸之際，名醫莫知所爲。時議者歸罪於胡人，將申顯戮；又恐取笑夷狄，法遂不行。龜鏡若是，惟陛下深察。高宗納之，但加盧伽爲懷化大將軍，不服其藥。”此胡僧未詳亦爲天竺僧否？欲詳知我國與西域長生藥術之關係，應細檢釋藏。唐代成弼藥金，王四郎藥金，皆售往外國或西域，見第五章。

葛洪記南洋生丹諸國，附於《太清金液神丹經》後。有唐一代，外丹術最爲盛行。唐宋二代黃白術又皆流行。是時中西交通頗爲頻繁。故外丹黃白，常用由西域輸入之藥物，見唐人撰《黃帝九鼎神丹經訣》，與《金石簿五九數訣》，及《道藏·洞神部》衆術類所收書籍，又宋·寇宗奭《圖經衍義本草》。今附錄於此。

## 七、我國金丹術外丹術與醫術之關係

前引葛洪之說謂治金丹術者宜兼修醫術，歷代著名外丹家皆爲著名醫術家：如東晉·葛洪撰《玉函方》百卷、《救卒(猝)方》三卷，見《抱朴子·雜應篇》；梁·陶弘景撰《本草經注》七卷、《肘後百一方》三卷、《效驗施用藥方》五卷，見《華陽陶隱居內傳》卷中；唐初孫思邈<sup>[二四]</sup>撰《千金方》三十卷、《千金髓方》二十卷、《千金翼方》三十卷、《神枕方》一卷、《醫家要妙》五卷，見《新唐書·藝文志》丙錄子部醫術類著錄。今《道藏·太平部》收《孫真人備急千金方》九十三卷，另目錄二卷，宋·林億等校正。《金史》卷一百三十一：“張元素，字潔古，易州人。”“元素治病不用古方。其說曰：運氣不齊，古今異軌。古方新病，不相能也。自爲家法云。”蓋外丹術與醫術，初無區別，二者分派，疑始自金宋耳。

又服食術所用礦物藥植物藥，多收入歷代本草中，此中且多援引服食家之說。於此可見二者關係之密切。

## 八、歷代服食書目

服食求神仙求延年，所用藥據《抱朴子·仙藥篇》，包容金石藥與

草木藥。而金丹則用金石藥燒煉而成，最爲靈效。金丹、仙藥實有深切之關係，同一書中，往往兼述金丹與仙藥。二者難於區分。專述金石藥與草木藥之書，研治金丹術（或外丹術。）者，亦宜參閱，故今並錄之。

歷代道書目道藏目錄多已亡佚。（參閱《道藏源流考》。）現僅存《抱朴子·遐覽篇》著錄道書目，明《正統道藏經目錄》、《道藏闕經目錄》、（陳援庵先生曰此乃明代刊道藏時校元藏所闕經目。）據《抱朴子·遐覽篇》，可知晉代服食書之梗概。據《道藏經目錄》、《道藏闕經目錄》，則可得明代元代服食書目。南北朝服食書目僅可自《隋書·經籍志》錄出，甚不齊備。唐開元中修道藏，其後經唐末五季，道書亡佚甚多。宋代重修並刊板；及元代遭焚經之禍，道書又多焚燬。新舊《唐書志》著錄道書甚少，故現僅可借助於唐·梅彪撰《石藥爾雅》之《叙諸經傳歌訣名目》。宋代服食書目，則《通志·藝文略》著錄道書甚富，以《崇文總目》、《宋史·藝文志》、《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校補，雖不全備，亦與全備爲近。如此，南北朝、唐代、宋代服食書目，已得其梗概，至於完備之歷代服食書目，則必須詳考全藏。始能錄出，此蓋非倉卒成稿所能爲力者矣。

#### 《漢書·藝文志》神仙家著錄服食書目

《黃帝雜子芝菌》十八卷。顏師古曰：服餌芝菌之法也。

《黃帝雜子》十九家方二十一卷。

《泰壹雜子》十五家方二十二卷。

《神農雜子技道》二十三卷。

《泰壹雜子黃冶》三十一卷。晉灼曰：黃冶，鑄黃金也，道家言冶丹砂變化，可鑄作黃金也。

按：中國各種方術，淵源甚古，其書籍《漢書·藝文志》多見著錄，蓋非徒服食而已。

#### 晉代服食書目

《正機經》一卷，《平衡經》一卷，《飛龜振經》一卷，《抱朴子·遐覽篇》著錄。今合成《太上靈寶五符經》。參閱《道藏源流考》。

《木芝圖》一卷，《抱朴子·遐覽篇》著錄。



《菌芝圖》一卷，《抱朴子·遐覽篇》著錄。唐·釋法琳《辯正論》卷八著錄《芝草圖經》一卷，《芝草圖》六卷。

《肉芝圖》一卷，《抱朴子·遐覽篇》著錄。

《石芝圖》一卷，《抱朴子·遐覽篇》著錄。

《大魄雜芝圖》一卷，《抱朴子·遐覽篇》著錄。各種芝，參閱《抱朴子·仙藥篇》。

《岷山經》一卷，《抱朴子·遐覽篇》著錄。《抱朴子·金丹篇》有岷山丹法，云“道士張蓋躡精思於岷山石室得此方也”。

《三十六水經》<sup>[六]</sup>一卷，《抱朴子·遐覽篇》著錄。

《黃白要經》一卷，《抱朴子·遐覽篇》著錄。

《八公黃白經》一卷，《抱朴子·遐覽篇》著錄。

《枕中黃白經》五卷，《抱朴子·遐覽篇》著錄。《抱朴子·黃白篇》曰：“《黃白中經》五卷。”又曰：“《神仙經·黃白之方》二十五卷，千有餘首。”

《崔文子肘後經》一卷，《抱朴子·遐覽篇》著錄。《抱朴子·金丹篇》有《崔文子丹法》。《辯正論》卷八著錄《崔文子經》一部七卷，崔文子撰，又《崔文子肘後經》一卷。

《鳳綱經》一卷，《抱朴子·遐覽篇》著錄。鳳綱，見《神仙傳·鳳綱》。

《小餌經》一卷，《抱朴子·遐覽篇》著錄。《抱朴子·金丹篇》曰：“諸小餌丹方甚多。”

《鴻寶經》一卷，《抱朴子·遐覽篇》著錄。參閱第三百五十九頁。《隋書·經籍志》子部五行家云：梁有《淮南萬畢經》一卷，亡。《唐書·經籍志》丙部子錄五行類著錄《淮南王萬畢術》一卷，劉安撰。《唐書·藝文志》丙部子錄五行類著錄《淮南王萬畢術》一卷。《通志·藝文略》諸子類道家經著錄《鴻寶萬畢經》六卷。

《鄒生延命經》一卷，《抱朴子·遐覽篇》著錄。《漢書·劉向傳》言淮南王劉安有《鄒衍重道延命方》。

《休糧經》三卷，《抱朴子·遐覽篇》著錄。

《採神藥治作祕法》三卷，《抱朴子·遐覽篇》著錄。

《服食禁忌經》一卷，《抱朴子·遐覽篇》著錄。《辯正論》卷八云一部五卷。

《郟公道要》一卷，《抱朴子·遐覽篇》著錄。《三國志·魏志》卷二十九注引魏文帝《典論》曰：“潁川卻儉，能辟穀餌茯苓。”

《甬里先生長生集》一卷，《抱朴子·遐覽篇》著錄。《抱朴子·黃白篇》有“《甬里先生從稷丘子所授化黃金法》”。《抱朴子·至理篇》引《孔安國祕記》云“(張)良本師四皓甬里先生綺里季之徒，皆仙人也，良悉從受其神方”。

《少君道意》十卷，《抱朴子·遐覽篇》著錄。

《董君地仙卻老要記》一卷，《抱朴子·遐覽篇》著錄。

《太乙玉策》，見《抱朴子·仙藥篇》，云述石芝。《遐覽篇》著錄《玉策記》一卷。

《昌宇內記》，見《抱朴子·仙藥篇》，云述石芝。

《太清觀天經》(又稱《太清丹經》)三卷，《祭法》一卷。《抱朴子·金丹篇》云出自漢末左慈。但漢末陰長生已先有《太清神丹方》。

《黃帝九鼎丹經》一卷，《祭圖法》一卷，《抱朴子·金丹篇》云出自漢末左慈。但漢末張陵已先有《黃帝九鼎丹法》。

《金液經》一卷，《抱朴子·金丹篇》云出自漢末左慈。

《五靈丹經》一卷，見《抱朴子·金丹篇》。

《還丹經》一首，《神仙傳》卷九云吳·介象得《還丹經》一首，又卷十云漢·封衡從魯女生受《還丹訣》。

《神仙傳》卷二云李八百授唐公房丹經一卷，卷三云韓衆以神方五篇授劉根，卷六云孔元方以《素書》二卷授馮遇，卷十云李根有《素書》一卷。

《上清金闕上記靈書紫文》一卷，《洞玄靈寶三洞奉道科戒營始》卷五著錄。此書出自東晉·楊羲。今《道藏》本《皇天上清金闕帝君靈書紫文上經》一卷，與《太微靈書紫文琅玕華丹神真上經》一卷，合成《無上秘要》(《舊唐書·經籍志》丙部子錄道家、《新唐書·藝文志》丙部子錄神仙家

著錄。)徵引之《洞真太上靈書紫文上經》。

《上清九真中經黃老祕言》一卷，《洞玄靈寶三洞奉道科戒營始》卷五著錄，出自東晉·楊羲。今《道藏》本《上清太上帝君九真中經》二卷，其卷下為《太上八景四蕊紫漿五珠絳生神丹方經》。

《抱朴子·內篇》二十卷。晉·葛洪撰，《外篇·自叙》云“凡著《內篇》二十卷”，“言神仙方藥，鬼怪變化，養生延年，禳邪卻禍之事，屬道家”。

### 《隋書·經籍志》子部著錄服食書目

#### 子部醫方家

《神仙服食經》十卷

《雜仙餌方》八卷

《服食諸雜方》二卷(梁有《仙人水玉酒經》一卷。)

亡名氏序《服石方》一卷

《服玉方法》一卷

《種神芝》一卷

《煉化雜術》一卷(陶隱居弘景撰。)

《玉衡隱書》七十卷目一卷(周弘讓撰。)

《太清諸丹集要》四卷(陶隱居弘景撰。)

《雜神丹方》九卷

《合丹大師口訣》一卷

《合丹節度》四卷(陶隱居弘景撰。)

《合丹要略序》一卷(孫文韜撰。)

《仙人金銀經并長生方》一卷

《狐剛子萬金決》二卷(葛仙公撰。)

《雜仙方》一卷

《神仙服食經》十卷

《神仙服食神祕方》二卷

《神仙服食藥方》十卷(葛洪撰。)

《神仙餌金丹沙祕方》一卷

- 《衛叔卿服食雜方》一卷  
 《金丹藥方》四卷  
 《雜神仙丹經》十卷  
 《雜神仙黃白法》十二卷  
 《神仙雜方》十五卷  
 《神仙服食雜方》十卷  
 《神仙服食方》五卷  
 《服食諸雜方》二卷  
 《服餌方》三卷(陶隱居弘景撰。)  
 《真人九丹經》一卷  
 《太極真人九轉還丹經》一卷  
 《練寶法》二十五卷(目三卷,本四十卷闕。)  
 《太清璇璣文》七卷(冲子撰。)  
 《陵陽子說黃金祕法》一卷  
 《神方》二卷  
 《狐子雜訣》三卷  
 《太山八景神丹經》一卷  
 《太清神丹中經》一卷

#### 子部道家

- 《抱朴子·內篇》二十一卷 《音》一卷(葛洪撰。)

#### 唐代服食書目

唐·梅彪《石藥爾雅》卷下《叙諸經傳歌訣名目》:

《太清經》、《玉鳥經》、《九霄君經》、(按《九霄君論》一卷,未知即此書否。九霄君,見《懸解錄》。)  
 《廣成君經》、《狐剛子粉圖經》、(按係四卷。)  
 《抱朴子金丹經》、(按即《金丹篇》。)  
 《真人天玄錄》、《面上經》、《狐剛子河車經》、《陵陽子經》、(按《陵陽子祕訣法》一卷,明月公撰。)  
 《黃仙子經》、《稷丘子經》、《青林子訣》、《泉石子論》、《九元子訣》、《青霞子訣》、《黃帝纂要經》、《玄女錄》、《圖中經》、《茅君金藏經》、(按二卷。)  
 《茅君丹陽經》、《桐柱經》、《黃老金公經》、《元君經》、(按《元君付道傳心訣》一卷。)  
 《雲宮玉華經》、《四

海神水記》、《八公枕中記》、《金碧潛通火記》、《玄女五符記》、《金石靈臺記》、(按一卷。)《石壁記》、(按《太清石壁記》一卷,蘇元明撰。)《洪寶記》、《天台石室記》、《召河伯記》、《謁上皇日月記》、《紫房虎書記》、《山嶽流傾記》、《流金火鈴記》、《落羽建青記》、《陰長生守爐記》、《迴老反嬰記》、《猛將朱兵記》、《七返靈砂歌》、(按一卷後漢·魏伯陽撰,黃君注。)《八仙歌》、《中還歌》、《三白歌》、《參同契魏君訣》、《參同指歸》、《太清訣》、《衛靈訣》、《九奇訣》、《傳道訣》、《龍雀隱訣》、《登真隱訣》、(梁·陶弘景纂,二十四卷,今本殘闕。)《塗山訣》、《守真全生訣》、《句留訣》、《金靈訣》、(按《金木萬靈訣》一卷,葛洪撰。)《五鹽訣》、《金樓先生訣》、(按《抱朴子·黃白篇》有《金樓先生所從青林子受作黃金法》。)《用里先生訣》、(按《華子期用里先生修仙要訣》一卷。《抱朴子·黃白篇》有《用里先生從稷丘子所授化黃金法》。)《鼓下錫黃訣》、《東林集》、《琳房集》、《丹瓊集》、《八紀集》、《契道祕錄》、《隋唐祕錄》、《白子高玄圖錄》、《太清丹論》、《混成論》、《胡王治葛論》、《金石論》、《婆落魔地神伏火論》、《五明論》、《太清太鏡司馬鍊師精義論》、(按唐·司馬承禎《服氣精義論》一卷,今存。)《紀仙玄鏡》、《中還經》、《杏金經》、(按《金鎖流珠引》卷一四:“東木星君授太極真人介子良《杏金丹方》,子良,介象之孫琰之。”)《青龍地經》、《龍虎丹經》、《丹家病源》、《六甲玉女訣》、《行厨金盤玉饌訣》、《黃寧訣》、《李少君訣》、《西蜀樊德先生伏火訣》、《太原胡列山人訣》、《吉章經》、《東都陳少府訣》、《王倪伏火丹砂傳》、《孫思邈經》、(按《諸家神品丹法》數引孫真人丹經,蓋即此書。)《揚羅開伏火丹砂傳》、《麻姑八石傳》、《蘇遊經》、(按《神丹》方一卷,《鐵粉論》一卷,唐·蘇遊撰。)《太山孫杓赤龍金虎歌》、(按《金虎赤龍經》一卷。)《中還丹論》。

按前雜錄內外丹及其他書。(如《登真隱訣》主《上清經》法。此法以存想為主。又如《六甲玉女訣金盤玉饌訣》等。)其書多已亡佚,難於判定其孰為外丹書。唐代外丹經訣,此錄亦不全備。如《諸家神品丹法》所引《葛仙翁紫霄丹經》,亦未見著錄。

《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丙部子錄服食書目

神仙家類

《神仙得道靈藥經》一卷(張果撰。)

《丹砂訣》一卷(開元二十二年張果上。)

《玄晉蘇元明太清石壁記》三卷(乾元中劍州司馬纂,失名。按蘇元明即隋代羅浮山隱士蘇玄朗,號青霞子,精通內外丹法。本書似為蘇玄朗據魏晉丹書纂集而成,又經唐人楚澤先生改編。)

《太清真人煉雲母訣》二卷(孫思邈撰。)

《燒煉祕訣》一卷(孫思邈撰。)

《龍虎通玄訣》一卷(孫思邈撰。)

《龍虎亂日篇》一卷(孫思邈撰。)

《枕中素書》一卷(孫思邈撰。)

《龍虎篇》一卷(孫思邈撰,青羅子周希彭、少室山人儒登同注。)

《通解錄》一卷(紇于泉序。字咸一,大中中,江西觀察使。)

《秦鑑語》一卷(守真子撰。)

《鄭綽錄中元論》一卷(李延章集,太和人。)

《唐朝煉大丹感應頌》一卷(李林甫撰。)

《靈沙受氣用藥訣》一卷(崔玄真撰,天寶隱岷山。)

《雲母論》二卷(崔玄真撰。)

《太洞煉真寶經修伏丹砂妙訣》一卷(陳少微撰。)

《大丹至論》一卷(嚴靜撰。)

前神仙家書籍,據標題開錄。據《道樞》,所列稍有內丹書。茲以匆匆成稿,未及加以辨別,姑備錄之。

#### 道家類

《抱朴子內篇》二十卷(葛洪撰,一作十卷。)

#### 醫術類

《種芝經》九卷

《芝草圖》一卷

《太清神丹中經》三卷

《太清神仙服食經》五卷,又一卷(抱朴子撰。一作五卷。)

《太清璿璣文》七卷(沖和子撰。)

《金匱仙藥錄》三卷(京里先生撰,一作京黑先生。)

- 《神仙服食經》十二卷(京里先生撰。)  
《太清諸丹要錄集》四卷(一無集字。)  
《神仙藥食經》一卷  
《神仙服食方》十卷  
《神仙服食藥方》十卷  
《服玉方並禁忌》一卷  
《太清玉石丹藥要集》三卷(陶弘景撰。)  
《太一鐵胤神丹方》三卷(蘇遊撰。)  
《狐子雜訣》三卷(葛仙公錄。)  
《狐子萬金訣》三卷(葛仙公錄。)  
《陵陽子祕訣》一卷(明月公撰。)  
《神臨藥祕經》一卷(黃公撰)  
《黃白祕法》一卷,又二十卷

#### 宋代服食書目

- 《玉清內書》二卷(一作一卷。)  
《黃帝九鼎神丹經訣》二十卷(一作十卷。)  
《老君八純元鼎經》一卷  
《老君丹經》一卷  
《龍虎經》一卷  
《太上真君石室祕訣服食還丹驗法》一卷(常子田撰。)  
《龍虎上經金丹訣》一卷  
《三皇經》一卷(陰長生修,○一作三卷,不著撰人。)  
《五金髓經》一卷(王白雲撰。)  
○《太清金丹經》一卷  
《太洞煉真寶經修服丹砂妙訣》一卷(唐·陳少微撰。太一作大。)  
《太易丹書》一卷  
《太清石壁記》一卷(晉·蘇元明撰)  
《太易陰陽備訣手鑑圖》一卷  
《丹華經》一卷(○《金華玉女說丹華經》,又一本《上清金華玉女說丹》。國符按

《雲笈七籤》卷六十四收《金華玉女說丹經》。

《太洞煉真寶經》一卷(陳少微撰。)

《九轉流珠神仙九丹經》二卷

○《神仙庚辛經》一卷

《太丹記》一卷(魏伯陽撰。太一作大。)

《太丹九轉歌訣》一卷(魏伯陽撰。一無訣字。)

《指黃芽成太還丹歌》三十首一卷

《中還丹糝製術》一卷

《龍虎糝製法》一卷

《秦鑑語》一卷(唐隱士守真子撰。)

《金虎元君訣》一卷

《還金術》一卷(陶植撰。)

《土兌訣》一卷(一作三卷。)

《龍虎丹》一卷(侯華錄。)

《龍虎歌》一卷(洞源子撰。)

《五金龍虎歌》一卷(葛洪撰。)

《龍虎太丹訣》一卷(太一作大。)

《爐鼎要妙圖經》一卷

《靈妙聖石玉路丹訣》一卷(路一作露。)

《黃輿金丹密訣》一卷(○無密字。)

《剛子丹訣》一卷(張道陵撰。)

《元君肘後方》三卷(方一作術。○《玄辨元君辨金虎鉛汞造鼎入金祕真肘後方》三卷,國符按,節錄入《雲笈七籤》卷六十三。)

《太上肘後玉經方》一卷(晚唐道士霞樓子盧遵元編撰。)

《紫靈丹砂表》一卷(唐·張果撰。)

《太丹會明論》一卷(○太作大。脱明字。)

《靈飛散傳信錄》一卷(齊推撰。)

《金丹肘後訣玉清內書大樂終篇》一卷

《龍虎展掌訣》一卷(嚴嚴人撰。)



- 《太上龍虎展九都金祕指仙經》一卷(河上公注。)  
《修煉太一三使還命大丹指訣經》一卷(太上老君撰。○不著撰人。)  
《黃帝神竈經》三卷(孫思邈撰。)  
《九真中經四鎮丸方》一卷  
《金藏經》二卷(茅君撰。)  
《黜假驗真》一卷(楊無名撰。黜一作點。)  
《太丹歌》一卷(唐·通玄子張果撰。太一作大。)  
張果《進服丹砂訣》一卷(開元二十二年進。)  
《七返靈砂歌》一卷(後漢·魏伯陽撰,黃君注。國符按,今《道藏》收魏伯陽《七返丹砂訣》,黃童君注,疑即此書。)  
《金丹賦》一卷  
《火鑑周天圖》一卷(魏伯陽撰。)  
《中元論》一卷(李延章集。)  
《神仙金鈞經》三卷  
《燒煉祕訣》一卷(孫思邈撰。)  
《元君付道傳心訣》一卷(訣一作法門,付道一作傳道。)  
《道術指歸望江南》一卷  
《金石相數篇》一卷  
《證太丹訣》一卷(太一作大。)  
《陰君金木火丹歌》一卷  
《修丹砂狀》一卷  
○《丹樓子》三卷  
《密付金丹大還丹口訣》一卷  
《金液小還固命丹砂論》一卷(朱房撰。)  
《葛仙公歌訣》一卷  
《靈砂受氣用藥訣》一卷(崔玄真撰。)  
《龍虎丹訣》一卷(魏伯陽撰。)  
《龍虎丹櫃訣》一卷(一作《龍虎金丹櫃訣》。)  
《龍虎丹名別訣》一卷(一無龍虎二字,一卷作二卷。)

《龍虎還丹訣》四卷(金陵子撰。一作二卷。)

《龍虎指真訣》一卷

《雜丹訣》一卷

《還丹歌》一卷(李真人撰。)

《金精石液訣》一卷

《諸家丹訣》一卷

《上清真祕訣》一卷

《注金丹訣》一卷(陰長生撰。)

《金丹真訣》一卷

《金液指掌論》一卷(蘇元素撰。○論作訣,不著撰人。)

《得一歌》一卷

《丹臺新錄》九卷(夏有章撰。一作青霞子《丹臺新錄》,不著卷數撰人。)

《服金丹應候訣》一卷

《神丹中經》一卷

○《太清真人九丹神祕經》一卷(一無太清真人四字。)

《丹經訣要》一卷(孫思邈撰。)

《石精大丹法》一卷

《神丹方》一卷(蘇遊撰。)

《紫金白丹訣》一卷(一作《紫白金丹訣》、○《紫金白金丹訣》。)

《煉五神丹法》一卷

《赤龍金虎中鉛煉七返丹砂訣》一卷(馬明生撰。不著撰人。)

《靈寶還魂丹訣》一卷

○《服金丹應候訣》一卷

《忠州仙都觀陰真君金丹訣》一卷(按杜光庭《道教靈驗記》卷三《段相國報願修忠州仙都觀驗》云忠州豐都縣平都山仙都觀,前漢真人王方平、後漢真人陰長生得道升天之所。)

《鉛汞指真》一卷(一作鉛汞指真訣。)

《丹訣》一卷(徐真君撰。)

《龍虎通玄訣》一卷(孫思邈撰。)

《道術藥徑歌》一卷

《大藥祕盟了議口訣》一卷(議一作義。)

《龍虎還丹詩》一卷(和士安撰。)

《五金雜訣》二卷

《王君立制丹砂訣》一卷

《茅魏真人詩》一卷

《大丹至論》一卷(唐嚴靜撰。)

《修真歷驗抄並圖》一卷(羅一子撰。)

《九轉真訣》一卷

《黃白祕法》一卷又二十卷

《真儀總鑑》三卷(夷真子撰。)

《龍虎亂日篇》一卷(孫思邈撰。)

《靈砂受氣用藥訣》一卷(崔玄真撰,天寶隱岷山。按《大還丹照鑒》收崔玄真《岷山子口訣》。宋·鄭樵《通志》收《聖神歸真胎息訣》一卷,《金碧潛通入藥火鑑記》一卷,《崔元真歌》一卷。)

《太丹詩》一卷

《太丹龜鑑》一卷

《龍虎太丹作用頌》一卷

《太白山十煉聖石神妙經二十一轉訣》一卷

《麻姑歌》一首

○《狐剛子五金訣疏》一卷

○《狐剛子粉圖》四卷(一作五卷。)

《唐朝鍊大丹感應頌》一卷(李林甫撰。開元中,道士孫太冲鍊神丹事。)

《龍虎大還丹訣》一卷(訣一作祕訣。)

《龍虎大丹行狀》一卷

《神丹經訣》十卷

《感應訣》一卷(魏伯陽撰。)

○《造化伏汞圖》一卷(昇玄子撰。)

《明真證道論》一卷(張龜撰。)

《賢解錄》一卷(唐·紇于泉序。國符按《賢解錄》或即《懸解錄》。)

《四家要訣》一卷(集劉向、陵陽子、抱朴子、狐剛子所記煉丹事。)

《群仙論金丹大藥歌訣》一卷(任逍遙撰。)

《陶真人金丹訣》三卷(陶弘景撰。一作一卷。)

《服龍虎丹訣》一卷(麥積山仙人許老述。)

《通真祕旨五行圖》一卷(黃鶴白雲子撰。)

《周易潛契神符白雲圖》一卷(張子陽撰。)

《玉芝五太還丹訣》一卷

鬼谷先生《還丹歌》一卷

《馬明君龍虎傳》一卷(傳一作傳記訣。)

《龍虎變化神候訣》一卷

《大道指歸金丹祕訣》一卷(達元子撰。一作三卷。)

《老君授尹喜煉丹訣》一卷

《丹砂妙訣》一卷

《服龍虎丹歌》一卷

《還丹訣一卷》(玄悟真人撰。訣一作經。)

《十二時龍虎神丹歌》一卷

魏真人《還丹訣》一卷(魏真人即魏伯陽。)

《金液神丹經》三卷

《金液神氣經》十卷(混元皇帝撰。國符按,即老子。)

《金華玉女經》一卷

《東竈丹經》三卷(○丹作還丹。)

《蓬萊山東西竈還丹歌》一卷(魏伯陽撰。歌一作經。)

《蓬萊西竈還丹歌》一卷

《金石真宰通微論》一卷

《水簾洞大還丹賦》一卷

《通玄祕要術》三卷(唐青蘿子道光撰。)

《道書口訣祕法》一卷

《鉛黃芽傳》一卷(還陽先生撰。一無鉛字。)

《金液三魂法》一卷

《金石還丹術》一卷(狐剛子撰。)

《蓬萊山草藥還丹訣》一卷(黃玄鐘撰。)

《丹房鑒源》三卷(獨孤滔撰。房一作方,鑒源一作鏡源經。)

《草金丹法》一卷

《黃芽河車法》一卷(○黃芽河車制鍊諸藥法。)

《靈劍子》一卷(許真人撰。許真人即旌陽令許遜。)

《峨嵋山神異記》三卷(漢·張道陵撰。)

《劍訣大丹法》一卷

《返魂丹法》一卷

《圃田通玄祕術方》三卷(鄭元撰。)

上《通志·藝文略》諸子類道家外丹

○《金石靈臺記》一卷

《金石靈臺刊誤》一卷(○刊誤作刊謬訣。)

《太清論石流黃經》一卷(石一作食。)

《雲母論》二卷(唐·崔玄真撰。○不著撰人。)

《服雲母粉療病方》一卷(韓藏法師撰。)

《太清真人煉雲母訣》二卷(孫思邈撰。)

《金石藥法》一卷

《金石要訣》一卷

《太清諸石變化神仙方集要》一卷(陶弘景撰。)

《仙翁煉石經》一卷(○《仙翁鍊聖石神妙訣》。)

《石藥爾雅》一卷(梅彪撰。)

《煉三十六水石法》一卷(一作三十六水法。)

○《金石藥方》一卷

《小玉消丹應候訣》一卷(玉一作黃。)

《伏藥經》三卷

《煉服雲母法》一卷(陶弘景撰。)

《神仙餌石並行藥法》一卷(京里先生撰。)

《淮南王煉聖石法》一卷(楊知玄撰。○不著撰人。)

《赤松子金石論》一卷

《五金題術》一卷(○術作述。)

《金石簿五九數》一卷

《服朱砂訣》一卷

《龍虎制伏丹砂雄黃法》一卷

《鍊金丹秋石訣》一卷

《金石真宰通微論》一卷(橐籥子撰。)

《變煉二石術》一卷

《石藥異名要訣》一卷(王道沖撰。)

《鐵粉論》一卷(唐·蘇遊撰。○不著撰人。)

《鐘乳論》一卷(褚知戴撰。)

《新修鐘乳論》一卷(尚藥、吳弁等撰。)

前《通志·藝文略》諸子類道家金石藥

《靈寶神仙玉芝瑞草圖》二卷

《太上靈寶芝品》一卷

《芝經》一卷

《靈芝記》五卷(○靈芝草。)

《種芝經》九卷

《芝草黃精經》一卷(一作《服芝草黃精經》。)

《神仙芝草圖》二卷

《靈寶服食五芝晶經》一卷(晶經一作精。○太清服食五芝精經。)

《延壽靈芝瑞圖》一卷

《白雲仙人靈草歌》一卷

《經食草木法》一卷(陶隱居弘景撰。○無經字,不著撰人)

《神仙得道靈藥經》一卷(漢張道陵撰。○不著撰人。)

《養生神仙方》三卷(○神仙方作諸神仙方。)

《洞靈仙方》一卷(梁丘子撰。○仙方作衆仙方,不著撰人。)

《仙茅根方》一卷

- 《黑髮酒方》一卷(葛洪撰。)  
《達靈經》一卷(陶弘景撰。○不著撰人,靈誤作雲。)  
《菊潭法》一卷(記服薏苡似菊。)  
《採服松葉等法》一卷(司馬承禎撰。○不著撰人。)  
《神仙長生藥訣》一卷(○訣作述。)  
《辨服至藥人形神論》一卷  
《漢武服餌法》一卷  
《至藥詩》一卷(王賢芝撰。)  
○《神仙藥名隱訣》一卷  
《神仙服食經》一卷  
《老子妙術靈草》一卷  
《老子服食方》一卷  
《草石隱號》一卷  
《神珠草藥證驗》一卷  
《太清石壁靈草記》一卷(蘇元明撰。)  
《服餌仙方》一卷  
《枕中記》一卷(孫思邈撰。記一作訣。)  
《大道靜神論》一卷  
《攝生服食禁忌》一卷  
《鍊花露仙醞法》一卷(○法一作訣。)  
《服餌保真要訣》一卷  
《李八百方》一卷(百誤作伯,方作服食方。)  
○《太清經諸藥草木方集要》一卷  
《太清神仙服食經》五卷(○一卷。)  
《神仙服食經》十二卷  
《服玉法並禁忌》一卷  
《古今服食藥方》三卷  
《服食神祕方》一卷  
《神仙金櫃服食方》二卷

《孟氏補養方》三卷

《神仙服食經》一卷

《集錄古今服食道養方》三卷(○道養方作方。)

上《通志·藝文略》諸子類道家服餌

《流珠丹經》一卷

《太清經斷穀諸要法》一卷

《伏藥經》三卷(峨嵋赤城隱士撰。伏一作服。國符按,又有《伏藥經》三卷,不著撰人,未知即此書否。)

《金泛丹經》一卷(國符按,泛疑當作液。)

《鴻寶萬畢經》六卷

《靈寶五符》三卷(○《洞玄靈寶五符經》,國符按,此書見在。)

《太清斷穀法》一卷

《斷穀諸要法》一卷(一無諸字。)

《無上道絕粒訣》一卷

《停厨圓方》一卷(圓一作丸。)

《休糧諸方》一卷

前錄自道家其他類

《龍虎篇》一卷(孫思邈撰,周希彭孺登注。)

《還丹訣》一卷(傅士安撰。按宋·鄭樵《通志》載和士安撰《龍虎還丹詩》。)

《金液還丹歌》一卷

《金虎赤龍經》一卷

《金液還丹經》二卷

《九轉丹歌》一卷(國符按,又有元陽子《九轉金歌》一卷,未知即此書否。)

《大還祕經》一卷

《仙公藥要訣》一卷(○訣作雜訣。)

《服食還丹證驗法》一卷(真常子撰。國符按,又有《太上真君石室祕訣服食還丹驗法》一卷,常子田撰,未知即此書否。)

《瑞應靈芝圖》一卷

《神仙玉芝瑞草圖》一卷(陶弘景撰。國符按,未詳即《靈寶神仙玉芝瑞草



圖》否。)

《彭君訣黃白五元神丹經》一卷(○《黃白五元神丹經大彭君訣》。)

《燒煉雜訣法》一卷

《燒金石藥方》一卷

《鍊雲母訣》二卷(國符按,未詳即孫思邈撰《太清真人鍊雲母訣》否。)

前補自《宋史·藝文志》神仙類、《崇文總目》道書類、《祕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子部道書、《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僅據標題補錄,其中有未詳其為外丹或內丹書者。

前《通志·藝文略》諸子類道家外丹所著錄書籍,就《正統道藏》所收者而論,如《靈劍子》,述服氣導引,其他如《日月混元經》,(今本題曰《太上日月混元經》。《大還丹金虎白龍論》,《大還心鑑》,《大還丹照鑑登仙集》,(《正統藏》所收《大還丹照鑑》,即此書。《丹論訣旨心鑑》,《太清玉碑子》,《通幽訣》,《修真歷驗抄并圖》,(今本無并字。《證道歌》,《巨勝歌》所述皆非外丹而多述內丹。由此可見,《通志·藝文略》之道書分類,頗多謬誤。又據《道樞》,以上外丹類及補錄書內,頗多誤收內丹書。茲以匆匆成稿,未能詳加辨別。其易於甄別者,則已刪除之。

### 元《玄都寶藏》服食書目

金元刊《道藏》,皆題曰《玄都寶藏》。《道藏闕經目錄》為明刊《道藏》時校元藏所闕之目錄。上段所列書目中,此錄所著錄者皆著有○號。此外尚有下列諸書。益以下段道藏服食書目,(此中並無明人撰述。)即為元《玄都寶藏》服食書目。

- |              |               |
|--------------|---------------|
| 《靈芝神萊瑞像記》五卷  | 《華子期角里先生修仙要訣》 |
| 《太清神臨藥經》     | 《古人鍊餌杏丹法》     |
| 《頤神論》二卷      | 《神仙長生藥述》      |
| 《九真中經服餌仙方》   | 《神丹三品鐵精方》     |
| 《神仙出世丹藥異名目錄》 | 《太上真君石室記》     |
| 《還丹金石記》      | 楊真人《大丹手記》     |
| 《雜金石藥法》      | 《黃白神竈雜訣》三卷    |
| 《二十四鼎爐圖法》    | 《黃帝授天老服食仙方》   |

《淮南王鍊金丹至藥訣》	朱懌《還丹太一論》
《悟塵子還丹精微論》	古嵩子《外丹訣》
陳真人《聖石經》	《保命返魂丹訣》
孫長生《還丹訣》三卷	《祕要外丹藥方》

上未著卷數者皆爲一卷。

前數段中避諱多已回改；但以書多亡佚，無從對勘，故回改未能齊盡。

道書每依託仙真（扶鸞降筆亦係僞託。）或前代有名道士，此事宜注意之。

前《新唐書·藝文志》子部丙錄神仙類服食書目，宋代服食書目，元《玄都寶藏》服食書目，內頗多內丹書。（服食不包容內丹。）以匆匆成稿，未及據宋·曾慥集《道樞》，元·陳致虛《上陽子金丹大要》，元·俞琰《席上腐談》及《道藏》所收其他書籍詳考以檢出而挑去之。

## 九、明正統道藏服食書目

《抱朴子·內篇》二十卷，晉·葛洪撰。以下諸書徵引其文，可據以校勘並補其缺佚：《黃帝九鼎神丹經訣》，《抱朴子神仙金鈞經》，（即《抱朴子·金丹篇》。）《金木萬靈論》，（節錄《抱朴子·金丹篇》。）《諸家神品丹法》，（卷一。）《太上洞心丹經訣》，《九轉流珠神仙九丹經》，《神仙服餌丹石行藥法》，《雲笈七籤》。

《太微靈書紫文琅玕華丹神真上經》，出自東晉·楊羲。

《上清太上帝君九真中經》卷下《太上八景四藥紫漿五珠絳生神丹方經》，出自東晉·楊羲。

《太清金液神丹經》三卷，至遲於梁代出世，或已於東晉末葉出世。

《太清石壁記》三卷，楚澤先生編，即《石藥爾雅》卷下之《楚澤經》。《新唐書·藝文志》丙部子錄神仙家著錄《玄晉蘇元明太清石壁記》三卷，乾元中劍州司馬纂，佚名。此劍州司馬或即楚澤先生，此書所纂出於不同時代。《崇文總目》道書類著錄云三卷，蘇元明撰。《通

志·藝文略》諸子類道家外丹著錄，云一卷，晉·蘇元明撰。此書原為唐劍州司馬某纂，今本題曰楚澤先生編，未知即唐代原本否。蘇元明於隋代居羅浮山，號青霞子，說見前。唐·梅彪《石藥爾雅》卷下《叙諸經傳歌訣名目》著錄《石壁記》，或即此書。

《太清金液神氣經》三卷，卷上韻文大概於西漢出世。卷下有錄自梁·陶弘景《真誥》者，未及細檢。《崇文總目》道書類、《通志·藝文略》諸子類道家外丹著錄，云十卷。《通志略》云，混元皇帝（即老子。）撰，是此書依託老子。

《太清經天師口訣》，即《太清神丹經訣》與《赤松子肘後訣》。

《黃帝九鼎神丹經訣》二十卷，初唐人纂，《通志·藝文略》諸子類道家外丹著錄。《崇文總目》道書類作十卷。是書卷一即《黃帝九鼎神丹經》，出自漢末左慈。但漢末張陵已先得《黃帝九鼎丹法》。

《九轉靈砂大丹資聖玄經》。

張真人《金石靈砂論》，蒙山張隱居撰。

魏伯陽《七返丹砂訣》，黃童君注解。《崇文總目》道書類、《通志·藝文略》諸子類道家外丹並著錄《七返靈砂歌》，魏伯陽撰，黃童注。

太極真人《九轉還丹經要訣》。

《靈砂七返論》，唐衡嶽真人陳少微字子明撰。

《九還金丹》二章，唐衡嶽真人陳少微字子明，撰於武后長安二年至唐玄宗開元末年，又肅宗乾元元年至三年。

按《新唐書·藝文志》丙部子錄神仙家著錄陳少微《太洞鍊真實經修伏丹砂妙訣》一卷，《通志·藝文略》諸子類道家外丹，伏作服，題曰唐·陳少微撰。《崇文總目》道書類、《宋史·藝文志》神仙類並著錄《大洞鍊真實經》一卷，陳少微撰，《通志·藝文略》諸子類道家外丹，大作太。

《太上衛靈神化九轉丹砂法》。

《九轉靈砂大丹》。

《九轉青金靈砂丹》。

《陰陽九轉成紫金點化還丹訣》。

《玉洞大神丹砂真要訣》，唐姑射山人張果竊自陳少微。

《靈砂大丹秘訣》，宋人撰。

《碧玉朱砂寒林玉樹匱》，宋西蜀陳大師述。

《大丹記》，依託魏伯陽。《崇文總目》道書類著錄、《通志·藝文略》諸子類道家外丹，大作太。

《丹房須知》，宋高蓋山人吳悞述。末有闕文。

《石藥爾雅》二卷，唐·梅彪撰。《崇文總目》道書類、《通志·藝文略》諸子類道家金石藥著錄。

稚川真人《校證術》，依託葛洪，崔黃冠傳。

《參同契五相類秘要》，宋·盧天驥撰。

陰真君《金石五相類》，唐人撰，依託陰真君。

《金石簿五九數訣》，唐人撰。《通志·藝文略》諸子類道家外丹著錄《金石簿五九數》一卷。

《上清九真中經內訣》，依託赤松子。

《龍虎還丹訣》二卷，唐·金陵子述。《崇文總目》道書類著錄，《通志·藝文略》諸子類道家外丹云四卷。

《金華玉液大丹》。

《感氣十六轉金丹》。（北宋。）

《修煉大丹要旨》二卷。（北宋，其中卷下《至寶訣》唐人。）

《金華沖碧丹經秘旨》二卷，宋海瓊老人白玉蟾授，三山鶴林隱士彭耜受。

《諸家神品丹法》六卷。（北宋纂。）

《鉛汞甲庚至寶集成》五卷。（北宋纂。）

《丹房奧論》一卷，宋·學仙子程了一著。

《太丹鉛汞論》，唐·金竹坡著。

《真元妙道要略》，依託鄭思遠。

《丹方鑑源》三卷，唐紫閣山叟獨孤滔撰。《宋史·藝文志》神仙類著錄，題曰《丹方鏡源文》。《崇文總目》道書類、《通志·藝文略》諸

子類道家外丹，方作房。《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題曰《丹房鏡源經》，不著撰人。（鏡即鑑。）但今《正統藏》中《丹房鏡源》為另一書經，經考定撰於盛唐，但有南唐或更晚人攙入之文。

《懸解錄》。《崇文總目》道書類著錄，不著撰人。此書收入《雲笈七籤》卷六十四，題曰《玄解錄》。《道藏》又收一本，題曰《鷹門公妙解錄》。《新唐書·藝文志》丙部子錄神仙家著錄“紇于衆序《通解錄》一卷，字咸一，大中中，江西觀察使”。《通志·藝文略》諸子類道家外丹著錄《賢解錄》一卷，唐·紇于泉序。今本《懸解錄》有大中九年某氏序。此《通解錄》與《賢解錄》或即《懸解錄》，亦未可知。

《軒轅黃帝水經法》。

《三十六水法》。《抱朴子·遐覽篇》著錄《三十六水經》一卷。《宋史·藝文志》神仙類著錄。《通志·藝文略》諸子類道家外丹，題曰《煉三十六水石法》。

《紅鉛入黑鉛訣》。

《通玄秘術》，唐金鵝山布衣沈知言集。

《靈飛散傳信錄》，唐·齊推撰。《通志·藝文略》諸子類道家外丹著錄，題曰齊推撰。

《玄霜掌上錄》。

太極真人《雜丹藥方》。

《玉清內書》，有闕文，唐人撰。《宋史·藝文志》神仙類著錄，云一卷。《崇文總目》道書類、《通志·藝文略》諸子類道家外丹作二卷。

《神仙養生秘術》，太白山人傳授，後趙黃門侍郎劉景先受，宋·抱一子校正。

《太古土兌經》三卷，唐人撰。《崇文總目》道書類著錄《土兌訣》三卷。《通志·藝文略》諸子類道家外丹作一卷。

《上洞心丹經訣》三卷。

《九轉流珠神仙九丹經》三卷，依託太清真人，有闕文。此即《黃帝九鼎丹經》。《通志·藝文略》諸子類道家外丹著錄。

《庚道集》九卷，元人或明人纂。

《還丹衆仙論》，宋抱腹山人楊在集。

《靈寶衆真丹訣》。

《上清經真丹秘訣》。

《神仙服餌丹石行藥法》，京里先生撰。《通志·藝文略》諸子類道家金石藥著錄，題曰《神仙餌石并行藥法》。（《唐書·藝文志》著錄京里先生《金匱仙藥錄》三卷，《神仙服食經》十二卷，《神仙藥食經》一卷，《神仙服食方》十卷，《神仙服食藥方》十卷，《服玉法并禁忌》一卷，《寒食散論》二卷。）

《太上肘後玉經方》，唐霞栖子盧遵元編。《宋史·藝文志》神仙類、《通志·藝文略》諸子類道家外丹著錄。

《太上靈寶五符經》三卷，誤題作序，後漢人撰。《通志·藝文略》諸子類道家符籙著錄。

《枕中記》，依託葛洪。按《通志·藝文略》諸子類道家服餌著錄孫思邈《枕中記》一卷。

《神仙服食靈草菖蒲丸方傳》。

《太清經斷穀法》。

《太清金闕玉華仙書八極神章三皇內秘文》卷中，宋人纂。

純陽真人《藥石製》。

《蓬萊山西竈還丹歌》二卷，唐人撰。《通志·藝文略》諸子類道家外丹作一卷。《宋史·藝文志》神仙類亦作一卷，竈誤作鰲。

白雲仙人《靈草歌》，《通志·藝文略》諸子類道家服餌著錄。

《三洞珠囊》卷三、四，大唐陸海羽客王懸河修。

《雲笈七籤》卷六十四、六十五、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一、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八十二，宋·張君房集。宋·王銍《默記》：“張君房，字允方，安陸人，仕至祠部郎中集賢校理，年八十餘卒。平生喜著書，如《雲笈七籤》、《乘異記》、《麗情集》、《科名分定錄》、《潮說》、《脞說》之類甚衆。知杭州錢塘，多刊作大字版，攜歸印行於世。”

《要修科儀戒律鈔》卷十四斷穀服藥緣，唐三洞道士朱法滿編。

《洞真高上玉帝大洞唯一玉檢五老寶經》：《大洞唯一太極帝君鎮

生五藏上經法》，《大洞西華玉堂仙母金丹法》。

《上清明鑑要經》：《老子百華散辟兵度世方》第三，《仙人神酒方》第四，《神仙除百病枕藥方》第五，《老子枕中符及藥方》第六，《老子玉匣中種芝經神仙祕事》第七。

《上清道寶經》，卷四《服餌品》第八。

《洞真太上說智慧消魔真經》卷一。

《長生胎元神用經》，末附去三尸九蟲方。

### 注 釋

[一]請閱清·姚振宗《漢書藝文志拾補》、《隋書經籍志考證》、《漢書藝文志條理》、《三國志藝文志》、宋·王應麟《漢藝文志考證》，以上收入《二十五史補編》。又《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二十本上册陳槃《論早期讖緯及其與鄒衍書說之關係》(一九四八)，十九本王明《周易參同契考證》(一九四八)，十七本陳槃《戰國秦漢間方士考論》(一九四八)，七本第四分勞幹《中國丹砂之應用及其推演》(一九三八)，三本四分陳寅恪先生《天師道與濱海地域之關係》(一九三二)，國符撰《道藏源流考》(一九四九)，中華書局。有關中國外丹術黃白術之書籍與文章如下：

書籍：

\* O. S. Johnson: A Study of Chinese Alchemy, London, K. Paul, 1928. 上海商務印書館一九二八年版。

\* 近重真澄《東洋鍊金術》，東京內田，老鶴圃，一九二九年第一版，一九三七年第二版。按 Alchemy, 日本譯鍊金術。此書中有關於《抱朴子》者。國符所見為一九二八年版。

\* 李喬莘《中國化學史》，長沙商務印書館一九四〇年第一版，上海商務印書館一九五〇年第三版。此書有日文譯本及英文譯本。有一章述鍊丹術。

文章：

J. R. Partington: Chinese Alchemy, *Nature*, 119, 11 (1927).

J. R. Partington: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and Arabic Alchemy, *Nature*, 120, 158 (1927).

B. E. Read: Chinese Alchemy, *Nature*, 120, 877—8 (1927).

\* Tenney L. Davis and Lu-Chiang Wu (吳魯強): Chinese Alchemy, *Sci. Monthly*,

1930, 225—35(國符有譯文, 題目《中國鍊丹術》, 刊於《化學雜誌》1937)。

\* An Ancient Chinese Treatise on Alchemy, entitled *Ts'an T, ung Ch'i* (《參同契》) written by We Po-Yang (魏伯陽) about 142 AD. 吳魯強譯為英文, Tenney L. Davis 緒言與註解, *Isis*, 18, 210—89(1932)。

\* Tenney L. Davis 與吳魯強: T'ao Hung Ching(陶宏景), *J. Chem. , Education*, 9, 859—62(1932)。

\* 曹元宇《中國古代金丹家的設備與方法》, 《科學》, 17, 31—54(1933)。  
[ Wm. H. Barnes 英譯文, *J. Chem. , Education*, 11, 655—8(1934) ]。

\* An Ancient Chinese Alchemical Classic, Ko Hung(葛洪) on the Gold Medicine (《金丹》) and on The Yellow and The White(《黃白》), The Fourth and Sixth Chapters of *Pao-Pú-Tzu*(《抱朴子》), 吳魯強譯為英文, Tenney L. Davis 緒言與註解, *Proc. Am. Acad. Arts Sci*, 70, 221—841(1935)。

\* Tenney L. Davis 與吳魯強: Ko Hung on the Gold Medicine. *J. Chem. , Education* 13, 103—5(1936)。

\* Tenney L. Davis 與吳魯強: Ko Hung on the Yellow and the White, *J. Chem. , Education* 13, 215—8(1936)。

\* Wm. H. Barnes: Diagrams of Chinese Alchemical Apparatus, *J. Chem. Education*, 13, 453—7(1936)。

\* Tenney L. Davis: Pictorial Representations of Alchemical Theory, *Isis*, 28, 73—86(1938)。

\* Tenney L. Davis: Decorative Bronzes in The George Eastman Research Laboratory of Th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J. Chem. , Education*, 16, 3—6(1939)。(化學家, 內有葛洪, 與物理學家之青銅浮雕像。)

\* Tenney L. Davis and Chao Yün-T'ung(趙雲從): Chang Po-Tuan(張伯端), Chinese Alchemis of the Eleventh century, *J. Chem. , Education*, 16, 53—7(1939)。

\* Chang Po-Tuan(張伯端) of T'ien-Tái(天台), His *Wu Chêr Pien*(《悟真篇》), Essay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Truth, A Contribution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Alchemy, 趙雲從譯為英文, Tenney L. Davis 緒言與註解, *Proc. Am. Acad. Arts Sci.* 73, 97—117(1939)。

Tenney L. Davis 與趙雲從: *Four Hundred Words "Chin Tan"* (《金丹四百字》) of Chang Po-Tuan, *Proc Am. Acad. Arts Sci.* 73 371—7(1940)。

同上 Three Alchemical Poems by Chang Po-Tuan. 同上 377—9。



同上 Shin Hsing-Lin(石杏林), Disciple of Chang Po-Tuan, and Hsieh Tao-Kuang(薛道光) Disciple of Shih Hsing-Lin, 同上 381—3.

同上 The Scerret Papers in The Jade Box of Ch'ing-Hua(《玉清金笥青華秘文金寶內煉丹訣》三卷)

同上 385—9.

同上 A Fifteenth Century(明代) Chinese Encyclopedia of Alchemy, 同上, 391—9. William J. Wilson: The Background of Chinese Alchemy, Ciba Symposia 2, 295—9 (1940)

同上 Leading Idea of Early Chinese Alchemy, 同上 600—4.

同上 Biogrāphies of Early Chinese Alchemists, 同上 605—9(秦始皇帝, 李少君, 劉安或淮南子, 魏伯陽之傳)

同上 Later Developments of Chinese Alchemy, 同上 610—17(葛洪、張伯端 Ch'áng Ch'ún 等).

同上 Relation of Chinese Alchemy to that of other Countries, 同上 618—619. Wm. B. Balnes and H. B. Yuen: T'ao, The Recluse(陶隱居即陶弘景) A. D, 452—536, Chinese Alchemist Ambix. 138—47 (1946)

王璉《中國古代化學的成就》,《科學通報》2, 142—45 (1951)。

上文與書籍除李喬莘、王璉所著外,錄自 *Chemical Abstract* 1907—1951(包容首尾二年),其中國符所讀過或見到者則標有 \* 號。

按南宗道士張伯端撰《悟真篇》、(《道藏》收註疏數種。)*《玉清金笥青華秘文金寶內煉丹訣》、《金丹四百字》*,紫陽真人《悟真篇拾遺》,石泰撰《還源篇》,薛道光撰《還丹復命篇》、《丹髓歌》、《悟真篇註》,陳楠撰《翠虛篇》、《泥洹集》,所述皆為內丹。Tenney L. Davis 之說非是。又南宗道士白玉蟾著書多種收入《道藏》,茲不備載。彭耜纂《道德真經集注》、《道德真經集註釋文》、《道德真經集註雜說》等。又後漢·魏伯陽所撰《參同契》,如非全述隋唐之所謂內丹,亦以內丹之說為主。Tenney L. Davis 之說亦非是。詳見《說周易參同契與內丹外丹》。

[二]《漢書·劉向傳》言劉向有淮南王劉安之《鄒衍重道延命方》。按葛洪《抱朴子·遐覽篇》著錄《鄒生延命經》一卷。姚振宗曰:“似即此書,或實出鄒生,或方士僞託,無以詳知。”

[三]今本劉向《列仙傳贊》曰:“余嘗得秦大夫阮倉撰《仙圖》,自六代迄今,有七百餘人。”《抱朴子·論仙篇》曰:劉向撰《列仙傳》,刪秦大夫阮倉書中出之。又《神仙傳序》曰:“弟子滕升嘗問古之仙者,豈有其人乎?予答曰:秦阮倉所記有

數百人。劉向所撰又七十一人。”《隋書·經籍志》曰“漢時阮倉作《列仙圖》”，蓋誤，當作秦時。《玉海》卷五十六引《後漢書·東平憲王倉傳》，章帝建初七年，帝“賜以秘書《列仙圖》、道術秘方”。又引《集賢注記》云：“阮倉《仙圖》一卷，集賢無本。”姚振宗曰：“按《集賢注記》三卷，唐·韋述撰。”（此條據姚振宗《漢書藝文志拾補》。）

〔四〕《抱朴子·遐覽篇》著錄《少君道意》十卷。《論仙篇》引董仲舒所撰《李少君家錄》。

〔五〕《抱朴子·金丹篇》：“以此丹金爲盤椀，飲食其中，令人長生。”

〔六〕《藝文類聚》靈異部引《列仙傳》言八公乃詣（淮南）王授丹經及《三十六水方》。《抱朴子·仙藥篇》稱：“昔仙人八公，各服一物，以得陸仙，各數百年，乃合神丹金液，而升太清耳。”《遐覽篇》著錄《三十六水經》一卷。又《對俗篇》云“三十六石，立化爲水”。所謂水，蓋指水溶液，懸濁液，或膠體溶液而言。今《道藏·洞神部》衆術類收《三十六水法》。又《隋書·經籍志》子部五行家曰梁有《淮南中經》四卷，亡。

〔七〕顏師古曰：“尚方主巧作金銀之所，若今之中尚署。”

〔八〕《太平御覽》卷六百七十一引劉向《列仙傳叙》曰：“《列仙傳》，漢光祿大夫劉向所撰也”，“至成帝時，向既司典籍，見上頗修神仙事，遂修上古以來，及三代秦漢，博採諸家，言神仙事”。

《隋書·經籍志》著錄《列仙傳贊》三卷，劉向撰，闕續。《隋書·經籍志》又著錄《列仙傳贊》二卷，劉向撰，晉·郭元祖贊。今本《列仙傳》二卷，舊題劉向撰，其篇末之贊，今概以爲向作。《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曰：“《世說新語》載孫綽《商邱子胥贊》曰，所牧何物，殆非真猪，儻遇風雲，爲我龍攄。此本《商邱子胥贊》亦非此語。然則此本之贊，其郭元祖所撰歟？”

王照圓校《列仙傳》洪頤煊序曰：今本爲漢時原帙，僅傳寫有闕佚，非後人所僞造。

前引《隋書·經籍志》云闕氏有《續列仙傳》，徐崇《補南北史藝文志》著錄梁·江祿撰《列仙傳》十卷，魏·元延明撰《列仙傳注》。

世人多疑今本《列仙傳》非劉向所撰；然自秦始皇漢武帝以來，神仙之說盛行，劉向復信黃金可成，並在尚方主持製僞黃金；故國符疑《列仙傳》爲劉向所作。是書《漢書·藝文志》見著錄；但清·姚振宗《漢書·藝文志》拾補所收書亦復不少；故不可謂《漢書·藝文志》未見著錄，即前漢無此書也。

《舊唐書·經籍志》乙部史錄雜傳類：《列仙傳贊》二卷，劉向撰；《新唐書·藝

文志》乙部史錄雜傳類與丙部子錄神仙家並著錄劉向《列仙傳》二卷；《宋史·藝文志》神仙類：三卷；《通志·藝文略》諸子類道家傳：《列仙傳》二卷，漢·劉向撰。

〔九〕《舊唐書·經籍志》乙部史錄雜傳類著錄《仙人馬君陰君內傳》一卷，趙昇撰。《新唐書·藝文志》丙部子錄神仙家著錄趙昇等仙人《馬君陰君內傳》一卷，孫思邈《馬陰二君內傳》一卷。《通志·藝文略》諸子類道家傳錄《仙人馬君陰君內傳》一卷，趙昇等撰，又一卷孫思邈撰。《宋史·藝文志》神仙類著錄《二仙傳》一卷。按《神仙傳·張道陵傳》，趙昇，乃張道陵弟子。又按《三國志·魏志·張魯傳》，張陵“客蜀，學道鶴鳴山中，造作道書，以惑百姓”，趙昇從張陵於蜀，而陰長生於平都山去世，按平都山在今四川省酆都縣，故趙昇蓋以近在蜀地，傳聞親切，故作此傳。《雲笈七籤》所錄為節本，但未審所據為趙昇或孫思邈所撰耳。然唐·孫思邈所撰，亦必有據趙昇所撰者。

《雲笈七籤》卷二十八引唐道士令狐見堯《張天師二十四治圖》云：鶴鳴神山上治，在蜀郡臨邛縣界。而宋·陸游《老學庵筆記》卷六：“予遊大邑鶴鳴觀，所謂張天師鶴鳴治也。”蜀中張陵遺跡尚多，茲從略。

宋·范成大《吳船錄》卷下：“忠州酆都縣，去縣三里，有平都山仙都道觀，本朝更名景德。”“碑牒所傳：王方平、後漢陰長生皆在此得道仙去。有陰君丹爐及兩君祠堂，皆存。”詳見《酆都縣志》。

〔一〇〕《神仙傳》卷七曰：帛和，字仲理，遼東人也，在西城山得神丹方。《抱朴子·祛惑篇》謂葛洪尚及見，曾在洛中見帛（帛一作白）仲理者。按葛洪生於晉武帝太康四年，卒於晉康帝建元元年，年六十一。故帛和乃魏人。按有《黃帝九鼎神丹》、《太清神丹》，故神丹為通稱，謂有神效之丹耳。

《洞神八帝妙精經》曰：“西城要訣三皇天文內大字。”註曰：“西城仙人施用立成，隱之玄丘之隱，帛公記錄，天漢元年正月三日受。”又曰：“帛公曰：前漢太初二年王君明（盟）授余大道之訣，使燒香清齋三日三夜，乃見告。”此云漢武帝天漢元年、太初二年云云，疑帛和或其弟子虛誕之說，所以欺世人，謂其年壽久長，已為仙人也。

《神仙傳》卷九云：介象，字元則，吳會稽人，得《還丹經》一首。卷十云：封衡，字君達，隴西人，遇魯女生，受《還丹訣》。按晉·張華《博物志》卷五，曹操招致方士，封衡、魯女生皆在其中，故二人皆後漢末人。

〔一一〕此書蓋即《崇文總目》道書類著錄之《金液神丹經》三卷，《宋史·藝文志》神仙類之《太清金液神丹經》三卷，《通志·藝文略》諸子類道家之《金液神丹經》三卷，《雲笈七籤》所錄，乃其節本。

〔一二〕嘉慶十七年方維甸《校刊抱朴子內篇序》云：“又後世學仙者奉魏伯陽爲正宗；而葛洪惟於其《神仙傳》中，言《參同契》假爻象以說作丹之意而已。”《抱朴子·內篇》則僅於《遐覽篇》中著錄《魏伯陽內經》一卷。故今不及魏伯陽。方氏云後世學仙者，乃內丹家，而非外丹家。

張陵、左慈、葛玄、鄭隱，詳見國符撰《道藏源流考》。

乾隆《句容縣志》：“青元觀，在縣治西南隅。原係葛仙翁故宅，丹井猶存。正統十二年敕賜道經一藏。成化癸卯殿廊被燬，僅存其敕并藏。有仙翁遺傳。內分五院：紫微、大清、東嶽、茅君、真武。道會司在焉。”今廢，《道藏》並敕皆亡。舊址附近有葛仙庵。光緒《續句容縣志》云：“光緒初年道士施代銘募建。”約於一九四七年，國符往遊，見存屋二進，各三間。茅山道士一人及工友一人守護之。葛仙翁即葛玄。國符疑東晉句容葛氏聚族而居。葛玄故宅即葛洪故宅。葛仙庵在青元觀舊址附近，故葛仙庵附近爲葛氏故宅舊址。中國各處，葛仙遺跡尚多，見方志。所謂葛仙，多指葛玄，或指葛洪。（《清微仙譜》稱葛洪曰小仙翁。）

我國各處，尚多煉丹遺跡，如煉丹池、丹井、丹室、爐竈等；又丹家遺跡。見宮觀志、山志、方志。

〔一三〕本章所用藥，如丹砂、雄黃、雌黃、礬石、消石、鉛粉、石黛、（即石墨。）石硫黃、（即不純之硫黃。）陽起石、雲母、石英、白石英、紫石英、滑石、磁石、龍骨、（即化石。）蚌中珠，不須解釋；餘檢諸書說明於下：

石亭脂：《諸家神品丹法》卷四：“硫黃者，用甜硫黃，或僧溪黃，石亭脂，三物名異體同。”

赤石脂：《金石簿五九數訣》：“色如臙脂細膩者爲上。”

曾青：《金石簿五九數訣》：“其色如翠碧，又似黃連，亦如蚯蚓糞。青紫色爲上。”空青即曾青。

石膽：《圖經衍義本草》卷二引陶隱居云：“其色青綠，狀如瑠璃而有白文，易破折。”又引日華子云：“生於銅坑中，採得煎煉而成。”《金石簿五九數訣》：“色青帶碧者良。”疑爲不純之膽礬或綠礬。

礬石：《黃帝九鼎神丹經訣》卷十六：“礬石，一名青金石，一名立制石，一名固羊石，一名白礬石，一名太白石，一名澤乳，一名石鹽。”“有毒。”“須百鍊百日。生毒，刀圭煞人。”《金石簿五九數訣》：“斫破如側楸，又似碁子，大如椀，小如拳，白如玉者上。”

金牙石：《圖經衍義本草》卷六引陶隱居云：“似粗金，大小如碁子而方。”《金石簿五九數訣》：金芽“色黑而滑，打破，中有碎脉如金縷之狀”。

禹餘糧：(與太乙禹糧相似。)《圖經衍義本草》卷二引陶隱居云：“形如鵝卵，外有殼重疊，中有黃細末如蒲黃無沙者佳。”《金石簿五九數訣》：“並有五種色，青黃赤白黑。比來人用皆取黃色，如蒲黃者良，赤色亦好，唯白淨者最上。”

鹵鹹：《圖經衍義本草》卷五引唐本注云“生河東”。“此是鹹土名鹵鹹，今熟皮用之。”《金石簿五九數訣》云：“形如河東細小顆鹽。味苦而不鹹。”

戎鹽：《黃帝九鼎丹訣》卷十五：“戎鹽，虜中甚有。其形作塊片，或如雞鴨卵，或如凌片。其色紫白。味不堪鹹。嘗氣息正如假雞子者，言是真也。又河南鹽池泥中有凝鹽如石片，打破皆方，青色，善療馬脊瘡。又疑此是也。”《金石簿五九數訣》：“出郭三十里高崖下自然流出，非人能造。嘗之不鹹，不蜇人口。若是真者，累卵即知好惡。一云出戎州，色青白者上。未窮其本，何者是真。”

東海左顧牡蠣：《圖經衍義本草》卷三十二云，一名蠣蛤，一名牡蛤，又引陶隱居云：“道家方以左顧者是雄，故名牡蠣，右顧則牝蠣爾，生著石。皆以口在上，舉以腹。向南視之，口斜向東則是。或云以尖頭為右顧者，未解孰是。”

青木香、雞舌香、薰陸香，皆為樹木，見《太清金液神丹經》卷下。

〔一四〕太平道，見《三國志·張魯傳》引《典略》；即于君道，見《雲笈七籤》卷一百一十引《洞仙傳》；創自于吉。五斗米道創自張陵，見《資治通鑑》卷六十。帛家道，帛和，見《周氏玄通記》。李家道，李寬，(李脫。)見《抱朴子·道意篇》、《晉書》卷五十八。

〔一五〕《華陽陶隱居內傳》卷中引《登真隱訣》佚文云：《九轉神丹昇虛上經》，依託太極真人；《隋書·經籍志》子部醫方家著錄太極真人《九轉還丹經》一卷。按《黃帝九鼎神丹經訣》卷十二有太極真人《九轉丹法》，疑即此丹法。參閱太極真人《九轉還丹經要訣》。

〔一六〕《圖書集成》引《羅浮山志》：蘇元朗，嘗學道於句曲，(茅山。)得司命(大茅君。)真祕，遂成地仙。隋開皇中，來居羅浮，年已三百餘歲。居青霞谷，修煉大丹。弟子從游者聞朱真人服芝得仙，競論靈芝：春青夏赤秋白冬黑，惟黃芝獨產於嵩高，遠不可得。元朗笑曰：靈芝在汝八景中，盍向黃房求諸。諺云：天地之先，無根靈草，一意制度，產成至寶。此之謂也。乃著《旨道篇》示之。自此道徒始知內丹矣。(按此《羅浮山志》非明·陳璉所撰。)《郡齋讀書志》著錄《龍虎通玄要訣》一卷，蘇元朗撰，李氏家本題曰：青霞子，隋開皇時人。是蘇元朗號青霞子。《通志·藝文略》諸子類道家外丹著錄青霞子《寶藏論》一卷云：“蘇元明，號青霞子。”是元朗又作元明。《崇文總目》道書類著錄《龍虎金液還丹通玄論》一卷，《直齋書錄解題》題曰羅浮山蘇真人撰，《宋史·藝文志》神仙類題青霞子，《通志·藝文略》諸

子類道家外丹題曰晉·蘇元明撰。是羅浮山蘇真人，即青霞子，即晉·蘇元明。蘇元朗，朗作明，或避宋始祖玄朗諱，或誤作明。號青霞子，蓋居羅浮山青霞谷故也。《通志·藝文略》諸子類道家外丹著錄《青霞子授茅君歌》一卷，青霞子，晉太康時人。蘇元朗於隋開皇中居羅浮山，年已三百歲；故云晉人或晉太康時人，皆蘇元朗欺妄之談，謂其年已數百歲也。所謂嘗學道於茅山，得大茅君真秘者，其內丹之說，假託大茅君也。蘇元朗撰述，《崇文總目》，《宋史·藝文志》，《通志·藝文略》，《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所著錄，有《龍虎通玄訣》一卷，《龍虎金液還丹通玄論》一卷，《龍虎還丹通玄要訣》二卷，《寶藏論》一卷，《龍虎訣妙簡》一卷，《旨道篇》一卷，《太清石壁記》一卷，《太清石壁靈草記》一卷，《青霞子授茅君歌》一卷。

〔一七〕《上洞心丹經訣》卷中《修內丹法秘訣》：“然後握固如嬰兒，唇齒相著，舌拄上腭，呼吸綿綿，以眼視鼻，以鼻視臍，自覺身孔毛間，躍然如快，又如淫欲交感之美，以此驗之。或盤膝，或舒足，或坐，或立，或行，或卧，皆同陞妙理，具在其間。卧則不可睡，睡熟則氣散。如能晝夜無睡極妙。不能則少睡，漸漸減睡可也。常人胎息之功，當以子時至午時畢；不可以午時至子時。蓋子至午謂之六陽，其氣生。午至子謂之六陰，其氣死，無益於人。運胎息：抱素凝妙，閉鼻合眼，口不噓吸，如在胞胎中。初學者鼻口引氣而閉之，以心計，數一百二十次，方以口吐氣。出引氣而皆不可令耳聞其氣出人之聲。常令人多出少。以鴻毛著鼻上吐氣，鴻毛不動為法。漸學增其計息之數，久則至千數，則老者返少，死者更生，可以辟瘟疫，可以禁蛇虎，可以入水火，可以貫金石，可以辟飢渴，可以延年卻老，可以噓水火為之逆流。此法不可多食生菜肥鮮之物，令人氣強，難以閉禁。惜忿怒，忿怒則氣亂。胎息，其驗如此。（按以上胎息行氣，出自《抱朴子·釋滯篇》。）子宜秘之。口口相傳之道，非世之常文，勿示非人，秘之秘之。又運精氣自尾間夾脊入腦。尾間穴在第十九節。夾脊節（穴）在第十二節下。補腦法：其初當偃頭向後，緊閉大椎穴第三節，不令氣過。先緊閉夾脊不令氣過。大椎穴名上關。夾脊穴名中關。後漸漸一起直入腦滿。腦滿之後，丹自玄膺而下，其味甘，其氣香。至此則內丹成矣。久則有徵驗，或身如坐甌中。熱不可勝，稍息，或四肢身體內外，冷如寒冰，然後和焉。至北（此）地分，勿驚勿疑。後別有法，妙在心授口傳。入胎息法就，行迴風混合法，使精合神，神合氣，氣合真，混合神丹，百日丹成。修內丹至腦滿，當行三一九室默朝上帝之道。功成詔至，飛昇有期矣。”參閱宋·張伯端《玉清金笥青華秘文金寶內鍊丹訣》。按迴風混合帝一之道，出《洞真高上玉帝大洞唯一玉檢五老寶經》。

〔一八〕房中術，見宋·曾慥《道樞》卷三《容成篇》。《道藏》中尚有其他房中術書，以詞句隱秘，故難於檢出。其所用名詞亦與外丹術相同，宜注意之。

〔一九〕照德先生《讀書後志》卷二道書類：“《日月玄樞論》一卷，唐·劉知古撰。明皇朝為絳州昌明令。時詔求丹藥之士，知古謂神仙大藥，無出《參同契》，因著論上於朝。”據此，唐人已甚為推崇《參同契》。

〔二〇〕按《諸家神品丹法》卷四孫真人《丹經》內《五金八石章》，（孫真人疑為唐·孫思邈。）八石即曾青、空青、石膽、砒霜、硃砂、鹽、白礬、馬牙硝。《雲笈七籤》卷六十八，四黃即雄黃、雌黃、砒黃、硫黃。

〔二一〕見《說周易參同契與內丹外丹》引《修真太極混元指玄圖》。

〔二二〕見《說周易參同契與內丹外丹·南北宗傳授簡表》。

〔二三〕藥石異名隱名，見《太清石壁記》卷中、《黃帝九鼎神丹經訣》卷十二、《石藥爾雅》、《純陽呂真人藥石製》、《蓬萊山西竈還丹歌》、《軒轅黃帝水經藥法》、《陰真君金石五相類》、《通幽訣》、《真元妙道要略》、《大還丹照鑑》、《圖經衍義本草》。

〔二四〕孫思邈，見《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一《孫思邈傳》、元·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二十九等。

## 附錄六 說周易參同契與內丹外丹

葛洪《抱朴子》未嘗言《周易參同契》，故葛洪腦中無此書。《抱朴子·勤求》謂仲尼“亦不樂速死矣”，莊周“齊死生之論”實為虛妄。認為此書語言隱秘，並無明白之（外丹）法。

葛洪《抱朴子》述金丹，不援引《參同契》或魏伯陽之說，僅於其《遐覽篇》著錄《魏伯陽內經》一卷。其《神仙傳》卷二則云：魏伯陽作神丹，丹成，服之成仙。其所“作《參同契五相類》<sup>〔一〕</sup>，凡三卷。其說如解釋《周易》，其實假借爻象，以論作丹之意”。

梁·陶弘景鍊九轉神丹。其所纂《真誥》、《登真隱訣》，亦不援引《參同契》或魏伯陽之說。

至隋代，有青霞子蘇玄朗。《羅浮山志》曰：“隋開皇中，來居羅浮。”“乃著《旨道篇》示之。自此道徒始知內丹矣。”蓋自此始有內丹之稱，而葛洪之金丹，乃稱外丹。內丹書籍，行文隱秘，疑亦始自青霞子。《龍虎元旨》曰：“東嶽董師元於（唐德宗）貞元五年，受之羅浮山隱士青霞子。”則青霞子又似為唐代人，或依託青霞子，亦未可知。參閱《道藏劄記·草衣洞真子、雲牙子、元陽子》條。

在唐代，《昭德先生郡齋讀書後志》卷二道書類：“《日月玄樞論》一卷，右唐·劉知古撰。明皇朝為絳州昌明令。時詔求丹藥之士。知古謂神仙大藥，無出《參同契》，因著論上於朝。”此書今佚。宋·曾慥《道樞》卷二十六《日月玄樞篇》蓋節錄此書：“劉子（知古。）曰：道之所祕者，莫若還丹。還丹可驗者，莫若龍虎。龍虎之所自出者，莫若《參同契》焉。……世之淺見者，或以鉛黃花合於水銀，煨之為紫粉；或以朱砂、水銀、雄黃、曾青、空青、礬石、雲母，合煉而制伏之；或以諸青、諸礬、諸綠、諸灰結水銀以為紅銀，復化之以為粉屑；或以藥煮硫黃而成玉粉；或以硫黃用染銅葉，煉為赤丹；或以砒霜化銅，用鐵縮錫。非吾之所為也。或曰：金銀銅鐵錫者，五金也。雄雌礬膽曾空礬者，八石也。劉子（知古。）曰：此非吾之所謂也。”是劉知古《日月玄樞論》非外



丹，而主內丹說。但此文隱秘難解，又云“長生之要在乎保養，內外兼資，非專任一端，而後可冀也”。

五代蜀·彭曉有《周易參同契分章通真義》。彭曉又撰《還丹內象金鑰匙》，《雲笈七籤》卷十一《上清黃庭內景經》釋題：“外象諭即日月星辰雲霞之象，內象諭即血肉筋骨藏府之象也。”既曰內象，當述內丹。此書今佚。《雲笈七籤》卷七十蓋節錄此書。

北宋真宗祥符間高先《金丹歌》：“又不聞（淳于）叔通（徐）從事魏伯陽，相將笑入無何鄉，準《連山》作《參同契》，留為萬古丹中王。”此金丹歌亦述內丹，並以《參同契》為萬古內丹經之王。

及宋金，道教南北宗興，（見四一四頁南北宗傳授簡表。）專主內丹，斥外丹黃白為旁門邪術。南宗祖師張伯端《悟真篇》曰：“草木金石為滓質。”“何須尋草學燒茅。”“休鍊三黃及四神，若尋眾草便非真。”“竹破須將竹補苴，覆雞當以卵為之。萬般非類徒為巧，爭似真鉛合聖機。”“休泥丹竈費工夫，鍊藥須尋偃月鑪。自有天然真火育，何須柴炭及吹噓。”所述皆非外丹。

南宗之內丹，翁葆光曰：“夫鍊金丹大藥，先明天地未判之前，混沌無名之始氣，立為丹基。次辨真陰真陽，同類無情之物，各重八兩，立為爐鼎。假此爐鼎之真氣，施設法象，運動周星，誘此先天之始氣，不越半個時辰，結成一粒，附在鼎中，大如黍米，此名金丹也。取金丹一粒，吞歸五內<sup>〔二〕</sup>，擒伏一身之精氣，猶猫捕鼠，如鸚搦鳥，不能飛走矣。然後運以陰陽之真氣，謂之陰符陽火，養育精氣，化成金液之質，忽尾間有物，直衝夾脊雙關，歷歷有聲，逆上泥丸，觸上腭，顆顆降入口中，形如雀卵，馨香甘味美，此名金液還丹也。徐徐嚥下丹田，結為聖胎，十月胎圓火足，即脫胎沐浴，化為純陽之軀，無飢渴寒暑之患，刀兵虎兇之不能傷，而為陸地神仙。方始投於靜僻之地，兀兀面壁九年，以空其心，謂之抱一。九年行滿，行神自然俱妙，性命圓通，與道合真，變化不測矣，此名九轉金液大還丹也。”（見翁葆光《悟真篇註序》。）參閱張伯端《玉清金笈青華秘文金寶內煉丹訣》等。

北宗之內丹，據王頤中集《丹陽真人語錄》：“僕問曰：吾師之道有

作爲否？師曰：無也。雖歌詞中每詠龍虎嬰姁，皆寄言爾。是以要道之妙，不過養氣，人但汨沒利名，往往消耗其氣。學道者無他務，在養氣而已。夫心液下降，腎氣上昇，至於脾，元氣氤氳，則丹聚矣。若肝與肺，往來之路也。習靜至久，當自知之。苟不養氣，雖挾泰山，超北海，非道也。”又參閱丘處機《大丹直指》等。又《丹陽真人直言》（收入金·王勳《立教十五論》。）曰：“夫大道無形，氣之祖也，神之母也。神氣是性命。性命是龍虎。龍虎是鉛汞。鉛汞是水火。水火是嬰姁。嬰姁是陰陽。真陰真陽即是神氣。種種異名，皆不用着；只是神氣二字。欲要養氣全神，須常屏盡萬緣，表裏清靜，綿綿固守不動。三年不漏下丹結。六年不漏中丹結。九年不漏大丹結。圓備此名九轉大功，亦名三千功滿。三田圓備謂之神丹。法身輕舉，永爲神仙。”

翁葆光註釋本《悟真篇》，有讀《周易參同契》一段。

《悟真篇》翁葆光註云：“丹經萬卷，妙在《參同契》。”

南宋·陳顯微《周易參同契解》王夷序：“又古今諸仙，多尊《參同契》爲丹法之祖。”

南宋·王慶升《三極至命筌蹄》：“七返九還金液煉形者是也。（按此指內丹。）一時姤精，一日結胎，十月脫胎，三年無陰，是謂純陽之仙。六年絕粒，鼻無喘息，名曰至真。其骨黃金，其筋履蹈空，洞貫金石，此修仙之極致也。自老子、黃帝而下，凡飛騰變化之儔，皆修此耳。故老子作《道德經》以詔後世，黃帝著《陰符經》以彰厥旨。（按乃以內丹解《老子》、《陰符經》，《道藏》有此說。）真人魏伯陽因之作《周易參同契》，以極其底蘊。正陽鍾離權由之作《雲房三十九章》，以祛似是之惑。純陽呂崑緣之作《沁園春》、《霜天曉角》，及《窯頭脫空》等歌，以廣其志。華陽施肩吾修之，作《會真記》，以誘進學之士。雖皆發明道要，顯示機緘，然而火候法度，溫養指歸，並不曾說破。天台怡真先生謫自紫陽真人，宿德不渝，感西華夫人發樞紐，而授之以口訣。道成，授杏林石泰以《悟真篇》。杏林道成，授紫賢薛道光以《還元篇》。紫賢道成，授泥丸真人以《復命篇》。泥丸道成，授紫清真人白玉蟾以《翠虛篇》。厥後之聞道者，紫清之徒也。”〔三〕



國符按“九室指玄”當爲《仙鑑》卷八，《道樞》卷十五，《指玄篇》卷十二，《金碧篇》卷十四，《心鏡篇》卷二十四，《指玄篇》九室皆謂武當山九室岩。（按陳搏遇孫君仿，謂武當九室岩可居，遂往棲焉，服氣辟穀二十餘年。）

宋末元初俞琰《周易參同契發揮》阮登炳序：“《參同契》乃萬古丹經之祖。”

元北宗道士陳致虛《金丹大要》卷一：“且無知者妄造丹書，假借先聖爲名。切不可信，要當以《參同契》、《悟真篇》爲主。”

元·王道淵《還真集》明·初張宇初序：“若漢·魏伯陽做《易》撰《參同契》，本古文《龍虎經》而充越之，（參閱《道藏割記·草衣洞真子、雲牙子、元陽子》條。）以是丹道倡明，而不溺於金石草木雲霞補導之說；一明乎身心神炁自然之理；假卦爻晷刻以則之，靡不合乎奇耦象數也。厥後由鍾離雲房授唐·呂岩，則祖述其說。而歌辭論辯，庶得乎指歸之正。代亦不乏其人焉：若宋之張紫陽、石杏林、陳泥丸、白紫清、李玉溪、李清菴，皆一時傑出。凡其辭旨，亦不下伯陽，而互有深造默會者焉。”

清嘉慶十七年桐城方維甸《校刊抱朴子內篇序》：“道家宗旨，清淨沖虛而已。其弊或流爲權謀，或流爲放誕，無所謂金丹、仙藥、黃白、玄素、吐納、導引、禁呪、符籙之術也。秦漢方士，絕不附會老子。即依託黃帝，亦非道家之說。《漢書·藝文志》以黃帝諸篇分屬道家神仙，蓋本《七略》。《七略》又本於《別錄》。劉子政固誦習《鴻寶》，篤信神仙者。而典校祕書，仍別方技於諸子之外，不相殽也。東漢之季，桓帝好神仙，祠老子。張陵之子衡使人爲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都習。（國符按此用《想爾注》。）神仙之附會道家，實昉於此。《抱朴子內篇》古之神仙家言也。（《抱朴子外篇·自叙》“其內篇言神仙方藥、鬼怪變化、養生延年、攘邪卻禍之事，屬道家。”）雖自以《內篇》屬之道家，然所舉仙經神符，多至二百八十二種，絕無道家諸子。且謂老子泛論較略。莊子文子關尹喜之徒，祖述黃老，永無至言，去神仙千億里。尋其旨趣，與道家判然不同。又後世學仙者奉魏伯陽爲正宗。是書偶及伯陽《內篇》之名，並無一語稱述。惟《神仙傳》中，言《參同契》假爻象以說作丹之意而已。是稚川之學，匪特與道家異，並與後世神仙家無幾微之合。余嘗謂漢之仙術，

元與黃老分途。魏晉之世，玄言日盛，經術多歧。道家自詭於儒，神仙遂溷於道。然第假借其名，不易其實也。迨及宋元，乃緣參同爐火而言內丹，鍊養陰陽，混合元氣，斥服食胎息爲小道，金石符呪爲旁門，黃白、玄素（房中）爲邪術，惟以性命交修，爲谷神不死，羽化登真之訣。其說旁涉禪宗，兼附易理，襲微重妙，且欲併儒釋而一之。自是而漢晉相傳神仙之說，盡變無餘，名實交溷矣。然則葛氏之書，墨守師傳，不矜妙悟。譬之儒者說經，其神仙家之漢學乎。”小道旁門邪術，見《鍾呂傳道集》、《析疑指迷論》、《羅浮翠虛吟》、（收入《翠虛篇》。）、《中和集》、《瑩蟾子語錄》、《席上腐談》。《重陽立教十五論》第十一論混性命“性者，神也。命者，氣也。”

蓋晉南北朝金丹（外丹）術皆不用《周易參同契》。至唐代，推崇《周易參同契》爲內丹要籍。及宋金，道教南北宗興，專主內丹，推崇《周易參同契》爲內丹經之主。

俞琰《周易參同契發揮》卷三：

胡粉投火中，色壞復爲鉛。冰雪得溫湯，解釋成太玄。金以砂爲主，稟和於水銀。變化由其真，終始自相因。欲作服食仙，宜以同類者。植禾當以黍，覆雞用其卵。以類輔自然，物成易陶冶。魚目豈爲珠，蓬蒿不成櫝。類同者相從，事乖不成寶。是以燕雀不生鳳，狐兔不乳馬，水流不炎上，火動不潤下。

胡粉本黑鉛燒就，若投之火中，則復還爲鉛。冰雪乃陰氣結成，若沃以溫湯，則解化爲水。何者，返本還元，其理不客（國符按疑當作容。）不然也。鍊金之法，以砂爲主，而和以水銀。蓋水銀生於砂中，與砂爲同類之物。所以終始相因，而成變化，由其真也。《悟真篇》云：竹破須將竹補苴，覆雞常用卵爲之。萬般非類徒勞力，爭似真鉛合聖機。……

世間多學士，高妙負良才。邂逅不遭遇，耗火亡貨財。據按依文說，妄以意爲之。端緒無因緣，度量失操持。擣治羌石膽，雲母及礬磁。流黃燒豫章，泥汞相鍊飛。鼓鑄五石銅，以之爲輔樞。雜性不同類，安肯合體居。千舉必萬敗，欲點反成癡。僥倖訖不

遇，聖人獨知之。稚年至白首，中道生狐疑。背道守迷路，出正入邪蹊。管窺不廣見，難以揆方來。

《悟真篇》云：饒君聰慧過顏閔，不遇真人莫強猜。只爲丹經無口訣，教君何處結靈胎。蓋世間高才好學之士，不爲無人，而求其遇真師得正傳者，或寡矣。彼有燒煉三黃四神之藥，妄意以爲道在於是。殊不知五金八石，乃世間有形有質之物，其種類不同，其性質各異，安肯合體而並居哉。故凡爲此術者，莫不千舉萬敗，欲點成癡。何則，端緒無因緣，度量失操持故也。《指玄》三十九章云：訪師求友學燒丹，精選朱砂作大還。將謂外丹化內藥，元來金石不相關。蓋神仙金液大還丹，乃無中生有之至藥。而所謂朱砂水銀者，不過設象比喻而已。奈何世人不識真鉛汞，將謂凡砂及水銀。往往耗火費財，卒無成功。遂至茫然，反起虛無之歎。嗚呼，真道簡而不繁，至言淡而無味。人誰信之，誰行之。甚至得正傳而中道生疑，於是出正入邪蹊者有矣。《內指通玄訣》云：多恃聰明強是非，縱聞法要自相違之人也。背大道而守迷路，管窺天而不廣見，烏足與論方來無窮之玄奧哉。

前《參同契》二段，若不以內丹（魏伯陽在世時尚無內丹之稱，此乃唐宋之內丹。）之說，則將無法解釋。

俞琰《席上腐談》卷下：“予自（宋帝昀）德祐後，文場掃地，無所用心。但閉戶靜坐，以琴自娛，讀《易》讀內外二丹書，遂成四癖。”“內丹則集漢唐以來丹詩歌訣一百卷，名曰《通玄廣見集》。（元世祖）至元癸未，遇異人，授以先天之極玄，乃撰《參同契發揮》、《悟真衍義》等書，其癖亦已。”是俞琰以《周易參同契》爲內丹書。《還真集》：“至如《龍虎經》、《參同契》、《火記》六百篇，無非發明火候。”蓋由內丹家視之，《參同契》乃發明火候之書。火候者，煉內丹時之動靜也。

內丹所用名詞，往往與外丹相同，而意義迥別；茲舉例如下：（見四二〇、四二一頁插圖。）

葛洪所述金丹之義，見附錄五《中國外丹黃白術考論略稿》，與上

引內丹術所用金丹不同。還丹則《抱朴子·金丹篇》曰：“而丹砂燒之成水銀，積變又還成丹砂。”蓋水銀氧化而還成紅色之氧化物，故謂之還丹。此爲還丹最初之意義，（唐代外丹家所云還丹，其意義已不同。）與上引內丹術所用還丹之義亦不相同。

又內丹書隱祕難讀，茲抄錄數條，以說明內丹常用名詞之意義，俾便閱讀。

功夫口訣：玄關、玄牝、真土、陽晶、龍虎、鉛汞、爐鼎、藥物、火候、法度、沐浴、溫養、結胎、脫體。其意如下：南宋·周無所（疑係南宗道士。）《金丹直指》：

“其實玄關一竅玄牝之門，皆謂人念頭起滅處。”

“土者，迺中之異名也。得其中者，性命混一，湛然圓明，是謂陽晶。”

“龍虎鉛汞者，謂人心念念不停，如龍虎之猖狂，若鉛汞之難制。”

“爐鼎以身譬之，藥物以心中之寶喻之。身外無心，心外無寶。豈離此心，而求藥物，捨此而覓鼎爐。所以道不遠人，而人自遠耳。”

“火候法度等說，皆偏於動靜不得其中，故有此喻。若能動靜相忘，不靜中靜，不動中動，所謂陰陽處中，真土（按又云，土者，迺中之異名也。）會合，神仙之道畢矣。

“沐浴迺清靜之義，溫養謂中之義。”

“結胎脫體，譬超凡入聖之意。但能心不附物，神歸氣復，所謂換結聖胎。抱養月深，神金氣化，所謂脫體也。”

五行（五臟肝肺心腎脾。）、四象（金翁姤女嬰兒黃婆。）、青龍、白虎、朱雀、玄武、螭蛇、（五藏之氣。）金液、還丹、神水、華池、黃芽。其義如下：《內丹還元訣》：“夫修道者，先明五行，次曉四象，辯陰陽顛倒之術，識七寶運用之法。九仙真氣，須憑臟腑之中。八卦內屬，要知出處之因。彼中細瑣，一一具陳。鉛汞黃芽，列篇於後。

“夫五行者，肝肺心腎脾。

“肝屬東方，甲乙，木。肝是木藏。肝中有炁，名曰青龍。其炁從後夾脊腠道左邊脉路上來，流入眼中化淚，淚名真水，肝之餘炁，流入

上齶左邊，流者名曰金液。

“肺屬西方，庚辛，金，肺者是金藏，肺中有炁，名曰白虎。其炁從後夾脊腠道右邊脉路上來，流入鼻中化涕，涕名真金。肺之餘炁流入上齶右邊，流者名曰還丹。《內丹經說》云：上有金液還丹是也。

“心屬南方，丙丁，火。心者，是火藏。心中有炁，名曰朱雀。其炁屬前三道寶塔，從前中心脉路上來，入舌下，化津，卻咽入心，心中化穴，一名真火。血餘炁流入上齶右邊，流者名曰神水。

“腎屬北方，壬癸，水。腎名水藏。腎中有炁，名曰玄武。其炁從肚右邊脉路上來，入耳，巡還天界，卻走入於腎。腎中餘氣流入舌下右邊，流者名曰華池。《內丹經說》云：中有神水華池是也。

“脾屬中央，戊己，土。脾者，是土藏。脾中有氣，名曰騰蛇。其炁從夾脊腠道上來，入於肺，肺中化涎，名真土。涎之餘炁，流入脣內，名曰黃芽。

“夫四象者，一金翁，二姹女，三嬰兒，四黃婆。

“一，金翁者，肺中之唾。問曰：唾屬陰，因何名金翁。答曰：為上有還丹、金液、神水、華池、黃芽。和合為陽。為上陽上陰，故名金翁。即知天上有日，日中是純陽，日中有鳥，鳥有三足，屬西方庚辛金，內陰外陽，即名金翁。

“二，姹女者，是心中之穴。問曰：穴屬南方丙丁火，屬陽中，穴亦屬陽，何名姹女。即知天上有月，月是純陰。月中有兔，兔屬東方甲乙木。為上陽下陰。即名姹女。

“三，嬰兒者，是腎中之精。問曰：腎中之精，純陰。內名嬰兒。只知男子身純陽，內中有精，屬陰。為陽中有陰。名曰嬰兒。故曰坎男離女。

“四，黃婆者，是脾中之涎。涎者名真土。問曰：土脾屬陰，涎亦屬陰，因何無陰陽匹配。答曰：脾為上陰。涎為下陰。是為孤陰。故名黃婆。內七寶者，津水唾血神氣精。九仙真氣出在人身。鼻中入者，氣屬肝；出者，氣屬肺。口中吹者，氣屬腎；呵者，氣屬心，嘻者，氣屬脾。家長出用氣屬小腸氣，見人先怒者屬膀胱氣。見人喜者屬三焦家



氣。穀氣者通下泄之氣。”

《太清修丹祕訣》引《混元經》云：“天地造化成人，然父者木也，精者火也，二象元是一氣。木者主也，火即爲用。母者金也，精者水也。金即爲主，水即爲用。父與母，精與氣，此四象遇土即相生，不遇土即相剋。母之宮者，真土也。四象氣至此宮，自然相順，共聚爲寶。神氣精用，爲一身之主也。神者，脾氣也。氣者，金水之氣也。精者，火木之氣也。爲人身之三奇。”

又洞元子《內丹訣》：“且上丹田曰泥丸。中丹田曰絳宮。下丹田曰氣海，亦曰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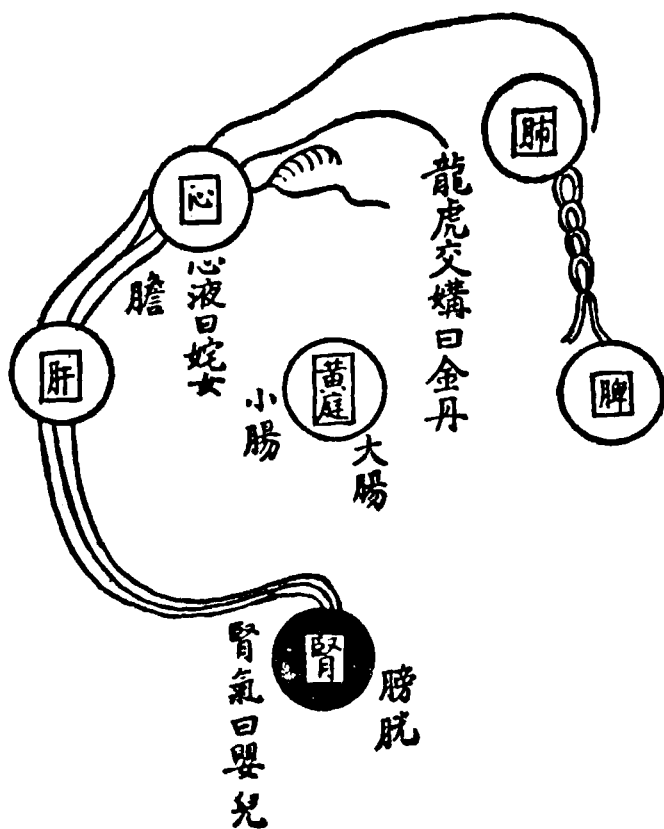
又內丹名詞意義，諸書所述，略有差異。

道藏所收內丹書，有一百二三十種。

房中術名詞與內外丹亦相同，見《道樞》卷三《容成篇》。又陰丹指房中術。

《修真太極混元指玄圖》：

真龍虎交媾內丹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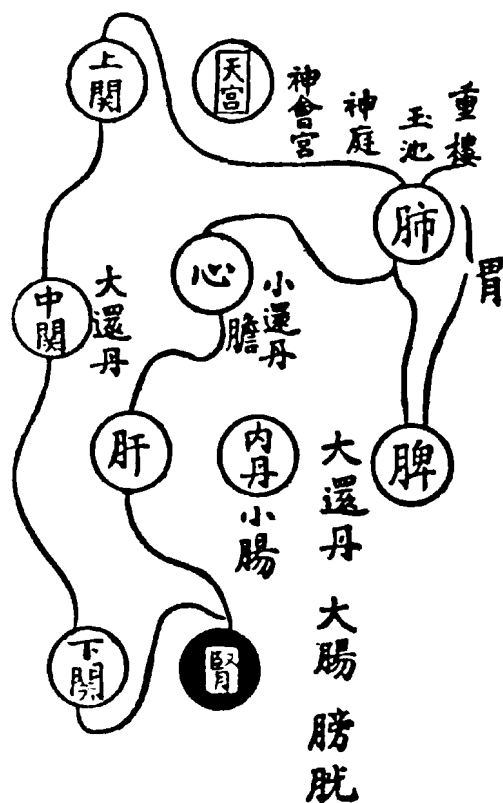


心液之上暗抱正陽之氣曰陽龍 腎氣之中暗負真一之氣曰陰虎  
秘傳內丹訣(有七門。)

紫金丹訣第一，(採龍虎內丹，六百日火候並足，以水火既濟了足，是曰紫金丹。紫金丹就當可上升。)金丹訣第二，(採龍虎結內丹，次以金液還丹修煉而成金丹，火候是六百日，全備當可不死。)龍虎內丹訣第三，(修煉而成，火候止是三百日，子足當可長生。)青金丹訣第四，(採肝真氣修煉而成。)紅金丹訣第五，(採心真氣修煉而成。)西華丹訣第六，(採肺真氣修煉而成。)太玄丹訣第七。(採腎真氣修煉而成。)

右內丹訣，無為中有為，並不存想導引。紫金丹就，棄殼昇天。金丹就，陸地神仙。龍虎丹就，長生不死。餘有一丹，自可返老，採之一日而成，不說三年九載，凡人有丹，如龍有珠，昇騰自如，丹之功也。

又，《還丹訣圖》：



自尾間穴起，一撞三關，至泥丸，合和神水，下降復還丹田曰大還丹。

自腎傳肝，自肝傳心，自心傳脾傳肺，周而復始，再至丹田曰小還丹。

秘傳還丹訣(有六門。)

九轉還丹訣第一，(以五臟真氣，三田真氣，合和神水，下丹曰而曰九轉。)

九轉功就，立可棄殼昇仙。)七返還丹訣第二，(以三陰三陽三返，晝夜一循環，三田都過，而曰七返，七返功就，立可棄殼昇仙。)大還丹訣第三，(以三田返復循環一次，而曰大還丹，大還丹就，不止長生，在世而亦昇舉塵骨，而曰羽客矣。)小還丹訣第四，(以五臟循環一次，而曰小還丹。小還丹就，不止安樂延年，而亦長生返老。)金液還丹訣第五，(以肺真氣合頂中神水，而曰金液，下還丹田，自可骨相金色，而體出金光。)玉液還丹訣第六。(以腎真氣，合心中神水，而曰玉液，下還丹田，自可換血爲膏，而身如玉樹。)

右件還丹訣，是出而復還本處，而曰還丹，非漱津咽唾，如人無內丹，而還丹自可改易肌膚，變換容儀。如人有內丹，而還丹澆灌真氣，早爲純陽，自頂中而下，入黃庭，經曰金液還丹，自腎中而復黃庭，曰玉液還丹矣。

## 注 釋

〔一〕《周易參同契》曰：“是非歷藏法，內視有所思。”按《抱朴子·遐覽篇》著錄《歷藏延年經》。《神仙傳·老子傳》云：所出度世之法有“思神歷藏”。《雲笈七籤》卷二十三引《老子歷藏中經》一條。《太平御覽》道部十七引《老子歷藏中經》一條，道部十八引《愁(疑即歷字。)藏經》一條，道部十九引《歷藏中經》一條。此書今佚。既曰內視有所思，疑係存思身神之法，非唐宋之內丹。

〔二〕此語出自張伯端《悟真篇》，此金丹並非外丹。其言曰：“藥逢氣類方成象，道在虛無合自然。一粒靈丹吞入腹，始知我命不由天。”翁葆光註：“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聖人故強名之曰道，強名之曰混元真一之氣。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聖人以同類二八初弦之氣，感而遂通，降靈成象，於空玄之中，一粒如黍，取而餌之，立乾己汞，化爲純陽之軀，與天地同久。”

〔三〕元·俞琰《席上腐談》卷下：“白玉蟾有《武夷集》、《玉隆集》、《海瓊集》、《金闕玉輪集》，又有留子元《問道集》，彭鶴林《問道篇》，皆門弟子所編。《群仙珠玉集》載張紫陽《金丹四百字》，石杏林《還源篇》，其文辭格調與玉蟾所作無異，蓋玉蟾託張、石之名爲之耳。陳泥丸《翠虛篇》亦是玉蟾所作，其首篇數首詩，皆元陽子詩。其後《紫庭經》、《羅浮吟》、《歸一論》與《武夷》等集如出一手。”

## 附錄七 道學傳集佚

### 輯《道學傳》叙

道家傳記，自《列仙傳》以下，晉代則葛洪有《神仙傳》十卷，北朝韋節有《樓觀內傳》三卷，陳·馬樞有《道學傳》二十卷。元人朱象先《終南山說經臺歷代真仙碑記》，及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三十，蓋據《樓觀內傳》；故今尚得藉以窺見其涯略。惟《道學傳》則散佚已久。近撰《道藏源流考》，簡閱藏經，見諸書引此傳，其所載道士，多不見於他書者。即隨見摘錄，其後乃詳檢道藏類書，輯成此篇。夫六朝道書，晚近所存十無三四，又況南朝道士多賴此已傳於世者。治《道藏》之士，得此輯本，或有所裨益歟！一九四三年十月叙於昆明。

《茅山志》卷十五《采真游篇》：“馬樞，字要理，扶風郡人也。博極經史，尤善佛書及《周易》、《老子》義。邵陵王綸爲南徐州刺史，引爲學士。（遇侯景之亂）綸舉兵援臺，留書二萬卷付樞，樞肆志尋覽。殆徧，乃喟然歎曰：吾聞貴爵位者以巢由爲桎梏，愛山林者以伊呂爲堯庫，束名實則芻芥柱下之言，翫清虛則秕糠席上之說。稽之篤論，亦各從其好也。比求志之士，望塗而息，豈天之不惠高尚，何山林之無聞甚？迺隱於茅山，有終焉之志。陳天嘉元年，文帝徵爲度支尚書，辭不應命。目精洞黃，能視閭中物。有燕雙巢其庭樹，馴狎闌廡，時至几案，春來秋去幾三十年。大建十三年卒，撰《道覺論》行于世。”

附

歷代藝文志著錄《道學傳》：

《隋志》史部雜傳類：《道學傳》二十卷，不著撰人。

《舊唐書》乙部雜傳類：《學道傳》二十卷，馬樞撰。

《新唐志》丙部神仙家：馬樞《學道傳》十二卷。

《通志略》道家傳：《道學傳》二十卷，馬樞撰。

《道藏闕經目錄》卷下：《道學傳》，不著卷數撰人。

《茅山志》卷九：《道學傳》二十卷。

摭摭書目：

《三洞珠囊》(簡稱《珠囊》。)十卷。

《上清道類事相》(簡稱《事相》。)四卷。

《道德真經廣聖義》五十卷。

《仙苑編珠》(簡稱《編珠》。)三卷。

《三洞群仙錄》二十卷。

以上涵芬樓明《正統道藏》本。

《文選》李善注，湖北崇文書局刊本。

《初學記》，明·錫山安國刊本。

《太平御覽》，《四部叢刊》三編景宋刊本，又據鮑崇城刊本校。

《事類賦》，明都事錫山華麟祥刊本。

《藝文類聚》、《北堂書抄》、《白孔六帖》、《事文類聚》、《太平廣記》，皆未引是書。

## 第二卷

夏禹撰真靈之玄要，集天官之寶書，書以南和丹繪，封以金英之函，檢以元都之印。(《文選》李善注卷三十一惠休《別怨》注。《御覽》卷六百七十六云：禹封五符以金英之函，檢以玄都之印。按見《太上靈寶五符序》。)

洞室中有金城玉屋，真文所在也。(《事相》卷四宅宇靈廟品引。《御覽》六百七十三引無也字。)

四方有玉柱，題曰九泉洞庭之墟。(《事相》卷四引，又見《太上洞玄靈寶五符序》)

萬流屋者，乃項託之所居。(《事相》卷四引。)

洞室中有太陰堂，龍威丈人所見真文之所處也。

龍威丈人人洞穴，洞室中有太陰堂，於玉房之中見一卷素書，字不可解也。(《事相》卷一引。)

又曰龍威丈人山中得道者也，時人莫知其名號，曰山隱。(《御覽》卷六百六十六引。)

吳王闔閭得真文不解，封以黃金之檢，印以玉皇之章，以問魯大夫孔子。（《御覽》卷六百七十六引，又見《太上洞玄靈寶五符序》卷上。）

### 張天師

張天師棄家學道，負經而行。入嵩高山石室，隱齋九年。周流五嶽，精思積感，真降道成，號曰天師。（《珠囊》卷五長齋品引第二，又卷五坐忘精思品引第二，錄自張天師周流五嶽，至號天師。）

又曰：張陵博學，及河洛天文悉窮其妙，靜處衡門，不求聞達，彈琴詠詩順志而已。（《御覽》卷六百六十六引。）

### 許邁

許邁，字叔玄，清虛接真，遐棲世表，志在往而不返，故自改名遠遊。（《御覽》卷四百一十引。）弱冠詣郭璞，筮告曰：君元吉自天，宜學升遐之道。乃師鮑靚，後與同志東遊名山，餌朮，斷穀，能閉氣千息。初止桐廬、新城、臨安，所在作樓閣，開後門，上山采藥，經月不返。每言映好山林，猶魚得水也。（《仙苑編珠》卷中引。）

小時名映，後自改名遠遊。入新成道山，服苕藤穀，常服氣，一氣千餘息。晉永和中（穆帝），移入臨安西山也。（《珠囊》卷三服食品引。）

無石飴餅，以鍾乳代之。此二物，皆石上之津所生。（《珠囊》卷三服食品引。）

與高陽許詢並治高節，同志齊名，詢能清言，兼有詞藻，邁博學亦善屬文。（《御覽》卷四百九引。）

入臨安西山，經日不返，亦不知所之。先娶散騎常侍吳郡孫宏女為妻，邁居臨安山中，為書謝遣其妻云：歛聞懸雷之響，山鳥之鳴，自為《簫韶》（舜樂名）九成，不能勝也。偶景青窗之下，棲息巖岫之室，以為殿堂廣廈，不能過也。情願所終，志絕於此，吾其去矣，長離別矣。（《御覽》卷六百六十六引。）

晉永和二年，移入臨安西山也。與王羲之父子為世外之交，羲之亦辭榮養生，每造邁，彌日忘歸，詩書往復，多論服餌。（《御覽》卷六百六十九、卷四百一十引，按《晉書·許邁傳》遺王羲之書云：“自山陰南至臨安，多有金堂玉室，仙人芝草，左元放之徒，漢末諸得道者皆在焉。”）

高平閻玄之、瑯琊彭初皆就遠遊受業。遠遊曰：閻君可服氣以斷

穀，彭君宜須藥以益氣。遂教彭以餌朮，並委質伏事。三年，遠遊曰：君以解此，但當勤修之耳。專修矣，心如死灰，形如委骸，可各索清靜處，以自精妙。於是玄之往於潛(山)，餌朮爲務也。(《珠囊》卷三服食品引。)

### 許道育

許黃民女道育，宋孝建元年甲午歲於埭山亡，世謂之許大娘。卧尸石上，尸壞不殯，常有香氣也。(《雲笈七籤》卷八十六引。)

### 第三卷

#### 云名正

戴甘露有惡疾，流諸海裔。云名正見曰：可治也。爲治數日便愈。

治中抗侯大富，女病經年，千醫百道，靡不畢祈，增而不損。云名正詣門，云：能使女差。抗侯傲然未之接也。凡諸言術而不驗者既多，又見正之弊衣徒跣，意以爲狂，而弗信。正狀謂能治固疾，請女出。侯大怒，且女病積久，無能出理。女忽問家人誰欲見我，便著衣履整飾而出。侯大驚。正曰：女郎已差，便可還內。於是舉家始服其神驗也。(《珠囊》卷一教導品引。)

#### 燕濟

燕濟，字仲微，漢明帝末時人也。少好道德，亦不仕於世矣。初入華陰山，服朮及大黃精，種雲母、雄黃、丹沙、芝草也。(《三洞珠囊》卷三服食品引。)周遊名山，後居武當山，寢息無常所，或因積石，或倚大樹，四時衣服不變。恒散髮，亦有練巾。(《御覽》卷六百六十六引。)惟月朔節乃著之，時復一琴一詠，常有黃白雲覆其上，後辭別交友，乘雲而去。(《西嶽華山志》。)

#### 王嘉

王嘉，字子年，隴西人。在東陽谷口，(按在渭南縣東。)鑿岩爲穴而自居，不食五穀，不衣華麗，清虛服氣，不與世交。姚長慕容迎之不應也。(《三洞珠囊》卷三服食品引。《御覽》卷六百六十六引首四句，無“爲”及“而自”。)其徒數百，各自穴處，爲人貌短陋，而聰察滑稽。有問世事，善惡終不直說，過率有驗。(《御覽》卷六百六十六引。)

## 第四卷

### 范豺

范豺，(或作儕字。)巴西閬中人也。白皙而美髮，秀眉明目，容止都雅。不言先見，不說機祥。閑恬無欲，終日默然。結絡敗布，以繩爲網，披苦纒得蔽形。冬夏徒跣，脚不皴裂。四時無寢。飢(原注音肌。)若處子。美姿顏，應接恒笑，衆咸敬而安之。(《三洞珠囊》卷二貧儉品引豺下有者字，無白皙秀眉二句。按北魏·酈道元《水經注·江水二》：(范儕)自言巴東人，少遊荆土，而多盤桓縣界。惡衣糞食，蕭散自得。言來事多驗，而辭不可詳。人心欲見，歎然而對；貌言尋求，終弗遇也。)

太元十四年到荊州，居于南郡枝江縣之富城洲尾巴芒中，亦有屋宇，不障風霜，以桑柴爲牀，束藁插其間。有一空簞、一瓦瓶裝檐，枕倚以卧。或有十日荷檐乞食，口絕粳梁醪醴，滋味果實唯麤。粟飯菜羹，食一升許，便過旬日也。行甚駛，語甚急，自非精意聽受，略不可解。恒小坐恭敬，不以高卑易心，不與俗中榮貴人語。恒閉眼不聽聲樂，恒卧而獨語。人問之，輒云王建武來。俄又作餘端應對，不可尋檢也。(《三洞珠囊》卷二貧儉品引。)

生資一毫悉無，簞瓶悉空也。(《三洞珠囊》卷二貧儉品引。)

遙視其衣服雜色敗布帽。又數十年，故物殊覺不淨，既至，甚香潔也。(《三洞珠囊》卷二貧儉品引。)

### 任敦

任敦，字尚能，博昌人。永嘉中投雲陽山。(即茅山。)服赤石脂，時復出入人間，皆手執經科，教示愚民。於是遠近穆然從化。(《三洞珠囊》卷一教導品引。《雲笈七籤》卷一百一十有傳云：任敦，博昌人也。少在羅浮山學道，後居茅山南洞，修步斗之道及《洞玄五符》。能役鬼召神，隱身分形。玄居山舍，虎狼不敢犯。)敦竊歎曰：衆人雖云慕善，皆外好耳，未見真心可與斷金者。(《御覽》卷六百六十六。)

敦所居山舍西十五里有一石室，西南二里復有一石室，皆容數十人。西南室，父老傳云有銅牛出，皆銅鞮銅卷，相傳號爲銅室，曲入至深立，北通潢池而洞崑崙，每三元齋戒之日，敦往二室祈禱，皆髣髴真



形。(《御覽》卷六百六十七。)

人有極惡之病，人理所棄者，得敦救治，莫不蒙濟。如此有數。少語言，或時說將來吉凶，咸如所言。人有病問之者，答云無所苦，必不危亡；默而不言，則皆不救。(《三洞珠囊》卷一教導品引。)

(西晉懷帝)永嘉初，天下擾攘，棄官南渡，遂抗志俗外，居於山林。忽有一人長丈許，敦問之，此人自稱是阿那窟老君見使來問訊，敦問：老君常在何許。答曰：常在天上，復遊世間。又恒經過而去，復有所止，答云：時往大治及仙圖中。敦後逆知孫恩之禍，乃尸解於木沼山。(《三洞群仙錄》卷三引。)

### 杜炁(曷)

杜炁，字子恭，及壯，識信精勤，宗事正一。少參天師治錄，以之化導，接濟周普，行己精潔，虛心拯物，不求信施。遂立治靜，廣宣救護，莫不立驗也。(《三洞珠囊》卷一教導品引。)

為人善治病。人間善惡皆能預覩。上虞龍稚、錢唐斯神，並為巫覡，嫉炁道王，常相誘毀。人以告炁，炁曰：非毀正法，尋招冥考。俄而稚妻暴卒，神抱隱疾，並思過歸誠，炁為解謝，應時皆愈。神晚更病，炁語曰：汝藏鬼物，故氣崇耳。神即首謝曰：實藏好衣一箱。登取於治燒之，豁然都差。(《三洞珠囊》卷一教導品引。)

王羲之有疾，請杜炁。炁謂弟子曰：王右軍病不差，何用吾為？十餘日而卒。(《三洞珠囊》卷一教導品引。)

陸納為尚書令，時年四十，患瘡，告炁云：奕世短壽，臨終皆患此瘡。炁為奏章，又與靈飛散，謂曰：“君命已過，可至七十。”果如其言也。(《三洞珠囊》卷一教導品引。)

### 吳猛

吳猛，字世雲，有道術。(《御覽》卷六百六十四作雲世。《事相》卷一仙觀品、卷四宅宇靈廟品引首二句，皆作字世雲。)屬大疫癘，競造吳猛乞水。猛患其煩，乃纂江水方百步，隨意取之。病者得水皆愈也。(《珠囊》卷一教導品引。)

道士舒道雲病瘡三年，治不差。吳猛授以《三皇詩》，使諷之，上口，所疾頓愈。(《珠囊》卷一教導品引。)

庾亮聞其神異，厚禮遺之來武昌，尋求歸，辭以筭盡。請具棺，庾公閔然，即日發遣，未達家五十里而終，形狀如生。（《御覽》卷六百六十四。）

登山詩云：仰瞻列仙館，俯察王神宅。（《事相》卷一引。）

### 辛亥子

辛亥子，字延期，隴西定谷人也。漢明帝時人也。少好有道，遵奉法戒，至心苦行，日中菜食，鍊形守精，不遺外物，或遊山林，屏棄風塵。志願憑子晉於緱岑，侶陵陽以步玄，故改名爲玄子，而自字爲延期矣。（《珠囊》卷五長齋品引，按《道迹靈仙記》有《靈人辛亥子自序》一卷，此書兩《唐志》皆著錄。《真誥·闡幽微》引《辛亥子自叙》。靈人即與神交通的人。玄子詩序：玄子字延期，隴西定谷人也。漢明帝時，諫議大夫、上洛雲中趙國三郡太守辛隱之子也。玄子少好至道，遵奉法戒，先世殃流，享年不永，沒命於長津。西王母見我苦行，酆都北帝潛我道心，告敕司命，傳檄三官，攝取形骸，還魂復真，使我頤胎，位爲靈神。）

## 第五卷

### 東方朔

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潔其道而穢其跡，清其質而濁其文。若乃遠心廣度，宏才麗辯，侗儻博物，觸類多能也。（《珠囊》卷二輶光品引。）

### 嚴君平

嚴君平者，名遵，蜀都人也。非其服弗服，非其食弗食。常賣卜成都市，日得百錢，足以自養，則閉肆門，下簾修道。沈深不作，苟見不治，苟德久幽，而不改其操。未嘗仕，年九十餘終于家。（《珠囊》卷二輶光品引，又卷一教導品引，第五卷錄首三句。《御覽》卷六百六十六引首三句，作嚴遵，字君平。）

修道自保，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臣言依於忠，與人弟言依於順。各因其發，導之以善。蜀中化之，從其言者過半也。（《珠囊》卷一教導品引。《御覽》卷六百六十六引自修道以善。第二第三第四句皆無依於二字。）

### 安丘望之

安丘望之，字仲都，成帝時京兆長陵人也。病篤，弟子云沙都與安丘於庭樹下，安丘曉然有痊。時冬月，鼻聞李香，開目則見雙赤李著枯

枝，都仰手承李，李自墮掌中。安丘食李，所苦盡除，身輕目明。遂隨都去，莫知何在也。（《珠囊》卷一救導品引。）

### 郭文

郭文，字文舉，河內人也。得疫病，怠困，不服藥。云：命不在於藥也。不食二十餘日，亦不消瘦。後卒，殯于餘杭臨安縣。（《珠囊》卷一救導品引。）

### 劉凝之

劉凝之，字志安，小名長年，南郡枝江人也。少抱尪病，風眩迷謬，累載彌增也。（《珠囊》卷一救導品引。）

居衡山之陽，採藥服食，受天師化民之道，夫妻並共佩帶。救物災危，亟有神驗也。（《珠囊》卷一救導品引。）

奉道精進，（宋文帝）元嘉十四年於精思所，忽覺額上慘痛，搔之得寶珠九枚。即汎以清水，輝耀竟室。于時臨川王鎮江陵，求看寶珠，即分三枚付信也。（《珠囊》卷五坐忘精思品引。）

王公贈遺，一無所受。家財事業，悉分與弟姪。出於蒿萊之中，而為環堵之室，非力作不取也。夫妻齊操，能以苦節自安，不拘小節。常與妻共取茭車入市門，隨物貴賤而賈之。周食餘，便以乞人。雖復荒年絕粒，不革其操。妻梁州刺史郭詮女，遣送豐華，凝之悉分贍親屬，以盡為限，婦亦無愠心也。性好山水，乃攜妻子跨崖越嶺，為小蓬室，妻子皆從，不知所終也。（《珠囊》卷二貧儉品引。）

## 第六卷

### 諸慧開

諸慧開，字智遠，吳興烏程人也。性處幽靜，常習閑寂，精思內修，每絕遊往。或問何能幽悒如此？答曰：論動則六合未曠，語靜則環堵有餘。（《珠囊》卷二輶光品引。）

每以戒行自修，拯濟為務。（武帝永）齊大明八年，天下饑饉，慧開薄有穀實，乃賑，鄉邑賴之。有三人積饑食飽而致死，其家訴縣，稱慧開飼殺饑人，苦相誣謗。縣令笑曰：乞食飽死，反怨主人，法無此科。而遣不問也。（《珠囊》卷一救導品引。按諸慧開為褚慧開之誤寫，據《浙江通志》卷一百八

十八引嘉靖《烏程縣志》：褚慧開，字智遠。）

### 褚伯玉

褚伯玉，字元璩，吳郡錢塘人也。隱霍山，鍊液餐霞，積年絕粒也。（《珠囊》卷四絕粒品引；《事相》卷一仙觀品引。）

早慕冲虛，年十八父爲娶，婦入前門，伯玉後門出，往剡居瀑布山，性耐寒暑，在山三十餘年，隔絕人事。（《御覽》卷六百六十六引。）

隱南嶽瀑布山。妙該術解，深覽圖祕，採鍊納御，靡不畢爲。齊高祖詔吳會二郡以禮資迎，又辭以疾。俄而高逝，高祖追悼，乃詔於瀑布山下立太平館。初，伯玉好讀《太平經》，兼修其道，故爲館名也。（《事相》卷一仙觀品引。）

一說伯玉初遊南嶽，路入閩中，飛湍走險，伯玉泊舟晚，瀨衝颿忽起，山水暴至，激船上巔，崩落絕嶂，徒侶以爲水漬，緣阻尋求，見伯玉自若，以小杖搗舟，涉不測之泉，衆以駭伏，入霍山而去。初隱瀑布山，齊高祖欽其風，欲與相見，辭以疾而去，帝追恨，詔瀑布山下立太平觀，孔稚圭立碑。（《御覽》卷六百六十六引。）

## 第七卷

### 陸修靜

陸修靜，字元德，吳興東遷人，吳丞相凱之後也。母姚氏懷之，有一老姥告之曰：生子當爲人天師。（《三洞群仙錄》卷二引。）及生之日，蹠（音隻）有重輪，（足有雙蹠）掌有大字，身有斗文也。（《珠囊》卷八相好品引。）家本奧室，早涉婚宦。雖外混世務，內守貞樸，少已習斷穀，別牀獨處也。（《珠囊》卷三服食品引。）嘗謂同僚曰：時難再得。乃遺棄妻子，脫落營務，專精教法，不拾寤寐。（《三洞群仙錄》卷二引。）

隱雲夢山修道，（《珠囊》卷一教導品云廬山瀑布山。）暫下尋藥，進過故鄉，停家數日。女忽暴病，命在晷刻，家人固請救治。先生歎曰：我本委絕妻子，託身玄極。今之過家，事同逆旅，豈復有愛著之心？於是拂衣而出，直逝不顧。去後一日，女病即愈也。又云：修靜素有氣疾，齋藥入山，別處一室。俄而爲火所燔，弟子欲撲滅之。先生曰：不須救。此是冥道不許吾持藥耳。吾病行當自差。少日而瘳也。（《珠囊》卷一教導

品引。)

宋文帝召之於內，講理說法，不捨晨夜，孜孜誘勸，无倦於時也。

(《珠囊》卷一教導品引。)

於廬山東南瀑布巖下，起觀名曰簡寂，處所幽深，構造壯異，見者肅然，興崑閬之想，後人因以修靜號曰簡寂先生。(《事相》卷一仙觀品引。)

宋明帝思弘道教，廣求名德，悅先生之風，遣招引。太始三年三月乃詔江州刺史王景宗以禮敦勸，發遣下都。先生辭之以疾，頻奉詔。帝未能致，彌增欽佇，中使相望，其在必至。先生乃曰：主上聰明，遠覽至不肖，猥見採拾，仰惟洪春，俯深慚惕，老子尚委王官以輔周室，仙公替金錫佐吳朝，得道高真猶且屈己，余亦何人，寧可獨善乎？即命弟子陳飄之出都也。

初至九江，九江王問道佛得失同異，先生答在佛爲留秦，在道爲玉皇，斯亦殊途一致耳。王公稱善。至都，勅主書計林子宣旨，令住後堂。先生不樂，權住驃騎航扈客子精舍。勞問相望，朝野欣屬。天子乃命司徒建安王尚書令袁粲設廣嚙之禮，置招賢座，盛延朝彥，廣集時英，會于莊嚴佛寺。

時玄言之士飛辯河注，碩學沙門抗論鋒出，犄角李釋，競相詰難。先生標理約辭，解紛挫銳。王公嗟抃，遐邇悅服。坐畢，奏議於人主。旬日間，又請會於華林延賢之館。帝親臨幸，王公畢集。先生鹿巾謁帝而昇，天子肅然增敬，躬自問道，諮求宗極。先生標闡玄門，敷釋流統，並詣希微，莫非妙範。帝心悅焉。王公又問，都不聞道家說二世？先生答：經云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既已有先，居然有後。既有先後，居然有中。《莊子》云：方生方死，此並明三世。但言約理玄，世未能悟耳！朝廷欲要之以榮，先生眇然不顧。宋帝乃於北郊築崇虛館以禮之，盛興造構，廣延勝侶。先生乃大敞法門，深弘典奧，朝野注意，道俗歸心。道教之興，於斯爲盛也。(《珠囊》卷二敕追召道士品。)

太始七年四月，明帝不豫。先生率衆建三元露齋。(《御覽》卷六百六十七引。)(光按，塗炭齋又稱“三元露齋”，取其露天之意，壇場一般設在露天，所謂“法於露地立壇”。宋明帝誅諸弟，暴君也，故修靜曾事暴君。)爲國祈請。至二十日，雲陰風

急，輕雨灑塵。二更再唱，堂前忽有黃氣，狀如寶蓋，從下而昇，高十丈許，彌覆階墀。數刻之頃，備成五色，映暖檐楹，徘徊良久，忽復迴轉至經臺上，散漫乃歇。預觀齋者，百有餘人，莫不皆見。事奏，天子疾瘳，以爲嘉祥。（《珠囊》卷一教導品引。）

卜居廬嶽，召赴金陵。一旦謂門人曰：吾將還舊隱。俄偃然解化，膚色暉映，異香芬馥。山中諸徒悉見先生還山，儀服鮮華，衆皆驚異，俄失其所。（《三洞群仙錄》卷二引。）

### 孟景翼

孟景翼，字道輔，平昌安丘人也。梁武帝天監二年置大小道正，時爲大正，屢爲國講說。（梁武帝天監）四年建安王偉於座問曰：道家經教科禁甚重，《老子》二篇盟誓乃授，豈先聖之旨，非凡所說耶。景翼曰：崇祕嚴科，正宗妙化，理在相成，事非乖越。（《御覽》卷六百六十六引。）

一說孟景翼，字輔明，軻之後也，性至孝，齊竟陵王盛洪釋典，廣集群僧，與景翼對辯二教邪正，景翼隨事剖析，辭理無滯，雖藺生（藺相如。）拒羸，來公折魄，蔑以加焉。（《三洞群仙錄》卷十六引，又《南齊書·顧歡傳》：“吳興孟景翼爲道士，（齊武帝）文惠太子召入元圃園衆僧大會，子良使景翼禮佛，景翼不肯。”蒙文通《校理成玄英疏叙錄》指出：“隋唐道宗之盛，源于二孟（孟景翼和孟智周）……孟氏之傳，出於顧氏。”）

梁竟陵王（應爲齊竟陵王。）遇《靈寶經》一部，看便以擲地。少日便手發疽瘡，痛楚特甚，遂遣馮先生首謝。先生爲作悔辭，備加嫌疑，雖蒙少差，終爲此疾而亡也。（《珠囊》卷一教導品引。）

義嘉構難，景翼星夜往赴，經行失道。時一人黃衣黃冠，在其前引路。既得道，乃失所在。（《御覽》卷六百七十五引。）

## 第八卷

### 顧歡

顧歡，字玄平，一字景怡，吳郡吳人也。白山村多邪病，村人告訴求哀。歡往村中爲講《老子》，纂地獄。有頃，見狐、狸、鼯、鼯自入獄中者甚衆，疾者皆愈也。（《珠囊》卷一教導品引。）

宋顧歡善道衍，弟子鮑雲綬門前有一株木，大十餘圍，上有精魅，

歡印木，木即枯死。又有病邪者問歡，歡曰：家有何書。答曰：唯有《孝經》。歡曰：可取《仲尼居》（按《孝經》首章開宗明義章第一句：仲尼居，曾子侍。）置病人枕邊恭禮之，自差。而後病者果愈。（《三洞群仙錄》卷二十引。）

按：南朝宋泰始三年顧歡造《夷夏論》，云于闐西五百里有比摩寺，云是老子化胡成佛處。

### 陶弘景

陶弘景，字通明，魏郡平陽人也。神儀端潔，形長七尺二寸，頭聳耳高，兩耳各有十餘長毛，右股內有數十黑子，多作七星文，眼中見有奇異光象也。（《珠囊》卷八相好品引。）

篤好黃老，備參道法，自稱華陽隱居。好行陰德，拯濟困窮，恒合諸驗藥，給施疾者，遠近賴之也。（《珠囊》卷一教導品引。）

自號華陽隱居，常謂人曰：我心恒如懸鏡，觸物不遺。好行陰德，拯濟困窮，合施諸藥，遠近賴之。平生嘗晝眠，讀書必至半夜，好聞松風之聲，少絕肥羶，晚惟進飶飯、苔紫菜、生薑，飲酒能至一斗，而斷不醉也。（《御覽》卷六百六十六引。）

初憩句容縣之句曲山，登巖告靜。及齊明帝踐祚，恐幽祇未協，固請隱居，詣諸名嶽，望袂展敬。遂周旋五郡，經歷三年。事訖，迎還，令憩鍾嶺，使人往來，月有數四。餉賜重疊，隨意所求。朝野書疏，交為煩黷也。（《珠囊》卷二勅追召道士品引。）

明帝時，棲憩鍾嶺隱居，更造樓，深自潛匿，以修道也。（《珠囊》卷二輶光品引。）

梁天監十五年，為陶隱居建太清玄壇，以均明法教也。（《事相》卷一仙觀品引。）

齊建武二年，陶受勅東祈名山，困尋經典也。（《珠囊》卷二勅追召道士品引）

## 第九卷

### 薛彪之

薛彪之，晉陵人也。服御衆藥，年高色少，鬚髮緇潤也。（《珠囊》卷八相好品引；《事相》卷一仙觀品引。）

齊高帝時，往茅山結宇，松餐澗飲，彌歷年歲。齊高帝時革命，訪

求道逸，知彪之守志丘壑，不顧榮位，乃敕於此山爲金陵館主也。（《事相》卷一仙觀品引。）

齊建武二年，停東川，採訪真祕，三年乃反，啓救於大茅山東嶺，立洞天館也。（《事相》卷一仙觀品引。）

聞陶隱居委紱架石室，與蔣負芻鄰居接宇。彪歎曰：彼二人者可爲道友，何爲久滯東川？於是命棹來歸，便相就共住，日夕講習。（《御覽》卷四百九引。）

### 蔣負芻

蔣負芻，義興人也。與晉陵薛彪之爲俗外之交，去來茅山，有志棲託。齊永明中暫往陶隱居，一過便盡素契，陶後解紱結宇中茅，（中茅山。）仍請負芻度嶺相就，經典藥術常共論之。（《御覽》卷六百六十六。）

齊高皇帝於山造館，建元二年，敕請於宗陽館行道也。負芻又於許長史舊宅立陪真館，應接劬勞，乃以館事付第二息弘素，專修上法也。（《事相》卷一仙觀品引。）

### 潘洪

潘洪，字文盛，會稽山陰人也。爲性好賑施，一冬數過作寒服，爲施貧乏，隨捨更營也。（《珠囊》卷一教導品引。）

辭家人山修稟上法，陶貞白見而悅之，遂與投分，共遊諸處，尋求真書。（《御覽》卷四百九引。）

## 第十卷

### 東鄉宗超

東鄉宗超，字逸倫，高密黔陬人也。幼而離俗，不涉婚宦，立行精懇，人所不堪。日中而餐，餐止麻麥。門人眷屬，皆慕蔬肴。所處精廬，鮭味不進也。（《珠囊》卷五長齋品引。）

乃捨所居舊宅爲希玄道觀，（《事相》卷一仙觀品引。《珠囊》卷五長齋品云住希玄館，故觀當作館。）乃薙草結庵，編蓬捶槿，躬與門徒自運筋力，雖未雕削，不日而就也。梁武帝三教兼弘，制皆菜食，雖有詔勅，罕能遵用。逸倫奉行。於是館中法衆，莫不菜蔬。私有犯觸，即加斥遣，乃至厨醮不血味。遠近嗟稱，獨爲清素也。（《珠囊》卷五長齋品引。）



梁簡文時，廬陵威王在鎮大爲起造房宇，廊廡莫不華壯，供養法具，咸悉精奇，唯先生所居，茅茨不改，衣服林帷，務存簡率。常坐一圓枯，移榻遂有膝痕，弁冠菅席，決不換也。（《事相》卷一仙觀品引。）

亟經凶年，常大施食，遠近投集，日中甚衆。每至冬天，輒多作襦襖，隨緣寄人，使爲布施也。（《珠囊》卷一教導品引。）

嘗露壇行道，匱（原注音廉。）中香盡，自然滿盈。又鑪中無火，而煙氣自生，氛氳周遍，久之不歇也。（《御覽》卷六百六十六引匱作奩；周作週；煙作烟。）

### 嚴寄之

嚴寄之，字靜處，丹陽句容人也。捨家人道，菜食布衣，體無寸帛也。（《珠囊》卷二貧儉品引。）

輕財好施，拯濟困窮，知識道義。有縣官疾惱，輒潛爲禮跪，事效私辦，酬賽至時也。（《珠囊》卷一教導品引。）

梁帝於石渚館，令嚴寄之於其中，厨醮悉以菜也。（《事相》卷一仙觀品引。）

### 方謙之

方謙之，字道沖，冀州趙郡柏縣人也。（《珠囊》卷一教導品。）弱齡斷酒，終老，手不執杯。雖有疾病，不服湯藥，未嘗鍼灸。任命安危，外身濟物也。（《珠囊》卷一教導品。）

入於潛天目山化被鄉村，改惡行善，請業依仁，回向大法。（《珠囊》卷一教導品。）

掩骼埋枯，周窮濟急也。外身濟物。齋則六時，六時必十方懺，世中罕能隨者，乃多獨而行道。邵陵王屢遣延請，謙之不與相見。行人至館，嘗或相值，而厚加賂遺也。（《珠囊》卷一教導品。）

### 張玄徹

張玄徹，字文舉，司州義陽郡人也。與鄉人張貴孫講說，貴孫忽感風病，不能起居。屏棄學事，躬自料理，出入穢器，瞻視飲食，涉於三年，不以爲累。時人服其義烈也。梁末大亂，相隨入東緣糊口，略存性命，而恒與諸饑人共器煮食。徹性仁讓，不處他先，常推鑊火，使人前

用。雖有升合熟食，每居後。日日如此，轉就困弊，因之羸痿，一旦而終。由其後已先物，故遂再其生也。臨當壽終，廢齋七日而亡也。（《珠囊》卷一教導品。）

### 褚雅

褚雅，字玄通，吳郡錢塘人也。梁末時隱句曲山，重施輕財，拯物無厭。營田若熟，以乞貧者。與人共居，常早起灑掃，取水遍以周給，覓樵薪乞人。或夏月種瓜，恣人來取也。（《珠囊》卷一教導品。）

### 章旻

章旻，字高明，宣城人也。乃斥遣妻孥，出家受道，蔬食長齋。常以七尺虛幻，無勞愛惜。隱安吳山靜處，絕糧二十餘日。凶人猛獸，依其所止。氣命羸微，親賓固請進食，乃暫許之，粗已平復。陳大建元年，更絕飲食，云：“將護此身，會非長達，無益群生，不營久住，修道立行，何必在此。”欲有更勸請者，拒而不納也。（《珠囊》卷五長齋品。）

手植松檟，他有遺助，一無所留。特好賑施，不畜財產。法赴所收，隨得隨散。每出險難之所，或他有禁物，或同行有礙公私事緣不能自扶者，旻輒方便負荷，必使過度也。（《珠囊》卷一教導品。）

又昇壇之夜，祁寒酷烈，旻露左手，執燭至曉不懈。每赴人法事，躬親下役，掃除穢濁，盡其力用。暑必讓帷帳，寒則推衣被也。（《珠囊》卷一教導品。）

## 第十一卷

### 張澤

張澤，字士和，吳郡吳人也。專心道法，沈浮世也。隨時語默，居貧守約，處之無悶也。（《珠囊》卷二貧儉品；《御覽》卷六百六十六引張澤作張繹。）

獎勵學徒，整肅法事，屢講衆經，理致深密，詞端華辨，當時所宗。梁武帝雅相欽賞，時陶隱居著《法檢論》，明釋老二教，繹往復討論，甚有條理，隱居嘉焉。專心道法，居貧守約，善八體書，別製雲篆，作茅山南洞碑甚工。（《御覽》卷六百六十六。）

## 第十二卷

### 賈稜

賈稜，字玄邈，蜀郡成都人也。少爲沙門，值寇還俗，晚來服道，與諸道士亟相是非。暮年抱疾，脣齒不斂，言語謇妨。於妙門法座歎曰：我今此病，必由觸道所招。所撰諸義，多有遺亡也。（《珠囊》卷一教導品。）

### 張法猛

道士張法猛，龜潭石渚之陽立石渚館，請賈稜於館，三年講說。梁帝於石渚館令嚴寄之於其中，厨醮悉以菜也。（《事相》卷一仙觀品引云見《賈稜傳》也。）

### 孟智周

孟智周，丹陽建業人，梁武帝時人也。多所該通，梁靜惠王撫臨神伎，請智周講，光宅寺僧法雲來赴發講。法雲淵解獨步，甚相凌忽。及交往，復盛其詞辯，智周敷釋煥然，僧衆歎伏之也。（《珠囊》卷二勅追召道士品引。）

宋朝於崇虛館講說，作《十方懺文》。（《事相》卷一仙觀品引。）

## 第十三卷

### 庾承仙

庾承仙，字崇光，潁川鄢陵人也。幼聰悟，博極群書，時處士劉宏碩學，尤明老莊，隱於荊州之沙州。（《御覽》卷六百七十九。）至行清儉，布衣莞席，長齋蔬食，四十餘年，恒以講說爲務也。（《珠囊》卷二貧儉品引。）承仙師之，講習多所該究，家貧無書，每事假借一覽便誦。（《御覽》卷六百七十九引。）

明《老》、《莊》，隱文江縣白水臺，立廬舍講肆，儒士釋老受其學。隱居江南，累詔不出，後來始興講《道德經》，剖析凝滯。（《御覽》卷六百六十六。）荊州有始興館，頃沙州庾承仙講道經於其中。（《事相》卷一仙觀品引。）

再徵爲本州主簿，不出，又遣就拜，乃閉門幽遁，使者不得前也。（《珠囊》卷二輶光品引。）

### 孟道養

孟道養，字孝元，外名援，平昌人也。布衣周身，蔬食充口，此外蕭

然，執行精勤，未嘗殆倦，行道禮拜，不避寒暑也。（《珠囊》卷二貧儉品引。）立性慈仁，全以賑施爲務。饑年多餓死，常作食餉之。每恨貧乏，施與不得稱心也。（《珠囊》卷一教導品引。）

#### 第十四卷

##### 孫遊嶽

孫遊嶽，字玄達，東陽永康人也。卻粒，休糧，餌麻屑、松與朮。齊永明三年敕徵爲興世館主，遂密修至道，殷勤誘接，伏膺受業者常數百人。（《珠囊》卷二勅追召道士品引；《事相》卷一仙觀品引孫遊嶽作孫嶽。）

##### 雙子辯

雙子辯者，梁時人也。長齋苦行，出廣州布化，南海稱爲主人也。（《珠囊》卷一教導品引。）

##### 許明業

許明業，扶風赤岡人，梁太清時人。少年出家，長齋蔬食，周行山水，拯濟爲務。是時饑荒，人民困乏，明業恒行賑救來者，必給飲食。身率門人作田，播種稻粟，微熟，自往遠近，要呼貧者，任力收穫。行見寒凍，即解衣以施。隆冬之月，自服單布。每進城中，功德所獲贖物，即於主人處散，未曾將出城門。若有病者，諸營功德，方便不赴，命必不全。若至人家，忽匆匆去，此處必有殃禍也。（《珠囊》卷一教導品引。）

梁太清中爲州刺史，南平王請出城北神王館供養。值亂，因人武昌青溪山立館，遠近崇仰之也。（《事相》卷一仙觀品）

##### 雙襲祖

雙襲祖，字仲遠，梁時人也。好讀經，手不釋卷。臨汝侯任郢州，經塗要清，使左右以香鑪一具置襲祖前，更無所言而去。（《珠囊》卷一絕粒品引。）

初，斷穀羸瘦。有富人范欣請爲辯名藥，并給僕使採之，俄更復常。范氏所給水牛在山耕積年也。（《珠囊》卷三服食品引。）

梁天監十四年，自往武陵尋丹砂雜藥，公私施與數十金，皆以賑救窮乏也。（《珠囊》卷三神丹仙藥名品引。）

## 第十五卷

### 戴勝

戴勝，字世榮，晉陵曲阿人也。少而出家，貧盡，嘗爲鄉人劉表署作，表是將士，好田獵，勝乃棄之，入茅山也。（《珠囊》卷二貧儉品引。）

陶貞白以《三真實經》封以錫函，投諸巖穴。又以真金鵲尾香鑪，隨經供養之。（《珠囊》卷四丹竈香鑪品引。按貞白即弘景，以下逸冲、桓闡皆弘景弟子。）

### 陸逸冲

陸逸冲，字敬遊，海鹽陽瀆人也。少篤道法，接物則貴賤均意，善於撫衆，爲遠近所依也。（《珠囊》卷一教導品引。）

### 鄒榮

鄒榮，字文繪，臨海章安人也。少而出家，爲人幹事，接物不偏也。（《珠囊》卷一教導品引。）

### 桓闡

桓闡，字彥舒，東海丹徒人也。梁初，崑崙山渚平沙中有三古漆笥，內有黃素寫干君所出《太平經》三部，村人驚異，於經所起靜供養。（《珠囊》卷一教導品云闡因就村人求分一部，還都供養。）先呈陶隱居，隱居云：此真干君古本。闡將經至都，便苦勞瘡，諸治不愈。陶隱居聞云：此病非他，恐取經爲咎，何不送經還本？（《珠囊》卷一教導品云即依旨送，病乃得差耳。限依二日送，尋愈。《御覽》卷六百六十六引。）

陶貞白以《三真實經》封以錫函，投諸巖穴。又以真金鵲尾香鑪隨經供養之。（《珠囊》卷四丹竈香鑪品引。按貞白即弘景，此條未審屬何人傳中，但以桓闡爲弘景弟子，此處與供養經有關，故列此。）

## 第十六卷

### 陶炎

陶炎，字愛靜，盧江潯陽人也。年十五六，服食絕穀。初猶食麪，後唯食棗也。（《珠囊》卷三服食品引。）

### 殷仲堪

殷仲堪者，陳郡人也。爲太子中庶子。少奉天師道，受治及正一，

精心事法，不吝財賄。家有疾病，躬爲章符，往往有應。鄉人及左右或請爲之，時行周救，弘益不少也。（《珠囊》卷一教導品引。）

### 孔靈產

孔靈產，字靈產，會稽（今浙江紹興）山陰人也。深研道要，遍覽仙籍。遭母憂，居喪以孝聞，讌酌珍羞，自此而絕，饘蔬布素，志畢終身。父在京師，未之知也。後出都定省，見有毀瘠，父惻然，命厨精饌，賜與同味，即奉慈訓，勉彊進口而嚙，遂以成疾。父以仁也，天性不可移，不復逼也。（《珠囊》卷一教導品引；《御覽》卷六百六十六引。）

深研道幾，（《事相》卷之一仙觀品作深研道要。）遍覽仙籍。宋明帝於禹穴之側立懷仙觀，詔使居焉。遷太中大夫加給事。高皇賜以鹿巾、猿裘、竹素之器，手詔曰：君有古人之風，賜以林下之服。登凡之日，可以相存之也。（《御覽》卷六百六十六引；《事相》卷之一仙觀品引。）

## 第十八卷

### 鄧郁之

鄧郁之，字玄達，隱南嶽，行則獨往，居無常室，寒暑唯著弊衲。喪不結髮，髮長則剪之。齊永明時南陽新野人也。（《珠囊》卷二貧儉品引。）

嘗夢一鳥吐印以與之。自是民間有疾，輒以印治救，不爲章符，病者自愈也。（《珠囊》卷一教導品引。）

### 諸葛緝

諸葛緝，字茂倫，瑯琊人也。奉道清潔，每絕穀。救他人疾及與自治，皆不服藥餌，唯飲勅水，莫不蒙差。太元中，緝眼臉上忽生瘤贅，便就道門，請水澡濯，少日稍差也。（《珠囊》卷一教導品引。）

### 濮陽

濮陽，不知何許人也。事道專心，祈請即驗。鄭鯁（原注音啼。）女患跛躄，就陽請療之，水濯足，餘以灌庭中枯棗樹，棗樹即生，脚亦隨差。晉簡文既廢世子，而後無息，陽時在第，密爲祈請。三更中，有黃氣起自西南，逕墮室。爾夜李太后即懷孝武，冥道之力。（《珠囊》卷一教導品引。）

### 沈法義

沈法義，字世貞，吳興武康人也。住峯嶧山，大弘道士。每以正月十五日，招集道俗，建邑齋，繞山續明也。（《珠囊》卷五長齋品引。）

### 婁安樂

婁安樂，譙國人也。妻傅氏，患風瘡十餘年，治之百方，不差，唯專道門，願得濟免。宋元嘉七年六月，天暴風雨，安樂兄屋崩倒。傅懼己室方壞，將致頽壓，忽走出中庭，忘己脚疾，於是復常。由其信法故也，豈醫藥之足賴哉？（《珠囊》卷一教導品引。）

### 倪道存

宋長沙王爲東海丹徒人倪道存起淳柏經臺也。（《事相》卷三寶臺品引。）

## 第十九卷

### 嚴智明

晉陵道士嚴智明，字惠識，晉陵人也。受性有善聲，幼工誦詠聲。明帝有疾，每引法衆於內殿行道，聞智明詠經甚懷賞悅，云疾爲之愈。及法席既解，智明還外，帝中夜不安寢，勅呼智明，對御轉誦，即覺歡怡。降長勅，給傳詔車牛，出則施驥，道俗榮之也。（《御覽》卷六百六十六引；《事相》卷之一仙觀品引。）

### 徐師子

徐師子，字德威，東海人也，出家蔬食。陳武帝立宗虛大館，（《事相》卷一仙觀品立宗虛大館，《珠囊》卷二勅追召道士品立宗虛大觀，《御覽》卷六百六十六立宗靈大觀）引師子以爲館主。後六七年，卒于館。文皇勅賚祕器，并無常與。凡厥喪事，皆取給臺焉。（《珠囊》卷二勅追召道士品引。）

## 第二十卷

### 傅禮和

傅禮和，北地人，漢桓帝外甥侍中傅建之女也，得道度人易遷宮中，（按金陵三茅山華陽洞天三宮五府，曰易遷宮、含真宮、蕭間宮；曰太元府、定錄府、保命府、童初府、靈虛府。童初府、蕭間宮，以處男仙得道之真，易遷宮以處女仙得道之真所居。）爲含真臺之主也。（《事相》卷三寶臺品。）

**張元妃**

張元妃，字淨明，寓居曲阿蔡坡村，年十一便能長齋也。（《珠囊》卷八諸天年號月月品引。）

後出都，造至德館於東府城北。梁武時也，又請以後屏跡茅山，復於南洞造玄明館，絕穀休糧，專事吐納也。以（陳武帝）永定三年，往海虞山，於南沙丘館告化，還葬茅山也。（《事相》卷一仙觀品引。）

**李令稱**

李令稱者，廬陵女人也。少出家離俗，入廬山，於千福鄉延靜里造精舍，名曰華林館。（《事相》卷之一仙觀品引。）

梁元帝世子方等疾篤，徐妃攝心潔己，遣人到女官李令稱華林館作功德。妃夜夢見二青衣童子，容服異凡，稱華林侍童，被使相告：疾者為取觀壇石，宜送乃痊。覺，即問世子。世子云：近造山池取用。遣送還，并遣侍讀王孝祀入山，更建齋懺謝，世子即愈之也。（《珠囊》卷一教導品引。）

**暨慧琰**

暨慧琰，吳興餘杭人也。幼出家為比丘尼，後捨尼為女道士，遂入居天目山，斷穀服食。人有疾，急施一符，莫不立愈也。（《珠囊》卷一教導品引。）

蟬蛻之後，依俗禮葬之。數年中，忽有聞山，蓋山訇然如雷霆之聲，鄉人往看，見棺版飛空。上片落南村，今為上片村；底版落北村，今為下片村；兩邊版同在一處，今為版同村。因此昇天也。（《編珠》卷上引。）

**蕭貞**

女官蕭貞，（又名蕭廉貞。）東海丹徒人也。少離家，入遺山學道，唯餌柏葉也。（《珠囊》卷三服食品引。）

蕭廉貞，入遺山學道，年四十，唯餌柏葉。採諸花為丸，又取桑葉，雜黃精、朮等煎服。年八十，白髮黑，落齒生。常誦黃庭經，每有虎伏在床前，欲起，先以杵子驅虎，如犬前行。（《編珠》卷中引。）

**宋玉賢**

女冠宋玉賢，會稽山陰人也。既稟女質，厥志不自專，年及將笄，



父母將歸許氏。密具法服，登車，既至夫門，時及六禮，更著黃布裙巾褐，手執鵲尾香鑪，不親婦禮。賓主駭愕，夫家力不能曲，棄放還本家，遂成出家也。（《珠囊》卷四神丹仙藥名品引。）

### 錢妙真

女真錢妙真，幼而學道，居句曲洞山。年八十三，誦《黃庭經》數滿，乃與親友告別，服黃白色藥了，乃入燕洞，（鸞口洞、燕宮洞。）經宿。明晨，女冠道士，競往候之。忽聞洞有雷霆之聲，見龍鳳之車自西北而來，載以昇天也。門人立碑於茅山，邵陵王爲觀序，今具存焉。（《仙苑編珠》卷上引。）（《御覽》卷六百七十四云茅山燕宮洞，女冠錢妙真登壇處也；《御覽》卷六百六十六：錢妙真茅山鸞口洞得道。按《景定建康志》卷四十五云錢氏妙真年十九辭家學道，師事陶隱居，獨處幽巖，誦《黃庭經》。）

### 王道憐

女真王道憐，彭城女人也。七歲知道，市香油供養。甘蔬素，不衣繒綵。受三洞經，晝夜習誦。（《編珠》卷下引。）

志願出家，初入龍山，貨貿衣資，自造宮宇，號曰玄耀，重閣連房，不日而就。壯而甚速，有若神助也。（《事相》卷二樓閣品引。）

東南忽生一樹，狀如籠蓋，周廡一壇，五葉相對，時人莫識，呼爲貝葉。又有玉函降於壇上，有光。誦經滿萬，有雲輿來迎，迅雷烈風，香氣滿空也。（《編珠》卷下引。）

### 以下諸條未詳屬何卷

#### 顓頊 堯 舜

顓頊高陽氏，乘結元之輦，北巡幽陵，南巡交阯，西巡游沙，東巡蟠木。山水之神，動植之類，日月所照，莫不屬焉。周旋八卦，諸有洞臺之山、陰宮之丘，帝召四海神，使運安息國天市山寶玉，封而鎮之。鑄羽山銅爲寶鼎，各獻一所於有洞之山。（《仙苑編珠》卷上引。）

堯爲太微真君，舜爲太極真君。（《道德真經廣聖義》卷八引。）

#### 漢武帝

王母，二玉女侍王母上殿，戴太真晨纓之冠，履玄瓊鳳文之舄。（《御覽》卷六百七十五引。）

西母結大華之髻，戴太真晨纓之冠，履玄瓊鳳文之舄。（《御覽》卷六百七十五引，按見《漢武帝內傳》）

王母云：此《靈光生經》聽四千年得傳一人。無其人，聽八千年頓傳二人。授非其人，是為泄天道。可傳而不授，是為閉天寶。不計限而妄授之，是為輕天老。受而不敬，是為慢天藻。泄、閉、輕、慢四者，延禍之事也。同道謂之天親，同心謂之地愛，傳授當相親愛，共均榮辱。（《御覽》卷六百七十九引。）

漢武帝自撰西王母所說，集為一卷，及所與經圖之屬，盛以黃金之几，封以白玉之函，安著柏梁臺上。（《御覽》卷六百七十九引。）

### 司馬季主

司馬季主賣卜於長安市。時宋忠、賈誼為中大夫，見之謂曰：先生業何卑乎？對曰：夫內無飢寒之累，外無劫奪之憂，處上無殺，居下無害，斯君子之道也。鳳凰不與燕雀為群，公等何知？後宋忠抵罪，賈誼感結也，竟不知季主所在。（《編珠》卷中引。）

### 茅濛

茅濛，字初成，即三茅君之高祖也。師鬼谷先生，以秦始皇三十一年，於華山雲駕龍，白日昇天也。（《仙苑編珠》卷上引，又見《廣記》卷五引《洞仙傳》。）

### 鮑靚

鮑靚，字太玄，上黨人也。漢司隸鮑宣之後，稟性清慧，學通經史，修身養性，蠕（而允切。）動不犯，聞人之惡，如犯家諱。人多從受業，揚道化物，號曰儒林。（《御覽》卷六百六十六引，太玄作大玄。）

以太興元年八月二十日步道上京。行達龍山，見前有一少年，姿容整茂，徒行甚徐，而去殊疾。靚乘名馬，密逐數里，終不能及，意甚異之。及，問曰：視君似有道者。少年答曰：我中山陰長生也。（《御覽》卷六百六十三引。）

### 介像

介像，（即介象。）字元則，會稽人（今浙江紹興。）也。學通五經，能屬文。後學道，聞有九丹經，周旋天下，求之，不得其師。乃入山精思，遇一人

授以還丹術，告曰得此便仙，勿復他爲也，乃辭歸。像嘗往弟子銘延雅舍，帷下平牀中，有諸生論左氏義，不平，像因問爲辨正，諸生知非常人，密表薦于吳王。像欲去，吳主詔至武昌，甚尊異之，稱爲介君，爲賜第，供帳，黃金千觔。像後告病，須臾便死。詔葬之，爲立廟。大帝時躬祭，常有白鶴集座上，徘徊而去。（《御覽》卷六百六十三。按此節錄《神仙傳》，見《廣記》卷十三。）

### 李根

李根，字子側，（《神仙傳》云：李根字子源。）許昌人也。昔往壽春吳太文家，弟子知根有道術，窮竊視其器，見素書一卷，自記學道服藥時日。又太文說，根目瞳子方整，乃地仙耳。（《御覽》卷六百六十三引。）

### 伯山甫

伯山甫者，雍州人也，入華山中二百年，不到人家，即言人先世以來善惡功過，有如臨見。又知方來吉凶。（《御覽》卷六百六十三引。伯山甫見《廣記》七引《神仙傳》。）

### 劉政

劉政，沛人也，高才博物，尋考異聞，苟勝己，雖隸奴必師事之，求養生之術，餌丹，年四百餘歲。（《御覽》卷六百六十三引。按本《神仙傳》，見《廣記》五。）

### 王烈

王烈，字長休，邯鄲人也。常服黃精及鉛。二百餘歲，行步若飛，博極群書。嵇康甚重之，數數就學，共入太行山。見山裂，有青石髓流出。烈取髓，丸之成石，氣如米飯，嚼之亦然。烈因攜少歸，欲遺康，康取而觀之，已成石，手擊之錚錚，康即與往視斷山，山已如故。烈入河東抱犢山，見一石室，中有石架，架上有素書二卷，莫識其字，暗記數十字以示康。康盡識之，烈喜，乃與康共往讀之，至其所，失其石室。烈私語弟子曰，叔夜來，合得道故也。按《神仙經》云：五百年山輒一開，其中石髓出，得而服之壽考。烈後莫知所之。（《御覽》卷六百六十三引。按本《神仙傳》，見《廣記》九。）

### 步正

步正者，字玄真，巴東人也。說秦始皇時事，了如目前。漢末將數

十弟子入吳，授以服氣及石髓方小丹法。年四百歲。（《御覽》卷六百六十三引。）

### 焦光

焦光，字孝然，河東人也。常食白石，煮如芋。每入山伐薪，負之與人。魏受禪，與人別去，不知所適。（《御覽》卷六百六十三引。按本《神仙傳》，見《廣記》九。）

### 孫登

孫登，不知何許人，常止山間，穴地而坐，彈琴讀易。冬單衣，天大寒，人視之，被髮丈餘自覆身。歷世見之，顏色如故。常經月不食。時楊駿爲太傅，使迎問之，不答。駿遺布袍，登出門，借刀斷袍，上下異處，置駿門下。人知駿當服誅。時會稽嵇康曾詣登，登不與語，康乃扣難之，登彈琴自若，久之，康退。登曰：康才高識寡，劣於保身。（《御覽》卷六百六十三引。按本《神仙傳》，見《廣記》九。）

### 帛和

帛和，字仲理，遼東人也，入地肺山，事董奉。奉以行氣服朮法授之，告和曰：吾道盡此，不能得神丹金砂，周遊天下，無山不往，汝今少壯，廣求索之。和乃到西城山事王君，君語和大道訣曰：此山石室中，當熟視北壁，若見壁有文字，則得道矣。視壁三年，方見文字，乃古人之所刻，刻《太清中經神丹方》，及《三皇天文大字》、《五嶽真形圖》，皆著石壁。和諷誦萬言，義有所不解，王君乃授之訣，遂作地仙，在林慮山。（《御覽》卷六百六十三引。按本《神仙傳》，見《編珠》。）

### 宮嵩

宮嵩，琅邪人也，能文，著道書二百卷，服雲母，爲地仙。（《御覽》卷六百六十三引。）

### 李常在

李常在，蜀都人也，少治道術，世常見之，在虎壽山下。（《御覽》卷六百六十三引。按本《神仙傳》，見《廣記》十二。）

### 王遠

王遠，字方平，常降蔡經家。須臾，麻姑至，騎從半於方平。麻姑手爪如鳥，經私心曰：時背癢，得搔之，佳也。方平曰：姑神人，汝何遽

此。遂鞭之。經願從方平學道。方平使背立，從後觀之，曰：心邪，不可教之仙道，乃與度世術。（《御覽》卷六百六十三引。按本《神仙傳》，見《廣記》七。）

### 葛洪

葛洪，字稚川，讀書萬卷。求勾漏令，意在丹砂。著內外篇，凡一百一十六篇，碑、誅、詩、賦百卷，檄、章、牋、表三十卷，《神仙傳》十卷，《良史傳》十卷，《隱逸傳》十卷，《集異傳》十卷，抄五經史百家之言、方伎雜事三百一十卷，《金匱藥方》百卷，《肘後要方》四卷。年八十一，兀然若睡而蛻。（《編珠》卷上引。）

### 鄭思遠

鄭思遠，葛洪之師也。嘗於山巖間收得虎子兩頭，其母已死，君餒飼之。長大，俄有一雄虎來菴前，乃二虎之父也。三虎出入相隨，駝藥囊經書。隱於括蒼山，仙去。（《編珠》卷上引。）

### 張允之

張允之，吳郡嘉興人也，少而出家，依隨師友。五年，被敕為茅山南洞崇元館主。後館前別地為金陵館，靜隔人物，修習至道焉。（《事相》卷之一仙觀品引。《初學記》二十三引云：茅山南洞有崇元觀，道士張允之觀，前別地為金陵觀。）

### 成童孫

成童孫，字安仁，義興國山縣人也。性識沉敏，獨立不群。少年出家，長齋蔬食。遠近賞揖，莫不增信。梁天監十六年，敕為靜心館上座，儀軌一眾，甚有風德也。（《事相》卷一仙觀品引。）

### 殷法仁

殷法仁，字茲道，陳郡陽夏人也。少而出家，勤習誦，長齋菜食。有陳文訶，京師富室，起義仙館，請法仁居焉。（《事相》卷一仙觀品引。）

### 王靈璵

九真館，晉陵曲阿人王靈璵，（一稱靈輿。）字善寶之所住，專修上道也。敕給館民二百館戶，金繒香藥，事事豐多。（《事相》卷一仙館品引。）

### 謝暄

謝暄，字元映，陳郡陽夏人也。長齋菜食，專務修道。上虞山剪棘

開路，成立山館，有若神功也。（《事相》卷一仙觀品引。）

### 苻定

苻定，字叔安，信義南沙人也。好神仙，弱年入海虞山，師謝暄。暄見其有志，令住元陽館，看視朱公經也。又於元陽館右別立精舍，絕人行也。（《事相》卷一仙觀品引。）

### 王僧鎮

王僧鎮，梁州晉壽人也。乃於荊州安陸起福堂館。還過郢州，又起神王館。並極華整。又於衡嶽起九真館。（《事相》卷一仙觀品引。）

荊州長史柳悅啓，割城西棲霞樓下羅含章臺爲國家造館，留梁州晉壽人王僧鎮爲館主也。（《事相》卷二樓閣品引。）

宋世宗明皇帝開嶽以禮真，命築館以招幽逸，乃鑽峰構宇，刊石裁基，聳桂榭於霞巘，架椒樓于煙壑，風閨竚鳳，月戶懷仙，求道望於海隅，簡素德以居之也。（《事相》卷二樓閣品此條，列於王僧鎮條之後，故列於此。）

### 薛玉寶

薛玉寶，字延世，沛國人也。梁時師玄圃先生，以文章見美，善書翰，嘗書一章於崇靈觀道正壁上，見者翫之也。（《御覽》卷六百六十六引。）

### 李景遊

太守王亮、縣令顧搆，（齊武帝）永明中啓臺於郊，爲晉陵人李景遊字慧觀立棲真館。將欲締構之夕，夢見淹成王施柱二十，助立道場。尋至城中水處，即見柁柱滿水。取既滿數，便沒。俗言淹成王，是戰國時人也。（《事相》卷一仙觀品引。）

### 楊超

楊超，字超遠，東海人，入山事陶隱居，往復與陶論，難得爲人室。（《御覽》卷六百六十六引。）梁時人吳包山爲林屋館主，門徒盈千人。又爲華陽館主，於華陽之東別立招真館焉。（《事相》卷一仙觀品引。）

### 馮法先

馮法先，字法遠，晉陵曲阿人也。陳時，茅山起崇元館，莫不壯麗。陳武帝初，晉陵有一僧，死得七日，云天堂有一處正構立大堂，云擬茅山馮先生。此僧更活，欲來山中訪覓，驗其所見。於山下見山中人出，

訪問知有此公，猶在世也。（《事相》卷一仙觀品引。）

### 張裕

張裕，天師之十二世孫，少小出家。梁（武帝）天監中，於虞山起招真館居之，能致仙道也。（《事相》卷一仙觀品引。）植名果，盡山栖之趣，梁簡文爲製碑。（《御覽》卷六百六十六引。）

### 杜京產

杜京產，建武初徵之，產曰：莊周特釣，豈爲白璧所回，辭不就。會稽孔道微亦守志，產與友善。（《御覽》四百九引。）

### 劉法先

劉法先，彭城人也，時顧歡（前有傳。）著《道經義》，於孔德璋多有與奪。法先與書討論同異，顧道屈服，乃荅曰：吾自古之遺狂，水火不避。得足下此箴，始覺醒悟。既往狂言不足在怪。又云法先每見道釋二衆亟相是非，乃著息爭之論，顧歡又作《夷夏辯》，或及三科，論明釋老同異。（《御覽》卷六百六十六引。）

宋文帝爲陸先生置崇虛館，（按宋明帝招引陸修靜來至建康，於北郊天印山築崇虛館以居之。見前《陸修靜傳》。）劉法先爲館主，封國師。董率法，彭城人也，宋明帝徵爲崇虛館主。（《事相》卷一仙觀品引。）

### 張詵

張詵，吳郡嘉興人也，善玄言。屢講《老子》，修行上道，討論上經，人自遠來集也。詵尋求真祕，甚識宗尚。（《御覽》卷六百六十六引。）

### 陳景尚

陳景尚，吳人也，善講誦，道釋中皆不可及。製《靈書經》，大行於世。梁邵陵王甚重之，召景尚隨王之郢，終於江夏。（《御覽》卷六百六十六引。）

### 曹寶

曹寶，字世珍，（鮑本作真。）丹陽人，善爲步虛，兩京冠絕。貴遊見者，皆稱賞焉。（《御覽》卷六百六十六引。）

### 史襲先

史襲先，字繼道，吳人也。捨妻長齋。起館，梁武帝嘉之，賜名曰大通玄館也。（《事相》卷一仙觀品引。）

**王遠起**

王遠起，(按《御覽》稱遂起，(《事相》稱遠起。)太原人也。善禮懺，領集真館主，三周行道也。(《事相》卷一仙觀品引。)

又曰：王遂起，太原人，爲集真觀主，性少眠，縱卧熟，猶覺人語。言論相涉，即領其辭，莫不嘆其清悟。(《御覽》卷六百六十六引。)

**淳于普洽**

淳于普洽，字法洞，吳郡人也，少出家。市北有石名生，捨宅爲館，名爲崇信，以普洽爲館主也。(《事相》卷一仙觀品引。)

**許靈真**

許玉斧玄孫靈真，梁代在茅山。敕爲立嗣真館，以褒遠祖之德也。陶隱居所住朱陽館，即是許長史舊宅也。(《事相》卷一仙觀品引。)

宋初長沙景王就許長史宅地之東，起道士精舍。梁天監十三年，敕貿此精舍，立爲朱陽館也。(《事相》卷一仙觀品引。)

**蕭子禕**

陳高祖於義仙館發講，蘭陵人蕭子禕，字處華，被褐起座，捨所造織成經巾，以充供養。禕後卒，法式經書，悉入公家安國館。經巾至今猶存也。(《事相》卷一仙觀品引。)

梁世祖於天目山立太清館，招諸道衆同來憩止也。(《事相》卷一仙觀品引此條附於蕭子禕條後，故錄此。)

**黃觀子**

上清左卿黃觀子學道，服金丹，讀《大洞經》得道。東府左卿白玉生，有煮石方。文德右仙監張叔隱，受青精方。太清右公李抱祖，岷山人，受青精餽餼(鮑本作飯。)方。(《御覽》卷六百六十九引。)

范午先生案《四部叢刊三編》影印宋本《御覽》作“受青精餽餼方”，鮑刊同此五字，所異者，餼作飯耳。餼爲飯之俗，已見《玉篇》。《本草綱目》云：“陶隱居《登真隱訣》，青精餽法，謂以藥草密漉曝之也。陳藏器曰，烏飯法，取南天燭莖葉搗汁，浸糯米，九蒸九曝，米粒緊小如珠，囊之可適遠方。李時珍曰：此道家服食法。”方以智《通雅》曰：“沈存中云：《本草》南燭草乃木也，名南天燭。智按，此俗所謂天竹也，即烏飯樹。今更有烏飯草，又作青精者。”《正字通》：“餽音迅，烏飯也。一曰，青精飯。”是餽亦飯也，以作法不同，而字遂異。餽下飯字當刪，蓋有不識餽者，以飯注於旁，抄者不知，即移於餽下。上文張叔隱受青精方，疑精下脫



餽字。

### 陳尼公

陳尼公者，蓬萊仙人也。服磁母石、銀蜚通、千秋耳。有弟子十二人，皆得其方而仙度也。（《編珠》中引。）

### 樂鉅公

樂鉅公者，宋人。獨好黃老，恬靜不慕榮進，號曰安丘丈人。（《御覽》卷五百十引。）

其先宋公族，其後別徙趙，其族樂毅名顯於諸侯，而鉅公獨好黃老，恬靜不仕。及趙為秦昭王滅，鉅公東之齊，以老子顯名，齊人尊之，號稱賢師。趙人田叔等，皆尊事焉。（《御覽》卷五百七引，見《高士傳》。）

### 謝允當

歷陽謝允當，見餓虎閉在鑑窅，允當愍虎之窮，開而出之，虎伏地，良久乃去。（《三洞群仙錄》卷十九引。）

### 孔總

孔總，會稽山陰人。逸操不群，唯有一奴自隨，奴善吹笙，總為洛生詠，（按洛下書生的諷詠聲，音色重濁。東晉士大夫多中原舊族，故盛行為“洛生詠”。）與之相對而已。（《御覽》卷五百十引。）

### 宋文同

宋文同，字文明，吳郡人也。梁簡文時，文明以道家諸經莫不敷釋，撰《靈寶經義疏》，題曰謂之通門。又作大義，名曰《義淵》，學者宗賴，四方延請。長於著撰，訥於口辭。（《御覽》卷六百六十六引。）

金簡，有王元規之筆迹。（《御覽》卷六百六十七引。）

若六行未通，宿植尚少，則入中品，以為尸解遁變也。降此以下，是正服御。功行淺劣，則入階下。階勝者則滅度更生，更生之後修道，隨功多少，方始得道。（《御覽》卷六百六十四附於吳猛條後。）

張元始復於茅山南洞造玄明觀。（《初學記》二十三引。）

## 道藏源流考(新修訂版)後記

陳國符教授一九四二年在雲南龍泉鎮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披閱卷帙浩繁的《道藏》並潛心研究，於一九四五年著成《道藏源流考》。一九四五年國立北平圖書館館長袁同禮先生準備編輯《北平圖書館叢書》，向北京大學羅常培教授索要著作，羅常培教授推薦了陳國符教授所著《道藏源流考》並親自爲此書寫了《序言》，後因故叢書出版推延，《道藏源流考》於一九四九年才由中華書局出版面世。這本書爲世界上研究《道藏》的第一本學術專著，一經問世，就在全國學術界引起轟動，從此研究道教的學者有了一本深入道教之門的必讀書。一九六三年中華書局又出版了《道藏源流考》的增訂版。此後本書享譽國內外。

一九八一年以來，陳國符教授繼續對《道藏源流考》進行詳細修訂，全書佈滿了多處改筆，在書上貼滿了很多紙條，增加了大量補充材料。一九八二年三月陳國符教授對中山大學研究生胡孚琛授課時，曾將《道藏源流考》的新修訂本准許胡孚琛複印，面囑將新修訂版中打問號的地方查找資料寄給他。《道藏源流考》的新修訂工程繼續到一九九五年左右陳國符教授患老年病而中輟。二〇〇〇年八月二十日陳國符教授病逝，二〇〇一年春陳國符教授哲嗣陳啓新先生將整理出版和重新修訂《道藏源流考》的任務委託給中國社會科學院的胡孚琛研究員，並送來四麻袋陳國符教授生前留下的資料。

胡孚琛教授隨即邀中華書局的馮寶志先生共同操作此事，歷經幾度寒暑，完成了《道藏源流考》上册的整理，原計劃二〇〇六年底出版新修訂的《道藏源流考》。沒想到，胡孚琛教授在二〇〇六年春由同仁

醫院皮膚科專家莊逢康主任醫師診斷患了“基底細胞癌”，後經腫瘤醫院確診，當時他只給自己預留了一年的存活期。由於錢學森院士也不斷派秘書來催問《丹道法訣十二講》的寫作進度，他只得把《道藏源流考》的整理工作停了下來，直到二〇〇九年九月才出版了《丹道法訣十二講》三卷本，隨之因疲勞過度和精神刺激被天壇醫院和同仁醫院有關專家會診為“特發性震顫”，手端不住碗，握不住筷子和筆，幾成廢人矣。好在二〇〇二年胡孚琛教授去臺灣輔仁大學訪學期間和臺灣學者李顯光先生結下了深厚的友誼，二〇〇四年李顯光先生在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訪學兩年，當時胡孚琛教授正在同仁醫院住院治療，李顯光先生就近從崇文門寓所常到病房和胡孚琛教授探討學術。當時李顯光先生正在撰寫《混元仙派研究》，胡孚琛建議他認真學習陳國符教授的《道藏源流考》，由此入門突破學術難關。茲後李顯光先生也常和胡孚琛指導的博士生一起聽課討論，對陳國符教授的《道藏源流考》研究頗深，摸清了陳國符寫作《道藏源流考》的規律，並具備了相當的考據學功力。二〇〇七年李顯光《混元仙派研究》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胡孚琛為此書寫了《序言》。

《道藏源流考》修訂工程涉及化學、音樂、醫藥學、內丹修煉、齋醮科儀、歷史學、金石學、文獻學、地方志等多種學科，非熟讀《道藏》者不能為，非有扎實的校勘學、訓詁學、音韻學、考據學等小學功力者不能為。此書須由中華書局用繁體字出版，當今中國大陸學者已很少人有能力擔當此書的整理工作，青年學者也少有人能看懂和理解《道藏源流考》。二〇一〇年春胡孚琛研究員從中國社會科學院退休後，多次協商李顯光先生共同參與整理《道藏源流考》，以慰陳國符教授在天之靈。李顯光先生欣然應允並主動承擔此書的整理任務，他說陳國符教授的《道藏源流考》是他步入學術之路的入門教材，把陳國符教授視為自己的老師，願意和胡孚琛一起無償地為完成陳國符教授的遺願，竭盡全力。李顯光先生表示把此工程當做自己學習《道藏》的機會，先把《道藏源流考》以臺灣的繁體版輸入電腦。為此花費幾年功夫將全書輸入，且認真校對了八遍。二〇一二年胡孚琛教授所患“特發性震顫”

的病幸遇上海道醫、針灸高手左常波大夫、廣州醫學院鄧鐵濤大夫、南通良春醫院朱良春大夫三位國醫大師親自診治，基本痊癒。當胡孚琛和李顯光再次相聚時，發現李顯光先生的學術水準非止一般，已具備重新整理《道藏源流考》新修訂版的考據學和校勘學功力，正是陳國符教授的《道藏源流考》，造就了李顯光先生一代學人的實力，成為儼然一具有前輩道統的大學者，已令人刮目相看了！更可喜的是此時國家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將《道藏源流考》的整理，列為國家社科基金重點資助項目，胡孚琛教授遂確定將陳國符的《道藏源流考》手改本、他自己已整理的《道藏源流考》增訂版上冊，和陳國符遺存的四麻袋資料全部移交給李顯光，由李顯光先生完成了《道藏源流考》新修訂版第一稿，再由胡孚琛研究員和李顯光先生共同逐字定稿。從工作量上算李顯光先生居多，他為此修訂版的問世立下了汗馬功勞！

陳國符先生一九一四年十一月三十日（農曆十月十四日）生於江蘇省常熟市的書香門第，常熟古稱虞山，自古名人顯宦輩出，其父陳熙成是畢業于京師大學堂的老學者，其母吳靜貞乃江陰名媛，其姐陳樹儀、陳樹仁、陳樹德亦為留學歐美的博士。據統計，科舉時代常熟出了四百八十三位進士，八位狀元，四位榜眼，五位探花，還有九位宰相。近代自然科學、社會科學領域常熟人更是騰蛟起鳳，除陳國符教授外，黃心川先生和錢仲聯先生皆其佼佼者也。陳國符先生少年時代秉承家教，就讀于頗負盛名的南菁中學，奠定了堅實的國學功底。南菁中學的前身是清代的南菁書院，大儒黃體芳、黃以周、張文虎、王先謙、繆荃孫俱曾在此主講。此後曾就讀於上海中山醫學院，繼之又考入浙江大學化工系，一九三七年獲工學學士學位，隨即飄洋渡海，至德國達姆施塔特（Darmstadt）工業大學化學系留學，在著名纖維素化學權威耶姆（G. Jayme）教授指導下主修纖維素化學。造紙是中華民族的四大發明之一，曾推進了全世界的現代化，然而近代中國的造紙術卻落後了。一九四二年，陳國符先生和同在德國達城大學留學的李國豪先生是首批得到博士學位的中國留學生。陳國符首先將作為造紙術基礎理論的纖維素化學引入中國，填補了國內這門學科的空白。

一九四二年，陳國符先生受聘為國內西南聯大化工系副教授，年僅二十八歲，開設工業化學、造紙與人造絲、化學德文等課程。一九四六年西南聯大解散後遷回北平和天津，陳國符教授先在南京任資源委員會紙業組技正，曾隨錢昌照等人赴臺灣接收日本留下的造紙廠。一九四七年又因北京大學工學院院長馬大猷教授邀請受聘為北京大學工學院化工系首任系主任，辭去南京的職務，回常熟家中與同邑孫曼華女士完婚，一九四八年攜妻北上，到北京大學工學院任教。一九五二年全國高等院校院系調整，陳國符教授調任天津大學化工系創建造紙專業，在國內首開纖維素化學課程，並在天津大學建立起一個纖維素化學教學與研究中心。

陳國符教授對《道藏》的研究甚早，浙江大學化工系讀書期間，在《科學月刊》(*Science Monthly*)上讀到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有機化學教授大衛斯(Tenny L. Davis)介紹中國煉丹術的論文，就將其譯成中文，刊登在一九三六年《化學》雜誌上，從此和《道藏》的研究結下不解之緣。陳國符教授在德國達城大學留學期間，與美國的大衛斯教授相遇，大衛斯教授給他三百五十元美金，請陳國符教授將《道藏》中的《丹經要訣》譯成英文，從此二人書信往還，共同步入道教文化研究領域。

一九四二年到西南聯大任教之後，陳國符教授通讀《正統道藏》和《萬曆續道藏》，收集資料，投入道教文化的研究。當時陳國符教授半周時間在西南聯大工學院授課，半周時間去昆明龍泉鎮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閱讀《道藏》。《道藏》卷帙浩繁，計五千四百八十五卷，五百一十二函，影印本都一千一百二十冊。陳國符教授每日晨六時至晚十一時，除午睡及就餐外，傾力研讀，歷時年餘，終於通讀全藏，積稿盈尺，初步釐清了《道藏》三洞四輔之脈絡。當時西南聯大中文系羅常培教授見陳國符教授日夜研讀《道藏》，以為其意在從中搜尋外丹黃白術資料，及經詢談，方知他致力於《道藏源流考》的撰述，遂大加讚賞，提出修改意見。

羅常培教授在學術上宗承章太炎和王國維，以考據學為主要治學特色，而陳國符在南菁中學讀書期間就曾廣泛閱讀有清一代國學大師

的著作,尤其推崇王國維的學問。其《簡明自傳》云:“先父喜購書,家中藏書不少。我自幼喜歡博覽諸書,經、史、子、集無所不讀,至一九四二年我的知識範圍已包括文史、戲曲、金石、營造學等。一九四二年春,在昆明龍泉鎮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始得見如此卷帙浩繁之《道藏》。”“《道藏》實為未開墾之廣大的學術新園地,即決心研究《道藏》。”一九四三年《道藏源流考》形成初稿,陳國符教授又花數年時間反覆修改,續加補苴。一九四六年陳國符教授任職南京期間,每日下午前往金陵大學圖書館翻閱全國地方志,又到國學圖書館、澤存書庫翻閱宋、元、明、清文集,道教名山志,且親赴龍虎山、茅山、當塗、武進、吳縣調查收集資料,補入《道藏源流考》。

《道藏源流考》自一九四九年由中華書局出版後,海內外學人為之震驚,《道藏》研究遂得一人門鑰匙。在天津大學任教期間,陳國符教授繼續對外丹黃白術、道教音樂、宮觀、道派、醫藥、人物傳記深入研究,一九六三年又出增訂版,贏得很高的學術聲譽。比陳國符教授年長十七歲的南開大學校長楊石先教授,在西南聯大任教務長和化學系主任期間就同陳國符教授交往頗深,常為他排憂解難,並稱讚陳國符教授是文理兼通的奇才。南開大學圖書館館長馮文潛教授,亦給陳國符教授閱覽《道藏》提供便利,南開大學副校長、歷史系主任鄭天挺教授亦在學問上和陳國符教授多有切磋。

《道藏源流考》是世界上第一部對《道藏》經書進行系統研究的學術專著,陳國符教授對《道藏》研究的開創之功是無人能替代的。英國劍橋大學教授李約瑟博士稱陳國符教授是“道教煉丹術與早期化學的闡明者”,“是道教文獻與煉丹史的權威”。在一九七二年日本蓼科召開的第二屆國際道教學研究會議上,大會主持人指着主席臺感慨地說:“這裏有一個重要的空位子是留給中國大陸學者陳國符教授的,可惜他未能如邀預會。”

“文革”結束後,陳國符教授不僅於一九七九年參加了瑞士召開的第三屆國際道教學研究會議,還出訪了歐洲,一九八三年又赴澳大利亞講學,一九八五年他去香港參加道教法事音樂研討會,一位美國教

授對他說：“你是中國的國寶。”許多與會者說：“沒有《道藏源流考》，我們就無法進入道教王國。”

後來他又對中國古老神秘的煉丹術進行了深入研究，他研究了《外丹黃白經訣》，進行了詞意考和用音韻學考據出經訣的出世年代，發現了一些《本草綱目》中未見記載的中草藥和許多無機藥物，特別是中國很早就發現和利用了鋅，這些研究成果都被收入他的另一部名著《道藏源流續考》中。直到他二〇〇〇年逝世，國際道教文化學術領域的學者們一直把他仰為泰山北斗，密切關注着他的研究動向。

一九七九年，第三次國際道教學研究會議在瑞士蘇黎世召開，首次邀請中國大陸學者參加會議。在經過漫長的“文革”之後，科學的春天來臨，道教文化的研究終於在中國大陸解禁。第一次國際道教學研究會議是由美國學術團體理事會發起的，於一九六八年在意大利北部的貝拉焦(Bellagio)召開，第二次國際道教學研究會議於一九七二年在日本長野縣蓼科召開，這兩次國際會議都沒有中國大陸學者參加。一九七九年九月三日至九日，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王明研究員和天津大學的陳國符教授代表中國大陸出席了第三次國際道教學研究會議，而當時中國大陸自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就鏗而不捨地專門研究道教文化的學者，也只有王明教授和陳國符教授兩位了。

改革開放以來三十年，海峽兩岸的道教研究人才輩出，形成學術團隊，在世界上道教研究領域處於領先地位。海內外道教研究領域的學者，幾乎每一個人都曾從陳國符教授的《道藏源流考》中得到教益，都企盼《道藏源流考》(新修訂版)早日問世，使更多的青年學者沐其教澤。《道藏源流考》在胡孚琛和李顯光手中重新於今年修訂出版實是天意使然，許多機緣巧合如同上帝安排，是不能更改和取代的。

《道藏源流考》(新修訂版)改正了原版上二百三十個錯字，補加了數百條新內容，對陳國符教授原書中未及考據的疑點都儘量給出了確定的答案，對原書引用的文稿都查對原文核實，又增加了陳國符教授研究道教音樂的兩篇佚文。《道藏源流考》是一部世界名著。為避免給這部萬人矚目的名著留下學術缺陷，以致有污陳國符教授的名

聲,胡孚琛和李顯光兩位整理者也爲了自己的學術聲譽,在修訂過程中,面對本書的每一句話和每一個字都心懷忐忑,戰戰兢兢,“如君親臨”,如同陳國符教授在眼前督策,不敢有悖陳國符教授的原意和學術性格。特別是中華書局的責任編輯朱立峰先生對此書字句精心校讎,殫思極慮,更使書稿增色。胡孚琛先生今已年至七旬,曾親受教於陳國符教授,深知陳國符教授嚴厲的個性和嚴謹的學術風格,他和六十三歲的李顯光先生面對陳國符教授竭盡一生心血的著作,在學術上同商共勉,務使此書達到陳國符教授生前的期望,但願他會滿意和贊許。兩位整理者的工作完全是爲了報答陳國符教授的教誨,也爲了使《道藏源流考》這部名著再次走向世界。聰明的讀者對照原書會發現兩位整理者的艱辛和付出的勞動。本書的著作權只能屬於陳國符教授本人並由其家人繼承,希望陳國符教授的家人和親友對本書至今才得以脫稿問世給予諒解。巧合的是,今年恰值陳國符教授百年誕辰,僅以此《道藏源流考》(新修訂版)的出版以誌紀念!

胡孚琛 李顯光

甲午春分謹記於北京寓所





ISBN 978-7-101-10305-2



9 787101 103052 >

定價：98.00元